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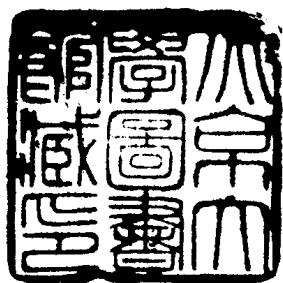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八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35/06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八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8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 集部第三八七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古文輯略不分卷(一)

〔清〕曹本榮編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

## 古文輯略不分卷(一)

〔清〕曹本榮編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命	諭	勅	冊文	聖旨	德音	制	批	批答	御札	祭告文	祭文	王牒文	鐵券文	制策問
---	---	---	----	----	----	---	---	----	----	-----	----	-----	-----	-----

楚黃曹本榮編次

國書	誓	令	教	第二函	頌	贊	人	歲	規	戎	七	照珠	盟	答	符	機	霞市
----	---	---	---	-----	---	---	---	---	---	---	---	----	---	---	---	---	----

公移	符命	第三函	表	狀	牒	啓	原	說	解	經	辨	問對	字說	義	說書	評	第四函
----	----	-----	---	---	---	---	---	---	---	---	---	----	----	---	----	---	-----





誅

行狀

行述

第十四函

紀事

題跋

雜著

支

判

致辭

上梁文

六

第一函

命

賜齊侯環命

歌  
告

入關告諭

爲義帝發喪告諸侯

告廬江太守東平相

諭金陵父老

申論北征狀佐徐常等

諭勅羣臣

詔

祠祭詔

今諸吏善遇高爵詔

尊太公曰太上皇詔

獄  
讞  
詔

定口賦詔

求賢詔

議犯法相坐詔

周靈王

漢高祖

漢高祖

漢章帝

明太祖

明太祖

明太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文帝

答有司請建太子詔	漢文帝
議振貸及養老詔	漢文帝
令列侯之國詔	漢文帝
日食詔	漢文帝
除誹謗法詔	漢文帝
勸農詔	漢文帝
勸農詔	漢文帝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負詔	漢文帝
除肉刑詔	漢文帝
增祀無祈詔	漢文帝
議佐百姓詔	漢文帝
與匈奴和親詔	漢文帝
遺詔	漢文帝
立孝文廟樂舞詔	漢景帝
徙民寬大詔	漢景帝
頒繫老幼等詔	漢景帝
獄獄詔	漢景帝
令二千石修職詔	漢景帝

禁采黃金珠玉詔	漢景帝
復高年子孫詔	漢武帝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漢武帝
封丞相宏詔	漢武帝
報公孫宏詔	漢武帝
令禮官勸學詔	漢武帝
遣謁者巡行詔	漢武帝
遣博士循行詔	漢武帝
遣博士循仁詔	漢武帝
察茂材異等詔	漢武帝
止田輪臺等詔	漢武帝
令民毋出田租等詔	漢昭帝
議孝武廟樂詔	漢宣帝
置廷平詔	漢宣帝
地震詔	漢宣帝
嘉霍光詔	漢宣帝
爵王成詔	漢宣帝
有喪者勿繇事詔	漢宣帝

于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漢宣帝
減鹽賈及歲上繫囚詔	漢宣帝
博舉吏民詔	漢宣帝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漢宣帝
封海昏侯詔	漢宣帝
令八十以上非誣告等勿坐詔	漢宣帝
報張安世詔	漢宣帝
親奉祀詔	漢宣帝
益小吏祿詔	漢宣帝
四	
褒賞霸詔	漢宣帝
郡國等勿行苛政	漢宣帝
客禮待單于詔	漢宣帝
戒不禁姦邪詔	漢宣帝
議律令詔	漢元帝
宮館布御者勿治詔	漢元帝
罷擊珠厓詔	漢元帝
報貢禹詔	漢元帝
賜蕭望之爵邑詔	漢元帝

罷甘泉建章宮衛等詔	漢元帝
條責丞相御史詔	漢元帝
論罷郡國廟詔	漢元帝
議廟禮詔	漢元帝
初陵勿置縣邑詔	漢元帝
議封甘延壽等詔	漢元帝
赦天下詔	漢元帝
減死刑詔	漢成帝
封丙吉後詔	漢成帝
五	
憂郡國災異詔	漢成帝
罷昌陵詔	漢成帝
封卓茂詔	漢光武
議省刑法詔	漢光武
令中郎官等出繫囚	漢光武
命郡國給粟高年等詔	漢光武
省減吏員詔	漢光武
日有食之詔	漢光武
三十稅一詔	漢光武



戒厚葬詔	漢光武
令大官勿受異味詔	漢光武
地震詔	漢光武
作壽陵詔	漢光武
報臧宮詔	漢光武
賜周黨帛詔	漢光武
行養老禮詔	漢明帝
有司順時勸農詔	漢明帝
日食詔	漢明帝
引咎詔	漢明帝
申明車服制度詔	漢明帝
尊師傅詔	漢章帝
三公糾非法詔	漢章帝
講議五經同異詔	漢章帝
選高才生受學詔	漢章帝
禁方獄多酷詔	漢章帝
蠲除禁錮詔	漢章帝
賜胎養穀等詔	漢章帝

定報囚律詔	漢章帝
果給嬰兒詔	漢章帝
戒后妃不得與政詔	魏文帝
搜賢詔	隋文帝
舉縣令詔	唐太宗
冊立皇太子詔	唐順宗
置賢良方正詔	宋太祖
始策試舉人罷詩論賦三題詔	宋神宗
求直言詔	宋韓維
立皇子詔	宋王珪
封太祖皇帝後詔	宋王珪
太皇太后賜門下詔	宋蘇軾
賜端明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致仕范鎮獎諭詔	宋蘇軾
即位詔	元王鶚
建國號詔	元徒單公復
頒授時歷詔	元李謙
科舉詔	元程鉅夫

即位詔	明太祖
存恤詔	明太祖
農桑學校詔	明太祖
免江西稅糧詔	明太祖
定徽鎮海瀆名號詔	明王禕
開科舉詔	明王禕
免租稅詔	明王禕
擬嘉靖道詔	明徐階
勅	八
勅侍御史司空	漢章帝
命呂休璟北伐勅	唐蘇頌
姚崇等北伐制	唐蘇頌
處分朝集使勅	唐蘇頌
處分朝集使勅	唐張九齡
處分朝集使勅	唐張九齡
按察使制	唐蘇頌
刑定刑書制	唐制集
命新除牧守面辭勅	唐蘇頌

誠勵風俗勅	唐制集
誠勵風俗勅	唐制集
禁斷錦繡珠玉勅	唐蘇頌
焚珠玉錦繡勅	唐內制
頒貢舉條制勅	宋歐陽修
復天下州縣官職田勅	宋張方平
皇族出官勅	宋蘇頌
諭臣下慎刑勅	明太宗
諭廷臣勅	明仁宗
召處士吳與弼勅	明英宗
勅諭吏部申明薦舉	明楊士奇
景皇后尊謚勅	明王鏊
冊文	
冊郊祀昊天上帝冊文	宋王安石
郊祀皇地祇冊文	宋王安石
郊祀配帝太祖皇帝冊文	宋王安石
冊上應乾聖壽太上皇冊文	唐憲宗
尊皇太后冊文	宋歐陽修

皇太后冊文	元陳儼
開元神武皇帝冊文	唐蘇頌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二年上尊號玉冊文	唐李德裕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五年上尊號玉冊文	唐李德裕
乾德上尊號冊文	宋范質
皇帝尊號玉冊文	元姚燧
唐冊元宗明皇帝文	唐賈曾
唐冊肅宗宣皇帝文	唐賈至
策立安帝文	漢鄧太后
立皇后何氏文	晉穆帝
冊淑妃為皇后文	唐錢珣
皇后冊文	宋王安石
冊廣陵王為皇太子冊文	唐王言會最
冊封齊王策	漢武帝
冊封燕王策	漢武帝
封廣陵王策	漢武帝

賜諸侯策	漢光武
封諸郡王勅	唐王言會最
冊魏王文	唐錢珣
擬冊齊王文	唐劉禹錫
擬冊晉王文	唐劉禹錫
德宗冊嘉誠公主文	唐陸贄
唐高祖神堯皇帝哀冊文	唐虞世南
唐太宗文武皇帝哀冊文	唐褚遂良
宋文帝元皇后哀冊	顏延年
敬皇后哀冊文	齊謝朓
唐太宗文德皇后哀冊文	唐虞世南
宣仁聖烈皇后哀冊文	宋畢仲游
昭明太子哀冊文	梁王均
唐德宗神武皇帝謚冊文	唐權德輿
仁宗皇帝加上徽號冊文	宋王珪
太祖皇帝加上尊號冊文	元王構
世祖皇帝謚冊文	元王構
仁宗皇帝謚冊文	元張士觀

懿祖謚冊文	明蘇伯衡
懿祖妣謚冊文	明蘇伯衡
冊祭詔祭楊震策	漢順帝
冊賜韓福策	漢昭帝
詔復諸葛亮丞相策	漢後主
冊賜史丹策	漢成帝
璽書	
賜燕王旦璽書	漢昭帝
賜淮陽王欽璽書	漢成帝
勅諭東平王宇璽書	漢成帝
賜東平太后璽書	
勅東平王傅相詔書	
復東平王削縣詔	
谷晁錯璽書	漢文帝
賜吾邱壽王璽書	漢武帝
賜嚴助書	漢武帝
勅青楊僕書	漢武帝
賜趙充國書一	漢宣帝

二	
三	
四	
五	
賜竇融璽書	漢光武
與昭義軍將士書	唐白居易
赦文	
睿宗受禪制	唐蘇頌
建隆登極赦文	宋太祖
開元元年赦書	唐蘇頌
唐德宗神武皇帝奉天改年大赦文	唐陸贄
貞元改元大赦	唐德宗
至元改元赦	元王鶚
至治改元詔	元元明善
文武孝德皇帝冊尊號赦書	唐元稹
貞元元年冬至郊祀大赦天下制	唐陸贄
嘉祐明堂赦文	宋王珪
熙寧七年南郊大赦文	宋元絳



親祀南郊赦	元虞集
太和七年八月七日冊皇太子德音	唐編制
元豐立皇太子赦文	宋鄧潤甫
至都大赦天下制	唐蘇頌
德音	
宣慰魏博德音	唐王堂遺範
亢旱撫恤百姓德音	唐編制
賑恤江淮遭水旱疾疫百姓德音	唐編制
恤刑慶賜德音	唐編制
十四	
唐穆宗文惠皇帝戒勳風俗德音文	唐元稹
制	
薄葬制	魏文帝
立皇后高氏制	宋范鎮
立皇后孟氏制	宋梁燾
邢氏進號賢妃制	宋徐洙
冊皇太子制	唐內制
立皇太子制	宋張方平
封衡陽郡王成義為中王等制	唐蘇頌

除皇弟顯保信保靜軍節度使進封嘉王制	宋元絳
徐王改封冀王制	宋范祖禹
第十二妹等四人各封長公主制	唐白居易
祈國長公主進封衛國長公主制	宋司馬光
姚元之拜相制	唐內制
除韓休黃門侍郎平章事制	唐張九齡
李吉甫拜相制	唐王堂遺範
裴均拜相制	唐白居易
十五	
李絳拜相制	唐王堂遺範
授馬燧渾瑊副元帥招討河中制	唐陸贄
授李晟鳳翔隴右節度使兼涇原副元帥制	唐陸贄
加裴度幽鎮兩道招討使制	唐元稹
加裴度鎮州四面招討使制	唐元稹
冊太原節度使守大帥兼中書令晉王制	唐錢珣
授李愬山南東道節度使制	唐王堂遺範

授李愿檢校司空宣武軍節度使制	唐元稹
授劉惔檢校司空幽州節度使	唐元稹
授田布魏博節度使制	唐元稹
授牛元翼深冀等州節度使制	唐元稹
授杜琮淮南節度使	唐沈珣
除趙普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制	
除呂蒙正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制	宋李沆
除韓琦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衛國公加食邑實封制	宋王珪
除富弼依前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兼譯經潤文使鄭國公制	宋鄭獬
除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制	宋鄧潤甫
除呂公著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制	宋蘇軾
除呂大防大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制	宋蘇軾

除范純仁大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	宋蘇軾
平章張珪封蔡國制	元吳澄
梅思禮授大都府副使制	明蘇伯衡
加封孔子制	元閻復
加封孔子父母制	元謝端
封宣聖夫人制	元虞集
進封孟子父母制	元張士觀
封周子為道國公制	元霍希賢
許衡為懷孟教官制	元楊果
太深劉秉忠贈諡制	元李槃
丞相伯顏贈諡制	元閻復
左丞許衡贈官制	元姚燧
翰林承旨姚樞贈諡制	元王構
平章廉希憲贈諡制	元元明善
中丞崔或贈諡制	元張士觀
丞相拜住贈諡制	元袁楠
中書平章政事常遇春進封開平王制	

誥		明王禕
授孔戣右散騎常侍制	唐白居易	
鄭覃可給事中制	唐白居易	
授崔郾諫議大夫制	唐元稹	
授秘書少監賜紫靈光啟守中書舍人制	唐錢珣	
授翰林學士鄭延昌守本官兼中書舍人制	唐劉崇望	
十八		
授吏部尚書制	唐白居易	
授張仁愿兵部尚書制	唐蘇頌	
授李絳檢校右僕射兼兵部尚書制	唐元稹	
授李又刑部尚書制	唐蘇頌	
授韋綬禮部尚書薛放刑部侍郎丁公著工部侍郎等制	唐賈至	
授柳公綽吏部侍郎制	唐白居易	
授韓滉戶部侍郎制	唐孫逖	
授趙昌翰考功郎中制	唐錢珣	

授倉部郎中制		唐劉禹錫
授李懷讓兵部郎中制	唐蘇頌	
授李建吏部員外郎制	唐白居易	
授徐商禮部員外郎制	唐李德裕	
授栢耆兵部員外郎制	唐元稹	
授張籍水部員外郎制	唐白居易	
授宋璟御史大夫制	唐蘇頌	
授尹思貞御史大夫制	唐蘇頌	
授張進侍御史制	唐蘇頌	
十九		
授崔義進侍御史趙光裔鄭斬殿中丞李皎監察等制	唐薛廷柱	
授蕭鄴李元監察御史制	唐崔嘏	
授蔡法度廷尉制	沈約	
授馬懷素秘書監制	唐蘇頌	
授韓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制	唐白居易	
授戶部巡官秘書省校書郎楊玠武功縣尉充集賢校理制	唐錢珣	
授于季友明林軍將軍制	唐元稹	

授嚴綬可太子少傅制	唐白居易
授太子賓客王膺等諸王傅制	唐薛廷珪
授王自勵原王府諮議制	唐元稹
授狄兼謨兼益王傅鄭東之兼益王府長史制	唐李德裕
諒泗州刺史兼團練使當道兵馬留後兼侍御	唐白居易
史賜紫金魚袋張愉岳州刺史制	唐白居易
授宋郁廣都尉黃去或臨安縣尉主簿顏溫鳳翔文	唐李璣
學等制	二十一
封姚崇妻鄭國夫人制	唐蘇頌
內中齊國夫人扶風高陽郡夫人並封姚好樂安郡	
新秦郡廣陵郡太邱郡雲安郡五夫人並加封秦	
晉楚越燕國夫人制	唐錢珣
浙西節度使錢鏐燕國夫人吳氏進封晉國夫人制	唐錢珣
許州節度使王彊母趙氏進封楚國太夫人制	唐李璣
贈裴度太師制	唐李德裕

贈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制	唐李德裕
韓通贈中書令	宋劉敞
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歐陽修可禮部侍郎端明	
殿學士吏部侍郎宋祁可尚書左丞禮部郎中知	
制誥范鎮可吏部郎中刑部郎中知制誥王疇可	
右司郎中三司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宋	
敏求可祠部員外郎並依舊職任	宋劉敞
起居舍人直秘閣同修起居注司馬光改天章閣待	宋王安石
制	二十一
右司諫王陶可皇子伴讀	宋王安石
參知政事歐陽修曾祖某贈某官	宋王安石
曾祖母某氏某國太夫人	
祖	
祖母	
父	
母	
朝奉郎蘇軾可守禮部郎中	宋王震
殿中侍御史豐稷可右司諫	宋劉敞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	宋蘇軾
鮮于侁可太常少卿	宋蘇軾
楊繪可知徐州	宋蘇軾
李承之知青州	宋蘇軾
韓維父億贈冀國公	宋蘇軾
母蒲氏王氏贈秦國大夫人	
呂惠卿責授延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	
公事	宋蘇軾
李之紀戶部侍郎	宋蘇軾
謝卿材陝西轉運使	宋蘇軾
御史中丞劉摯美侍讀	宋蘇軾
劉奉世起居郎孔文仲起居舍人	宋蘇軾
范鎮侍讀太一宮使	宋蘇軾
劉摯尚書右丞	宋蘇軾
吏部尚書誥	宋李綱
禮部尚書誥	宋李綱
兵部尚書誥	宋李綱
刑部尚書誥	宋李綱

工部尚書誥	宋李綱
蘇軾孫從事郎符政宣教郎誥	宋汪藻
吳琳除吏部尚書誥	明王禕
中書右丞相徐達兼太子太傅封信國公誥	明朱升
太史令劉基誥	明朱升
朱升除翰林侍讀學士誥	明陶安
贈太常寺卿原任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誥命	明倪元璐
贈太常寺卿原任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周順昌誥命	明倪元璐
批答	明倪元璐
批答劉洎	唐太宗
批宰相賀赦王承宗表	唐白居易
賜除宰臣文彥博讓恩命批答	宋歐陽修
賜新除宰臣富弼讓恩命不允批答	宋歐陽修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	宋蘇軾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	宋蘇軾
再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	宋蘇軾
賜司空呂公著免恩命不允批答	宋蘇軾
御札	
熙寧元年南郊御札	宋王珪
祭告文	
告天地羣神	漢光武
祭告天地神祇文	漢昭烈
唐高祖神堯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二十四
唐元宗明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生擒西蕃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	宋蘇軾
諭祭文	
祭薛濟文	隋文帝
玉牒文	
唐元宗明皇帝封泰山玉牒文	
封祀玉牒文	宋真宗
鐵券文	
唐德宗神武皇帝賜李納田悅王武俊鐵券文	

制策問	唐陸贄
問賢良文學策	漢文帝
問賢良策	漢武帝
二	漢武帝
三	漢武帝
四	漢武帝
五	漢武帝
國書	二十五
賜尉佗書	漢文帝
遺匈奴書	漢文帝
遺匈奴書	漢文帝
使車騎將軍諭單于	漢元帝
草優答北單于書	漢班彪
奉宣撫回鶻書	唐李德裕
奉宣撫賜太和公主勅書	唐李德裕
勅吐蕃贊普書	唐張九齡
誓	

移京西戎兵備關東誓文	唐德宗
令	
赦天下令	漢高祖
求賢令	魏曹操
與劉孝儀令	簡文帝
答勸進羣下令	梁元帝
教	
與李豐教	漢諸葛亮
與羣下教二首	漢諸葛亮
又	二十六
為宋公修張良廟教	晉傅亮
招隱逸教	梁安成王秀
建平王聘隱逸教	梁江淹

第二函	頌
帝王無疆頌	唐李華
皇明混一天下頌	明顧祿
四夷咸賓詩	明解縉
禮大南郊頌	梁簡文帝
大唐封禪頌	唐張說
大唐封東嶽朝覲頌	唐蘇頌
會聖宮頌	宋歐陽修
籍田頌	宋宋祁
明堂頌	宋宋祁
祀方邱頌	明劉基
郊祀頌	明方孝孺
視學詩	明胡廣
聖學臨廟頌	明廖道南
述王起義堂頌	唐張說
上黨舊宮述聖頌	唐張說
武大唐中興頌	唐元結

鳳翔出師紀聖功頌	唐楊炎
元和聖德詩一首	唐韓愈
獻平淮西雅	唐柳宗元
平江漢頌	明宋濂
平西蜀頌	明劉基
平雲南頌	明王景
平安南頌	明楊榮
清邊頌	明鄒緝
聖主得賢臣頌	漢王褒
度歷聖德頌	宋石介
廣聖主得賢臣頌	明王世貞
瑞河清頌	宋鮑照
神崔頌	隋許善心
膏露頌	明宋濂
嘉瓜頌	明宋濂
瑞麥頌	明劉基
河清頌	明解縉
御書嘉禾詩頌	明解縉

芝頌	明王直
古賢伯夷頌	唐韓愈
漢高功臣頌	晉陸機
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畧使宋公遺愛碑頌	唐張說
唐衛尉卿洪州都督張公遺愛碑頌	唐崔祐甫
蘇州嘉興屯田紀績頌	唐李翰
嘉靖名臣頌	明鄭時
營鳳陽所新鑄大鐘頌	明宋濂
釋十八大阿羅漢頌	宋蘇軾
史贊	三
述高紀贊	漢班固
述韓英彭盧吳侍贊	漢班固
光武紀贊	宋范蔚宗
贊	
帝唐武宗皇帝真容贊	唐李德裕
文昌帝君像贊	明劉定之
功臣東方朔畫贊	晉夏侯湛
三國名臣序贊	晉袁宏

夷齊	晉陶潛
箕子	
管鮑	
程杵	
七十二弟子	
屈賈	
韓非	
魯二儒	
張長公	
二孝贊	唐李華
凌煙閣勳臣贊二十二首	唐呂溫
張荊州畫贊	唐呂溫
四皓贊	唐梁肅
楊文公寫真贊	宋范仲淹
延州來李子贊	宋蘇軾
二疎圖贊	宋蘇軾
孔北海贊	宋蘇軾
王元之畫像贊	宋蘇軾

王仲儀真贊	宋蘇軾
王定國真贊	宋蘇軾
秦少游真贊	宋蘇軾
管幼安畫贊	宋蘇軾
晉蔡君謨贊	宋王回
蘇東坡贊	宋黃庭堅
曾齊先生畫像贊	元王磐
王允中真贊	元劉因
晦菴先生畫像贊	元吳澄
靜修劉先生畫像贊	元歐陽元
默菴安先生畫像贊	元歐陽元
滕奉使贊	明宋濂
陸秀夫像贊	明宋濂
溟澤生贊	明宋濂
宗忠簡公畫像贊	明蘇伯衡
象山陸先生贊	明趙訪
春秋諸君子贊	明方孝孺
三賢贊	明方孝孺

尚友五贊	明方孝孺
云敬贊	明方孝孺
楊喬贊	明方孝孺
田疇贊	明方孝孺
孔璋贊	明方孝孺
夏忠靖公小像贊	明李東陽
司馬溫公贊	明錢福
青城五隱贊	明楊慎
子家子贊	明陸象
開國功臣贊	明王世貞
靖難功臣贊	明王世貞
瑞老人星贊應制	明吳希賢
國六馬圖贊	唐太宗
龍馬圖贊	唐柳宗元
鎮屏贊	唐白居易
畫鵬贊	唐白居易
洛松圖贊	唐陸龜蒙
郭忠恕畫贊	宋蘇軾

文與可飛白贊	宋蘇軾
偃松屏贊	宋蘇軾
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	宋蘇軾
石室先生畫竹贊	宋蘇軾
三馬圖贊	宋蘇軾
韓幹畫馬贊	宋蘇軾
膠西蓋公堂照壁畫贊	宋蘇軾
物雙白鷹贊	唐蘇頌
龍馬贊	明宋濂
靈峰寺植木贊	明劉基
義鵲贊	明高啓
器霹靂琴贊	唐柳宗元
晦菴先生遺衣贊	明許宗魯
儒復卦贊	宋朱熹
釋應夢觀音贊	宋蘇軾
諸齒白化佛贊	宋晁補之
銘	
器器物銘十七首	周武王

嘉量銘	周撰人缺
鼎銘	宋正考父
新漏刻銘	梁陸瑒
潼關甲銘	唐孫樵
文貞公笏銘	唐孫樵
二銘	唐羅衮
櫛銘	唐盧仝
几銘	宋晏殊
擊蛇笏銘	宋石介
布衾銘	宋范純仁
漢鼎銘	宋蘇軾
徐州蓮華漏銘	宋蘇軾
鼎硯銘	宋蘇軾
天硯銘	宋蘇軾
遊硯銘	宋蘇軾
古硯銘	宋唐庚
簡儀銘	元姚燧
仰儀銘	元姚燧

漏刻鐘銘	元姚燧
渾象銘	元楊桓
玲瓏儀銘	元楊桓
高表銘	元楊桓
五輪沙漏銘	明宋濂
器物銘	明王穉
界方銘	明劉崧
萊蕪六器銘	明唐肅
鐘銘	明王直
石磬銘	明胡儼
宣和殿硯銘	明李東陽
名劍閣銘	晉張載
古函谷關銘	唐獨孤及
虎牢關銘	唐賈至
磻溪銘	唐梁肅
塗山銘	唐柳宗元
棧道銘	唐歐陽詹
偃石銘	唐皇甫湜

銘泰坑	唐司空圖
伍子胥廟銘	宋王安石
玉兔泉銘	明劉基
居庸關銘	明劉定之
石鐘山銘	明楊守陳
聖井銘	明歸有光
營石關銘	梁陸倕
黃樓銘	宋陳師道
太史院銘	元楊桓
石橋銘	唐張彧
九成臺銘	宋蘇軾
井銘	漢李尤
井銘	明李夢陽
三槐堂銘	宋蘇軾
德威堂銘	宋蘇軾
世直堂銘	明楊榮
忠孝堂銘	明王直
唐亭銘	唐元結

活溪銘	唐元結
丹崖翁宅銘	唐元結
擇勝亭銘	宋蘇軾
雪浪齋銘	宋蘇軾
四達齋銘	宋蘇軾
寧野軒銘	明方孝孺
梓州兜率寺丈泉銘	唐劉蛻
戒金人銘	周
座右銘	漢嚴遵
座右銘	十一
座右銘	漢崔瑗
座右銘	唐白居易
續座右銘	宋李至
勸鼎銘	衛孔惺
封燕然山銘	漢班固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	唐李華
武岡銘	唐柳宗元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唐柳宗元
黃氏義門銘	明宋濂



續丹宸歲	丹宸歲六首	大寶歲	虞歲	歲敬一歲	歲	廣東東莞縣齊福寺舍利塔銘	夢齋銘	菩薩泉銘	老泗州開元寺鐘銘	衣帶銘	敬義齋銘	求放心齋銘	學古齋銘	克己銘	東銘	理西銘	浦陽深溪王氏義門碑銘
明王禕	唐李德裕	唐張蘊古	周辛甲	明世宗		宋蘇軾	宋蘇軾	宋蘇軾	唐李翱	明周是脩	宋朱熹	宋朱熹	宋朱熹	宋呂大臨	宋章棫	宋章棫	明宋濂

動歲	言歲	聽歲	視歲	靜歲	動歲	暗室歲	歲私五歲	其三	其二	官歲	太倉歲	百官歲	女史歲	獄歲	兵歲	瑞歲	端拱歲
			宋程頤	唐皮日休	唐皮日休	唐歐陽詹	唐韓愈			明劉基	唐李商隱	漢楊雄	晉張華	唐張說	晉梁肅	唐孫朴	宋王禹偁

心箴	宋范浚
敬齊箴	宋朱熹
調息箴	宋朱熹
夜氣箴	宋真德秀
慎獨箴	元安熙
磨死堅箴	明宋濂
誠敬謹謹四箴	明貝瓊
勵志箴	明方孝孺
三箴	明王守仁 十四
自箴	明蔡清
規	
戲規	唐元結
戒	
戒	唐帝堯
水壺箴	唐姚元崇
執秤箴	唐姚元崇
守戒	唐韓愈
三戒	唐柳宗元

鼓戒	唐柳宗元
猶子尉遲越戒	唐劉禹錫
七	
七發	漢枚乘
志釋寄胡仲申	明宋濂
文訓	明王偉
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晉陸機
擬連珠十二首	周庾信 十五
擬連珠	明劉基
盟	
盟諸侯於踐土	周王子虎
晉鄭同盟於亳	周闕人闕
誓	
討祖約蘇峻誓	晉郗鑒
符	
討陳寶應符	陳尚書
檄	

漢司馬相如

陳琳

唐駱賓王

魏陳琳

唐李商隱

唐狄仁傑

前鋒都督平兗青州露布

晉撰人闕

唐駱賓王

唐于公異

劍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破吐蕃露布

唐韋自平

宋曹彬

修禮書狀

宋蘇洵

為裴中丞代黃賊轉牒

唐柳宗元

曉諭貧富升降榜

宋黃震

符命

封禪文

漢司馬相如

典引

漢班固

唐貞符解

唐柳宗元

第三函

表

諫論出師表

漢諸葛亮

再出師表

漢諸葛亮

諫重討高麗表

唐房元齡

論刑獄表

唐朱敬則

請罷姚州屯戍表

唐張柬之

請抑損外戚權寵并乞佐外郡表

唐武平一

奉天論延訪朝臣表

唐陸贄

論佛骨表

唐韓愈

勸請勸進表

晉劉琨

為王僧辨勸梁元帝初表

梁沈炯

勸進梁元帝表

梁徐陵

代翰林院勸進表

明蘇伯衡

為中書門下請追尊號表

唐杜牧

進刑統表

宋竇儀

進修唐書表

宋歐陽修

上資治通鑑表

宋司馬光

進大學衍義表

宋真德秀

進宋史表

元阿魯圖

進授時歷經歷議表

元楊桓

進大明律表

明宋濂

進元史表

明宋濂

進千家姓表

明吳況

進寶錄表

明解縉

進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表

明胡廣

重進大明會典表

明李東陽

進明倫大典表

明張宇敬

進郊禮通典表

明夏言

進諸葛亮集表

晉陳壽

進王維集表

唐王績

進張巡中丞傳表

唐李翰

進撰平蔡州碑文表

唐韓愈

進道德經傳表

宋呂惠卿

進四明尊光集表

宋陳瓘

為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

周庾信

進渾儀表	唐張說
齊王進赤雀表	周庾信
代佛郎國進天馬表	明王緯
代初進白牝鹿表	明徐渭
代再進白鹿表	明徐渭
薦薦彌衡表	漢孔融
薦譙元彥表	晉桓溫
為蕭揚州作薦士表	梁任昉
薦鮑幾表	梁元帝
賀新樂表	周庾信
賀平鄴都表	周庾信
代家奉御賀明堂成表	唐崔融
為百官賀雨請復膳表	唐崔融
為皇太子賀甘露表	唐崔融
皇太子賀芝草表	唐崔融
為百寮賀雪表	唐李嶠
李操訪賀收西京表	唐常袞
為桂府王珙中丞賀南郊表	唐令狐楚

為汝南公華州賀赦表	唐李商隱
賀老人星見表	唐李商隱
為榮陽公賀幽州破奚寇表	唐李商隱
賀平黨項表	唐杜牧
賀河清表	宋缺名
賀南郊禮畢表	宋王安石
賀赦表	宋王安石
徐州賀河平表	宋蘇軾
賀駕幸太學表	宋蘇軾
立皇后賀表	宋蘇軾
尚書禮部元會奏天下祥瑞表	宋林希
賀明堂禮成肆赦表	宋曾肇
賀赤烏白鵲表	宋汪藻
賀北郊禮成肆赦表	宋孫覿
賀太上皇七十表	宋宋養晦
賀冊后表	宋趙鼎
賀誅吳曦表	宋名闕
代宰臣以下賀車駕幸秘書省表	宋呂祖謙

代宰臣以下賀雪表	宋呂祖謙
加太后尊號賀表	李廷忠
皇太后加尊號賀皇帝表	宋文天祥
皇子賜名賴州賀皇帝表	宋文天祥
皇子進封左衛上將軍嘉國公賀皇太后	宋文天祥
賀親祀南郊表	元謝端
賀親祀太廟表	元盧亘
國子學賀登極表	明蘇伯衡
代中書省賀平杭州秀越表	明蘇伯衡
建除賀皇太后表	明董越
賀皇太子生表	明陳東
聖駕大閱表	明中時行
解讓開府表	晉羊祐
讓中書令表	晉庾亮
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梁任昉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梁任昉
讓兵部尚書平章事表	唐張說

讓右丞相表	唐張說
辭起復表	宋富弼
辭免領開封府事表	宋李綱
陳謝辭香藥面脂表	唐張九齡
謝授右拾遺表	唐呂溫
代百寮謝許遊宴表	唐呂溫
為安平公克憚謝上表	唐李商隱
為濮陽公陳許謝上表	唐李商隱
為蒙陽公桂州謝上表	唐李商隱
黃州謝上表	宋王元之
汝州謝上表	宋楊億
謝直集賢院表	宋夏竦
謝轉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表	宋范仲淹
謝除使相判相州表	宋韓琦
謝宣召入翰林表	宋歐陽修
南京留守謝上表	宋歐陽修
亳州謝上表	宋唐介
漳州通判謝上表	宋王安石

謝授新安郡侯表	謝除尚書右僕射表	謝復官表	明州謝到任表	謝史成受朝奉郎表	謝諫議大夫表	尚書省謝車駕臨幸表	謝除中書舍人表	謝復官提舉玉局觀表	謝賜歷日表	杭州謝上表	湖州謝上表	謝兼侍讀表	謝侍讀表	謝宣召入院表	謝禮部尚書表	衡州監倉謝上表	手詔令視事謝表
宋汪藻	宋李綱	宋鄒浩	宋蔡肇	宋曾肇	宋張舜民	宋林希	宋蘇轍	宋蘇軾	宋蘇軾	宋蘇軾	宋蘇軾	宋蘇軾	宋蘇軾	宋蘇軾	宋蘇軾	宋劉摯	宋王安石

駕幸太學謝恩表	代董學士表	謝恩表	經筵官進職謝恩	門謝表	江東漕到任謝表	謝宣召入院表	謝除禮部侍郎表	南康軍到任謝表	謝除權吏部尚書表	漳州謝上表	謝吏部尚書兼翰林承旨表	池州到任謝上表	代高麗王謝賜燕樂表	謝侍講兼修國史表	謝講和赦表	謝除學士表	謝泉州到任表
明胡儼	明方孝孺	明劉基	元虞集	宋文天祥	宋吳德秀	宋吳德秀	宋吳德秀	宋朱熹	宋樓鑰	宋周必大	宋周必大	宋王十朋	宋孫觀	宋洪邁	宋岳飛	宋名諫	宋汪藻

初開經筵謝宴奏表	明李東陽
乞陳求自試表	魏曹植
求通親親表	魏曹植
陳情表	晉李密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塚人表	晉張悛
為閻大將軍乞致仕表	周庾信
乞罷政事表	宋歐陽修
蔡州乞致仕第二表	宋歐陽修
乞罷政事第二表	宋王安石
奉乞致仕表	宋呂誨
乞常州居住表	宋蘇軾
理訟理劉司空表	晉盧諶
請替李邕死表	唐孔璋
勅彈論請不用奸臣表	唐裴度
遺表	漢諸葛亮
遺表	宋范純仁
遺表	宋宗澤
遺表	梁沈炯
表雜過通天臺奏漢武帝表	

狀	進田宏正碑文狀	唐元稹
	薦李晏韋楚狀	唐白居易
	中和日謝恩賜尺狀	唐白居易
	進兩制三館牡丹歌詩狀	宋晏殊
	辭免撰趙瞻神道碑狀	宋蘇軾
	杭州召還乞郡狀	宋蘇軾
	辭免除寶謨閣學士	宋崔與之
	與汝州廬郎中論薦候喜狀	唐退之
牋		十
	答魏太子牋	魏吳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魏吳質
	為鄭冲勸晉王牋	晉阮籍
	與會稽王牋	晉王羲之
	與廬陵王義真牋	晉謝靈運
啓		
	論求為劉徽立館啓	梁任昉
	上東宮請講學啓	唐張說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啟	唐杜牧
謝陳謝勝王集序啟	周庾信
謝趙王示新詩啟	周庾信
謝趙王春車帶等啟	周庾信
謝湖南于常侍啟	唐羅隱
謝制科啟	宋蘇軾
謝南省主文與歐陽內翰啟	宋蘇軾
謝中書舍人啟	宋蘇軾
謝賈朝奉啟	宋蘇軾
永興提刑謝到任啟	宋李昭玘
謝館職啟	宋秦觀
謝江樞密古心啟	宋文天祥
謝李郡伯建封三元坊啟	明商輅
慶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啟	唐柳宗元
賀韓魏公啟	宋王安石
賀歐陽少師致仕啟	宋蘇軾
賀楊龍圖啟	宋蘇軾
賀呂副樞啟	宋蘇軾

賀范端明啟	宋蘇軾
賀中書韓相公啟	宋晁補之
賀龔叅政啟	宋陸游
賀吳丞相草啟	宋文天祥
賀趙侍郎月山啟	宋文天祥
南都八坐賀元駁相公啟	明王世貞
知我上兗州啟	唐駱賓王
上令狐相公詩啟	唐元稹
上知己文章啟	唐杜牧
上宰相求湖州啟	唐杜牧
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啟	唐杜牧
獻河東公啟	唐李商隱
上尚書范陽公	唐李商隱
授禮部鄭員外啟	唐羅隱
授鹽鐵裴郎中啟	唐羅隱
來住王陽明平西啟	明費宋
葉臺山相公啟	明蔡復一
原	

原道	唐韓愈
原性	唐韓愈
原毀	唐韓愈
原人	唐韓愈
原鬼	唐韓愈
原十六衛	唐杜牧
原化	唐皮日休
原祭	宋鄭褒
原過	宋王安石
十三	
原激	宋王安石
文原	明宋濂
畫原	明宋濂
原諫	明王禕
原治	明梁寅
原命一首贈楊文忠別	明王叔英
原生	明劉定之
說	
師說	唐韓愈

雜說四首	唐韓愈
天說	唐柳宗元
祀朝日說	唐柳宗元
捕蛇者說	唐柳宗元
說車贈楊誨之	唐柳宗元
說鵲	唐柳宗元
國馬說	唐李翱
原晉亂說	唐楊夔
儒義說	唐來鵠
十四	
怪說上	宋石介
怪說下	宋石介
唐說	宋尹源
進說	宋王安石
太極圖說	宋周敦頤
愛蓮說	宋周敦頤
剛說	宋蘇軾
稼說送張琥	宋蘇軾
雜說	宋蘇軾

師說	宋王令
葬說	宋程頤
史說	宋張舜民
吊說	宋呂大鈞
芻說	宋陳瓘
定性說	宋朱熹
唯諾說	元劉因
無極而太極說	元吳澄
致慙亭說	元吳澄
鑽燧說	明宋濂
天說上	明劉基
天說下	明劉基
雷說上	明劉基
雷說下	明劉基
萊窩說	明劉基
染說	明蘇伯衡
空同子尊說六首	明蘇伯衡
相法	明孫作

天地說	明周瑛
內外象通說	明周瑛
報應說	明程敏政
雜說一首贈韓君國器歸省華亭	明羅玘
立志說	明王守仁
博約說	明王守仁
見齊說	明王守仁
謹齋說	明王守仁
芸田說示諸生	明鄒守益
虎銜魚說	明張含
史說	明黃省曾
採蓮圖說	明龔禪
解	
解嘲	漢楊雄
廣陵散解	唐李華
進學解	唐韓愈
獲麟解	唐韓愈
命解	唐李翱

象刑解	唐沈顏
歸解	唐朱閱
朱氏夢龍解	唐劉虬
碑解	宋孫何
復讐解	宋王安石
儉解	元吳萊
七儒解	明宋濂
調息解	明宋濂
夏后氏之郊解	明劉基
中星解	明貝瓊
釋奠解	明日瓊
蓂龍解	明朱右
八蜡解	明程敏政
雞鳴解	明王鏊
闍維解	明崔銑
釋	
釋言	唐韓愈
釋統上	明方希古

釋統中	
釋統下	
辨	
諱辨	唐韓愈
桐葉封弟辨	唐柳宗元
論語辨	唐柳宗元
文辨	唐獨孤郁
象耕鳥耘辨	唐陸龜蒙
君臨臣喪辨	宋劉敞
祿命辨	明宋濂
孔子生卒歲月辨	明宋濂
儀尊辨	明胡翰
洛書辨	明王禕
詩辨	明王直
周正辨	明周洪謨
璽辨	明劉定之
辨通鑑綱目書漢亡	明何喬新
宋太祖太宗授受辨	明程敏政

息壤辨	明楊慎
魯之郊禘辨	明楊慎
黑水辨	明李元陽
宗法辨	明洪貫
濮辨	明廖道南
枚攝辨	明黃佐
三皇五帝辨	明吳桂芳
月光辨	明鄒守愚
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辨	明王世貞
問對	十九
對楚王問	周宋玉
答客難	漢東方朔
難蜀父老	漢司馬相如
答賓戲	漢班固
對禹問	唐韓愈
帝王所尚問	唐李翱
設漁者對智伯瑤	唐柳宗元
應責對	宋柳開

對客問	宋尹源
漁樵問對	宋邵雍
假陸實對	宋胡宏
樵漁子對	明劉基
楚客對	明宋濂
孟嘗君求石磬對	明劉基
越人對	明胡翰
問刑	明蘇伯衡
葬書問對	明趙汸
巢雲對	二十
土偶對	明貝瓊
補余氏潮汐對	明貝瓊
字說	明童軒
仲兄文甫字說	宋蘇洵
名二子說	宋蘇洵
趙德麟字說	宋蘇軾
楊薦字說	宋蘇軾
李侯諸子名字說	元虞集



第四函

論

經董仲舒論春秋

漢司馬遷

秦誓論

宋歐陽修

春秋論上

宋歐陽修

春秋論下

宋歐陽修

洪範論

宋廖僊

禮論

宋王安石

詩

宋蘇洵

聖妃論

宋蘇洵

春秋

宋蘇洵

禮

宋蘇洵

書

宋蘇軾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

宋蘇軾

禮

宋蘇軾

禮論

宋李清臣

孔子不貶季札論

元吳萊

六經論

明宋濂

周官一

明方孝孺

周官二

明方孝孺

迂論

明王廩

論元年春王正月

明王守仁

史過秦論

漢賈誼

論前史得失

漢班彪

晉紀總論

晉于寶

三國論

唐王勃

史通論書志

唐劉知幾

吳季札論

唐獨孤及

兩漢辨亡論

唐權德輿

編年紀傳論

唐皇甫湜

東晉元魏正閏論

唐皇甫湜

晁錯論

唐李觀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唐李德裕

漢昭論

唐李德裕

漢元帝論

唐李德裕

三國論

唐李德裕

袁盎以周勃為功臣論	唐李德裕
太甲論	唐陳越石
卜世論	唐孫郃
春秋無賢臣論	唐孫郃
縱囚論	宋歐陽修
漢論上	宋石介
漢論下	宋石介
周公論	宋王安石
智伯論	宋司馬光
叔軺論	宋劉敞
史論上	宋蘇洵
史論中	宋蘇洵
史論下	宋蘇洵
管仲論	宋蘇洵
六國	宋蘇洵
項籍論	宋蘇洵
平王	宋蘇軾
魯隱公一	宋蘇軾

魯隱公論二	宋蘇軾
宋襄公	宋蘇軾
秦二	宋蘇軾
始皇一	宋蘇軾
始皇二	宋蘇軾
伊尹論	宋蘇軾
孔子	宋蘇軾
管仲一	宋蘇軾
管仲二	宋蘇軾
范文子論	宋蘇軾
孫武論一	宋蘇軾
孫武論二	宋蘇軾
尚君論	宋蘇軾
范增論	宋蘇軾
留侯論	宋蘇軾
賈誼論	宋蘇軾
晁錯論	宋蘇軾
霍光論	宋蘇軾



諸葛論	宋蘇軾
續楚語論	宋蘇軾
戰國養士	宋蘇轍
夏論	宋蘇轍
商論	宋蘇轍
三宗論	宋蘇轍
周公論一	宋蘇轍
五伯論	宋蘇轍
齊	宋蘇轍
五	五
秦論一	宋蘇轍
秦論二	宋蘇轍
漢武帝論	宋蘇轍
漢昭帝論	宋蘇轍
漢光武論下	宋蘇轍
三國論	宋蘇轍
晉論	宋蘇轍
晉武帝論	宋蘇轍
隋論	宋蘇轍

唐論	宋蘇轍
五代論	宋蘇轍
宣帝	宋蘇轍
王導	宋蘇轍
史官助賞罰論	宋蘇轍
隋論	宋李清臣
漢文帝	宋曾肇
石慶論	宋秦觀
西晉論	宋何去非
六	六
隋室興亡論	明宋濂
樊噲	明高啟
鄭靈公一	明方孝孺
鄭靈公二	明方孝孺
東漢	明方孝孺
唐	明方孝孺
驚奉	明方孝孺
豫讓	明方孝孺
樂毅	明方孝孺

條侯傳論	明方孝孺
丙吉	明方孝孺
崔寔	明方孝孺
司馬孚	明方孝孺
殷浩	明方孝孺
蘇威	明方孝孺
張九齡	明方孝孺
論孫甫薦富弼代晏殊事	明王叔英
茅焦論	明商輅
宋論	明劉定之
曹參論	明謝鐸
史論	明康海
盧懷慎鄭絳論	明張時徹
宋太祖論	明張時徹
二伯論上	明楊慎
二伯論下	明楊慎
皇明土官志論	明鄭曉
武帝論	明薛應旂

蘭相如完壁歸趙論	明王世貞
論理六家要指	漢司馬遷
王命論	漢班彪
法象論	魏徐幹
運命論	魏李康
養生論	晉嵇康
質文論	唐李華
正交論	唐李華
顏子不貳過論	唐韓愈
守道論	唐柳宗元
四維論	唐柳宗元
六逆論	唐柳宗元
人文化成論	唐呂溫
天論上	唐劉禹錫
孟子荀子言性論	唐皇甫湜
本論	宋歐陽修
莊周論	宋王安石
物不可以苟合	宋蘇軾

禮以養人為本論	宋蘇軾
儒者可與守成論	宋蘇軾
韓非	宋蘇軾
荀卿	宋蘇軾
楊雄	宋蘇軾
老子	宋蘇轍
王衍論	宋蘇轍
梁武帝論	宋蘇轍
顏子所好何學論	宋程頤
衡運論	明胡翰
正紀	明胡翰
皇初	明胡翰
物初論	明朱右
分野論	明蘇伯衡
養生論	明梁寅
啟感	明方孝孺
論正統己巳歷	明岳正
異端論下	明羅洪先

諄昌言法誠篇	東漢仲長統
鹽鐵雜論	漢桓寬
潛夫論貴忠篇	漢王符
六代論	魏曹罔
五等諸侯論	晉陸機
徙戎論	晉江統
五等論	唐朱敬則
戶口人丁論	唐杜祐
平準論	唐杜祐
車臣論	唐韓愈
封建論	唐柳宗元
守在四夷論	唐牛僧孺
王言論	唐李德裕
近侍論	唐李德裕
代國論	唐李德裕
忠諫論	唐李德裕
謀議論	唐李德裕
臣子論	唐李德裕

臣友論	唐李德裕
賓客論	唐李德裕
守論	唐杜牧
戰論	唐杜牧
為君難論上	宋歐陽修
為君難論下	宋歐陽修
原弊論	宋歐陽修
朋黨論	宋歐陽修
黨罰論	宋劉敞
材論	宋王安石
談上	宋蘇洵
辨姦論	宋蘇洵
申法	宋蘇洵
任相	宋蘇洵
御將	宋蘇洵
重遠	宋蘇洵
田制	宋蘇洵
用間	宋蘇洵

續歐陽子朋黨論	宋蘇軾
形勢不如德	宋蘇軾
大臣上	宋蘇軾
大臣下	宋蘇軾
燕趙論	宋蘇轍
論法上	宋張耒
論法下	宋張耒
治術論	宋張耒
敢言	宋張耒
議賞議	宋唐庚
察言論	宋唐庚
識君心論	宋林之奇
民事論	宋林之奇
君體論	宋鄭過
體道論竊弄威之奸	宋葉適
國本中論刑法	宋葉適
民事下論井田	宋葉適
民論	宋陳傅良
治體論	宋陳謙

激俗論	宋方岳
兵論下	明王禕
井牧	明胡翰
慎習	明胡翰
深慮論一	明方孝孺
深慮論二	明方孝孺
深慮論三	明方孝孺
深慮論四	明方孝孺
深慮論五	明方孝孺
十三	
深慮論六	明方孝孺
深慮論七	明方孝孺
深慮論八	明方孝孺
深慮論九	明方孝孺
深慮論十	明方孝孺
治要	明方孝孺
官政	明方孝孺
民政	明方孝孺
明教	明方孝孺

正俗	明方孝孺
崇化論	明徐積卿
嚴治論	明何景明
懲奢	明劉玉
原墨論	明皇甫汈
罪言論	明皇甫汈
酒德論	明汪道昆
善仕論	明汪道昆
讓名論	明汪道昆
十四	
驟進論	明汪道昆
西北水利論	明徐貞明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章論	唐李德裕
勾股測望論	明唐順之

第五函

策問

制策問賢良文學策

問賢良策

又

三

四

五

永明九年策秀才五首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五首

天監三年策秀才三首

策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問

策賢良問

又

策賢良問

賢良方正策問

二

三

漢文帝

漢武帝

齊王融

齊王融

梁任昉

唐陸贄

唐顏師古

唐獨孤及

唐

四

五

廷試策問

廷試策問

廷試策問

試策問進士策問

又

策進士問

又

明經諸經策問

策問明經

貞元二十一年禮部策問

又

問為治

問周禮官制之疑

私試策問

國學秋試策問

試館職策題

明永樂

明永樂

唐韓愈

唐權德輿

唐權德輿

唐權德輿

唐權德輿

宋歐陽修

宋歐陽修

宋蘇軾

宋蘇軾

宋蘇軾

國學私試策問	元姚登孫
私試策問	元吳激
會試策問	元虞集
又	
會試策問	元歐陽元
擬會試策問	元曹元用
國學公試策題	明蘇伯衡
策	
制賢良策一	漢董仲舒
賢良策二	三
賢良策三	漢董仲舒
賢良策	漢董仲舒
順帝問賢良策	漢公孫宏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	漢李固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	唐穆質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唐元稹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唐皇甫湜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唐舒元褒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一道	唐沈亞之

御試制科策一道	宋蘇軾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宋蘇軾
制科策	宋孔文仲
御試策	宋王十朋
御試策一道	宋文天祥
制策一道	明練子寧
廷試策	明羅倫
廷試策	明楊慎
廷試策	明林大欽
建開邊策	四
內帑	後周王朴
叙燕	宋田況
息戎	宋尹洙
根本	宋石介
資格	宋孫洙
審勢策	宋蘇洵
策略一	宋蘇軾
策略三	

策略四
策略五
厲法禁
抑僥倖
決壅蔽
專任使
無責難
無沮善
敦教化
勸親睦
均戶口
較賦役
教戰守
去奸民
省費財
定軍制
蓄材用
練軍實

五

倡勇敢
君術二
君術四
臣事一
臣事二
臣事四
臣事五
臣事六
臣事八
臣事九
臣事十
民政一
民政二
民政三
民政四
民政五
民政六
民政八

宋蘇轍

六



盜賊上	宋秦觀
盜賊中	
盜賊下	
試文章策	宋陳傅良
守令策	宋陳傅良
治原策	宋呂祖謙
問太子	明王世貞
問太廟	明王世貞
問史	明王世貞
宗室策	明王世貞
人才策	明王世貞
泰交策	明方逢年
私辨興亡之由	唐白居易
人之困窮由君之奢欲	
議庶官遷次遲速	
革吏部之弊	
牧宰考課	
問使百職修皇綱振	

問官吏清弊	
問省官併俸減使職	
大官乏人	
問決壅弊	
問議赦	
止獄措刑	
平百貸之價	
不奪人利	
問議鹽法之弊	
議罷漕運可否	
立制度	
議井田阡陌	
議	
祖宗配侑議	宋宋祁
濮安懿王典禮儀	宋司馬光
廟議	宋韓維
昭陵議	唐權德輿
明堂議	唐魏徵

明堂議	唐孔穎達
明堂議	唐顏師古
唐太宗皇帝配天議	唐長孫無忌
大享議	唐馮宗
明堂告朔議	唐王方慶
祀先代帝王及先聖先師議	唐長孫無忌
封殷後議	漢匡衡
薛文清公從祀孔廟議	明陸深
服朝服乘車議	唐劉子元
公卿已下冕服議	唐楊炯
制定服制議	唐魏徵等
服母齊衰三年議	唐田再思
用請廣野寸議	漢公孫宏
省官議	唐杜佑
省試學生代齊郎議	唐韓愈
正朔服色議	漢倪寬
祀郊祀再議	漢匡衡
甘泉泰畤壇議	漢匡衡

五時議	漢匡衡
請以正冬至日祀圓邱議	唐唐紹
昊天上帝及五帝異同議	唐長孫無忌
唐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	唐獨孤及
皇后不合祭南郊議	唐褚元量
南北郊議	宋陳襄
郊祀議	明張邦奇
宗罷郡國廟議	漢韋元成
毀廟議	漢韋元成
毀廟議	漢劉歆
為共皇立廟議	漢師丹
立廟議	唐朱子奢
禘祫議	唐韓愈
遷廟議	唐權德輿
宗廟加籩豆議	唐崔沔
宗廟加籩豆議	唐韋述等
宗廟加籩豆議	唐楊仲昌
選小臣宿衛議	宋呂大鈞

時建言升田議	漢師丹
時事議	魏夏侯元
時議上篇	唐元結
貓鼠議	唐崔祐甫
立政議	元郝經
財賢良文學罷鹽鐵議	
請禁私鑄錢議	唐劉秩
處置經費議	明張邦奇
鹽政議	明霍韜
	十一
邊韓安國王恢議學以文	
受伊邪莫演降議	漢谷永
鮮卑議	漢蔡邕
世守邊郡議	宋呂大鈞
法入粟贖罪議	漢蕭望之
駁陳忠罪疑議	漢應劭
斷獄不盡三冬議	漢陳寵
駁為父報仇議	漢張敏
復讐議	唐韓愈

駁復讐議	唐柳宗元
私議西伯受命稱王議	唐梁肅
魯議	唐高郢
晉文公問守原議	唐柳宗元
漢高祖偽遊雲夢議	唐高參
酷吏傳議	唐權德輿
世祖封不義侯議	唐權德輿
後漢賊臣重廟議	唐高適
駁行三年之服議	唐張柬之
	十二
改葬服議	唐韓愈
為兄後議	宋劉敞
公族議	宋曾鞏
救災議	宋曾鞏
渾儀議	宋沈括
學校貢舉松議	宋朱熹
改月數議	元張數言
孔子廟堂議	明宋濂
章服議	明宋濂

沿河議

孔子廟庭從祀議

明宋濂

明王禕

十三

第六函

序

書尚書序經史

詩序

詩譜序

春秋左氏序

春秋公羊傳序

穀梁傳序

儀禮註疏序

孝經序

孟子題辭

易序

周易傳序

書傳序

詩傳序

春秋傳序

春秋傳序

禮記集說序

漢孔安國

周卜商

漢鄭元

晉杜預

漢何休

范甯

唐賈公彥

唐元宗

漢趙岐

宋程頤

宋程頤

宋蔡沔

宋朱熹

宋程頤

宋胡安國

元陳皓

大學章句序	宋朱熹
中庸章句序	宋朱熹
詩圖總序	宋歐陽修
毛詩集解序	明陳鳳梧
春秋諸國統紀序	元吳澂
李彭山春秋私考序	明唐順之
三禮考註序	明羅倫
周禮義序	宋王安石
周禮考次目錄序	明方孝孺
論語解序	宋謝良佐
論孟集義序	宋朱熹
論孟或問序	明張詡
中庸後解序	宋呂大臨
中庸輯畧序	明唐順之
經序錄序	明歸有光
自序	漢司馬遷
叙傳	漢班固
志序	齊沈約

新註資治通鑑序	宋胡三省
通鑑前編序	元金履祥
唐鑑序	宋石介
帝王世次圖序	宋歐陽修
唐史論斷序	宋孫甫
劉道原十國紀年序	宋司馬光
古史序	宋蘇轍
正統八例總序	元楊奐
國統離合表序	元姚燧
續後漢書序	元郝經
通鑑綱目考證序	元朱右
世統本序	明豐坊
尚齊書目錄序	宋曾鞏
梁書目錄序	宋曾鞏
陳書目錄序	宋曾鞏
南唐書叙	元趙世延
重刊舊唐書叙	明文徵明
仁宗御集序	宋歐陽修

太祖皇帝總序	宋曾鞏
仁皇訓典序	宋范祖禹
大定治績序	元王磐
皇明寶訓序	明宋濂
大明日歷序	明宋濂
洪武聖政記序	明宋濂
洪武正韻序	明宋濂
御製文集後序	明劉基
三朝聖諭錄序	明楊士奇
明倫大典後序	明方獻夫
神龍歷序 <small>歷象觀圖</small>	唐李嶠
大衍歷序	唐張說
華象新書序	明宋濂
地誌圖序	唐呂溫
雲南志畧序	元虞集
補正水經序	元歐陽元
水經序	明王禕
南畿地理圖序	明蕭鳴鳳

壯遊錄序	明鄭曉
蒼梧軍門志序	明許應元
安南志序	明蘇濬
龍圖序 <small>正學</small>	宋陳搏
正蒙序	宋范育
程氏遺書後序	宋朱熹
大學衍義序	宋真德秀
大學衍義補序	明邱濬
道學傳序	明陳獻章
道一編序	五
古小學序	明程敏政
象山先生全集序	明湛若水
鳴冤錄序	明王守仁
陸象山集序	明席書
蔡虛齋先生密箴後序	明王宗沐
南華真經序 <small>通術</small>	明王錫爵
釋宗密禪源諸詮序	晉郭象
刪正黃庭經序	唐裴休
	宋歐陽修

古文參同契序	明楊慎
註參同契序	明徐渭
平賦書序	唐李翺
皇祐會計錄序	宋田況
慶歷兵錄序	宋宋祁
元祐會計錄序	宋蘇轍
民賦序	宋蘇轍
戊午議議序	宋朱熹
唐律疏議序	元柳貫
通典序	唐李翰
景祐國簿圖記序	宋宋綬
皇朝編年舉要備安序	宋真德秀
文獻通考序	元馬端臨
開國功臣錄序	明顧璘
華朝志序	明許相卿
殿閣詞林記叙	明廖道南
皇明同姓諸王傳序	明鄭曉
皇明異姓諸侯傳序	明鄭曉

皇明直文淵諸臣表序	明鄭曉
皇明三禮述序	明鄭曉
皇明四裔考序	明鄭曉
皇明北國考序	明鄭曉
遜國臣紀序	明鄭履淳
西洋朝貢典錄序	明黃省曾
左編附序	明唐順之
同姓諸王表序	明王世貞
高皇帝功臣公侯伯表序	明王世貞
永樂以後功臣公侯伯年表序	明王世貞
恩澤公侯伯表序	明王世貞
公孤表序	明王世貞
內閣輔臣年表序	明王世貞
六部尚書表序	明王世貞
中官考序	明王世貞
謚法考序	明王世貞
古今謚法通紀序	明王世貞
族譜序引	宋蘇洵

諸例序	宋蘇洵
羅氏族譜序	元虞集
章氏族譜序	明王禕
童氏族譜序	明方孝孺
范氏族譜序	明方孝孺
鏡方彭氏族譜辨疑序	明解縉
請序	明李夢陽
萬姓類譜序	明王世貞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唐柳宗元
禮閣新儀目錄序	宋曾鞏
律呂新書序	宋朱熹
胡氏律論序	元熊朋來
釋奠儀注序	元張顏
服制考詳序	元吳澄
唐五禮序	明王禕
南雍節定儀禮燕射綱目序	明湛若水
范洛先生志樂序	明楊廷盛
律呂總序	明王邦直

家禮集要序	明蘇濬
家語序藝文	魏王肅
戰國策序	漢劉向
三都賦序	晉皇甫謐
豪士賦序	晉陸機
文選序	梁蕭統
文心雕龍序	劉勰
筐中集序	唐元結
西漢文類序	唐柳宗元
樂府古題序	唐元稹
注孫子序	唐杜牧
河岳英靈集序	唐殷璠
又元集序	唐韋莊
文粹序	宋姚鉉
梅聖俞注孫子後序	宋歐陽修
集古目錄序	宋歐陽修
戰國策目錄序	宋曾鞏
說苑目錄序	宋曾鞏



新序目錄序	宋曾鞏
列女傳目錄序	宋曾鞏
徐幹中論目錄序	宋曾鞏
古今家誠序	宋蘇轍
新校楚辭序	宋黃伯思
離騷新序	宋晁補之
楚辭集注序	宋朱熹
樂府類編後序	元吳萊
夏少正集解序	明王禕
漢七略序	明王禕
古樂府詩類編序	明胡翰
唐詩品彙序	明高棅
文山詩史序	明劉定之
陸賈新語序	明錢福
刻戰國策序	明李夢陽
漢紀序	明何仲默
山海經後序	明楊慎
風雅逸篇序	明楊慎

五言律祖序	明楊慎
石鼓文序	明楊慎
山東李氏書目序	明熊過
唐雅序	明何良俊
萬歷疏抄序	明李維楨
張中丞傳後序	唐韓愈
高士傳序	宋陳亮
中興遺傳序	宋陳亮
劉氏傳忠錄後序	宋真德秀
文丞相傳序	元許有壬
桂巖集序	明楊士奇
忠節錄後序	明李東陽
忠義集序	明何喬新
宋遺民錄序	明程敏政
金文靖公北征錄後序	明桑悅
劉朱子實紀序	明李夢陽
循吏私錄序	明唐龍
忠誠錄序	明崔銑

嘉興守楊公政蹟錄序	明李廷梧
待罪日記序	明侯一元
戚將軍紀效新書序	明王世貞
會試紀錄序 <small>試錄</small>	明宋濂
會試錄序	明薛瑄
山東鄉試錄序	明王守仁
嘉靖八年會試錄後序	明霍韜
會試錄後序	明張治
順天府鄉試錄序	明王維禎
四體書勢序 <small>書學</small>	晉衛恒
重修說文序	宋徐鉉
韻總序	宋歐陽修
字說序	宋王安石
六書攷序	元戴侗
鍾鼎篆韻序	元熊朋來
篆韻集抄序	明宋濂
重校漢隸字源序	明宋濂
六書本義序	明徐一夔

篆書考正辨偽序	明方孝孺
六書精蘊序	明魏校
六書索隱序	明楊慎
轉注古音畧序	明楊慎
本草考異序 <small>方技</small>	明唐宗
良方序	宋沈括
傷寒會要序	元元好問
太古正音序	明宋濂
醫家十四經發揮序	明宋濂
王氏數學畧要序	明胡翰
風水問答序	明胡翰
牡丹記序	宋蘇軾
茶經序	宋陳師道
肅音後序	明唐寅
畫史序	明劉鳳
文陶淵明文集序	梁蕭統
王文憲集序	梁任昉
東臯子集序	唐呂才

唐金紫光祿大夫禮部尚書上柱國贈尚書右丞相	唐金紫光祿大夫禮部尚書上柱國贈尚書右丞相
許國文憲公蘇頲文集序	唐韓休
贈尚書右僕射孫逖文集序	唐顏真卿
唐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	唐盧藏用
尚書崔孝公文集序	唐李華
唐楊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	唐李華
左補闕安芝望甫冉集序	唐獨孤及
趙郡李華中集序	唐獨孤及
孟浩然集序	唐王士源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四
贈太傅常山文貞公崔祐甫文集序	唐權德輿
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贄翰苑集序	唐權德輿
唐御史大夫贈司徒贊皇文獻公李栖筠文集序	唐權德輿
唐丞相鄴侯李泌文集序	唐梁肅
唐左補闕翰前集序	唐梁肅

毗陵集後序	唐梁肅
荆潭唱和詩序	唐韓愈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唐韓愈
唐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後序	唐柳宗元
唐中書侍郎平章事韋處厚文集序	唐劉禹錫
禮部員外郎柳宗元文集序	唐劉禹錫
唐衡州刺史呂溫文集序	唐劉禹錫
唐釋靈澈上人文集序	唐劉禹錫
唐丞相太尉衡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	十五
白氏長慶集序	唐鄭亞
集昌黎文序	唐元稹
唐太常寺奉禮郎李賀歌詩集序	唐李漢
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	唐杜牧
樊川文集後序	唐陸希聲
題柳柳州集後序	唐裴鉞
諫垣序彙序	唐司空圖
尹師魯河南集序	宋韓琦
	宋范仲淹

伊川擊壤集序	宋邵雍
內制集序	宋歐陽修
外制集序	宋歐陽修
梅聖俞詩集序	宋歐陽修
書梅聖俞集後	宋歐陽修
蘇氏文集序	宋歐陽修
江鄰幾文集序	宋歐陽修
廖氏文集序	宋歐陽修
釋秘演詩集序	宋歐陽修
十六	
釋惟儼文集序	宋歐陽修
續思穎詩序	宋歐陽修
先大夫集後序	宋曾鞏
范貫之奏議後序	宋曾鞏
王子直文集序	宋曾鞏
王深父文集序	宋曾鞏
田表聖奏議序	宋蘇軾
范文正公文集序	宋蘇軾
六一居士集序	宋蘇軾

樂全先生文集序	宋蘇軾
鳧繹先生詩集序	宋蘇軾
晁君成詩集序	宋蘇軾
王定國詩集序	宋蘇軾
南行前集序	宋蘇軾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宋蘇軾
集策序	宋秦觀
王平甫文集後序	宋陳師道
鄒公侍郎奏議序	宋楊時
十七	
師伯渾文集序	宋陸游
王梅溪文集序	宋朱熹
李公奏議後序	宋朱熹
張南軒文集序	宋朱熹
向薌林文集序	宋朱熹
指南錄自序	宋文天祥
指南錄後序	宋文天祥
楊紫陽文集序	元趙復
南昌劉應文文集序	元虞集



郁離子序	明徐一夔
九靈山房集序	明桂彥良
張彥輝文集序	明方孝孺
觀樂生詩集序	明方孝孺
麟谿集序	明張統
潛谿續文粹序	明樓璉
遜志齋集序	明林右
虛舟集序	明解縉
顧景中詩集序	明解縉
省愆集序	明黃淮
建安楊公文集序	明王直
東里續集序	明李時勉
劉忠愍公文集序	明彭時
重陂誠意伯文集序	明楊守陳
呆齋先生文集序	明李東陽
認真子詩集序	明陳獻章
夕陽齋詩集後序	明陳獻章
李文溪文集序	明陳獻章

陶學士先生文集序	明費宏
卯先生文集序	明程敏政
孫可之集序	明王鏊
余肅敏公奏議序	明楊廷和
重刻遺山先生集序	明儲巖
晞髮集引	明儲巖
鄒立齋遺稿序	明張吉
懷麓堂文集後序	明靳青
餘冬序錄序	明何孟春
陳思王集序	明李夢陽
詩集自序	明李夢陽
熊士選詩序	明李夢陽
林公詩序	明李夢陽
謝文肅公文集序	明顧璘
大師端毅王公奏議序	明王九思
海叟集序	明何景明
刻置爰子集序	明林時
梓溪文集序	明黃佐

讀書園稿序	明高叔嗣
任宮坊集序	明歐陽德
曾南豐文粹序	明王慎中
唐荆川文集序	明王慎中
丁戊山人詩集序	明王慎中
五子詩集序	明王慎中
虞山泰議序	明王慎中
陳少華詩集序	明王慎中
解學士文集序	明羅洪先
重刻一峯先生集序	明羅洪先
董中峰侍郎文集序	明唐順之
蘇門集序	明陳束
塞上曲序	明李開先
夢澤集序	明皇甫汈
陳石岡集序	明皇甫汈
王氏存笥稿序	明孫陞
青霞先生文集序	明茅坤
袁永之集序	明朱曰藩

胡子衡齋序	明王世貞
何大復集序	明王世貞
宗子相集序	明王世貞
胡元瑞綠蘿館詩集序	明王世貞
胡荅酒集序	明吳國倫
玉巖先生文集序	明歸有光
山齋先生文集序	明歸有光
戴楚望集序	明歸有光
項思克文集序	明歸有光
金輿山房稿後序	明于慎行
簡遠堂近詩序	明鍾惺
贈錢張尚書赴朔方序	唐賈曾
送鄭尚書權序	唐韓愈
送許郢州序	唐韓愈
贈崔復州序	唐韓愈
送幽州李端公序	唐韓愈
送嚴員外序	唐韓愈
送楊少尹序	唐韓愈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唐韓愈
贈張童子序	唐韓愈
送竇從事序	唐韓愈
送石處士序	唐韓愈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唐韓愈
送陸欽州詩序	唐韓愈
送孟東野序	唐韓愈
送董邵南序	唐韓愈
送王秀才序	唐韓愈
送王秀才序	六
送王秀才序	唐韓愈
送齊暉下第序	唐韓愈
送區冊序	唐韓愈
送李愿歸盤谷序	唐韓愈
送廖道士序	唐韓愈
送文暢序	唐韓愈
送高閑上人序	唐韓愈
送薛存義之任序	唐柳宗元
送徐從事北遊序	唐柳宗元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唐柳宗元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唐柳宗元
送僧浩初序	唐柳宗元
送建安郡守之任序	唐盛均
送簡師序	唐皇甫湜
送薛處士序	唐杜牧
送楊冥序	宋歐陽修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宋歐陽修
送王陶序	宋歐陽修
送徐無黨南歸序	七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宋歐陽修
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宋歐陽修
送楊鬱林序	宋劉敞
送湖南某使君序	宋劉敞
送張總之温州司理序	宋蔡襄
送陳并之序	宋王安石
送孫正之序	宋王安石
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	宋蘇洵



送江任序	宋曾鞏
送蔡元振序	宋曾鞏
送趙宏序	宋曾鞏
送李林叔知柳州序	宋曾鞏
送周屯田序	宋曾鞏
贈蔡安二生序	宋曾鞏
送入序	宋蘇軾
送焦千之序	宋劉攽
送寧端叔赴定州序	宋張耒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宋張耒
送田承君序	宋鄒浩
序江漢先生宛生	元姚燧
送暢純甫序	元姚燧
送姚嗣輝序	元姚燧
別趙子昂序	元吳澄
送喻秀才序	元何中
送李擴序	元虞集
送彰德路經歷韓君叙	元虞集

送曲阜廟學管勾簡君序	元歐陽元
送慈溪沈教諭詩序	元黃潛
送魏知府起潛復任東昌序	明宋濂
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明宋濂
送陶九成辭官歸華亭序	明宋濂
送國子正蘇君還金華山中序	明宋濂
送翁好古教授廣州序	明宋濂
送東陽馬生序	明宋濂
送戴原禮還浦陽序	明宋濂
贈醫師賈某序	明宋濂
送高生序	明劉基
送金華尹徐君序	明王禕
送鄭仲宗序	明王禕
送保公琬先生歸番陽序	明趙訪
贈徐大章序	明梁寅
送朱先生赴京考禮序	明謝肅
贈鄭顯則序	明方希古
贈郭士淵序	明方孝孺

贈王仲縉序	明方孝孺
送年元亮趙士賢歸省序	明方孝孺
送凌君入太學序	明方孝孺
送陳克彬歸臨江序	明王叔英
送李永懷歸東平序	明楊士奇
贈醫士陳明道序	明楊士奇
贈太學生石大用詩序	明陳敬宗
贈吳先生還家序	明李賢
送閩憲副何廷秀序	明楊守陳
贈段可久宰福山序	明邱濬
送林黃門使滿剌加國序	明邱濬
送楊太守序	明張寧
送李世卿還嘉魚序	明陳獻章
送張進士廷實還京序	明陳獻章
送陳僉事夢祥歸序	明羅倫
送劉祭酒之南京序	明王鏊
贈方松厓序	明林俊
送喬白巖北上詩序	明王雲鳳

贈太史羅先生序	明邵寶
送郭君知上海縣序	明羅玘
送熊君芳績還苑化序	明羅玘
送虞部郎中王君天申歸永豐詩序	明羅玘
送僉事陳君湖提學序	明羅玘
送憲副張君之陝西序	明羅玘
送劉君知豐城序	明羅玘
送李君知華亭縣序	明羅玘
送艾典術歸隴州序	明羅玘
送太守王君之任鳳翔序	明楊廉
贈李九江序	明李夢陽
送馬布雲歸序	明李夢陽
兵部尚書華容劉公序	明李夢陽
贈郭侯序	明李夢陽
贈呂涇野先生序	明顧璘
送魯司業序	明王九思
送駱蘊良潮州太守序	明王守仁
送宗伯喬白巖序	明王守仁

送馬民部先生凱旋序	明朱應登
送朱升之序	明康海
送周子令宣城序	明何景明
與朱升之叙別	明徐禎卿
食事顧若溪平寇叙	明鄭善夫
送余子華叙	明張邦奇
贈高令序	明崔銑
孫太史歸省詩序	明崔銑
送張子行之食憲陝西序	明姚涞
代撫序	明廖道南
贈陶滙溪濯戶部序	明歐陽德
贈郡倅常公序	明陸燦
送司寇唐公歸養序	明屠應峻
送給事陳君使琉球序	明屠應峻
送參議陳公之官廣西序	明田汝成
送江西憲伯汪西潭之任序	明王慎中
別章君美中之齊河序	明王慎中
送程龍峰郡博致仕序	明王慎中

送都指揮使俞君志輔序	明王慎中
送開寂海上人序	明王慎中
贈竹嶼呂通判還鄉序	明唐順之
送邑令李龍岡權戶部主事序	明唐順之
贈何沈兩公歸蜀廣序	明唐順之
送太平守江君序	明唐順之
送彭通判致仁序	明唐順之
送第上人度海謁觀音大士序	明唐順之
贈王晉叔兵備平陽序	明熊過
贈朱瑞州子羽詩序	明熊過
送林君子石守南安序	明熊過
寄贈同野李先之序	明趙貞吉
贈唐大夫幼貞出守廣平序	明趙貞吉
贈南京文選主事楊朋石陞祠祭副郎序	明趙貞吉
送大司馬鳳泉先生歸宜陽序	明王維禎
贈大中丞須野張公巡撫貴州序	明王維禎
送柳濱先生赴平涼苑馬寺序	明王維禎

贈濟南太守項君序	明王維楨
贈監察御史濯溪閻公還朝序	明王維楨
豫內篇贈秋巖戴子之保州序	明王維楨
贈少司徒芹山先生考滿序	明王維楨
送清浪鐵泰將序	明喬世寧
贈陳同楚守荊州序	明侯一元
送朱縣丞赴允溪序	明沈鍊
送別駕滋瀾劉君考績序	明沈鍊
贈吳宣府序	明徐渭
十四	
送大司空朱公新河成還朝序	明李攀龍
送中丞陳公撫填河西序	明李攀龍
送王中丞督理河道序	明李攀龍
送王元美按青州序	明李攀龍
送袁履善郎中獻獄廣西序	明李攀龍
送協理戎政大中丞二華譚公還朝序	明殷士儋
贈袁太守入覲奏績序	明張居正
贈袁抑之給事遷福廷按察僉事序	明王世貞

贈穆太公序	明王世貞
送趙汝師太史還朝序	明王世貞
大將軍戚長公應詔京師序	明汪道昆
贈建州楊使君序	明吳國倫
贈憲長葛厓周公入粵序	明宗臣
劉先生轉官序	明徐獻忠
送計博士序	明歸有光
送孟與時任成都司理序	明歸有光
送周給事興叔北上序	明歸有光
十五	
送顧太僕致政南還序	明歸有光
送熊分司之任滇南序	明歸有光
送狄承式青田教諭序	明歸有光
送龍陽丁聘之之任平湖序	明歸有光
贈同郡六子序	明許孚遠
送薛青雷都諫出泰藩序	明馮琦
命恩御賜甘露漿詩序	明宋濂
郊裡慶成詩序	明宋濂
瑞應歌辭序	明解縉

陪祀方邱應制詩序	明劉崧
遊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宋顏延年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齊王融
賜遊西苑詩序	明楊士奇
冒雨尋菊序	唐駱賓王
南溪白龍洞序	唐李渤
愚溪詩序	唐柳宗元
遊大林寺序	唐白居易
三高亭序	宋范成大
十六	
李冬下旬詒宴薛王山池序	唐張說
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學士張說上賜讌序	
洛陽耆英會序	唐張九齡
牡丹會詩序	宋司馬光
壯丹會詩序	明劉基
詠題石鼎聯句詩序	唐韓愈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	唐杜甫
七愛詩序	唐皮日休
源溪詩序	宋黃庭堅

正氣歌序	宋文天祥
旌美序贈禮	宋司馬光
蔡孝子詩序	元虞集
呂氏孝感詩序	明宋濂
上虞孝女朱娥詩序	明唐肅
芝軒詩序	明胡儼
美靖遠伯王公征南功成詩序	明王直
譚節婦詩序	明羅倫
裴母周氏貞節序	明王慎中
十七	
集張節婦冊頁詩文序	明楊繼盛
王義士序	明張時徹
祝賀監察御史明君考最序	明羅紀
大廷尉魏公淺齋考績序	明歐陽德
賀御史大夫遷左司馬崑崙張公平難峻遷序	明王世貞
壽介菴王先生九十序	明儲燿
壽彭翁彥寬八十序	明羅紀
南園翁九十序	明李夢陽

壽湯雲谷序	明王守仁
壽大中丞見素林公序	明文徵明
翰林文先生八十壽序	明陸釐
壽蕭先生序	明余文獻
奉賀少師元輔華亭徐公壽序	明王世貞
大司寇景山錢公七十序	明王世貞
壽戚大將軍序	明王世貞
壽李于麟母太夫人序	明王世貞
孫太夫人九十壽序	明許應元
壽宮傅王公七十序	明申時行
賀太宰夢山楊先生九十存問序	明于慎行
王孟夙母魏孀人六十序	明歸子慕
畫捕魚圖序	宋晁補之
莊周夢蝶圖序	元劉因
李平章畫像序	元姚燧
萬木圖序	明楊士奇
杏園雅集圖後序	明楊榮
甲申十同年圖詩序	明李東陽

長養氣俞先生輓卷序	明羅玘
柏溪君泉序	明李夢陽
物器觀石山彈琴序	唐梁肅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唐韓愈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宋曹鞏
序碁	唐柳宗元
序飲	唐柳宗元
仁宗御書後序	宋陳師道

歷代王言總

命

諭告

詔

勅

冊文

璽書

敕文

德音文

制

詰

批答

御札

祭告文

諭祭文

玉牒文

鐵券文

制策文

國書

誓

令

教

歷代王言一

命

諭告

詔

命

文體明辨云按朱子云命猶令也字書大曰命小曰令此命令之別也上古王言同稱爲命或以命官如書說命同命是也或以封爵如書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是也或以勝職如書畢命是也或以錫賚如書文侯之命是也或傳遺詔如書顧命是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唐而下則以策書封爵制誥命官而命之名亡矣然周文之見於左傳者猶存故首錄之以備一體



賜齊侯命 靈公

周靈王

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祚大  
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  
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  
命

諭告

文體明辨曰按字書云諭曉也告命也以上勅下  
之辭商周之書未有此體至春秋內外傳始載周  
天子諭告諸侯及列國往來相告之辭然皆使人  
傳言不暇書翰故今不錄而採漢人之作以爲式

入關告諭

漢高祖

漢元年十一月召諸縣豪傑云云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  
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  
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也按按次第餘悉除去秦法吏  
民皆按堵如故按按次第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  
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  
要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按告諭  
之語財  
百餘言而暴秦之弊為之一洗  
所謂當時而降民大說者也

為義帝發喪告諸侯

漢高祖

二年三月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云云漢王曰善於  
是云云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  
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編素悉發關中兵收三  
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按此率諸侯王擊楚而曰願從諸侯王所擊者  
項羽而曰楚之殺義帝者猶有左氏辭命遠意

告廬江太守東平相

漢章帝補

議郎鄭均秉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  
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毛義躬履進讓比徵  
辭病渴潔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乎章歟有常吉哉  
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  
茲異行

諭金陵父老

明太祖

元夫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吾率衆至  
此爲民除亂耳汝宜各守職業毋懷疑思賢人君子  
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爲  
汝除之

申諭北征將佐徐常等

明太祖

朕與卿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天監在茲朕不敢怠故命卿等北征廓清中原拯民難苦昔元起沙漠入主中國子孫怠荒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寇仇肆行屠戮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以爲戒克城之日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民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者必罰無赦

諭勉羣臣

明太祖

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厲自勉待旦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卽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違行者卽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畏天命不敢故耳朕言及此者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隳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爲勉朕無憂矣

歷代王言二

詔

勅

詔

文體明辨云按劉勰云若軒轅唐虞同稱爲命至  
三代始無詰誓而稱之今見於書者是也秦并天  
下改命曰制令曰詔於是詔興焉漢初定命四品  
其三曰詔後世因之夫詔者昭也告也古之詔詞  
皆用散文故能深厚爾雅感動乎人六朝而下文  
尚偶儷而詔亦用之然非獨用於詔也後代漸復  
古文而專以四六施之詔詰制勅表箋簡啟等類  
則失之矣然亦有用散文者不可謂古法盡廢也

祠祭詔

漢高祖

郊祀志漢二年東擊項籍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迺待我而具五也迺立黑帝祠名曰北畤縣為公社下詔云後五太祝太牢如其故儀禮因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常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令諸吏善遇高爵詔

漢高祖

五月詔略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後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誹謗者各罰一爵氏以爵賜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又曰云云

士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徙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人上謂天子其父立吏前曾不為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也當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爵行與之行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也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廉察也字本

尊太公曰太上皇詔

漢高祖

五年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心善家令言五月詔云云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太上皇極尊之稱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國

政故不言帝

獄讞詔

漢高祖

七年制詔御史

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當謂處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刑法志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云云自此以後獄刑益詳近於五龍三有之意矣

定口賦詔

漢高祖

十一年二月

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程法也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求賢詔

漢高祖

十一年二月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都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中執法中並也愚謂此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即守自往勸遣詣相國府署行義耳有而弗言覺免耳免老癯病勿遣按高紀詔凡十五六直書其事故也十二年三月之詔其辭雖文至謂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非王者罪已之言故不錄後此



議犯法相坐詔

漢文帝

按文帝元年十月即除十二月下此詔蓋即位後  
第二詔也班氏載於刑法志而史記書之本紀太  
史公書其高景二紀皆不書獨文帝此詔皆  
稱上曰以其出於帝之實意故也然則山東老  
廢扶杖聽詔願見德化  
之成其可以空言動耶

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  
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  
議然其法志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  
魚然其大辟尚有死三族之令高后元年乃除三  
族之罪孝文二年又詔坐相卿史云云左右丞相同  
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  
使重犯法也臣恐以為如朕聞之法正則民慙罪當  
其故使文帝復曰云云

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  
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未見  
其便宜熟計之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感德臣等所  
不及謹奉詔書  
除收律相坐法

答有司請建太子詔

漢文帝

元年正月有司請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詔云云  
本文無答字今增之後敘此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敢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恩志  
也朕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嬪天下  
焉而曰祿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  
有司曰祿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  
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問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  
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  
宜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  
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  
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  
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按上曰  
以下疑是而論有司之語有司固請乃以子啟為太  
建白文帝之謙陳皆可為世法

議振貸及養老詔

漢文帝

三月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陷於死亡而莫之省憂音天音屋音起音也音從音其音並通音通音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音振音起音也音從音其音非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粟當受衛者音粟音給音也音當音或音以陳粟宜獨養老之意哉其為令音有司音請金縣道音年八上以

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三尺絮三斤賜物音及當粟當米者長吏閱視至若封致下滿九十者夫令吏致二千石通都吏循行不稱音者督之刑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令列侯之國詔

漢文帝

二年十月

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歡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賞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音為吏音謂為卿大夫明所音十一月詔曰前日遣列侯之國或辭音未行音丞相就國音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音侯勃免丞相就國音朕

日食詔

漢文帝

十月

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  
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延十一月晦日有食之  
通讀曰見於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  
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  
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  
明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  
不及均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  
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  
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  
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大僕  
見馬遺財足遺當也今當減當餘皆以給傳置傳張  
置者置驛  
傳之所

除誹謗法詔

漢文帝

五月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  
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詬言之罪高后元年除誹謗  
詬言之罪是中間曾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  
聞過失也將何以求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說誑  
上以相約而後相謾謾數也初爲要約共行詭譎後  
者便又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  
民之愚無知抵死也抵觸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  
者勿聽治

勸農詔

漢文帝

是年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其間籍田朕親率耕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持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  
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率羣臣農以勸之  
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按此議起於賈誼詳見後

勸農詔

漢文帝

十二年二月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野  
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  
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  
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  
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稅之半

明六年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墮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洽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民今年稅之半

按此議起於魏謩詳見後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負詔

漢文帝

十二年二月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康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康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負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除肉刑詔

漢文帝

五月刑法志云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連繫長安其少女緹縈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書奏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黜刑二刑左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得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外有年而免其爲令丞相張敖御史大夫馮遂奏言云云制曰可

增祀無祈詔

漢文帝

十四年春

朕獲執犧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  
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  
諸祀壇場珪幣皆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  
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  
釐音皆歸福于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  
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  
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按十三年夏詔曰蓋聞天

百官之非皆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  
之不德朕甚不敢其除之文帝過則自歸福則與  
周古帝王

議佐百姓詔

漢文帝

後元年三月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恐  
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  
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  
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  
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  
益度謂計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  
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不謂

之為酒醪以糜穀者多音糜散也六畜之食焉者衆與  
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又於仲其與巫祠列侯吏二  
千萬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  
隱

與匈奴和親詔

漢文帝

後三年六月

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戎曰四荒封圻之內勤勞不處亦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復安居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吾不德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轍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以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遺詔

漢文帝

七年夏六月帝崩於未央宮

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曰始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神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於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道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休養於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或帝自言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嘉為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為可嘉耳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漢語音跳徒跳也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臨以下謂下級也服大紅十五日小

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也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織細布  
禮何謂以日易月乎周他不在令者皆以此令此率意為之非有取于周  
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  
所改○按文帝此詔乃短喪之始也然本文蓋為史  
帝無遺詔景武以後亦不復有蓋特出帝意而非故  
事也觀其辭非知死生之說者不能執謂帝不知學乎

立孝文廟樂舞詔

漢景帝

元年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  
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耐直救秦武德文  
始五行之舞孝惠廟耐秦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  
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  
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耆欲不受獻罪人不孥刑不  
子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官刑出美人重絕人之  
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

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  
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  
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千萬  
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  
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  
天子宜世世歲祖宗之廟廟請宜布天下制曰可



從民寬大詔

漢景帝

元年正月

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  
饑隳無所農桑繫畜饑謂饑饉也饑謂饑饉也或地  
饑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從其議民欲從寬大地  
者聽之

頒繫老幼等詔

漢景帝

三年

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  
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  
當鞠繫者頒繫之頒讀曰容寬客之不控桎按刑法  
四年又詔諸年八十非經告殺傷人他皆勿生至成  
帝鴻嘉元年定令年八十非經告殺傷人他皆勿生至成  
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而便民者也  
既之人此皆法全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

獄獄詔

漢景帝

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獄有司有司  
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獄而後不當獄者不為失欲  
令治獄者務先寬假今獄人訖其理不當

令二千石修職詔

漢景帝

後四年四月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紅功  
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  
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  
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天下務  
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眾毋暴寡老者  
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  
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  
年食苗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姦法作姦也與盜  
根姦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  
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禁采黃金珠玉詔

漢景帝

三年正月

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賤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爲  
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  
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  
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爲盜二千石聽者與同  
罪

復高年子孫詔

漢武帝

建元元年四月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  
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  
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廵公事內乏資財是以  
孝心闕然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  
粟以爲糜鬻之六反爲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  
事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漢武帝

元朔元年十一月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  
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  
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旋耆老加  
者老之人復孝敬遜豪俊講文學稽叅政事祈進民  
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閭郡而  
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  
二千百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  
勵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  
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  
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  
謂之賢三適謂之有功加九錫不貢士一則  
附上下方則與國無益矣夫附下罔上者死  
而不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也今詔書昭先  
帝聖德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俗也不  
舉孝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封丞相宏詔

漢武帝

元朔三年十一月宏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帝以  
列侯為丞相惟宏無爵於是下詔封

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  
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復爵  
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城之平津  
鄉六百五十戶封丞相宏為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  
也始

報公孫宏詔

漢武帝

元朔三年十一月

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禍右武未有易此  
者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  
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  
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上書歸侯乞骸  
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存精神止念慮  
輔助醫藥以自持

令禮官勸學詔

漢武帝

五年六月

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  
禮壞樂崩朕甚憫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方道也  
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  
為天下先而舉禮樂之元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  
黨之化以厲賢材焉丞相宏請為博士置弟子員學者益廣焉

遣謁者巡行詔

漢武帝

元狩元年四月

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蓋君  
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惜但日者淮南衡山  
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篡弑休請音  
如成亥之戌非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  
為虐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家夫  
老耗孤寡鰥獨或匱於衣食甚憐閔焉其遣謁者巡  
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帛  
人五疋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  
鰥寡孤獨帛人三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  
寬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即賜無贅聚即就也各遣就其所居而賜之  
切會聚也

遣博士循行詔

漢武帝

元狩六年六月

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農傷而末衆又禁蕪井之塗  
故改幣以約之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音  
有餘而山海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  
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橋  
度吏同乘執以侵蒸庶耶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  
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  
者貸與之論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  
請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  
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及寬失職姦猾為害野  
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為便者上丞相御史以  
聞被食賢志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錢以與  
利而諸大等之出亦為舉兼并之徒是時張湯方  
用事蓋其所建請也而此詔乃以存問鰥寡舉獨行  
為之辭豈其誠哉存此以見武帝詔令大抵出於空  
文非高文也

遣博士循行詔

漢武帝

元鼎二年九月

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為豐耳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廼隆冬至朕懼其飢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已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危者具舉以聞

察茂材異等詔

漢武帝

元封五年名臣文武欲盡詔云云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蹏蹏也奔蹏謂乘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謂之則奔蹏則蹏人也或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謂之則奔蹏則蹏人也或夫泛駕之馬跖蹠之士亦在御之而已言覆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止田輪臺等詔

漢武帝

西域傳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  
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感師  
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  
都尉桑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來搜粟  
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五國與中國同時  
溫和田是利可益通溝渠種五國與中國同時  
勿國少雖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  
分發各舉國地通利為利為利為利為利為利  
張掖河泉遠弱假司馬為斥候校尉使以東置  
同騎置以聞田威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散  
考詣田所就畜積為本業並懸田積穀列亭連  
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焉源為便臣謹昧死請上  
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云云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十錢也三

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而於車師  
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開陵侯曰危須尉犁樓  
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  
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  
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音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  
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  
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  
掖不甚遠然尚所苦甚眾所苦言前後離羣者朕之  
不明以軍候宏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

言秦人我匈奴若馬與也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  
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  
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廼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  
史二千石諸大夫即為文學者廼至郡屬國都尉咸  
忠趙破奴等皆以自縛其馬不詳甚哉或以為欲  
以見疆示也顯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  
在九五其辭曰枯楊生華何可久匈奴敗公車方士  
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著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  
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朔山必克行將謂遠

朔山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朔山詔之  
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候者言  
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土以  
詛軍單于遣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  
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  
饑渴失一狼走千羊廼者貳師敗漢軍士死畧離散  
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  
下非所以擾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  
囚徒送匈奴使者明討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



為也知為大鴻臚不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  
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開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  
以皮肉為利卒苦而漢火之失亦上集不得有言違塞  
逃亡之人而王者不禁又長吏利于皮肉多使障候  
之卒獵獸故今邊塞未正開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  
集所上之書不後降者來若捕生口知後有上  
降者來及捕生口知後有上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  
修馬復令以馬復免徭賦也以補關母乏武備而已郡國  
二千石各上進富馬方畧邊狀與計對按此武帝時  
明封侯賞以報念四帝志成氣壯時聞羣臣此請  
必覽然行之矣更變知難乃始悔艾時市之商已六  
十九雖徒我勿早然漢家社稷幾危而復安實有賴  
焉方諸呂刑秦世益封其相為富氏侯下詔曰武  
帝之務在于力農以趙過為搜泉都尉過能為代四  
一悔二則歲代處故曰代古法也即此時事云餘  
見而域傳贊

令民毋出田租等詔  
始元二年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秋八月詔  
云云  
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  
民出今年田租四年秋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困於  
上勿出諸給事中都官者且減之元陽二月六月詔  
曰朕聞百姓未給前年咸清三百萬石頗省與馬  
口或三輔太常郎得以數眾當賦三年春正月詔曰  
其止四年無漕三年以前所振貸倉廩使者振周之  
違三輔太常郎得以數眾當賦三年春正月詔曰  
官或外錄耕桑者益眾而百姓未給朕甚愍焉  
其減口賦賦有司奏請減付三上計之按是時霍光  
用事復修元之政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而詔解又  
元簡贊可尚不事空文若有其事而無其辭者如始  
元年所遣故廷尉平等五人特節行即國舉賢良問  
民下所疾苦寬失職者二年三月振貸種食五年夏罷  
天下亭毋苦及馬弩關六年二月議罷鹽鐵推詔秋  
七月罷權詔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元鳳四年春正月  
詔毋收四年五年口賦三年以前通更賦未入者皆  
親收凡此皆與民休息之事也  
觀相之所除奏者其殆此乎

議孝武廟樂詔

漢宣帝

本始二年五月

朕以渺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  
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民荒昆明南越百蠻鄉  
風歎塞來亭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  
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  
而廟樂未稱其奏有司奏請宜加尊號六月庚午尊  
孝武廟為世宗廟奏咸德文始五  
行之舞天  
下世世獻

置廷平詔

漢宣帝

刑法志云武帝時張湯趙主議所從陷則予死比宣  
帝自為市所欲活則傳主議所從陷則予死比宣  
詔有在問問而知其若此及即位廷史路溫舒上  
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上深怒  
焉乃下詔云云

間者吏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  
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  
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  
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  
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  
秋後請獻上常幸宣室齊  
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

地震詔

漢宣帝

四年三月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

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託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延考地震北海瑯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輔朕之不逮毋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大赦天下以上以宗廟

服避正殿五日按漢自文帝日食下詔之後雖為故常不皆出於誠意此後非他有闕舉者不悉錄

嘉霍光詔

漢宣帝

地節二年三月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率三公諸侯九卿定萬世策以安宗廟天下蒸庶咸以安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毋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是時光薨

爵王成詔

漢宣帝

三年三月

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  
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急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  
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後詔使丞相御史  
問郡國上計長吏  
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  
日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

有喪者勿繇事詔

漢宣帝

四年二月

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豪經凶災而吏繇  
事使不得葬後使事謂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  
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歆送終盡其子  
道

子首匿父母等勿生詔

漢宣帝

五月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也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減鹽賈及歲上繫囚詔

漢宣帝

九月

朕惟百姓失職不瞻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聞之今年郡國頗被水災已振貸鹽民之食而賈咸貴衆庶重困其減天下鹽賈又曰令甲死者不可生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若今之第一篇第二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瘞死獄中瘞音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瘞死者所坐各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凡言殿最者殿後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凡要

博舉吏民詔

漢宣帝

元康元年八月

朕不明六藝鬱于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  
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  
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按宣帝此詔最為知本然  
未聞當時有能舉其人以  
副上意者惜哉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漢宣帝

二年五月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  
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  
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析分也謂分破律條妄  
生端緒以出入人罪  
增解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  
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  
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厨傳稱過使  
客厨厨飲食傳謂舍使人賓客來越職踰法以取  
其意而違之過者過度之過

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  
疾疫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封海昏侯詔

漢宣帝

二年

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昆繫而不殊明也殊  
於仁恩不殊絕也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食邑四千戶

令八十以上非誣告等勿坐詔 漢宣帝

四年五月

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一作逆亂  
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  
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遣  
大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  
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利法志曰景帝三  
歲以下當繫者歲以下當繫者領繫之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云  
云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十歲賊開傷人及  
犯殊死者犯殊死者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九

報張安世詔

漢宣帝

將軍年老被病朕甚聞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  
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  
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  
彊餐食近鑿藥專精神以輔天年

親奉祀詔

漢宣帝

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  
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  
戒親奉祀爲百姓蒙嘉氣獲豐年



益小吏祿詔

漢宣帝

神爵三年八月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  
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斛若食一  
斗五

褒黃霸詔

漢宣帝

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貞婦順  
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贈助貧  
窮獄或八耳亡重罪囚吏民鄉於教化興於行誼可  
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關內侯黃  
金百斤秩中二千石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  
皆以差賜爵及帛

郡國等勿行苛政

漢宣帝

五鳳二年八月

夫婦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十石或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尊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

客禮待單于詔

漢宣帝

甘露二年十二月

蓋聞五帝三王禮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臣朝正月朕之下逮德不能宏覆其以客禮待之位按此蕭望之議也事見後在諸侯王上

戒不禁姦邪詔

漢宣帝

黃龍元年正月

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典直各當其所是以  
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數中  
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  
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  
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  
此豈不繆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  
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

欺諛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  
卒徒自給者皆止先是武帝以用度不足或奉使求  
或自給於是姦吏緣以為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  
之使真偽相亂龍初執知治雖始務行寬大今玩  
其辭意正謂吏不禁姦邪加嚴耳非真務行寬大也  
簿之欺諛非實者乃是欺加嚴耳非真務行寬大也

議律令詔

漢元帝

刑志云宣帝置廷平獄刑號為平矣時鄭昌上  
疏言不若刑定律令宣帝未及修正元帝初立乃  
下詔云云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  
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  
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  
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王成帝河平中復下詔蠲減  
然易知條奏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才不能周時廣  
宣主恩建立明制為一代之法而使鉤無微細毛舉  
數事以塞詔而已是以大議不立遂以至今按文氏  
之說如此則元成雖有此詔徒文具而無施行之實  
耳

宮館希御者勿治詔

漢元帝

間者陰陽不調黎民饑寒無以保治維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帝自諫言不足充其今諸宮館希御幸勿繕治大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按元帝詔令為民而下者甚眾然蔡顯用事朝無善政豈能使民實被上澤今特具一二不盡錄也

罷擊珠屋詔

漢元帝

珠屋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也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達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屋郡民有慕義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其  
見後實捐之議

報貢禹詔

漢元帝

初元二三年間

朕以生有伯夷之廉文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  
攀攀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  
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豈意有所恨與將在位者  
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敬誦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  
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  
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體舒慎疾以  
自輔

賜蕭望之爵邑詔

漢元帝

宣帝疾太子太傅望之受遺詔為前將軍輔政上  
即位數宴見言事十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奏  
望之等明當請諸者召致廷尉免為庶人後數月  
制詔御史云云

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  
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給事  
中朝朔望坐次將軍上書詔望之前事恭顯等白望  
之教子工書歸非於上勅召望之望之自親元帝無  
剛明之德故不能終全師傅之恩後世人主所當戒  
也

罷甘泉建章宮衛等詔

漢元帝

六月

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間者陰陽錯繆風雨不時  
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喻  
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聞焉永惟蒸庶之饑寒速離  
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  
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  
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  
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

於時言事者眾  
或進擢召見人

人自以  
得工意

條責丞相御史詔

漢元帝

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無光上以詔條責丞相  
於定國等

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氏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之  
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  
是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郎有水旱其憂  
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者不各以誠對毋有所  
諱

定國上書自劾歸侯印  
上賜安車駝馬報就第

議罷郡國廟詔

漢元帝

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必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即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耳永光四年乃下詔先罷郡國廟云

蓋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爲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  
初定遠方未賓固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  
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  
貊貢職久遵而而不定今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  
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  
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掾

元成等七十人皆曰宗廟在邠國者宜無修奏可詳見後章元

議廟禮詔

漢元帝

罪即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  
 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者親  
 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慄恐懼不敢  
 自頌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  
 士議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以爲高帝宜爲帝者  
 太祖之廟世世不毀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  
 親盡宜毀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爲孝武皇帝宜爲  
 帝者太宗之廟廷尉以爲孝武皇帝宜爲世宗之  
 廟諫大夫尹更始等以爲皇考廟上存於昭穆非  
 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云  
 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  
 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爲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  
 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爲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  
 動然羣臣繫庶靡不一意北面歸心循諫辭固讓而  
 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  
 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  
 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爲孝昭  
 皇帝後於義壹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  
 正禮儀元成等奏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奏可詳見後

初陵勿置縣邑詔

漢元帝

四年十月

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秦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議封甘延壽等詔

漢元帝

建昭四年春

匈奴郅支單于背約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勤師衆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冝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詔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瞻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恩遠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事見後劉向請封甘延壽等事中



赦天下詔

漢元帝

五年三月

蓋聞明王之治國也明好惡而定去就崇敬讓而民興行故法設而民不犯令施而民從今朕獲保宗廟統統業匪敢懈怠德薄明曉教化淺微傳不云乎百姓有過在于一人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三老孝弟力田帛又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證案與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救之

減死刑詔

漢成帝

河平中

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頗多有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夭絕亡辜豈不哀哉其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

議律已見元帝詔下

封丙吉後詔

漢成帝

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其功及霍氏誅上親政尚書事是時掖庭官婢則令氏夫上書自陳有阿保之功引使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渺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朕德茂焉時不云乎無德不報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吉亮子顯嗣有罪奪爵為關內侯成帝時修廢功以吉舊恩猶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云云

蓋開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

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

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

嗣故博陽侯奉吉後

憂郡國災異詔

漢成帝

鴻嘉四年正月

數敕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為災關東沉冗衆本業也其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憂之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資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以全活之恩稱朕意

罷昌陵詔

漢成帝

永始元年七月

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罷讀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封卓茂詔

漢光武

本傳卓茂為縣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大姓河南二十餘年皆被其惠獨不入縣界王莽秉政遷京都丞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更始立以茂為侍中徐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內謁見乃下詔云云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初建武之日卓茂斷斷小官無他庸能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之聘命優解重禮其與同燕之君表闕立館何異哉愚按而都之士以士節不厲故耳光武此舉所以洗其表猶吏之俗與禮義光周黨之意同或者乃謂此豈徒一循吏而已是不惟不知帝亦不知茂矣

議省刑法詔

漢光武

建武二年三月

頃獄多寃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

令中郎官等出繫囚詔

漢光武

五年五月

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寃抑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爲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

令郡國給粟高年等詔

漢光武

六年春正月

往歲水旱蝗蟲為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為百姓  
無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教者給粟高年鰥  
寡孤獨及篤癯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  
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省減吏員詔

漢光武

六月

大張官置吏所以為人者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  
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  
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  
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  
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日有食之詔

漢光武

十月

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彊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  
月告幽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內疚其心其敕公卿舉  
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僚並上封事無有隱諱有司修  
職奉行法度

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食之避正殿  
不聽事五日詔上書者不得言聖

三十稅一詔

漢光武

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已  
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景帝二年令民田租三十而  
稅一今依景帝故曰舊制

戒厚葬詔

漢光帝

世以厚葬爲德薄終爲鄙至於富者奢僭貧者單財  
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  
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

令大官勿受異味詔

漢光武

十三年正月

往年已敕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  
有祿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太  
官勿復受明敕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  
制





長吏皆無離城郭無迫之及用郵奏若是者皆不文彩而音自足蓋自昔方隆之時事從簡實故文炫不勝質及世之將敝則文勝而質衰矣此有國者當戒亦秉筆代言者所宜知也

報城宮詔

漢光武

本傳曰奴才自相分爭宮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應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耳與楊虛侯馬武上書云云詔報曰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時張良於下邳北

者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

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

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

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

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疆有其者安貪

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

息國無善政則自取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後欲遠

事遑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敵

尚疆而北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見者異詞傳聞

者異誠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領苟非其時

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違事

賜周黨帛詔

建武中微為議郎以病去職後被徵黨著短布單衣光武引見於而不詢自陳願守所志詔云云

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

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

匹

行養老禮詔

漢明帝

永平二年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云云按中元二年夏四月丙辰詔有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並涉洲水而無微濟之語說者謂漢詔多出於人主之手殆或然也丙辰詔今不載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元年初起明堂

辟雍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今

月元日十月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凡事五更安車輶

輪供綏執授侯王設贊公卿驥珍朕親袒割執爵而

酌三老五更皆取有首男若講師故三公人各養三老五更

行年耆高者三公一人為三老一人為五更

服絺紵大袍單衣皂舄中衣冠進賢杖王杖五

更亦如之春秋齊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

雍禮畢設坐於東廂導日除階三老五公天子

迎於門屏交拜導日除階三老五公天子

其於己禮太隆也公進爵醑亦如之明曰皆諸卿八

珍之類卿元注儀禮也珍謂有羞之屬即周禮八

珍之類卿元注儀禮也珍謂有羞之屬即周禮八

云酌也登堂而歌八佾具修萬舞於庭朕因薄德何以

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

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

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闕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

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

有司順時勸農詔

漢明帝

三年正月

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儀謂渾儀以銅為之置於靈臺王者正天文之器也度指日月星辰之行度也史官即大史掌天文之官也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此者水旱不節邊人食寡政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督農桑去其螟蛾以及螣賊詳刑慎罰明祭單辭單辭猶偏辭也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日食詔

漢明帝

八月

朕奉承祖業無有善政日月薄蝕彗孛見天水旱不節稼穡不成人無宿儲下生愁墊雖夙夜勤思而智能不逮楚莊無災以致恐懼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余歟此能求魯哀公大天不降譴魯哀公過於天必不迷疎矣今之動變倘尚可救有司勉絕不日食謹之何益哉思厥職以匡無德古者卿士獻詩百工箴諫其言事者靡有所諱

引咎詔

漢明帝

八年十月晦日有食之既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  
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為至謹人主含天光祿  
故君明聖人道德政則日月光明五星有度日明則  
道正不明則政亂故常戒以內勅厲日食皆象君之  
過退為盈縮當春秋撥亂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  
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  
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又曰羣僚  
所言皆朕之過人寬不能理吏黜不能禁而輕用人  
力結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皆應門失守開帷  
刺世之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應門  
雖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飛蓬隨風微子所歎  
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飛蓬隨風微子所歎  
儀法程式飛蓬而無所定謂之飛蓬永覽前戒昧然  
飛蓬之問明主不聽此言微子未詳永覽前戒昧然  
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申明車服制度詔

漢明帝

十二年五月

昔魯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責致  
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儲  
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  
一奠秦德公始為伏臘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  
壬火故唐曰必伏月令孟冬之月臘先祖臘冬至後祭百神  
月臘先祖臘冬至後祭百神  
終朝之費子孫饑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  
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  
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尊師傳詔

漢章帝

永平十八年八月即位十月詔云時未改元

朕以眇身託於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卿侯素三世在位為國元老趙意光武帝時為太尉明帝時行太尉事司空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憲為太傅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三事三公也出王在外三公及諸侯不肯予遠汝弼汝無面從之尚書益覆股肱之正義羣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遠申教四方稱朕意焉

三公糾非法詔

漢章帝

建初二年三月

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深為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不傷財不害人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責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為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責理賤今日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宜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規豈能照一隅哉其糾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為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

講議五經同異詔

漢章帝

四年十一月

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廢顯儒術建立五  
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  
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遂立大小夏侯尚  
書後又立京氏易大小夏侯謂京氏京房也至建武  
中復置顏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祖顏氏謂嚴彭  
安樂大小戴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統也中元  
元年詔書五經章句顏多議故減省至永平元年長

水校尉儵樊儵

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

共正經義顏令學者得以自勵孔子曰學之不講是

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官

吳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  
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

選高才生受學詔

漢章帝

八年十二月

五經剖判去聖隔遠章句遭辭乖疑難正恐先聖微  
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羣儒選  
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  
學廣異義焉

禁考獄多酷詔

漢章帝

元和元年七月

律云掠者唯得楊笞立掠問也楊擊也音彭笞又令  
丙篋長短有數令丙為五尺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  
牛寸其平去節故自往者大獄以來掠考多酷鉗鑽  
之屬大獄謂楚王英等是也鉗音其康又鉗也慘苦  
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  
以鞭為理官事之刑宜及秋冬理獄明為其禁

蠲除禁錮詔

漢章帝

十二月

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凡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  
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謂父三族也  
妻族及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  
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  
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東給嬰兒詔

漢章帝

三年正月

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憐恤之憂有忠和之教旬  
旬之救其嬰兒無父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  
如律

以上皆詔凡百二十首按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  
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策書  
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示賜策而月日  
書用尺一曰制書三曰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  
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  
布州縣也詔書者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  
事誠教者謂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詔敕某官他  
之誠教語多簡故闕詔書為首策書次之璽書又次

戒后妃不得與政詔

魏文帝

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不得奏事太  
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  
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

搜賢詔

隋文帝

日往月來唯天所以運序山鎮川流唯地所以宣氣  
運序則寒暑無差宣氣則雲雨有作故能成天地之  
大德育萬物而為功况以一人君於四海睹物欲運  
獨見致治不藉群才未之有也是以唐克欽明命義  
和以居岳虞舜膺德升元凱而作相伊尹鼎組之勝  
為殷之阿衡呂望漁釣之夫為周之尚父此則鳴鶴  
在陰其子必和風雲之從龍虎賢哲之膺聖明君德  
不回臣道以正故能通天地之和順陰陽之序豈不

猶元首而有股肱乎自王道衰人風薄居上莫能公  
道以御物為下必踵私法以希時上下相蒙君臣義  
失義失則政乖政乖則人困蓋同德之風難嗣離德  
之軌易追則任者不休休者不任則衆口鑠金戮辱  
之禍不測是以行歌避代辭位灌園卷而可懷燕而  
無愠放逐江湖之上沉赴河海之流所以自潔而不  
悔者也至於閭閻秀異之士鄉曲博雅之儒言足以  
佐時行足以勵俗遺棄於草野埋滅而無聞豈勝道  
哉所以覽古而歎息者也方今區宇一家煙火萬里

百姓又安四夷賓服豈是人功實乃天意朕惟夙夜  
祇懼將所以上嗣明靈是以小心勵己日慎一日以  
黎元在念憂兆庶未康以庶政為懷慮一物失所雖  
求傳巖莫見幽人徒想崆峒未聞至道唯恐商歌於  
長夜抱關於夷門遠迹大羊之間屈身僕隸之伍具  
令州縣搜揚賢哲皆取明知今古通識治亂寃政教  
之本達禮樂之原不限多少不得不舉限以三旬咸  
令進路徵召將送必須以聞

隋書作禮仁壽三年七月丁卯

舉縣令詔

唐太宗

朕聞為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  
風坐卧觀之得其任官善惡之迹皆著於名下以脩  
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其令五品以上各舉  
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冊立皇太子詔

唐順宗

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於長子所以基社  
稷而固邦統古之制也廣陵王某孝友溫恭慈仁忠  
恕博厚以容物寬明而愛人祇服訓辭言皆合雅講  
求典學禮必從師居有令聞動無違德朕獲續丕緒  
祇若大猷惟懷永圖用建儲貳以承宗廟以奉棗盛爰  
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冊為皇太子改名某仍令可司  
擇日脩禮冊命

置賢良方正詔

宋太祖

先所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  
詳言吏理達教化等三科而自曩及今未有應者得  
非抱倜儻者恥肩於常調懷謹直者難効於有司必  
欲興自朕躬乎繼今不限內外職官前資見任布衣  
黃衣許詣閣門投牒自薦朕當親試焉

始策試舉人罷詩論賦三題詔

宋神宗

化民成俗必自庠序進賢興能抑繇貢舉而四方執  
經藝者專於誦數超鄉舉者徂於文辭與古所謂三  
物賓興九年大成亦已鑿矣今下郡國招徠雋賢其  
教育之方課試之格令兩省待制以上御史三  
司三館雜議以聞

求直言詔

宋 韓 維

朕涉道日淺，掩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旱暵為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間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歛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眾歟？何嘉氣之久不效也？應中外文武臣寮，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其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

立皇子詔

宋 王 珪

人道親親，王者之所先務也。蓋二帝之隆治，繇茲出人。道親親，王者之所先務也。蓋二帝之隆治，繇茲出朕甚慕之。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英宗皇子諱安懿王子，猶朕之子也。少鞠于宮中，而聰知仁賢見于夙成。日者選于宗子，近籍命以治宗正之事，使使者致至其第，廼宗執謙退，久不受命。朕默然有嘉焉。朕蒙先帝遺德，奉承聖業，罔敢失墜。夫立愛之道，自親者始，固可以厚天下之風，而上以嚴夫宗廟也。其以英宗皇子諱安懿王子

太皇太后賜門下詔

宋 蘇軾

官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于今以關計員至相倍從上有父聞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故命大臣考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清取士之源吾今自以取身率先天下永惟臨御之始常敕有司蔭補私親舊無定限自惟薄德敢配前人己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夫以先帝顧託之深天下青望之重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憂於髮膚矧此恩私實同毫末忠義之士當識此誠各忘內顧之心共成節約之制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太后皇太妃准此

賜端明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致仕范鎮獎諭

詔

蘇軾

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詔武僅在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能致魏晉以下曹鄴無譏豈徒鄭衛之音已雜華戎之器間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宮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生尺覽詩書之來上閱箕虞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遺風易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歎不忘

即位詔

元 王 鷄

庚申年四月

朕惟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闢五十餘年於此矣蓋時有先後事有緩急天下大業非一聖一朝所能兼脩也先皇帝即位之初風飛雷厲將大有為憂國愛民之心雖切於已尊賢使能之道未得其人方董夔門之師遽遺鼎湖之泣豈期餘恨竟弗克終肆予冲人渡江之後蓋將深入焉乃聞國中重以僉軍之擾黎庶驚駭若不能一朝居者予

為此懼駟騎馳歸目前之急雖紓境外之兵未戢乃會群議以集良規不意宗盟輒先推戴左右萬里名王巨僚不召而來者有之不謀而同者皆是咸謂國家之大統不可久曠神人之重寄不可暫虛求之今日太祖嫡孫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賢以長止予一人雖在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眾實可為天下主天道助順人謨與能祖訓傳國大典於是乎在孰敢不從朕峻辭固讓至于再三祈懇益堅誓以死請於是俯循輿情勉登大寶自惟寡昧屬時多艱若

涉淵水罔知攸濟爰當臨御之始宜新宏遠之規祖述變通正在今日務施實德不尚虛文雖承平未易遽臻而饑渴所當先務略舉其切時便民者條列於后嗚呼歷數攸歸欽應上天之命勲親斯託敢忘列祖之規建極體元與民更始朕所不逮更賴我遠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協力獻可替否之助也誕告多方體予至意

建國號詔

元 徒單公履

至元八年十一月

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  
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為言蕩也充以之而著  
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  
五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  
國不以義而制稱為秦為漢者蓋從初起之地名曰  
隋曰唐者又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  
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舉以至公得無少貶我太祖  
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振  
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無所無頃者裔宿諸庭  
奏章伸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  
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  
元之義茲大治流形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  
底寧於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於  
戲稱義而名故匪為之溢美乎休惟永尚不負於後  
艱嘉與敷天共隆大號

頒授時歷詔

元 李謙

至元十七年六月

自古有國牧民之君必以欽天授時為立治之本黃  
帝堯舜以至三代莫不皆然為日官者皆世守其業  
隨時考驗以與天合故歷法無數更之弊及秦滅先  
聖之術每置閏於歲終古法蓋殫廢矣由兩漢而下  
立積年日法以為推步之准因仍沿襲以迄于今夫  
天運流行不息而欲以一定之法拘之未有久而不  
差之理差而必改其勢有不得不然者今命太史院  
作靈臺制儀象日測月驗以考其度數之真積年日  
法皆所不取庶幾脗合天運而永終無弊乃者新歷  
告成賜名曰授時歷自至元十八年正月一日頒行  
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行科舉詔

元 程鉅夫

皇慶二年十一月

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徵用  
儒雅崇學校為育才之地議科舉為取士之方規模  
宏遠矣朕以眇躬獲承丕祚繼志述事祖訓是式若  
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  
行為首試藝則以經術為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  
所不取爰命中書參酌古今定其條制其以皇慶三  
年八月天下郡縣舉其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次年二  
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於戲經明行修庶  
得真儒之用風移俗易益臻至治之隆

即位詔

明太祖

洪武元年正月

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真人於沙漠入中  
國為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海內土  
疆豪傑分爭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顧祖宗之靈  
遂乘遼慶之秋致英賢於左右凡兩淮兩浙江東江  
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郡蠻彝各處寇攘  
屢命大將軍與諸將校奮揚威武已皆戡定民安田  
里今文武大臣百司衆庶各辭勸進尊朕為皇帝以  
主黔黎勉循輿情於二年正月初四日告祭天地于  
鍾山之陽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  
以吳二年為洪武元年是日恭詣太廟追尊四代考  
妣為皇帝皇后立大社太稷於京師布告天下咸使  
聞知

存恤詔

明太祖

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數生者脩歷艱辛已有年矣朕起布衣削羣雄定禍亂改元洪武今紀七年但才疎德薄日夕慮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兵後苦歿者朕失撫養存恤蓋軍民為朕開疆宇奮不顧身歿於戰場屍不至家魂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拋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父南子北至今不能會聚奉養者有之或子歿親老而無養親歿子幼而無依者有之亦朕之過也興言至此實可憫傷今詔天下有司各具名以言朕當會居存養使不失所所有存恤事宜條列于後於戲君天下者所以為民也但君思治而民乖民欲樂而君昏臣稀賢而不法君或懦而臣剛此古今所難也所司奉行勿以仁為獎以干刑憲

農桑學校詔

明太祖

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道理之原朕嘗設置有司頒降條章使敦篤教化務欲使民豐衣足食理道暢焉何有司不遵朕命往往給繇赴京者皆無桑株數目學校緣由甚與朕意相違特勅中書令有司今後敢有無農桑學校者論擬違制杖降罰歷三年後注以吏事出身民有不奉天時而負地利者如律寃焉於戲彝倫不整實君師之過坐享民供亦宜職分之當為斯言既出臣民聽焉永懷多福

免江西稅糧詔

明太祖

朕本農夫深知民間疾苦及至親率六師南征北伐  
備知將士之勞方今天下一統東戍遼海南鎮諸番  
西按數種戎彝北屯沙漠朕以中國精銳駐守遐荒  
豈但風俗之殊亦有寒暑之異艱難萬狀朕不忍言  
然欲鎮安吾民必資守邊之力其於科徵轉運未免  
勞民理勢相須蓋不得已也念爾江西之民未歸附  
時土豪割據地方狼驅蠶食貲財一空歸附之後供  
給繁重已經九年其為困苦朕甚憫焉今年秋糧盡  
行優免於賦四海倉生皆吾赤子愛念之意旦暮不  
忘緣事有緩急故思有後先咨爾人民體朕至懷

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明 王 禕

詔曰自有元失馭群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  
奮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彝大統以  
正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  
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  
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  
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  
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  
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  
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  
凡嶽鎮海瀆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  
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衣依  
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  
子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  
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  
名正言順於理為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故茲詔  
示咸使聞知

開科舉詔

明 王 禕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  
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為治而教化  
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求詞章  
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於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  
優而權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輒竊仕祿  
所得資品咸居舉人之上其懷才抱道之賢恥於并  
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  
中國外撫四夷方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  
其人而傷吾民願得賢能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  
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脩  
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  
乎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  
衆者待以顯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  
毋得與官敢有游食奔競之徒坐以重罪以稱朕責  
實求賢之意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材任官惟  
賢庶可成於治道咨爾有衆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

免租稅詔

明 王 禕

蓋聞自古帝王必資民力以助成武功故國家尤當  
以恤民為先務朕為億兆主甚欲與吾民同樂於天  
地間即位以來于今三年各處郡邑雖嘗免其稅糧  
尚慮凋弊之餘未能蘇息其應天太平鎮江宣州廣  
德滁州和州當創業之初錢糧供億實為浩繁賴此  
數郡以足國用遂致平定四方念其勤勞何時忘之  
深宜優恤應天太平已宜免其稅糧二年鎮江宣州  
廣德滁州和已免二年此七處今年夏秋稅糧再行蠲  
免徽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廣信池州饒州廬州以  
次歸附供給皆為煩勞此九處今年夏秋稅糧亦與  
蠲免其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久罹兵革疲  
困為甚山東與河南地方相接其民宜加培養庶使  
河南之民得以相資為生山東已嘗與免二年河南  
北平已免一年此三處今年稅糧竝行再與蠲免朕  
以布衣起事民間艱苦無不周知今所優免姑以凋  
弊之處為先所在有司其尚謹於奉承以體朕恤民  
之意

擬嘉靖遺詔

明 徐階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以宗人入繼大統獲奉宗  
四十五載深惟享國乂長累朝未有乃茲弗起夫復  
何憾但念朕遠奉列聖之家法近承皇考之身教一  
念惓惓本惟敬天勤民是務祇緣多病過求長生遂  
致奸人乘機誑惑禱祠日舉土木歲興郊廟之祀不  
親朝講之儀久廢既違成憲亦負初心邇者天啟朕  
衷方圖改轍而遽嬰疾補過無由每一追思惟增  
愧恨蓋愆成美端仗後賢皇子裕王仁孝天植睿聖  
夙成宜上遵祖訓下順羣情即皇帝位勉修令德勿  
過毀傷喪禮依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祭用  
素饘毋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郡王藩屏為重不  
可輒離封域各處總督鎮巡三司官地方攸繫不許  
擅去職守聞喪之日各止於本處朝夕哭臨三日進  
香差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并土官並免進香郊社等  
禮及朕祔饗各稽祖宗舊制斟酌改正自即位至今建  
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歿者卹錄見監者即先釋放  
復職方士人等查照情罪各正刑章齋醮工作採買

等項不經勞民之事悉皆停止於戲子以結志述事  
無善為孝臣以將順匡救兩盡為忠尚體至懷用欽  
末命詔誥中外咸使聞知

敕

文體明辯云按字書云敕戒敕也亦作敕劉熙云  
敕飭也使之警飭不敢廢慢也劉勰云戒敕為文  
實詔之切者周穆王命鄧父受敕憲此其事也漢  
制天子命令有四其四曰戒書即戒敕也唐制王  
言有七其四曰發勅五曰勅旨六曰論事勅書七  
曰勅牒則唐之用勅廣矣宋亦有勅或用之於獎  
諭豈勅之初意哉其詞有散文有四六宋制戒勵  
百官曉諭軍民別有勅榜故以附焉 今制諸臣  
差遣多予勅行事詳載職守申以勉詞而褒獎責  
讓亦用之詞皆散文又六品以下官贈封亦稱勅  
命始兼四六亦可以見古文興復之漸云

勅侍御史司空

漢章帝

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駢馬  
可輒解輒解之詩云敷彼行葦牛羊勿踐履人君伐  
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存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  
朕意

命呂休璟北伐勅

唐 魏 綬

門下朕聞守在四夷蓋安人以和衆加于百姓豈窮兵而黷武然則日之所出弗俾于化故知天之所討必襲其罰自默啜度劉肆暴禁驚反常獨為匪人假命驕子者有歲時矣雖奉書就即或遵于聲朔而控弦犯塞已毒于疆場朕惟務懷柔每在含忍遂使庶邦憤積稽其六月之師逋寇禍盈窮此百年之運金山道前軍大使特進賀獵毗伽欽化可汗突騎施守忠二庭貫緒萬里威聲忠而善謀勇則能斷自膺殊禮名寵于外藩司立大勲志勤于中國兼遣第右監門衛將軍守節長驅沙漠直指金微默啜舉其種類來相抗拒近殪于鋒鏑之下已若亂麻遠慮于廟堂之上將同破竹堅昆在右犄角而東並累獻封章請屠巢穴朕又聞不得已而用者孰若兵機不可得而違者乃符人事永言取亂宜戒徂征右領軍衛將軍兼檢校北庭都護碑葉鎮守使安撫十姓呂休璟心堅鐵石氣橫風雷始則和我之利先得晉卿終而逐盧之功方邀漢將可為金山道行軍大總管北庭副

都護郭虔瓘安慮哲等懷才抱器蓄銳俟時慣習軍容備知邊要並可為副大總管領瀚海北庭碑葉等漢及驍勇健兒五萬騎金山衛前軍大使特進賀獵毗伽欽化可汗突騎施守忠領諸蕃部落兵健兒二十五萬騎相知計會逐便赴金山道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大將軍攝右臺大夫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柱國韓國公張仁宣文武將相莫與之京心腹大臣是所繫賴當分閭之任受升壇之律常願身先士卒不以賊遺君父與副大總管右監門衛大將軍魯受信等領蕃漢兵募健兒或用絕群飛騎城傍等十五萬騎赤水軍大使涼州都督司馬逸客外寬內明正辭直道標忼慨之節魯不顧身縕經營之志期于盡敵與右武衛將軍陳師右金吾衛羽府中郎將李元通副使右驍騎衛虎陵府折衝能昌仁左衛神山府折衝陳義忠等領當軍及當界蕃漢兵募健兒七萬騎豐安軍大使靈州都督甄榮副使張趙璧常元寂等領蕃漢兵馬六萬騎防禦羣牧大使臨洮軍使甄萱領當軍莫門積石等軍馬募及秦蘭渭城等州

大家子弟總二萬騎建康軍士甘州刺史李守微王  
門軍使肅州刺史湯嘉惠墨離軍士瓜州都督李思  
明伊吾軍使伊州刺史李脊交等各領當軍兵馬與  
突騎施守忠呂休璟等計會共為表裏莫不運其長  
策悉心而効六奇接以短兵指掌而論七縱使天陣  
齊舉雲置備設賈勇于飲醪之夫一以當萬揚威于  
汗血之駒左縈右拂咸繫龜斬蛟曳牛佩豕必能力  
敵窮海聲壓大荒刈谷蠹之庭拔祆渠之壘不遑渭  
橋之拜已見陰山之震然則持旌節執金鼓者所以

問不賓誅首惡而叱天不誠復速則克俾存開網之  
仁預軫焚舟之歎休璟所領兵馬甲仗一事已上仍  
依別勅處分主者施行

景龍四年五月十五日

姚崇等北伐制

唐 蘇頌

黃門朕聞上古聖王之政理則教之以戰陳之以兵  
蓋威不襲而服不順也故始於禁暴終於偃革斯不  
得已而用之朕以寡昧誕膺鴻業思欲準於動靜歸  
之教化豈要荒之外棄為匪人而亭育之中視則如  
子罔不遵我文軌修其貢賦歲時相望道路抵屬而  
默啜素稱桀驁鳴鏑於狼居頃自懷柔獻書於象魏  
朝廷所以許其通好謀以和親使臣累齎綰帛侍子  
令襲冠帶庶中國無事長城罷守戢干戈而銷劍戟  
者朕之意焉豈謂我盟不渝爾約斯背伊庭之際遂  
敢侵軼西北偏隅尚聞嘯聚雖推其精銳而困於圍  
逼此不虞之失也朕甚憐之犬羊無親不可恃信而  
輕敵熊羆有勇威能宣威而制勝朕由是詢卿士之  
奏攬英雄之心謀元帥而得佐軍恢遠圖而舉長策  
隨時之義其在豫乎兵部尚書兼紫微令監修國史  
上柱國梁國公姚崇天降其才日新厥德禮義為本  
居有四隣譽猷是先坐知千里以仲山甫之操管夷  
吾之能智湧泉而不窮精貫日而愈勵信廟堂之柱



石鼎甕之鹽梅必能奮爾六奇先我三傑可持節靈武道行軍大總管管內諸軍咸受節度右領軍衛大將軍兼檢校單于大都護鎮守軍使張知運寬厚沉毅外方內直威而勇決自憚單于之臺惠則撫循咸仰將軍之樹可中軍副大總管權檢校原州都督李欽憲家承將相器兼文武求古人之節臨事不回讀前史之言好謀而斷可左軍副大總管檢校左威衛將軍靈州都督呂休璟憤知邊要久授戎律誠期報國去病安用家為奮不顧身伯昭不持賊遺可右軍副大總管左驍衛將軍論弓仁右金吾衛大將軍勿部珣左領軍衛即將攝本衛將軍張直楷單于副都護臧懷亮右領軍衛中即將王海濱前朔州刺史劉元楷右武衛即將陽楚客并州定清府果毅元蕭然等頗收為用閭張其敵懷才倜儻嘗連百勝之功立志經營脩習九章之訓弓仁盡珣並可前鋒總管且楷可左虞候總管懷亮可右虞候總管海賓元楷楚客蕭然等並可行軍總管太僕少卿田崇璧鄜州刺史韓思復等強力從政精心在公知無不為利有攸

往入數事典省閭稱其閑練出綜條察吏人畏其嚴明崇璧可兼行軍長史思復可兼行軍司馬兵部郎中李休光司勳郎中張敬忠兵部員外郎王上客刑部員外郎楊欽明江州別駕李邕等或特達珪璋所謂登壇之寶或翩翩書記曾聞及雷之詞可以光贊出車宏宣入幕並可行軍判官靈武軍兵加滿十萬人舊馬既少宜於內外閑廐抽壯馬添滿六萬足原夏等州要害處亦量加馬其後軍兵六萬人馬二萬疋先來點定宜令衛尉卿李延昌左羽林將軍楊敬述等至冬檢閱且當處團結待後進止其有先鋒破賊斬讎摧堅功效灼然並委軍將便定功賞不須限以常格總管以下有損失兵馬不能力戰棄軍逃命者便殺其有棄軍入賊不能死節者妻子依叛緣坐法凡此和衆誓于師兵統燕犀冀馬之雄屯斬蛟擊鼉之勇鼓鼙沸野旌旗雲豈式過於河塞方震驚於沙漠於是乎單醪以信之芳餌以賞之戮楊干之僕必行其令持穰苴之兵不枉其法堅壁清野則投石而有餘追奔逐北則掃塵而無類俾權宜於閭外

仍布告於天下勗勞永逸在此行焉主者施行

處分朝集使勅

唐 蘇 頲

勅朝集使等朕自臨萬邦脩己三載何嘗不兢兢業業勵精政道思欲棄末敦本阜俗安人寰瀛之間日月以繼所以急於農務不奪人時富而教之庶乎可致夫苛政甚于猛虎貪人比之蝥賊頃雖臨軒遣使未能澄正此弊或刻以害物或擾以防農或背公向私或全身養望至使錢穀不入於軸其空損瘠相仍流庸皆逸且四方事廣一人獨化共理之寄非卿而誰卿等至州遍相勸勉勤恤孤弱勸率耕桑各効清

勤無或墮廢

開元三年三月十五日

處分朝集使勅

唐 張九齡

朕恭己承天守文繼位佈一心於兆庶明四目於萬方恒恐道或未周物不遂性旁求俊乂共理黎元於咨羣辟寧不我副凡今政要略有四端衣食本於農桑禮義興於學校流亡出於不足爭訟由於無恥故先王務其三時將以厚生修其五教將以惇俗有國有家同知此義不患不知患在不行耳且長吏敷政政教屢移在官當先為國理人各惕其職不當冒榮干進苟利其身澆俗不可不革淳風不可不長近今刺史在任四考方遷實欲始終其情黜陟斯繫必若縣得良宰萬戶息肩州有賢牧千里解帶仁政不遙行之則是皆能勵節朕復何憂且如浮逃客戶所在安輯征鎮人家每事優富倉廩惟實賦役惟均鰥寡撫存盜賊禁止郵驛無弊姦詭不生念茲八事朕常屬想嗟爾庶尹可不用心卿等還州通相勸勉遵此王度恤彼下人敬順天常無違月令夫星列躔次土分區域休咎之徵惟人所感善必知至惡亦有由每至歲成當加賞罰宜知朕意並即好去

開元十二年三月十三日

處分朝集使勅

唐 張九齡

勅朕受命于人義兼君父思致可封之化無忘終食之間自有萬邦幾將二紀而刑政或舛風俗尚澆行所望而未至顧本懷而自失雖朕之不德在予之過有歸而卿等共理患己之誠宜到至如典郡當侯伯之尊宰邑敵子男之寵好進之輩且不務于政成欲速之心獨未思於義取朕所以數戒勅以見意增祿秩以勸能何嘗有公方清白者不升理道循良者不用聲緒未著黎庶未康收守來朝而輒遷叅佐踰年而競入此獨為人之資地耳豈是責成之意耶以故一切還州將矯弊也卿等至彼明諭朕意知不以中外為隔惟以億兆為憂頃以天下浮逃先有處分所在括附便入差科輒相容隱亦令糾告如聞長吏不甚存心致令流庸更滋前弊未革自行此法即有姦生逃者租庸類多乾沒長吏明察豈其然乎此色每年別須申省比類多少以為殿最又獄訟所寄人命是懸近恐妨農時原輕繫縛加閱實乃多幽枉都邑尚爾郡縣可知各已貶官用懲主吏自今以後天下

繫囚并應申覆知證在遠而就中稍重者不得過十日次不得過五日其餘輕科量宜決遣不得因此復加楚毒且外臺考長吏主之至如禮義不興耕桑不勸孤寒不恤徭役不均不肅吏人不清盜賊不懲侵暴不糾姦詭有一於此是證之過其遊僧幻者誑誘愚人窮其根萌特頒禁絕諸軍征鎮每遣憂矜如聞比來不免辛苦特宜撫恤使得安存今農扈戒期耕夫在野事非急切不得追呼卿等至州一一宣示當遣察問勿不用心竝宜好去

按察使制

唐 蘇 頲

勅苛慝不作人斯無怨寬猛相濟政是以和周禮以官刑糾邦理以官叙正羣吏允迪前列式惟舊章且夫寰宇至大不可以周覽黎庶至殷不可以獨化熙我庶政實惟具寮苟非其才因以稱理朕惟夙夜不遑晏寧言念政道載深宵旰頃開元之初分遣按部糾摘姦犯頗聞懲息以其事久則煩尋亦并從停廢綿以歲月浸成寬弛今聞在外官寮多違憲法牧守則寄任茲重令長則祿秩且優亟聞侵竊屢有章奏雖賜金為惠未覩張武之心而還珠表德罕見孟嘗之政豈敦諭之言未孚於就列將貞高之節有謝于前修永懷於此良用沉歎且政寬而慢法弊則弛通而張之庶其可理御史大夫王昶等並議通政要位以才達茂其聲實宏此憲章宜分命巡按以時糾察巡內有長吏貪擾獄訟寬滯暗懦尸祿苛虐在官即宜隨事按舉所犯罪狀並推勘準格斷覆訖聞奏仍覆便囚夫牧宰之任教道是先錄曹之職糾綱斯在具有政績殊尤清直獨立者咸以薦舉餘官有清白

著聞及諸色不善各別為科目同狀奏聞其尋常平  
狀並不須通俾夫善取其尤罰無所濫疎而不漏密  
不為苛必將正其源流宏彼綱目不可摠此煩碎擾  
其吏人應是州縣常務事非損益者使人更不須干  
預其百姓交下不支濟應處分訖奏聞事有不便於  
人須釐革者與州縣商量處分訖奏聞宜副虛佇之  
懷以光澄清之舉其外官充使者至明年冬入朝京  
官須奏任量事來去判官任使簡擇各依前件

開元八年

月八

刑定刑書制

唐制集

門下蓋大帝臨下覆燾之德彰焉聖人在上財成之  
跡著焉然則統天理運微政令不能通其道經國訓  
人非渙汗無以宣其化故義文演繹后以施命詰四  
方虞典記言帝乃敷文脩九域豈惟道人振鐸理存  
乎闡教象闕懸書義在於垂法雖時分安驟必脩先  
甲之現代變驪駮無革達名之軌既而淳源已往流  
風漸扇姦宄於是萌生譎詐以之馳起相彼群俗頗  
乖於信義顧之庶尹罕嗣於忠勤尺一交馳徒有書

亭之樊五條間出猶招掛壁之譏非所謂光闡帝圖  
作為人極者也由此綠綈爰降尤慎於繁冗黃素所  
施彌崇於曉諭皇家創業抑揚前古粵在貞觀大啟  
憲章決聲教於幽遐燭文明於區宇鴻池衍誥統理  
詳審端鈕騰文規模宏遠固以貽厥將來懸諸日月  
朕祇肅鴻業恭臨寶位握千載之貞符承百王之末  
緒凝神閑館託軒夢以憂人深誦康衢用堯心而極  
物然以萬機事摠恐聽覽之或遺四海務殷慮綏緝  
之多闕南宮故事綜覆已殫內史舊章搜羅殆盡自

御宸扆每懷氷谷身雖處於巖廊情實係於億兆此  
者在外州府數陳表疏京下諸司亦多奏請朕以為  
帝命多緒範圍之旨載宏王言如絲彌綸之道斯洽  
前後處分因事立文歲序既淹條流遂積覽之者滋  
惑行之者愈怠但政貴有恒詞務體要道廣則難備  
事簡則易從故自永徽已來詔勅總令泐汰詳稽得  
失甄別異同原始要終捐華摭實其有在俗非便事  
縱省而悉除於時適宜文雖繁而必錄隨義刪定類  
別區分上稟先規下齊庶政道生靈之耳目關風化

之戶牖俾夫施之萬祀周知訓夏之方布之八埏共  
識司南之路仍令所司編次具為卷秩施行此外並  
停自今已後諸有表奏事非要切並準勅令各申所  
司可頒示普天使知朕意主者施行

儀鳳元年十一月五日

命新除牧守面辭勅

唐 蘇 頲

勅自古帝王莫能獨理爰樹侯伯所以分政則今刺  
史之謂矣蓋欲亭之毒之納于富壽不夭不札以致  
和平朕受天眷命作人父母殷鑒遠圖固知收濟頃  
者都督刺史惟良是求而寂寥厥身孰副虛想豈六  
條察舉未詢事以考言將三載黜陟不責實而求當  
遂令進之則易吏煩於送迎退之則難人務於苟且  
豈所謂安孤老長子孫之意耶漢宣由是興言劉廙  
為之長歎誠有旨也今事謀伊始邦政惟新俾凝庶

績思改前弊自今已後都督刺史每欲赴任皆引面  
辭朕當親與疇咨用觀方畧到任之後宜待四考滿  
隨事褒貶與之改轉諸州上佐五品已上應改轉限  
亦宜准此夫類具才則適用久其事則有恒致用執  
恒未聞不致於理也咨爾在位可弗勉哉

先天二年三月十四

誠勵風俗勅

唐 制集

門下朕克續丕業誕膺景命憲章昔典欽若前王克已勵精緬思至道宵衣旰食勤修庶政夙夜寅畏匪遑底寧在涉泉冰罔知攸濟頃屬殷憂啟運多難興邦禮義戴復品物咸乂思欲致萬姓於仁壽歸六合於昇平永言政達庶幾沿革猶恐學校多闕賢俊罕登收宰不存政理農桑未加勸導樽俎之義不習冠婚之禮莫脩朕所以當寧興歎載懷兢惕者矣庠序者風化之本人倫之先仰州縣勸導禮節每年貢明經進士不須限數貴在得人先賢廟及州縣學即令修理春秋釋菜使敦講誦之風天下有奇才異行沉伏不能自達及官人百姓有能極言時政得失者並令本州責狀封進鄉飲禮廢為日久尊德尚齒宏益極深宜令諸州每年遵行鄉飲之禮令有勸慕王公卿士務存訓獎子弟成立則有冠婚婚禮糟粕或存冠禮久為廢闕自今以後並行冠義責以成人之道便知負荷之難食為人天農為政本綏撫萌庶勸課農桑收宰之政莫過乎此刺史縣令有課罷尤異

委康察使名聞當別加甄擢縣令字人之本明經為政之先不稍優異無以勸獎縣令考滿考詞使狀有清字無負犯明經及第常選每至選時量加優當若屬停選並聽赴集真如設教理歸清淨黃老垂範道在希微僧尼道士女官之流並令修習真寂嚴持戒行不得假託功德擾亂閭閻令州縣嚴加檢察私度之色即宜禁斷諸州縣官有不因選序別犯贓賄非時除受官等皆依倚形勢恣行侵剝如有此色仰州長官錄事叅軍速勘責奏聞訖宜停務待進止仍委吏部兵部速勘責處分諸州百姓多有逃亡良由州縣長官撫字失所或住居側近虛作破除或逃在他州橫徵隣保逃入田宅因被賤賣宜令州縣招攜復業其逃入田宅不得輒容賣買其地任依鄉源例租納州縣倉不得令租地人代出租課寺觀廣占田地及水碾磴侵損百姓宜令本州長官檢括依令式以外及官人百姓將莊田宅舍布施者在京並令司農卿即收外州給貧下課戶凡此數事咸宜區分繫乎風俗義存獎勸刺史縣令等各申明舊章勉思撫輯

罷凋弊之務歸淳厚之源訓導黎蒸宣我朝化書不  
云乎德惟善政政在養人布告天下咸知朕意唐隆元年  
九月十日

誠勵風俗勅

唐制集

黃門朕聞天為大者莫先於育物物最靈者莫甚於  
愛人故樹之后王以康兆庶朕緬鑒前列深惟遠圖  
懼德之不脩化之未偃寅畏夙夜如臨泉竚然則疇  
咨命於四岳黜陟存乎三載既以百姓為心明非一  
人獨理今之牧守古稱侯伯賢者任之則循良之迹  
著不賢者任之則愁苦之聲作每冀精於所擇委之  
俞往豈時或類靡苟且尚多而吏之殊尤寂寥不嗣  
靜言政要朕用慨然間歲水旱周於郡國倉廩不蓄  
閭閻荐饑加以出攝多冗官增弊至於處置皆憑刺  
舉當於京官內簡宏才通識堪致理興化者量授都  
督刺史等久在外藩頗有昇進狀者量授京官使出  
入常均永為恒式課最超等必議昇遷循默守常必  
裁貶黜昭昭賞罰不可不慎屬冬朝禮成春事方起  
朝集使等俾還所蒞欽若朕言官察間或弊濟清苦  
或貪濫侵漁灼然稱職及不稱職並委都督刺史審  
察奏聞因或阿容自貽悔咎諸道雖遣使存問尚切  
憂勞牧宰等深體朕懷各宜隱恤交至之絕者速量



事優當公私債負停徵至秋州縣差科務減常日音  
國僑相鄭以至和平則不爭不爭則知取愛費而與  
休息除煩而從簡易自當農者歸隴畝蠶者勤紡績  
既富而教乃克有成導德齊禮不遠斯復庶幾在位  
朕此心九厥遐邇各令委忠主者施行

開元二年  
正月十三日

禁斷錦繡珠玉勅

唐 蘇頌

勅朕聞召公曰弗作無益害有益孔子曰奢則不遜  
儉則固斯乃聖人之至言矣叔代遣訛僻王驕縱惟  
崇於玉杯象飭不務於捐金抵璧好之者君也習之  
者人也即用匹帛服長纓之類與朕爰在幼冲每期  
質朴手未嘗持珠玉目未嘗觀錦繡願言其志造次  
不忘自寅奉體圖勉康政道常想漢文衣赀之德晉  
武焚裘之事竟未能令行禁止敦本棄末朕甚思之  
今王侯勳戚下洎廝養所得者重於遠所求者貴於  
異至雕文刻鏤衣紉履絲習俗相誇殊塗競美有妨  
於政無補於時豈朕言之不明教之未篤也且一夫  
一女不耕不織則天下有受其飢寒者今四方晏如  
而百姓不足豈不以尚於珠玉珍於錦綉墾田疇而  
奪其務出布帛而害其功歟其珠玉錦繡等自今以  
後切令禁斷如更循舊弊並歸辜長官仍令御史金  
吾嚴加捉搦州牧縣宰勸督農桑待至秋收課其貯  
積使人知禮節俗登仁壽有司仍為條例稱朕意焉

開元二年  
七月三日

焚珠玉錦繡勅

唐 內制

勅朕聞珠玉者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故漢文云彫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纂組害女工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功害則寒之源又賈生有言曰夫人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飢寒切體慈母不能保其子君焉得以有其人哉朕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曷嘗不日旰忘食未明求衣思使返朴還淳家給人足而倉廩未實饑饉相仍水旱或愆糟糠不厭靜思厥故皆朕之咎致有漿酒藿肉玉食錦衣互相夸尚浸成風

五

俗夫令之所施惟行不惟反人之所化從行不從言是以古先哲王以身率下如風之靡何俗不易此事近有處分當以施行朕若躬服珠玉自玩錦繡而欲公卿節儉黎庶敦朴是使揚湯止沸涉海無濡不可得也是知文質之風自上而始朕欲捐金抵璧正本澄源所有服御金銀器物今付所司令鑄為鉞仍別置掌以供軍國珠玉之貨無益于時並即焚于殿前用絕浮競至誠所感期于動天況于凡百有違朕命其宮掖之內后妃已下皆服澣濯之衣永除珠翠之

飾當使金土同價風俗大行日用不知克臻至道布

告遐邇知朕意焉

開元二年七月

頒貢舉條制勅

宋 歐陽修

夫儒者通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亂之源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聘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牽拘之則吾豪雋奇偉之士何以奮焉有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數學養成之法飭身勵節者使與不肖之人穉而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之賢何以見焉此士人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為患諒者屢以為言朕慎於改更比令詳酌仍詔宰府加之參定皆以為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其行實先策論則辦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則閱博者可見其材至於經術之家稍增新制兼行舊式以勉中人其煩法細文一皆罷去明其賞罰俾各勸焉如此則待士之意周取人之道廣夫過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之材予於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道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思進德修業以無失其時凡所科條可為永制

復天下州縣官職田勅

宋 張方平

昔在先帝詔復公田合王制班祿之差得聖人養賢之義載原深旨本自愛民比者措紳之間屢陳利害之意以謂郡縣受地有無不齊銓審除員權利為倖辯競以之傷俗因緣至于害人故嘗命官斷以定數誠足釐於浮弊然未安於予懷禮不云乎厚祿以勸群臣則下之報禮重九厥文武仕于朝廷雖廉素者惟士之常而富貴者人之所欲其全寬大之體自有公平之制所宜給其所未給均其所未均約為等差槩令增足使事父母者得以致其養畜妻子者得以致其樂冠昏喪祭有所奉慶恤饋問有所施不牽私室之憂必專公家之慮則六計可以弊群吏之治四方可以期眾職之修儻自犯于有司亦何逭於彛憲上廣先朝之惠示不敢渝下俾諸臣之言審茲自定惟爾中外體予所存

皇族出官勅

宋 蘇 頌

自我祖宗太上御諱叙邦族大則疏封於爵土次則通籍於閨臺普集京師奉朝請然而世緒寔遠皇枝益蕃屬有親疎則恩有隆殺才有賢否則祿有重輕今而一貫於周行是亦奚分於流別雖睦姻之道誠廣而德施之義未周故廷臣數言宰司繼請謂宜定正限以等彞朕惟親戚之間經史有訓漢唐之世典故具存或以九族辨尊卑或以五宗紀遠近或聽推恩而分子弟或許自試而効才能或宗子之賢得從科舉或諸王之女自主昏姻盡前世之所行顧當今之未備況我朝制作勅法先生豈宗室等衰反無定著因俾群公之合議將爲一代之通規載攬奏封具陳條目以謂祖宗昭穆宜從世世之封王公子孫抑有親親之義若乃服屬之既竭洎於才藝之並優在隨器以甄揚使當官而勉懋至於任子之令通婚之儀凡曰有司之常一用外官之法僉言既允朕意何疑告於將來遂頒明命噫自義率祖既殊升降之文因時制宜斯盡變通之利咨爾宗盟之衆固多博識之

倫奉承新書當體朕意

戒諭臣下慎刑勅

明太宗

永樂元年九月初十

朕聞為君難為臣不易創業難守成不易剛柔寬猛適其中禮樂政刑有其序唐虞三代至漢唐宋率由茲道故舜清問于下民報虐以威誅四凶舉五臣明五刑然後無為恭己南面神禹承之無間可議夏桀之亂民從其暴成湯之興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肇修人紀用革悖淫既奠四方子孫承之惟監于成憲殷紂之亂商俗靡靡周公相武王誅紂代奄遷殷頑民

滅國五十繼相成王制禮作樂垂拱仰成刑措不用漢承秦亂之後高祖令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法令嚴明惠帝清靜至于文景除挾書去肉刑務崇寬厚唐承隋末論說迭侈暴慢成風高祖定官制頒律令行租庸調法沙汰僧尼道士勲臣犯法無所假貸太宗貞觀之後懲斬趾禁鞭背刪定律令變重為輕力行仁義幾置刑措宋興承五季之亂太祖太宗頗用重刑糾繩奸慝躬自折獄務底明慎立法之制嚴而用法之情恕咸平以後刪其繁密益

務寬仁子孫承之舍宏光大恭儉純誠未嘗殺一不辜天下歸仁化成俗美此歷世守成創業之事剛柔寬猛之中禮樂刑政之序莫不皆然蓋敦禮樂用寬柔譬之膏粱以養生尚刑政事剛猛譬之藥石以伐病膏粱伐病祇益其病藥石養生必致傷生時措之宜不可紊也朕太祖高皇帝天賜大聖之資以當非常之變奮自布衣撥亂反正舉一世而甄陶之此三代漢唐宋創業之時又大相遠者蓋中華禮樂之區悉為左衽之俗沉湎百年洗滌不易陵夷已甚振舉尤難風俗之染汚非但若夏季之悖淫也奸雄睥睨反側非但若殷之頑民也服古人所未易服齊古人所不能齊兢兢業業勞心焦思求賢如不及從諫如轉圜晝夜圖維經權用變不得已而用刑特權時之宜耳及其立為典常先議定律損益更改十年乃成頒之天下而民知禁復惟祖訓傳之子孫宣布條章垂法萬世墨劓刖宮並禁不用欽恤之意已著于衆刑權時之宜不定為常法常法之立不易禮樂之用彌彰朕克遵成憲佩服聖謨思守成之不易念刑措

之尤難者唐虞三代君臣之間青難訓迪紀於詩書今朕告教爾文武群臣爾惟聽之職曰天職民曰天民工曰天工祿曰天祿皆非朕之私惟爾群臣相朕以彰天命以奉天討以亮天工保茲天民以享天祿善惡吉凶實為影響可不敬哉爾惟盡心勿謂忠有餘爾惟盡力勿以勞自伐為名而善善無成計利而勤勤必怠且計利必得害患失終於失故庶不怨貧以廉為常行動不羨逸以勤為定分事有煩簡各安其所遇位有崇卑各體其所處爾群臣所當知也

勿謂朋比朋比必至淪胥勿縱利口利口必至傾覆勿為奸欺奸欺必至暴露勿為怙終怙終必至殄絕依阿尸祿位者昧理擅權作威福者逆天貪污恣情愆者遠戾謾說殄行惑眾志者自有刑爾郡臣所當戒也矧夫刑者輔治之具自古聖帝明王及朕皇考所甚重不敢輕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輕重毫釐之間禍福死生之決也死者不復生斷者不復續故刑期無刑殺以止殺殺一夫而天下服釋一人而天下悅至于使人無犯可也爾或不戒臨民治獄恬不加意

甚至信謾說執偏言深文誤良善納賄倒是非作威眩曲直自作聰明發摘瑕類法外求情致人以死鬼神所見甚可畏也朕為此懼申慰日勤審克之際罪疑惟輕乃有懷殘忍之私違酷吏之執諉朝廷之寬恤惑上下之人心所謂利口必至於傾覆者爾惟戒哉聖人用人不求其備誠以才能有高下智識有淺深事皆盡善上智所難動靜云為豈無過誤朕惟念此每加寬容乃有恃茲屢造非彝常懷幸免不知忽微之過豈可積多非分之恩豈可常得所謂怙終必至於殄絕者爾惟戒哉亦有柔奸隱慝厚貌深情寅緣攀結請託行私僥倖圖為附下罔上不感天子而感權臣寧負公門不負私室同惡相濟同勢相保邪惡同謾以陷忠良同為奸究以匿其非同幻譸張以護其短同側媚以相師同諂諛以相悅所謂朋比奸欺必至於淪胥暴露者爾惟戒哉亦有身為執法責直沽恩誘人惑眾起險言以眩眾聽滅公義以濟私思所謂謾說殄行唐虞所望爾惟戒哉亦有愧報于中自懷疑貳本無勞績妄自驕矜居寵弗畏因人毀

譽從己喜怒生殺予奪陰狠自肆所謂擅權作威福貪污縱情慾爾惟戒哉其旅進旅退依違其間候朕顏色伺進誦諛甘言遜志無所建明尤朕所惡所謂依阿尸祿位者昧理亦恐獲戾于天爾惟戒哉於戲興禮樂以致太平朕守成所當務適寬嚴以輔政教爾羣臣所當知故將勉於為善尤必戒於作非夫忠臣為國至於忘身鄙夫事君但知利己朝廷機務取目前生民休戚畧不加意情事蔽賢偷安玩日苟具文書視為塞責甚或微勞未報自負如山小謹或加中懷憤怨是自不恭於臣職豈能共致于雍熙故以寬為濟嚴必以勤而居逸聖帝明王古今一道朕務宵衣旰食豈為逸逸好勞為上帝之鑒臨守皇考之基業實資爾羣臣為國為民有猷有守輔成治化上答天命迪朕之戒時乃之休至於刑罰尤悉乃心考之於書屢致其意誠以民命至重鬼神難欺譬之操刀而割尚有指血之虞當食而言或至吻傷之失事雖切已未免過違心有存視而不見毫釐之差死生之決一往不顧雖悔何追吉凶之應詎止一身殃

慶之流及於後世可不戒哉朕嘗寤寐思之不自知其辭之複也爾惟體朕心無怠於意必欽必慎惟明惟恤俾寬不至縱嚴不至讒囹圄空虛刑措不用政教修舉禮樂和平家國有萬年之安爾亦有無窮之譽子孫黎民尚有餘慶戒之勉之朕言不貳欽哉

諭廷臣劄

明仁宗

朕以眇躬處億兆之上御天下之大機務之繁殆難獨理是以下詔求言異匡不逮此朕實心也自即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朕未嘗不欣然聽納言之而當即與施行苟有不當未審加譴此皆群臣所共知者間因大理寺少卿弋謙所言過於矯激多非實事朕一時不能禁於心而群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其實直欲置諸法朕特優容今在職視事不得朝參而自是以來言者益少豈無事可言歟抑懷自全之計而退焉默默歟今自冬不雪春亦少雨陰陽愆期必有其咎豈無可言而為人臣者惟念保身亦何以爲忠朕之一時不能含益未嘗不自省爾文武群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摭其嘉議嘉猷凡遇國家軍民利有未興弊有未革及政令有未當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爲戒而有所諱庶幾君臣相與之義弋謙自明日以後仍舊朝參改諭

召處士吳與弼劄

天順元年十一月

明英宗

皇帝勅諭江西撫州府崇仁縣處士吳與弼朕承祖宗丕緒求賢圖治亦有年矣永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爲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畧顧乃嘉遯邱園不求聞達朕眷懷高誼思訪嘉猷企望丰儀以咨啟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而獨善自安豈其本心諒爾於行藏之宜處之當矣今特遣行人曹隆詣爾居所徵爾赴闕仍賜禮帛以表至懷其惠然就道副朕翹望之意改諭



勅諭吏部申明薦舉

明 楊士奇

勅諭吏部至理之務必先安民安民之方必擇守令自昔聖帝明君咸循茲道朕孜孜夙夜以恤民爲心而詢諸四方民不得所多緣守令非人即位之初首詔求賢今既數月矣薦者無幾賢才之生何地無之惟賢知賢各以其類寧有不知者乎薦賢爲國事君之義其令在京五品以上及監察御史給事中在外布政司按察司正佐官及府州縣正官各舉所知除見任府州縣正佐官及犯贓罪者不許薦舉其餘見任及屈在下僚官員并軍民中有廉潔公正才堪撫字者悉以名聞務合至公以資實用不許徇私濫舉如所舉之人受贓有犯贓罪者併舉者連坐蔽賢不舉國有明憲夫天下生民之安否係於守令之得失爾尚慎重簡畀以副朕倦憊斯民之心欽哉故諭

景皇后尊諡勅

明 王 鏊

昔景皇帝踐阼汪氏實正位中宮既乃自懷謙冲謙軒龍於有子英廟復辟景皇退就王封而汪氏復爲邸王妃居之外府憲祖之十一年念景皇康濟之功上尊號曰恭仁康定景皇帝而妃號獨未及改汪居外府三十餘年含貞體順壽考令終茲已陪葬景陵夫禮取其稱也康定既正大統而園陵配享未復禋瞿之號於禮殊爲未稱且憲祖追崇之志蓋將有待朕不敢廢爾禮部其會群臣仍上皇后尊諡蓋葬以妃祭以后實酌禮之宜而處其中者也爾其如勅奉行故勅

文體明辨云按說文云冊符命也字本作策蔡邕云策者簡也漢制命令其一曰策書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篆書以命諸侯王三公亦以誅謚而三公以罪免則一木兩行隸書而賜之其長一尺當是之時惟用木簡故其字作策至於唐人逮下之制有六其三曰冊字始作冊蓋以金玉為之說文所謂諸侯進受於王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一編之形者是也又按古者冊書施之臣下而已後世則郊祀祭享稱尊加謚為哀之屬亦皆用之故其文漸繁今彙而辨之其目凡十有一一曰祝冊郊祀祭享用之二曰玉冊上尊號用之三曰立冊立帝立后立太子用之四曰封冊封諸王用之五曰哀冊遷梓宮及太子諸王大臣薨逝用之六曰贈冊贈號贈官用之七曰謚冊上謚賜謚用之八曰贈謚冊贈官并賜謚用之九曰祭冊賜大臣祭用之十曰賜冊報賜臣下用之十一曰免冊罷免大臣用之今制郊祀立后立

儲封王封妃亦皆用冊而王金銀銅之制各有等  
 差蓋自古迄今王言之所不可闕者也

冊文

祝冊

王冊

立冊

封冊

哀冊

謚冊

祭冊

賜冊

免冊

冊文

祝冊

郊祀昊天上帝冊文

宋 王安石

伏以眷命作邦百年於此蒙休承福外用寧施及  
冲人嗣膺歷服燎禮有典稱秩惟時

郊祀皇地祇冊文

宋 王安石

伏以大報於郊有典咸秩厥作成物配天同功合食  
泰壇義存一體猥以冲眇紹休前人潔誠昭事不敢  
不察

郊祀配帝太祖皇帝冊文 宋 王安石

伏以命於帝廷肇造區夏掃除僭悖人以永寧陟配  
天郊實存舊典靈承圭薦其敢忘初

冊

玉冊

上應乾聖壽太上皇冊文 上順宗 唐憲宗

維永正二年歲次景戌正月景戌朔皇帝臣某稽首  
再拜奉冊言臣聞上聖元邈獨起乎希夷彊名之極  
猶存乎用象豈足以表無為之德光不宰之功然稱  
謂所施簡冊攸著涵泳道德感於精誠仰奉洪徽有  
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下道繼元元業繼皇極膺  
千載之休歷承九聖之耿光昭宣化源發揚大號敦  
本示儉慶裕格天恩翔春風仁育羣品而功成不處  
褰裳去之付神器於冲人想汾陽以高蹈體堯之德  
與神同符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巍巍事表無得而言  
顧茲寡昧屬膺大寶懼忝傳歸之業莫伸繼述之志  
夙夜兢畏惟懷永圖今天下幸安皆睿訓所被而未  
極徽號孰報君親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列抗疏於  
內方伯藩守億兆之衆同詞於外請因壽歷以播鴻  
名臣不勝大願謹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三  
朝獻壽之辰應五紀啓元之始光膺徽稱允協神休  
斯天下之慶也

尊皇太后冊文

宋 歐陽修

維治平二年歲次乙巳十一月丁巳朔十有六日壬申嗣皇帝臣英宗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昔者明主之以孝治天下者非家至而日見也蓋有要道焉推所以行於己者爲天下率盡所以奉其親者爲天下先而四海靡然而承風矣洪惟有宋受命造邦百年四聖而小子獲承之以繼我仁考之遺休餘烈方與羣公卿士夙夜以思勉其不逮庶幾如我仁考付畀之意以申罔極欲報之心此固慄慄祇懼不敢違寧者也顧惟眇末之質提攜鞠育慈仁咻煦至於有成自我聖母嗣位之始哀迷在疚而憂勤艱難一日萬務協和綏靖保祐扶持功施邦家亦惟我聖母永惟至恩大德無物可稱是以稽參典禮率籲羣心合志一辭懇懇惓惓不勝大願謹遣攝太尉具官韓琦司徒具官胡宿奉玉冊金寶上尊號曰皇太后恭惟皇太后聖善明哲柔閑靜專粵自正位中宮內助先帝陰德修而教行儉德著而下化遂及萬國先於正家逮夫王凡受遺遭時多難勉徇勤請權同聽決而明

誠遠慮動懷謙畏深鑒漢家母后之失訖不踐於外朝及歸政冲人合於易之進退不失其正之聖是惟全節鉅美固已超出前古而垂法後世宜乎盛烈播于聲詩尊名光於典冊惟末小子獲奉溫清嗚呼殫九州之富以爲養未足盡於孝心享萬壽之福而無彊期永承於慈訓臣誠懼誠抃稽首再拜謹言

皇太后冊文 成宗上

元 陳 儼

維至元三十一年歲在甲午十一月丁未朔皇帝臣某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自家而國治道必有所先立愛惟親君德莫加於孝况恩深於鞠我而禮重於正名歷代以來令儀可考人子之職所在天下之母宜尊恭惟聖母聖善本乎天資靜專法乎地道上以奉宗祏之重下以叙倫紀之常助我前人守卷耳憂勤之志保予冲子成思爾難肅之風肆神器之有歸知孫謀之數定界付雖由於歷數規模一出於庭闈是用率額衆心章明鉅慶不勝拳拳大願謹奉冊寶上尊稱曰皇太后伏惟長信謗揚周宗綿綿備洛書之錫福聚慈極之儀天璫圖寶運于萬斯年誠歡誠忭稽首再拜

開元神武皇帝冊文

唐 蘇 頲

維先天二年歲次癸丑十一月辛酉朔二十八日戊子攝太尉臣某等文武官六千五百一十四人言臣聞厥初生人首出庶物物不自理惟后所以康乂后不自專一作專惟人所以歸往古先哲后安人育物表功崇號不可避也一作避皇矣上帝臨於巨唐降胤氤緜耿光重熙而累盛至太皇而授聖臣等敢稽首而言曰曩者景龍之末長蛇縱禍陛下慮宗祏之隆提劍而夷之則因親以尊主間者朝有賊臣天罰大懸陛下拯邦家之難援旗而勦之則措枉以舉直戮不及嗣惡惟其魁一作魁思與王公卿士下逮元元楊闇澤而育一作育和氣臣又聞軒夢華胥堯期姑射未有一其道而順大皇之心文王之事武王緝熙未有一其時而居聖神之位寡裳釋重至公也端冕一作冕嚮明至孝也使九族敷叙百工允釐東西南北砥礪聲教被靈有四招翠黃而可乘我寶有三指珠玉而不御然猶發揮禮樂馳騁典墳論思獻納進善從諫日慎一日上稽乎天意下考於人謀卓哉叶元符而燦



靈命者也夫開者泰也周不通武者威也周不服臣等不勝大願昧死上尊號曰開元神武皇帝謹上玉冊王璽臣等誠惶誠恐死罪謹上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二年上尊號玉冊文

唐 李德裕

維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四月乙丑朔十四日戊寅攝太尉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平章事臣德裕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珙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李紳及文武百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臣僧孺等六千五百七十四人言臣聞羲皇首太古之號成湯顯神武之稱我高祖皇王是憲尊名若古貽厥丕訓爲孝孫之法豈不善始善述哉矧乃巨唐受命繼體承業理運將至大君以興穹昊所以開至聖也曩者明兩未定帝華不協捨允傳聖深惟至公先后所以昭天命也亦猶堯發於唐虞文興於代卽神明之祚不其難哉伏惟皇帝陛下清明傳聖光耿四海元德真隣天休大賚日角見表氣志如神爰初定命王心理物如辰居其極而天下無邪矣由是昭德塞遠尊賢遠佞高不自滿戒不自康罔盤于罔不通于色自閨壺以施

王教由家道而刑國風去比周數名實掣權綱擇聖  
德修舊典協誠質托嘉壇款太乙進正臣以端治表  
禮老更以求謹言遠無蔽獄近無留命祈元祖而膏  
雨降祀靈岳而嘉穀登省刑罰而達勅消發倉庫而  
蠶螟息去歲龍旂承祀大輅親郊捧玉璫而一獻光  
靈來格振金石而六變魄寶昭臨然猶古訓是學緝  
熙于道天文炳煥雲漢其章溫恭敬遜承太任之教  
和樂愷悌合戚藩之心德風偃于羣黎威靈動于絕  
域又以敬食不逮於長樂昭配未升於稱宮每懷嗣

徽薰蕕而慕所以奉若慈訓對越兩儀因心立制永  
錫其教寬履劉之罪興惻隱之仁迴霜收電爲之反  
禾及覃于蓂莢景附朔邊耀德戢兵謙臨是受至於  
備文物展國容莫不先甲而布甘澤丁辰而廓陰翳  
和景異溫卿霽細溫斯所謂神祇之心應矣天人之  
際交矣於是服冕之士戴鵲之倫整藩衛邦伯黃髮  
鮐背不謀而進曰陛下元然天時輝光日新大矣孝  
熙四極爰臻誠宜玉版溫潤鏤鴻明之德神寶焜耀  
薦萬斯之年丕惟大典不可辭也陛下猶謙退固拒

至於三四羣臣不已乃曰俞哉夫徧履已舍之謂仁  
極深研幾之謂聖憲度著明之謂文變裔震懾之謂  
武威而達通之謂神無思不服之謂孝臣等不勝大  
願謹奉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伏  
惟陛下乾健不息謙尊而光樂成其耽禽成其荒壽  
乃侔於殷宗俗乃厚於成康昭燕後昆受福無彊臣  
德裕等誠歡誠躍頓首謹言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五年上尊號王冊文

唐 李德裕

維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正月己酉朔一日己酉光祿大夫  
守太尉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裕光祿大  
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懷朝  
議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讓夷朝  
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崔  
鉉及文武百官太中大夫太常卿臣孫簡等六百二十二人言臣  
聞在昔周宣儉狃內侵四牡薄伐以定王國則詩人大其功暨

于漢宣

垂龍呼韓慕義邦交遠通則簡管著其

美惟此二代稱爲中興間昔開成之末星孛如雲頓幾  
蔽天先帝感之黎人俱焉乃授至聖遺大授艱迄茲  
成功厥有冥數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表應  
龍翼粹合乾剛神全而正氣凝守定而天光發智足  
千里動必察微心鏡萬機物來斯應於是五材用四  
維張建中和之極殿前聖之綱重樞機修法制刑御  
家之理無出壺之言銷譏邪遠巧佞斥背公之黨退  
好徑之人內嚴體貌增堂陛之峻外絕歸交去輔車

之勢古所謂受命於天惟舜獨也已又曰一心定而  
萬物服惟陛下得之曩者 矜功耗蠹中國種類

磐牙根柢封殖異術肺附縞衣如荼扶邪作蠱浸淫  
宇內倒懸不鮮百有餘年既而龍祠埋滅攜國款塞  
質帝女戚海疆有恨顧平城之心鯨吞咸洛之志爰  
命帝將寧旗刈旃兵塵穹廬火烈荆榛颺罰幘碎輶  
輶六羸遐逃責女生還剗滅妖迹勦除醜類故名王  
結髮冠帶入臣聖昆稽首觀譯來獻而又姦臣放命  
二紀陸梁據泰山之固下窺洛邑通故絳之道旁睨

近關樹其遺孽以竊兵柄議者僉曰精甲十萬積穀  
十年泉魚不察湯網宜懸陛下雄斷霆聲羣衆冰釋揚  
清風而掃雲鼓迅雷以破山任馮異則拔天井而震  
上黨伏吳漢則發突騎而傾邯鄲壺關失險山東奪  
旄屬有成邊叛將竊發參墟人心搖蕩異議放肆陛  
下臨朝而言曰二寇獲罪于天予所不捨未三旬而  
定晉陽繞期年而滅馘子不以金購稀將多降不勞  
師克粵首馳報非至德感物孰能臻於此乎由是台  
宰百辟藩屏將帥上言曰成伐東裔而肅慎來賀景

第七國而王室乃安莫不始於武功終致刑措將以  
禮上帝薦祖宗宜受鴻名以答元貺陛下循謙遜而  
五讓之勤勤罔已乃屈己以喻之雲漢爲章所以昭  
法度也神明其德所以成教化也巍巍乎有功帝克  
之則也勤于大道元祖之訓也臣等不勝大願謹奉  
冊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  
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不有其名以保其成不德其功  
以戒其盈享殷宗之福致周道之平熙我王度永振  
金聲臣德裕等誠歡誠躍頓首頓首謹言

乾德上尊號冊文

太祖

宋 范 質

維乾德元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己酉朔十六日甲子  
攝太尉守司徒兼侍中蕭國公臣質守司空平章事  
臣溥尚書右僕射平章事臣仁浦及内外文武臣寮  
馬步諸軍將校藩郡守臣四裔君長緇黃耆父等七  
千五百人謹再拜稽首上言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又曰舜有天下無爲而理是以古之言道德者莫先  
於二帝一則曰聰明天思一則曰溫恭澹泊英聲茂  
實意無欲而自彰景福鴻休心無求而自至巍巍  
蕩蕩無得而言伏惟皇帝陛下高明博厚宣慈惠和純  
粹之德全孝友之行著惟精惟一知微知章向者龍  
尚處於潛淵日未離於暘谷歷試之際志在扶危陰  
阻艱難何往不濟躍馬蹈高平之陣麾戈佐淮甸之  
征喋血鏖兵一月三捷勞旋飲至論功莫二洎乎天  
監厥德用集大命人祇叶應風雨咸若畀運初建國  
步猶梗始則李筠犯順長戟指關并人連禍冠我北  
鄙於是有太行之行重進怙亂素德崇姦幅員千里  
生民被毒於是有廣陵之役千乘萬騎如霆如雷詢

彼仇方震疊區宇翠華宵至堅城旦下連平二孽有  
同符契累朝以來出師誅暴未有若茲之奇速也頃  
者華風不競中國政微五嶺三江置諸度外殊文異  
軌六紀于茲肇啟聖謀驅攘寇亂荆湖底定南土晏  
然燕薊之戎汾晉之孽燕巢幕上朝不謀夕邊事少  
間理道無壅嚴恭寅畏一日萬機勤於已而泰於人  
儉於躬而豐於物明四目而高視達四聰而遠聽不  
侮鯨寡恤天窮也信及豚魚遂物性也惜力念耕耘  
之苦推食閤介冑之勞法家之流既峻且密乃詔大  
理重正刑名俾盡哀矜務從寬簡減盜竊之罪緩鹽  
麴之禁好生之德通於神明若乃昧典丕顯坐而待  
旦商湯之戒慎也側身損己長轡遠馭漢文之化導  
也循名責實信賞必罰建武之法制也果敢決斷從  
善如流正觀之風烈也帝王之道於茲備矣太平之  
業於茲成矣於是祇見清廟致其孝享圓邱展禮對  
越上元一獻而天帝降祉再獻而神人以和三獻而  
萬祿攸報祥風拂袂休氣繞壇熙熙怡怡羣心胥悅  
國家大慶衆庶共之肆赦覃恩俾民更始與天合道

謂之應天天無不覆謂之廣遠無不至謂之運轉施  
濟衆謂之仁智周萬物謂之聖化成天下謂之文保  
大定功謂之武其德無際謂之至德臣等不勝大願  
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德  
皇帝伏惟垂日月之明監億兆之情凝旒端委昭受  
鴻名如山嶽之固如松柏之榮乾健不息品物咸亨  
承天之祐萬壽千齡

維至大二年正月乙酉朔越七日辛卯皇太子中書  
令樞密使臣某謹率中外文武百僚頓首頓首謹言  
昔我世祖既平炎趙質之於書幅員廣長振古無倫  
覆燠之下八紘萬國莫敢不庭何獨一王西北岸然  
憑道阻修方命正朔德綏之而不摯威董之而不懾  
夫豈不能聲罪致罰深入其地終以聖人親其宗親  
已荒有年成宗繼序憤久驚頌天鑒昭明於裕皇孫  
獨異陛下授以太祖皇帝信寶撫軍漢北是固以張  
足付神器之本時未及冠承命即行其視萬里莽闡  
寒冽之鄉不遠不難如堂適庭至則獎厲諸軍修明  
法志簡拔果毅均苦分勞解衣煖寒推食飫飢洗洗  
汔汔士氣日作摩算伐謀待寇歲至奪人以先身踐  
戎行霆馳電掣大北其羣虜已不矜日慎一日始終  
十年不但屢勝往狡不懲悉銳來加當以選鋒伺間  
出奇盡襲輜重彷彿無歸度不能軍羣倪累疊降口  
百萬致茲敕寧平四十年未靖之梗成兩祖宗未完  
之志天下之人聞其風聲思覩天光者顙顙翹翹九

圖一心握是乾符歸正宸極弛武事之夙習洽新化  
以文治立愛自親曾未旬浹上尊太后問安以覽下  
建儲宮庶政是先又舉列聖未遑之典欽崇元祀玉  
璫黃流薦祿太室還蹕龍興徘徊太祖龍孫九狩則  
金于斯肇基帝業為城中都又以孔子垂範百王將  
二千年而顯謚未稍加大成於至聖文宣王上立勞  
於軍與凡庭臣悉大賚之間歲不登既賑既恤虞施  
未憐民罹罪罟再肆大宥至德難名赫赫巍巍惟天  
為大掛一漏萬井觀如斯求可盡臣下歸美報上者  
惟是微稱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統天繼聖欽文  
英武大章孝皇帝欽惟陛下立心天地立極生民茂  
對鴻名于億萬年

冊文

立冊

唐冊元宗明皇帝文

唐賈魯

朕以寡昧虔奉鴻休本殊王季之賢早達延州之節  
昔者聖歷已讓皇嗣之尊暨至神龍終辭大弟之授  
豈惟衣冠所觀抑以兆庶咸知頃屬國步未夷時艱  
主幼大業有綴旒之懼寶位深墜地之憂議迫公卿  
遂司契象日慎一日以至於今一紀之勞動亦至矣  
萬邦之俗化漸行矣將成夙願脫屣寰區昔堯之禪  
舜惟能是與舜以命禹匪私其親神器之重允歸公  
授皇太子某有大功於天地定貼危於社稷溫文既  
習聖敬日躋委之監撫已移年歲時政益明庶工惟  
序朕之知子庶不負時歷數在躬宜陟元后可令即  
皇帝位有司擇日授冊朕方比跡洪古希風太皇神  
與化遊恩與道合無爲無事豈不美與王公百寮宜  
識朕意

唐肅宗宣皇帝文

唐賈至

維天寶十五載歲次丙申月戊子朔二十一日戊申  
太上皇若曰咨爾元子某惟天爲大惟人君則之順  
乃德故舜禹揖讓而履皇極弗乃道故丹朱商均不  
能保鴻業是以啓有惠迪而夏嗣焉隋有亂紀而唐  
受焉五聖之御寓皆以勤儉兢業日慎一日故能享  
祚長久垂慶無窮洎於六葉恭位四海默於勤倦緬  
慕汾陽將保靜順神恩我烈祖元元之道是用命爾  
元子當位嗣統於戲爾有忠孝之誠格於君父爾有

友愛之義信於兄弟爾有仁恕之行通於神明爾有  
戡難之才彰於兆庶予懋乃懿德嘉乃神武天之歷  
數在爾躬汝惟推誠禍亂將冀爾永清汝惟從諫宗  
社將冀爾復寧休言惟疵直言惟師任賢勿貳去邪  
勿疑民非后孰治后非賢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  
無忝祖宗之丕烈矣

策立安帝文

漢鄧太后

維延平元年秋八月癸丑皇太后曰咨長安侯祐考  
和皇帝懿德巍巍光於四海大行皇帝不永天年朕  
惟侯孝章帝世嫡皇孫謙恭慈順在孺而勤宜奉郊  
廟承統大業今以侯嗣孝和皇帝後其審君漢國允  
執其中一人有慶萬民賴之皇帝其勉之哉



立皇后何氏冊文

晉穆帝

維升平元年八月皇帝使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太宰  
武陵王晞冊命故散騎侍郎何氏女爲皇后咨爾易  
本乾坤詩首闢睢王化之本實由內輔是故皇英嬪  
虞帝道以光姪姒母周允嗣克崇皇后其祇勗厥德  
以肅承宗廟虔恭中饋盡敬婦道帥導六宮作軌儀  
於四海皇天無親維德是依可不慎歟

冊淑妃爲皇后文

錢瑯

維乾元五年歲次戊午四月庚子朔二十七日丙寅  
皇帝若曰惟王法天惟后象地統理之道相須而成  
秉陽雖繫於昭垂養物必歸於厚載惟處大倫而克  
正與元化而同光上贊君臨旁資婦順遠徵百代咸  
本六經而禮曠累朝位虛中壺嚴裡怵惕王璽無所  
進之人內令寂寥彤管有不書之史興廢之重作配  
實難咨爾淑妃何氏柔既可觀儉皆中度外言罔入  
懿則自成處閑房而椒亦蜚聲御衆妾而木能逮下  
洎和家多難輔佐克勤每見求衣未嘗安寢先知肝  
食不視晨修欲齊京室之賢罔慕長秋之盛勞謙之  
報降福是宜乃顯皇儲仍因子貴公卿來講龜筮斯  
從實上帝之所嘉詎朕心之可抑今遣某官某持節  
冊爾爲皇后於戲極位正名居尊齊禮典一中而百  
神聽禮一行而萬國歡懼恐可以保其名齊莊可以  
奇其位徃司陰教以永天休

皇后冊文 神宗后向氏

宋 王安石

維熙寧二年歲次己酉四月丁酉朔二十六日壬戌  
皇帝若曰自昔有天下必擇建厥配以承宗廟以御  
家邦肆朕受命奉循前烈考慎典冊以祈協於神民  
咨爾向氏懿柔淑恭舊有顯聞肇功唯祖弼亮帝室  
流德之澤覃延後嗣是產碩媛比賢姜任越朕初載  
來嬪蕃即盥饋在中率禮無違以至嗣服祇承內事  
齊明夙夜罔有曠失宣崇位號表正宮庭令遣攝太  
尉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樞密使光祿大夫檢校  
太傅行尚書判部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  
五千戶食實封一千戶呂公弼攝司徒朝散大夫右  
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護軍太原郡開國公倭食邑一  
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王珪持節冊命爾為皇后夫  
惟興王肇厥士女咸自內始達於四海朕克勤人用  
弗怠朕克儉人用弗奢朕克正人用無敢側頗僻爾  
勤相朕乃濟登茲於戲匪初惟艱惟慎厥終爾忱念  
茲朕以永享天祿爾亦豫有無疆之福豈不臧哉

冊廣陵王為皇太子冊文

唐王言會最

維貞元二十二年歲次乙酉四月庚午朔五日甲申  
皇帝若曰建儲貳者必歸於冢嗣固邦本者允屬於  
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某幼挺岐嶷長標洵淑佩詩  
書之明訓宣忠孝之宏規居維保和勅必循道識達  
刑政器合溫文受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神祇  
龜筮罔不協從是用命爾為皇太子於戲維我烈祖  
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祚流無窮光緒洪業逮予十  
葉虔恭寅畏日慎一日付爾以承祧之重勵爾以主  
皂之勤以正萬國之心以揚三善之德爾其尊師重  
傳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行對越天地之耿光  
丕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慎歟

冊

封冊

封齊王策

漢武帝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湯廟立子閭爲齊王嗚呼小子閭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世爲漢藩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於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城廼凶於廼國害於爾躬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封燕王策

漢武帝

嗚呼小子旦受茲元社建爾國家封於北土世爲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此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薰鬻徙域北州以安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桀德毋廼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封廣陵王策

漢武帝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於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楊州保彊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祇祇兢兢廼惠廼順毋相好逸毋通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賜諸侯策

漢光武

建武二年春正月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詔曰人情得足苦於欲縱快須臾之欲忘惟罰之義惟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之無窮且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其顯効未訓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朕將差而錄之乃違謁者即授印綬策云云

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而于孫長為漢藩

封諸郡王勅一作封皇太子大男寧平原郡王等制

唐王言會收

勅王者嗣統必上尊祖廟中立人紀下及諸孫所以光贊鴻猷發揮大典者也皇太子大男寧等溫敏茂淑依仁游藝韶齔之成自降其心詩書之言夙盈於耳朕初建儲兩永固宗祧既當知子之明彌稱抱孫之慰是用依方建邑藉土疏疆俾奉邦家武宗藩屏本夫百代冀叶於周詩子弟畢封更高於漢室於戲承紫極之慶稟青宮之訓惟師友是敬惟忠孝是憑

以樂善為心好賢為德古有成範爾其欽哉正元二十一年

月四

冊雅王文

唐 錢 珣

維年月日皇帝若曰周王之嗣分茅土者十五國漢  
景之代書簡冊者十三王朕以寡昧之資奉神靈之  
統每願諸子實惟天休期訓導之將成諒封建而可  
享咨爾第十一男祺方當稚齒復在深宮有知憂知  
懼之心見聞詩聞禮之志自然而秉最樂不渝遂詔  
有司往申舊典今遣某官某乙持節冊爾為雅王於戲  
受冊之命重屬汝躬列聖在宮百辟在位在天必聽  
在位必觀罔怠交備用承多祐

光化元年十一月

擬冊齊王文

唐 劉禹錫

維某年月日皇帝若曰啓茲東國境於青州畧碣夷  
導淮淄鹽飾貢庭縻絲入筐粵在少昊爲燕鳩之域  
沃若殷商乃薄姑之邱周實太公之國積海岱之饒  
習我華之盛因俗簡禮其政易成咨爾第二子某直  
諒多聞溫裕有立樂於爲善力其未能行本正廉言  
依忠孝固可錫茲青社俾藩於東是用命使某官某  
乙持節冊命爾爲齊王往欽哉宜聽朕命夫敬人可  
以理國然後己可以得人謂己不明任賢良以爲明  
謂己不德資師傅以爲德國安則備爾忠孝人敬則  
忝爾君親悼乃厥隋冊替休命

擬冊晉王文

唐 劉禹錫

維某年月日皇帝若曰涉河之東千里而廣右浸衛水左據常山蒲坂唐堯所封之邨歷山虞將隱耕之地晉陽我高祖誓衆之野本晉國也而謂之唐其人憂深思遠有帝堯之遺風焉故我國家因之以啓王業將我朝政保茲舊邦克建威藩以任賢德咨爾第五某和裕稟質端正理身撫謙似不能好善如不足行歸於厚口無擇言本孝克家資忠體國固可嚴奉啓晉之域綏懷積德之邦錫爾黑社以藩於北是用命使某官某乙持節冊命爾爲晉王往欽哉且聽朕命於戲踐唐堯之地理虞舜之人開高祖之域爾其兢兢底慎以臨其人思流豈弟之風祇敬興王之業無一舉足以忘我祖宗艱難之業性利厥土以孚於休

德宗冊嘉誠公主文

唐 陸贄

維正元元年歲次乙丑六月甲子朔十二日乙亥皇帝若曰王者以義睦宗親以禮敦風俗義之深實先於友愛禮之重莫大於婚姻故春秋書築館之儀易象著歸妹之吉予是用祇考令典率由舊章咨爾嘉誠公主孝友柔謙外和内敏公宮稟訓四德備修疏邑啓封命爲公主徽章所被禮實且之今遣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沂國公勉持節冊命爾維欽哉下嫁諸侯諒維古制肅雍之德見美詩人和可以克家敬可以行已奉若茲道永孚於休懋哉王風勿墜先訓光膺盛典可不慎歟

冊文

哀冊

唐高祖神堯皇帝哀冊文 唐 虞世南

維貞觀五年太歲辛卯某月日大行太上皇帝崩於  
某宮之某殿旋殯於某殿之西階即以明年某月日  
遷座於獻陵禮也元覽載籍遡聽皇王立德可久應  
運斯昌天基崇峻帝系悠長虹暉降祉真氣呈祥葱  
衡朱轂熊軾龍常契叶天符誕生睿聖彤雲晝聚黃  
星夕映舒卷潛躍幾深道性地載天臨日暉川鏡歷  
試藩岳風移俗正火德云謝羣龍戰野蚩尤曜旗王  
良策馬拔山瞻日滔天汎夏蕩拒黎元貼危宗社提  
劍創業仗鉞專征風驅雲動海運天行伐謀上略制  
勝神兵尊王踐土復帝夷庚職惟上相任隆羣辟六  
階已平四門咸闢殊物顯命彝章典冊錫重介珪禮  
優乘石煙霞改色鑄管變音觀國受命負辰君臨仁  
需動植化感飛沉殷輅周冕禹迹堯心剖觚反樸抵  
璧藏金商俗未改遺氣阻亂沙塞度劉伊瀍叛渙應  
變雷動乘機電斷十角雲消三川冰泮漸以文教致  
諸王道制禮和樂尊儒養老翠鳳棲梧丹漁在藻水  
浮元貝階榮朱草威加海外澤被區中要荒合軌



竭遐通沒羽沉浪飛輪駕風眷言釋負有懷高謝脁  
爾標陽杏同姑射超詩禮以承天稟義方以成化聿  
膺景福方期永年玉几奄及金勝遂愆絕五日之晨  
遽千齡而上仙攀帷辰以孺慕抱劬罔以纏綿嗚呼  
哀哉虔奉顧託式遵遺志指珠玉而不藏即陶甄以  
成器貽儉德以爲譽垂風聲於後嗣嗚呼哀哉永去  
天邑言遵地肺背沃野之神臯越通川之清渭懷岐  
下之前迹眷新豐之舊里茹哀噓以留思旆翩翩而  
顧指悲風急而拱木吟平野晦而寒煙起嗚呼哀哉  
惟綴衣之如昨忽馳光之莫駐亟時逝而節改俄涉  
新而復故野蒼蒼而日衰歲凜凜而行暮感物悲於  
氣序銜哀踐於霜露泣川水之逝波動商山之風樹  
踏厚地而無感仰高天而何訢嗚呼哀哉曰聖與人  
誰前誰後炎昊無金石之固勛華異松喬之壽孰歷  
世而長存唯令名之不朽矧元功與至德冠列辟而  
爲首俾軼五而登三與天長而地久嗚呼哀哉

唐太宗文武皇帝哀冊文 唐 褚遂良

維貞觀二十三年歲次己酉五月甲辰朔二十六日  
己巳大行皇帝崩於翠微宮之含風殿旋殯於太極  
殿之西階粵八月庚寅將遷座於昭陵禮也鳳管凝  
和龍帷將曙溢化同軫綿區綺素哀子嗣皇帝某覽  
風樹而增感攀銅池而拊膺迫宗祧之是寄傷往駕  
之無憑奠樽盈而悲緒促靈景翳而愁雲興去劬滋  
遠清徽方閱爰詔司存傳芳璚字其詞曰

三微固社五曜垂文光昭司牧對越唐勛族著元牝  
家傳縉雲高配於天一人有慶大行神武惟幾作聖  
良書自得高文成性風表餘雄先懷反正蒼兕爰發  
朱旗首令寰瀛昏墊闢洛荒蕪妖傾地軸盜弄乾樞  
戎衣先啓霸政宏謩天兵電掃月陣風驅蚩尤遞剪  
猋竄咸誅閔位不度餘分興戾先收秦組次焚商袂  
轉圜上略容光下濟從邑垂仁賓門灑惠脩風順軌  
凝圖奉睿青戾同規元珠協契發擇二五聲明遐裔  
沃野休兵靈臺偃革升嚴藏銳遵河奉璧學肆徐輪  
邱園散帛就日攸宜如天在斯刑哀動植化美墳荒

樂華曾舉禮葉旁垂沙場罄翦斗極威霸狼山入圃  
潮渚歸池東旌若木西旆條夫龍卿委賁烏服來儀  
大矣乘時悠哉利見文龜浮沼應龍在浹滴露飛甘  
卿雲呈絢松莢望章瑤草方薦仙舟劍術星飛告變  
凝沴氣於升年掩璿暉於離殿嗚呼哀哉商管初秋  
飛絃罷絳驚川悠緬宮車晏出大陸弗營元龜獻吉  
展輅致駕端圭司日迫靈輅於將餞痛皇情其如失  
凝秋林於廣路邇悲風於表術輕柏梁而徐轉邁蘭  
池而從蹕聲輕旆之遙遙動邊笳之蕭瑟嗚呼哀哉

同營南寔漢啟泉關穀林搖落喬巖變衰平原淒分  
白日遠涼清澹今秋雲飛覽銅雀而興慕傷鼎湖之  
不歸嗚呼哀哉峭陵元壤嶠山窮路虛衛翻英輕馳  
委素堯門閉而日慘羲庭易而雲吁嗟厚德之長遠  
仰高天而攀慕嗚呼哀哉崇基永煥置業方昭遺風  
餘烈天長地遠想神襟而騰茂縱史筆而揚翹龍嘉  
聲於日月終有格於唐堯嗚呼哀哉

唐睿宗元真皇帝哀冊文 唐 蘇頌

維開元四年歲次景辰六月乙巳朔二十日甲子大  
行睿宗大聖元真皇帝崩於百福殿徙殯於太極殿  
之西階粵十月初某日將遷座於橋陵禮也素帶褰  
周青壺警節儼無聲以虛衡陳有象而成列哀子開  
元神武皇帝某追攀引繚眇擗司常懷庶物其涕逆  
感衆靈而影彰騰茲鴻業欽若要道爰制近臣敢揚  
大寶其詞曰

高祖興唐重其耿光睿宗誕慶紹我明命明命伊何  
重熙累盛耿光伊何翊善傳聖在昔分瑞爰初剖符  
宅殷令典居相宏圖宣哲觀藝祇肅服儒踐其成式  
納以嘉謨否歷終泰傾維更紐予從代王于事周母  
退象藏密汁襟釋負不爲震驚自得謙受權乃後亨  
塞而旬開固推皇帝仍陟元台鳴牝攝尊紛虹肆災  
馳馳神武電掃姦回三讓天下載登宸極順夫此心  
忘我帝力鞫譯修貢親賢任職樂英已敷禮緯重繹  
宗廟率祀郊卽肇禮養而迎夏莢以祈春靜默汾道  
和平返淳智周翔泳功濟陶鈞知子惟明從吾祈尚

匪伊祈之莫緒追鑿缺而將喪帝允執乎厥中皇遂  
崇於太上始授圖而觀察終脫屣以清曠齊必開館  
朝而別宮問安順色資孝宏風理極兼受言承至公  
豈綴衣而憑几忽成帛而號弓嗚呼哀哉夢年罕驗  
顧是付囑屬神器其得所委靈心其何欲增推絕以  
孺慕竟厥時而去俗萬邦赴而同軌六達陳而帥屬  
外羣悲於縞素中不瘞於珠玉塵輅迎轉龍輅戒徂  
寒生紫殿曉發清都茹琬遲遲而徙靡旆旌戀戀以  
威紆除櫟陽之御路指橋嶽之幽途禮既獻而三撤  
神方寧而九虞遠遊道冠近嚴歸蹕因高而渭川盡  
見馮下而秦京稍出積耘草以橫霜攢悲松以翳日  
嗚呼哀哉粵義軒之建子如兮今問傳其不已倚簡  
冊之尊聖真兮鴻名冠而方始然後景雲藹華露滋  
揚至德殷永思此天子之孝也夫何足以知之嗚呼  
哀哉

宋文帝元皇后哀策

顏延年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皇后崩於顯陽  
殿粵九月二十七日將遷座於長寧陵禮也龍輅纒  
絳容翟結駟皇塗昭列神路幽嚴皇帝親臨祖饋躬  
賻宵載飾遺儀於組旒淪徂音乎珩珮悲黼黻之移  
御痛羣禴之重晦降輿客位撤奠殯階乃命史臣累  
德述懷其辭曰

倫昭儼升有物有憑圓精初燦方祇始凝昭哉世族  
祥發慶膺秘儀景宵圖光玉絕昌暉在陰柔明將進  
率禮蹈和稱詩納順爰自侍年金聲風振亦既有行  
素章增絢象服是加言觀維則俾我王風始基嬪德  
惠問川流芳猷潤塞方江泳漢載譔南國伊昔不造  
鴻化中微用集寶命仰陟天機釋位公官登曜紫闈  
欽若皇始允迪前徽孝達寧親敬行宗祀進思才淑  
倚繚圖史發音在詠動容成紀壺政穆宣房樂韶理  
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德之所屆惟深必測下節震騰  
上清眺側有來斯雅無思不極仁道輔仁司化莫晰  
象物方臻祇祓告沴太和既融收華委世蘭殿長陰

椒塗苑衛嗚呼哀哉成涼在肆杪秋即夕籍夜流唱  
曉月升魄八神警引五輅遷跡嗷嗷儲嗣哀哀列辟  
灑零玉墀雨泗丹掖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  
南背國門北首山園僕人按節服馬顧轅運酸紫蓋  
眇泣素軒滅綵清都夷體壽原邑野淪藹我夏悲離  
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

敬皇后哀策文 明帝后劉氏 齊 謝 朓

維永泰元年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啓自先塋將  
祔於某陵某日至尊親奉奠某皇帝乃使兼太尉某  
設祖於行宮禮也翠帟舒阜元堂啓扉俎徹三獻楚  
卷六衣哀于嗣皇帝懷厲衛而延首想駕輅而撫心  
痛椒塗之先郭哀長信之莫臨身隔兩赴時無二展  
旌詔左言光敷聖善其辭曰

帝唐遠胄御龍遙緒在秦作劉在漢開楚肇維淑聖  
克柔克令清漢秉靈魯沙膺慶爰定厥祥徽音允揚

光華沿江榮耀中谷敬始絃經敷先種桂齋問川流  
神襟蘭郁先德謠先君道方被於佐求賢所謁無訖  
顧史宏式陳詩展義厚下曰仁藏往伊知十亂斯俟  
四教罔忒思媚諸姑貽我嬪則化自公宮遠被南國  
軒曜懷光素舒佇德閔予不祐慈訓早違方年冲藐  
懷神靡依家臻寶業身嗣昌暉壽宮寂遠清廟虛歸  
嗚呼哀哉帝遷明命氏神胥悅乾景外臨陰儀內缺  
空悲故劍徒嗟金穴瑋瓊奚獻禘禴罔設嗚呼哀哉  
馮相告祲震駕長往貽厥遠圖未命是獎懷豐沛之

綢繆兮背神京之宏敞  
陋蒼梧之不從兮違紉隅以  
同壤嗚呼哀哉陳象設於園寢兮  
映輿綬於松楸望承明而不入兮  
度清洛而南遊繼池緯於通軌兮  
接龍帷於造舟迴塘寂其已暮兮  
東川澹而不流嗚呼哀哉藉閨宮  
之遠列兮閔繡女之遐慶始協德  
於蘋藻兮終配祀而表命慕方經  
於賜衣兮哀日隆於撫鏡思寒泉  
之罔極兮託彤管於遺咏嗚呼哀  
哉

唐太宗文德皇后哀冊文 唐 虞世南

維貞觀十年歲次甲申六月己未朔二十一日己卯  
大行皇后崩於立政殿粵九月十日丁酉將遷座於  
昭陵禮也殯宮夕啓靈輅曉前儼帷帟於空殿肅陞  
衛於靈筵皇帝親臨宵載義深追遠瞻青蒲而永絕  
悼玉階之莫返蜃輅將引犧樽已撤爰詔記言式揚  
徽烈其詞曰

二儀合德而曜齊光列聖觀象邇家克昌猗歟華族  
英靈降祉比齊越姜匪朱踰子育德高門騰芬素里  
體仁將聖披圖閱史造舟爲梁嗣徽前德履和思順  
自家形國淑問不已柔風乞塞糾組報勤琤珩垂則  
時逢昌聖運屬休徵代邸膺歷唐侯嗣興紫宮並曜  
黃道偕昇化宣風始業贊丕承比德無競凝神不測  
應物通理撫機先識體備賢能暉無眊側績包九亂  
思加八極性道希夷言容莊敬戒奢處約懷沖履正  
景暖風暄霜嚴冰淨領略三古箴規六行源濬流遠  
時昌祚延國貞誕睿皇友挺賢談高辯日學冠通元  
慈訓所及懿德光前五福云備千齡方永地紀絕維

月輪黯景辰興不豫德音 整馬鬣無封鶴珠斯屏  
嗚呼哀哉異人神於倏忽 服於平生改清蹕以  
哀挽易朱旗以素旌昔照朝景 環珮於會城今冥  
永夜吟松柏於山楹嗚呼哀哉氣變灰飛暑退寒襲  
煙觸樹而凝慘露分枝而垂泣聞哀鴈之夕飛聽悲  
風之曉急仰雲霄而永慕慟陵寢其何及嗚呼哀哉  
皆元武而北轅絕牽牛而橫度迳去去而逾遠馬駸  
駸而不駐想渭水之貫都歎黃公之隱霧嗚呼哀哉  
嗟人生之浮促若飄風之過牖牖何風而楚停人何  
生而能久唯承天與載物邈慈深而德厚邁任如之  
高蹤播英聲而無朽嗚呼哀哉

宣仁聖烈皇后哀冊文代宰相

宋 畢仲游

維大宋元祐八年歲次壬申九月三日癸酉大行皇  
太后崩於壽康殿旋殯於崇政殿之西階粵明年正  
月遷祔座於永厚陵禮也叢殿帝室祖庭燎晷雲似  
卻而復凝月雖輝而如慘孝孫嗣皇帝臣哲宗廟諱臨遣  
奠以興哀瞻振容而永慕鳳吟管以何悲龍扶輅而  
若駐羽衛羅闕神儀布露爰制近司紀陳聖度其詞  
曰皇矣大宋寶命自天重明累聖跨成軌宣正后在  
中契於坤乾較任比如亦逾於前有系目姜源深積  
厚功熙我朝方虎是偶卷韓宅魯益昌厥後月瑞日  
符是興大母於鑠大母躬義率仁居靜猶地含和如  
春正素自稟聰明夙聞作合英祖齊昇並曜受養神  
考陰功善教體道不違惟德是敘元豐末命帝命惟  
辟聽斷勉同以補天隙擁佑神孫立民之極恭以勵  
人儉惟化俗衣有大練卷無片玉房闔不出四海在  
目信義由中九裔思服如鑑不塵如璞不緇三事大  
夫正直是咨宗藩外戚滲漉惠慈人爵王官雖卑不

私廟謁靡行外朝靡踐池籞靡臨惟正是勉服御靡  
更惟惡是善庸爾萬方爲則爲典左右皇躬動有壇  
宇居由範防造次於是寢隆且昌如天清明霽日之  
光治化方成憂勞亦至外若平居中潛邁厲坤軸軋  
以夜摧月輪翩而曉墜守大化之靡怛尚斯民之爲  
意嗚呼哀哉珠箔低垂兮雲霧猶隔蕙帳髣髴兮爐  
煙未銷想仙馭以何適謝人寰而已遙萬乘號慟哀  
經九霄于宮綈素雨泣東朝嗚呼哀哉人與神兮變  
何速秋復春兮時以徂犧樽盈兮未忘於平昔池綽  
動兮難留於須臾翼八袞以爲衛陳六衣而記塗嗚  
呼哀哉野蒼茫兮人漸遠仗徘徊兮天欲晚邇洛澗  
兮嗟備物之如在逾鞏岸兮知神遊之不返山川已  
兆於真宅松栢猶凝於故苑嗚呼哀哉玉晦龍蟄金  
藏鑑昏泉闕掩夜宮闔泣晨車軌同兮雖來於萬國  
寶座閑兮惟朝於百神魚惟炬以非日鴈長飛而不  
春嗚呼哀哉成內則於三朝貽素風於千祀致理之  
勤兮今已徃大道之公兮古如此何遠其家以爲國  
而憂其民之猶子宜大書而作冊俾永光於宋史嗚

呼哀哉

昭明太子哀策文

王均

蜃轡我龍驂跼步羽翹前驅雲旗北徠皇帝哀繼  
明之寢曜痛嗣德之徂芳御武帳而悽慟臨甲觀而  
增傷式稽令典載揚鴻烈詔撰德於銘旌永傳徽於  
舞綴其辭曰

式載明兩實惟少陽儀天北峻儼景騰光瞻哲膺期  
旦暮斯在識洞機深量包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宰  
寬綽居心溫恭成性修祿孝友率由嚴敬咸有種德  
惠和齊聖括囊流略已舉藝文徧該絢素殫極邱墳

騰塞充積儒墨區分瞻河闡訓望魯揚芬雲物告徵  
稷汾褰裳星靈恒曜山頽朽壤威儀上賓德音長往  
具條無蔭謚承安仰嗚呼哀哉首夏司閭麥秋紀節  
容衛徒警青華萎絕書幌空張談筵罷設虛饋饒餘  
孤燈翳翳嗚呼哀哉簡辰請日益合龜貞幽挺風啓  
元宮獻成武祓齊列文物增明昔遊漳水賓從無聲  
今歸郊鄣徒御相驚嗚呼哀哉背絳闕以遠徂輔青  
門而徐轉顧馳道而詎前望國都而不踐渡脩坂之  
威夷邇平原之悠緬驪蹕足以酸嘶挽悽鏘而流泣

嗚呼哀哉混哀音於蕭籟變愁容於天日雖草木之  
森陰乃寒林之蕭瑟既將反而復疑如有求而遂失  
謂天地其無心遽永潛於哀質嗚呼哀哉



冊文

謚冊

唐德宗神武皇帝謚冊文 唐 權德輿

維永貞元年歲次乙酉月朔日孝孫嗣皇帝臣某伏  
惟大行皇帝德合天地作人父母纂承光明建用皇  
極昔在寶應制天下賦輿威藩以大自魯疏雍師律  
既貞會陟收洛克輝威令廓開王塗是登上嗣乃宅  
丕后服藝祖神宗之大烈有乾乾翼翼之至敬敦佑  
延哲尊嚴懿恭燭明四極發育萬類濯沐乎仁澤澄  
清乎理本巍巍乎建中風聲與貞觀同符洎時有祲  
沴變生示較省方展義宏陰陽之功整旅致誅申震  
耀之令氛祲滅息侯王軌通丕冒持載鏡清砥平然  
後明程祀祀萬靈以接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含宏亭  
壽以致其和博來虛受以通其志政刑有歲宸扆有  
銘煥乎文明之化成也因時創節象卦設樂薰然中  
和之被物也納嘉言於近侍輟已行之詔疾諛口於  
宵人宥過失之罪去徽號而約已正廟祧以尊祖尤  
譚通道萬方來庭實旅棹乎勳籍夷歌陳於樂府霜  
露所墜車書大同順氣旁達天休滋至慶霄輪囷德  
水清澈三辰秉陽以宣耀百嘉麗地而交感飛走呈

祥肖翹遂性在宥天下二十有七年夫文思光被陶  
唐之盛也懔懔忠烈虞帝之教也疊疊穆穆周文之  
業也聰明神武漢祖之烈也窮古先之大律極帝者  
之上儀方將危升崇邱侍檢玉牒登遺天命永棄萬  
方億兆嗷嗷哀號靡訴顧惟冲昧懼忝孫謀君父有  
命付茲神器虔恭貽訓感慕滋深今因山既建同軌  
畢至一二元老宗工碩生考稱天之禮稽節惠之法  
式遵古義敢薦大名謹遣太尉某謹奉冊上尊謚曰  
神武孝文皇帝廟曰德宗伏惟聖靈昭格膺是典禮

幽贊丕祉流於無窮嗚呼哀哉

仁宗皇帝加上徽號冊文 宋 王 珪

維元豐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壬寅朔二日癸卯奉  
孫嗣皇帝臣謹再拜稽首言曰臣伏觀古先格王莫  
不大名發於前而大惠昭於後其法皆本於至公而  
不可易至後世臣子又欲盡報上之道以謂君德甚  
盛其言不足以包衆美於是有至郊加誅之文夫欲  
推事存之禮述追遠之志則奉素享之榮號益新紀  
之鴻烈謀羣公請太室洋洋庠序際天接地而震顯之  
不亦當靈祀而傳古誼乎恭惟仁宗神文聖武明孝  
皇帝躬清明之資賦神睿之略乾行施之不息仁性  
根於自然時乘六飛端御大器知窮八荒而不見其  
迹澤及萬彙而不居其功爾乃簡拔俊賢放遠邪佞  
宥恕刑獄懷保鰥寡賞不徇所私罰必當於理典最  
柔之本務緝禮樂之墜文有慘怛好生之心吏或誤  
入重辟必終身見斥有寬裕從諫之度言者屢進狂  
直必曲意見容念兵革之傷夷則不殺而服念稼穡  
之勤勞則周寧於遠矧履天下之尊而恃之以抑畏  
饗天下之富而實之以儉素輿馬不聞於游盤鐘鼓

不涉於間燕宮室亡奢靡之飾器服亡環奇之玩如  
以夙夜齊事天之誠盡霜露休惕念親之感深方  
朝廷之久安廼大革因循而聖政又新爲社稷之重  
計廼前定禍亂而皇嗣蚤立故四十二年仁恩川流  
涵濡熏蒸格於上下日月華風雨均四時餘百穀著  
北有獮翟而不能驕西有黠羌而不能軼蟲魚遂性  
自安川藪之游男女潔誠更趨耕織之樂固有幽遐  
荒昧之俗不約而子來奇偉倜儻之瑞不期而特見  
者矣丕赫我憲度鴻明聲文沛施自載籍之傳蓋未

有休功盛業可加於茲也重循涼菲永念敵訓今將  
凝清廟陟紫壇遵受厚福以浸黎元置於此時臨形  
庭發玉版上不敢隳祖宗之典下不敢虧神明之情  
如堯如舜如禹如湯豈不高一世之聞而流萬世之  
聲哉爰飭上儀載揚景鏐謹遣銀青光祿大夫守尚  
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  
七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五百戶王珪奉玉冊玉寶  
加上徽號曰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  
哲明孝皇帝恭惟明德在天臨受徽稱維億萬年永

錫嘉祉謹言

太祖皇帝加上尊號冊文武宗時上

元 王 構

維至大二年歲次己酉某月某日孝曾孫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伏以恢皇綱廓帝緒建萬世無疆之業鋪宏休揚偉績遵累朝已定之規式當總統之元盍有稱天之誅孝弗忘於率履制庸謹於加崇欽惟太祖聖武皇帝陛下淵量聖姿睿謀雄斷沛仁恩而濟屯厄振羈策以馭豪英惟解衣推食於初年見君圖子氏之大略元符額握諸部悉平黃鉞載麾百城隨下裔土兼收於夏華餘波克殄於金源蕩蕩乎無能名迹遠追於湯武灝灝爾其爲訓道允協於唐虞根深峻嶽而維者四馬囊括殊封而統之一也肆予小子承此丕基兩祇見於太宮恒優臨於端扆祚垂鴻兮錫裕尚期昭報之中牒鏤玉以增輝敢緩彌文之舉謹遣某官某奉玉冊玉寶加上尊諡曰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廟號太祖伏惟威靈昭假景貺潛臻闡繹吾元與天並久

世祖皇帝謚冊文成宗上

元 王 構

維至元三十一年歲次甲午五月庚戌朔越九日戊午孝孫嗣皇帝臣某再拜稽首言臣聞繼志述事非盡孝無以盡其誠表行誅功非定謚無以稱其實肆邦彛之具舉維天道之協從欽惟先皇帝膺籙受圖體元立統發從藩邸茂著徽稱爲治之基有常經國之略則遠役用衆智獨斷於衷總攬萬機如指諸掌內朝廷外侯牧等咸迭降罔不適中先教化後刑名本末相脩亦皆有序在御迨踰於三紀推尊合冠於百王若夫惠及困窮恩加降附慎終如始每存好仁之心保小以仁特示包荒之量擴盛敵之鴻恩沛膏澤之醇醪方其泰運漸亨戢濟多難離網復綴混一四方傳檄而氛祲開演號而方維定乾旋坤轉不足以喻其機雷厲風飛不足以比其捷至於嘉言博采惟典謨訓誥是師諸藝畢延盡陰陽圖緯之學考古律以創字畫參古今以制禮儀振耀威靈肅陳兵衛白旄黃鉞持則親巡屏甲雕弧止於不用其聖德弗可及已神功茂以尚焉蓋文之所加者深武之所服

者大是用升崇吉附揆卜剛辰謹遣攝太尉臣元都  
帶奉冊寶上尊謚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世祖  
伏惟睿靈俯垂昭鑒思皇多祐錫美無疆

仁宗皇帝謚冊文

元 張士觀

維延祐七年歲次庚申八月丁未朔粵十日丙辰孝  
子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臣聞觀其謚而知其  
行著王者之丕稱禮於廟而誅於郊實和家之彝典  
維天地之大莫能擬議而臣子之情宜極形容爰體  
至公式揚景鑠欽惟大行皇帝聰明冠古勇智自天  
初大德之陟遐生內鑒於不測乃從潛邸獨運聖謨  
正神器於幾危定乾維而重構豐功盛烈奮立一時  
偉望英聲揚溢四海尋被武皇之歷試納於大麓以  
弗迷由母弟之懿親膺元良之重寄取法裕廟主屯  
之道隆奉養東朝固心之孝至及嗣歷服益見猷爲  
月恒日升廓昭代文明之治海涵春煦推聖人博愛  
之仁至於敦勸農桑不嗜田獵每履泰於庶獄必惻  
怛於宸衷肇設制科以待天下之士特旌死節以勵  
天下之忠臨御十年始終一德身衛斯文而不倦人  
由其道而莫知克謹持盈諒多遠美屬升崇於吉附  
用祇薦於鴻名上以慰在天之靈下以協造庭之請  
是詠剛日備舉綈儀謹遣攝太尉某官某奉冊王

實上尊謚曰聖文欽孝皇帝廟號仁宗伏冀睿靈俯垂歆鑒流光有永錫羨無疆

懿祖謚冊文

明 蘇伯衡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孝  
曾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創業開基孝宜  
先於追遠祖功宗德禮莫 於正名蓋由積善而累  
仁是致以家而爲國考文於古追謚在今伏惟皇曾  
祖考府君性賦慈仁志存謹厚克勤克儉修身永念  
於貽謀無黨無偏履道每期於垂裕昔陶唐上崇於  
少皞而周武追王於古公思水木之有本原履霜露  
而懷休惕謂多儀備物未足盡於孝心惟顯號鴻名  
乃克符於禮典作廟有奕鏤玉惟崇謹奉冊寶上尊  
號曰恒皇帝廟號懿祖陟降有臨神明如在繼志述  
事敢云有道之曾孫啓土建邦永賴在天之烈祖謹  
言

懿祖妣謚冊文

明 蘇伯衡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孝  
曾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人之大倫正始  
必由於內治國之盛典報本莫大於尊親惟今日之  
先華皆重闇之積累嚴脩祿享敬上徽稱伏惟皇曾  
祖妣坤道順承壹儀雍穆儉遵澣濯德音夙著於宗  
姻禮備溫恭慶系遠延於孫子實由中助丕顯前聞  
惟種德於百年之先故食報於數世之後遂令眇質  
復履至尊爰考舊章式崇謚冊謹奉冊寶上尊號曰

恒皇后誕受帝祉永膺令名重翟褕衣莫遂生榮之  
願闕睢麟趾尚祈陰相之功謹言

冊

祭冊

詔祭楊震策

漢順帝

安帝時震以直言免歸飲餽而卒帝即位連有災  
異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

故太尉震正直是與得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  
落上天降威災青屢作爾卜爾筮維震之故朕之不  
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今使太守丞以中  
牢具祠魂而有靈億其歆享

冊文

賜冊



賜韓福策

漢昭帝

昭帝時承即韓福以德行微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還歸本紀元鳳元年

朕聞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今郡縣  
常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孝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按漢世待德行之士如此可謂有禮矣其後平帝時  
雙勝為光祿大夫卿即漢亦以德行微用為大中  
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於是莽依故事曰  
連勝漢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先祿大夫大中  
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之  
曰古者有司年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之  
今大夫年矣朕憐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子若孫  
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賜  
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尚  
子男皆除為郎莽雖無道然其白違節義之士思意  
殷勤甚備豈非其修飾立名之時歟

詔後諸葛亮丞相策

漢後主

建興六年亮使馬謖督諸軍與魏張郃戰於街亭  
謖違亮節制敗績亮戮謖上疏請自貶後主以亮  
為右將軍行丞相事七年亮平武都陰平詔策亮

曰

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童違君意  
聽順所守前年耀師賊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  
降集氐羌與後二郡威震凶暴功勲顯然方今天下  
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  
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冊文

免冊

賜史冊策

漢成帝

本始中病乞骸骨上賜策

左將軍寢病不衰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  
將軍使躬不彥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  
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豫近醫藥以輔不衰  
持漢免大臣有策始見於宣帝之免蕭望之其辭曰  
有司奏君責使有禮遇臣相亡禮庶聲不聞教慢不  
避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恩陷於茲穢朕不忍  
致君於理使光祿勳惇策詔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  
上故印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無  
辱靡有後言望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無  
而免策有陷於茲穢語已非所以侍臣鄰其後成帝  
免薛宣翟方進哀帝免孔光師丹馬宮傳善皆極其  
加責無復遷就為諱之意方進至於自叔故師丹之  
免也尚書令唐林七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  
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  
黃帝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生者咸以為宜復丹已  
爵使奉朝請臣上從林言賜爵闕內侯今觀成帝免  
惻復師傳之臣上從林言賜爵闕內侯今觀成帝免  
史丹策其辭頗厚得  
進退大臣體故錄云

歷代王言四

璽書

赦文

德音文

璽書

文體明辨云按蔡邕曰璽者印也信也古者尊卑  
共之左傳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  
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又衛宏云秦以  
前民皆以金玉爲印然則天子之印以玉獨稱璽  
羣臣莫敢用自秦始也漢初有三璽天子之書用  
璽以封故曰璽書又曰賜書唐以後獨稱曰書亦  
璽書之類也其爲用或以告諭或以報答或以獎  
勞或以責讓而其體則以委曲懇到能盡褒勸警  
飭之意爲工今制朝廷與諸王亦用書疑即璽  
書也

賜燕王旦璽書

漢昭帝

武帝崩太子立是為昭帝旦謀反事覺天子使使者賜王璽書云云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異鄴曹灌攜劍摧鋒從高皇帝堅留除害耘鋤海內當此之時願如逢蓀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宗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廼與

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疎疎其所親有逆恃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齋酎見高祖之廟乎旦得書以符璽屬醫工長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後自經

賜淮陽王欽璽書

漢成帝

建昭元年欽宣帝子也

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誹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調惑王所言尤惡恃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舉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傳惟王之心匪同於古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禮又使駿論指曰禮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

魯為周室輔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天子晉履德布於朝而恬有博言多與金錢與相報應不伏誅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蒙大焉王失計忘本為博所惑加賜璽書使主赦王之罪意殷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惡大羣下之所共務王法之所不赦也自今以來王無復以博等累心咎言衆棄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易曰藉用白茅無也王其子之意慎成惟思新潔己以承上然後免於厚恩者如此意慎成惟思新潔己以承上然後免於厚冠稽首謝曰長有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厚大恩遣使者中藩無狀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深當伏重詔策頓首願死罪

勅諭東平王宇璽書

漢成帝

宇宣帝子也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社稷園上於是遣史奉璽書勅諭之

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其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謫自內興朕甚惜焉為王懼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為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恐言未納故臨遣大中大夫子驥張性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惟燕思之無違朕意

賜東平太后璽書

皇帝使諸吏官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惠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於南面之位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下不自他於太后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惟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昔周公戒

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大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貫之後宜不敢王太后彊贅止思念慎疾自愛

以上皆璽書凡四首

敕東平王傅相詔書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率於耆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武勇獲師傅之教淺

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有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

按此與同前一事故附焉觀東平王一事而漢庭處之曲盡如此可謂得治親之誼矣

復東平王削縣詔

建始中

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有關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

前所削縣如故宇前有罪詔削樊亢父二縣後三歲  
 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  
 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得來朝不思  
 制節反經度以非聖人而求諸鬼神信物怪之義也  
 書或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  
 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  
 地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小辨破義小道不通  
 五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辨破義小道不通  
 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辨破義小道不通  
 致遠於經術者不足以愛於王  
 諸益於經術者不足以愛於王  
 首教傳相書後削縣詔附

答晁錯璽書

漢文帝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  
 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  
 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  
 聽而萬不當也按家令小臣而帝賜以璽書官而不  
 哉名詞又溫厚豈非陰諫好善之賢主

賜吾邱壽王璽書

漢武帝

子在朕前之時智畧輻湊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  
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  
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賜嚴助書

漢武帝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  
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  
閱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蕪秦縱橫

救責楊僕書

漢武帝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隄非有斬將奪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譌于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按武帝之所以警飭臣工為卿將帥者畧見於賜嚴助等書史稱其雄材大畧信矣夫

賜趙充國書

漢宣帝

神爵元年先零諸羌反上遣丙吉問充國曰將軍度羌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渝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酒泉太守辛武賢奏以十月上旬分兵並出合擊罕罕在鮮水上者充國欲捐罕開之過隱而無章先先行先零未可圖上乃拜許延壽為疆弩將軍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策以書救讓充國云云  
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迴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為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橐束數十貴也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眾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園皆當畜食多蓄讀曰蓄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本食字句絕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字句絕微將軍誰不樂此者按微也言雖無將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軍人皆樂此  
燉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姑月氏兵四千人姑羌名亡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句廉句廉謂水岸曲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于二百里將而廉稜也



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函聞東方北方  
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  
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依飛射士步兵二校尉  
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裔大敗太白  
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  
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為  
有守以安國家迺上書謝罪因陳其利害曰先擊罕  
寇先零必助之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則罕開之屬不  
煩兵而服六月奏七月重書報從充國計焉  
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云云

二

制詔後將軍聞苦脚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  
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  
副急因天時大利克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  
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張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  
人充國度其  
必壞欲罷騎兵也田以待其散作奏未上  
會得進兵重書遂上屯田奏上詔云云

三

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  
計國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  
國上狀條不出兵留田便宜  
十二事上復賜報云云

四

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函雖未伏誅兵決可  
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  
不計函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  
兵復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升小升前言曰我  
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校五年時不  
分別人而并擊我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別  
大小升本意是以大小升有此言  
也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  
孰計復奏充國奏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  
之備騎兵雖罷函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

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丞相魏相曰後將軍數畫  
軍冊其意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罷充國  
云云

五

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國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  
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彊食慎  
兵事自愛按宣帝充國君臣問諭報往復猶家人父  
子唯咄然君明臣忠千載之下猶可師也  
見後卷

漢光武

本傳更始以融為張掖屬國都尉既到撫結雄傑  
 懷輯羗酋甚得其歡心河西翕然歸之更始敗酒  
 泉太守梁統等大將世任河西為吏民敬向乃推  
 融行河西五郡融將軍事後周光武即位心欲西  
 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荒  
 融等從受正朔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辨士  
 元游說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土一姓不  
 興之故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  
 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可為尉陀融等於是召  
 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皇帝符命見於  
 圖書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  
 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參人事他姓殆  
 未易當也融遂策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奏  
 書獻馬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  
 以通置述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即與俱還  
 帝見鈞欺甚饗禮畢乃遣今還鈞賜融璽書云還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  
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羗屬內  
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  
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  
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  
右便有輕重猶割通云與楚即楚勝與漢即漢勝以此言之欲相厚豈  
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  
一會言時難得而易失也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  
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

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蠶效尉佗制七  
 郡之計秦胡亥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  
 尉有中國人相輔此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  
 皆越之分也此為七郡也致也流俗本作教者謬也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  
 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因  
 融為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  
 里之外網羅張元之情融復遣鈞上書臣融竊伏自  
 惟幸得託先後末屬蒙恩為外戚累世二千石立臣  
 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為  
 辭以納忠則易為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鈞  
 一陳肝膽自底裏自處長無纖介而璽書感稱蜀臣  
 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雄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  
 主事妄偽之人秦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稟已成之  
 基求無翼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  
 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弟友詣闕口  
 陳帝復賜融書所以慰藉之甚備

與昭義軍將士書

唐白居易

勅昭義軍節度下將士等當軍將士與諸道不同自經艱難多易將帥而忠順之節未嘗有虧朕每思之無時慙忘盧從史為卿主將作朕藩臣權位尊榮恩寵優厚而乃外柔恭順內懷奸邪刻剝軍中暴殄境內朕以君臣之道未忍發明為之含容頗有年月近又苟求起復請伐恒州與賊通謀為國生患自領士馬久屯行營收當軍賞設之資加本道芻粟之右不為公用盡入私家此則主將之恩於卿何有臣子之分負朕實深卿等辨邪正之兩端識逆順之大義抱忠勇者恥居其下守名節者憤發於中矢三軍之心已聞大去犯衆人之怒果見不容遠察事宜備知誠款興言嘉歎至於再三其當軍將士等賞設已有處分上自將校下及士卒各勵爾志再思朕言卿等從前已來常保忠貞之節自今以後永為心腹之軍宜念始終副茲囑望故今宣慰宜並悉之夏熟卿等各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赦文德音附

文體明辨云按字書云赦者舍也肆赦之語始見虞書而周禮司刺掌三赦之法呂刑有疑赦之制則或以其情之可矜或以其事之可疑或以其人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是以赦之非不問其情之淺深罪之輕重而槩赦之也後世乃有大赦之法於是為文以告四方而赦文興焉又謂之德音蓋以赦為天子布德之音也然考之唐時戒厲風俗亦稱德音則德音之與赦文自是兩事不當強而合之也今各仍其稱以附赦文之後

赦文

唐宗受禪制

唐 蘇 頌

門下天下神器非上聖無以運其機域中大業非元  
良無以固其本欽若靈命寅奉神宗屈已順人用安  
四海承祧主鬯實負萬國頃者家臻大憫在疚惟憂  
褻穢滿衢材狼塞路武職戎政必任凶族國要時權  
咸升逆黨社稷之守但望包桑忠義之懷誰期艾棘  
階禍稔惡伺隙乘間煩言碎辭所不勝述皇太子隆  
基正氣凝姿端命毓德自家刑國英徽日甚移孝為  
忠雄謨電發北軍馳入掃獲搶於紫微南宮反正開  
日月於黃道平亂寧國翼戴朕躬一旅不勞功逾復  
禹七惠咸舉事邀興同聲應吹銅望當歸璧令司空  
讀冊侍中授璽實由立義豈曰尚親承華肇開元嗣  
以建方流樂風之緒宜中符靈之澤朕爰初踐極喜  
氣呈祥天人叶心象緯昭貺官名有紀年號用禋可  
大赦天下

建隆登極赦文

宋太祖

五運推移上帝於焉降命三靈改卜王者所以膺圖  
朕起自側微備嘗艱苦當周邦草昧從二帝以徂征  
洎虞舜陟方朔嗣君而纂位但罄一心而事上敢期  
百姓之與能屬以北鹵侵疆邊民罹苦朕長驅禁旅  
往殄一塵鼓旗纓出於國門將校共推於天命迫迴  
京闕欣戴眇躬幼主以歷數有歸尋行禪讓兆民不  
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曠時勉徇羣心已登大寶昔  
湯武革命發大號以順人唐漢開基因始封而建國  
宜國號大宋改周顯德七年為建隆元年乘時撫運  
既叶於謳謠及物推恩宜周於華夏可大赦天下於  
戲革故鼎新景命初隆於王室青災肆赦鴻恩普洽  
於民心更賴將相王公協謀同力共裨寡昧以致升  
平凡爾萬方咸知朕意

開元元年赦書

唐 蘇 頲

黃門朕聞聖人無心同於吹萬上皇有道契於明一  
居天下之尊者莫大體其大以昭臨成天下之務者  
至公順其公以康濟故能稽昌歷考元符通於神祇  
格於上下鴻名不可以深拒盛典不可以固違斯豈  
在予而徇於物也朕以菲德丕承聖訓掃除穢穢保  
衛宗稷內問安以承志外經理以推誠始自朝廷納  
之以軌物終加蠶額泊之以聲教欲令歧行喙飲含  
齒戴髮去其天札蠲其疵癘每兢兢於紫座寧自貴  
於黃屋而凡我羣辟顧斯兆庶以為人謀協從天意  
欽若王者人所歸也帝者天之號也歸之者以德號  
之者以功然號以功成則功不可以不表歸以德厚  
則德不可以不勵朕猥屬與能之運遂忘冲讓之私  
將逮臨寅之歲首甫擇建子之天統是用發揮景命  
受茲禮冊夫循名者責實謀始者慮終勉而全之非  
敢自滿所以克己思政惟懷永圖懼弗勝荷用多慙  
惕赦令所作其來尚矣是則姦人之幸當思奔馬之  
喻朕但欲令其畏惡化之為善庶比屋可封豈開羅

為惠朕之此志每用形言頃屬冬序頗愆農功洎簡  
辰練日有司備禮則上天同雲北風雨雪意者將承  
廣慶必待湛恩宜行宥過之典以叶隨時之義可大  
赦天下改先天二年為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昧爽  
已前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  
囚見徒咸赦除之云禮尚於儉書誠於奢朕方敦  
朴以存勸沮至於乘輿服御及土木之功蠲除搏節  
貴從簡省王公已下宜識此心欲將先自朕躬冀能  
化行海內薛伯陽以凶慝之子合真嚴刑緣尚志之  
恩特令遠貶旋念從夫之禮深矜自我之出宜復舊  
婚再承新命可唐州別駕員外郎置同正員郭元振  
往立大功保護於朕頃因閱武頓失軍器容責情放  
逐將叔後效可饒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朕聞罪不  
相及先王之制叔向豈同於庶弟展禽見稱於哲兄  
劉虞不以劉偉獲辜王導不以王敦廢職崔滌為其  
兄湜構禍每進款誠事朕有年心則無隱忠邪既判  
賞罰宜均俾踐儲卿式彰臣節可太子僕員外置同  
正員國初以來宰相及實封功臣子孫一房沉翳未

承恩者令所司訪擇有可用者量加擢用周朝酷吏  
來俊臣周興之徒殘害宗枝毒害良善永言及此深  
所痛恨其酷吏有身在及酷吏身後有子孫亦令所  
司勘會甄別處分諸軍將士有年歲深久所由要籍  
或不得選集及未叙勞効咸委軍將據實奏聞仍令  
所司早賜處分及諸軍將佐總管以上自今以後冬  
正束帛一準京官例給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  
首復罪如初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赦  
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知聞主者施行

唐德宗神武皇帝奉天改年大赦文

唐陸贄

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庀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重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以迄於今功存於人澤及於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伐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擁隔人情疑阻猶昧省己遂使興戈徵師四方轉運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祝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疫吐空於杼軸轉於溝壑離去鄉閭邑里邱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愁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生都邑賊臣東轡肆逆滔天曾莫愧畏

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覲貌罪實在余永言愧悼若墜淵谷賴夫天地降祐人神叶謀將相竭誠小牙宣力屏除大盜載張皇維將宏永圖必希新命朕晨興夕惕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僚累抗章疏猥以徽號加於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輿論昨因循省良用矍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可更徇羣情苟應虛美重予不德祇益懷慙自今已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夫人情不常繫於時化大道既隱亂微滋豐朕既不能宏德導人又不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罪非辜為之父母實增愧悼今上元統歷獻歲發生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用答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為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勲舊繼守藩維朕撫御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

內搔擾皆由上失其道民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屈已宏物予何爰焉庶懷引之誠以廣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吏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至誠務欲宏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其河南河北諸軍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朱泚大為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兇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已前能去逆効順及散歸本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天下左降官即與量移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流人配隸及鎮効力并緣罪犯與諸使驅使兼別敕於諸州縣安置及得罪人家口未許歸者一切放還應先有痕累禁錮反逆緣坐承前恩赦所不該者並宜洗雪亡官失爵放歸勿齒者量加收叙人之行義或未必兼構大厦者方集於羣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

適用則無棄人况黜免之徒沉鬱頗久朝過夕改仁何遠哉流移降黜亡官失爵配隸人等有能著聞者特加錄用勿拘常例諸軍諸使諸道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勤王扞固金城驅除大慈赴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崇我國爾功特加彛典錫名疇賦永永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犯遞減罪二等當戶應有差科使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當分糧賜並宜全給身死之後十年內仍迴給家口其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絕其餘叙錄及功賞條件待收京日並准去年十月七日十一月十四日敕處分諸道諸軍將士等久勤扞禦累著功勲方鎮克寧惟爾之力其應在行營者並超三資與官仍賜勲五轉不離鎮者依資與官賜勲三轉其累加勲爵仍許迴授周親内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各加一階仍並賜勲兩轉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埋胔禮經所先雖改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間諸道兵士有死王事者各



委所在州縣急遞送歸本管官為葬祭其有因戰陣  
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鄉原者並委所在逐逐便收  
葬應緣流貶及犯罪未葬者並許其家各據本官品  
以禮收葬自項軍旅所給賦役繫與吏因為姦人不  
堪命咨嗟怨苦道路無聊汙可小康與之休息其整  
陌及稅間架竹木茶漆權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  
京畿之內屬此寇戎攻劫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  
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以克醜犯闕  
遽用于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供儲克辦師旅攸寧

式當褒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昇為赤縣百姓並給  
復五年尚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  
言茲道夢想增懷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  
寂寞無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不至天下有隱居行  
義才德高遠晦跡邱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  
名奏聞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直言極  
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識洞韜畧堪任將帥者  
委常叅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下孤老鰥寡惻獨不  
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卹具有年九十已

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  
門閭終身勿事大兵之後內外耗竭貶食省用宜自  
朕躬朕當節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飾率已誦儉  
為天下先諸道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  
停應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不及之資委中書門下  
即商議條件停減奏聞布澤行賞仰惟舊章今以餘  
孽未平帑藏空竭有乖慶賜深愧於懷赦書有所未  
該者所司類例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相告告以其  
罪罪之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

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貞元改元大赦

唐德宗

門下王者體元立極欽若乎天地纂業承統嚴奉於祖宗用能百神允諧兆庶永賴立國之本斯具大經朕燭理不明違道招損徃遭多難淪陷國都天地宗祧曠而莫主則是欽若嚴奉之義缺矣甚用懼焉洎復京師遽將告謝有司以人力耗數禮物廢隳日居月諸歲肆云暮卜其吉日俯在上春齊心永懷坐以待曙而百辟卿士抗疏上言咸謂人心未寧不足以盡敬寇孽猶在不足以告功迫於羣情俯抑誠願郊

廟孔邇瞻言莫從悼心慚顏胡寧自處重以和平未洽災沴荐臻去歲旱蝗兩河為甚人流不息師出靡居加以徵求困之以荒饑困窮殍餒轉死邱墟闕輔之間冬無積雪土膏未發宿麥不滋詳思咎徵有為而致兵戎之後餘祿尚存獄犴之中深冤未釋又河中淮右逆將阻兵汙齊人陷之死地雖欲自雪厥路無由抱義銜冤足傷和氣此皆由朕與德播災於人為之父母實用愧耻今元陰已謝春日載陽節萌畢仲坐蟄咸震思與海內同心自新發號更元用

符天意宜解興元二年為貞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先准勅令量移收叙人所司據節文速與處分應河中脅從將士多是奉天赴難功臣本居朔陲風尚忠節豈以一夫誑誤棄其累代勲庸朕於此軍尤所不忍特宜洗滌以待初誠自非與官軍決戰死於鋒刃其餘雖臨陣擒獲亦從釋放棄逆歸順者在身先有官爵實封一切如舊仍准前後勅所在便給賞錢并與甄叙如有困危効

節建立殊庸量其事績特加獎擢李懷光若能幡然悔過束身赴朝念其常有大勲必當終始全護仍准前敕授之官封朕於功臣庶亦無負淮西將吏百姓等皆被刼制久為匪人詢事原情諒非獲已今王師四合計日誅夷玉石俱焚用增惻憫宜令諸道進軍之日唯罪首惡一人自餘徒黨悉從原宥如有歸順及立功者並准河中將士例褒獎夫為國之要在於審官共理分憂守宰彌切閭境性命繫乎其人將使里閭無愁苦之聲風俗興廉讓之教得不慎東髦彥

寄之化源自今以後諸州刺史有闕中書門下於朝  
官中精擇有理人才術者授之如刺史縣令在任頻  
年課績尤異者擢授侍郎給舍郎官御史中外迭處  
用觀其能賞罰必行期於競勸自項選曹署吏唯以  
書判求人務聘浮華莫稽實行且能言者不必適用  
蘊用者或未能言凡為擇人其在精覈宜令清資常  
叅官每年於吏部選人中各舉所知一人堪任縣令  
錄事叅軍者所司依資叙注擬便於甲歷之內具標  
舉主名銜仍牒報御史臺如到任後政尤異者有職  
犯事跡著明者所司錄舉官姓名聞奏以為褒貶其  
內外貢及京城諸使名目委御史審勘會商量并省  
停減仍集百寮定議務從簡約息費使人其京官職  
田及息利官錢等點吏詆欺移易疆畔或貧人轉徙  
捕繫親隣日月滋深耗弊彌甚亦令百寮議其折衷  
擇善而行往以賦役殷繁人不堪命定為兩稅事頗  
易從比屬軍興或踰始制法無所守吏益為姦哀我  
勞人乞可小息自諸道州府除兩稅外應有權宜科  
率差使一切悉停京畿及近縣所欠百姓和糴價直

委度支即勘會支給諸道非臨冠賊州縣自冬已來  
點召官健子弟並宜放散任營生業應經陷賊州縣  
百姓屋宇被焚燬并貧病老弱及遭傷損之類所在  
量加優恤使得安存天下名山大川并自古聖帝明  
王賢臣烈士祠廟墳墓各委當處長吏擇日致祭必  
資精潔以達志誠班制有差所以序賢也廩秩有等  
所以明勸也今或高卑失序中外相踰至於鄉士之  
家尚罹凍餒之患忠信重祿豈其然耶內外官祿及  
俸錢手力雜給等委中書門下度支即叅詳定額聞  
奏應赴奉天及收城將士等並功存社稷節著艱危  
中心藏之豈忘酬報頃緣府藏空竭賞給未周乃眷  
勲臣實用增愧應准元勅合請賞錢人委所司節減  
在官及百司費用據所有財物連與給付應在京城  
及諸道立功將士等先有詔旨並許甄升所司勘會  
淹歷時月委中書門下即准元勅處分諸軍行營并  
河中朝邑被脅從將士家口在京及諸州府者宜令  
本道節度觀察使安存賑恤各令優給應諸軍使立  
仗見在城將士等共賜七萬匹制書有未該備所司

速皆類條件間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  
之忘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曰  
行五百里遐邇咸知

至元改元赦

元王鶚

中統五年八月

應天者惟以至誠拯民者莫如實惠朕以菲德獲承  
慶基內難未勘外兵復戢夫豈一日於今五年賴天  
地之昇陞暨祖宗之垂裕凡我同氣會於上都維此  
日之小康敢朕心之少肆比者星芒示儆雨澤愆常  
皆闕政之所繇顧斯民其何罪宜布惟新之令溥施  
在宥之仁於戲否往泰來迺續亨嘉之會鼎新革故  
正資輔弼之良

至治政元詔

元 元明善

朕祇遵詒謀獲承丕緒念付託之惟重顧繼述之敢忘爰以延祐七年十二月初二日被服袞冕恭詣於太廟既大禮之告成宜普天之均慶屬茲踰歲用易紀元於以導天地之至和於以法春秋之謹始可改延祐八年為至治元年於戲奉先思孝式昭報本之誠發政施仁聿廣錫民之福

文武孝德皇帝冊尊號赦書

長慶元年

唐 元 稹

門下昔我高祖太宗化隋為唐奄宅區夏包舉四海全付子孫其何事哉彼昏盈而我勞敬也明皇承之能大其業六戎八蠻罔不供奉由是庶尹弛政庶吏弛刑視人不勤視神一作盜不謹燕寇勃起洞無藩籬六十有七年兵革大熾其何事哉據逸安而易萌漸也逮我聖父勤身披攘斬斷誅除天下畧定曾是幽冀賜予懷來荷賴景靈丕訓不墜環歲之內方平寧粵予何功時帝之力而卿大夫猥以大號加於眇身讓於四三益甚其請皇太后如聞其事歡然慰心慈旨下臨臣誠上迫祇受大一作典禮漂乎予懷尚念昔者七十二君莫不升中慶成自以為堯舜莫已若也然而不為堯舜之行若來代無傳焉朕嘗推是為心不欲名浮於實今卿大夫謂我為文武孝德矣其將何道以匡予予其業業兢兢日慎一日慕陶堯虞舜之行以自勉思文祖憲考之道以自勤予苟不思無忘納誨於戲溢美之名既不克讓及一作閭物之澤夫

何爰焉可大赦天下

貞元元年冬至郊祀大赦天下制

唐陸贄

門下君天下者受命於天地繼業於祖宗致其誠心  
惟敬與孝違敬莫大於廢祀虧孝莫大於賣神朕以  
眇身屬承大統縱欲敗度浸生厲階兵連禍深變起  
都邑六師播蕩九服震驚郊廟園陵陷於兇逆神人  
之主將迨周星列聖大業幾墜於地違敬虧孝罪由  
朕躬撫臨萬邦是用自愧側身思咎庶補將來股肱  
元臣比義叶德爪牙衆士戮力同心誅大憝而京邑  
廓清翦逋寇而關河底定茲朕再與王公卿尹洎億  
兆之人備其威容修其禮物薦誠清廟展敬園邱陳  
謝罪愆告情雪恥感慕慙惕若無所容上帝顧懷再  
新景命豈伊匪德獨荷鴻休思與普天誕膺多福可  
大赦天下自正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昧爽已前  
李希烈僭逆不道誠所難容朕憫念蒼生務息征討  
頻降詔令許其自新若能歸降依前待之以不死准  
西管内將士官吏百姓等一切原有與之如初先有  
官封亦皆復舊如能特建功效者當別超擢若家口

親屬在諸道者長吏撫綏各使安存其歸順百姓仍  
委節度觀察刺史給空閑地任便安居優復終身務  
令全濟大事平已聽歸本貫云云自頃兗渠喝亂逆  
將附姦保據國都悉陵旬服朕出次郊邑再遷巴渠  
險阻艱難靡不經歷暴亂之後乃彰烈士之功憂危  
之中方見直臣之節錄勲進善其可殫忘應奉天興  
元元年元從立功并收京城將士食實封者各隨文  
武與一子官餘並加兩階仍賜勲兩轉其文武百寮  
應扈從到興元府者五品已上賜爵一級六品已下  
各加一階云云自建中四年已來有身死王事義烈  
著明未經褒贈者本道即具名銜事蹟聞奏諸道有  
解退官健州府長吏功務安存仍量以空閑田地給  
付免其差役任自營生社稷之勲以輔興王業統帥  
之任以摠制戎麾職弼諧者其德崇授旌節者其功  
大方鎮乃國之垣翰禁衛實予之爪牙尹京實賴於  
肅清主計尤資於辦集所頒慶澤宜越常倫司徒兼  
中書令晟宜與一子五品正員官并四品階諸道副  
元帥各與一子五品正員官都統與一子六品正員

官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節度使各與一子七品正員  
官節度使及神策兵馬司六軍充節軍金吾六軍大  
將軍判度支侍郎各與一子八品正員官都團練都  
防禦等使京兆河南尹金吾六軍將軍殿前射生兵  
馬使各與一子九品正員官多難已來三十餘載克  
平禍亂屬在戎臣或節著艱難或勲高戰伐受任雖  
專於摠帥成功亦賴於羣材懋賞推恩宜加允嗣諸  
大將功業崇高者各與一子官本使即詳定錄名聞  
奏副元帥都統兼節度使下每道共三十人節度使  
下每道共十一人都團練都防禦使下每道各十八  
人如大將子孫之中有藝業優長性行純確者本道  
使具狀聞薦仍量事資給令赴上都朕當隨材授官  
以充侍衛庶使功臣之後與國無窮故尚父子儀先  
朝元勲再京邑贈太尉秀實以死為國節冠古今  
宜各與子孫一人五品正員官自至德已後節度使  
大將忠烈績効著明其後淪替者所司即條錄聞奏  
與子孫一人正員官諸色人中應在賊中潛奉神主  
項已甄賞宜更優崇云云江淮轉運使檢校左僕射

同平章事韓滉勵精勤職夙夜在公漕輓資儲千里相繼事無憊素人不告勞極於凶災厥有成績可進封晉國公開畿之內連歲興戎荐屬天災稼穡不稔穀糴翔貴蒸藜困窮倉廩空虛莫之賑贍每一興念惻然痛心宜令度支取江西湖南見運到襄州未一十五萬石設法搬赴上都以救百姓荒饉如山路險阻車輓難通仍召貧人令其搬運便以米充腳價務於全活流庸庶事優饒副朕勤恤立國之道始於親親所以厚骨肉之恩宏教化之本况荐經艱故宗族

漂淪敦樸之情有加常日大長公主長公主公主各與一子七品官嗣王郡主縣主各與一子官出身如宗子中有德行才能者宗正卿具以名聞當別獎任政理之本在乎審官審官之由資乎選士將務選士之道必精養士之方魏晉已還澆風未革國庠鄉校唯尚浮華選部禮闈不稽實行學非為己官必徇人法具非精弊將安故宜令百寮詳思所宜各修議狀送中書門下叅校得失擇善而行有虞建官三載考績在漢為吏或長子孫蓋以吏久於官則人情不苟

官久於事則理化有成日者制度廢弛考課乖舛淹速靡準升降無名欲令庶僚何所懲勸自今已後刺史縣令未經三考不得改移自餘非在職績効殊尤亦不得越次遷轉刺史停替須待魚書內外五品已上及常參官在任年考已深者即量其才効與改中

外迭處以觀其能夫明目達聰務廣聞見或慮懷才抱器之士輸忠納諫之倫地處幽遐無由自達求言於此夢想不忘應諸色人有長策濟時忠規匡主者任具陳所見詣所居之州委刺史畧與討論觀其旨趣但有裨理道不涉私情便與附驥遞進朕當親覽自立兩稅經今六載或初定之時已有偏併或戶口減耗舊額猶存輕重不均流亡轉甚委度支郎折衷條理以恤困窮古者雖有水旱人無菜色皆由儲蓄不匱勸導有方前代所置義倉國初亦循其制備災救乏甚便於人宜即準貞觀故事天下所懸見田上自王公下及百姓每豐稔之歲秋夏兩時州縣長官以理勸課據頃畝多少隨所種粟豆稻麥逐便貯納以為義倉如年穀不成即量取賑給官司但為其法



勸諭不得收作用度各委本道逐便宜處置聞奏敦  
本厚生如資播殖當今所切莫甚於斯自今後百姓  
有墾闢田疇加於常歲者所加之地不得輒更徵租  
稅其刺史令長考課亦以本界墾田多少為殿最今  
年蝗蟲損甚州府開春之後量給種子以便農功天  
下應荒闕地有肥沃堪置屯田處務當管審細檢行  
以諸色人及百姓情願者使之營田如部署精當收  
獲數多本道使刺史特加優昇也官等節級優賞如  
是逃田地本主復業即却給還輦穀之下四方會同  
供應既多難為準定急賦煩役人何以堪宜令京兆  
尹與度支計會長安萬年兩縣每季各先貯備錢五  
千貫文於縣庫收納定清輸官專知應緣卒湏別索  
及雜供擬并工匠等縣令與專知官先湏給付價錢  
季冬之後申度支勘會應關和市和顧並湏先給價  
錢兩稅外一物已上不得科配百姓御史臺朝廷紀  
綱尚書省理化根本百度得失繫乎其人自頃制勅  
施行所司多不遵守主臣奉職豈所宜然委御史臺  
左右丞切糾稽違無墮朕命云

嘉祐明堂敕文

宋 王 珪

朕承三聖之基履四海之貴深惟持國之日久益念  
為君之道藉有臨聽之庠庶以圖天下之佚無奉養  
之靡庶以資天下之豐兢兢萬務之維微勉勉前事  
之所戒倚以左右輔弼之正予敢有弗欽事於上下  
神祇之明予敢有弗肅屬九穀登富三辰昭華象來  
梓海之祥慶絕玉闕之警有邦之應於朕豈功恭念  
為天之子者必修報本之禮為人之子者必懷追養  
之慕重循非德屢緝曠文項按明堂之圖古如路寢  
之制載經斯室載虔斯筵直大火之辟芒乘季秋之  
肅氣物無上帝之稱非躬祠不足昭乎虔聖維文考  
之尊非嚴祀不足盡乎孝於是備法物之駕服大冕  
之章格靈貺於真庭歆清德於太宇還祇宗祀之舉  
具飭純誠之將迺神光陸離燭於薦鬯之夕喜氣休  
晏被於燎柴之時亶丕事之繼成敢蓄釐之專鄉宜  
享廷渙以契天心可大赦天下於戲承神之昨既均  
輝耀之微盪俗之瑕復若風霆之布蓋禮鉅則擇之  
博孝至則勸以遐尚賴東文之英經武之傑厲同寅

於王室壯大治於邦國共荷無疆之休亦膺無窮之  
間

熙寧七年南郊大赦文 宋 元 絳

王者欽崇神天嚴奉宗祏就郊以享所以詔天下之  
恭假廟而烝所以教天下之孝洪惟五聖之烈誕輯  
百王之文肆予冲人昭事上帝載念物無以稱惟一  
誠可以展大報之儀祭不欲煩維三歲可以述躬行  
之典協會康年之順道迎至日之長是用朝薦殊廷  
裸將太室乃進登於陽時以袞對於皇穹合祛桑祇  
陟配文祖祝禴告潔贊犧尚純六樂變音舞奏而諸  
物至三精揚燎煙升而萬靈交方丕事之獲成敢著  
禧之專嚮宜專大號以資多邦可大赦天下於戲意  
盡精裡既秩宗祈之舉政施惠術賈昭慶宥之行維  
時黎元綏我德澤尚賴謨明四近忠蓋羣材儀圖新  
策之功勩相隆平之運同底於治永孚厥休

親祀南郊赦

元虞集

至順元年十二月

朕膺昊天之感命承聖祖之貽謀祇續丕基於今三載統萬幾之兢業思兆姓之雍熙式舉禮文聿嚴報祀爰以今年十月初四日躬服袞冕致明禋於南郊尊我太祖法天啟運聖武皇帝配享上帝方至誠之孚格嘉景貺之旋臻宜施曠蕩之恩用洽溥天之慶於戲永言配命克肩昭事之心一視同仁益廣鴻寧之福

太和七年八月七日冊皇太子德音

唐編制

門下帝者承天地貞邦國法明離之象固鴻基之本必命元子以備儲闈斯皇王之令謨古今之丕典朕祇受眷祐虔恭寶圖欽若彛章光脩聖緒皇太子永幼稟仁智生知孝愛體溫文以立德資敏哲以保躬寬裕有常貞慎無怠爰膺盛禮俾奉青宮嚴宗廟主鬯之儀遵朝夕視膳之節冊命云畢感悅良深問安既慶於寢門布澤宜覃於天下可大赦天下自太和七年八月七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降從流流已下罪遞減一等惟官典犯賊及故殺人劫獄奪囚持杖強劫者不在此限左降官流人並與量移如應流貶及諸色得罪人所在亡歿並任歸葬宗周之盛實在於維城二漢之隆亦由於磐石自開元以後累聖子孫皆長於深宮罔知稼穡曾不得習詩書以脩禮樂交氣類以叙人倫雖有開平之才莫施衛魯之政永言淪廢深軫朕懷諸王等宜以今年以後相次出閭具授繁望已上州刺史上佐觀其才能績有序用

人倫所先婚禮為重并年許嫁則有明文其十六宅諸府縣主宜擇選良偶以時出適仍委吏部於諸色選人中取情願者揀選具名奏聞亦當別加優獎今久於其道政乃可成方鎮刺史三考已下不得輒議替換如理有異等委中書門下訪察就加罷獎如灼然可錄者別與甄昇其或政理有垂害及百姓者即不在滿三考限易譏豐屋傳美畀官雕刻磨礱先賢所戒近者官終陞於郎署位始至於都府莫不高其門闕廣以池榭非唯僭侈踰制實亦耗盡傷百姓財

其百官第宅已造成者並許仍舊今已後如更有創立新宅及屋宇高大者並委御史臺彈糾必嚴加黜責御史臺所置六察分紘百司比來因循鮮能舉職起今已後諸司如有身名偽濫隱盜官錢及違法等他時發覺者本察御史並當貶斥考課之法前王所重蓋以綜覈吏理勵精政途名實苟違將何勸激且準故事置內外知考使兼令中書舍人給事中各一人監考百姓困窮弊由奸吏政苟不擾人皆自安其司農寺供宮內及諸司厨冬藏菜並委本寺自供其

菜價乃委京兆府納每年時價支付更不得配京兆府和市其諸陵守當失宜委京兆府以價直送陵司令自雇召並不得差配百姓寒食杏仁鷄子月進藕白麥樹栽選場棘針修橋梁木等便於本戶稅銀內尅折不得更令和市天下諸州府應納義倉及諸色斛斛除準式每斛二合耗外切宜禁斷仍委度支鹽鐵分巡院及出使郎官御史切加訪察如聞今歲所在豐稔其義倉斛斛先有借用處委戶部勾當並湏及時填足文武常參官及諸州府長官子為父後者賜勲兩轉錄冊太子攝太尉稱賀攝侍中承旨宣制進中嚴外辦中書令讀冊授冊各賜爵一級具行事職掌官其就理漢代用人皆由儒術故能風俗深厚教化興行近日苟尚浮華莫脩經藝先聖之道理墮鬱不傳況進士之科尤要釐革雖鄉舉里選不可徒行然務實抑華必有良術既當甚弊思有改張今竅宇又寧干戈已戢皇太子方從師傅授六經一二年之後當令齒胄國庠以興隆典宜令國子監於諸道搜訪名儒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其公卿士族子弟明

年已後不先入國學習業不在應明經進士之限其進士舉宜先試帖經并略問大義取經義精通者次試議各一首文理高者便與及第其所試詩賦並傳其試帖經官便以國子監學官充禮部不得別更奏請宏文兩館生齋郎並依令式試畢仍差都省郎官兩人覆試須責保任不得輒許代替苟涉情故必加罪責卿大夫者羣下之所視遠方之所倣若非恭儉克己廉貞化人而望其服從固不可得况朕不賈珠玉不御織華逮於六宮皆務儉薄卿大夫得不叶朕此心率先兆人比年所頒制度皆約國家令式去其甚者稍為得中士大夫苟自便身安於習俗因循未革以至於今百官士族起今年十月冬服裘已後其衣服輿馬並宜準太和六年六月十七日勅處如故違制度九品以上量加黜陟其布衣五年不得舉選百姓軍人各委州府長吏漸施教化使自遵行不要便為禁制令其驚擾患養疫人本於廉吏阜其生殖在絕貪求其諸道方鎮等有聚斂貨財潛行饋遺者御史臺糾察以聞仍委度支鹽鐵分巡院同為訪察

不得容放親人之官切在守長及書寶引冊寶昇舉冊寶禮儀使禮官等三品以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換冊文官特加一階仍並賜物有差導引官各加一階造冊寶填金字裝寶人賜勳兩轉行事流外及禮生等各賜勳一轉文武官常參官及陪位官并宗子諸親各賜勳一轉魯王府官未經進改者量與進改其皇太子侍讀宜委中書門下精擇二人具名聞奏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及年高廢疾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恤五歲四歲名山大川委所在長吏量加祭祀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元豐立皇太子赦文

鄧潤甫

父子一體也惟立長可以圖萬世之安國家大器也  
惟建儲可以係四海之望位序蚤定而人莫不以為  
悅典禮亟崇而衆罔敢以為私永惟上嗣之賢實有  
妙齡之譽入而視膳孝友見於夙成出則好書聰哲  
由於自得粵紹休於正統猶虛位於東朝廼考著龜  
之占廼稽方冊之實載涓吉日肇闢青宮周家先親  
不敢忘廟社之重夏后與子益以順天人之心宜覃  
曠恩徧暨羣品可大赦天下於戲離明震長繇帝緒  
於億年解吉渙亨灑天仁於萬物蓋禮之所行者大  
則澤之所流者深咨爾多方體朕至意

至都大赦天下制

唐蘇頌

黃門周宅中土秦里上田皆王者之都也時邁觀風  
載巡展義皆王者之政也朕嗣守宸極頗移年所寬  
疏而視心每周於萬邦車轍所屆迹不出於三輔豈  
懷安於憚勞姑省費而休力然以設京師者不偏於  
西據奉宗廟者亦候於東征安可阻從人之心增僭  
予之怨是用闡陽發歲練日簡辰東和氣以應物御  
惠風以行令永言告至載叶俘來顧茲菲躬畏此鴻  
業下輦而有宮室即舊不加登臺而有山川覽今猶  
昔森然在目用軫於懷思宏遠圖俾作寬典不忘師  
古之義特布惟新之渥可大赦天下自開元五年二  
月三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  
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常赦所不原者咸赦  
除之惟謀反大逆不在赦限云云夫政欲清淨詞尚  
省要問者思致於人未臻其道文書盈几閣而吏益  
欺詔命下閭里而人莫喻得非失於抵牾弊於煩  
耶簡而易從禁則難犯令式格勅有不便者先令尚  
書省集議刊定宜詳厥表合於大體亡命山澤挾藏

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  
其罪罪之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天下知朕意焉主  
者施行

德音

宣慰魏博德音

唐王堂遺範

勅奉君親竭忠孝人倫之大端也賢智可以盡心賞功勞懋名節國家之急務也皇王可以致理朕嗣守丕業恭臨萬邦每念政之未孚化有不暨怵惕惟厲睦睦勤於懷常以為實質稟靈皆思嚮善亦在甄明撫導推示信誠樹績必使其光揚敷惠必圖其安緝永言及此終食豈忘魏博大藩東夏雄屏軍戎勇於見義恭庶懷於有仁自中原始兵革之虞河朔為用武之地抱才器者或慮恩而盡力申節孝者果因事而彰明時將大寧斯獲予志昨者季安薨謝其子幼童姦邪憑依妄肆威福一境危懼懼致覆亡比屋凋傷疲於杼軸田興仗義奮發翦去憚人大安方隅庶獻忠懇達三軍奉上之志激千里望闕之誠誓遵典典丕變舊俗忠諫指切感於朕心是用特授旌旄俾靖方略言念將士同德叶謀守正如金石之堅凌寒同松柏之操垂令名於不朽永臣節於將來清風載揚丹誠可鑒嘉尚歎息勞於寢興賞不踰時式示旌勸其管内百姓等身勞耕稼力竭征徭每念於懷用當

憂憫宜令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往魏博宣慰親諭朕意仍賜錢一百五十萬貫以河陰院諸道合進內庫綾絹絁等支送充賞給將士及六州縣百姓科差宜給復一年使之蘇息州縣之中或有殘破偏甚者委田興逕便宜處分朕以布澤之時務從人欲好生之德期洽衆心魏博管内宜赦見禁囚徒其與叶心立功大將及判官等委田興具名銜聞奏當有甄昇如有父母在別加優恤當道從前已來官吏將校等或忠義可嘉而刑戮濫及如有此色委田興條錄聞奏當加贈如有家口見存宜厚加優恤管内高年孀獨或天寶遺人風沾皇化或孤獨廢疾不能自存田興差官存問仍量給粟帛管內有清勤奉職為衆所知者田興具事蹟奏聞當加進改如身在邱園行義素著或才兼文武名節可稱亦委田興具名聞奏贈大尉季安姻戚舊臣常任將相飾終之典宜示優崇其莖事委田興差官勾當禮物之間務從周厚田懷諫在疚之初政出羣小因致軍府騷然不寧以其幼年嗚呼聳善念功惟恐不及卹人厚下惟



恐不豐庶洽雍熙遊橐弓矢為仁由己其道信然樹  
德務滋在乎終始凡百多士宜悉朕懷

亢旱撫恤百姓德音

唐 編制

勅承天理物莫尚於愛人謝譴彌災必先於咎己朕  
臨御萬國逮今伍年亦常勵精罔敢暇逸誠雖勤而  
未安於事澤雖布而未決於人吳蜀建功闕輔屢驗  
羣生咸若荒服會同將何以答昊穹之顧懷承宗社  
之眷佑固宜示以災青警予增脩自去冬以來時雪  
微降及此春暮積為偕陽宿麥不滋首種未入東作  
慮違於農候西成何望於歲儲為人父母甚可憂憫  
况江淮之間歉饑相屬物力疲耗人心無聊雖存救  
之術已行而凋傷之弊猶切是用輟食而歎中夜以  
興得非刑獄之寬滯未申貨財之聚歛未息忠鯁之  
言未盡達不急之務未盡除有一於茲即傷和氣居  
高莫喻愧悼是懷爰命禱祠豈答神祇之望空勤惕  
厲豈為恤隱之方莫若側身推誠循政務實法乾坤  
易簡之理贊天地茂育之仁將以塞違庶孚於道屬  
陽和之序品彙敷榮俯念繫絁俾從寬減其京城內  
見禁囚徒犯死罪非殺人降從流流已下罪遞減一  
等鹽鐵使下諸鹽院舊招 所由久貞元二年四月

已前鹽稅錢及永貞元年變法後新鹽利經賃折估錢共二十八萬七千七百五十六貫文並宜放免除此錢外諸色所由人戶及保人有積欠錢物或資產蕩盡未免禁身或身已死戶繫其妻子雖始於冒沒而終可哀矜宜委鹽鐵轉運使即具狀事跡理具可徵可放免數聞奏度支京西京北諸院權鹽使并畿內在城諸色所由人戶欠負從貞元十一年以後至貞元十五年終主保逃亡攤徵保人并保人又逃亡及身在貧窮非家業見存姦猾延引者所欠錢物斛斗柴草等項亦宜放免亦委度支續具合放數聞奏諸道兩稅外據權率比來創制勅處分非不丁寧如聞或未遵行尚有此弊永言奉法事豈當然申勅長吏明加禁斷如刺史承使牒擅於界內權率者先加懲責仍委御史臺及出使郎官御史察訪聞奏夫制事五程必根源本未有上敦節儉而下有困窮上好豐盈而下獲安輯顧財用之所出念耕織之為勞自中原宿兵調賦尤廣更脩無名之貢獻必有無藝之徵求或稱出於羨餘或稱不破正稅相因慕效寢以

成風革弊立防何切於此其諸道進獻除降誕端午冬至元正任以土貢脩其慶賀其餘雜進除旨條所供及大馬鷹隼時斯滋味之外一切勒停如違越者所進物送納在藏庫仍委御史臺具名聞奏如諸道傳進奉後尚務因循或有聚歛亦委出使郎官御史察訪聞奏政理之本在於簡約由內及外以示率先昨者六宮內人量已放出猶慮內厩之馬其數稍多委飛龍使等條流減省續具聞奏嶺南黔中福建等道百姓雖處遐俗莫匪吾人多懼掠奪之虞豈無親愛之戀以茲興念良用憫然應緣公私買賣奴婢宜令所在長吏切加捉搦并審細勘責委知非良人百姓然許交關有違犯者準法條處分朕理國濟人以義為利務於當者必舉詢其弊者必除其在鄉士叶心方岳宣力勉脩爾職以惠黎元慎守彝章咸悉朕意

賑恤江淮遭水旱疾疫百姓德音

唐 編制

門下朕以寡昧嗣守膺圖奉列聖之丕訓撫寧四海受上天之景命司牧兆人敢忘勵志勤身虔恭寅畏雖動思罪已而陰陽屢愆每念惠人而蒸黎尚困是由政教無數王澤不流精誠未達於元亨災沴遂痛於下土是用中宵輟寐未明求衣言念及此良深愧惕近者江淮數道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疾厲流亡轉徙十室九室為人父母寧不震悼此乃天之重誡咎

實在予焚灼於懷夙夜增懼當寧興歎遂命使臣乘驛撫巡便宜救恤減上供饋運發諸道倉儲免積歲之逋租蠲逐年之常貢尚思災疫之後閭里未安須更申明用示憂軫應揚潤廬壽滁和宣楚濠泗光宿等州其間或貞元以來舊欠逃移後闕額錢物均攤見在人戶頻年災荒無可徵納宜特放三年待稍完復却即令依舊或逋懸錢物斛斗數內先已放免度支却徵收者宜委本司細詳元勅磨勘如合放免不得追徵或先因水旱賑貸欠常平義倉斛斗若終不

可徵收亦宜放免或今年合徵兩稅錢物量百姓疾疫處各委逐州準分數於上供晉州晉使三色錢內均攤放免或收管諸色逋懸錢物等年月深遠但掛簿書空務追徵益生勞擾宜委有司速勘會了絕蠲放不得晉為應在以資奸蠹之徒其濠泗宿三州友中兵年以前所在逋懸宜亦放免或以常平義倉斛斗賑恤者宜委本司收破其賑貸者即待秋熟填納其所減上供運米及州縣諸色斛斗等已令減價糶救接百姓用止翔貴以濟周貧或每年進奉苗草藥

物紆練貢布等亦已條流節級停減已前諸色應蠲免節目等或已行勅令或見勅條流並委中書門下各令本州及本司連准此處分仍具各分析聞奏所有諸道放免事例宜委州縣於鄉村要道一一榜示遍令閭閻分明知悉又以數道疾疫百姓流亡永言宵旰之勤豈務珍華之貢其淮南宣歙浙西三道今年賀冬及來年賀正所進奉金銀錢帛宜特放免均融仍各委本道觀察使據所放均融貸貧下戶填納稅租其逃亡戶如賑恤使有所不該者亦以此更宜

濟助務令寧息又江淮數州水旱相繼安南一境寇  
擾初寧公用之間必常虛竭但緣及時錫賁須遣使  
臣其淮南宣潤安南等四道今年冬衣使本道合與  
常例人事物等亦宜權停於戲天災流行自古未免  
屬在牧宰為吾撫安豈無惠育之方以濟凋殘之弊  
如或守法不謹吏緣為奸紀律乖訛刑罰踰濫重繫  
者因循不省逮捕者追擾滋多或征賦不均或徵科  
無算有一於此重困吾人即何以消弭災譴用康疫  
瘵宜委所在長吏慎恤刑獄疎決囚徒必務躬親俾  
無冤滯檢轄暴吏懲殿慢官寬常賦之征罷不急之  
務詳求病利悉以奏陳願付良規用副憂寄苟不遵  
詔旨尚務侵欺必正刑書義無容貸宣示中外宜諒  
予懷主者施行

大中九年七月十三日

恤刑慶賜德音

高宗作賜孝義  
高年象帛詔

唐編制

門下百行之本要道唯孝一言終身恕而已矣春生  
夏長寬仁之令行為齊禮道德耻格之義斯在朕爰  
自幼年夙稟庭訓豈徒學聞詩禮因令匡定家國是  
以提三尺之劍起一旅之師戮鯨鯢於原野拔蒸黎  
於塗炭雲雷締構備嘗夷儉仁發於心義形於色大  
敵必勇匪為身謀大慈必誅志安天下太上皇留情  
姑射尚想軒轅駐蹕大安使朕正居紫極顧惟虛薄  
辭不獲免祇奉制詔負宸當朝乃眷宮宇載懷氷谷  
未明求衣乙夜忘寢靜思七政言念九功何以答上  
元之心稱嚴君之志庶欲勤恤典刑舉直措枉允釐  
人瘼親賢用能拯濟困窮抑損澆偽開直言之路廣  
不諱之門聞所未聞日慎一日望人皆見德變於志  
道若一物失所一人有惡皆朕躬之責訓道不明也  
朕聞書曰至誠感神況於兆庶乎比聞遠近黔黎恥  
為盜賊州縣困圉多並空虛豈由德教至此自是人  
心厭亂因其遷善可以化之朕往因征伐行天下多  
矣每見村落邱墟未嘗不撫膺歎息自登九五不許

橫役一人唯冀遐爾休息得相存養長幼有序敬讓  
興行具孝義之家賜粟五石高年八十已上粟二石  
九十已上三石百歲加絹二疋婦人正月以來生男  
者粟一石鰥寡孤獨不能自存逃戶初還交無糧時  
州縣長官量加賑恤諸州官人或正直廉平刑清訟  
息或貪婪貨賄害政損人宜令都督刺史以名封進  
白屋之內閭閻之人但有文武才能灼然可取或言  
行忠謹堪理時務或在昏亂而肆情遇太平而克己  
亦錄名狀與官人同申泣辜慎法前王所重枉繫一

日事等三秋州縣法司特宜存意普告天下知朕意

為貞觀三  
年四月

唐穆宗文惠皇帝戒勵風俗德音文

唐元稹

敕朕聞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士庶人相與讓於  
齒周成王刑措不用漢文帝耻言人過其理古也朕  
甚慕焉中代以還爭端斯起掩抑其言則專蔽誘掖  
其說則欺誣自非責實循名不能彰善癉惡故孝宣  
必有敢告乃下光武不以詭辭遽行語稱訕上之非  
律有匿名之禁皆所以防三至之毀重兩造之明是  
以爵人於朝則皆勸刑人於市則皆懼罪有歸而責  
有事也末俗偷巧內荏外剛卿大夫無進思盡忠之  
誠多退有後言之謗士庶人無切磋琢磨之益多銷  
鑠浸潤之譏進則諛言諂笑以相求退則羣居狎處  
以相議留中不出之請益發其陰私公論不容之詞  
實生於朋黨擢一官則曰恩皆自我黜一職則曰事  
出他門比周之跡已彰尚矜介特由徑之跡盡露自  
謂貞方居省寺者不能以勤恪莅官而曰務求簡易  
提紀綱者不能以準繩檢下而曰密奏風聞獻章疏  
者更相是非備顧問者互有憎愛苟非秦鏡照膽亮

羊觸邪時君聽之安可不惑參斷一謬俗化盡訛禍  
發齒牙言生枝葉率是道也朕甚憫焉我國家貞觀  
開元同符三代風俗歸厚禮讓並行兵興已來人散  
久矣姑欲導之以德不欲驅之以刑然而信或未孚  
理有未至曾無耻格益用彫剝小則綜覈之權見侵  
於下輩大則機密之重旁撓於薄徒尚令因而化之  
亦既去其尤者而宰臣等懼其寢染未克澄清備引  
祖宗之書願垂戒勵之詔遂申教告願用殷勤各當  
自省厥躬與我同底於道凡百多士宜體朕懷

歷代王言五

制

制

又體明辨云按顏師古云天子之言一曰制書謂  
為制度之命也蔡邕云其文曰制誥三公故令贖  
令之屬是也刺史太守相劾奏申下土遷書文亦  
如之其微為九卿若遷京師近官則言官具言姓  
名其免若得罪無姓此漢之制也唐世大賞罰赦  
宥應因及大除授則用制書其褒嘉贊勞別有恩  
勞制書餘皆用勅中書省掌之宋承唐制用以拜  
三公三省等官而罷命大臣亦用之其詞宣讀於  
庭皆用僊語故有敷告在庭敷告在位敷告萬升  
誕揚休命誕揚贊冊誕揚玉璽等語其餘庶職則  
但用誥而已是知以制命官蓋唐宋之制也

薄葬制

魏文帝

制曰禮國君即位為梓存不忘亡也梓音扶歷反禮天子諸侯之棺各有重數棺之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  
易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  
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  
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  
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  
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邱  
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華炭無  
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  
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  
為也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  
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為棄君於惡  
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  
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  
以刊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邱明  
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  
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又自古及

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  
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是焚  
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為戒  
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  
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  
不從延陵葬子遠在羸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  
之間不足為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觀  
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  
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

在尚書秘書三府

立皇后高氏制

宋范鎮

天子之有后如天之與地惠養萬物如日之與月臨  
照四方苟稱號之弗從則臣民之安仰京兆郡君高  
氏生閭閻之後而不自矜大處富貴之習而能安素  
約服在藩邸宜于家室肆朕嬪承嘉乃輔佐惟長樂  
之奉養左右不可不虔惟六宮之表儀晨夕不可不  
肅爰正軒星之位以為國風之倡舉是典冊告於治  
朝於歲邦教所基人倫茲重塗山啟夏太任與周勤  
勞一時焜耀萬世乃其總笄櫛嚴日侍慈顏衡純必  
經時永宗祀庶幾天下之俗知我門中之私



立皇后孟氏制

宋梁燾

正家者義之先天下從而定矣大昏者禮之本聖王所以重焉朕繼體持盈側身思求方切基圖之固敢娛宮室之安太母以萬世爲心命度宗事之重大臣以西極陳義請建坤儀之尊謂王道之大所由興故人倫之始不可緩明揚德閔之懿簡在慈闈之公欽承溫詔之音俾正中宮之位載蠲吉日敷告大庭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侯眉州防禦使贈太尉孟元孫女忠孝令門善慶奕世幽閑專靜藹聞和聲婉睦惠慈雅應柔則天作之合文定厥祥人謀協從龜告並吉是宜入聽內職輔宣外和式瞻禕翟之章上直軒龍之象嘉典大備並行今古之情文盛德有開增美國家之治理於戲惟恭儉爲富貴之守惟憂勤爲康樂之資如閑睦之進賢則可以基風化之成如樛木之逮下則可以將福履之盛用久乃濟匪初其難勉爾欽脩以法三宮之端一相子顯祀以崇七廟之清明重光紫庭襲譽彤管可立爲皇后

邢氏建號賢妃制

宋孫洙

王宮六寢崇建婦官天極四星垂著妃象所以協宣陰教助穆宸闈矧視秩於上公必敷求於淑哲朕屬精于治選納尤希嬪嬙靡克位號多闕茲延登於邦媛用播告於路朝婉儀邢氏德稱後庭體合法相居念保阿之訓動循環珮之音授弓矢於媒相占熊羆於吉夢是宜詳按舊典升備列祀進參禴狄之華並昭彤管之輝生論婦禮正始國風品冠六儀名超九御於戲周南之咏卷耳無險陂私謁之心齊詩之美鷄鳴有警戒相成之道寵靈烜赫禮秩優隆匪時婉嫕之良疇若褒嘉之命佐后內治爾尚勉哉

冊皇太子制

唐 內制

黃門朕聞王者神器天之天業震百里而崇孟侯照  
四方而建元子其所由來尚矣我國家參天貳地濟  
以豐功祖武宗文承於密命顧循菲德寅畏鴻名太  
上皇命朕以位卿大夫補朕之闕僉謂率先自爾稽  
古維新國本之大不可以不務皇儲之重不可以不  
立故宵衣當宁聞義是將朝服升階一作臨軒擇賢而舉  
皇太子嗣謙生知禮樂性成仁孝子孫之愛則敬不  
絕馳問暨之安則恭而至寢觀其言精視牘思敏題

輶固以覈東序之討論契南山之調護今少陽踐位  
歲發春草樹自樂乾坤交泰嗣君之極已別其  
宮太史之書更藏於府帝國斯求人望所歸庶符知  
子之明豈獨在予之慶用施寬惠光于政理今望苑  
初開端僚是切天下有高才懋德碩學純儒比迹春  
卿齊名夏綺具以徵辟

立皇太子制

宋 張方平

維我祖宗繼天統業積有功德克享上帝之心肆其  
子孫永承百世之祀朕祇慕謨烈詳覽古今繫崇建  
於元良實保安於國本上尊宗廟孝無大於奉先下  
庀生民教莫逾於居正式宣顯冊數告萬邦皇長子  
具官神宗廟諱英粹日躋中和自至仁義克涵之美言動  
維時禮樂交錯之華威儀可象抑畏疏封之重敬脩  
典學之勤亦既多聞足當大受是宜誕膺徽命肇啓  
儲闈懋升明兩之輝並廣在三之道非余私於爾神宗

廟諱惟天祐於余家衍寶祚之靈長成衆臣之慶賴往  
慎厥德以答揚我列聖之光訓不曰休哉可立為皇  
太子育司擇日備禮冊命施行

封衡陽郡王成義爲中王等制 唐蘇頌

門下古者帝王受命以臨萬國子弟建封用尊五等其所由來尚矣尚書右衛大將軍衡陽郡王成義等敷詩執禮本仁祖義名教之樂得自義深溫良之容發於忠孝晨趨魏闕則望掩軒霞夕賦曹園則思舍澄景朕祇奉歷數旁稽載籍克輔王室所謂通邑大都俾爲唐藩故能帶河礪岳分膺往命咨爾眷歟一作不可可依前件仍各實封一千戶餘並如故主者施行唐隆元年六月二十九日

除皇弟頌保信保靜軍節度使進封嘉王制 宋元絳

史謂建大宗之封如安盤石之固詩美得同氣之助若敷常棣之華朕紹五聖之休昭九族之序固已倚天屬於本根之重措公姓於翰幹之疆況於至親宜有顯冊播告群位厥維大公具官願燕翼發祥溫恭迪哲英安茂而玉裕盛氣粹而陽休講執服儒多推道術之對好禮樂善雅有智思之文昂基立愛之經屢行建侯之寵有華上公之褒有假元戎之旂賢儀寔明師論參穆是用端笑以審繇按圖而定名表爲真王奄受樂國畫岷峨之野陪以妥田易肥渙之慶加之兩組循典常而出閭謹著定以奉朝列第環宮彌聳開元之觀側門通禁永承長樂之顏備飭愛懷布章慶譽於戲展親以誠信我則友於天倫東德以輔倍爾則蕃於王室思長富貴之守懋底忠孝之成往其欽哉以對猷訓

徐王改封冀王制

宋 范祖禹

周尊公旦倚爲四輔之師漢重王蒼位處三公之上  
及我仁祖加禮荆王顧惟冲人敢後叔父誕敷明命  
播告治廷皇叔永興鳳翔等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  
等使守大尉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兼鳳翔牧上柱  
國徐王賜詔書不名顯稟訓英皇同氣神考仁義根  
於天性孝友冠于人倫昔在先朝蚤膺異數迨宣后  
九年之政無愛子一毫之私追惟崇慶之功罔極昊  
天之報方畢太宮之祔饗莫先尊屬之褒嘉是用登  
拜師垣仍聯使節微彼徐土受茲冀方內蒙皇家外  
綏侯服進陪多賦衍食真封於戲並建親賢寔爲社  
稷之衛燕彊藩屏用承祖考之休往膺典冊之光永  
介壽祺之祉式昭令德無愧前人

第十二妹等四人各封長公主制

唐 白居易

勅古者帝子下嫁必使王公主焉近代或有未笄年  
而賜湯沐者亦加公主之號以寵重之第十二妹等  
先皇帝之子也比朕之子宜加等焉故當幼年各封  
善地咸命爲長公主未及釐降先開邑封所以慰太  
后慈念之心表先帝肅雍之訓亦欲使吾孝理之道  
敦睦之風自骨肉間以及天下可依前件主者施行

初國長公主進封衛國長公主制 司馬光

帝妹中行易象贊其元吉王姬下嫁召南美其肅雍  
命服亞正后之尊主禮用上公之貴寵光之盛誰音  
釋訓誰而然矧同氣之至親推異數而何愛祈國長  
公主席靈長之緒承潛哲之祥稟乾坤之粹和鍾日  
月之明潤淵懿可度柔嘉有章志女功而忘勞承師  
教而不倦今王莽在首厭翟戒塗方結悅於皇家將  
執音煩筭音煩於士族宜甄沫土之邑俾適富平之孫庸  
展茂恩誕孚醴化於戲琴瑟靜好式昭和樂之音雷  
風順承是爲長久之道勿以夫家之平素有虧婦德  
之聽從祇服訓辭求綏福履

姚元之拜相制

唐 內制

門下王佐之重師兵之任勞求屏翰膺此具瞻同州  
刺吏姚元之宏畧冠時偉才生代識精鑒遠正辭強  
學有忠臣之操得賢相之風累踐台陞匡益斯在頃  
居藩郡循良是屬載懷一德分命六官訐謏允歸文  
武兼濟式憑帷幄之算宜副韜鈴之委

除韓休黃門侍郎平章事制 唐張九齡

勅思致雍熙聿求元輔久勞夢寐延彼周行大中大夫守尚書右丞上柱國韓休蘊道宏深秉德經遠清裁可以範物素行可以律人一自登朝備聞體國志存公亮誠著始終而羽翼朕躬金玉王度人望是在朝選無喻宜拜命於瓊闈俾寡和於鼎寶可守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開元二十一年三月

李吉甫拜相制

唐王堂遺範

門下昔周宣王思宏文武之道則以申甫代天工漢宣帝思繼祖宗之風則以邴魏執邦政是以克從前烈俱稱中興朕以眇身託于人上亦思所以續列聖之緒致太階之平懷柔四夷親附百姓將成莫大之業遂獲非常之才授之鈞衡俾作舟楫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上柱國李吉甫符彩外發清明內融體仁而溫抱義而峻識洞精曠知皇王致理之由學該古今窮天人相與之際自擢於論閭列在禁闥鼓三變之文潤色王度總五才之用參贊廟謨化俗思邁於成康致君願及於堯舜當注意之所向每罄心而必陳深中不回獨立無懼經綸常見其道達激切每至於涕零王綱以張蜀冠斯珍左右密勿實由嘉言降神而生輔朕為理調三光以序六氣遂物情而熙帝猷是為中樞司我大本爾俞往其惟勗哉於戲宰相之任安危所繫百辟為憲萬邦所瞻與其明察以為光不若嚴重而有制與其將順於鉅美不若匡救於纖微審涇渭以序人倫謹絕墨以正

天下交泰之運其若斯乎敬聽朕言以踐乃職可守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散官勳如故主者施行  
元和二年正月

裴均拜相制

唐白居易

門下朕聞后德惟臣良臣惟聖在太宗時實有房杜  
贊貞觀之業在元宗時則有姚宋輔開元之化咸克  
祐我烈祖格于皇天朕祗奉丕圖懋繼前烈思欲貞  
百度和萬邦建中于人重拱而治求惟房宋之化寤  
寐求思至誠感通上帝眷祐果賚良弼輔予一人正  
議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裴均  
器得天爵文為國華行有根源言無枝葉忠敬恭順  
輔之以誠心方潔貞廉輔之以通識玉立不倚扣之  
有聲洎潤色綸言密參樞務嚴重得大臣之體溫雅  
秉君子之文每獻納之時動有直氣當顧訪之際言  
無隱情遠圖事經大事能斷匡予不逮時乃之功及  
領地官且司邦賦會計務劇出納事殷投利刃而皆  
虛委紛綽而必理歷試茲以全才益彰互登中樞以  
允僉望夫宰輔者下執邦柄上代天工為國書龜注  
人耳目爾尚降乃德以親百姓廣乃志以序九流匡  
朕心而清化源從人欲以致和氣予欲宣力汝為股  
肱予欲詢謀汝為心膂予還望于汝弼勿謂不從汝

言逆于朕心必求諸道獨立不懼直躬而行明聽斯  
言敬慎厥位嗚呼罔俾房宋專美于前可守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散官勳賜如故主者施行

六年十一月

李絳拜相制

唐 王堂遺範

門下司重柄者尤屬于長才熙天猷者固資於端士  
朕鑽鴻緒撫有萬方夙夜祗勤懼遠於道注意宰輔  
勞懷夢想誠以得失之効邦家所繫時若僉論簡予  
深衷必惟其人是舉成命朝議郎守尚書戶部侍郎  
驍騎尉賜紫金魚袋李絳質秀珪玉文含彩彰抱器  
挺生居貞特立有史魚秉直之操勵山甫匪懈之誠  
忠孝兩全學識兼茂清標可以範雅俗正氣可以肅  
群倫頃自周行俾衆密命動由於義知無不爲蹇蹇  
懷匡濟之心孜孜陳遠大之畧言無隱避居則靜專  
貫於始終其道一致地鄉之貳爰委典司理財先示  
於簡康利物苟懲其弊欽經通立制器用彌光臺閣  
之間爵育公望是宜權衡百度宰理庶工允副具瞻  
宰我樞密於戲予欲驅人俗以躋富壽感人心而致  
和平爾尚修明憲章宣布德澤必寬大其志無纖察  
爲公恒其道以東彞裕其體以臨下各任以職無忘  
陳平之言苟便於人勿憚蕭何之請敬茲寵擢其懋  
式哉可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勅賜如故主者施行  
元和六年十一月

授馬逢渾瑊副元帥招討河中制

唐陸贄

門下天地殊位君臣異制苟不率道茲謂亂常退而增脩於是有舜干之義諭以遷善於是有文告之辭若猶未悛乃用致討興戎動衆豈得已哉李懷光擢自軍候委之節制亟有勤績累加寵榮惣衆駁奔自遠赴難解圍盪寇朕甚德之位極上台寄崇統帥親之若同體信之無間言朕於斯人亦已厚矣而器小任重固貽顛覆有功自棄無罪自疑崇信讒邪却逐將帥養寇資亂蓄奸幸災朕素所推誠猶謂非實優容任遇常懷如初凶德既盈醜跡彌露謀危社稷通渠魁公相往來無復畏忌窮極克恃所不忍言朕揣遷巴梁遠違陵寢大懼失墜為列聖羞賴先澤在人兆庶知感朔方將士忠節不渝懷光既沮姦謀詭稱効順累陳款疏請詣闕庭朕深惟舊勲務欲全貸授以師保之重疇其并賊之食鹽書勞問誓以始終懷光遂殺辱使臣完聚守脩將以恃慢之罪加於忠義之軍因茲脅從莫與同惡謂衆可固謂天可欺覆載

所不容人神所共棄討除大慙招輯非辜爰咨輔臣  
以董戎寄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平章事兼大原  
尹北都留守充河東保寧軍節度觀察處置度支營  
田等使北平郡王馬燧操業端亮器宇闊達秉難奪  
之節負不羈之才恒持至誠深識大體感朕而三軍  
有勇彌綸而庶績允諧威聲所臨郡邑皆復殿於北  
土隱若長城元從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  
侍中兼靈州大都督充靈鹽豐夏等州節度管内支  
度營田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仍充朔方邠寧振武  
等道奉天赤平等軍行營節度兵馬副元帥上柱國  
樓煩郡王渾瑊淳粹積衷仁厚成性布寬大以容衆  
著誠信以撫人事必沉詳臨危益解節惟貞同在險  
逾彰宏濟艱難茂昭勲問出納朕命光膺具瞻並文  
武全才安危注意副我憂矚時惟二臣比德叶謀往  
濟多難越可異充奉誠軍及晉絳慈隰等州節度并  
管内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餘並如故城可兼河中  
絳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仍充河中同絳陝虢等州  
節度及管内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功臣開府本官

勲封並如故嗚呼朕之不敏不明失于君道連禍未  
息勞師靡居中心自咎爵若焚灼又以朔土之衆代  
若忠勞橫遭汙辱深所閔惜爾其敬敷朕命明諭朕  
懷務於招綏非黷威武惟輸誠歸順罔有不赦惟執  
迷非命罰止元兇寧失不經無濫非罪列爵懸賞用  
俟勲賢布告遠邇咸令知委

授李晟鳳翔隴右節度使兼涇原副元帥制

唐 陸贄

門下周之元老以分陝爲重漢之丞相以憂邊見稱  
故方嶽克寧疆場不聳安人保大致理之端今所以  
重煩上台作鎮西土奉天定難功臣司徒兼中書令  
克神策節度使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等州節度觀  
察處置等使仍克京畿渭北商州華州兵馬副元帥  
上柱國合川郡王李晟勵精剛之操體博厚之德適  
時通變而大節不奪虛受廣納而獨斷自明奉法以  
律身推功以及下衆無犯命人用衆推懷德畏威令  
行禁止誓群帥於危疑之際駐孤軍於版蕩之中氣  
凌風雲誠動天地一鼓而克徒折北再駕而京邑廓  
清師皆如歸人不知戰載安社稷功格皇天而明識  
秉彛清風激俗雅尚恬曠攝譙有光朕以旰食宵衣  
扶風右地川阜連亘抵於回中限界諸夷藩屏王室  
所屬誠重付之元臣兼二將之甲兵崇十連之統帥  
宣威耀德罷警息人俾予仰成時乃丕烈可冀鳳翔  
尹克鳳翔隴右節度使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仍克

鳳翔隴右涇原節度兼管內諸軍及四鎮北庭行營  
兵馬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功臣本官兼官勳並如  
故  
興元二年  
八月四日

加裴度出鎮兩道招討使制 唐 元稹

門下夫以區區秦伯而猶念晉國曰其君是惡其人  
何罪況朕均養億兆為之君親燕人冀人皆為乳哺  
而育之者安忍以豺狼驅脅之故絕其飛走盡致網  
羅止行犯命之誅是用開其一面晉國公裴度昔者  
區域之中蜂蟻巢聚蔡有逆尊齊有孩童厥初圖征  
疑議滿壁不想不惑提然披攘苟無司南允罔能濟  
佑我憲考為唐神宗寶賴股肱運用心力肆朕小子  
蒙受景靈冀服於前燕平於後而撫馭失理盤牙復  
生求思弭寧中夕有得國老尚在夫何患焉是用亟  
宣懇惻之誠就加招撫之命於戲頃者師道元濟  
累代襲授之資藉東山結連之勢以丞相布畫於千  
里之外使諸將持重於四封之中而猶劉悟裂地豕  
之驅李佑潰鯨鯢之腹蓋逆順之情異而忠孝之道  
明也况彼坐鎮無名暴征以至相近觀其宜以諸將  
齊奮其力奔躡之邢坐迫椒蘭之氣外薰誰不自愛  
其生焉能與亂同死度宜開懷緩帶以待其歸可依  
前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

度裴度出鎮兩道招撫使餘如故

加裴度鎮州四面招討使制 唐 元鎮

門下傳云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先王  
斬一校指殺一大氣莫不伏念隱悼至于旬時決而  
行之蓋不得已也予於鎮人亦既伏念俟其後筆記  
止旬時乃命相臣昭懷撫諭矜其誑誤示以生門期  
於盡脫網羅豈可驅之陷穽而豺狼當道荆棘牽衣  
雖欲歸于有仁厥路無由而至况王師歷境義勇爭  
先朕每抑其鋒銳未忍覆其巢穴是猶愛稂莠而傷  
稼穡養癰疽以潰肌膚獨懷兒女之仁慮失祖宗之

典今上台居鎮算畫無遺操晉陽之利兵驅屈產之  
良馬奉河東義武之衆合倉景澤潞之師當元翼受  
命之初乘田布雪寃之頃舉毛拾芥其易可知兼用  
威恩尚存招致宜令河東節度使裴度充鎮州四面  
招討使於茲以一城之卒敵天下之師狗彘蹶之徒  
抗君父之命吾哀爾輩死實無名苟能自新亦冀容  
汝主者施行

冊太原節度使守大師兼中書令晉王制

唐 錢 珣

維年月日皇帝若曰我國家作法於仁違情以禮振  
典墓而誕告載名器以公行何嘗不動懷多難望報  
至烈矧乃國先廟社允集王功誠動日星必承天祐  
至功建而臣節盡天祐至而君命宜昔經武為師賜  
履荷宗周之寵今在邦稱傑剖符受全楚之封英偉  
相身古今同典當勲而舉非我有私具官某博厚自  
持堅剛不惑抱公能察守貴必恭騫然飛將之風增  
拔懦夫之氣而先臣奇備間代雄才圮上視書太公  
來受雲中贊士李牧復生出犂洛以行師轉淮沂而  
殄寇倬哉茂績興在後昆爾乃開國象賢勤王繼志  
諒因心而無改敬遺體以有為英蕩既臨文茵是藉  
率乎群后自絕他時控彼諸戎下連右臂日者驅除  
大盜爰復神州焜耀元功載書盟府以啟紹聞之慶  
是資戡定之勞而復念先朝存履否運未致則罪極  
急伯李溫則清非子頽肆其樹置之謀蹟我贖承之  
統是以奮飛長檄條列本枝遏濟惡之亂流拔崇奸

之借黨夷亮有力賀福無違近則王行瑜驕以叛恩  
願將敗族爾乃先知塗地每恥同天顧刑憲之可加  
抗封章而不避清恩歎血憤欲寢皮而逆豎犯關  
兵朕方奔車出次始懷愧懼未暇剪除行瑜轉禍終  
迷干誅罔畏螫手而不能自斷啞膺而誰復與論爾  
聞難成憂直躬決策衝冠激怒折筮興言襲行已屬  
於五中急召寧煩於二節武剛夙駕屈產跳驅存誠  
而有禮則安舉事而不疑何卜乃聲鍾鼓乃合諸侯  
皆屯雖在於郊所宿飽匪勞於漕輓爾臨渭曲深溝  
而親拒寇等我復鎬京高枕而無虞侵軼然後進攻  
外壘盡復強軍走剪喉唇如麻滿野或反袂以來歎  
俾嚙類之不遺元惡出奔勢窮就戮廓清而罷約東  
尚嚴受降兼讓於使臣擇帥請行於國命一如紀律  
以報會盟天贊孔昭主憂盡釋始末見若之面今盡  
見若之心神聽斯言象圖是賞盡雲臺而莫顯累榮  
石而非多師氏建官位惟極致春秋列國晉寔大名  
典重而近古不行勳盛而予曩何愛廣廷備物且授  
詞臣法座臨軒式光禮命今遣中書舍人薛廷珪冊

爾爲大師兼中書令仍進封晉王於戲獨立王功忠  
乃善藏之府永膺天祐敬惟能保之軀則必慶于而  
家崇子而土戒之勿息與國無窮

授李愬山南東道節度使制

加官階李愬移鎮

唐王堂遺範

門下伐叛除兇必俟乎奇畧進封超位九筵於殊庸  
況四紀逋誅三州竊據積妖遺有亂挺災累年徂  
征一舉主致論功既當於異等議賞豈待於踰時唐  
隨鄧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檢校左散  
騎常侍使持節鄧州諸軍事兼鄧州刺史御史大夫  
賜金紫魚袋李愬宗臣之胤王國克生毅勇蓄生溫  
良煦外禮樂戰攻之氣默識其源詩書義理之府洞  
窺其室雖早昇朝序而未展將材頃以懸轡滔天宿  
兵既久方城壓境易帥頗頻求懷輜畧之家必有弓  
裘之嗣將執金鼓載持干旄果副眷求克揚威令緝  
傷夷之後振怯為雄制密通之間保危成固推忠厚  
以感物本信惠而知人一其關心屬厥死力秉孟徑  
襲負雪兼行風驅如合於百神雷發若出於九地堅  
城立潰狡豎坐擒遺此安堵以知歸餘黨釋甲而請  
命古之良將其孰過焉已申獻捷之儀當舉彙勲之  
典爰擇名部俾恢重藩自洛而還惟襄為大綿亘楚

服橫臨漢津愬八郡以澄清秉三軍之節制式因加  
地往繼沉碑特遷左揆之尊崇茲天秩仍假南臺之  
長峻彼霜威表以勲階賜之茅杜戶豈真食門貴延  
恩洽此寵榮從于茂烈於戲天鑒非遠不庭者必誅  
王爵無私有功者是享揚名濟美惟孝著於家聲鍾  
鼎山河惟忠光於國籍凡曰臣子得無企歎可銀青  
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襄州諸軍事兼  
襄州刺史御史大夫克山南道節度管内度支營田  
襄鄧唐隨復郢均房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賜上柱  
國封梁國公食邑三千戶並賜食實封五百戶與一  
子五品正員官主者施行

授李愿檢校司空宣武軍節度使制

唐 元 植

門下昔者魯侯伯禽徒以周公之故遂荒大東重耳以定傾之勞子孫不絕於晉昔我大師西平王在德宗時能復京邑書于鼎彝每懷宗廟之安實念江山之求而又雖有英哲克全今人惟弟惟兄莫非顧救尚想德施於十代何憚恩積於一門鳳翔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李愿生長紉綺之中而素風自得蘊鬱驍雄之器而性與溫恭怡怡於叔季之間翼翼於

班行之內始爲夏帥遂著能名蹄角齒毛之良一無取于夷落而不貪之寶大布於朔陲旋領徐方會征淮右隣寇陰狡將助鴟張來犯東郊冀延誓刻爾乃提持戈戟淬礪卒徒一戰而蜂虻盡殲不時而鸚鵡就戮聿來岐下號令並明繕完甲兵爲我保障朕以浚郊重鎮尤藉良材俾爲司空以表東夏持我邦憲用清爾人夫四海九州非不廣也然而靈武魏博至於大梁斷長補短方數千里皆爾爲政又何加焉於戡睢陽在爾之東張巡效忠之城未毀夷門在爾之

境侯羸報恩之跡尚存又安知憧憧往來之徒不有以仁義匡於爾者爾服休命其惟戒之可檢校司空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使散官勳如故



授劉悟檢校司空幽州節度使制

唐元稹

門下朕聞將星明則英豪用靈旗指則妖稜銷勁草  
可以授疾風盤根然後見利器苟非處劇何以用長  
況幽并少年燕趙奇士居常以紫駟自驕失意則白  
刃相仇將領斯難是先才傑具官劉悟天與忠誠人  
推敬讓蘊孟賁之勇不以力聞避廉頗之強使之心  
伏是以居危邦而智免臨大節而功高嘗見委於先  
朝屢作藩於右地朕以遼陽巨鎮自我底寧姑役撫  
之以仁然後示之以禮而守臣嬰疾幕吏擅權抗政  
行私虧恩剝下過爲捶楚妄作威稜不均饗士之羊  
但養秉軒之鶴致茲挽變職此之由不有將材孰能  
免戲數求朕志深謂汝諧是用授奇式冀宣力帖以  
亞相寵之上公俾九十秉之行以壯三軍之氣可檢  
校司空幽州節度使散官勳如故

授田布魏博節度使制

唐元稹

門下經曰父母之仇不同天雖及匹士而猶寢苦枕  
干以期必報是以子胥不殉伍奢之死卒能發既藏  
之墓鞭不義之尸取貴春秋名重萬古而況於身備  
將壇父死人手家仇國耻併在一門嘗懷嘗膽之心  
豈俟絕獎之禮金華無避其在茲乎前四鎮北庭行  
軍兼涇源節度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田布  
咨爾先臣惟國元老首自河朔來朝帝庭而又東取  
青齊北討燕趙提挈義旅勤勞王家冒白刃而不疑  
推赤心而自信屬冀方求帥余所重難輟自大名付  
茲巨鎮而中台暗拆上將妖侵姦賊潛冥於腹心豺  
狼勃興於肘腋人神憤痛朝野驚嗟深軫予懷誓擒  
元惡以爾布詩書並習忠孝兩全嘗用魏師克征淮  
孽素行恩信共著勲庸豈無奮櫟之圖爲報寇仇之  
黨且魏之諸將由爾父而崇高魏之三軍蒙爾父之  
仁愛昔既同其美利今豈忘其深冤爾其淬礪勇夫  
敬恭義士一飯之飽必同於士卒一毫之費必用於  
戈矛非算畫不萌于心非軍旅勿言於口居則席蓐

寒則抱冰以喪禮處之若哀心感者必有為橫身到  
頭感智捐軀下報營蒐旁清醜類於戲至誠可託稔  
惡難逃矧彼兇殘去得安往墨嶺在體元壽在前提  
鉤執金無忘哀敬可起復魏博等州節度觀察使勳  
賜如故

授牛元翼深冀等州節度使制 唐元稹

門下鷹隼擊則妖鳥除狐矢張則天狼滅湯沐具而  
蟻蝨相弔針石藏而瘞疽立立潰苟得韓盧而示之  
狡兔則可備俎豆而俟脯醢矣復何憂於越轂乎夫  
將者亦蟻風之湯沐而渠魁之韓盧也我得之矣又  
何患焉檢校右散騎常侍深州刺史牛元翼挺生河  
朔之間迴鍾海岳之英幼為兒戲營壘已成長學神  
樞風雲諳曉衆推然諾已任安危善用奇兵尤精攻  
擊陳安之矛丈八頗高之弓六鈞或山立于軍前或  
肉飛於馬上而又謙能養勇孝以資忠雖膽力過人  
而心誠許國自常山作沴上將罹災恤哭轅門誓清  
妖孽羽書三奏驛騎四馳上請廟謀旁徵鄰援指期  
斬叛克日國功斷自予衷開懷用爾夫以爾之才力  
而取彼之兇殘是猶以火焚枯以石壓卵螳臂拒輶  
鷄助承拳萬萬相殊破之必矣而況於鎮之黎人皆  
朕之赤子爾之部曲即鎮之卒徒聞爾鼓聲之音懷  
爾椒蘭之德吾知此輩誰不葦心爾其寒者衣之饑  
者食之無廢室廬無害農稼苟獲戎首置之藁街下

以報忠臣之冤上以告先帝之廟則蚩蚩從亂予又何誅於戲殺人盈城爾其深戒擊戮誓衆朕不忍言再換輝冠新持武節恩不虛授爾其敬之可檢校右散騎常侍充深冀等州節度觀察等使

授杜琮淮南節度使

唐 沈 珣

門下星以斗牛鎮臨吳楚有重江樓閣之興實通都大邑之雄控制上游儀刑羣后自非台衡舊德節廟宏材則何以膺茲山岳之求副彼經邦之寄高選中外無踰碩臣劔南西川節度使杜琮間氣孕賢相門襲慶韓安之國器宏茂元凱之武庫深嚴禮樂文身守而勿失政刑體要用之則行夙振英聲荐登相位廟堂之上有所不為縉紳之間共稱其道象賢祖德嗣美前修體平陽之鎮密暢黃瓊之練達自持瑞節作鎮靈關盛有建明衆推理行故疆盡復嚴道益清夷落咸懷軍儲流行德政有同於冬日遘封不犯於秋毫朕以禹貢九州淮海為大阜員八郡并賦甚殷分閭權雄列鎮罕比通彼漕運京師賴之自江已南近間歲歉黎氓稍困流庸是虞思得慈惠之師以行惻隱之德黃霸在位朕無憂焉汝為司空兼慈邦憲慎乃出令以臨其人務遵訓誡勉宏休績

除趙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

大學士制

問散同功歸馬遂隆於周道蕭張叶力斷蛇因聲於漢基必資佐命之臣以輔興王之業推忠協謀佐理功臣樞密使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天水縣開國伯趙普功參締造業茂經綸稟象緯之淳精契風雲之良會洎贊樞機之務屢陳帷幄之謀沃心方佇於嘉猷調鼎宜膺於大用俾踐台衡之位乃兼書殿之榮爾其罄乃一心熙予庶績君臣相正勿忘獻納之規夙夜在公勉致隆平之化往服休命無愧前修

除呂蒙正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制

宋 李 沆

天道無私日月星辰助其照皇王不宰股肱輔弼代其工所以端拱守成垂衣制理永建丕平之景運遐追三代之令猷其有業茂經綸才推謹厚參大政而已淹星歲秉至公而無捨寅昏宜頒出綍之殊恩俾正持衡之重柄爰擇剛日特將命書推忠佐理功臣朝散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柱國東平郡開國男呂蒙正四氣均和五行鍾秀有濟時之略輔之以溫恭挺命世之才守之以循默爰觀舜旌之進善遂指魏闕以來儀臨軒觀敏瞻之能射策見縱橫之畧暨茲登用益著謨明公忠推社稷之臣凝重見廟堂之器眷茲大體久鬱具瞻屢宣作礪之功克懋兼鈞之績別錫褒功之美號仍陞馭貴之崇階勲藉增崇井田加賦預烈侯之峻爵同大利之計書顧優恩之在茲諒名器之無假於戲雲從龍而風從虎今也其時啟乃心而沃朕心必求諸道爾宜周旋庶政佐佑躬躬緩茲宵旰之憂翊我隆平之運同底于道豈不美歟

除韓琦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衛國公加食邑實封制

王 珪

王者紹景炎之序履皇極之尊求惟置器之艱屬在佐王之略瞻夫上宰翼我先朝適及委裘之辰肆于奉瑁之始定策宗社貫心神明建躬丕務之咨敢後元勲之獎首專邦渙誕告朝倫具官韓琦器博而適時道閎而濟物稟星辰之精粹會日月之休明歷宣外勞更倚二柄蹈夷險之一節寄安危之大機仰文

考之知賢絕時髦而登用維召公之託嘗聞顧命之言維漢相之謀終應大橫之兆茲懷先見者識之遂決至慮耆村之英天扶不撥之基神贊非常之輔是用建文昌之卿序正黃閣之台符陰以封爵之文益之戶田之數以蕃爾寵以懋爾庸於戲天視靡私居勛有邦之畏民公曷戴一歸厥后之仁念先猷之弗致康頤成集之丕可恃茲經茂烈永佐昌圖

除富弼依前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兼諱經潤文使鄭國公制

宋 鄭 獬

東錄膺圖將繼配天之大業銓時論道必資名世之元臣以言乎體貌則舊德之英以言乎望實則群材之表爰立作相互莫如公丕昭寵數之殊乎告治朝之聽具官富弼賀資大雅德懋碩膚學足以造聖人之微幾足以通天下之變錄賢科之得雋據遠業以奏功在仁祖時則首冠廟堂有弼諸九德之美在英考世則再登樞府有折衝萬里之謀庶績已熙太平將洽屬留侯之多病容裴度以爲藩愷悌所宜神明自復方王家之不造固賢者之有爲昔居畎畝而志猶在於愛君今處朝廷而義豈忘於憂國是用召從方守進拜元台仍左揆之舊班兼東臺之茂秩爰田衍賦盟府易勲茲實異恩庸昭注意於戲上理乎天工則日月星辰以之順下遂乎物宜則山川草木以之蕃近則諸夏仰德以承流遠則四夷傾風以待命凡予欲治惟爾責成勉盡嘉猷用光丕訓

除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制 宋 鄧潤甫

師傳道之教訓先王所以迪厥官老成重以典刑天下所以資其智廼瞻舊德時謂元勲謀合祖宗之心名載禹舜之器申放贊冢播告外朝河東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致仕上柱國潞國公文彥博博大而清明方嚴而信厚出則秉乎旋鉞入則總我鈞衡文武兼備其才夷險能致其力畢公之弼四世三紀于茲傳說之總百官萬邦其又爵隆無富溢之累名遂有身退之榮神明相其壽康人心想其風采是用選之論道倚以經邦以帝者之師臣謀議廟堂之上以天下之大老制馭夷狄之情庶幾有爲底於極治陪數多并申衍真封於戲呂望惟賢起佐文王之治周公已老留爲孺子之師矧我耆英無愧前哲往宣一德用格多盤

除呂公著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制

蘇軾

仁莫大於求舊智莫良於用賢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以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今朕一舉仁智在焉宜告治朝以亨大號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呂公著許謨經遠精識造微非堯舜不談昔聞其語以杜稷爲悅今見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時叙維乃烈考相於昭陵蓋清淨以寧民亦勞謙而得士凡我儀刑之老多其賓客之餘在武丁時雖莫追於前烈作召公考固無易於象賢而乃屢貢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閑勞以萬幾之煩是用遷平土之司釋文昌之任毋廢議論時遊廟堂於戲大事雖咨於房喬非如昀莫能果斷重德無逾於郭令而裴度亦既安危罔俾斯人專美唐世

除呂大防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制

宋 蘇軾

朕聞天子有道其德不可得而名輔相有德其才不可得而見故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勲當時安榮後世稱頌予欲清心而省事不求智名與勇功天雖顯思將啟承平之運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眷予元臣咸有一德咨爾百辟明聽朕言中大夫守中書侍郎上柱國汲郡開國公賜紫金魚袋呂大防造道淳深受才宏毅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又六二之動又踐右闡蔚為名臣立陞左輔之崇兼綜東臺之務加賦進秩寵數益隆得位與時憂責彌重於戲若古有訓無競惟人崔公建中之風以除吏八百而致裴垕元和之政以薦士三十而能惟公乃心何遠之有

除范純仁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

宋 蘇軾

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為輕重若根本強國精神折衝故為呂臣奉已而不在民則晉文無復憂色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為之寢謀朕思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為而日尊咨爾在廷咸聽朕命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高平縣開國伯賜紫金魚袋范純仁器遠任重才周識明進如孟子之敬王退若蕭生之憂國朕覽觀仁祖之遺迹永懷慶歷之元臣強諫不忘喜戚孫之有後戎公是似命召虎以來宣雖兵政之興聞疑遠猷之未究坐論西省進貳文昌增秩益封兼隆異數於戲時難得而易失民難安而易危予欲守在四夷以汝為偃兵之姚宋予欲藏於百姓以汝為息民之蕭曹勉思古人以稱朕意

平章張珪封蔡國制

元 吳 澂

天地之間有正人國家恃以為元氣卿之忠蓋朕所  
眷知比因疾以祈開爰加恩而優老榮祿大夫中書  
平章政事張珪彝常世閭廟廟宗工早摠戎旂已作  
禮樂詩書之帥晚司化軸遂稱文學政事之臣左右  
六朝出入三府險夷不易其守鯁亮以如其初太清  
罹薄食之昏前期致沐浴之請越於新服嘉乃舊勲  
諤諤之節詎肯詭隨侃侃而言類多裨益黷雖謁告  
與尚勉留俾辭執掌之勞專罄格心之學緬惟先正  
嘗平金壘以立功宜得後昆復就蔡封而襲爵所謂  
故國庸建上公思竭爾忱廣敷陳於經緯欽承時命  
永翊贊於皇猷可封蔡國公提調經筵事

梅思禮授大都府副使制 明 蘇伯衡

建庶官以臨萬國任莫重於本兵掌邦政而統六師  
選必先於碩輔具官梅思禮材資驍勇器量雄深曾  
襟韜畧之奇被服詩書之雅早登華貫作鎮藩翰保  
境安民待四方之底定提壘籍戶爰一旦而來歸明  
炳幾先忠於內附蓋去留均知乎天命肆危疑克斷  
以人謀辭項從劉知同曲逆舍舊去迷識擬伏波凡  
我師徒東兵而下淮甸暨其士女按堵有如泰山靖  
言思之厥功懋矣是用擢居宥密俾贊樞機匪彰攷  
順之勤式示輸勤之勤於戲立非常之功則有非常  
之賞既肇錫以殊恩奮國士之報以酬國士之知益  
國臻於顯勳可授大都府副使



加封孔子制 武宗即位初 元 閏 復

大德十一年九月

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丕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求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加封孔子父母制 文宗 元 謝 端

至順元年

闕里有家系出神明之胄尼山請禱天啓聖人之生朕聿觀人文敦求往哲惟孔氏之有作集群聖之大成原道統則堯授舜傳之周文王論世家則契至湯下逮正考甫其明德也遠矣故生知者出焉有間必先克昌厥後如太極之生天地如鉅海之有本源雲仍既棄於上公之封考妣宜視夫素王之爵於戲君子之道考而不繆建而不悖予以敦典而叙倫宗廟之禮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予以報功而崇德尚焉其慶以相斯文齊國公叔梁紇可加封啟聖王魯國太夫人顏氏可封啓聖王夫人

封宣聖夫人制

元 虞 集

我國家博典禮以彌文本闡門以成教延瞻素王之廟尚虛元纁之封有其舉之斯爲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妻升官氏來嬪聖室垂裕世家蓮豆出房因流風於殿禮琴瑟在御存燕樂於魯堂功言邈若於遠聞儀範儼乎其合德作爾禕衣之象稱其命禹之銘噫秩秩桑倫吾欲廣闡睢鵲巢之化皇皇文治天其興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

追封孟子父母制

元 張士觀

延祐三年十月

朕惟繇孔子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而道統之傳獨得其正雖命世亞聖之才亦資父母教養之力也其父夙喪母以三遷之教勵天下後世推原所自功莫大焉稽諸往代實闡褒崇夫功大而位不酬實著而名不正豈朕所以致懷賢之意哉肆分寵命永資神休可追封其父爲邾國公母爲邾國宣獻夫人

封周子爲國公制

元 霍希賢

蓋聞孟軻既沒道失其傳孔子微言人自爲說諒斯  
文其未喪有真儒之間生濂溪周惇頤稟元氣之至  
精紹絕學於獨得圖太極而妙幹萬化著通書而同  
歸一誠俾聖教燦然復明其休功尚其不泯朕守成  
繼體貴德尊賢追念前修久稽彝典已從廟庭之祀  
盍疏鄉國之封於戲霽月光風想清規之如在元衮  
赤旆冀寵命之斯永

許衡爲懷孟教官制

元 楊果

咨爾許衡天資雅厚經學精專大凡講論之間深得  
聖賢之奧受罰者恐陳君所短爲盜者畏王烈之知  
所在向風真堪正俗可令於懷孟等處選揀子弟俊  
秀者舉歸教育取作範模再令董子惟前有傳授之  
弟子重使王通門下皆經濟之名臣切表斯文以弼  
予治

太保劉秉忠贈謚制

元 李 槃

臣以忠孝而事上貴輸獻納之誠上以禮義而遇臣思篤始終之愛視死之日猶生之年故光祿大夫太保參預中書省事劉秉忠學窺天人識貫今古遂冲而有守安靜而無華昔侍潛藩稔聞高論適當三接之際懇上萬言之書蓋將舉天下而措諸安以戒為人主者果於穀朕嗣服而伊始卿盡力以居多蓋得卿實契於朕心而獨朕悉知於卿意事皆有驗人匪他求周旋三十年不避其難剴切數百奏各中其理

共成庶政方圖任於舊人誰謂昊天不憖遺於一老與言及此何日忘之再惟台輔之尊厥有象高之責是用錫之綸命竣一品之華階禮以袞衣攝三槐之正位復加顯號允答殊勲惟爾英靈識予哀寵可贈閔府儀同三司太傅謚文貞公

丞相伯顏贈謚制

元 閻 復

天下大統不啻殺則一之聖主宏功蓋必資於賢者昔在至元之際方隆混一之期有來命世之奇材懋建殊常之偉績故太傅開府儀同三司錄君國重事伯顏崢嶸孕秀列象騰精居政府則不動聲氣措泰山之安秉戎律則純乎仁義猶時雨之降當其聲鶴蒲淪盟之罪總龍驤飛渡之師克廣世祖好生之心允獲宋人誠服之意衣冠不改市肆不易恩威普洽於三吳車書以混文軌以同聲教遂覃於百粵逮朕

纂承之始茲申推戴之誠永懷社稷之宗臣宜侈河山之高爵於戲曹侍中江南之役規摹一何小哉郭汾陽異姓而王宗報斯亦至矣可贈宣忠佐命開濟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淮安王謚忠武

左丞許衡贈官制

元 姚 遂

天非繼聖學之墜緒則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興王道以比隆肆用爲庶民之多覺何物故之已久尚人思之未忘故資尚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許衡玉裕而金相準平而繩直出處則惟義所在言動必以禮自持休休焉有容屬屬乎其敬人能宏道惟朝聞夕死之是期我欲至仁匪畫誦夜思而不得行已似秋霜烈日化人如時雨和風來席下之樞衣滿戶外之列屨連簡在帝心者率多巫弼窮困守師說者不失善良竊鳴九章而聲聞於高鳳翔千仞必德輝乃下爰立相以堯君舜民之志所告上皆仰訓說命之言丹衣介壽少不避雷霆之震擊青臺治歷本於筮日月而送迎繇理窮而智益明隨任使而職斯舉今既亡矣誰其嗣之於戲在爾身有重沒世之名於朕心有失同時之恨雖成廟納書以命謚固已振木鐸之高風而功臣胙土則未加用申錫彛章於下地光靈如在寵教其承可贈正學憲佐運功臣大傳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

國公仍謚文正

翰林承旨姚樞贈謚制

元 王 構

昔有先正蚤事聖皇惟夙夜單厥心而終始與於學如伯益之贊夏禹暨尹躬之佐成湯行乎仁義之迹任其柱授之重計于廟堂之上明夫事幾之先蓋精神志意之相孚故啓沃都俞之靡間制難拘於一例恩特侈於屢書故翰林學士承旨中奉大夫詳定禮儀使贈榮祿大夫少師文獻公姚思以淵識宏謨為國著蔡以清彞素檢為時指儀曉萬事安異同式群工壹統畧周旋必禮溫溫維德之恭敷納以言蹇蹇

匪躬之故止殺允符於宸慮宣澤丕應乎天工以故中和且平近者親遠者附不賞而勸大臣法小臣廉國家之表裏可觀風俗之樞機隨轉績已成而弗有身愈退而彌尊顧當時耆壽其誰歟致今日隆平者公也正事正言正道親傳文祖之燕謀有德有功有能首被先朝之鴻訓肆朕纂承之始於公簡注之深規序延登衣仍袞黼裳陰未徙昨迺蒙因謚以正其名崇章以介其祉於戲得天下賢材斯足矣方圖正化之新有朝廷大議則就之概想儀刑之舊往欽

茲命以永其傳可加贈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魯國公仍謚文獻

平章廉希憲贈謚制

元 元明善

惟我世祖皇帝肇自藩服受命專征天資良弼爲之左右一家四海傳次在予名爵之崇顧斯實新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贈清忠粹德功臣大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親國公謚文正廉希憲清忠粹德文武元臣蚤以門閥之賢入膺寄託之重非詩書不陳於上前非仁義不行於天下憂國忘家愛民如己西靖秦蜀東極青齊北清遼碣南鎮荆湖在中書者曾幾何年而能立大法銷大患進大儒摧大姦恥身弗及伊周耻君未邁堯舜言皆賢之所難爲人臣之不敢巖然三代之佐益將師表百世者矣夫不慈遺哲人先萎雖諸子列官省臺於朕心猶懷舊德是用進以極官加之上爵於戲表賢能所以尊朝廷也假名器所以報忠貞也稽若王章得茲二美稟乎生氣天地猶存服此殊榮尚開爾後可加增推忠佐理翊運功臣太師儀同三司上柱國恒陽王仍謚文正

中丞崔或贈謚制

元 張士觀

獻可替否治獲佐於明時崇德報功禮宜加於卹典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崔或山川間氣馨綏名家俾司綿範之儀繼彼瀛洲之選靡由一介之助自結九重之資遂擢置於秋卿俄紀綱於柏寺奏寢官墳之議罷征日本之師章疏可方之古人措紳無出其右者擅生殺之柄忍客義甫之姦抑聚斂之臣力止延齡之相兩遇文昌之府嘗僉宥密之司於琴瑟更張之初贊七皂主器之決屬元貞方大有爲之日適先帝重中執法之官視左右何以易趙堯在朝廷何可無汲黯薦耆儒而備顧問崇名教以渙祿論恬人命於頃刻之間回天威於雷霆之下以去留繫憲臺之輕重辨邪正公天下之是非凡可以尊主而庇民曾不避犯顏而直諫慨語言之尚在想風采之如存永孚于休以昌厥後可贈推誠履正功臣大保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鄭國公謚忠肅

丞相拜住贈諡制

元 袁 桷

八柱承天棟橈萌於巨構六龍御日輻說見於中街  
慰死難以成仁攷生榮而錫命故中書右丞相拜住  
鼎彝王社閱閱相門自結主知應雲龍之異遇獨持  
國是炳著蔡之先幾陳於上者不足言見於事者爲  
可則斥聚斂之臣以靖四表誅黷貨之徒以正庶官  
庫無餘財拔葵之訓靡替門絕私謁懸衡之鑒益公  
天下望其治平朝廷以之模楷然盡言招過檢謀愈  
深選賢與能奸黨滋懼變成肘腋禍起股肱山嶽動

搖日月昏蔽雖元兇正罰足明朕心在貞惠易名姑  
慰卿意分茅故壤增爵維垣意未明入朝竟墮承宗  
之計盛服假寐孰謂鉏耨之賢念此盡傷恩斯優渥  
可增清忠一德佐運功臣大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東平王諡忠獻

中書平章政事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制

明 王 禕

天開鴻業篤生英傑之臣星隕將營載舉哀榮之典  
肆大勲之垂集俄上將之云亡庸錫褒封誕頒渙號  
具官常某英敏而沈毅嚴肅而恢宏自初建於義旗  
即來歸於戎旂首從淮右揚采石之鋒旋定江東振  
丹陽之捷拓遼疆於全楚殲強敵於三吳掃河洛而  
奠中原指幽燕而平朔土功成百戰允爲一世之豪  
氣蓋三軍豈特萬人之勇近報靈陽之凱並窮漠北  
之追覽哀計之遽來知力疾而猶戰眷言忠藎深用  
痛傷海宇一家既已成於大統君臣同體期共享於  
太平事乃若斯情何能已秩庸陞於次相爵兼錫于  
真王雖禮數之有加於予心其猶歎於載金書鐵券  
曷忘佐運之功袞衣繡裳尚服飾終之命寵靈弗替  
祚允彌昌可贈朔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忠武



文體明辨云按字書云誥者告也告上曰告發下曰誥古者上下有誥故於書可見已周禮士師以五刑先後刑罰其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諭衆也秦廢古法止稱制詔漢武帝元狩六年始復作之然亦不以命官唐世王言亦不稱誥至宋始以命庶官而追贈大臣貶謫有罪贈封其祖父妻室凡不宜於庭者皆用之故所作尤多然考歐蘇曾王諸集通謂之制故稱內制外制而誥實雜於其中不復識別蓋當時王言之司謂之兩制是制之一石統諸詔命七者而言若細分之則詔與誥亦自有別故文鑑分類甚明不相混雜足以辨二體之異今倣其例而例之惟唐無誥名故仍稱制其詞有散文有儼語今制命官不用制誥至三載考績則用誥以褒美五品以上官而贈封其親及賜大臣勲階贈謚皆用之六品以下則用勅命其詞皆兼二體亦監前代而損益之也

授孔戣右散騎常侍

唐 白居易

勅旨齋垣公心體解直則限明侍漢武帝親重儒術則劉向從今之常侍是其任矣中吾選者莫匪異人大中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孔戣言行謹直風操端莊肅然禮容清廟之器始自筮仕至於天官虛舟為心利刃在手全材具美時論多之可使珥貂立於左右從容侍從以備顧問限朋劉向豈遠乎哉可右散騎常侍

鄭覃可給事中制

唐 白居易

勅給事中之職凡制勅有不便於時者得封奏之刑獄有未合於理者得駁正之天下冤滯無告者得與御史糾理之有司選補不當者得與侍中裁退之率是而行號為稱職固不專於掌侍奉讀詔令而已中大夫行諫議大夫雲騎尉榮陽縣開男食邑三百戶鄭覃清節直行正色寡言先臣之風萬然猶在自居首諫益勵謇諤擢領是職必有可觀亦欲天下聞之知吾獎骨鯁之臣未諫諍之道也可給事中散官勳

如故

授崔郾諫議大夫制

唐 元 鎮

勅朝散大夫守尚書吏部郎中上護軍崔郾昔我太宗文皇帝以親徵為人鏡而姦慝形於下逆耳聞於上及徵沒而猶歎過失之不聞夫以朕之不教不明託於人上月環其七而善惡蔑然豈諫議之臣未盡規於不德邪朕甚懼焉以爾郾端愿誠明濟之以文學柔而能立謙而逾先命汝爾子式冀無過於戲宋景公一諸侯耳而威列星之詞齊威王獨何人哉能辨日聞之侯爾其極諫無隱朕不漏言可守諫議大

夫散官勳如故

授秘書少監賜蔡虛光啓守中書舍人制

唐 錢 珣

勅西省設官之重實代吾言故脩禁之章漏泄居其首而稽緩次之受選者率用靖默專教之士然後若得其官虛光啟勵精不怠處默有倫定志而靜專其謀好古而敏求其要總是四善謹於一心則攻學與文嘗試之於禁闥矣能於散地自安素風不去乃資公論復興訓辭夫入官惟勤執事惟敬苟視禁以無犯則立身而有章行之克終利亦焉往可依前件

授翰林學士鄭延昌守本官兼中書舍人制

唐 劉崇望

初以爾彰纓耆稱夢筆為文富以美才拔其禁闥典  
由中之詔成布下之言方謂得人雅當入侍益聞羊  
祜謀議是草皆焚周仁重厚其言不泄親近之地慎  
密為先爾既不能何與居外西有亦吾教誥之地戒  
之可矣可依前件

授鄭綱吏部尚書制

唐 白居易

勅天官太宰秩序常尊自昔迄今冠諸卿首非位望  
崇盛者不可以處之而朕即位以來凡命故相領者  
三矣迨此而四可不重乎東都留守防禦使檢校刑  
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榮陽縣開國公鄭綱有丙吉之  
寬裕子產之恭惠合而為用藩輔四朝故事遺愛留  
於官次國之都府幸在東周委以保釐人安吏肅重  
煩耆德入領冢卿昔魏用崔琰毛玠典吏曹一時之士以  
廉節自勵國朝以宋璟李元瓘選部亦能遏絕謁託  
振張紀綱官無古今得人則理吾言及此欲爾繼之  
可依前件

授張仁愿兵部尚書制

唐 蘇 頌

黃門名遂身退則聞告老優賢尚齒不忘求舊鎮國大將軍行右衛大將軍上柱國韓國公致仕仍給全祿及品子課朔望朝奉張仁愿有將相之才樹忠公之績入稱三傑帷幄所以運籌出總六師塞垣由其臥鼓懸利器而御物自中於桑林推素心以得士更成於李徑故能居室而應在邦必閒洎養疾歸休辭榮及禮用往渭濱之北空想潁陽之問乞言繫穎寵德攸宜佇增題劄之榮更遂揮金之樂可光祿大夫

行兵部尚書餘如故主者施行

授李絳檢校右僕射兼兵部尚書制

唐 元 稹

勅中大夫守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李絳昔先皇帝誨予小子曰堯時有神草在廷屈軼指佞汝知之乎夫邪正在人焉有異物朕有臣李絳猶漢之汲黯也我百歲後爾其用之為神草屈軼斯可矣予小子銘鏤丕訓夙夜求思是用致理之初付授邦憲耳欲丞相以降皆卑下之以示優遇朕亦嘗命安其步武無為屑屑之儀而絳屢以疾辭不寧其職又焉敢以勞偏之故煩先皇帝舊臣昔晉僕射何季元病足求免猶令坐家視事張子儒拜大司馬仍令兼錄尚書則臥理不獨專在於鄙符端右可以旁綏於戎政由古道也爾其夙夜持平勉居喉舌慎所觀聽為人司南可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兵部尚書散官勲封如故

授李又刑部尚書制

唐 蘇 頌

黃門王命司寇汝作士師允迪政刑旁求望寔銀青  
光祿大夫行紫微侍郎兼檢校刑部尚書兼知制誥  
昭文館學士上柱國中山郡開國公李又恒碣之寶  
永冠之華葉總四科才抱九德為邦理要洞入精微  
當代詞雄居成革的忠義得在公之體清修臬行已  
之用恭泥掌誥雖密王言黃沙足罪是懸人命春茲  
欽恤尤賴東乎俾回迹於西垣宜正名於北斗可刑  
部尚書學士散官勲封如故主者施行

授韋綬禮部尚書薛收刑部侍郎丁公著工部

侍郎等制

唐 賈 至

勅尚書左丞韋綬等朕以東宮時先皇帝垂慈聖之  
德念子冲蒙選端士通儒使講貫今古自禮樂刑政  
暨君臣父子之道傳我約我日就月將俾予於今不  
至牆面克荷丕訓大揚耿光寔綬收公著之力也故  
朕嗣位未踰時月或自郅邲或自育署微擢寵用為  
丞郎給事中官雖絕拜職亦具舉師道光而心愈讓  
人爵貴而身益恭宜更褒升重爵輔導以綬精粹辨  
博有先儒之風可作袞宗以攸端明慎重行君子之  
道可居憲部以公著檢敬規度得有司之體可貳冬  
官於戲貞百工平五刑典三禮皆重任清秩予無愛  
焉茲欲表二三子道不虛行而明予一人德無不報  
之綬可禮部尚書收可刑部侍郎著可工部侍郎餘  
官並如故

授柳公綽吏部侍郎制

唐 白居易

勅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柳公綽長史教易為害甚多  
邇來都畿未免斯弊或苛急而人重困或懦弱而姦  
不息得其中者其公綽乎綱大必躬親剛柔不吐茹  
甚稱厥職惜而不遷然智者常憂忠者常勞亦非吾  
以平施御臣下之道也尚書六職天官首之辯論官  
材澄汰流品此諸內史選妙秩清詢衆用能無易公  
綽爾其飭躬承命以裴王崔毛為心苟副吾言用稱  
乃職而今而後亦何往而不適哉可尚書吏部侍郎

授韓滉戶部侍郎制

唐 孫 逖

門下周有地官小司徒佐敷五教魏置度支尚書以  
濟軍國之用政有餘地然可兼之正議大夫行尚書  
右丞韓滉惟先臣左右烈祖格於皇天濟美之盛中  
朝所重好學師古察其清純文不流故言無枝葉素  
練成式用推至公所更之任事可垂遠人司臺轄嘗  
亦官人姦吏無竄其情群才各序其位今戶版不實  
地征未均每歲經費以之匱竭廼者命使以總領且  
非典故擇郎以專掌又慮權輕歸於有司期在折衷  
昔杜元愷之處斯職內以利人外以救邊法可施行  
者五十餘條以資當時之急委注煩重宜熟計之可  
行尚書戶部侍郎專判度支散官如故主者施行

授趙昌翰考功郎中制

唐 錢 珣

勅具官趙昌翰國之舊章繫會府者僅廿六七坐曹郎見墜不舉焉用官為而善最之法所墜尤重非精材強力安能舉之昌翰以名家子實自修整為縣罷去儵然自安公卿有知己之門車馬無致身之跡善養材用益聞精疆是以考績處之且欲明試於爾境擇名曹置名士吾不知設官之始獨為人乎如或深思必將召寵可依前件

授倉部郎中制

唐 劉禹錫

勅周制倉人以辨於邦用廩人以待乎匪頒後代或均輸或平糴皆周官倉廩之職也於戲王者藏於天下吾何私焉收歛以時儲蓄必謹俾夫兇荒無患貧富克均宜詠京坻之詩勿守丘區之限可



授李懷讓兵部郎中制 唐 蘇頌

黃門朝議大夫行大理正上柱國李懷讓直方在心  
清而轉勁通明應務吏必兼文故能譽滿簪纓望華  
臺署鷓鴣作士雖參聽棘之言司馬訓兵重踐握蘭  
之任可行尚書兵部郎中散官勲如故主者施行

授李建吏部員外郎制 唐 白居易

勅六官之屬選部郎首之歷代以來諸曹郎之中擇  
其踐歷以考第高加以有器局律度者遷焉今之選  
任亦由是矣兵部員外郎李建文行才理公勤課績  
可以具美宜盡厥官歲調方殷勉勤爾事可吏部員  
外郎

授徐商禮部員外郎制

唐 李德裕

勅朝議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上柱國徐商子公以  
容駟高門虞氏以昇卿名子其所全活不聞大賢猶  
誠感幽神慶流苗裔矧乃祖往以淑問實為理官屬  
政在呂宗謀傾王室將相陷辟忠良受誣而深念郅  
獄之冤固拒詔使分別楚囚之濫自履危機義激命  
輕仁為己任有是陰德宜章後昆爾風度粹和文詞  
溫麗列於清憲雅有貞標既徃先正之忠爰舉賞延  
之典勉修官業無替家聲可

授柏耆兵部員外郎制

唐 元 稹

勅守起居舍人賜鮮魚袋柏耆朕聞亟遽則彛倫敦  
滯賞則勞臣怠兼用兩者謂之政經夫南憲右掖至  
於中臺我朝之極選也俾爾環歲之內周歷茲任豈  
無意焉元和中盜殺丞相賊傷議臣齊冀之間交以  
禍端相嫁耆自青溪客中提轉九押闔之書馳於諸  
鎮使承宗疑否隔塞一朝豁然納實畝地克終於善  
承宗既沒承元授耆耆又將朕教告命於承元萬衆  
無諱一方底定此而不錄將何以勸凡百多士無忘  
急病之心可守尚書兵部員外郎

授張籍水部員外郎制

唐白居易

勅登仕郎守國子監博士張籍文教張則儒行顯王  
澤流則教詩作若上以張教流澤為意則服儒業詩  
者宜稍進之頃籍自校秘文而訓國胄今又數名揚  
稱以水曹郎處焉前年以來凡歷文雅之選三矣然  
人皆以爾為宜者豈非為於學敏於行而貞退之道  
勝邪不與之罷名何以獎夫不汲汲於時者可守尚  
書水部員外郎散官如故

授宋璟御史大夫制

唐蘇頌

黃門三台副職百寮之師紀綱是任莅事惟能國子  
祭酒上柱國廣平郡開國公東都留守宋璟含純粹  
之德稟清剛之氣學研精以辨政文體要以經遠言  
人之寡敷言有訓君子之慎擇行無違正色而自具  
陽秋立誠而不倦風雨必能靜專動直獻忠納規嘗  
聞沃心之任靡憚犯顏之情使其坐以鎮俗設然當  
朝則不能者退不仁者遠王臣蹇蹇懔夫有立俾光  
天憲式副人瞻可御史大夫勲封如故主者施行

擢尹思貞御史大夫制 唐 蘇頌

門下國之副相位亞中台自非邦真孰司天憲將作  
大匠尹思貞賢良方正碩儒耆德剛不護缺清而畏  
知簡言易從莊色難犯徵先王之體要敷衽必陳祈  
佞臣之怙權拂火而謝故以事聞海內名動京師鷹  
隼是擊豺狼自遠必能調理前弊發揮舊章宜承  
印之榮戎元登車之志可御史大夫

授張遊侍御史制 唐 蘇頌

勅朝議郎行司農寺丞張遊清方自居專直上撓秋  
風始擊每勵鷹鷂歲寒後凋斯見松柏國儲在於紅  
粟王憲特於白簡式寄人天之重更聞臺閣之遷可  
行侍御史散官如故

授崔義進侍御史趙光齊鄭祁殿中丞李皎監

察等制

唐 薛廷珪

初崔義進等吾近以風憲之任委諸名卿中外肅然  
倚其振舉果於掄選能掇菁英且言澄澹秉彝進退  
由禮句義進之修整也無怠句墻岸山立句時情竊  
然句光齊之峭直也不黨句英華發外句清勁積中  
句祁之蘊蓄也多謝於前修句聞善若驚句覆瓿  
不止句皎之砥礪也頗自矜於遠舉皆克荷先訓未  
為閭人俾之整肅周行懲艾風教觸邪指佞庶有可  
觀爾當其才朕俞其請各賜厥職懋對天休可依前  
件

授蕭鄴李元監察御史制 唐 崔 巖

初御史府居朝廷之中傑出他署蓋以主表百吏糾  
繩四方故選其屬者必在堅明勁峭臨事而不撓不  
獨取謹厚溫文修整容度而已爾等皆以詞華升於  
俊秀從事賢侯之府馳聲館閣之中籌畫居多操持  
甚固是宜持此霜簡峻其風標使避馬之謠不獨美  
於桓典埋輪之志無所愧於張綱勉服寵榮無忘職  
業可依前件

授蔡法度廷尉制

沈約

門下民命所懸繫乎三尺止殺除殘實由乎此是以  
臯陶作士五刑惟明于張滄官世無冤獄且漢代律  
書出乎小杜吳雄以三世法家係為理職郭恭以律  
學通明仍業司士爰及晉代此風未泯叔則元愷竝  
各名家自茲厥後斯尚漸薄迄至於今損棄頗盡衣  
冠士子恥復用心州郡姦吏恣其取舍舞文弄法非  
此一塗朕膺天受命為兆民主每一念此忘寢與食  
尚書刪定左曹郎中蔡法度少好律書明曉法令世  
之所廢篤志不怠至於章句踏滯名程非礙莫不計  
酌厥衷允得其門方欲寄以國刑開示後學文才取  
士豈有定方自世道澆流浮偽雲起量計多少辯校  
錙刀若遵往從舊守而勿失豈所以軌儀上世垂風  
於後宜加獎擢勿繫常階可守廷尉卿主者施行

授馬懷素秘書監制

唐蘇頌

黃門廼縉文籍填於外府旁求儒雅掌彼中繩左散  
騎常侍常山縣開國公仍每日入內侍讀馬懷素有  
舒向之度擅東南之美貫穿從學博而多能沈潛成  
章麗而有則自朝起鎖闥日侍金華事必討論言惟  
潤色故可以發揮秘奧詳覈異同俾微荀勗之才更  
允潘尼之拜可秘書監餘如故主者施行

授韓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制

唐 白居易

勅太學博士韓愈學術精博文力雄健立詞措意有  
班馬之風求之一時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  
有守不交勢利自致名望可使執簡列為史官記事  
書法必無所苟仍遷郎位用示褒升可依前件

授戶部巡官秘書省校書郎楊玢武功縣尉充

集賢校理制

唐 錢 珣

勅具官楊玢士子由科而進得為館殿吏者俯視華  
資如拾地芥然而道不益固名不益彰則朝之華資  
其可俯視而拾之哉玢質秀氣實自立頗強窺其所  
為誠在於道固名彰之本也今既列書殿仍懷令圖  
奚患華資不能俯拾可依前件

授于李友羽林軍將軍制 唐 元 稹

勅具官于季友天子六軍必有材官飲飛超乘挽強之士在焉董之以威待之以信分八舍之衆寡均二廣之勞逸不吳不揚不掉不挫皆將軍之令也是以李大亮上直禁中而文皇甘寢則腹心爪牙之任斯不細矣以爾季友時予舊姻念往興懷度才思用策以服色列於藩垣爾其敬恭無替朕命可守右羽林軍將軍知軍事仍賜紫金魚袋

授嚴綬可太子少傅制 唐 白居易

勅東朝保傅歷代尊崇漢擇名儒任先疏廣音求耆德選在山濤實資六傳之賢用宏三善之道檢校司徒兼太子少保嚴綬文雅成器恭謙致用出領重鎮以帥諸侯入為大僚以長卿士歷踐中外備嘗艱虞殆三十年勤亦至矣況理心以體道知命而安時是謂教誨之人可居調護之任由保遷傳爾其敬之可太子少傅



授太子賓客王績等諸王傳制

唐 薛廷珪

勅具官王績等朕聞王者之子在襁褓中置二公以  
教訓之由古道也我思成人以來遠此多難師訓之  
義篋焉闕聞南面稱尊愧於寡昧由是言念諸子用  
疚厥心因擇正人為之傳導今丞相言爾績等竝老  
於文學雅有德行明君臣父子之道和禮樂詩書之  
源可使高步承華入泰望苑琢磨羽翼朕有冀焉或  
授正卿或加峻級宜建優異往傳童蒙邪蒿詭魚刀  
碑登祖胄筵講肆為楷分陰使其知東平為善之規  
喜王寔洞蕭之賦承萬代之業固磐石之基斯賴於  
老成人也可依前件

授王自勵原王府諮議制 唐 元 稹

勅王自勵左右禁旅非材力過人而忠厚謹信者不  
在壁壘庫樓之地惟爾自勵備吾選中平蔡之師亦  
有功伐追思舍爵之賞擢授曳裾之寮特示新恩且  
仍舊職可檢校太子賓客兼原王府諮議參軍依前  
殿中侍御史如故

授狄兼謨兼益王傅鄭東之兼益王府長史制

唐 李德裕

勅古者聖人之教子也皆妙選天下之端士以衛翼之漢代梁王好書則以賈誼經緯之才推明其志淮陽好政則以元成禮讓之節鎮靜其浮前代令猷百代良法况朕建立元子錫之粵區朱邱初開黃髮是憲以兼謨慷慨納說有袁綠正席之忠以東之取捨俟時有貢禹綽冠之操皆行不苟合誠無暗欺歷職有聲舉正無撓舉其素行擢在首僚爾其廣德義之風明孝愛之道俾其嚴於問寢敬不絕馳化與心成中道若性服我休命可不慎歟

授李諒泗州刺史兼團練使當道兵馬留後兼

侍御史賜紫金魚袋張愉岳州刺史制

唐 白居易

勅扼淮壓湖之列城曰泗與岳舟車會焉軍戎屯焉是二郡守不易為政先是守領者多會有故歲時罷去長吏數易人必重困宜擇良二千石救而養之以諒自登城長訖尚書郎中聞又再為州牧三宰劇縣皆苦心邱隱胸臆及物操刃決滯羈騁有聲而愉亦學古入仕甚自修飾河西有政次於諒焉故命愉守岳命諒守泗仍以戎職留事憲簡章緩一加於諒諒其聽之哉異日吾將以重官劇職處爾爾安得不副吾所急用爾所長更宜以難理之郡自試耳各依前件

授榮郭廣都尉黃去惑臨安縣尉主簿顏溫鳳

翔文學等制

唐 李 璣

勅太宗文皇帝論學書骨力前政化根源朕既達微  
言則思觀真跡又欲廣書籍之府以正是非存忠烈  
之家以勵風俗三者皆吾夢想也而宋郭等進獻論  
列有以副焉丞簿文學用酬其意可依前件

封姚崇妻鄭國夫人制

唐 蘇 頲

黃門兵部尚書兼紫微令監修國史上柱國梁國公  
姚崇妻榮陽郡夫人鄭氏榮河地緒簪組家聲輝相  
門以才淑冠邦族而婉孌蘭儀蕙問式備言容習禮  
聞詩載兼圖史金彝作輔爰開土宇之封石窋承榮  
宜表珩璜之盛可封鄭國夫人主者施行

內中齊國夫人扶風高陽郡夫人竝封媛好樂

安郡新秦郡廣陵郡太邱郡雲安郡五夫人

竝加封秦晉楚越燕國夫人制

唐 錢 珣

勅朕既建中宮將聽內理法度方形於四德等威宜  
越於九嬪齊國夫人某氏柔和有稟閑雅自持椒蘭  
讓薰環珮爭潔近輦見欲辭之色攬衣懷必辭之心  
用是謙勤保我恩澤重惟漢制遠采周官與名而大  
國重開錫號而舊章復振勉修懿範俾稱寵休共承

陰教之端永輔長秋之盛可依前件

朔西節度使錢鏐燕國夫人吳氏進封晉國夫

人制

唐 錢 珣

勅齊之辟司徒武力之臣也其妻有禮尚獲錫地於  
君今師長萬夫提封千里內資淑媛助我勲侯國進  
大名是惟舊典具官錢鏐妻燕國夫人吳氏肅雍之  
美箴戒不忘聞難鳴而致敬事姑諷鵲巢而恩齊有  
德輔成功烈諒屬柔明爰舉寵章載加常等勉承膏  
澤以耀閨門可依前件

許州節度使王蘊母趙氏進封楚國太夫人制

唐 李 磎

勅古之為將言有老母而三戰三北者朕每讀其書  
而非之夫為將者皆然則何以同在三之義勵士衆之  
心而逃無勇非孝之譏哉苟如斯亦其母之未賢爾  
忠武軍節度使王蘊方榮色養既孝而忠倭以節旄  
遂稱名將賈勇而力過投石臨陣而義不聞金得非  
其母趙氏賢以善訓邪豈特築朱序之城寧陳嬰之  
族而已嘗錫以郡夫人之號今蘊功業益進爵位益  
隆宜加大國之封以助南陔之慶可依前件

贈裴度太師制

唐 李德裕

勅堯之舊臣伯益顯庸於舜禹周之元老周公流美  
於成康永惟其人是屬良相裴度始以謀策除害佐  
烈祖之中興終以忠貞立朝見累聖之鴻業經緯之  
志華皓不衰功勲爛然圖史輝焯奸邪所忌艱晚於  
時聲氛霧既開魚水將協條風孰見其喜愠零雨皆  
美其來歸未踐明廷遽嬰沉痾威鳳莫翔於舊沼虛  
舟長住於夜川阻謝之初朋黨異議贈典不稱人情  
鬱然屬告類上元煥流大號載懷先正宜有褒崇寵  
既極於維師恩有加於在昔豈必望鄴侯之熊方念  
茂功過梁道之詞乃思遺美以茲為勸可不務乎

贈故蕃維州城副使恽謀制

唐 李德裕

勅兵家之法地有必爭遠則漢氏之得陰山匈奴慟  
哭近則張愿之城河外朔方底寧乃茲維州寔為險  
隘有金湯之固居襟帶之衝沒為戎疆垂六十載故  
蕃維州城副使恽謀嘗解髮獻其壘垣議臣託  
以和盟沮其誠款尋今東縛歸戮戎廷彼獲甘心幾  
無噍類昔常山臨代為全趙之寶符河西絕羌斷西  
戎之右臂棄茲要害用長冠仇至今蜀人言必流涕  
豈陳湯之專命由匡衡之廢忠言念始謀久罹幽枉  
爰加寵贈用尉貞魂

韓通贈中書令

宋 劉敞

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  
大節周故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定交霸府  
委質前朝荷戈共歷於艱貞錫壤迭分於戎律朕以  
三靈睭祐百姓樂推言念元勲方酬異渥蒼黃遇害  
良用慨然追升浴鳳之池式表潛龍之舊

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政陽修可禮部侍郎

端明殿學士吏部侍郎宋祁可尚書左丞禮

部郎中知制誥范鎮可吏部郎中刑部郎中

知制誥王疇可右司郎中三司度支判官太

常博士集賢校理宋敏求可祠部員外郎並

依舊職任

劉敞

古之為國者法後王為其近於已制度文物可觀故  
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賢臣相與經營扶持之  
其盛德顯功美政善謀固已多矣而史官非其人記

述失序使興壞成敗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恨之故擇  
廷臣筆削舊書勒成一家具官歐陽修宋祁創立統  
紀裁成大體具官范鎮王疇宋敏求網羅遺逸厥協  
異同凡十有七年大典乃立閭富精覈度越諸子矣  
皆讐有功朕將按古鑒今以立時治為朕得法其勞  
不可忘也皆遷秩一等而書天下使學者咸觀焉

起居舍人直秘閣同修起居注司馬光改天章

閣待制

王安石

楊雄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  
士也拘蓋言先王以禮讓為國士之有為有守得伸  
其志而在上不救以勢加焉朕率是道以君多士以  
爾具官司馬光文學行義有稱於時故明試以言使  
司告命而乃固執辭讓至於八九改序厥職以伸爾  
志是亦高選往其懋哉

在司諫王陶可皇子伴讀 宋 王安石

自天子至於士未有不待學而成者今朕欲進諸子於學求可與居者而大臣以爾為言爾久在諫垣有聞於世茲惟慎選可不勉哉

叅知政事歐陽修曾祖某贈某官 王安石

君子善善之義下及子孫况推而上之至其祖考所以褒美崇寵顧豈可以不稱哉故先王宗廟之制視其爵位之高下以為世數之遠近而本朝追命之禮亦從其子孫名數之卑尊具官歐陽修曾祖潛於即國躬有善行蓄積之慶施於曾孫為時宗工名重天下國仕以登於右府褒嘉宜及其前人東宮之孤位已顯矣進秩一品尚其享哉

曾祖母某氏某國太夫人

尊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豈特人主有是心哉惟是心以施於人此人主所以與天下同憂樂之意也祿有厚薄故禮有隆殺位有高下故施有遠近古之道也其可忘哉具官歐陽修曾祖母含德在躬作續令族積善之慶覃其後昆惟時聞孫實朕良弼登豫政事人無間言其疏大邦之對封以報流澤之施寵維靈之極尚其事哉

祖

為吾政事之臣所以崇寵之者備矣於是尊大前人



之志亦宜有以稱焉具官歐陽修祖某積行在躬潛而不耀蓄其善慶以賴後昆厥有聞孫為朕良弼典司機要海內所瞻追命之榮至於帝傳登進師位以極褒嘉尚其冥靈膺此休顯

祖母

朕疏鄧縣以君諸臣之母欲以稱慈孫孝子之心至於政事之臣則封國及其王母所以望其功者厚矣則慰其心者顧可以薄哉具官歐陽修祖母采蘋名家克配君子積善之福章於其孫左右朕躬豫國政事嘉而有後錫以大邦維靈在幽尚克膺此

父

大臣得爵命其先人至于公師非古也然禮者人情而已矣當於人情而義足以勸士則何必古之有哉具官歐陽修父某畜其德善不顯於世克生賢佐為朕股肱東宮一品人臣高位追以命汝用嘉有子尚其享此以稱錫祀之盛哉

母

古者子為諸侯大夫而父為士則其祭以諸侯大夫

之禮朕以謂得享其禮而位號不稱則不足以盡孝子之心故今有列於朝廷皆得追崇其考妣又況於為吾左右輔弼之臣哉具官歐陽修母嚴稱於天下能教其子為時名臣協於詢謀進斷國論雖祿養不及而饋享有加啟封大邦於禮為稱尚其幽窆知享此榮

朝奉郎蘇軾可守禮部郎中 宋 王 震

爾議論文章卓然名世而失職浸久所學未伸今茲  
命爾為郎以待不次之選孔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  
哉維爾之才不患無位

殿中侍御史龔復可右司諫 宋 劉 敞

在廷之臣位下而望重者唯諫官而已為其得劇切  
人主紀綱國體也然非其學足以達道其智足以周  
務見微而知著擇善而有容亦安能稱其事而宜其  
官哉以復自居憲府諱有士譽名不虛傳材實允副  
移珥筆之權當伏蒲之選諫言正色迺其素守吐剛  
茹柔毋愧前哲則我為知人爾號稱職矣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 宋 蘇軾

理財正詞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論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詞名正而言順則財可得而理民可得而正自頃叨利之臣言政而不及化言利而不及義中外紛然朕益厭之具官趙瞻明於吏事輔以經術忠義之節白首不衰爰自秩宗擢貳邦計將使四方之人知予以耆老舊施居此官者益有盡徹之意焉

鮮于侁可太常少卿 宋 蘇軾

奉常之職非特以治郊廟之度服器之數而已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必稽焉昔魯東周禮齊不敢謀而晏子太師折衝於樽俎之間國之典常君臣之名分上下守之有死不易則國安而民服朕選建鄉士付之禮樂意在於此非我老成之人學足以通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疆足以守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其孰宜之詩不云乎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往修厥官無斁朕命

楊繪可知徐州

宋 蘇 軾

士有拙於謀身而巧於治民疎於防患而密於慮國  
其自為計則過矣而朕何疾焉先帝龍興首擢用爾  
置之臺諫以直諒聞言雖無功效於今日簡易輕信  
失之匪人坐廢十年陶然自得詩人所謂豈弟君子  
者繪庶幾焉彭城大邦吾股肱郡政成民悅朕不汝  
忘

李承之知青州

蘇 軾

朕東望齊魯之國河岱之間沃野千里生齒億萬商  
農阜通儒俠雜居可以大度長者服難以細謹法吏  
治也其官李承之生於甲族世為名臣屢試有勞所  
見者大肆予命汝尹茲東土昔曹叅為齊問治於其  
師蓋公益公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汝思其言則  
予汝嘉

韓維父億贈冀國公

蘇軾

朕聞仁宗在位之久有同成康得士之盛不減武宣如備藥石以待疾病如種梓漆以備器用凡今中外文武之選率多慶歷嘉祐之人而况一時之老成與聞當年之大政德業傳於父老儀刑見於子孫名在國史像在原廟朕用慨然想見其人具官韓維故父億少稟異材進由直道出為循吏入為名卿福祿終身而人不死富貴喪世而天不厭寔生三子翼輔兩朝旌寵交馳榮戰五設朕欲貢其家廟而貴已窮於人爵改封大國益著隆名庶使昭陵之老臣永為北土之藩輔

母蒲氏王氏贈秦國太夫人

慎終追遠仁也顯親揚名孝也得志行道澤可以及天下而富貴不能及其親天也雖不能反而追榮之典可以貫幽明褒大之訓可以表後世禮也嗚呼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具官韓維故母蒲氏王氏族為世望德為女師恭儉以成其夫嚴敬以成其子使朕履老成之佐以濟艱難之初宜推異恩以報舊德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

簽書公事

宋 蘇軾

凶人在位民不真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為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筭之才扶宰竇之智誚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希堯之心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誚之輔郡尚疑改過畀以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總有陽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為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賊狼藉橫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作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溟汗之文止為姦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導

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李之純戶部侍郎

宋蘇軾

保國猶保身藥石不如養氣御民猶御馬鞭箠不如  
輕車故興利以富民不如省事而民自富廣求以豐  
國不如節用而國自豐朕嘉與庶工共行此志具官  
李之純屢試以事號稱循良雖為有司不吝出納宜  
膺璫等之用庶無虛授之譏服我訓詞以厭公議

謝卿材陝西轉運使

宋 蘇 軾

治邊者不計財惟邊之所用治財者不卹民惟財之  
為富此古今之通患也朕以汝才智可倚忠厚可信  
故以西方之政責成於汝往與帥守者謀之惟通廢  
中以民為本

御史中丞劉摯兼侍讀

宋 蘇 軾

孟子有言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天下  
定矣朕惟臺諫言責之臣雖知無不言常救之於已  
失而勸講進讀之士益朝夕納諄故日化而不知合  
於孟子正君之義非獨有司之事也具官劉摯以道  
事君非法不言使朕日聞所不聞天下稱之宜因古  
今書冊之成文取其興壞治忽之要論言之於無事  
救之於未失使朕立於無過之地豈非汝爭臣之大  
願乎

劉奉世起居郎孔文仲起居舍人

宋 蘇 轍

欲治國家當先得士項者人物之評廢而長育之道微顧瞻周行惻焉興歎或盤桓久次而未用或沉伏下僚而莫知將以責成功折返衝人不素具其何賴焉具官劉奉世家世名臣才穎風發試以治劇煩而益明具官孔文仲進以直言文史足用責之典禮守正不回斯皆一時之俊良多士之領袖方欲寘之侍從益當養其才能左右史官號為要地前後達者皆由此途手刊冊書足以明枉直之效密侍殿陛足以觀進退之詳益勉自修以須不次

范鎮侍讀太一宮使

宋 蘇 轍

為國無強於得人用人莫先於求舊朕歷選賢俊至於側微惠其德望之未充而典刑之未練舍騏驥而不御臨長道而咨嗟人皆病之予何疑者具官范鎮文冠多士有楊雄之遺風任歷三朝守劉向之忠節盡事仁祖前開社稷之言晚說裕陵復陳堯舜之道自蒙以義歸不待年身交漁樵已無求於當世名書簡冊悅或疑其古人茲予纘服之初日思講議之益謂白首窮經之樂尚可推以與人而真祠訪道之遊足使退而養志勉徇予意毋留所安



劉摯尚書右丞

宋 蘇轍

漢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為丞相近世中執法議論不撓亦補執政者我仁宗優養正士聞受直言時則有若包拯張昇之流咸以敢言獲聞大政舊俗已遠此風寂寞容悅相承亦棄不用朕追懷先正選建忠賢謬謬之聲庶幾前烈具官劉摯蚤以御史祇事裕陵力陳是非不避權寵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召置臺端首開正論進任中司之要屢開白簡之言風聲凜然國是以定朕欲試其行事之實是用付以右轄之權治忽所關寄任尤重夫以言責人甚易以義持已實難爾其勉之母使輔政之功不若言事之效

吏部尚書誥

宋 李綱

周建六卿天官掌邦吏之治漢分八座選部考百官之成必資清恪之材克稱高華之選往踐厥服我得其人具官某識度粹美風猷敏邵蘊淵源之碩學富典麗之雄文蚤以明揚荐膺器使居言語侍從之列有猷納論思之忠自蒙某林益據素蘊議論該洽每入告於燕閒號令溫醇有古人之風烈疇其聞望宜有褒陞是用擢由翰墨之司付以權衡之任綜三詮之政令為六曹之表儀朕方體道以就功循名而責定一官闕則一事廢爾其為官而擇人庶事舉則庶績熙爾其量材而授職振肅綱紀俾猾吏有畏縮之心甄別賢能致寒士無滯淹之歎時為稱職則予汝嘉

戶部尚書誥

宋 李 綱

洪範八政實先食貨之功周官六卿尤重版圖之任維國家經費之廣與戶口生齒之多與在民曹號為劇部欲稱高華之選必資精敏之材爰錫贊書以光茂舉具官某器量宏遠識慮強明學足以通古今之原知足以周事物之變存揚臚仕寢歷崇班藹然俊偉之聲卓爾靖共之恭論思忠謹有尊君享上之誠籌畫疏通有足國愛民之術擢由橐從進長版曹式資心計之優以總邦財之裕朕方理財以義爾無倍克以失民心制用適宜爾無削弱以傷國體維察懋遷有無之理以行閭閻欽敬之功取予有方公私俱足克修厥職時乃之休

禮部尚書誥

宋 李 綱

昔舜命伯夷以典禮命夔以典樂教胥子而周官宗伯之職皆兼掌之朕纂紹丕圖祇適先烈樂在大晟禮在奉常教養之法在學校而尚書禮部實總其政令職任清重為六曹最分職率屬尤難其人以爾具官某直諒多聞溫恭有恪淵源之學足以謀王體典麗之文足以為國華居言語侍從之班有獻納論思之益秩宗之任莫如汝宜其自貳卿之聯擢陞八座之列朕方制禮作樂起太平之彌文尊道崇儒善天下之風俗爾其往踐厥職慎率乃條使情文著明足以格神人之治而教法推廣足以得譽髦之材夙夜惟寅無替朕命則予一人以懌爾亦永世有辭

兵部尚書誥

宋 李 綱

周建六卿司馬掌九伐之法親分八座尚書有五兵之曹維是夏官實總軍政克稱高華之選必資俊偉之臣具官某器量恢宏性資莊重學博而守之以約材全而用無不宜登被眷知寢階華近猷納勵匪躬之節靖共懷難退之風其由從橐之聯往陟本兵之地蔽自朕志穆於師言朕方除戎器以戒不虞續武功以討有罪以號令之嚴統制諸將以符璽之信更戍重兵資爾推行副予注倚修車馬備器械以奮張於軍容平邦國統六師以折衝於外侮時汝之職其往欽哉

刑部尚書誥

宋 李 綱

舜命皋陶以五刑而作士周建司寇掌三典以佐王必資肅敬之臣以稱教中之任歷選在位吾得其人具官某莊重而裕和簡嚴而博達掌貫古今之要知周事物之義登被簡求薦揚臚仕出受藩宣師帥之寄政事惟醇入居言語侍從之班聲華彌邵有剛明之才足以結奸慝有仁厚之德足以矜無辜維其威怒之並行宜副欽卹之美意是用擢由橐從進長憲曹以承重制之祥刑以獻攸司之疑獄朕方惟好生之德致囹圄之屢空明約法之章若江河之難犯辟以止辟刑期無刑爾其慎率乃條祇若予訓不出輕而入重以公滅私不剛吐而茹柔惟明克允俾四方之風動使天下無冤民則予汝嘉時為稱職

工部尚書誥

宋 李 綱

朕惟周建六卿冬官實掌邦事飭材辦器度土居民  
凡百工之職悉聽之今工部其任也能稱厥職實難  
其人具官某資識開明器量宏遠淵源之學足以知  
治體膚敏之才足以起事功蚤被眷知屢階華近居  
言語侍從之列有獻納論思之忠恬然靖共休有譽  
慶其自貳卿之秩登進八座之聯分職事官率屬起  
部若保定群無廢舊章稽功勒名厥有成憲昔帝舜  
疇若予工而垂之竹矢為後世所寶漢宣綜核名實  
而百工技巧成精其能往盡厥心無俾專美則朕以  
懌汝亦有辭

蘇軾孫從事郎符改宣教郎誥

宋 汪 藻

論世者豈惟喬木懷人者猶及甘棠偉哉千載之英  
繫吾五朝之望朕不及見有孫而才宜加改秩之榮  
用示好賢之意昔賈生明王道漢錄賈嘉之能魏公  
進忠規唐表魏蕃之烈人門兼用今古所同其振爾  
之家聲以待予之器使

吳琳吏部尚書誥

明 王 禕

惟古帝王之治天下在於得人才然人才實由於詮選朕所於吏部之職必擇器識公明者居之具官吳琳學術既醇踐歷尤正其來事朕由博士陞食憲司克振風紀及貳臺國課以辨俾居記注獻納為多茲用陞長天官以掌衡之重爾其量材而授官計功而考能使賢愚有別而熙陟合宜庶稱朕為官擇人之意可

中書右丞相徐達兼太子太傅封信國公誥

明 朱 升

命將出師立興王之大業建邦啟土資佐運之功臣仗斧鉞而成頭功秉鈞衡而宅右揆才為異等賞亦非常乎告朝廷誕宣綸綍中書左丞相徐達剛資英傑遠量深雄巖巖山岳之崇矯矯虎貔之猛從予起兵於渡上先存捧日之心遠茲定鼎於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氣冠萬人而無敵拔幟摧城威行四境以推恩撫民安靖牙旗指顧淮海風清雷鼓鏗鉤湖湘率服西連巴蜀東際溟洋有征則絕水陸之軍戎所向則收郡邑之圖藉削平二強國古之名將何以加乎勤十餘年吾之封疆由北定秦蘇湖之捷俘臣主而歸允謂元勳宜膺上爵尊榮相府仍加開國之褒輔導儲宮尤重兼官之選於戲太公賴畧當強一統之規鄧禹功名特列諸侯之表用頒寵數尚克欽承可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兼太子少傅封信國公

太史令劉基誥

明 朱 升

帝王膺歷數於天順時令以頒政教建官擇人宜莫先焉昔在唐帝乃命羲和三代太史之職察天文紀時政占候紀載同出一官推天合人古之道也當斯之任者實在通儒劉基學貫天人資兼文武少壯之年策名科甲擾攘之際控馭一方遠從朕游首陳遠畧為邦之本末用武之先後爾能言之朕能審而用之式克至於今日諸所建明一存成效太史之事益所優焉是用因其舊官錫以新命爾其用協五紀允懌百工曷耆德納嘉猷以副欽天圖治之心則予以懌

朱升除翰林侍讀學士誥

明 陶 安

朕聞涿洄集群聖之大成新安為文公之闕里先後相望斯文盛昌况新安之有人與前賢而同氏允為博古通今之士耆年碩望之英是宜備顧問於內庭參密命於翰苑惟茲華要用寵師儒朱升超躋禮法之場起卓傳註之表群經獨得其趣諸子莫遁其情網羅百家馳騁千古自其潛心積累至於浩首蒼顏用功勤矣朕開基以來歲每徵聘箋箋束帛為珍式於國中青青子衿來矣才於館下議禮作樂郊廟所資修己及人國家所尚擢登玉署侍講形闡鳳池象掌於絲綸麟史仍參於筆削則天地交泰有資贊明之功雲漢昭回共致文明之治可授翰林侍讀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宜令朱升謹此

贈太常寺卿原任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誥命

明 倪元璐

制曰夫先帝凝翁是生忠義之臣天地晦蒙彌表艱貞之節故劉陶殞身北寺楊震殉烈西亭並以禍極一時聲流千載爾具官某其生有自視死如歸原其至清絕塵大剛制物可以貪蠅蟬蚓內視虎狼故果百知一鶚之可尊嫉邪如神羊之必觸爰自輜軒之使涉於瓊園之遊存歷清垣旋臻天掖銳心平治極論興衰節足相宣憂難坐則時謂司隸陽球之既陟

此輩安容假使銅綬伯華而無使天下其定而會以相分公過當蔡京童貫之時士元若宗閭實武陳蕃之禍惟爾壇壝逾峻尤為增譴所元貝錦一戎難羅遂及詔求鉤黨獄署同文膺滂辟肯於黃門喬固暴尸於城北三光黯沒海水羣飛當此之時亦云極矣今者世灰大條天宇重晶朕是用章閭幽忠崇教顯秩震雷一夕已陪元祐之碑解澤重泉大表比干之墓特追贈爾為某官錫之誥命以爾臣忠章為子存孤濂之義生死同揆彌奇卞壺佇章鮑昱為呼位於

其危識歸天傳說之星炳彼丹青竇入地長宏之血

贈太常寺卿原任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周順昌

誥命

倪元璐

制曰夫孤情之所獨抗得死而成正氣之所不徂造  
生彌永所以屈平嫉俗轉快志於懷沙莫宏殞身遂  
飛華於化碧資其扶世寵以教忠爾具官某希聖得  
清擇節取苦伍益鋒灌哭是賈生之才兒命融修焉  
亦彌衡之氣當其出為從事入典銓衡並以晶心章  
其茂節會當龍元馴致茲拚時則指鹿之惡浮於望  
夷出羣之威極於北寺來周羅吉猶網四張喬固膺

湯枯鉞相結楚原遠岳不可通親固有懼禍之夫聞  
門而拒李暉知幾之士築室以避哀閭而爾獨持虎  
執獲水湯席護班荆悲咽尊酒豪據使抗左儒義依  
郭浩忍捐愛息以同景季本有荆軻湛族之心不止  
鄒成分宅之德於是飛章告密檻車下徵而衆乃成  
或吳幾為沼至於焚香進食必禮御囚飛爰投竿而  
殺詔使魚驚獸亂釜沸波翻詎止廣漢被收吏民守  
閭鮑宣下獄生徒聚幡而已哉然而磯數難平虎騎  
不下卒不得脫以罹於凶而爾對簿不屈絕命彌維

雖復漢尉街須唐臣噲齒未有竝其慷慨儼此從容  
者矣今換軸既旋哀哉並設碑路元祐大升公正之  
羣墓顯湯陰恍見孤忠之氣用特贈爾為某官錫之  
誥命國家謹嚴近寺培養人才而在旁之奸烈於三  
正歲寒之節見彼前賢要以道極一時義敬大下明  
興以來一人而已嗚呼學聖人之中季存狂捐暗忠  
臣之報彌愧奸回



歷代王言七

批答

御札

祭告文

諭祭文

玉牒文

鐵券文

制策問

國書

誓

令

教

批答

文體明辨云按吳訥云批答者天子采臣下章疏之意而答之也古者君臣都兪吁咈咈口陳面命之辭後世乃有書疏而答之者遂用制辭若漢人答報璽書是已至唐始有批答之名以謂天子手批而答之也其後學士入院試制詔批答共三篇則求代言之人而辭華漸繁矣

批答劉洎

唐太宗

洎上書諫太宗詰難臣寮上言故答之

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至煩多  
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謹言  
虛懷以改

批宰相賀赦王承宗表

唐白居易

省表具知先臣武俊功不可忘後嗣承宗過而能改  
朕所以捨其罪悔議以勳親垂宥善之恩尚宜及爾  
十代引泣辜之責誠合在予一人與其黜武而取威  
不若匿瑕而務德卿等重居台輔密贊謀猷發於忠  
誠有此稱賀省閱章表嘉歎久之

賜除宰臣文彥博讓恩命批答 歐陽修

省表具之朕躬儉約以先人而生民未足憂勤以勵政而百職多隳豈布德之不明抑任人之弗至是以齊居正慮先志後占鑒屢易以為煩念難知之可慎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縉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卿以舊哲比嘗相予惟宇量能寬以服人惟純誠故久而益信勳德兼著可以重朝廷忠信不回可以臨大事夫謀於其始而既審則果於必用而不疑汝其欽哉朕命無易所讓宜不允仍

斷來章

賜新除宰臣富弼讓恩命不允批答

歐陽修

卿有憂國愛君之心而忠以忘其已有經邦濟時之學而用未究其能夫畜久而積厚則施之不窮慮深而計熟則謀無不獲茲朕所以虛心仄席有望於卿也矧卿正直不回庸邪素忌小人所異君子所同是在外十年而左右之譽不及履躬一德而措紳之望愈隆朕內決於心外詢于衆敢謂有得卿其何辭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

宋 蘇 軾

省表具之卿之求去蓋數矣言不為不切而朕終莫之從朕之畱卿亦至矣禮不為不盡而卿終莫之亮君臣之際情不相喻朕甚疑之夫樂邱園而厭軒冕亦古人之一節而非聖賢之高致尊者老以重朝廷蓋天下之大計而非冲人之私欲與其使朕屈公議以從卿曷若卿少貶其私意以徇天下乎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

蘇 軾

卿出入四世師表萬民無美於功名而有厭於富貴其所以忘身徇國捨逸就勞者豈有求而然哉凡以先帝之恩生民之欲也卿之在朝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光景不陳而草木自遂去就之際損益非輕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致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而長者去之卿自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廷惜乎樂餌有間時遊廟堂家居之樂何以異此

再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

蘇軾

朕修身以承六聖虛己以聽四輔而法度未定陰陽未和民未樂生吏未稱職中夜以思方食而歎雖不敢以事諉元老實望其以身率百官卿猶未即於安孰敢不盡其力此聖母沖人之本意而天下有識之所望也昔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朕意如此卿其少安

賜司空呂公著免恩命不允批答

蘇軾

夫國以得人爲疆如猛獸之衛藜藿以積賢爲寶如珠玉之茂山川湛然無爲物自蒙利故崔公發議則淄青慙服知朝廷之有人蜀使抗詞則孫權回顧歎張昭之不在得失之效豈可同日而語哉朕之用卿意實在此國計之重可無復詞

御札

文體明辨云按字書札小簡也天子之札稱御札尊之也古無此體至宋而後有之其文出於詞臣之手而體亦不同大抵多用儷語蓋勅之變體也

熙寧元年南郊御札

宋王堉

有天下者莫重上神之報為人子者莫嚴宗廟之承率躬三歲之祠常候一陽之應緬慕先聖光施冲人載循禋類之期適在諒陰之際大懼不能備飭儀物奉將柔盛於是刺六經之文傳博士之議皆以謂喪有以權而順變祭無以卑而廢尊矧稽參西漢之彝沿用景德之制顧予涼菲賴帝況臨遂卜天正之辰往修郊見之禮方且進祈茂祉以大祀黎元昭格至精以終圖熙事庶幾能饗其敢憚勤朕以今年十一月十八日有事於南郊咨爾攸司各揚厥職諸道州府不得以進奉為名輒行科率其百司除事神之物並宜一切仍舊外餘應千供奉所須務令純約以稱朕不忘孝思之義

祭告文

告天地羣神

漢光武

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為人父母  
秀不敢當羣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位秀發  
憤興兵破王尋王邑於昆陽誅王郎銅馬於河北平  
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為元元所歸識  
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脩德為天子秀猶固辭  
至於再至於羣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  
承

祭告天地神祇文

漢昭烈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元牡昭告  
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晨者王莽  
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  
忍慘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  
竊居神器群臣將士以為社稷隳廢備宜修之嗣武  
二祖恭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  
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  
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  
又懼漢邦將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  
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嚮祚於漢家永綏四  
海

唐高祖神堯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維有隋義寧二年五月乙巳朔二十日甲子皇帝臣  
某敢昭告于皇天上帝伏以生人以來樹之司牧眷  
命所囑謂之大寶歷數弗在罔或偷安故舜禹至公  
揖讓而興虞夏湯武兼濟干戈以定殷周事乃殊途  
功成一致後之創業咸取則焉臣恭承家慶世祿降  
及曰祖曰考累功累德賜履參墟建侯唐社地居取  
里門號公宮丕緒隆基足為榮矣但有隋興德屬饜  
大業饑饉師旅民胥怨咨謫見咎徵昭于元鑒備聞  
卑聽所不忍言臣恭守晉陽馳心魏闕被首濡足極  
溺救焚大舉義兵式寧區宇徵要荒之辮髮輯兆庶  
之離心誓以捐軀救茲人命指陳喪亂則之又安有  
功繼世無布九五惟身與子竭誠盡力率先鋒鏑誓  
以無貳載蒙宏誘克濟艱難電掃風驅廓清大邑傳  
檄而定岷峨拱手而平關隴西戎即敘東夷底定非  
啓非贊孰能茲速尊位世嫡嗣奉宗隋戮力輔政無  
虧臣節值鼎祚云革天祿告移謳歌獄訟聿來唐即  
人符神瑞輻湊微躬遠近宅心華夷請命少帝知期



運已去天命有適遜位而禪若隋之初讓德不嗣羣  
臣逼請今六宗乏祀七政未齊罪有所歸恐當天譴  
請因吉日設壇告類祇畏上帝惠茲下民翼子謀孫  
罔敢衍德則小則大無惑無違對越鴻休伏深慙懼  
謹遣太尉某用薦告之禮瑞冊蒼璧香其明粢嘉蔬  
裡祀于皇皇后帝明靈降享仍改義寧二年為武德  
元年大赦天下

唐元宗明皇帝受禪告南郊文

皇帝臣某敢以元牡昭告于皇皇上帝上帝上皇厥理萬  
機凝情太古釋茲重負與道優游宇宙不可以無君  
宗社不可以無主恭惟歷數猥當虛薄懼忝帝位固  
辭不免遂膺大禮以馭下人敬擇元日告類上帝惟  
神敷祐四海永綏天極

生擒西蕃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

宋 蘇 軾

大獮獲禽必有指縱之自豐年高廩孰知耘耔之勞  
憬彼西戎古稱右臂自嘉祐末本征擾邊 至熙寧  
中董勣方命於赫聖考恭行天誅非貪尺寸之疆益  
為民除蠱賊遂建長久之策不以賊遺子孫而西蕃  
大首領鬼章首犯南川北連拓拔申命諸將擇利而  
行旋聞徧師無往不尅吏士用命爭酬未報之恩聖  
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網已於八月戊戌生擒鬼章頡  
利成擒初無渭水之恥鄧支授首即報谷吉之冤謹  
當推本聖心益修戎略務在服近而來遠期於偃革  
以息民仰冀威神曲垂昭鑒

諭祭文

文體明辯云按諭祭文者天子遣使下祭之詞也  
或施諸宗室妃嬪以明親親或施諸勲臣大臣以  
明賢賢而示君臣始終之義自古及今皆用之蓋  
王言之一體也

祭薛濬文

隋文帝

皇帝咨故考功侍郎薛濬於戲維爾搃履貞和罷業  
詳敏允膺列宿勤蹇克彰及違私艱奄從毀滅嘉爾  
誠孝感於朕懷莫酬有加抑維朝典故遣使人指申  
往命魂而有靈歆茲榮渥嗚呼哀哉

玉牒文

唐元宗明皇帝封泰山玉牒文

有啓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  
興上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  
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綏內難推  
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欽若天意四海宴然封  
祀岱嶽謝成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

封祀玉牒文

宋真宗

維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十月戊子朔二十四日  
辛亥有宋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啓運大同  
惟宋受命太祖開階功成治定太宗膺圖重熙累盛  
粵以冲人丕承列聖寅恭奉天憂勞聽政一紀于茲  
四隅來暨元貺殊尤傾符章示儲慶發祥清淨可致  
時和年豐羣生咸遂爰荷顧懷敢忘繼志僉議大封  
聿伸昭事躬陟喬嶽對越上元率禮祗肅備物吉蠲  
以仁守位以孝奉先祈福逮下侑神昭德惠綏黎元  
懋建皇極天祿無疆靈休允迪萬彙其昌永保純錫

鐵券文

文體明辯云按字書云券約也契也劉熙云緣也  
相約束緣以爲限也史稱漢高帝定天下大封  
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其  
誓詞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  
裔後世因此遂有鐵券文焉

唐德宗神武皇帝賜李納田悅王武俊鐵券文

唐陸贄

維興元元年歲次甲子正月癸酉朔二日甲戌皇帝  
咨爾具官禁嗚呼君者所以撫人失於所撫則叛下  
者所以奉上乖於所奉則刑各當其理德用不擾各  
違其分亂於是生朕德薄化淺昧於君道罔知省已  
姑務青人是以徵師徂征連歲靡息惟爾以誠志之  
不違反仄于厥衆阻衆興戎結釁拒守豈非上失其  
所撫而下失於所奉歟離其室家陷於困窮死於戰  
陣老病失養孤孀靡依怨結蒼旻感傷和氣朕為人  
父母得不愧於心哉晨興以思夕惕以悼舅自嗣位  
迄今六年天將悔禍朕方覺悟爾亦知之衆心厭亂  
思以保安叶於朕懷若膺符契非天地合德人神合  
謀將茂育羣生則何以臻此朕是用上順天意俯從  
人心滌爾疵瑕復爾爵位經然靡阻君臣如初功載  
鼎彝名藏玉府子孫代代爲國勳臣河山帶礪傳祚  
无絕朕方布大信承天子人若食其言何以享國於  
戲其祇若明命用保無疆之休

制策問

問賢良文學策

漢文帝

十五年九月

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其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并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社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閑之興自朕躬

大夫其正論母枉執事嗚呼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  
 母怠按晁錯傳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  
 之不宣民之云云文帝所問者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  
 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觀錯之對有曰三王政主俱賢  
 也人三王生而不傷也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  
 三王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厚而不  
 行之其勤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不  
 內怨及人之情之所歸也其望人之情也父母從之不以  
 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所謂五帝三王聖其臣莫及  
 終篇之中獨此為正論若所謂五帝三王聖其臣莫及  
 故自親事五伯不及其臣故任之以事則皆邪說也  
 至稱文帝大功數十則皆諛辭對吁可罪哉  
 言極諫求而錯以邪說諛辭對吁可罪哉

問賢良策

漢武帝

元光元年五月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  
 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內肅春  
 東夷也今北發渠搜北方有渠搜縣言北方即氐羌  
 肥婁地是今北發渠搜可徵發渠搜而役屬之  
 傑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  
 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呼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  
 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  
 偉與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

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

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聞咸以書對著之于

篇朕親覽焉按本紀云云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

元初與公孫宏不  
同時蓋史誤也

二

漢武帝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遑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予大夫巍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謬而失其統與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說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今行刑清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繇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羣生予

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弁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自朕躬毋悼後害予大夫其盡心靡有所

隱朕將親覽焉按仲舒傳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  
判曰云云即此篇也曰即位則知其為建元初矣  
本傳仲舒既對天子覽而異焉乃復冊之云云



三

漢武帝

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元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垂大路朱于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丕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宮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嗚呼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竭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康甦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繁而不得騁興將所由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

究之以稱朕意

四

漢武帝

按本傳仲舒對云云天子復冊之

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予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予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

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熟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予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對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又云自武帝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相正在此時益知非元光也

五

漢武帝

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數龜龍游於沼河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舛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喑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予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予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

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予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按宏對策非有卓偉切至之論至曰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宏於仁義禮智皆指用以為體既不足明義理之原而智之一字則直以術言之其為人主心術之害尤大且四者即道也而曰道之用不為何者復為道之體乎至論湯早以不樂之餘成湯以早而自責宏乃歸之於桀使早主不樂天威不知已過宏實不合意免歸帝即其再對以說解求合時對者百餘人

太常奏宏第居下天子擢為第一召見拜博士復相  
 疏以周公自許工異其言後遂以何意從諫取宰相  
 為當世識者所識其心術之微已見於始進之  
 日矣宏之策不得與此編政論其大槩云  
 以上皆問賢良策凡六首

國書

賜尉佗書

漢文帝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  
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行南海尉事秦滅佗擊并桂  
林象郡自立為南粵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  
苦故釋佗不誅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南越王與  
剖符通使使和輯南粵毋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境  
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此必長沙王  
計倚中國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  
自尊號為南武帝發兵攻長沙邊取數縣焉高后  
遣將軍隆慮侯龍擊之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  
進將軍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  
造閼閼西貳駱役屬焉東西餘里使告諸侯左  
肅與中國作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左  
夷從代末即位意逆為佗親家真定置守邑歲  
時奉祀呂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  
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大中  
大夫賜佗書云云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  
弃外奉北藩于代便謂即此一語道里遼遠瘴蔽撲  
愚未嘗致書高皇帝弃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  
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詩暴乎治諸呂為變  
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他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  
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  
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  
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  
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按二事各從其半蓋

威德無盡  
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  
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  
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忘  
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  
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  
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嶺以南  
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  
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  
弃前患彼此共弃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

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母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  
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以錦裝衣曰褚上中下願  
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請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

遺匈奴書

漢文帝

文帝三年夏匈奴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冠詔遣  
丞相灌嬰以持擊右賢王右賢走出塞其明年單  
于遣漢書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單于也使係虜淺遺

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約以安邊民世世平

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

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

右賢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

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

有功甚苦兵事服言天子自繡給綺衣給者衣無絮

以綉為表長襦錦袍各一比疎一之拂黃金飭具帶

一黃金屏毗一胡帶之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緇綠繒

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按此書先

約次諭以事在赦前勿深誅又云單于若能明告諸

吏無負約然後可和使單于所言誠即固不逆其善

意使所言偽耶亦不墮其詐謀抑揚開闔皆有法焉

至遺之以物又以其自將苦兵為辭非畏而賂之也

即此一書可見矣

遺匈奴書

漢文帝

冒頓死子稽粥立號老上單于歲入邊殺掠人民  
漢惠之使使遺單于書單于亦使使報謝孝文後

二年使遺匈奴書云云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彫渠難即

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當戶沮渠者一人為

名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

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

離婁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漂惡民貪降漂惡民謂

之民今按顏氏作趙字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

句絕惡謂降字句絕

雖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亦猶前書事書云二

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

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政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

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

道順天恤民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

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

單于秣縻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歲予以物始此然

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

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

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  
 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  
 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  
 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  
 事朕釋逃虜民謂漢人逃匈奴者單于毋言章尼等皆匈奴降漢者  
 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惡忘天下大  
 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史  
匈奴大單于遣使書和親已定亡人不以益眾地  
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化令約者殺之按此書皆大  
武狂者之言非後世所及也  
以上皆賜使狀書凡三首

使車騎將軍諭單于

漢元帝

竟寧元年

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保塞單于卿  
 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  
 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  
 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眾心敬  
 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恠其不罷故使大司  
 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  
見後侯應議中  
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其事詳

右兩漢詔冊凡一百首按文與中子曰漢之詔冊則  
與三王之詔兩漢之制繁然可見矣又曰五帝之  
美於卿人乎文中子之制繁然可見矣又曰五帝之  
曰三代之訓詰誓命皆根源學問教陳義理繁然  
可為後世法秦漢以下詔令何所發明惟高帝之  
詔差愈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  
宜所以待天下士耶愚謂以二帝三王律之則誠  
如文公之說自後世言則兩漢詔令猶有古之惻  
憂民之實意而辭氣藹然深厚雅蓋有古之惻  
烈故去其可去者而錄其可錄者厚為四條以為  
代言之法自漢及唐惟興元敕令能興起人心以為  
其詞尚偶麗故不入正宗而附于此

單優答北單于書

漢 班 彪

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郅支自相睚隙並蒙孝宣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携衆南向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

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忠孝之義漢東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齊雜繒五百匹弓韃纘九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尤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等璽綬皆敗願復裁

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于惡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齋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使宜所欲遣譯以聞

奉宣撰回鶻書

唐 李德裕

朕想可汗公主以久修鄰好累降嘉姻望我國家如  
歸親戚朕每宏容納之意固無纖芥之嫌但以將相  
大臣累陳公議以可汗代居絕漠臨長諸蕃名聲既  
雄部伍甚衆今逗留塞上逼近邊城百姓不安人心  
疑惑耕種盡廢士馬疲勞朕二年以來保護可汗一  
國內阻公卿之議外過將帥之言朕于可汗心亦至  
矣可汗亦須深見事體早務歸還所求種糧及安存  
摩尼尋勒退渾黨項劫掠等事並當應接處置必遣  
得宜惟是擬借一城自古以來未有此事天地以沙  
漠山河限隔南北想蕃中故老亦合備知只如長安  
東有潼關西有散關南有藍田關北有蒲關今四海  
一家天子所都猶有限隔況蕃漢殊壤豈可通同且  
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朕守祖宗成業常懷兢畏  
豈敢上違天地之限中隳祖宗之法每欲發一號施  
一令皆告于宗廟不敢自專所借一城理絕言議想  
可汗便須息意勿更披陳其餘令楊觀專往視喻朕  
意

奉宣撰賜太和公主敕書 唐 李德裕

敕姑遠嫁絕域二十餘年改履險難備罹屯苦朕每  
念如此良用惘然恭惟太皇太后春色已高慈愛深  
厚比者望姑朝謁再叙悲歡倏已歲暮寂無音耗想  
姑見舊國之城邑能不銷魂望漢將之旌麾必當流  
涕今朔風既至霰雪已零絕國蕭條國難久處旃牆  
闌幕何以禦冬肉飯酪漿且非適口朕撫臨萬寓子  
育羣生一物未安終食三歎况姑累年漂泊何日忘  
懷想姑高明必是懸鑒姑承宗廟之餘慶為王室之  
懿親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  
靜塞垣使邊人子孫不見兵革射獵者不敢西向畏  
軒轅之臺今回鶻所為甚不循理蕃渾是朕之人百  
姓牛羊亦國家所有因依漢地遂致蕃孽回鶻託以  
私離恣為侵掠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  
威靈欲侵擾邊疆姑得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為其  
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敢不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  
日以後不得以姑為詞若恃我為親稟姑教令則須  
便自戢歛以繼舊歡想姑以朕此書喻彼將相今其



知分更不徇非塞外祈寒且無絲續朕每御裘服則  
思彼未授衣豈可因回鶻請張遂忘親愛今寄冬衣  
若干且如別錄

勅吐蕃贊普書 三

唐 張九齡

皇帝問贊普自與彼蕃連姻亦已數代又與贊普給  
約于今五年人使往來未嘗有間朕與兩國通好百  
姓獲安子孫以來坐受其福疆場之事行且無憂此  
雖境上有兵固是存而不用况彼邊事與此何殊近  
得來章又論蠻中地界所有本末前書具言贊普不  
體朕懷乃更傍引遠事若論蠻不屬漢豈復定屬吐  
蕃耶彼不得所即叛來此不得所即背去如此常事  
何乃固執復於國家何有朕豈利之至如彼州鐵柱  
州圖地記是唐九徵所記之地誠有故事朕豈妄言  
所修城壁亦依故地若不復舊何謂通和蠻中抄掠  
彼人勘問亦有此事緣其初附法令未行亦有姚雋  
邊人姦險求利或入蠻同盜亦不可知既與贊普同  
親朕又君臨大國正欲混同六合豈復侵取一隅丹  
三已論何乃不信顧慙薄德良用咨嗟且如小勃律  
國歸朝即是國家百姓前遭彼侵伐乃是違約之萌  
朕以結信既深不顧其小中間遣使曾不形言贊普  
何獨相尤而不思已惡之事所存既大當共成之近

聞莽布支西行復有何故若與突騎施相合謀我磧  
西未必有成何須同惡若爾者欲先為惡乃以南蠻  
為詞今料此情亦已有備近令勒兵數萬繼赴安西  
儻有所傷慎勿為怪也朕心無所負事欲論平但國  
家之所守者信鬼神之所助者順未有背道求福違  
約能昌何況兵衆不可當而又天道所不假以此求  
濟不亦難乎遠道所傳多應不實亦言贊普不合異  
圖故令人審度看定何緣也待潘息回日更具委曲  
今附少物具如別數為路遠不得多附春首尚寒贊  
普及公主比如宜也平章事及首領已下竝平安好  
今使內常侍賁元禮遣書指不多及

誓

文體明辨云按誓者誓衆之詞也蔡沅云戒也軍  
旅曰誓古有誓之詞如書稱禹征有苗誓於師以  
及甘誓湯誓泰誓牧誓費誓是也又有誓告群臣  
之詞如書秦誓是也後世俱不多見又約信亦稱  
誓則別附於盟焉

移京西戎兵備關東誓文 唐德宗

德宗即位嚴察神斷盜不自安汴州奏以城隘狹  
增築城郭李正己聞之移兵萬人屯於曹州田悅  
亦加兵河上河南大擾羽書緊急乃詔移京南戎  
兵萬二千人以備關東帝御望春樓親誓師以遣  
之

嗚呼東鄙之警事非獲已惟爾將校羣士各以忠節  
勤於王家南赴蜀門西定涇壘甲冑不解瘡痍未平  
今載用爾分鎮於周鄭之郊敬聽明命夫王者之師  
有征無戰稽諸理道用鎮邦國宜勵乃戈甲保固城  
池以德和人以義制事將備其侵軼不用越境攻取  
戢而後動可謂正矣今外夷來庭方春生植品物資  
始農桑是時俾爾將士暴露中野我心痛悼鬱如焚  
灼嗟爾有衆其悉予懷

令

文體明辨云按劉良云令即命也七國之時並稱  
曰令秦法皇后太子稱令至漢王有叔天下令淮  
南王有謝羣公令則諸侯王皆得稱令矣意其文  
與制誥無大異特避天子而別其名耳

赦天下令

漢高祖

五年時方平項籍未即位故不言詔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

與音相于與之與

今天下事畢

其赦天下殊死已下

按祠祭與之與此令才數語而事理曲盡存之以見漢詔簡嚴

之體

求賢令

魏曹操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維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與劉孝儀令

簡文帝

賢從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  
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  
符始終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博瞻元黃成  
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卿締  
交榮利是以新沓莫之舉杜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  
野王之職栖遲門下已踰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  
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爲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  
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  
連翩書記及忝來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  
鷗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  
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權揚文史益者  
三友此實其人及宏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  
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比在  
春坊載獲申晤博望無通寶之務司成多節文之科  
所賴故人時相媿偶而此子溘然實可嗟痛惟與善  
人此爲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亦  
當何已往矣奈何投筆惻愴吾昨欲爲志銘并爲撰

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掄揚吹歎使得騁其才用  
今者爲銘爲集何益既往故爲痛惜之情不能已已  
耳

答勸進羣下初令

梁元帝

孤以不德天降之災枕戈飲膽扣心泣血風樹之酷  
萬不追霜露之哀百憂摠萃甫聞伯升之禍彌切  
仲謀之悲若封豕既殲長蛇即戮方欲追延陵之逸  
軌繼子藏之高讓豈資秋亭之壇安事繁陽之石炭  
景項籍也蕭棟殷辛也赤泉未賞劉邦尚曰漢王白  
旗未懸周發猶稱太子飛龍之位孰謂可濟附鳳之  
徒既聞來議羣公卿士其諭孤之志無忽

教

文體明辨云按劉勰云教者効也言出而民効也  
李周翰云教示於人也秦法王侯稱教而漢時大  
臣亦得用之若京兆尹王尊出教告屬縣是也故  
陳繹曾以爲大臣告衆之辭

與李豐教

漢 諸葛亮

吾與君父子勦力以獎王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未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二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與郡下教二首

漢 諸葛亮

大叅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達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屣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什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又

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叅軍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為宋公修張良廟教

晉 傅 亮

網紀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微管之數撫事彌深張  
子房道亞黃中照隣殆庶風雲元感蔚為帝師夷項  
定漢大拯橫流固已叅執尹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  
圯上道契商洛顯晦之間窈狀難究淵流浩漭莫測  
其端矣塗次舊沛佇駕留城靈廟荒頽遺像陳昧撫  
迹懷人永歎實深過大梁者或停想於夷門游九原  
者亦流連于隨會擬之若人亦足以云可改構棟宇  
修飾丹青蘋繁行潦以時政薦抒懷古之情存不朽

之烈士者施行

招隱逸教

梁 安成王 秀

夫鵝火之禽不匿影于丹山昭華之寶乍耀采于藍  
田是以江漢有濯纓之歌空谷著來思之詠宏風闡  
道靡不由茲處士河東韓懷明高平韓望南郡庾承  
先河東郭麻並脫落風塵高蹈其事兩韓之孝友純  
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橡飯菁羹惟日不足或葭牆  
艾席樂在其中昔伯武貞堅就仕河內史雲孤劭屈  
志陳留豈曰場苗實惟攻玉可加引辟并遣俞意既  
同魏族致禮之請庶無辟疆三緘之數



建平王聘隱逸教

梁江淹

府州國紀綱夫媯夏已沒大道不行雖周惠之富猶  
有魚潭之士漢教之隆亦見栖山之夫迹絕雲氣意  
負青天皆待絳螭驤首翠虬來儀是以遺風獨扇百  
代餘烈激厲後生斯乃王教之助古人之意焉吾稅  
駕舊楚憇葉汀潭挹於陵之掾想漢陰之高而山川  
遐久流風亡沫養志數人並未徵采善操將棄良用  
慨然宜速詳舊禮各遣纁招庶暢此幽襟以

畢

頌

帝王德業

大禮

王迹

武功

政理

祥瑞

古賢名臣

營造

釋老

頌

帝王德業

無疆頌 并序

唐 李 華

臣華言伏以漢明帝時徵外蠻夷繫木白狼獻詩歌  
德屬事史官况臣自曾祖至臣備國家職員臣又逮  
事元宗肅宗今以餘年獲事陛下官歷御史補闕尚  
書郎命薄多病不獲奔赴闕庭恐先朝露同於泥塵  
若無歌詩頌德曾蠻夷不若也敢述列聖為無疆頌  
式昭皇家大慶無疆謹昧死稽首以聞

高祖元頌

昊昊昊天

監於下

興有德

維隋之杪

時黜陰疑

陽潛未登

人思照矣

雷行龍興

盪濯零慝

文明乎萬國

垂仁蒸人

載親天監

保我子孫

巍巍皇皇

後之皇

丕承之

太宗烈頌

高祖受天命

誕興太宗

成天之命

帝煬昏逾

黎人毒痛

甚燕於爐

甚溺於塗

以號以呼

呼天無辜

高祖謂太宗	爾必有天下	爾其訂謨
太宗稽首	恭授天命	臣請除除
張我師	撫征四夷	剪薙羣慝
鼓一方	三方震驚	默昭其靈
隨顧而平	我負我乳	我安我成
以奉君父	以臨天下	任忠孝文武
建禮章樂舞	我雖明德	諫則納汝
時惟帝降佑之	自古明后	莫如我德
我勛唐無疆	天子之無疆	本太宗休命
高宗康頌		
肇爲址爲堂	資勅資勛	付俾厥裔
丕承后	帝思不忘	神業靜康
下耀而光	不求而昌	自中方
外達夷羗	瞻我大邦	助祭在於廟
執貢朝於王	油油時雲	雨厥百穀
滂滂景風	扇彼嘉穀	飴口飽腹
以厭以足	俾壽而福	都阜成天人
中宗興頌		

屏蔓之毒	疊而爲螻	謀虐天之族
天祐聖祚	八柱將覆	帝告五臣
保翼朕躬	赫赫彤彤	日升雲中
百臣受命	鉞爾頑兇	故曰再造我天下
生人鼓舞	既成矣	又奉父母
唐宗德頌		
后戚之禍再興	有危兢兢	廟祧震怒
陰命聖子	翼登聖父	奮其神旅
宵枕金斧	殄殲逆亂	大聖照臨
元元宅心		
元元宅心	歸祚於有功有德於戲盛德	
元宗文頌		
丕饒元宗之明	克孝克仁	允武允文
宣祖宗之光	重於子孫	盛禮畢舉
大樂畢陳	百蠻來賓	元元阜殷
戎或不賓	遣師徂征	罔不頓顙
路於雷霆	在漢方昌	用刑慘酷
中都繫考	六萬餘人	使者案錄
誅千萬人	其後賢王	光武赫赫

誅沛賓客	以千以百	孝明稱賢
楚獄連年	坐死待捕	以萬以千
猶曰漢祚宜長	越我祖宗	不忍用刑
至於元宗	哀彼鈇鎖	降為鞭挾
誕告郡國	大為屋室	醫彼百疾
追懷登遐	止害禽畜	旁為陂池
養鱗介族	既濡既渥	昆蟲草木
享國五十年	寓縣晏然	逆臣犯天
天念蒸人	若曰寧我負耻	不忍人戰死
乃告元子	理兵朔鄙	西幸蜀都
命元子受圖	天下既定	父堯子舜
歸於國都	無不欣愉	無不涕濡
傳聖自順	升靈太微	嗚呼上聖
之道之純	不可度思	
肅宗李頌		
穆穆孝慈	有如肅宗之誠	達於神祇
爰訓六師	震登北陸	陵陵雷馳
西戎南蠻	北狄東夷	咸舉其旂

佐皇之威	帝心如天	無噬無慾
福然丘岳	破裂崖谷	逆隸傾覆
朝社大復	局於海之外服	以盥以濯
以舞以躍	帝在東宮	孝如文王
蒸蒸其心	天地知其孝	既收鎬洛
祀於陵廟	奉迎上聖	天日並照
有光有藜	將噬將齧	我旂方設
則已顛蹶	如燁於雪	尊嚴而仁
仁覆而嚴	大臣小臣	莫不潔廉
躬勤百度	百度如其素	
今上照頌		
大邦之興	維天相之	曷典曷相
有德繼王	昔殷王	盤庚武丁
紹登殷明	矧我帝君	丕承天命
疊引其慶	生我皇聖	幼冲聖敬
賓左右肅宗	開國御戎	羣師稟教
舉則成功	自西自東	如霆如風
蕩滌元兇	罔不率從	既登大位

於變時雍

人咸曰

上如太宗

延億兆萬年

地博天崇

罔不爾容

元宗元孫

爲元宗烈文

肅宗元子

承肅宗孝理

皇明混一天下頌

明 顧 祿

於赫皇明造基南土應天順人奄有天下仁政大施  
決於寰宇端拱垂衣爲億兆主慨念厥初元綱失馭  
神妖興奸猖獗旁午醜類效尤呼嘯嘯侶狼據蔓延  
豈特鄙鳩各統其方陸梁負固虐敵四張甚於焚燬  
討罪弗彰國祚如縷下民何辜罹此殃苦否亂斯極  
天亦悔禍監觀於通有德實輔肆惟皇上聰明神武  
接劒而興奮自行伍如龍在天萬物咸覩臨濠倡義  
滁和撫旅普拯羣生普清羣鹵一念之烈物無違迂

俯視大江歛如飛度聿來金陵喜得天府王氣所鍾  
蟠龍踞虎既經且營斯實宜處過定疆理過除草莽  
廼築垣墉業業樓櫓過達闕庭翼翼廊廡設職治官  
材智樂胥內修其政外禦其侮庶民來歸若子趨父  
俾棄糠粃啖以秬教俾釋襁褓衣以綿褚俾安田里  
俾樂機杼國本既安王業攸樹奉天弗違時至則取  
曰有陳氏脾睨全楚敢據上游逞其跋扈屢嘗命將  
敗於江潁其自新來則是許頑冥弗格復肆狂悖  
載冠遑陸載闔門戶皇奮其烈赫爾斯怒親率六師

整徒飭御龍盾離戈金矢石砮旄頭旂旆飛廉  
如熊如羆如貔如貅仁威耽耽勇力調調磨礱  
成深入其阻彼不自量交兵蠡浦呼聲震天 如人

中一戰而獲奚俟再鼓渠魁既殲宥其黨與衆懷

銘心刻膺復命相臣曰嘻來汝天命將集疇越予

矩蠡爾吳人猶梗綏撫恃其富疆守其峻岵假元稱

孤懷此首鼠罪惡貫盈擢髮莫數賜汝巨鉞授汝大

斧汝往專征殄此逆豎相臣受命孰敢延佇車徒整

轅舟師進鰲水陸並馳乘其不備彼伏其辜且失所

據嬰城自全尚懷齟齬力戰三時虜氣竟沮僭王出

迎肉袒繫組膝茲二盜既狂且瞽雖我六邦疾在心

膺今已剪劉他曷敢拒王師所至霑若時雨迺平閭

廣迺定齊魯汴洛底寧泰晉來附耄倪欣喜率其士

女元黃在蓬食飲在宮侯子來蘇迎拜伏俯市肆不

移民仍按堵幽燕震驚颺顙相語祚終百年大命已

去君臣北徙空城自啓永清朔漠永固邊圉王師凱

還萬姓蹈舞皇撫相臣如古申甫厥績茂哉爲國肱

股爾官宜加爾爵宜予大侯小伯擔珪執珪尚克輔

予共享天祐皇御大寶穆然當宁念茲成功惟天惟

祖爰戒百僚申命儀部郎郎聿崇宗祀斯舉皇肅來

臨袞衣繡黼敬將玉帛恭薦簋簠笙簧和鳴鐘磬在

簠厥聲煌煌協于律呂靈示來享神受其所天光穆

清元澤澹泞帝貺孔昭用錫純嘏鳳儀於庭麟集于

藪叶甘露醴泉嘉禾華黍奇祥畢臻正氣咸叙皇歆

諸福施無細鉅大需洪恩蕩瑕滌腐維皇之仁海涵

春煦恤我顛連撫我厄僂躋於壽域如疾斯瘳聿聿

熙熙以樂生聚惟皇之澤無遠不溥西蕩河源東薄

海淑北盡龍沙南踰銅柱奉貢稱臣蠶膏素負偉茲

功烈登三邁五海隅小臣樂育庠序身際承平素食

無補願贊皇明永傳丕緒聖子神孫歷千萬古

四夷咸賓詩 有序

明 解 縉

皇帝臨大寶之明年紀元永樂嘉興萬方共躋仁壽  
一德感孚休祥昭應民安物阜四夷畢來東若朝鮮  
日本暹羅東南若琉球中山南北有安南占城西南  
海東洋爪哇鬼方緬國木邦孟定麓川威遠八百老  
摘里車面若烏思尼八剌西北畏吾匈奴哈迷遠者  
數萬朝聞夕引奉貢儀物皆至京師其文辭稱述盛  
德對揚鴻休誠服心悅發見於外殊音重譯異服奇  
詭懽忻攸同嚮慕無已庶衆聚觀天下忭喜咸相謂

聖神光被如日月之照臨天行雨施妙運莫測垂裳  
拱手於穆清而有生之類盛利見於四方萬里之遠  
鼓舞輻輳而歸之來享來王而不能已吾民何幸而  
臻茲嘉會實萬世一時也朝之羣臣亦咸相謂虞舜  
有三苗之征周公有成狄之膺宣王遂獵狁而秦漢  
及隋疲弊中國力夫之爭無時或寧唐宋否極上天  
厭罪命我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  
大孝高皇帝起而定之不令而從不言而化八表同  
風四十餘年皇帝以聖繼聖比隆唐虞殊方歸命者

接述而至宜有詩歌垂之頌聲軼遠古而過之又咸  
謂臣縉宜爲義不可辭則合羣臣百姓之言從容奏  
寫皇帝曰咨周家九夷通道大保進旅獒之訓虞廷  
干羽既舞伯益有儆戒之箴故愚者常以小康肆志  
賢者不以外物動心朕方兢業於初服是何足云頌  
聲其爲作君臣相飭之歌以繼虞周之治臣縉竊謂  
自古頌美而寓規諫皆臣子摠誠委曲之小心臣愚  
不及此乃自皇上發之是誠萬世一時也謹拜手稽  
首而獻詩曰

皇帝明德與天同運華夏奠安四夷効順限山阻海  
風氣不通不招不約奔走來同梯陟踐阼航涉濤瀾  
沍寒溽暑赤雪元霜殊形奇醜異服紛靡髮髮焦赤  
朕眇深黃猩唇猥喙黎面文身袒跣椎結皮裳卉巾  
離披落索搖曳縈纏鞶鞶殊音侏離禽言呶呶重譯  
舍館授粢窮物式陳兼金玉瓚齒草羽毛服食器用  
皇帝儉勤異物非重厚往薄來懷柔無外八表同仁  
膺茲嘉會以心感人人自歸其來無喜矧徃或追  
隨彼漢唐好大喜功本之不競而末是從苟得其人

不爲富強苟得其地不足廣疆耳目細玩惟彼所產  
就玩惑心悔之已晚皇帝明德謹之於細慎始惟終  
圖難於易照乘之珠衆庶所喜詎若得賢照千萬里  
四夷畢來衆庶榮之曷若中夏一民無饑明良責難  
安不忘危小臣作戒賢聖是師

頌

大禮



南郊頌并序

梁簡文帝

臣聞惟天爲大聖人敬其德知幾其神聖人契其道故龍官弱言之后合揆于蒼昊鳥紀垂衣之君昭格於上帝莫不巍巍乎穆穆乎渙汗於綠芻氛氲於丹冊者矣我梁皇帝之御天下也秉燁祇之盛曜即璧日之遐照等乾覆之燾養合坤載之靈長四三六五之意十堯九舜之明名與功偕業將時並自撥亂反正伐罪弔民馮玉几握金鏡君臨萬國於今二十有二載也緯天維理地軸移澆風於末俗反淳正於區

中化不言而先顯教不嚴而已肅流樂復雅遠符雲韶之世墜體還章非因忠信之薄九垓同歸四海無波儲明變照儀天作兩三家咸作叶化台光翹藥王風鹽梅帝載慶清世晏蒼兕無用其武功運謚時平鵠鷺咸修其文德桃林散甲華山優乃玉門罷候紫塞沉鋒屠羊釣壑之上厭洗耳而襲簪佩版築藏巖之逸去煇穀而紆珩組異人俊乂既間出而在官世鏡河仙亦雍容而廊廟蹇蹇同於多士諤諤比乎得人五典三墨既歲蕤於璧水九流八索亦續紛於石

渠畫一之政萬代表於時和三章之律百姓沐於仁壽於是龍光之地日浴之鄉紫舌黃足頭飛鼻飲自西自南無思不服欽闕質子稱臣內向珠樹數禽越火枝之地銀甕叩杖踰沉羽之渌出赤野而連翩度元妙之決滂於是嘉祥被衆瑞登金人澤馬丹甕玉雞三角九尾四看六足抽鋪地之九莖發端門之連理參差於郊藪布護於宮闕府無厯月史弗能記周摘黃鳥之旗夏有元圭之錫無以踰此嘉祥方茲輿萃道洽世昌國殷民阜鄉如舜讓邑比堯封妻栗西畝神絲被澤可謂我化若風民應如草我靜如鏡物動猶煙天子猶未明求衣日晏不勒撤膳匪躬詢典訪道鑒旗徐動棄千里而弗乘寶瑟無虞捐百金而不服廣行四等被慈雨於枯根大闢三朝驚法雷於羣夢曲成萬物去殺受生幽弊之民與蒼雷而共悅否滯之義同谷風而開杼昆蟲得性跂蠢欣生三驅有緩前之禽九門無餒獸之藥至德之事如此太平之風如彼乃以恭肅神祇理通孝敬江左以來興壇未聞爰命將作揆日載營三靈叶響百工咸事究如

神造儼類仙居冲秘隱嶠跨千畝于晉日閑曠麗達  
吞七里於漢年五達四聰廊郊彌野南瞻重嶽北眺  
芒嶺東臨瀾瀝西望舊豐紆餘委蛇丘陵起伏澎湃  
崑光山川異態飛梁邃宇洞燭穴懸紫殿仙宮霞霽  
鳥翥霧映倒梁日光踈釵玉桃卷葉銀樹抽芳百菓  
千株三珠八柱朝葉與蜜露共鮮晚花與薰風俱落  
露琴作聚望比翼之翱翔歸飛時宿聞同心之夜響  
故以熊熊灼灼炫兩明而仰七曜紛紛沐沐承五煙  
而帶三靈圓丘閑靜紫壇肅設五精之場千神之位  
八塔宏麗四維博敞宛若干仞狀懸流之仙館煥如  
五彩同瑤山之帝壇石牒神昌之瑞方臻金縷飛光  
之微永固是雕是琢鄙茅茨之爲倫非珠非玉啞甘  
泉之已奢望昔方今獨高千古沿襲異等質文斯中  
於是歲在單閼星次營隲律中太簇日惟辛卯特有  
事於南郊甸師清野封人壇宮朱幕夕峙惟宮宿設  
曉漢斜陰挈壺井漏天子御玉輅動金根八驥揚銜  
雙龍翼蓋雲罕徐迴鳴篴韻響風承豹尾日映鷩冠  
萬騎天行千乘雷動石壇屏衣之士連七萃而雲屯

珠旗日羽之兵亘五雲而星列鬱鬱阡阡震震填填  
充溢乎國都彌漫於鄴邑者也若乃迴輿降蹕薦禮  
帝儀揖太清秩羣望被太裘服山冕恭蒼璧之明祀  
穆靈壇之祗敬泰稷非馨明德惟馨日曜彤精天澄  
翠色百僚師師九官濟濟千神叶福萬億均慶六典  
斯備三禮必該焚柴告成罔不欽若翠煙升綠同河  
濱之瑞雲丹燎燭天若帝鄉之美氣雲門麗舞咸池  
廣樂已叶九韶之曲復諧六列之奏金匏旣動望蛺  
蝶之遊龍玉磬徐鳴觀參差之舞鳳桂輶駕肩士女  
填噓接袂爲幃連裾猶堵鼓腹擊轅行歌舞并然後  
紆玉輦而謝書生登靈臺而望雲物欽則美化跨萬  
古於茲日廣運愉樂表千載於當今方當巡云云之  
禮啓亭亭之業封天苔暎禮地微靈南山之壽無極  
七百之基長固豈不懋哉豈不盛哉菲薄微臣謬與  
藩服馳心休禮秣馬之願無由徒罄編辭清風之藻  
多愧敢敷庸理獻頌十章其辭曰  
元始道一渾德氛氲遙哉遂古夏矣初分磅礴地載  
清朗天文大人觀物生民樹君蛇驅龍準作樂垂衣

皇圖炤灼帝篆藏秘席寥中代合聖與誰於鏢我后  
命世天飛元默馭辯寂照秉真就雲握歷望日臨民  
謨光履德義禮彌珍車書同軌天下歸仁期章孔備  
盛化宏道酌爵敬賓欽賢愛老變正是珍燭車非寶  
如海之深如日之杲肅恭明神遐聽前踵配天道尊  
迎陽義重元酒陶匏燔柴雲聳跨舞論韶籠堯稱拱  
赫矣郊宮載惟靜謐肅肅禁園陰陰仙室六戎列野  
八鸞照日架殿星羅重宮霧出蒲萄金橘靈壽木難  
表禁間暑貞檜陵寒山池壯麗階閭彤丹葉重疊雨  
花落重巒康哉盛德美矣世豐三辰炳耀七政永隆  
五方來洎四隤茲通懸繩度竿駕鹿追風既隆懋化  
復觀瑞茲金車出野玉露霑埤紫禁神草華平瑞芝  
長愉汪濊永固雍熙照天漏浹遠肅通賡惠靡齊民  
恩彌比屋式光惇史踰斯郁郁皇哉康哉同斯景福

大唐封禪頌

唐 張 說

皇唐六葉開元神武皇帝再受命致太平乃封岱宗  
禪社首鑿石紀號天文煥發儒臣志美立碣祠壇曰  
天之贊唐丕惟舊矣溥有形而歸景聲無外而宅心  
百有八年于茲矣皇帝懷內難而啓新命戴膺宗而  
續舊服宇宙更開朝廷始位蓋義軒氏之造皇圖也  
九族敦序百姓昭明萬邦咸和黎人於變立土圭以  
步歷革銅渾以正天蓋唐虞氏之張帝道也天地四  
時六官著禮井田三壤五圻成賦廣九廟以尊祖定  
六律以和神蓋三王之設王制也王公卿士儼然進  
曰休哉陛下孝至於天政合乎道前年祈后土人獲  
大穰問歲紀圓丘日不春朔感祥以祈聖因事以觀  
天天文交合其則不遠意者喬邱掃路望翠華之來  
上帝儲恩依蒼璧之禮久矣焉可專讓而廢舊勳羣  
臣固言勤帝知罪至于再至于三帝乃挹之曰欽崇  
天道俯率佳話恐德不類敢憚于勤其還巡狩之儀  
求封禪之故既而禮官不戒而備軍政不謀而輯天  
姥練日雨師灑道六甲按隊八陣警蹕孟冬仲旬乘

輿乃出千旗雲引萬戟林行霍縹緲爛熳飛焰揚精原  
野爲之震動草木爲之風生歷郡縣省謠俗問百年  
舉百祀興墜典葺闕政攸徂之人室家相慶萬方縱  
觀千里如堵城邑連歡邱陵聚舞其中垂白之老樂  
過以泣不圖萬里之魂復見乾封之事堯雲徃舜日  
還神華靈鬱爛燁乎穹壤之間庶官百辟羗夷蠻貊  
褒城之後讓王之客序立于禮神之場髦頭弩牙鐵  
馬金鑣介冑如雪旗幟如火遠市于清禁之野于是  
乎以天正上元法駕徐進屯千乘于平路留羣臣于  
谷口皇帝御六龍陟萬仞獨與一二元老執事之人  
出天門臨日觀次沆瀣宿嶠巖赤霄可接白雲在下  
廣寅祀高祖于上封以配上帝命衆官于下位以享  
衆神皇帝冕裘登壇奠獻俯俸叶金奏俯羽舞撞黃  
鐘歌大呂聞闔閭與天語清將信公奉斗布度懸建  
皇極勤恤蒼生昭嘏乎未兆禳災乎未萌上下傳節  
而禮成樂過福壽同歸而帝賜神策乃檢玉牒于中  
項揚紫燎于高天庶忠誠之上達若憑燭而駕烟日  
謗方旋神心餘眷五色雲起拂馬以隨人萬歲山呼

從天而至地越翼日尊唐宗侑地祇而禮社首遂張  
大樂觀東后國風惟舊無黜幽削爵之誅王澤惟新  
有青災大賚之慶不決日至化洽于人心不崇朝景  
福遍于天下然後藏金匱于祔室迴玉鸞于上都煌  
煌乎真聖朝之能事而高代之盛節者也于斯之時  
華戎殊俗異音同歡曰兵合多雨山峻多雲豈有大  
舉百萬之師尅期千里之外及行事之日則天無點  
翳地無纖塵嚴冬變爲韶景寒風鬱爲和氣非至德  
其孰能動天如此其順者乎或曰祭泰圻主先后非  
禮與曰是禮也非宜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侑神崇  
孝無嫌可也且夫柴瘞外事帝王主之蒸嘗內事后  
妃助之是開元正人倫革弊禮起百王之法也故令  
千載賤末光矜絕韻咀甘寶漱芳潤燦元妙之至精  
流不已之淑聲臣謹作頌告於神明四皇墳而六帝  
典維吉甫亦莫能名徒採彼輿人之詩曰大矣哉惟  
天爲大惟皇則之率我萬國受天之祺子孫百代人  
神其保護之云爾而已矣

大唐封東嶽朝觀頌

封祀之山五在中國泰嶽首之昊穹之命再集巨唐  
皇帝受之臨位十四年考虞氏歲巡之義諷周王時  
邁之什十月辛酉步自有洛十一月景戌帳殿齋於  
嶽趾淵默以清緯思而照將紀功布虔順斗承天精  
享也已丑宏觀軼區宇盛儀振開闢高臨建鳳萬隊  
張皇以燭山上御飛龍百神翕習以扶道國台二藩  
后四髦士密侍信臣高位扈封臺列升陞不下五十  
以聖言冲邈瑤牒寶書誓之旨曰朕獲守丕業恐不  
克駿命惟上帝儲休錫蒼生無疆之慶朕之慶也古  
則秘之何哉屬寒曉迅颼露清終夕若掃若鋤晏然  
而已庚寅天官次錄王制協時嚴高祖以配之祀高  
宗以陟之冕裴立珪瑩序潔疊俎調鐘呂倨勾於簋  
簠戛擊乎祝敔寶駢瑞兮物焜煌空薄霄兮音容與  
則纖塵不動和氣充塞日在於觀天爲之門揚日大  
光謂小天下招以抱戴見之鄉霸郁郁紛紛喜氣烟  
煥當芝檢引紫熏太紫洞而三辰接鬱蒼搖而萬歲  
聞自下達上俟吾君君之來兮望如雲端兮睟聖之

門至尊辛卯有事於社首以泰圻如泰壇於辨我唐  
宗侑而作主奠獻鳴咽天子之孝也僉以金匱歸勛  
於祖禰石礪藏美於乾坤戒咸秩則司存癸已載大  
旂合大樂三陔嶠以惟抗四亞鑄而輅止朝羣牧揆  
千官底邦賦數遶實華蟲辨等車馬來覲周人隋人  
二王之賓戎狄蠻貊萬里重譯必供於著執贊奉璋  
顯顯昂昂靡敢迨遑乃建鷄竿伐鼙鼓帝命出皇恩  
溥揚吳風作解雨施舍之蕩滌之宥法罪除頽顛頌  
湧洋溢周流黜霸不崇朝而過者與此山俱疇翳而  
不拔胡微而不鋪也亦既禰壽申命宗伯咨爾頌焉  
效古之刻石臣頽稽首再拜而言曰臣聞昔在帝堯  
臣惟咎繇聰明之謂聖邁種之謂德天若曰依於已  
唐易姓者李王於中華崇功者唐聖之澤德之浸也  
我唐祚之興昌符誕膺兩儀動六葉承皇帝宣高祖  
四宗之景烈肇開元神武之明號廣矣大矣莫有不  
寧罔有不俾咸一德之輔不二心之臣羣后抗詞曰  
臣聞先王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陞  
下得天之經得地之義得人之行行也者孝莫大焉

兼三才以爲政政也者仁莫大焉含萬物以爲性今  
三才貞萬物亨六典平九功成官不滔獄不放至于  
刑清良有以也古者振兵釋旅祠土祈穀先事也我  
是以幸大原祭汾睢耀金甲肅遼鄙虜馬警而不敢  
南向解嚴京師獲寶鼎獻宗廟戍人歸而盡務東作  
報福京坻於是乎爰佐五時郊天以奉時爰崇九室  
祫祖而敬思昭格遲遲神人允釐無何籍三春盛六  
穗不召斯至擁休之類如山川則委曷月而秘始嚴  
鹵簿騰七萃啟禁闕迴九重以聽乎鸞聲之雍雍匪  
疾匪徐物有其容動植讚華夷觀駢闐總搏羨漫半  
散出成臯踰榮波馮滑臺眺洪河遂並昆吾之墟倘  
得乎大舜之澤瀕四瀆二濟入於宛徑九一三齊喬  
於岱推二句有六而頓行在莫不睹瞻華皓如藎傾  
陽或牽以餽或捧之觴僊僊乎康莊一以伸神武之  
今日一以感乾封之舊章迴飢歸之鴈舉之慈且惠  
而與之驩涕渭頤頤矧國鄒魯家洙泗乘汶野而圖  
記可知指泮林而頌聲不墜以周公之故將孔子之  
後翹然希王者之屬車聖人之清蹕則久及信宿之應

巖巖所瞻宗神曰天齊王加一等于三事戶二十供  
王祀環十里禁人樵報也大裡旅之數重褒成之祿  
撫遺眊賜之復帝曰吁夫艱難繫王業休咎牽人事  
况天監之殊祥也殊典也不自滿而虔鞏於位朕寶  
臣曰乾曜洎說有初有終時乃風欽哉汝作朕左右  
丞相繫汝忠益以嘉猷補袞之闕罔或怠遂宏天封  
煥天章篆介邱而旋德陽大饗乎羣方程後代美其  
律聲其實墳作四而籍言七也臣頗不敏繼伯夷之  
直清微太史之留滯聆金奏同百獸之舞振木鐸採  
萬人之詩敢陳詩以頌曰  
天子聖兮天孫崇登以封兮報以功受命再惟皇代  
天之資人所載士馬山嶸戈矛山沓禎符山雜靈響  
山答天與人合我鋪衍兮長粹清大元冊兮太一精  
休光光我之慶成舜四朝而禹萬國莫之我宗

會聖宮頌

宋 歐陽修

臣伏見國家采漢書原廟之制作宮于永安以備  
園寢欲以盛陵邑之克奉昭祖宗之光靈以耀示  
于千萬世甚盛德也臣永惟古先王者將有受命  
之符必先興業造化警動覺悟于元元然後有其  
位而繼體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丕大以纂修乎  
舊物故其兢兢勤勤不忘前人是以前深而葉茂  
德厚而流光子子孫孫承之無疆伏惟皇帝陛下  
以神聖德傳有大器乾健而正離繼而明即位以  
來于茲十年勤邦儉家以修太平日朝東宮示天  
下孝親執遷豆三見於郊日星軌道光明清澗河  
不怒溢東南而流四夷承命歡和以賓奔走萬里  
顧非有干戈告讓之命文移發召之期而屏珠象  
牙文馬穀玉旅于闕庭納于廐庫如司馬令無一  
後先至德之及上格于天下極于地中決于人而  
外冒於四表昆蟲有命之物無不仰戴神威聖功  
效見如此太祖翊造基始克成厥家當天受命之  
功太宗征服綏來遂一海內膚武英文之業真宗

禮樂文物以隆天聲升平告功之典陛下夙夜虔  
共嗣國鴻業纂服守成之勤基構累積顯顯昌昌  
益大而光稱于三后之意可謂至孝況春秋歲時  
以禘以祫則有廟祧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告則  
有郊廟明堂之位篆金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  
之詩流于樂府象德之舞見于羽毛惟是邦家之  
光祖宗之爲有以示民而垂無窮者罔不宣著陛  
下承先烈昭孝思所以奉之以嚴罔不勤脩聖人  
之德謂無以加而猶以爲未也乃復因陵園起宮  
室以望神游土木之功嚴而不華地奧而潔宇敞  
而邃神靈杳冥如來如宅合於禮經孝子營咳思  
親之義愚以謂宮且成非天子自臨享則不能以  
求三后之靈然郡國不見治道太僕不先整駕恬  
然未聞有司之詔豈難於動民而遲其來耶特以  
龜筮所考頌吉而後行耶不然何獨留意于屋牆  
構築而至於薦見孝享未之思耶況是宮之制夷  
山爲平外取客土鍛石伐木發兵胥靡調旁近羣  
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興爲之功恐愚無以

識上意是宜不惜屬車之費無諱數日之勞渾然  
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諭民以孝思之誠遂見守土  
之臣採風俗以問高年亦堯舜之事也古者天子  
之出必有采詩之官而道路童兒之言皆得以聞  
臣是以不勝惓惓之心謹采西人望幸意作爲頌  
詩以獻闕下辭曰

巍巍穹崇奠京之東有山而崧齋崑道源漚沅而淵  
有洛之川川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其阜何名  
太祖太宗真宗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

惟陵之氣常王而喜鬱鬱葱葱帝懷穹昊受命我宋  
造初于屯帝念先烈用欣余家宣力以動赫赫三后  
重基累構既豐而茂燕翼貽謀是惟永圖其傳在予  
曰祖曰宗有德有功予寔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  
予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后之宅既宅且安后來游止  
弗宮弗室神何以懽迺相川原乃得善地地高惟邱  
迺以荆灼迺訊龜寶龜告曰獻帝命家臣而賤我事  
而惟寅一毫一絲給以縣官無取于民伐洛之

登我之山木好且堅

家臣之來役夫萬名三年有成功代翼翼在陵之側  
須後來格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庭有序殿兮耽耽  
黼帷襜褕天威可瞻庭兮楹楹鉤盾虎戟容衛以飭  
太祖維祖太宗維弟真宗維子三聖巍巍有以奠位  
于此而會聖兮在天風馬雲車其來仙仙聖會于此  
靈威神馭其宮肅然聖既降矣其誰格之惟孝天子  
聖降當享其誰來薦亦孝天子孝既克祗而來胡遲  
其下臣修作頌風之



籍田頌

宋 宋 祁

皇帝再紀元之明年春二月率羣臣耕于東郊恤  
茲祀祈豐年也前此詔書示有司曰自我太宗襲  
熙厥功億神裕人宥命方國肖翹跂行亦莫不寧  
永惟土著之本民夫之重乃躬籍田以倡農先震  
地房之滿肯導改政之長想柔嘉令芳於是乎乎  
盼璽鹵莽滅裂於是乎複敦龐德滯秉遺見糧如  
坻我真考因其累盛重以明德故能步師百萬狩  
醫閭見武節高世八九升窳窳建元封奉符隲祉  
以億無極肆余承緒茲率厥典則熱蕭布幣固有  
常所監農狎野厥存舊章惟一二執事率循而懋  
明之方春作時百穀華始姑使斯人悅羽旄之美  
重見漢官後嗣念稼穡之艱不失夏物無贅聚儲  
峙無煩勞供帳趣合于禮邵吾農焉前期則修飭  
神道按除膏壤夷道如砥呼蹕填街稍夔猶以護  
野雜荆牢以守燎阡陌繡錯原隰龍鱗蒸膏冒楨  
協風回春於是旄頭先馳屬車齊躅奔星舞于旗  
旂行月捷於羽服奇屨注禮肅給乎師營蒼虬范

馭秋游乎天嚳瓊銀流景金根照塗轡幕周張純  
綃緯繅既而揀耒剡耜載保介之間先種後耜龐  
播植之器官分無諉事具不教天子乃以丙午之  
旦升華輅由大庭顏行山則銜枚無聲龍虎見象  
堪輿奔警空閭闔切園游乃徜徉乎魯城之外五  
精來同七聖景從鑾聲佩節次于帷宮上既淳濯  
圭潔儲思淵默昧明乃頓大次款嘉壇索先農以  
享之因太積以配之血毛幽全金石鏗自躬接受  
侑加祠官之一等禮重汾襲具祖宗之遺意爾乃  
降靈場儼朱紘物覩於聖天健其行星田彌望紺  
轅儲駕洪縻序進王步有容三推成禮通臣告備  
上曰朕志在敦本寵其強力可以勸何憚于勤遂  
推而進之有司以義固爭幾十撥而後釋乃始弭  
節容與御夫觀耕之臺三公羣后班趨次耨靡然  
從風邁五踰九大農灑種庶人終畝官師并行內  
天旋于時都人熙熙駐望皇軒或歌以壤或擊于  
鞀不圖叢雲之旦復見東戶之年日華晏溫天心  
馮豫奉斗極御應門翔維樹竿墜鵠宣制大賚四

海與之更始虧除威辟存問高年振淹修墜平徭  
闡賦中外百執告至而策勲踐過三更以差而賜  
帛膏以解而鼓之翼風不崇朝而周萬國先是羣  
臣繹丕懿潤鴻名將琢之玉版納于金匱至是則  
回離與生前殿震照儀矩翕受典冊皇皇哉茲禮  
真帝世之希闕臣工之旦暮者與儒臣學于舊史  
竊明載芟之詩甸師之職在籍之誼有三說焉一  
典籍之常禮二籍履以親事三借民而治之所言  
雖殊要之歐天下之民棄末而歸本耳且古者謹

祭天廟申故陽宮田之不闕辟在司寇作爲御廩  
鍾而藏之其故何哉以爲奉薦黍盛非無良農不  
如親之愈也誰督耘耔非無猛制不若勸之善也  
夫祭莫大於脩物物脩而百神據之兵莫大於足  
食食足而四夷懷之人莫急于豐財豐財而有生  
聚之是三物之濟否在此舉也且周宣缺之戎軋  
其衰漢文用焉民阜其宜唐后勤止以豐易饑洪  
惟太宗光迪于前陛下述宣于後皇矣同底于道  
烝哉不隕其聲方且九扈勤民三事就緒假假其

盛陳陳相因糧餘可捷草殖弗與民一于和家萬  
斯猶遂駕五帝軼三王奮甘實而擴馨香也敢作  
頌曰

倬彼鮮原帝籍于田匪籍其勤我爲民先悠悠春旗  
脉土于畿陽膏澤澤邁乎三推有壬有林亦莫不祇  
我疆我里載耘載耔實苞實阜第厥豐草田畯至喜  
祈年伊早我穀用成我倉既盈我倉耽耽鍾于東南  
其用伊何事神薦馨爲酒爲醴爲粢爲盛蒸之浮浮  
釋之漉漉上帝居歆降福孔休降福伊何我民既蕃  
室家漆漆三事不謏食足武奮震疊爾功蠻夷來同  
罔不率從帝猷昭升式于九圍兢兢業業以茲萬幾  
在豐念匱在飮思愧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明堂頌

宋祁

臣言去三月戊子制詔季秋有事于明堂臣以太  
常與禮官博士詣垂拱殿議配享事即建言周有  
臣曰旦始嚴父配天仲尼是之唐并諸儒說並祀  
六天帝不敢損陛下幸訪有司請如古便四月乙  
丑詔若曰夫禮稱情適文今議者言周唐則善至  
牽制所聞徧而不優宋亦一家讓不制作如來嗣  
何且事天不及地配父而遺祖朕甚陋之水旱不  
時群神與焉今賴天之力量內以治朕能合饗天  
地以三聖侑報百神咸秩並修况祖宗郊禋不爲  
無比有司無諱以勞務稱朕意臣伏請聖訓久乃  
開曉以爲前古所缺羣臣不逮陛下獨得于心其  
所以事神訓人使萬世子孫無以加者至于作聲  
歌琢圭卹帳幣無文夜蠶弗嚴以竭恭至誠者尚  
數十物臣愚且不能徧知若令詩頌不傳是陛下  
盛德神功不盡注天下耳目聳動四夷聲隱乎無  
疆也謹撰成明堂頌一篇辭淺義直可使戶曉壤  
翁輟童皆得誦臣昧死再拜以聞頌曰

天有明命以聖付聖太祖太宗燮伐大定誰僭而王  
孰擅而土左披右壤罔不就緒厥角在廷四夷無侮  
真考顯承受報收成休休厥寧震震厥聲七十而五  
號以大榮皇帝纂武有庇于下兵橐不銛簞委而羽  
一農之饑吾餉以哺一夫之寒吾煖以楮日寬租徭  
歲貸囚度協氣四薄順暘若雨原高隰下百穀騰騰  
二十九載維秋九月迺即大慶度庭度室寶宇署顏  
震熙多物置使有五悉詔輔弼既歛靈宮一享一祐  
天兵桓桓羅列衛營有闔有存龍輶螭衡耳耳其驅  
雅雅于行旖旎連卷風舞雲縈士若衙枚駉壯不鳴  
吉日辛亥進祀于堂衣畫衮然環瑤瑤瑤六帝二祇  
三后侑旁醴淳牲肥嘉罇鉅房芼醢果淩靜潔芬香  
管熾胖并以迪厥嘗我鍾欽欽我舞侯侯天安於坐  
百靈來序奔精咤光召霍曾寓山靈瀆怪顯幽馳驚  
或旅諸墀或席諸廡有殯斯飲相維辟公既敏而度  
帝拜稽首柴煙上舉祝有嘏言皇帝受之產百斯祥  
哀萬斯禧其轟如山其積如茨皇帝曰咨朕不專有  
旦御端門百執奔走其故天下新邦之舊賙乏銀勞

刮濯痕垢官賞兵資金爵是富驛歡四海間弗容畫  
天謂皇帝感實人德在孝宗祀惟極其還而功卹嗣  
千億而子而孫長有萬國天謂皇帝安我羣元投蚪  
斥螟稼溢于廩廩訖疾攘人樂踴躍皇帝眉壽永錫  
萬年前祀三日區霜如閉皇帝既齊一夕而霽六幘  
掃除若塏逢藝天清地晏夜星騰睟皇帝小心恭與  
虔并徧見神祇拜跪送迎久立于次須樂之成器必  
全玉帛不愛牲制爲諸以正和清夜鼓徹嚴敷致  
厥誠明明皇帝惟先訓是式惇成懿親其盤如石存  
問韶耄容受讀直振淹登峻母或失職惟慈惟仁不  
厲聲以色皇帝有言克己則興豐守吾儉尊拾吾矜  
雖日之升瞿瞿競競無不此或承

祀方丘頌并序

明 劉 基

維洪武三年五月二十日戊申日北至皇帝將祀地  
祇于方丘乃先期九日潔齋於舊宮詔百僚集射西  
苑命之曰古人有言惟德動天惟誠感神故射以觀  
德誠于中者必形於外不可掩也惟爾庶官各一乃  
心以致其誠毋替朕命羣臣自左丞相宣國公以下  
至于有司百執事皆拜手稽首曰敢不敬承天子之  
明命維大江之南土每夏四五月多霖雨少霽是歲  
雨作連日至十有七日己巳皇帝御法駕率百僚告  
于太廟遂居於齋宮雨勢未已至丁未日夜三鼓有  
風徐來淋漓頃收微月出雲氛霧廓清皇帝被袞冕  
登壇萬籟無聲華燭有輝雅樂瀏亮燎煙不搖百禮  
既洽千官肅雍洋洋乎神明臨之在上誠意懇至升  
降秩秩濟濟翼翼穆穆如也比明竣事薰風應節和  
氣交暢小大咸喜知誠德之感格若合符契大命所  
集皇天后土信不忒也于是宏文館學士臣基謹獻  
頌曰濬哲惟帝父天母地維孝維誠斯承其意孝誠  
既備物以將之神鑒在德匪惟其儀聖不世出禮失

莫求弗澄其源曷清其流末流之極禮儀并廢豈無  
牛羊而不以祭穹祗赫怒監觀萬方式昭大命命我  
聖皇維我聖皇克孝克誠提三尺劔由一旅興奮于  
長淮長淮具宗濟于大江大江攸同漢沔既朝閩浙  
率從施及廣海化外之邦望風占雲獻其琛 稽首  
龍蹕蹈舞從容乃命虎臣越濟踰河雲旆霓旌鐵馬  
金戈蹴踏泰岱憑陵華嵩鋤泰鏟燕掃貉滌戎莫亢  
我前莫膺我鋒斬逆懷降允協天衷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罔不悻悻戴天子德天子之德格于上下既禮  
于郊又敬于社人懷其仁神錫之嘏圖方所包無不  
服者超黃邁唐越商踰夏小臣作詩以繼大雅

郊祀頌有序

明 方孝孺

皇帝肇禋于上下神祇奉太祖高皇帝配先是十  
二月戊寅上御奉天殿羣公卿士咸受誓戒其夕  
宿于齋宮明日己卯出舍皇卽尚食進素膳及期  
行事方當出郊龍旗徐行萬騎不驚山川草木皆  
有喜色六軍百姓忻躍聚觀洎將展禮玉輅望門  
降趾而趨脫舄登殿秉壁奠瓚興俯拜跪寅畏慎  
恭如對天顏與神明居星妃岳君海王瀆長翕忽  
騰靄若歆若格夜半禮成仰瞻霄漢煥朗澄瑩上  
爲動容昧爽還坐正殿在廷臣僚及百執事相率  
拜賀言曰上之至誠貫徹二儀皇天降鑒錫以萬  
年休命祥徵灼灼可信翰林侍講臣某曰誠之動  
天固然矣然臣伏觀陛下自卽位以來鴻恩惠澤  
漸漬萬方赦重罪免逋租恤困窮賑乏絕受直言  
褒賞良吏登任才俊寧屈國法而不忍以法病民  
寧開儲積而不忍以歛妨農仁聲義聞升格穹昊  
上帝眷懷保祐顧綏若父慈子夙夜不忘禮而居  
敬蓋盛德之明驗也天所享不常視德臧否以爲

喜怒有德而生民安治則天心悅無德而怨譴下  
興則天用不佑德之動天厥惟昭哉臣不佞幸執  
筆綴從官後躬覲盛禮謹作頌辭以明聖德之格  
天以播善政于無極其詞曰

上帝至仁視民如傷春求同德俾典萬邦自唐之衰  
夷擅中國迨于有元人胥于狄赫赫太祖受命孔時  
黃鉞朱旗載清九圍復天之常脩人之紀蕩削穢腥  
上帝攸喜休養黎元若疾在身大功未終授之聖孫  
惟聖天子皇祖是嗣奉承天心克受帝祉霈澤是施

大賚是庸折揚不陳罔圖虛空孰祖之通奚貸之負  
厥數千億棄而勿取孰爲螟蠹撲之除之降以風雨  
俾涇濡之登賢用能幽滯奮發容受嘉言衆志必達  
四海所環有萬其區至仁溥暢庶類昭蘇乃諏令辰  
正月壬午誓戒臣工大祀攸舉陽德顯融歛戢群陰  
天開日舒百神鑒臨王輅出郊樂備不作齋于祠宮  
盛服儼恪肅肅于動栗栗于言上帝在茲敢有弗虔  
昭哉廣殿取類明堂金鋪瑤瑤礎勢切穹蒼鼎俎既豐  
幣玉既飭地燭輝煌辭牲芬苾乘輿徐來及門而趨

執圭屏息仰觀天居乃璽乃薦乃綬乃燎儼若居歆  
觀其色咲分命臣僚獻于群神合敬同誠百禮具陳  
雲君岳祇海王瀆伯厥靈洋洋未舉飲食帝謂天子  
致孝事天爰錫純嘏子孫萬年太祖嘆言天子至仁  
恩加黎庶四夷咸賓天子稽首受天之胙拜跪周旋  
如奉寶璐樂止禮成夜氣正中星斗交羅其光燦爛  
聖情欣豫上帝予輔萬口同聲昔未嘗親還坐法宮  
端拱受朝至和盈庭如聞九韶天子曰嘻來爾臣儻  
惟天惟祖匪德疇親政或未修惠或未溥各殫乃心  
助予諮度勿厚其歛重困細氓勿苛爾刑必臻乎平  
乃稽詩書乃施教化乃建皇極崇王斤伯準則堯禹  
紹述商周純用道德配古作述邪惡陰類弗昵弗使  
君子陽剛是崇是仕民所願欲宵旰推行其所思惡  
絕于未萌人心既悅天命自久聖子神孫百世之保  
流以源長國以仁興敬天靡渝萬邦永貞

皇帝即位之初載夙夜延訪羣臣博咨治道從容燕  
暇召二三儒臣於前而諭之曰使天下人人崇尚儒  
術其道何由咸頓首惶懼不敢言明日又問訖無敢  
以對上曰必使天下人人崇尚儒術其機在上於是  
咸稽首曰誠如陛下所言至是求賢之詔屢下凡巖  
穴幽潛之士占一技能者即禮聘至闕下親承顧問  
命之以職而優待之故四海之內罔有遺才焉明年  
策多士於廷簡其尤者二十八人俾究極羣書期其  
至於古人一切政事不以干之恒祿之外復有他賜  
鼓舞作興之道至矣天下之士聞風而歆慕者皆奮  
躍於下有菁莪棫樸之盛乃永樂四年二月朔勅羣  
臣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其道之在天下載於六經  
天下不可一日無生民主民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  
朕將臨國學躬禮孔子以擯尊崇之典所司其差吉  
日行之於是有所司差以三月朔日辛卯是日昧爽上  
備法駕謁廟行舍菜禮先是命禮官考謁廟儀禮官  
奏宋服靴袍行再拜上曰見先師禮寧過厚至是上

服皮弁行四拜禮禮畢駕幸太學授經祭酒臣儼司  
業臣智賜之坐講文武三品以上及翰林儒臣皆賜  
坐聽講講畢賜茗飲降玉音難問勉飭衣冠之士及  
四夷之人園太學而觀者以億萬計視東京永平無  
足言矣明日臣儼臣智率六堂儒生上表謝錫賚有  
差大宴羣臣於奉天門莫不懽忻踴躍以爲自古帝  
王崇尚儒術未有若此之盛臣仰見太廟高皇帝告  
成武功大興文教臨幸太學親講經書與諸儒難疑  
答問終日弗倦今伏遇皇上尊信儒術躬率舊典有  
光前烈揆諸古昔誠無與比故盛治之風薄極海宇  
凡四方僻遠非一譯所能通者遣一介之士持咫尺  
之書以諭之莫不奔走順服頓顙闕庭夫豈威力所  
能強是皆文教躬行之效也臣維孔子之道與天地  
相爲終始其在於人心者昭晰不泯當聖人在上天  
下文明則其道大行皇帝全聖智之德居至尊之位  
恢宏治教表章孔子之道如日麗天中四海之民皆  
仰見之俾知所趨向皇上作興人心推明世教誠有  
以度越千古非近代帝王所能及也臣廣猥以菲才

幸依日月之光獲觀文明之盛職在紀載不敢以默  
謹述爲古詩一章以獻以播盛美於無窮焉詩曰  
維古聖神繼天立極爰修教化以彰明德曰堯舜禹  
所傳一心無間顯微爰有古今學校之政教化先務  
三綱以正九疇攸叙周綱解紐正路日堙不有至聖  
孰宣人文大哉孔子道高德厚出類拔萃生民未有  
祖述憲章乃欲無言賢於堯舜事功則然教化無窮  
如天重象六經昭晰萬世尊仰至治之要一本於茲  
生民永賴帝王賓師於皇太祖受天明命道侔天地  
卓冠前聖武功爰定文教首崇表彰絕學大闡休風  
載新庠序甄陶士類親臨璧雍以嚴祀事躬御講筵  
觀者如雲衣冠萬國集於橋門猗歟盛哉亘古莫比  
爲憲萬世式承無已皇帝纘承舊章是遵緝熙聖學  
弗懈益勤季春初吉躬親廟學舍奠先師秉虔有恪  
袞服大圭星弁煌煌穆穆清廟濟濟裸將載臨講席  
列侍羣儒絢繹問難六經羣書聖道顯明皇心以喜  
章甫逢掖踰舞士子園膳萬億華夏蠻貊左衽雕題  
亦皆夷悍治有先後教有本源仁義之訓彌久彌敦

於昭聖皇適駿有赫洪化維神無思不服



聖駕臨廡頌有序

明 廖道南

壬辰春三月十三日恭遇皇上釐正祀典親臨太學躬謁先聖命儒臣進講書臯陶謨易贖卦臣道南上頌疏曰臣聞諸禮曰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是故學也者所以養老育賢興德宏化以爲天下先焉者也我太祖高皇帝法古帝王加意學校歲時臨幸俎豆生輝蚤夜提撕絃歌沸響故百六十餘年士習丕變

文化蔚興協氣昭融嘉休咥達彬彬然盛矣恭惟我皇上光紹皇祖之徽猷憲章古聖之遺法正彝典于千載之後舉瞻儀于一紀之春乃者法駕夙興登黌展禮袞章晨御蒞泮昭文惟時三氏雲集百僚星共天開奎壁光映橋門風動菁莪化孚邦域視古帝王興五學以開道原憲萬國以端治本者真異世而同符矣臣職忝論思事專紀載既獲預駿奔之列又親承敷座之榮竊自揄揚忘其因陋謹撰聖駕臨廡頌曰

粵古神聖象乾法坤道乃民極身爲化原放勳煥章命契敷教五品昭宣萬邦視微重華協帝咨蓂典胄養老于庠作則惟后夏氏尚忠始闢校宮元和日流登歌時雍殷人尚質瞽宗攸立嘒冠縞衣乞言崇實周監二代郁郁乎文辟廡闡化成均作人師氏興德保氏覈藝春誦夏絃暮習朝肄冕而總干袒而割牲大亨以饗三老五更肆筵授几饋醬醕爵棫櫟俎豆菁莪羽籥嗣後炎漢綽有古風延英石渠拜老澤宮肆惟唐初適宏彞典既創六學復列七館迄于有宋親製贊辭建隆啓祚興國逆禧於穆皇祖功高萬古乃聖乃神乃文乃武定鼎南畿聿崇學政泰符初啓文教丕振惟歲戊申抵具特宰曲阜將享潤荇溪毛惟歲己酉載新胄監廟貌有奕星輝霞爛惟歲癸丑增廣生徒絕域來賓光溢鴻都惟歲壬戌躬行釋奠京邑聚瞻雲騰虎觀惟皇紹祖休承厥武精格上元澤露下土遐思道統庖羲開物幽贊神明潛升穆泐文華聲裡揚烈觀光繼往開來迎吉迎祥於乎孔子爲萬世則刪述鴻典懋昭駿業慨昔漢靈建安作偏

絢繪鴻門土木斯踵惟皇剛健視履鳴謙易以神位  
不像而嚴慨昔唐元開元厲階修褒文宣潛擬王謚  
惟皇濟哲正分定名隆以先師不爵而榮慨昔宋徽  
崇寧務飾君冕而旒皇舞斯佺惟皇英斷釐正樂章  
獻以六羽不炫而彰慨昔元宗大德間昧妄加大成  
彌失精義惟皇中正顯幽表微崇以至聖不耀而輝  
一紀之歲三春之月厥幹執徐厥支元默厥律姑洗  
厥神勾芒厥緯紫經厥候青陽惟皇渙號星言風駕  
于邁于學至誠能化虎旅宵征鳧氏晨鳴攝提紅紫  
招搖電旌風伯清塵雲師擁道挹曙扶桑采芳芹藻  
爰有祀典肆之犧牡遵豆有楚黍稷惟馨爰有司樂  
諧茲律呂鳳鸞笙管龍麾虎鼓大昕警衆躋彼公堂  
振鐸鳴講陳是典常春日載陽重明麗正天宇澄霽  
雲物掩映條風徐來時和景明羽葆增華品彙咸亨  
于時諸孔自彼闕里章甫蒐莧逢掖宛委于時諸顏  
自彼陋巷儀觀肅敏矩度高尚于時諸孟自彼鄒嶧  
既齊既稷既匡既勅于時諸僚文肅武雍堂上堂下  
虎拜惟恭于時諸生左圖右史東序西序鱗次以齒

晉明書接文思安安兩班組綬咫尺天顏乾文光被  
徽猷秩秩六管絃誦平康皇極宸諭春溫如綉如綸  
對時育物元氣氤氲帝藻星光如珪如璋神道設教  
令望顯昂臣聞諸書虞歌允諧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惟皇邁舜繼離出震百度惟貞一人有慶臣聞諸易  
姬彖重元天地養物聖人養賢惟皇邁羲昭賁貞順  
神人胥懌民物咸熙昔在先朝臨廟有錄典載詞林  
事垂史局日儼東陽歌頌洋洋臣拜稽首以告萬方

頌

王迹

起義堂頌并序

唐張說

堯以天下禪舜舜以天下禪禹禹將宅百揆揔萬國  
一讓于稷禹再讓于皋繇稷禹先舉彼商與周以之  
更盛皋繇後天我國家于茲受命非舜以考天而疇  
咨審靈命之陰陽非禹以享天而德讓知歷數之有  
歸及乎元元間出光大前慶垂道德而統運依清虛  
而立法天祚我李厥惟舊哉并州起義堂者皇天造  
帝之初高祖誓衆之地也隋氏失御國亂無家小道  
自賢大才胥忌惟宮室陂池之好惟沈湎暴慢是保  
上帝不歆黎人咸戚六軍踰海而東敗萬衆過江而  
南覆豺狼入邑揆瑜爭人黔首置然方將無訢我高  
祖感之乃龍躍晉水鳳翔太原百神前驅萬姓來奔  
開咸陽入天門用湯武之兵靜新室之亂遵唐虞之  
典承太平之基率百官受終於文祖輯五玉班瑞於  
諸侯類圓禋方之禮備封功爵德之議允約法惟簡  
代虐以寬子惠困窮懷柔蠻貊金石一變日月重華  
近古以來未有革命易姓若此之盛者也非天私我  
有唐惟天祐于積德非唐求於人庶惟人懷于累仁

當此之時太宗內啓聖謀外行專斷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駕英雄而爲奧主一區域而定大業周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信今之謂也若夫修德以降命奉命以造邦源濬者流長根深者葉茂天人報應豈相遠哉觀周之興始於后稷公劉承以大王王季皆勤儉忠厚克廣前烈至于文王成之武王啓之康王安之故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天所命也我唐之興也始於皐繇元元承以景皇元帝皆立言邁德垂裕後昆至于高祖受之太宗有之高宗守之中宗復舊業唐宗新景命此之周室我何謝焉且如陳德明刑厝其躬稼之績元宗道要小其避狄之仁化流率土狝其江漢之域義寧大朝羞其牧野之戰故武德中太行出大聲曰唐興理萬年蓋天之所命年代未可涯也仲尼曰惟天爲大惟唐則之又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之大者乎於戲先后捨元子而立予主鬯煩大位而付予天下自高祖創業百有六戰欽承丕緒十有四載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實惟藝祖儲福之所致豈予幼孫

菲德之能及方將運心于元妙之境勵志于造化之爐發令爲祥符施惠爲霖雨任賢爲兩曜伏能爲四時俾溥天之下有形者遂全懷生者自足樹鋪野藹田種嘉穀新雕爲撲捐珠棄玉追大遼而齊風夢華胥而同俗非曰能爾願憑宗祏而效焉癸亥之歲獻春正月濟河橫汾省方展義存問黎老緬慕本邦城郭巋然桑梓如舊覽風物之憂思尋王業之艱難惟高祖若天地之間闢化成萬類惟太宗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表舉晉陽之甲除君側之盜由唐侯之封升天子之號肇基發迹實在於茲仙駕無所或顧懷於舊土靈魄無方儻來歸於北堂郡縣之所宜嚴奉前人言曰禮不忘本樂保其德如姬詠周原而劉歌沛邑思我烈祖如聞歎息之音嗟爾後人無忘成功之頌頌曰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降觀四海求人之瘼吁彼隋煬其政不獲眷我高祖此惟其宅天輔皐繇明刑弼教道尊老氏同元休妙仁表四乳明融獨照隨父託心良史辨貌高祖誕靈神光夜耀天妹作合日兄夢紹

祚生文帝膺運會昌首唱高祖騫飛晉陽萬夫一心  
元戎起行大旗炎炎雲鳥洋洋五星運帝萬國謳唐  
天網恢疎王師節制威雅連戮老生摧斃山祗引軍  
河龍渡帝渭倉散積離宮弛閑闕輔來蘇遠方咸惠  
長安宮室上法太微隋還寶鼎唐在璿璣伏入雙闕  
詔出九圍三靈協載百祿同歸帝謂太宗表正封略  
濤蕩颶掃霆馳電爍劍不摧鋒弩無再彊西平泝隴  
東取河洛杲密德充頭懸面縛北走獯鬻南達蠻荆  
遶碣作乂梁岐底平風動神行海隅蒼生莫不來連  
於昭我堂誓衆資始天命所起于胥頌美維予小子  
夙夜敬止於戲皇王緒思不忘

上黨舊宮述聖頌并序 唐 張說

維開元十有一祀正月皇帝展義於河東挾右太行  
留宴上黨整兵耀武入於太原設都建頌以崇王業  
南轅汾睢祈穀后土天清日朗神歆如答三月庚午  
飲至長安六軍解嚴四方和會通觀法象遐詠德澤  
大虞巡之典修美漢祠之禮舉人心翕而一變神物  
效而無方於是邠王臣守禮寧王臣憲申王臣揭岐  
王臣範薛王臣業獻書於內開府儀同三司臣璟尚  
書臣駿臣象先臣頴御史大夫臣灌抗疏於外食曰  
陛下受天歷數稽聖典謨道貫三靈仁育萬類掃陰  
沍而覩日開闢之功也尊文考而御天帝王之幸也  
天以陛下爲子人奉陛下爲君萬殊之福斯應畢臻  
三代之風頌聲咸作今路人懷代邸詠泗亭採聖蹤  
延立石將表潛龍之館勒啓聖之圖勤亦至矣陛下  
推而不報其何以下塞衆望上對神休哉臣聞天之  
所啓人之忻戴必憑曆聖元懿之德元命真符之紀  
功業見乎變德施加乎時德厚者施溥功元者應速  
或階晦以彰或由難而昌蓋生其德之謂天授其時

之謂命天有成命其可沒乎陛下昔居是州也紫雲在天神光照室白鹿來擾黃龍上昇隴出仙洞而神魚躍山開禪穴而靈鍾韻誦言合識巨迹引途嘉李傍連祥著自起當此時也金石預變獄訟先歸政殷六府人重五教陶無窳器漁有讓泉神而化之人不知力昔龍負圖而大舜登狼銜鉤而后殷昌元圭錫於夏禹赤伏歸於漢光應運協符希代稱寶未有窮祥極瑞倣儻環異如今之至者矣若元貺集而不彰則神心不說鴻業成而不贊則祝告無聞是掩天休而蓋聖德也臣子之罪將何解焉願聽路人以揚玉列帝曰往者中宗達代國步微艱天祚我唐大命集於睿宗大聖真皇帝朕畏天將命不敢怠遑其乾符坤珍皆先聖之餘福朕何力之有焉然重違昆弟公卿之請抑以敬從無爲虛美重朕不德也羣臣遊聖蕩莫能名約乎舊史敢頌成績辭曰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天祚聖今唐惟舊邦其命維新再受命兮帝初正人降居上黨天下往兮黃龍晝見攀而上九五象兮帝造于野紫雲之下求必在兮帝

寢於堂變龍有光觀者駭兮天運童謠本連著立摠神異兮靈鐘完穴編鹿赤魚何詭異兮上天無聲託類附形覺悟人兮聖皇齋栗在得戒失昭事神兮睹睹潞耆樂我王道愛舊宮兮赫赫頌功與天比崇摠無窮兮

頌

武功

大唐中興頌并序

唐元結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  
太子即位于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  
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  
歌頌若令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  
爲頌曰

噫嘻前朝尊臣奸驕爲昏爲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  
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獮臣天將昌唐  
繫脫我皇正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旂戎卒前驅  
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穰羣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  
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關天開  
蠲除妖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涇濡天休死生堪羨  
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昇昇  
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云云不在斯文湘江東西  
中流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鳳翔出師紀聖功頌

唐 楊 炎

維唐七葉姦臣大盜于二京皇帝龍鳴於河北觀兵  
雍上建都發號以朝萬國心嚮天地志通幽昧淳精  
四達大造元成於是巢山駕海之羣狼羸鳥章之君  
不期而趨於闕下者四十有三萬元帥廣平王叔太  
尉光弼司徒子儀等稽首言曰臣聞天啓聖以俟時  
聖感時而赴難意者河洛後怨後東征之期人靈啟  
奔望西狩之禮天子方齊寶輅講金匱之書翼日霓  
旌武賁大車之輪黃鉞靈鼉彤弓太阿荆韓楚魏之  
廣七閩五獠之長金鼓百萬車徒九合大陣于東郊  
皇帝建白髦以誓于軍曰維高祖歆于上天四宗重  
光熙臨下土百有五十祀至于聖皇繼武之干戈備  
文之法象叢爾逆虜敢迷天紀盜我符璽黷我威靈  
使四海之內兵革縱橫肝腦塗裂是蒼降鑒錫命于  
予俾鑽夏已墜之功寬克未刑之族於戲予匪玉帛  
山河是愛惟蒼生災害是憂匪天命威力是憑惟人  
心忠義是保咨爾張目成天羅植髮成干櫓布和成  
將帥厲氣成風雲若作進退爾惟旗鼓若斲首尾爾

惟常蛇若戮鯨鯢爾惟千將若拯沈溺爾惟巨艦夏  
有一旅之衆武有十人之謨志定金石信非盟誓爾  
其念哉是時天感動六合兵氣連太白乾坤爲之塊  
軋河嶽爲之震蕩彼狐鳴鑿齒之徒不崇朝而聲反  
於謳歌形歸于蹈舞者幾過半矣故鄴杜之師以形  
勝灞上之兇以威逐桃林之陣以奇破河洛之孽以  
氣摧帝乃開天牢迴豹尾陵顓氣鎖揜槍應龍秉鉞  
元女侍坐乃考夏氏配天之義備漢皇建武之典雲  
髦玉輅山動地踊降自西雍幸于京師萬姓前導百  
靈爲街布德澤望陵寢悲黍稷之將離覽城闕之爲  
堙以雷雨洗川澤以皇風清怨怒以大賞議勦勝以  
成功告宗廟以詳明去聲昧以惠政哀困窮清蹕而  
奉聖皇稱觴以朝前殿于是東國耆老長安士庶排  
御輪入天遶動千門呼萬歲烟雲下遠林數山迴神  
靈頌于堂精魄感于廟王侯慶於國父子洽于家鐘  
石反于懸壘俎陳于席俾不思而降不祭而歆以元  
和感生淳古于是宰臣聚而言曰主上以神武清難  
至德遂人崇勳絕瑞光熙萬古開開日月于今六年



百姓豈忘力于帝乎人臣盍謝生于天乎請相與鑿石于誓師之場告成于得衆之地斯王道之盛典臣炎稽首敢獻頌曰

天命帝兮蕩妖氛交風雨兮會秦門惟聖德兮漫海外五單于兮勇士會俗鳥獸兮家雲島越浮山兮泛青艸徵羽騎兮列天營啓金縢兮賜長纓日爲車兮雷爲鼓醢鯨鯢兮掃烟雨開明堂兮饗文祖帝爲皇兮后爲母歌雲臺兮冊王府篆穹石兮駕終古

元和聖德詩一首并序 唐 韓愈

臣愈頓首再拜言曰臣伏見皇帝陛下即位以來誅流奸臣朝廷清明無有欺蔽外斬楊惠琳劉闢以收夏蜀東定青徐積年之叛海內怖駭不敢違越郊天告廟神靈歡喜風雨明晦無不順從太平之期遠當今日臣蒙被恩澤日與羣臣序立紫宸殿下親望穆穆之光而其職業又在以經籍教導國子誠宜率先作歌詩以稱道盛德不可以詞語淺薄不足以自效爲憚輒依古作四言元和聖德詩一篇凡千有二十

四字指事實錄具載明天子文武神聖以震動百姓耳目傳示無極其詩曰

皇帝即祚物無違拒曰暘而暘曰雨而雨維是元年有盜在夏欲覆其州以踵逆武皇帝曰嘻豈不在我負鄙爲艱縱則不可出師征之其衆十旅軍其城下告以福禍腹敗技披不敢保聚擲首陴外降幡夜登疆外之險莫過蜀王韋臯去鎮劉闢守後血人于牙不肯吐口開庫啗士曰隨所取汝張汝弓汝伐汝鼓汝爲表書求我帥汝事始上聞在列咸怒皇帝曰然

嗟遠士女苟附而安則且付與讀命于逕出節少府  
朝發京師夕至其部聞喜謂黨汝振而伍蜀可全有  
此不當受萬牛鬻肉萬甕行酒以錦纏股以紅帟首  
有恒其兇有餌其誘其出穰穰隊以萬數遂劫東川  
遂據城阻皇帝曰嗟其又可許爰命崇文分卒禁禦  
有安其驅無暴我野日行三十徐壁其右關黨聚謀  
鹿頭是守崇文奉詔進退規矩戰不貪殺擒不濫數  
四方節度整兵頓馬上章乞討俟命起坐皇帝曰嘻  
無汝煩苦荆并洎梁在國門戶出師三千各選爾醜  
四軍齊作殷其如阜或披其角或脫其距長驅洋洋  
無有齟齬八月壬午闢其城走載妻與妾包裹稚乳  
是日崇文入處其宇分散逐捕搜原剔數關窮見窘  
無地自處俯視大江不見洲渚遂自顛倒若杵投臼  
取之江中枷脰械手婦女纍纍啼哭拜叩求獻閣下  
以告廟社周示城市咸使觀覩解脫繫索夾以砧斧  
婉婉弱子赤立偃俸牽頭曳足先斷腰脅次及其徒  
體骸撐拄末乃取關駭汗如寫揮刀紛紜爭剗膾脯  
優賞將吏析珪綴組帛堆其家粟塞其庾哀憐陣歿

廩給孤寡贈官封墓周市宏漕經戰伐地寬免租簿  
施令酬功急疾如火天地中間莫不順遂幽恒青魏  
東盡海浦南至徐蔡區外雜虜怛威報德踧踖蹈舞  
掉棄兵革私習簞簠來請來覲十百其耦皇帝曰吁  
伯父叔舅各安爾位訓厥眡晦正月元日初見宗祖  
躬執百禮登降拜俯薦於新宮視瞻梁紹威見容色  
淚落入俎侍祠之臣助我惻楚乃以上辛於郊用牡  
除於國南鱗荀毛藻廬幕周禮間揭磊砢獸盾騰孳  
圓壇帖妥天兵四羅旂常婀娜駕龍十二魚魚雅雅  
霄昇于邱奠璧獻聲衆樂驚作轟轟融冶紫焰嘯呵  
高靈下墮羣星從坐錯落侈哆日君月妃煥赫嫺婉  
瀆鬼濛鴻嶽祇業哉欽汰羶薌產祥降嘏鳳皇應奏  
舒翼自拊赤鱗黃龍遙陀結糾卿士庶人黃童白叟  
踴躍歡呀大喜噎噎乾清坤夷境落塞舉帝車迴來  
日正當年辛丹鳳門大赦天下滌濯剗礪磨滅瑕垢  
績功臣嗣拔賢任耆孩養無告仁滂施厚皇帝神聖  
通達今古聰聰視明一似充禹生知法式動得理所  
天錫皇帝爲天下主并包畜養無異細鉅億載萬年

敢有違者皇帝勤儉鹽濯陶瓦斥遣浮華好此綈紵  
勅戒四方後則有咎天錫皇帝多麥與黍無召水旱  
耗于雀鼠億載萬年有富無窶皇帝正直別白善否  
擅命而狂既剪既去盡逐羣姦靡有遺侶天錫皇帝  
麗臣碩輔博問遐觀以置左右億載萬年無敢予侮  
皇帝大孝慈祥悌友怡怡愉愉奉太皇后決於族親  
濡及九有天錫皇帝與天齊壽登茲太平無怠永久  
億載萬年爲父爲母博士臣愈職是訓詁作爲歌詩  
以配吉甫

獻平淮西雅并表

唐 柳宗元

臣某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表奏十有四年聖恩  
寬宥命守遐壤懷印曳絃有社有人云云伏惟睿聖  
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金鼓一動萬方  
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臣伏  
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況今已無  
事思報國恩獨唯文章伏見周宣王時中興其道彰  
大於後罕及然徵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  
吉日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蒸人南征北伐則六月  
采芣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鐳炳耀盪人耳目故宣  
王之形容與其輔佐今由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  
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已來平夏州夷劔南取  
江東定河北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而又大雅不  
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踊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累  
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吉甫邵穆公等  
庶施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冒死再拜以獻平淮  
夷雅二篇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

皇者其武于澌于淮既徒既車環蔡其來狡衆昏  
囂甚毒于醒狂奔呌呌以扞大刑皇咨于度惟汝一  
德曠誅四祀其篋汝克錫汝斧鉞其往視師是蔡  
人以宥以釐度拜稽首廟於元龜既類既禡於社是  
宜金節煌煌錫鎬雕戈犀甲熊旆成命是荷度拜稽  
首出次於東天子餞之疊弁是崇鼎臚俎載五獻百  
籩凡百卿士班以周旋既涉于淮乃翼乃前孰蒿厥  
猷其佐多賢宛宛周道于山于川遠揚通昭陟降連  
連我旆我旗于道于陌訓於羣帥拳勇來格公曰徐  
之無恃額額式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于郕彼昏卒  
狂哀兇鞠頽鋒蝟斧螳赤子匍匐厥父是亢怒其萌  
芽以悖太陽王旅渾渾是佚是怙既獲敵師若飢得  
舖蔡允伊害悉起來聚右禱其虛靡愆厥慮載闢載  
被承相是臨弛其武刑諭我德心其危既安有長如  
林曾是謹誥化爲謳吟皇曰來歸汝復相予爵之成  
國柝以夏墟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稽首皇祐下  
人淮夷既平震是湖南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休  
馬豐稼於野我武唯皇永保無疆

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方城命愬守也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  
方城臨臨王卒峙之匪徽匪競皇有正命皇命於愬  
往舒余仁踣彼艱頑柔惠是副愬拜即命於皇之訓  
既殲既攻以後厥刃王卒嶷嶷熊羆是式衛勇韜力  
日思奮殲寇昏以狂敢蹈朔疆士夔厥心大祖高驤  
長戟酋矛繁其綫章右剪左屠聿禽其良其良既宥  
告以父母恩柔于肌卒貢爾有維彼攸恃乃傾乃誘  
維彼攸宅乃發乃守其是爰獲我功我多陰謀厥圖  
以究爾訛雨雪洋洋大風來加于燠其寒于通其邇  
汝陰之茫懸派之峨是授是震大殲厥家狡虜既靡  
輪於國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誅乃諭乃止蔡有厚喜  
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沄沄既清而灞蔡人行歌  
我步逶遲蔡人歌矣蔡風和矣孰類蔡初胡甌爾居  
式慕以康爲愿有餘是究是咨皇德既舒皇曰咨愬  
裕乃父功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內誨于家外刑于邦  
孰是蔡人而不率從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惟我有  
臣疇允大邦俾惠我人于廟告功以顯萬方

方城十章章八句

平江漢頌

明 宋 濂

天命皇上爲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遘初以  
軍旅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  
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  
叟垂髫之童涵泳至化皞皞熙熙如承平時於時陳  
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修蒙衝虐  
壓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窺豫  
章三月不解皇赫斯怒乃召羣臣于庭而告之曰陳  
虜不道敢屢予侮昔者蕩搖我造方侵軼我姑孰伺  
偵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隣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覆  
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冀其悔  
禍以自逭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是其凶  
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  
順惟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羣  
臣曰都于是右丞臣達參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  
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厥  
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上躬擐甲冑褫羣龍  
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陳虜大驚解圍而逃丁亥

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上分舟師爲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鉤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尸如蟻滿望無際已丑焚偽平章舟刈戮餘二千辛卯復酣戰虜將張定邊素號梟猛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喉衿列柵南北江岨置火筏中流水陸嚴戒以候其發八月虜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爲我大將所獲壬戌虜計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有辰達面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于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艫相叩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歡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遇春田若干其餘將士賞金繒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于赤壁符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元謝

石乃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臣具書之以爲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爲之晦冥日月爲之亡光山河爲之震盪其神功駿烈炳耀鏗鉤與天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歌詠不作非甚闕典與臣謹備著其事撰爲詞頌一通以流鴻績于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錄云其詞曰  
天眷有德寶爲哲皇肆其神畧以靖寇攘義旆東指罔敢弗恭風烈虎嘯雲遊龍驤長淮既歸江左攸屬  
浙之東西樹戾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蠡爾小醜敢讐大邦集其兇頑鋒鋦斧螳輕涉我疆以跳以踰亦既剪刈僵骸覆江海齊六軍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刷閭閻胡不然復承而吐翹其蟲臂當吾車轍皇明震怒歷告在廷是決不悛命將往征爾選舟師爾整甲兵潛爾糗糧各傾爾誠搖光在中夷則之月禡牙江濱皇秉巨鉞以誓以戒以逮其發紀律精明厲火奮激旛旐揚揚解纜將行矛戈沈沈鎧胄明明載怒載厲載飛載颺雄威所吞

已無荆湘既與虜逢大行銜擊藝騰蒸駭星流火戟  
虍鉞電轟巨轟雷劈殺氣冥蒙不辨咫尺矢鋒所貫  
什五聯聯縱橫交紐命隕弗顛攢挽湊飄筍束蠟編  
沉尸塞川舟行弗前虜魄既視扶創而逸聚于湖與  
僅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掩蔽如翼  
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冒萬死以絕其銜我既見之  
千艘如龍似兔之走而鷹之從酣戰六昔由辰達酉僕  
姑一發殪此首首貫睛及顛仆若枯柳大慙既除餘  
不能醜遁相告言我誠不振我輩我頑我歸至仁誰  
謂培塿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降來臣皇曰俞哉汝  
俘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凍子衣汝纓子  
哺昔何昏迷今始撒節秦凱而旋騎吹鬱搖形于樂  
歌節以獨饒飲至廟頒賞於朝帛堆其家內登其庖  
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嘆或謠有聲嘖嘖干戈相尋  
匪一朝夕自今昇平可坐而笑惟皇神武動則克之  
羣策盡屈四方式之惟皇寬慈降則釋之義聲動邊  
疇能敵之惟皇明斷遇事即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  
所以四征成此駿烈小大畢朝孰敢肆孽在昔赤壁

泊乎合肥事以幸集尚傳策書况茲之功俊偉赫熹  
揆古無讓可無詠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皇休  
并獻臣臆三代以還用仁興國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平西蜀頌并序

明 劉 基

臣聞天命真主混一六合必先有以爲之驅除然後  
收拾以歸其籠自古及今同一揆矣是故冬寒之極  
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  
理則然也元德既衰九土糜沸鴟張狼顧之豪彌滿  
山澤萬姓魚喁無所籲告天乃命我皇帝肅將武威  
代伐乎不道故一伐而定荆湖再伐而舉全吳三伐  
而海甸廓清四伐而東粵南閩悉歸版圖於是四伐  
中原拾宋摺秦犁趙拔燕兵鋒未至聲聞先及神讐  
鬼慄匍匐伏元毛青伏崑崙大漠交趾鑣耳之國  
罔不獻琛奉表稽首闕下無敢後者獨明昇竊據巴  
蜀雖遣使奉貢而不去僞號大臣皆請討之皇帝憐  
其父沒子幼數遣使招之不至乃命將帥帥代之洪  
武四年大軍破瞿唐赦其將某郡邑鎮戍望風送款  
昇乃率其官屬奉璽印詣軍門請降蓋至建國至是  
凡五年而天下一統何其易耶固知天命有在而羣  
雄並起爲之驅除也臣甚受恩深厚無能補報遙聞  
捷音歡嘉踴躍不能自己謹撰平西蜀頌一首雖不

足以贊揚聖德萬一亦聊以寓葵藿嚮日之忱云爾  
其辭曰

惟彼蜀國開自蠶叢山川隔閩與華不通金牛啓道  
厥竅斯鑿岷峨岧峩始連井絡秦以之霸漢以之王  
諸葛用之震驚北方劉閣倚天瞿唐拆地仰不可攀  
俯不可視蠢茲羗戎憑其險阻罔知天命大邦是距  
沈沈虎臣受命于征出師桓桓如雷如霆如雷如霆  
天子之威廟筭先定鬼神莫違靈旗揮揮指山摧  
羗人失魂忽若死灰爰將其臣奉其版籍稽首軍門  
面縛銜璧六軍奏凱聲動元黃黉童白叟蹈舞康莊  
四海會同豐年穰穰慶雲甘露自天降祥臣拜稽首  
受天之佑受天之佑天子萬壽



平雲南頌

明 王 景

聖天子之御大歷服也維清緝熙載敷武功盪攘羣  
雄混一函宇於是偃武修文與民休息垂十餘年皇  
帝若曰元綱解紐土宇瓜分朕奮起淮甸塵戰番易  
江漢以清捲甲長驅遂定中夏元君北眺秦晉吳蜀  
所向風靡不十年而成大業雖天命有歸皆師武臣  
之略也維雲南一隅獨阻聲教卿謂何如僉曰雲南  
壑嶺壑狼子野心聚螫提獸況把匝刺瓦爾密爲元  
臣子固知天命宜其無嚮化心若以天兵臨之彼惡  
能敵帝曰俞哉乃命顏川侯臣傅某西平侯臣沐某  
永昌侯臣藍某將鷹揚武校之士三十餘萬聲罪致  
討樓船蔽江旌旗亘天星流電邁分道並進大軍繇  
貴廣輶轡普定下牂柯深踐不毛奇軍繇羅佐閩擊烏  
撒攻可渡河大會於南靖疾若風雨所向克捷元兵  
蜂屯蟻聚毋敢抗我師者先是下令曰若至曲靖便  
可輕騎長驅未至十里許大霧霧元司徒答理麻拒  
烏白江爲陣未成列我師泗水以濟徑前奮擊其陣  
遂亂達理麻陷於淖生擒之殺將士若干人元兵大

奔遂分兵逆可渡河望風席捲梁王把匝刺瓦爾密  
棄城遁至晉寧率妻子死之雲南平自出師至是凡  
百餘日得府州若干戶若干馬牛軍實無算三帥承  
制建官大軍鎮焉遂下大理拔金齒凡雲南故壤皆  
郡縣矣明年遣使降車里降緬降八百咸以壤奠貢  
洪惟天兵不決十辰拓地萬里西南諸夷悉臣悉妾  
何成功之速哉蓋天子文武神聖後來望切而有三  
帥善長駕遠馭也上自漢唐以迄於元羈縻而已乃  
今與內地等功高千古信乎王者之無外也又明年  
班師振旅獻俘授職定功行賞封傅某爲顏國公諸  
將以下進爵有差於乎古之有盛德大業必形諸歌  
頌皇風興大雅作草茅微臣不敢多讓謹稽首頓首  
而爲頌曰  
皇明御天統有萬方際天蟠穹武功煌煌三光耀靈  
海宇聿清叶氣嘉生蒸爲太平蠶茲蠻方稔藏奸兇  
恒恒穰穰以褻天常乾坤之量海嶽是包彼昏而狂  
誕敢叶嗽皇赫斯怒爰整元戎吉日載戒車攻馬同  
於鑠王師赫赫桓桓天討是將震懾百蠻兵無留行

勢若震霆日星晦霧江海沸騰鷹揚曲靖俘彼統酋  
征虜所指載揚天休戰不貪殺殺不却降斥原䟽旃  
以迄用康大慤聿適筐元篚黃拓禹之跡維周職方  
表方建官棋布星分仡仡大成以奠其民封豕修蛇  
以變以化昔也猘猢今爲騶虞載駟載伐戈鋌不腥  
南金象齒罔敢弗遑凡此南功三帥貪同維一乃心  
上毗帝聰大烈之麗超漢軼唐風雲胥慶天地開張  
會朝清明聖化基之萬國一統坐而釐之草茅微臣  
作此頌焉武功告成

平安南頌

楊榮

皇天眷命于大明開千萬世太平之鴻業太祖高  
皇帝龍飛淮甸順天應人掃清六合凡際天薄海  
大小蠻夷之國罔不臣服歲時貢獻雜還後先無  
有少懈自歷代以來土地之廣幅員之長未有若  
今日之盛者也我皇上既嗣大統奉若天道率繇  
舊章臣民守職夙夜惟寅而海外諸蕃暨諸僻遠  
之邦素未入中國者亦莫不梯山航海稽顙扶服  
奉獻方物以得瞻觀天朝爲喜幸是蓋遠人向慕  
之誠寔繇皇上懷柔之有其道也邇者安南賊人  
黎季犛及子蒼濟惡不才滅絕倫理欺天罔聖久  
蓄禍心肆虎狼吞噬之暴興狐鼠狡黠之謀賊殺  
其主侵我邊境以逞亮劫奪占城要取其貢賦僭  
稱大號毒痛其生民奸宄日滋寔頑益甚朝臣屢  
請加致討皇上尚念無知遣使諭以禍福俾其自  
新而賊怙終不悛復上表欺誑請迎陳氏孫嘗避  
禍來京者歸立之皇上信之不疑遣送還本國而  
賊乃伏兵於途要而殺之事聞皇上召廷臣諭之

曰今四方寧靖無事干戈惟茲安南小醜以蕞爾之地恃其險遠敢逞凶逆其可置之度外乎群臣咸進言曰悖逆不道國有常憲此而不誅何以警衆於是不得已告於神明命征夷將軍率偏師往討其罪師行皇上乃載謀載惟躬詣龍江禱蠱而遣之授以神謀膚筭仍戒其毋妄殺無辜毋毀人墳墓廬室毋剽掠子女財帛曾未數月師駐鄰疆不疾不徐紀律嚴明甲冑精飭旌旗炫燿鉦鼓有節諸將士感恩慕義人懷敵愾之心奮迅鼓勇徑

中外聞之莫不懽欣鼓舞以爲皇上恢宏基業之功光昭於祖宗而安輯黎庶之恩徧及于天下也臣榮備員禁掖欣觀盛事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於皇太祖統一萬邦普天率土來廷來王歲時貢獻厥篚相望如彼葵藿傾心太陽赫赫業業端拱而治嘉祥屢臻靈物畢至文武將相視同一體龍行雲從風行草靡南平江漢北定朔方中原晏然以耕以桑閩浙蜀越悉歸版章定鼎金陵既盛而昌我皇繼統一遵成憲敬天勤民登庸俊彥信賞必伐殫惡彰善皞皞熙熙恭己南面萬里邈遠如覲目前幽側荒僻無不燭焉聰明神聖廣運如天無微不被無鬱不宣蠢茲南夷肆逞悖逆詭詐萬狀罔知紀極在廷臣庶請加誅誣以振皇威以靖遠域皇帝曰吁藐焉狂獠敢肆兇頑自致天討乃命大將以遏凶暴以整我師以控蠻島鎡伏煌煌旌旆央央鉦鼓喧鉦師律而滅涉彼鉅海鯨波不揚平躋險阻虎豹遁藏嗟爾蠻夷蕞爾土壤蜂蟻之衆狐貉之黨潛形穴巢孰使狂罔天戈一麾梟旄膽喪帝戒將臣神武不殺殲厥渠魁

下人可活我師我旅毋饑毋渴縣縣翼翼其何能遏  
帝戒將臣奮揚威武相其原隰采入其阻旄倪無辜  
載用輯撫雖云遐荒我疆我土將臣所至悉諭聖恩  
振揚威武雷擊電奔逆豎潛伏殲族厥根以解倒懸  
以靈陳寃帝謂將臣爾訪陳氏厥裔伊何求立續嗣  
咨詢陪臣曰無餘裔國人盡傷歎歎怨詈帝曰吁哉  
惟彼南人雖在蠻貊同乎大鈞衆而弗理禍亂彌臻  
滌瑕蕩穢紀綱維新邦之耆老咸詣轅門請置郡邑  
維屏維藩教以忠孝俾知桑倫耕食鑿飲同我夏人

邦人有言荷戈執戟昏迷弗恭妖狐所惑今見王師  
如拯焚溺輸誠歸向剗磧洗滌邦人有言聚嘯跳踉  
獬犬所至莫知其方今覲義旗正正堂堂引拔崖石  
置之康莊扶携涕泣指示天日銷兵歸田裂幟入室  
祛其狼暴以儆質實世世臣妾永保寧謐將臣撫循  
以寬以勤征夫鼓舞行旅懽忻歸牛休馬喜動風雲  
萬姓咸曰吾皇至仁捷書入奏大賚勲庸功逾銅柱  
勒碑崇崇凡在戎行咸預顯融莫不稽首惟皇之功  
惟皇之功克紹太祖惟皇之基超軼前古惟皇之德

上倂克禹於萬斯年作民父母

清邊頌

鄒緝

伏惟皇帝陛下以天錫勇智之資紹嗣太祖高皇帝之統緒克勤克慎懷保小民外暨四夷咸加惠撫威德所至無遠不服獨北邊殘元遺孽未底寧順往者阿魯台梗化弗庭皇上親御六師以討之繇是款塞稱臣惟瓦剌三酋昔受封爵于朝爲邊疆之臣而乃背恩棄信阻兵構逆寇掠邊境皇上以爲此叛命之臣不可以不討也復選將命師親駕征之六月進至撒里却兒之地與戰擊走之追

至上刺河鹵苗大集其衆據險以拒我師勇銳齊發左右奮擊大破之追奔逐北鹵乘夜遁走漠北遂清乃班師而還至飲馬河阿魯台遣其酋長來朝上撫以恩信慰而遣之六月振凱旋北京臣緝不勝慶幸謹撰永樂清邊頌一篇拜手稽首以進其辭曰

聖王在御四夷咸附悉享悉臣孰敢違忤天之所覆地之所承殊方絕域莫不來庭蠢茲醜鹵包有遺枿煦沫涵恩以長以息惟皇之德懷附以仁錫之封爵

俾長其人大漠之墟窮陰之野息養蓄滋以有羊馬乃逞其兇乃肆其奸驕欲是爲因構兵端同類相讎遇我來附掠境盜邊以啓皇怒皇帝曰曷不可治宜飭六師往伐殛之乃修我戈乃整我旅乃奮我謀乃振我武旗蠹旋鉞連屬後先挺金伐鼓震蕩山川北出興和直指沙漠虎旅長驅聲震窮朔進抵其巢索鹵震驚百萬之衆如雷如霆如熊如羆莫不齊奮電掣颺馳川嶽變眩天戈所指孰有不摧旣殲其衆亦殞其魁遇彼大酋剪其遺孽投石糜鼓振枯閭葉陰山瀚海所向無堅順附則全違忤則顛旣剋旣除旣殲羣醜盪剔腥膻踈遠斥候旌師飲馬撫納降胡綏之懷之其來塞塗凱入居庸萬民呼忭鈇吹高喧懽聲交旬邊塵絕息皇心攸寧飲至策勲賞賚兼行爾侯爾伯錫爵進秩爾將爾吏咸加優卹皇曰汝士惟予汝功嗟汝勞瘁其休汝躬無功不酬無功不錄允在于行悉蒙優渥羣方九有同仰大明無小無大各遂生成乾端坤倪清夷軒豁異域殊邦悉從包括聖功旣遠聖德益昭霑澤旁施上齊軒光選賢任能

置在左右同享太平以期永久三邊靜謐烽燧不傳  
於皇聖世惟億萬年

頌

政理

聖主得賢臣頌

漢王褒

夫荷梅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美藜吟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鋒越砥飲其鍔水斲蛟龍陸剝犀革忽若籌記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弊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馭膝繇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騫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絰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

也是以咷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述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園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入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惻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闡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渫而升本朝離疏釋蹻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蟋蟀似秋吟蟋蟀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籟鐘蓬門子寧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宏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

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  
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  
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  
必臻是以聖主不偏窺望而視己明不殫傾耳而聽  
已聰恩從祥風翺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  
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  
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煦  
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慶歷聖德頌

宋石介

三月二十一日大昕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相得象  
殊拜疎樞密使商簡以司徒歸第二十二日制命昌  
朝參知政事弼樞密副使二十六日勅除修靖素並  
充諫官四月八日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衍樞密使  
仲淹琦樞密副使乃用御史中丞拱宸御史選御史  
平諫官修靖十一疏追疎樞密使勅十二日勅又除  
襄為諫官天地人神昆蟲草木無不懽喜皇帝退姦  
進賢發於至聰動於至誠奮於廢斷見於剛克陟黜  
之明賞罰之公也上視漢魏隋唐五代凡千五百年  
其間非無聖神之主盛明之時未有如此選人之精  
得人之多進人之速用人之盡實為希濶殊尤曠絕  
盛事在皇帝之德之功為卓犖瑰偉神明魁大古者  
一雲氣之祥一草木之異一蹄角之怪一羽毛之瑞  
當時群臣猶且濃墨大字金頭鈿軸以稱述頌美時  
君功德以為無前之休至天之績如仲淹弼實為不  
世出之賢求之于古竟則夔龍舜則稷契周則閎散  
漢則蕭曹唐則房魏陛下有之諸臣亦幸今天下之



人望為宰相諫官者陛下盡用之此北雲氣草木蹄  
角羽毛之異萬萬不伴豈可翻無歌詩雅頌以播吾  
君之休聲烈光神功聖德刻於琬琰流於金石告於  
天地奏於宗廟存於萬千年而無窮盡哉臣竇蓋之  
臣嘗受幕唐大儒韓愈為博士日作元和聖德頌千  
二百言使憲宗功德赫奕煒煜照於千古至今觀之  
如在當日陛下今日功德無讓憲宗臣文學雖不逮  
韓愈而亦官于太學碩博士職歌詩贊頌乃其職業  
竊擬於愈輒作慶歷聖德頌一首四言凡九百六十  
字文辭鄙俚固不足以發揚臣子之心亦欲使陛下  
功德赫奕煒煜照於千古萬千年後觀之如在今日  
也臣不勝死罪臣賤無路以進姑藏諸家以待樂府  
之採焉

於維慶歷三年三月皇帝龍興除出閤閣晨坐太極  
宣開閣閣躬攬賢英手鋤奸拊大聲泐風震搖六合  
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螭蠃妖怪藏滅同明道初  
天地嘉吉初開皇帝感然言曰予父子相付予大業  
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蒙殊重 徽密君相予父

予嘉君代君仍相予至鑄斯協昌朝儒者學聞該洽  
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  
汝誠予察太后秉執湯沸大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  
為予司諫正予門閭為予京兆聖予謹說賊叛於夏  
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暑汝寒同於士卒  
予聞心酸汝不告之于晚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  
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克辭弼自笞罰  
諫官一年奏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盡竭契丹亡義  
持抗饗餐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懼  
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  
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渴  
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雙一契天實贊予  
予其敢忍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衍汝來汝予黃髮  
事予二紀毛充齒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  
兵政毋屢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礪豈視居模  
其人渾樸不施剗剗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  
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讞讞言論礪礪忠誠特達  
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臣亟遭貶黜萬里歸來

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于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  
昔為御史幾叩予榻至今諫疏在于箱篋雖小臣  
名聞于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懋興修脩匹  
並為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無鉅汝古皇帝明聖  
忠邪辨別舉擢俊良掃除妖魃象賢之進如予斯技  
大奸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間予調燮下賴諫諍  
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決  
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然如淵聖人不測  
其動以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己南面退奸進賢  
知賢不易非明不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明則不貳  
斷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之德群下踧踖重足屏息  
交相告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殛諸侯危慄  
墮玉失弓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臣職  
四裔走馬墜燈遺策交相告語皇帝神武解兵修貢  
永為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裔服焉  
臣願陛下壽萬千年

廣聖主得賢臣頌 有序 明 王世貞

漢王子淵此頌成於宣帝時其槩言聖主遇臣之  
艱賢臣遇主之不易一旦得之懽然交欣論說無  
疑鴻毛順風巨魚大壑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太平  
之責塞優游之望臻臣籍君而顯君享臣之逸雖  
孟氏之急先務孫卿之請布基何以易此第不原  
所由得之本與既得之之用是以談業恭微而無  
匠術究績雖宏而鮮雋味况彼雅霸之朝僅庸覈  
能之輔而舉盛際之事歸之殆猶其時眩神鳥之  
五章而不審鸛雀之非德也敢廓其旨探其原而  
嗣頌其辭曰

昔陶唐命南北正呂司地天而人輔缺焉乃登鳩氏  
於有鰥俾橐九有而司化樞寔維五佐以胥後先赫  
乎述哉莫可擬測已成湯氏之開殷紀也凡五述阿  
衡而五捐之忽合恩離是何后臣之艱厥而托國之  
需運耶迫武丁之微說而姬文之遇尚精誠貫徹序  
幽夢遂超徒步而拜卿相此所謂天作之合帝啓其  
美萬姓藉以莫安三靈寄而崇隆然我觀夫伊氏之

為佐也。厥人紀之，肇修錄從諫而弗違，儼明命之顧。  
謏敬恭洞乎神祇，革夏正而撫九有，實一德之所茂。  
綏說啓心而沃帝，在憲善而動時，監成憲以無愆學。  
古訓乃有，獲粵丹書之示，戒敬怠勝而類凶吉，此深  
宮之燕閒而四裔之所景式。蓋孟氏有言：將大有為  
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學焉而後臣之。夫是以卑而  
長為天下尊。今夫綱維紛胜，易畫也；疆圉弱削，易益  
也；甲彫兵瘦，易飾也；禮弛樂廢，易帥也。其最難者，君  
不有其德而唯臣之德，臣不受其心而君心之非之。

是格彼夫高平之任術與博陽之濟寬，雖櫛比其一  
支殊未探乎大端。嘗平折衝廣漢，鉤距于黃中，外稍  
稱平恕，趙充等之司四時若畧法乎先王，雖匈奴崩  
角而孽已兆于椒房，政若絜乎其外，蠟而精膏燂焉  
而內止。夫沛乎巨壑，縱鱗翼乎鴻毛，順風龍變雲蒸，  
森附景從，豈不快哉！而披聲育然必內淪百私外采  
庶忠泰之九二，寧不曰上下志同而其繇曰包荒用  
馮河不遐遺，朋亡是以吉。莫鉅乎渙小羣而危莫峻  
乎月幾望，賢與否其相遠，敬怠類于毫芒，當齒爪之

未墮又何異乎。斯與腸夫豈唯其下者，即周公之亦  
弱而非金，勝幾不能保其終，厥咎寧直成王嗚呼盛  
哉，亦可畏哉。

頌

祥瑞

河清頌

宋 鮑 照

臣聞善談天者必徵像於人工言古者先考績於今  
鴻義以降遐哉邈乎鏤山嶽雕篆素昭德重勳可謂  
多矣而史編唐堯之功載格于上下樂登文王之祿  
稱於昭于天素孤元王聿彰符命朴牛文螭爰定祥  
歷魚鳥動色禾稚興讓皆物不盈皆而美溢金石頌  
聲爲之而寢詩人於是不作庸非惑歟自我皇宋之  
承天命也仰應龍木之精俯協龜水之靈君圖帝寶  
榮爛瑰英國以業光曩代事華前德矣聖人天飛踐  
極迄茲二十有四載道化周流元澤汪濊地平天成  
含生阜熙文同軌通表裏釐福曜德中區黎庶知讓  
觀英遐外夷貊懷惠秩禮恤勤散露臺之金賑民舒  
國傾御邸之粟約違迫脅奢去甚恭謙無留飲畎不  
槃樂物色異人優游鯁直顯靡失心幽無怨魄精照  
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勞伏斧之使號令不肅而自嚴  
無辱鳳舉之事靈怪不名而自彰萬里神行飈塵不  
起農商野廬邊城偃折冀馬南金填委內府馴象棲  
爵充羅外苑阿統纂組之饒衣覆宗國魚鹽杞梓之

利傍瞻荒遐士民殷富繁軼五陵宮宇宏麗崇冠三  
川閭閻有盈歌吹無絕朱輪疊轍華冕重肩豈徒世  
無窮人民獲休息朝呼韓罷酤鉄而已哉是以嘉祥  
累仍福應尤甚青丘之孤丹穴之鳥栖阿閣遊禁園  
金芝九莖木禾六秀銅池發膏敵宜以竭薦郊廟和  
協律烟霏霧集不可勝紀然而聖上猶夙興昧旦若  
有望而未至宏規遠圖如有追而莫及神明之貺推  
而弗居也是以琬碑鏐檢盛典蕪而不治朝神省方  
大化抑而未許崇文協律之士蘊儼頌於外坐朝陪  
宴之臣懷掄揚於內三靈佇睇九壤注心既有日矣  
歲官乾維月遘蒼陸長河巨濟異源同清澄波萬壑  
潔瀾千里斯誠曠世偉觀昭啓皇明者也語曰影從  
表瑞從德此其效焉宣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傳  
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皆傷不可見者也然則古人  
所未見者今殫見之矣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  
豈不信哉夫四皇六帝樹聲長世大寶也澤浸羣生  
國富刑清鴻德也制禮裁樂淳風遷俗文教也誅筆  
錫黜束纈象闕武功也鳴禽躍魚滌穢河渠至祥也

大寶鴻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明同贊民祗與能  
厥應如彼唯天爲大堯實則之皇哉唐哉疇與爲侶  
抑又聞之勢之所卑者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所  
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懋命潤色滕策  
盛德形容藻被歌頌察之上代則奚斯吉甫之徒鳴  
玉鑒於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褒之屬馳金羈於後  
絕景揚光清埃繼路故班固稱漢成之世奏御者千  
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代同風由是言之斯乃臣子  
舊職國家通議不可輟也臣雖不敏敢不勉乎乃作

頌曰

窺刊崩石据逸殘竹巢風寂寥義埃綿邈鉅生大年  
瞻學淵聞鞏繡成景粉績顯軒徒散井科未覩天河  
亘古通今明鮮晦多千齡一見書史登歌旋我皇駕  
揆景方塗凌周躡殷蹶唐轡虞如彼七緯累璧重珠  
高祖撥亂首物定靈更開天地再鑄羣生帝御三傑  
龍步八垓朔南暨教海北騰聲淪深格高決遐洞冥  
龜鼎逮宋元圭告成大明方徵鴻光中徵聖命誰堪  
皇歷攸歸謀從筮協神與民推黃旗西映紫蓋東輝

納瑞靖玉升政衡機金輪豹飾珠冕龍衣正位北辰  
垂拱南面天下何思日用罔倦復禮歸仁觀恒通變  
一物有違戚言毀膳菲躬簡法厚下安宅謙德彌光  
損道滋益孝崇饗祀勤隆耕籍體耐秋羊封堽春醴  
嬰耄兼梁鯨孤重帛體由學染俗以教遷禮導刑清  
樂榮風宣分衛謹齒折訟推田野旌伏彥朝賞登賢  
儒訓優衆武節姦驚文憲精宏戎容犀利桓明審  
程獲周備吏礪平端民羞幸觀桴鼓凝埃烽驛垂轡  
銷我長兵歸爲農器閭外水鄉彰表炎國隴首西南

渤尾東北絕絕嶺丹渾渾泉黑移琛雲勉轉丰邛樊  
狼歌薦功鳥譚陳德治博化光民阜財盛班白行謠  
青綺高詠雲表幽和物章明慶麗植雕質蠢行藻性  
仁草晨享德宿宵映海無隱廐山有黃落牛羊內首  
閭戶外拓瑞木朋生祥禽華作薰風蕩閭飴露流閭  
器範神妙劑調象藥運直也斯偉慶芳漆注彼四瀆  
媚此雙川伏靈遙紀閱賦遐年澄波嶽鏡流慈山  
泉室凝澱水府清涓俛厥夷都降貶驪淵朱宮潛耀  
紫閣陰鮮昔在典德王風不昌乃溢乃竭或壅或亡

潔源濫整曾是未央先民永慨大道悠長云何其實  
鍾我皇聞諸師說天竦聽密分介焉如響匪遠惟疾  
矧是皇心妙夫貞一左右天經戶牖人術許蕃布簡  
絲言盈室穢有綿祀清豈崇日一人之慶吹萬稟和  
靈根方固修源重波副睿貳哲帝體皇柯景雲蔚嶽  
秀星駢羅垂光九野騰響四遐輔車鼎足槃石虎牙  
世匹周室基永漢家泰階既平洪河既清大人在上  
區宇文明樵夫議道漁父濯纓臣照作頌鋪德聲

神雀頌

許善心

臣聞觀象則天乾元合其德觀法審地域大表其尊雨施雲行四時所以生殺川流岳立萬物於是裁成出震乘離之君紀鳳司鳩之后玉鍾玉斗而降金版金縢以傳並陶冶性靈含煦動植眇元珠于赤水寂明鏡于靈臺莫不景福氤氲嘉貺龜集駝聲南薰越響雲韶粵我皇帝之君臨闡大方抗太極負鳳邛據龍圖不言行焉揖提建指不肅清焉喉鈴啓閉拈地復夏截夏剪商就望禮其尊登

降昌其會綿區決宇遐至邇安騰寶飛聲直暢旁施無體之禮威儀布政之宮無聲之樂綴兆摠章之觀上庠養老躬問百年下士字民心爲百姓月接日浴熱坂寒門吹鱗沒羽之鄉赤地青馬之商解辯請隸削衽承風豈止呼韓北塲遠頌狼居之岫熄慎南境近表不耐之城故使天不愛道地寧愜寶川岳展異幽顯效靈狎素游頡圖膏漱醴半景青赤孽歷虧盈足足懷人般般擾義祥祐之來若此升降之化如彼而登封盛典雲亭佇白檢之

儀致治成功紫燎靡元珪之告雖奉常定禮武騎草文天子抑而未行推而不有允恭克讓其在茲乎七十二君信蔑如也故神禽顯貴元應時昭白爵主鐵象之奇赤雀含丹書之貴班固神爵之頌履武戴文曹植嘉雀之篇棲庭集牖未若于飛武帳來賀文挽刷彩青蒲將翽赤罰玉几朝御取翫軒楯之間金門旦開兼留羣翟之鑒終古曠世未獲前聞福召冥徵得之茲日歲次上章律諧大呂元枵會節元英統時至尊未明求衣晨興于含章之殿爰有瑞雀翺翔而下載行載止當宸宇而徐前來集來儀乘軒墀而顧步夫瑞者符也聖主之休徵雀者爵也聖人之大寶謹按考異記曰軒轅有黃爵赤頭立日傍占云土精之應又禮稽命徵云祭祀合宜則黃爵集昔漢集泰時之殿魏立文昌之宮一見雍邱之祠三入東平之府並旁觀迴鴈事陋人微奚足稱之矣抑又聞之不剋胎剖卵則鸞鳳馴鳴不瀆浸焚原則螭龍盤蛻是知陛下止殺故飛走宅心皇慈好生而潛浮育德臣面奉

綸綍垂示休祥預承嘉宴不勝藻躍李度僻處西  
土陸機少長東隅微臣慙于往賢逢時盛乎曩代  
輒竭庸瑣敢獻頌云

太素式肇大德資生元功不器道要無名質文鼎革  
沿習因成祥圖瑞史赫赫明明天祿大定於臻我君  
武義延文教惟文橫塞宇宙旁疑射汾軒物重造  
堯風再薰煥發玉策昭彰帝道御地七神飛天五老  
山祇吐秘河靈孕寶黑羽井壇青麟伏阜丹鳥流火  
白雉從風棲阿德邵鳴岐祚隆未如仙雀近賀王宮

五靈何有百福攸同孔圖獻赤荀文表白節節奇音  
行行瑞迹化王黼宸銜環陞戟上天之命明神所格  
綏應在旃伊臣頌焉永緝丹素方流管絃頌歌不足  
蹈舞而宣臣拜稽首億萬斯年

膏露頌

明 宋 濂

洪武二年冬十月十有三日甲戌膏露降於乾清宮  
後苑蒼松之上皇帝勅中官折示禁林諸臣光潤如  
酒凝結如珠昉白飴甘彌布松柯馨烈之氣遠達左  
右勃鬱淋漓重涵太和天休震動中外嘆嗟又明日  
丙子上御外朝左丞相宣國公臣善長帥羣臣稱賀  
上若曰甘露之降載在往謀然休咎之徵當以類應  
朕惡足以致斯卿等尚明爲朕言之參知政事臣稼  
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  
露呈瑞陛下敬恭天地輯和人民故天不愛道而嘉  
祥徵顯也起居注臣觀對曰帝王思及於物順於人  
而甘露降陛下誕寬民賦衆庶驩豫底于枚寧神應  
之臻職此故也翰林侍讀學士臣素對曰王者敬養  
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行輩受之  
今露降于松則陛下養老之所致也宜以制幣策告  
宗廟頒于史館以永億萬年無疆之聞上情存損挹  
皆推而不居言既已丞相帥其班以退翰林學士臣  
濂竊伏自念氏北有星名爲天乳若明而潤則膏露



下焉王者德格于上恩覃于下靈氛充牣秘貺斯甄  
此天人感應之常理也欽惟皇上興自臨濠匹馬渡  
江十五間遂成帝業天瑞育滋不一而足彩霞成鳳  
卿雲聚繡赤鳥飛翔白兔俯伏瑞蓮並葶嘉禾孕文  
寶皆天之所命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今又睹茲聖  
徵則其德洞淪冥功成不宰三瑞沓至千休滋彰有  
不期然而然者矣雖然傳有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  
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所以孔子之作春秋祥瑞不書  
而有年則書豈不以天道元遠難知而人事之為可

徵者乎皇上以天縱之聖留神至治以得仁賢為瑞  
以五風十雨為祥視彼前代植金莖以承液夸嘉瑞  
以紀年者未嘗不指以為戒則其英明之識超絕之  
智卓冠百王為法萬世是宜美盛德之形容播諸樂  
歌被之管絃以示聖子神孫于無窮云其辭曰

上天降康甘露之襄於粲其英純乾發自陽以布于  
下方凝于休祥其祥伊何靈氣孔多有甘者液載仁  
惟澤潛靈是錫誕啓皇之德天地相合鴻休翕集厥  
厭浥浥紛紛密密匪隨日以食兆厥聖徵如卿之雲

如景之星如日之重輪冲和氤氲以文我太平惟皇  
之聖貞符自應不卑而泳不高而迎弗祿之攸盛惟  
皇之明貞符爾承不敬而傾不怙而盈弗祿之攸寧  
休慶之即四國之式有濯厥聲耀于千齡

嘉瓜頌

宋 廉

皇明式於九國德漸仁被和氣薰蒸靈物效祥乃洪武五年夏六月嘉瓜生於句容張觀之園雙實同蒂圓如合璧奇姿分輝紺色交潤誠爲曠世之產壬寅京尹臣遇春函以素函圖其形於上移文儀曹請以奏聞癸卯尚書臣凱等奉瓜以獻時上御武樓中書右丞相臣廣洋左丞臣庸同知大都督府事臣英御史中丞臣寧翰林學士臣濂咸侍左右天顏怡愉重瞳展回良久乃言曰徵之往牒其事云何丞相奏言

漢元和中嘉瓜生於郡國唐汴州亦獻嘉瓜禎祥之應有自來矣陛下勵精圖治起漢軼唐故天錫之珍符太平有象實見於茲上謀讓弗居然而靈貺之臻復不可不承乃詔內臣宣諸執清宮翼日甲辰薦諸太廟臣濂退而思之夫瓜蒌之屬也其蔓遠引其葉阜蕃詩傳有之神瓜合形表縣縣之慶此固兆聖子神孫享億萬載無疆之祉况瓜之所出本於回紇中國討而獲之故名爲西方今聖上命大將軍統帥西征甘肅西涼諸郡俱下而瓜沙已入職方行見西域

三十六國同心來朝駢肩入貢天顯叶瑞其又不在於茲乎然而異畝同穎周公作歸禾之篇三秀合圖班氏有靈芝之歌矧此嘉植含滋發馨昭宣我神應焜煌我王度寧可暗然而遂已乎顧臣駑劣不足以美盛德之形容謹上其事願宣付史館以備實錄復系之以頌頌曰

乾道載清坤維用寧保合太和發爲休禎句容之墟物無疵癘神瓜挺出殊實同蒂瓜孰非單此合而生二氣毓質雙星降精窰房均甘冰圭競美明月重輪彷彿堪象豈無賓連產於戶東疇若茲瓜協瑞聯祥亦有華平張翠作蓋疇若茲瓜交輝映彩其兆伊何蘿圖繇延西域既柔德冒八埏羣臣曰都載拜稽首神休滋彰天子萬壽粵從啓運靈貺疊甄西岐麥秀合拊孕蓮矧此貞符近在輦轂王化自邇遠罔不服帝曰吁哉朕猶懷然瑞當在人物胡得專使物爲祥宜獻清廟自我先人積慶所召孰瑞不矜帝則弗居唯親是思我民之徒以實應天斯乃盛德小臣作頌以示罔極

瑞麥頌并序

明 劉 基

天厭元德九州糜沸羣猾並作黎民惶惶奔走無路  
皇帝提三尺劍奮起草萊指顧之間豪傑景附矛鋒  
所向戰克攻取皇帝心知天意之有在爰舉有衆以  
與萬姓請命一征而取荆襄再征而清江浙三征而  
閩海率從四征而席卷全齊五征而定周及梁遂取  
秦晉舉燕趙南交北貉東夷西羌海外之邦莫不望  
風遣使奉朔稱臣拜伏闕下于是民獲所歸上下神  
祇咸有依托慶雲甘露降奏禎祥帝心謙抑每讓弗  
居洪武三年五月陝西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  
一本三穗者三本兩穗者十有餘本蓋自兵興以來  
王保保據周宋李思齊張思道據秦晉燕趙齊梁之  
間大豪小猾或憑城郭或聚山寨皆假元為名分割  
境土擅兵相攻于是燕晉周秦之地彌數千里連歲  
無雨百穀不生民相殺食且盡今年夏四月王師奏  
捷于蘭州朔漠掃清關隴底定天乃大降甘雨滋為  
嘉瑞和氣致祥不亦昭哉周頌有曰綏萬邦屢豐年  
天命匪懈傳者謂商之季年比歲早荒至周武王克

紂受命而天下遂獲豐年由今觀之信非誣矣漢諡  
以來穗而岐歌其太平之美政則是兩岐之麥世所  
希有而況于三岐以至五岐者哉頌聲之作弗可闕  
也頌曰

神雀赤鳥其羽不可以為儀紫芝甘露其實不可以  
療饑豈若五穀之瑞可以厚民之生豐國之資者哉  
元失其鹿天下共逐擾擾紛紛強食弱肉皇天震怒  
誕命真主肅將天威以靖區宇騎士如雲猛將如龍  
發蹤指示悉出帝衷既平南東遂定西北民居攸奠  
品物咸殖爰有嘉麥一本五岐布葉萋萋結實離離  
既齊既平先百穀成握穎揚芒金夫翠英溥彼原田  
滂若雲烟望之油油即之芊芊其種伊何降自穹昊  
其瑞伊何豐年之兆豐年獲獲頌聲洋洋其始自今  
奕世無疆

河清頌并序

明 解 縉

臣縉承詔總修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自渡江七年辛丑冬十一月三門磧下黃河清寔啓聖之徵帝業由是遂成明年平江漢又明年服荆楚又明年定兩浙又明年克姑蘇廓清中原四表寧一乃即帝位紀年洪武之年三門磧黃河復清帝業繇是而盛高麗來朝爲海外諸國先殊方接武而至逾三十年皇帝陛下重華協德瑞應同符紀元永樂之二

年冬十二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三門磧下黃河清先是榮光接天隱隱紛紛倏然捲收洞徹見底淪連五采間日迭耀乙酉之旦河兩傍近白光湯渾如金如鎔如鉛如汞如玻璃色悠漾不定素練捲而掣之也居二日有元文如綃輕幕水上如犁雲隱空已乃若漆光可鑑黝然靜深非涅而緇洞絕渣滓又二日乃見濃綠又如翡翠如青琉璃如遠山黛繞磧下如蒼虬翠蛟飛舞于荇藻之間望之而可掬也二日後如朝霞映日紅雲上波初陽

遙遞花卉紛披倏如胭脂浮流薄膩一洗下見沙石如芙蓉丹砂燦然郁列於纓綸錦綺之間可指而數也後二日如泥金霏屑隱約浮沉沆瀣采鳳羽毛鱗鬣泳飛潛動金芝暈文琮玉在鍊錯雜班映瑩無纖塵又如縹琥珀以爲堤釀金香而注之也已乃微碧與天一色橫波亂流者扣舷鼓枻洞見眉髮疑若步空虛凌倒影挽銀河而下之也於是夾河觀者老倪懽呼曠古罕遇自河津傳播于晉絳之人相率來觀肩相摩也自韓城播告于秦隴之人觀者扶携背項相望足相踣也四方人之行旅過之莫不爲之驚喜歎息閱玩坐起徘徊而不能去者晉高平王遣使馳奏之繼而吏民報至皆圖其狀秦王上表賀獻圖與晉人克合于是羣臣上表永樂三年春正月戊戌越十八日乙卯乃復其舊實三旬有二日按所上圖咨詢羣言既審同異恭惟皇帝陛下謙抑弗居謂何德臻茲稱太祖高皇帝神靈然自陛下即位以來四方萬國之外感恩慕德高麗日本安南占城暹羅爪哇西洋

琉球真蠟拂菻覽邦緬甸波勒迤北兀良哈女真  
野人西番哈梅朵耳烏思尼巴天竺不召不約咸  
至于庭瑞應大來震動天地不可掩抑太平之業  
將由是而極盛臣縉職司紀載懼忤無已謹拜稽  
首而獻頌曰

天啟聖明休命赫奕黃河屢清龍門之碣昔在太祖  
廣運神武銀河昭回洗滌九土黃河孔神佳氣協順  
應諸昌運歲在辛丑雲雷構迤河清獻瑞既肇龍門  
天戈所指六合風靡景貺朝宗如河之水功德格天

卽位紀元龍門河清應于明年東夷始服三陸接踵  
如何奔趨有赴無壅我皇繼統永樂紀元龍門河清  
亦越明年惟此龍門神禹所闢功在生民宇宙無極  
惟茲瑞應先後同符太祖在天昭昭不誣禹功帝德  
世萬世億帝德禹功與河俱東河源崑崙太古積雪  
九河駸奔濺日沃鐵關石迴瀧盤束地底龍門天開  
弦激蜺起衝奔九地戒電走影聲喧怒雷淖泊沸鼎  
經緯天文橫絕地紀貫一百川羅絡萬里五行之生  
莫先于水四瀆之列莫大于此於此考詳粵古是常

昭茲大運塞其榮光虹飛雨翳霧霽霞流倏陽忽陰  
乍開乍收其騰氣氤其下續續其傍囿其隙絃絃  
海市青紅仙神艷淑翳鳳麟朝暾若木轉盼一空  
伏波凝席沉沙躍金壘壞薦壁驚鷗鷺群下顧毛羽  
隔听見魚空行曳尾星芒寒耀月影夾鏡倒浸迴光  
動植交映既白既元翕忽丹青黃旗紫蓋春卉秋英  
五方歲融五緯宣精五運合一五采流形事有絕世  
久而後應物有絕倫久而後盛地闢天開多歷年所  
堯舜重華卓冠萬古草木咸若卿雲爛垂千刃苗格  
簫韶鳳儀于時河清瑩光既塞不游不驚貢賦絡繹  
冀通島夷夾石交道九河轉輸濟漯浮于磧石龍門  
會于渭汭匪緩而滄曷勝舟載盈變謨流時移變易  
不有來今曷知古昔於昭大明聖聖相承殊音重譯  
日造在庭堯舜惟欽我皇日敬寤寐丹書典謨金鏡  
祥謂不祥望不自聖惟謙受益惟人無競河流載清  
尚或如帶聖壽齊天萬世永賴河流載清龍門如礪  
聖德同天永賴萬世

御書嘉禾詩頌有序 明 解 縉

洪武二十有八年秋九月壬辰朔庚戌北平永清街之龍門禾有異莖同穗之祥其三幹合爲一仍三穗者二二幹合爲一仍二穗者六是歲大熟今上皇帝遣使來進羣臣上表賀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親御翰墨爲詩一章以賜今上皇帝其詩首言勩業之艱天命之不易除暴禁亂之師撫民致治之畧中言天錫豐登之屢史書垂示之嚴明堂裡荐之重末示謙

冲戒謹之意爲善不足之誠大矜下民之惠與民同樂之盛心溢于言表蓋不以嘉禾之祥爲可矜而以爲可懼而思以自勉聖不自聖兢兢業業足以垂訓于千萬年今上皇帝服膺聖訓念手澤之存諷誦追惟不能自己乃永樂三年九月朔旦用摹勒于石拓本裝治成軸分賜諸王及近臣於是臣縉亦得與賜焉又適有嘉禾之瑞臣縉仰惟日月之光華昭著于天地其溢而上者爲慶雲爲景星爲霞五色其下者爲璿珠爲美玉爲丹砂使人

欣慕而寶愛者皆日月之餘光也古先聖帝明王有日月光華之德其禮樂文章流風遺韻之傳若詩書所刻百世之下光景常新猶足以使人欣慕與景星慶雲諸福之物同一快觀而況身被其澤目觀其盛鼓舞涵濡其有不發而爲華封之祝康衢之謠以自鳴其慶幸之萬一乎實人情之所不能自己也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洪武乙亥秋穀登朔方龍門嘉禾生三穗二穗交兩騰異本同類同敷榮蓋珠金粟隔露凝靚藩錫貢來神京玉匣上有黃雲蒸袞衣當日御彤廷百辟忻嘉陳休徵四野懽呼傳頌聲帝曰俞哉稽之經旅命歸禾凜不矜作詩發戒示丁寧昌言受命畏天明降福穰穰恐弗勝庸錫親籥鍾聖情亦知元德由茲宏十年事驗天威靈聖孝通天推至誠永樂重華信有禎賜詩日閱心屏營手澤猶存訓服膺每御翰墨懷牆羨想當睿思玉几憑智周八極通杳冥重念稼穡憂農耕暑寒怨咨憐獨莠祇願年登百穀成群臣環列忭且驚百神降監來軒盈雲霞的皪飛陶泓鴻章聖藻

驅風霆造化萬彙皆流形工巧人爲何足稱奎章爛  
爛不可名但見東壁餘光精刻以端溪紫玉英摹本  
裝以龍鸞紋頌錫群臣荷寵榮天球大訓河圖并人  
文至寶奠八絃夜夜紅光燭太清聖子神孫萬億齡  
萬世黎民歌太平

芝頌

明 王 直

禮部尚書毘陵胡公於廨署之南作小軒以爲思政  
之所凡公之佐天子舉禮樂以施政教則必思其宜  
於此而後行之天下公忠信明達君子也其精神感  
而和氣應之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宣德八年九月軒  
之中焚燬隱起發而視之有芝生焉其色純白如刻  
玉如截肪輪囷敷暢鮮潤華好公卿大夫來觀皆以  
爲瑞而贊咏之夫芝之瑞始於漢重於唐至宋而極  
盛蓋謂和氣薰蒸之所成非人力能爲也然彼宮殿  
宮廡之所散者國之瑞也生於士大夫家倚廬齋閣  
之中者家之瑞也今皆不然惟於公思政之所見之  
蓋公盡心於其職故天以是彰厥美則茲瑞爲公精  
誠之應無疑也然竊思之公之所任大矣其應亦有  
大者焉此特其兆也禮曰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  
之序又曰禮樂極乎天蟠乎地行乎陰陽通乎鬼神  
此豈細務哉今上有聖明之君而下得公之賢以爲  
臣厚禮樂之本達禮樂之用極其至也天地安其位  
日月著其明四時寒暑順其序明而爲人幽而爲鬼

神流而爲川峙而爲山精而爲百穀粗而爲草木鳥獸一皆遂其性無毫髮爽焉至和之氣充周於六合之間則甘露醴泉器車馬圖龜龍麟鳳諸福之物靡不畢至而國之大瑞脩矣故曰此特其兆也有其兆而贊詠之思迺續其大者云爾烝民之時尹吉甫送仲山甫也而序者以爲美宣王蓋能任賢使修其職宣王之美見矣今公之有此皆上委任之所致則諸公之贊詠雖以美公而亦以美朝廷也作芝頌  
春官名卿禮樂宗茲誰任者毘陵公美哉新署鬱穹

崇華軒結構居南東聖明在上眷遇隆懷清履直持敬恭孜孜夙夜亮天工施諸政教審厥衷精誠孚暢靡不通靈芝煌煌產其中至和綢繆之所鍾殊姿密理鮮且重刻脂鏤玉紛瓊瓏參成樊桃差可從瑤英紫脫徒荒荒嘉生本自造化功滋殖豈與凡卉同知公秉德久愈充輔翼帝道宣皇風上追夔夷躋高蹤體信達順更豐融四靈畢至百福陰君明臣良格昊穹頌歌繼作聲風颿鴻名赫奕垂無窮

頌

古賢名臣



伯夷頌

唐 韓愈

士之特立獨行造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鮮矣若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五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古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以爲明萃乎泰山不足以爲高巍乎天地不足以爲容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率天下之賢士從天下之諸侯而攻之未嘗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乃獨以爲不可殺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夫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漢高祖功臣頌

晉 陸機

相國鄧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曾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邑彭越淮南王六黠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大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傳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

芒芒宇宙上參下黠波振四海塵飛五嶽九服徘徊三靈改卜赫矣高祖肇載天祿沈跡中鄉飛名帝錄慶雲應輝皇階授木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彤雲晝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頽朱光以渥萬邦宅心駿民効足

堂堂蕭公王跡是因網繆敵后無競惟人外濟六師  
內撫三秦技奇夷難邁德振民體國垂制上務下親  
名蓋羣后是謂宗臣平陽樂道在變則通爰洲爰嘿  
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協策淮陰亞踪蕭公  
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  
望影揣情見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聞鴻門是寧  
隨難榮陽即謀下邑銷印恭廢推齊勸立運籌固陵  
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霸楚實喪皇漢凱入  
怡顏高覽珥翼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却粒曲進宏達  
好謀能深游精香漠神跡是尋重元匪與九地匪沈  
伐謀先兆擠讐於音奇謀六奮嘉運四迴規主於足  
離項於懷格人乃謝楚翼實推韓王寤執胡馬洞開  
迎文以謀哭高以哀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  
思入神契奮背雲興騰跡虎噬陵險必夷摧剛則脆  
聲謀漢濱還定渭表京索既扼引師北討濟河夷魏  
登山滅越威亮火烈勢踰風掃拾代如遺偃齊猶草  
二州肅清四邦咸舉乃眷北燕遂表東海克滅龍且  
爰取其旅劉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惟德辭通絕楚

彭越觀時跋迹匿光人具兩瞻翼爾鷹揚威凌楚域  
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烈烈點布眈眈其眇  
名冠疆楚鋒猶駭電觀幾蟬蛻悟主革面聲彼梟風  
翻爲我扇天命方輯王在東夏矯矯三雄至於垓下  
元凶既夷寵祿來假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  
舍福取禍張耳之賢有聲梁魏士也罔極自詒伊媿  
俯思舊恩仰察五緯脫跡違難披榛采泊改策西秦  
報辱北冀悴葉更輝枯條以肄王信韓孽宅土開疆  
我圖爾才越遷晉陽盧綰自微婉嬖我皇跨功踰德  
祚爾輝章人之貪禍寧爲亂亡吳芮之王祚由梅鎖  
功微勢弱世載忠賢肅肅荆王董我王軍我圖四方  
殷薦其勲庸親作勞藉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啓淮濱  
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  
永言固之淑人君子賓邦之基義形於色憤發於辭  
主亡與亡末命是期絳侯質木多畧寡言曾是忠勇  
惟帝憂歎雲驚靈卽景逸上蘭平代禽稀奄有燕韓  
寧亂以武獎呂以權滌穢紫宮微帝太原實惟太尉  
劉宗以安扶功震主自古所難勲耀上代身終下藩

舞陽道迎延帝幽薨宣力王室匪惟厥武摠干鴻門  
披闥帝宇聳顏誚項淹淚寤主曲周之進於其哲兄  
俾率爾徒從王於征振威龍蛇據武墉城六師寔因  
克荼禽黠猗與汝陰綽綽有裕戎軒肇跡荷策來附  
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又平城有謀頽陰銳敏  
屢爲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功乘風藉響高步長江  
收吳引淮光啓於東陽陵之勲元帥是承信武薄伐  
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懋恢恢廣野誕節令圖  
進謁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庾  
扼險三塗輜軒東踐漢風載沮身死於齊非說之事  
我皇寔念言祚而孤建信委輅被褐獻寶指明周漢  
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鄴鎬柔遠鎮爾賓敬枚考  
抑抑陸生知言之貫世制勁趣來訪皇漢附會平勃  
夷山剪亂所謂伊人邦家之彥百王之極舊章靡存  
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  
煥其盈門風臨三代憲流後昆無知獻敏獨昭奇跡  
察侔蕭國貺同師錫隨何辨達因資於敵紓漢披楚  
唯生之靖暗瞞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

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  
元功響效邈哉惟人何識之妙紀信誑項軺軒是來  
攝齊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烟消名與風興周苛懷懷  
心若懷水形可以暴志不可凌貞軌偕沒亮跡雙升  
帝時爾庸後嗣是膺天地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  
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  
震風過物清濁異響大人於興利在攸往宏海者川  
崇山惟壤韶濩錯音哀龍比象明明衆哲同濟天綱  
劔宣其利鑒獻其朗文武四克漢祚克廣悠悠遐風  
千載是仰

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碑

頌

唐 張 說

維唐御天下九十有八載蒼生膏乎海隅元澤漫乎  
荒外天子念窮鄉之僻陋徼道之修阻吏或不率不  
馴人或不康不若乃命舊相廣平公宋璟鎮茲裔壤  
式是南州駕五管之政教摠三軍之旗鼓負萬里  
馴致九譯詔書下日靡然順風曷由臻斯威名之先  
路也公曩時執白簡登瑣闥推誠審諤不私形骸忤

英主之龍鱗躡奸臣之虎尾挫二張之銳則聲恒震  
域折三思之角則氣蓋風雲由是極有四星維帝之  
輔地有五嶽維天之柱其入宰也君之股肱其出守  
也人之父母至於此邦之長人也飲食有節衣服有  
常清心而庶務簡正色而羣下一瑟兮憫兮赫兮咍  
兮固以不怒而威不言而信雖有文身鑿齒被髮儋  
耳衣卉越木巢山館水種落異俗而化齊言語不通  
而心喻矣其率人版築教人陶瓦室皆敦莖畫遊則  
華風可觀家撤茅茨夜作而災火不發棟宇之利也

自今始祖國之舶車海環雲萃物無二價路有遺金  
殊裔須易其迥途遠人咸內我邊郡交易之坦也如  
如此故能言之士舉爲美談蓋微子去殷以後王者  
襄公代楚將得諸侯尚書東漢之柱望黃門北齊之  
令德宋氏世名公其濟美詩所謂無念爾祖聿修厥  
德廣平有焉若夫仕者屈也來者伸也往來相召而  
哀樂繼之鴻飛遵渚於汝信處龍章袞衣以我公歸  
鬱陶乎人思嗟歎之不足廣府司馬諱瓌番禺耆老  
某乙等相與刻石傳微斯文予春秋之徒也豈將苟  
其辭哉雅敬宋公王臣之重次嘉譚子贊德之義遙  
感耆舊去思之勤越裳變風知周公之才之美吉甫  
作頌見申伯于藩于宣觀政將來惡可廢也頌曰  
降王宰兮遠國靈歌北戶兮舞南溟酌七德兮考六  
經政畫一兮言不再草木育兮魚鼈寧變蓬屋兮改  
籬牆魚鱗瓦兮鳥翼堂洞日華兮皎夜光火莫炖兮  
風莫颺事有近兮惠無疆岷嶓嶺寶兮四海財幾萬里  
兮歲一來舟如島兮貨爲臺市無欺兮路無盜旅忘  
家兮扁夜間越井岡兮石門道金鼓愁兮旌旆好來

何慕兮去何早燔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公壽考

唐衛尉卿洪州都督張公遺愛碑頌并序

崔祐甫

今天子終諒闇易月之期不言既言之日詢於師保  
輔弼之臣曰將以國之明燭震下土俾兆人康乂有  
道哉四臣曰莫如擇賢而司牧之雖欲不理不可得  
也上曰用賢何先四臣曰莫先於幽遠蠻貊之邦爲  
急也即日命王人遽以制書就拜衛尉卿兼洪州都  
督張公爲御史中丞廣州刺史嶺南節度經畧觀察  
等使既踰月而遽屆於洪洪之耆老婆娑商販漁釣  
百類千品周聲奪魄于野于廛咸曰寧取我裳而裂  
之寧取我廩而焚之父也天只胡爲奪我之君中丞  
受命而南州不及汎馬不及秣國人懷慕之罔極曰  
清塵遠矣君不顧矣鬱陶之思何用哉益用於揚名  
頌德乎故吏兵曹參軍張擢法曹參軍豫章縣令鄭  
鋒建昌縣令盧惟瑾新吾縣令鄔賁州人東治府果  
毅劉容耆壽喻乾相等討論之衆僉曰一之日允于  
心曰自昔爲政者知清之可以長人也而清者稀豈  
不欲清欲牽之也欲之所行不廉不儉爲之舟輿也

清之立肆奢崇貨爲之鑽鑿也於是撤其帷帳薦  
簞之具便於身悅於目者二百餘物歸之有司減其  
俸錢稍食月幾十萬實於軍府此皆前政之所督觀  
而封己者我則推而遠之於是公儀之義申平仲之  
規見矣二之日謀於衆曰昔曹參去齊以獄市爲寄  
以爲擾於獄者輕重人之命煩於市者耗釋人之生  
苟鞭笞嘶揚之元度侵牟四奪之不改是國家以章  
緩印璽毒蒼生也豈致理哉於是平百貨之貴賤議  
刑罰之等差使其貪不下殘忿不私逞韓子求環而

不可使人袒背而無傷夫然噬嗑之象成行葦之思  
溥矣三之日謀於野曰不稼不穡民天安仰載馳載  
驅王命所急吾觀是邦農野未闢傳置未修豈不以  
使役無期供億失序墮野有餓殍賓不如歸亦諸侯  
之耻也於是減承城更卒幾二千歸之隴畝而擊柝  
之守無闕焉賦豪端財數百萬調於館餼而含糗之  
徒不知也其卒也不公之吏留以爲廝其財也不法  
之臣受以潤屋我皆用之於愛人治國也於是阜藩  
之望崇多大之儀備矣從政三日州人愛之如父母

承之如松柏夫婦耕織之暇無他懼惟懼公速還其  
餘煦姬孕育發於中而形於言損其身而益於物可  
以激頹俗慰窮甿者豈勝道哉祐甫山東鄙人不好  
妄飾凡所聞見務存實錄故採拾而書之公名休字  
祥幽州范陽縣人有晉司空茂先之遠裔也曾祖汲  
易州長史祖遼幽州固安縣丞考價贈齊州司馬公  
起家石亭別將自是爲縣令軍司馬州長史各一入  
爲天子友儲君臣雖假以寵名而跡實戎索受命爲  
范陽節度安祿山判官祿山以大權大寵外示忠而

內謀逆太上皇推赤心而勿疑敢有間之者死貽虎  
尾犯龍鱗公密言其戎狄豺狼不可厭也當是時也  
視鼎鑊如歸焉神之聽之是與正直周旋鋒鏑之下  
出入冠黻之間而能終保元吉漸于貴仕進退存亡  
而不失其正其惟張公乎又牧豪舒潤三州而及此  
昔張黃門逵珪牧此州甚得人譽張丞相九齡次之  
逮府君又有裕焉故邦人有三張之目頌者美盛德  
之形容非魯僖公仲山甫不之獲今茲頌曰  
昔爲豫章故有循良黃門之善於今不忘爰及丞相

亦有烈光我君戾止是爲三張立廉實儉無怨無傷  
郵亭之下賓旅其康四封之內望歲千箱自春徂夏  
兮人相慶慶未畢兮聞後命朱轡玉節兮向蕃禺彼  
願適兮我望孤君乎君乎若歲大旱其誰見滯

蘇州嘉興屯田紀績頌并序 李翰

禹平水土溝洫之功大棄粒蒸人稼穡之務重自古  
有國家未嘗不率由斯道底慎其業故登平足以厚  
生殖禍難足以定凶災未有易此而能理者自羯戎  
亂常天步多艱兵連不解十有四年因之以饑饉重  
之以夭札死者曝露亡者惰遊編版之戶三耗其二  
歸耕之人百無其一將多於官吏卒衆於農人古者  
八家爲鄰一家從軍七家從之猶曰興師十萬內外  
騷動不得操農桑者七十萬家今乃以一夫家食一  
伍一餘子衣一卒師將不立人將不堪此聖上所以  
旰食宵興求古今令典可以濟斯難者莫出乎屯田  
廣德初乃命相國元公昌其謨分命諸道節度觀察  
都團練使統其事擇封內閑田荒壤人所不耕者爲  
其屯求天下良才善政以食爲首者掌其務屯有都  
知羣士爲之都知有治即邑爲之官府官府既建史  
胥備設田有官官有徒野有大夫夫有任上下相維如  
郡縣吉凶相恤如鄉黨有誅賞之政馭其衆有教令  
之法頒於時此其所以爲屯也雖天子命之股肱贊

之至於宣上命齊下力經地域制地事辨土宜均土  
法簡穡器修稼政陳三壤之種而敬其始考九農之  
要而成其終則都知之職專達其事焉記可以非其  
人哉浙西觀察都團練使御史中丞兼吳郡守贊皇  
公王國大賢憂公如家慎擇厥官以對明命浙西有  
三屯嘉禾爲之大乃以大理評事朱自勉主之且揚  
州在九州之地最廣全吳在揚州之域最大嘉禾在  
全吳之壤最腴故嘉禾一穰江淮爲之康嘉禾一歉  
江淮爲之儉公首選於衆獨當其任有寬簡惠和之  
德知艱難勤儉之事政達乎本智通乎時仁愛足以  
結下機權足以成務嘉禾大田二十七屯廣輪田折  
千有餘里公畫爲封疆屬於海濱其畝澮達於川求  
遂氏治野之法修稻人稼澤之政芟以殄草剔以除  
本風以布種土以附根頒其法也冬耕春種朝巡夕  
課日考旬會趨其時也勤者勞之惰者勗之合耦助  
之移田救之宣其力也下稽事功達之於上上制祿  
食復之於下叙其勞也至若義感於內誠動於中狗  
國忘家恤人猶己野次露宿簞食瓢漿盡四体之勤

超一時之役大寒栗烈而猶執耒致盛暑赫曦而不  
傳車蓋如登高本梯與之死生投膠均味忘其饑渴  
然後知仁義之政必見於耕穫井田之法可施於甲  
兵夫如是人將竭其力地將盡其利天將與其時自  
贊皇爲郡無凶年自朱公爲屯無下歲元年冬收入  
若干斛數與浙西六州租稅埒朝嘉厥庸授廷尉評  
公又稽氣授時如前代法有白雀入于高豐屯廩蓋  
大穰之徵也屯官某等聚而稱曰初公爲屯人有  
二懼焉邑人懼其暴屯人懼其擾今溝封犬牙而不  
相侵疆場日履而人不知方舟而上以饋師旅此功  
及於國也發量而入以寬征稅此德加於人也古者  
智效一官政修一鄉猶歌之詠之手之足之况朱公  
之績如此其大者乎遂相與鋤琬琰表阡陌南陽太  
守豈專刻石之功桐鄉耆夫終踐大農之位其辭曰  
茫茫九區陽九躔災邱荒札瘥田卒污萊天步未移  
連師滿野不耕不穫仰食於下嗷嗷遺人餬口饋軍  
帝曰子憂爰立其屯且戰且耕古之善經師肅祇  
王命是聽嘉禾之田際海茫茫取彼榛荒畫爲封疆



朱公莅之展器授方田事既飭黎人則康我屯之稼  
如雲漠漠夫位基布溝封綺錯朱公履之 耨趨獲  
狼莠不生螟螣不作歲登億計征寬稅薄息我蒸人  
遂其耕鑿我屯之庾如京如坻嘉量是登方舟是維  
贊皇獻之達於京師飽我六軍肅將天威畎畝於溝  
溝達于川故道既堙變將爲田朱公濬之執用以先  
浩浩其流乃與湖連上則有塗中亦有舩旱則溉之  
水則泄焉曰雨曰霽以溝爲天俾我公私永無饑年  
公田翼翼私田蕝蕝不越其畔不犯其疆我倉既盈  
爾廩維億屯人熙熙邑人怡怡不擾其務不干其時  
我無爾暴爾無我欺我有官屬朱公訓之我有徒  
朱公恤之我有衆役朱公卒之我有徵功朱公序之  
起於田中印綬纍纍何以況之福祿如茨何以久之  
刻篆於碑

嘉靖名臣頌 并序 明 鄭曉

新建伯王公守仁少師大學士楊公廷和少保兵  
部尚書端敏胡公世寧少傅太學士蔣公冕少保  
大學士石公珪少保兵部尚書康惠李公承勲太  
子太保刑部尚書林公俊少師大學士楊公一清  
少保吏部尚書喬公宇吏部侍郎何公孟春太子  
太保兵部尚書彭公澤太傅大學士文襄席公書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敏霍公韜大同總兵太保  
梁公震遼東總兵都督馬公永九十五人頌曰

於明高皇載開載闢剗戎雪革赤鼎黃華軼唐襄周  
正位先宅燕翼鴻貺鳩盤宗拓八聖淵源道宗正叢  
世斯及斯惟親惟德濟發汾江光橫軫翼代邸濬藩  
豈云陋側紹摯堯年燭燕漢巍日角虹髯龍顏鳳臆  
明作萬機敦率六職結網更絃勿褻勿逼時有名臣  
治五亂十伏鉞星垣秉鈞天邑緝武經文鴻磐蠖螭  
才與時濟道隨身輯亦有聞望亦有訛滄才奚人備  
事假衆集

矯矯王公英資超崛老佛孫吳歐蘇宋屈一悟翻然

良知湧湧右陸左朱群疑象佛聖域閒閒道岸屹屹  
力鞏志寧庶其彷彿牯牛譏豎田禽珍饒俘澤檻長  
寧刺彬刺師律儒珍長裾短襦嶺北嶺南甘棠芾芾  
朋來盍簪汾湖炳蔚彼采苓者聯章矯矯

新却番番沉心朗識康陵再相徘徊九戩搖搖翠華  
楚南秦北寂寞文章善類無色細蠹剝床元亮敢弋  
官聞樊排渭壘絳枋內藉徽音外奠崇極談笑危疑  
弗徐弗棘帝曰孝思嗟余偏旻大號三釐追爾誅殛  
天王聖明議禮重則亦將亦匡老臣暗塞

抗三少保惟于惟岳端敏胡公允武起竿古貌古心  
中靈外機觸觸驕藩力摧其角微服扣閣囊頭徙朔  
長孺含章晁生天祿防豈後時幾乃先覺繡斧裁我  
奮白清濁晚躋元樞造膝丹墀余曰履霜余曰重較  
余曰練才余曰敏學忠梗上孚竟罹謫詠

蔣公端澄亦簡亦慎下襲九淵上凌千仞愚不可卷  
堅不可礪胡慶非殃胡貞非各稱詩蓋臣允書壽俊  
左右楊喬顛倒張桂十九紛更再三調劑頓首平臺  
苦言隕涕臣曰唐虞皇曰孝弟陵殿初成統嗣再繼

父子之倫君臣之際卷古留諫山椒水涯

石公庭庭靖方介怡氣拔幽恒志探伊洛雅操圭璋  
雄文彤履槩足久要義匪寢諾洗滌衡曹周旋密閣  
孰我毀譽孰我囊橐時逐低昂我胡前却謁廟危詞陰  
強陽弱三封內批矢情邱壑賦雁悲羈贊士嘲瞋賜  
策懸車終始鵲鵲臣貌不揚臣心不忤

嘉魚楚材融通真霄學本家庭名由砥礪迹示盤桓  
宇甘吟嘯會守南昌柔綏武厲東園言言山戎咏咏  
撥憲以澄董師以制乃條六黃乃剪五紵周達人情

諄諄國契雄算胡多省災深計積積憂勞趁朝顛蹶  
需爾天卿童瞳屢諱默要展禽謚兼康惠

見素清英蚤好誇節佛開韓疇蜀靖張垵謝祿深棲  
如哲避涇江濠不共誣命干竊千里一函義風烈烈  
起踐秋臺平反繫泄孰富孰威守我陳臬禮疎同蘭  
堂議共巖介石胡堅拔魚胡決徐抱孤貞孰巧孰拙  
啓手遺章餘忠自竭矧有文章鏗如金鐵

達哉遠菴應變警捷高畧深資難睽易盍坐鎮褒衣  
門攬長鈇燕許文章泰隴事業石畫四迴金閨三接

奸瑾穴鑄遙度通劫兵貴形卒謀尚幾合亞夫中堅  
弱翁私弄搏虎于樊襲狐于脅起眎戎韜逆歸理燮  
狗正傾邪功隳利喋萬鎰織瑕煩言緩頰

喬公韻字寬綽和平魁梧山立翰藻雲行見惡無咎  
聞善若驚盜起洪都竊窺建業奸吏甘言凶奄詭謀  
潰川原火不震不悞六飛南巡左起右卓刑緩旬師  
妖纏大角審意寢謀屹如山岳乃絕百揆乃康羣流  
宋奚比漢琦肯誤脩勿履虎尾而首狐邱  
柳陽閭閻簡粹雄昌溫容春雨正論秋霜孔云好古

孟曰成章出釐閔牧還靖職方旬宣滇徽佐典銓綱  
約不留畛廣不隳坊九騰奏牘一慟朝堂有赫嚴詔  
數爾猖狂迸爾草莽褫爾冠裳以俟百世以考三王  
易心改節悠悠彼蒼讐言報德神在帝傍

壯哉幸菴有聲秦隴謂爾孝恭謂爾忠勇閭達非疎  
盤錯非冗遊刃揮斤風翔泉湧轉戰中原秦凱已蜀  
吐蕃窺邊立郡荼毒攬總戎端西關閉玉諒昌麗諾  
矯詞詔獄引咎讓功再起司馬或淵或田望重朝野  
細行勿矜大節弗假早謝先幾脫于鈐鑕

展也文策確廉端勁志稱其才學達于政惠郊疲毗  
捐淮利柄抗疏披龍出奇剪獍禮議盈庭分明樹譽  
風摧震烈廢死竄流非茲曲蘖自恕曷瘳罪我冷段  
知我韓歐士以穀推約以牖納夫豈詭隨何謂噂沓  
拜相武英即今稠楊進賢遠奸願無雜選

侃侃文敏直毅無前意中程馬業喜固遷黜亦甚懃  
詎非少年奇跡頽脫飛辨河懸累書交疏謂非我職  
政貴清議理賴皇極憤或詆口義或形色遇惡揚善  
操曲逾直昔胡從容今乃嘆老淹速殊途行違一造

堅冰不遲苞桑宜早乃圖聖功勗哉阿保

赳赳梁公行間奮迹身面高肩鷹胞虎額氣擁震雷  
機深几席士戢其武亦甘其澤移鎮雲中兵驕將猥  
旌旄一麾聲靈頓改夜就黑山晨搜青海奪彼草泉  
繕我溝壘紫韁千群蒼頭百隊禍警唐藩威行漢塞  
胡隕千城憂我恒代寵贈上公增此敵愾  
馬公特起明慈信劼說禮敦詩跨馬穿札守督漁陽  
心縣大寧曾是既脫薄我郊垌乃鉗其酋乃携其群  
百里未闌三捷來聞容章獻忠收攬賢傑義滅坤囊

遠深需穴全遠喝喝載東符旄涉河陷陣逾山毀巢  
疆陲外靖伍卒內囂腹心弗潰掌股斯調

於惟先達械芑盈朝或更九試或貺一朝和不爲此  
競不爲囂同聲同氣道長道消惟予小子瞻斗望洋  
奚終晏謝梁摧鏡亡效詞袁口竊比彭楊用抽簡素  
以俟旂常

頌

營造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明 宋 濂

皇帝既正大統建都江表德綏威讐萬邦咸臣用羣臣奏臨濠爲龍興之地賜名曰鳳陽南北民大和會百族錯居動十萬數然而物大而盛不假器齊一之無以嚴昏旦之禁乃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鐘以定衆志以裨治化侯之受詔遣使者至富春山中徵金工何成論以天子明命即日帥其屬十六人以從相地鳳陽城東三里搏泥成範畫其銑角衡之度倭弁爲良篆帶以方侯其燥剛始穿一十又三鍊青赤銅

六萬五千金篋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巳蒞事厥明侯具法服以牛一羊一豕一祝告先治之神禮既成索鑄咸興鼓動風氣炎光赫曦上貫霄漢絳液既澄氣憤雲洩循實而入肅肅有聲陽施陰凝勁質斯具越二日辛未乃發復取牲血塗其鑿隙以厭除不祥鐘高十六尺有五寸厚六寸徑十尺有五寸圍三十四尺有奇混融其輪圓煒煜其容輝信技殫于人工巧妙奪于神功者也于是營構層臺副以篋簾聚千夫之力鉅鉅而登之一杵之撞隱隱闐闐雷旋電奔

震撼太虛遐邇聞者靡不聳愕會濂扈從青宮幸鳳陽親觀盛美侯遂請濂爲之頌濂聞先王之世金部有七黃鐘乃樂之所自出而景鐘又爲黃鐘之本所謂景鐘大鐘也其受至于九斛而止律呂由是而應陰陽由是而均夫豈細故也哉秦漢以來寢失古法小鐘或數尺大鐘或容千石皆不本于律度今我熙朝稽古右文定于中制宣導天地孚洽神人中和所致嘉瑞畢協增拓化原亦于是乎有賴非特嚴昏旦之禁而已濂待臯國史以文辭爲職業義當發揚蹈厲以鳴國家之盛侯之有請不敢固辭頌曰維天穆清鼓以雷霆適昭天聲百物以生維帝濬詰法天之烈大鑪斯揭元氣噴洩睇于濠梁真龍飛翔乘陰御陽洗濯八荒神物攸起是爲帝里從者如雨於焉萃止物大而豐往來憧憧節之以鑪罔敢弗恭乃飭鳧氏乃具鑪鐘乃烹乃鬻化金爲水赤氣夜明如日之昇流亟而顙八竇有聲彬彬斐斐功同神鬼不鈕不鑄輪圓順軌既啓其型敢愛斯牲塗鑿禮成榮光如星千夫齊力臺構懸植交扛孔奭載考載擊

宅兮囿囿觸兮貴貴摩乾溢坤以警昕昏發捷靈氣  
昭融品彙物無疵癘年穀攸遂博碩而麗聲與天通  
拓美集祥熏于家邦惟皇建極福之敷錫制器有赫  
式和民則稽樂之原鐘實爲先律呂以宣功垂不利  
小臣作頌有美無諷爰咨于衆是傳是誦

頌

釋老

十大阿羅漢頌

宋 蘇 軾

蜀金水張氏畫十大阿羅漢軾謫居僊耳得之民間海南荒陬不類人世此畫何自至哉久逃空谷如見師友乃命過躬易其裝標設燈塗香果以禮之張氏以畫羅漢有名唐末蓋世擅其藝今成都僧敏行其元孫也梵相奇古學術淵博蜀人皆曰此羅漢化生其家也軾外祖父程公少時遊京師還遇蜀亂絕糧不能歸困卧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見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錢二百貸之公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

在公曰此阿羅漢也歲設大供四公年九十九設二百餘供今軾雖不親觀至人而困危九死之餘烏言卉服之間獲此奇勝豈非希濶之遇也哉乃各即其體象而窮其思致以爲之頌

第一尊者結跏正坐蠻奴側立有鬼使者稽

顙於前侍者取其書通之頌曰

月明星稀孰在孰亡煌煌東方惟有啓明咨爾上座及阿闍黎代佛出世惟大弟子

第二尊者合掌趺坐蠻奴捧贗於前老人發

之中有琉璃器貯舍利十數頌曰

佛無滅生通塞在人墻壁瓦礫誰非法身尊者歛手不起於坐示有敬耳起心則那

第三尊者扶烏木養和正坐下有白沐猿獻果侍者執盤受之

我非標人人莫吾識是雪衣者豈具眼隻方食知獻何愧於猿爲語椰子勿憎王孫

第四尊者側坐屈三指答胡人之問下有蠻奴捧函童子戲捕龜者頌曰

彼問云何計數以對爲三爲七莫有知者雷動風行屈信指問汝觀明月我在指端

第五尊者臨淵濤抱膝而坐神女出水中蠻奴受其書頌曰

形與道一道無不在天宮鬼府奚往而礙婉彼奇女躍於濤龍神馬尻與攝衣從之

第六尊者右手支頤左手拊髀獅子顧視侍者擇爪而剖之頌曰

手拊雛猊目視爪獻甘芳之意若達於面六塵並入

心亦偏知即此知者爲大摩尼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中

胡人持短錫杖疊奴捧鉢而立頌曰

我以道眼爲傳法宗爾以願力爲護法龍道成願滿  
見佛不忤盡取玉函以昇思邈

第八尊者並膝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過

前有神人湧出於地捧盤獻寶頌曰

爾以捨來我以慈受各獲其心實則誰有視我如爾  
取與則同我爾福德如四方空

第九尊者食已撲鉢持數珠誦呪而坐下有

童子搆火具茶又有埋筒注水蓮池中者頌

曰

飯食而畢撲鉢而坐童子茗供吹簫發火我作佛事  
淵乎妙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於前

頌曰

飛仙玉潔侍女雲眇稽首炷香敢問致道我道大同  
有覺無修豈不長生非我所求

第十一尊者趺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

而立頌曰

前聖後聖相喻以言口如布穀而意莫傳鼻觀寂如  
諸報自例孰知此香一炷千偈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其神騰出於  
上有大蟒出其下頌曰

默坐者形空飛者神二俱非是孰爲此身佛子何爲  
懷毒不已願解此相問誰縛爾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側坐侍者捧盃而立

有虎過前有童子怖匿而竊窺之頌曰

是與我同不啻其妃一念之差墮此髻鬚導師悲愍  
爲爾輦歎以爾猛烈復性不難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正坐誦呪侍者整衣於

右胡人橫短錫跪坐於左有虬一角若仰訴

者頌曰

彼髯而虬長跪自言特角亦來身移怨存以無言音  
誦無說法風止火滅無相仇者

第十五尊者鬚眉皆白袖手趺坐胡人拜伏



於前蠻奴手持拄杖侍者合掌而立頌曰

聞法最先事佛亦久奄然衆人是大長老新水井臼  
老矣不能擢伏魔軍不戰而勝

第十六尊者橫如意趺坐下有童子發香篆  
侍者注水花盆中頌曰

盆花浮紅篆煙繚青無問無答如意自橫點瑟既希  
昭琴不鼓此間有曲可歌可舞

第十七尊者臨水側坐仰觀飛鶴其一既下  
集矣侍者以手拊之有童子提竹籃取果實

投水中頌曰

引之浩茫與鶴皆翔藏之幽深與魚皆沈大阿羅漢  
入佛三昧俯仰之間再拊海外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闌瞪目而坐下有二童  
子破石榴以獻頌曰

植拂支闌寂然跏趺尊者所游物之初耶聞之於佛  
及吾子思名不用處是未發時

跋尾

佛滅度後闍浮提衆生剛狠自用莫肯信入故諸賢

聖皆隱不見獨以像設遺意提引未悟而我眉五臺  
廬山天台猶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見之軼家藏十  
六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爲白羽或凝爲雪花桃李  
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悲深重急於接物故多  
現神變儻其然乎今於海南得此十八羅漢像以授  
子由弟使以時修敬遇夫婦生日輒設供以祈年集  
福并以前所頌寄之

魚枕冠頌

宋 蘇 軾

瑩淨魚枕冠細觀初何物形氣偶相值忽然而爲魚  
不幸遭網罟剖魚而得枕方其得枕時是枕非復魚  
湯火就模範峴然冠五嶽方其爲冠時是冠非復枕  
成壞無窮已究竟亦非冠假使無變壞送與無髮人  
簪導無所施是名爲何物我觀此幻身已作露電觀  
而況身外物露電亦無有佛子慈閔故願受我此冠  
若見冠非冠即知我非我五濁煩惱中清淨常歡喜

史贊

史贊

替

帝王

功臣名賢

祥瑞

圖畫

物彙

器用

儒理

釋老

述高紀贊

漢班固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寔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  
調漏於楚爰茲發迹斬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  
粵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  
五星同晷項氏畔換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  
秉籌而運帝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  
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恭行天罰赫赫明明

述韓英彭盧吳傳贊

漢班固

信惟餓隸布實黠徒越亦徇盜萌予江湖雲起龍驤  
化爲侯王割有齊楚跨荆淮梁縮自同閑鎮我北疆  
德薄位尊非祚惟殃吳克忠信允嗣乃長

光武紀贊

范蔚宗

炎政中微大盜移國九縣颺迴三精霧塞民厭滯詐  
神思反德世祖誕命靈貺自甄沈機先物深略諱文  
尋邑百萬貌虎爲羣長穀雷野高旗彗雲英威既振  
新都自焚度劉庸代紛紜梁趙三河未澄四闔重擾  
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靈慶既啓  
人謀咸贊明明廟謀赴赴權斷於赫有命系我隆漢

贊

帝王

唐武宗皇帝真容贊

唐 李德裕

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御極之五載氣應天和德感人心朝廷四方咸一於政風雨時若螽蟴歲息銷蓬宇爲休氣驅戎狄爲懷人北荒堅昆重譯而至厥有窘代憑阻弄兵陸梁韋顧旣伐夙沙自縛武功旣成休德昭明前古未聞百王莫致之事皆藏於圖謀矣皇上以爲大禹叙九疇敬五事豈不曰貌恭則莊視明則正予欲作續傳照審其儀形且夫聖人潛心於天以通神明先定其神而萬物理矣昔之訪具茨期姑射在此而已況乎廣成之戒抱一元元之去多欲予所貴道良爲是矣豈眩夫係風之言奇彼淖水之術從僇佺之所珍遺堯舜之令名哉於是圖經素寫良金擬鑑形於止水若凝視於清鏡五彩旣彰穆穆煌煌居列仙之館近元祖之光蓋以昭燕翼之謀顯丕承之德矣臣聞古之至聖必有奇相是黃熊之瑞應於龍體赤精之符協於圖表頽然而長文王所以王天下也體貌多奇漢高所以威海內也然則續事之微極於惟肖至於天光晬清日華明潤非可

圖也庶髣髴焉末臣奉詔敢颺言曰

唐運中興天授大君軒耀其武堯煥其文北伐獫狁  
漢朔无氛西伏堅昆稽首稱臣侵生壹闕盜起河汾  
沈機先物雄斷解紛克定羣慝竟全大勲八表旣寧  
萬機益勤爰命采績載模天真崑閭間岑峻極秋旻  
蓬瀛白日光照清晨涵育如天尊嚴若神輝赫綢繆  
爲龍爲雲聖作物覩禎祥以臻宣光乃孕康熙載甄  
政建中和金聲玉振太階旣平廟器乃陳化下以德  
待盈以仁四瀆宗海衆星拱辰億萬斯年藻朗日新

文昌帝君像贊

明 劉定之

有以孝陵御容傳寫爲文昌帝君像者臣定之稽首  
贊曰日行於天光寓萬形全得爲月分得爲星雲得  
爲霞雨得爲虹影得水底火得鏡中國明晶彩晶彩  
日同於皇開天自天陟降其寓於茲文昌帝像主世  
之文緯地經天有赫厥用無私其權冲天烏紗彤雲  
龍袍就之日近望之天高臣拜稽古古亦有是宋仁  
宗像卽眞武帝

史贊

功臣名賢

東方朔畫贊

晉 夏侯湛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漢建安中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詆諧以取容潔其道而微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瞻知宏材侔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斫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聞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宏陵轢鄉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跼籍貴執出不休顯賤不憂威戲萬乘若寮友視侍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談者又以先生噓吸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

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觀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退弗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樂在必行處險罔憂跨世凌時遠蹈獨存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栖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遶茲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歸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同旋祠宇庭序荒蕪榱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鑒孔明髣髴風塵用垂頌聲

三國名臣序贊

袁宏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韋才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雖遭遇不同且跡有優劣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寧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中古凌遲斯道贊矣居上者不以以至公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國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遂寧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袁世之下保持明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材於斯爲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下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道難遭時難遭



時不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  
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  
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  
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  
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明  
而有救世之心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  
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  
顯等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  
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偏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由斯  
而談故以大名存節至如身為漢潁而跡入魏募源  
流趣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  
以文若既明名教有寄乎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  
舉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相與宏道豈  
不遠哉崔生高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芴霸  
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璽  
君臣易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  
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  
先賢玉摧於前來哲懷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

教束物者乎孔明盤柏侯時而動遐思管樂遠明風  
流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  
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  
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  
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公瑾卓爾逸志不羣  
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晚節懼奇則參分於赤壁  
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哭止  
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豈徒寥愕而已哉然而杜  
門不用登壇受譏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  
間俄有不同況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  
作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雖大旨  
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  
爲世作範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爲之讚云  
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  
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  
字子布袁渙字耀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  
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  
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顧雍字元歎夏侯元字泰初

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陳泰元伯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洪飈扇海二溟揚波虬虎雖驚  
風雲未和潛魚擇淵高鳥侯柯赫赫三雄並爲乾軸  
競收杞梓爭采松竹鳳不及栖龍不暇伏谷無幽蘭  
嶺無亭菊荀或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探賸  
賞要日月在躬隱之彌曜文明映心鑽之愈妙滄海  
橫流玉石同碎達人蕪善廢已存愛謀解時紛功濟  
宇內始救生人終明風驟慕公達潛朗思同著蔡運  
用無力動攝羣會爰初發跡遺此顛沛神情元定處

之彌泰悵悵暮裏冥無不經疊疊通韻跡不暫停雖  
懷尺璧顧哂連城知能拯物愚足全生袁煥郎中溫雅  
器識純素貞而不諒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  
志成弱冠道敷歲暮仁者必勇德亦有言雖遇履虎  
神氣恬然行不修飾名跡無愆操不激切素風愈鮮  
崔琰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踈朗牆宇高嶷忠存軌  
跡義形風色思樹芳蘭剪除荆棘人惡其上時不容  
哲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運極道  
消碎此明月徐邈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

海納和而不同通而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貽答陳季長

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耻民未知德懼  
若在己嘉謀肆庭諫言盈耳夏侯元王生雖麗光不踰  
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淵哉泰初宇量高雅器範自  
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跡涉必僞處亞匪難理存則  
易至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君親  
自然匪由名教敬授既同情理兼到烈烈王生知死  
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陳泰元伯剛簡大存名體志  
在高構增堂及陞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

其心禮自晉氏至  
此並繼臣諸葛亮堂堂孔明基宇宏逸器同生民獨

稟先覺標勝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  
六道喪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掃零宗子思寧薄  
言鮮控釋褐中林鬱為時棟麗士元宏長雅性內融  
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矢勝塗未隆先生標之  
振起清風網繆哲后無妄惟時夙夜匪懈義在緝熙  
三恪既陳霸業已基蔣公琰植根不忘中正豈曰模  
擬實在雅性亦既勗勗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可  
敬黃龍公衡冲達秉心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時昔

不造假翮鄰國進能微音自諸葛亮退不失德亮並蜀臣周瑜六合紛

紘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盼公瑾英達朗心獨

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託霸迹志掩衡

霍恃戰志敵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

隔張昭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汪表王略

威震吳魏同實遂歎宏謨匡此霸道桓王之薨大業

未純把背託孤惟賢與親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

南面寔由老臣魯才為世出世亦須才得而能任責

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擔吐奇乃構雲臺曹

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彀將命公庭

退忘私位豈無鵠鶴固慎名器陸遜伯言蹇蹇以道佐

世出能勤功入能獻督謀寧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

疑忠而獲戾顧雍元歎謗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

塵玷立行以恒匡主以漸清不增絮濁不加染秦嗣仲

翔高亮性不和物好是不韋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

道受點嘆過孫陽放同賈屈此並吳臣詵詵衆賢千載一

遇整饬高衢驥首天路仰挹元流俯宏時務名節殊

途雅致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

賈尚想遐風載挹載咏後生擊節懦夫增氣

夷齊

晉三陶潛

二子讓國相將海隅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高歌  
慨想黃虞貞風凌俗爰感懦夫

箕子

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哀哀箕子  
云胡能夷狡童之歌悽矣其悲

管鮑

知人未易相知實難淡美初交利乖歲寒管生稱心  
鮑叔必安奇情雙亮令名俱完

程杵

遺生良難士爲知己望義如歸允伊二子程生揮劍  
懼茲餘恥令德永聞百代見紀

七十二弟子

恂恂舞雩莫曰匪賢俱映日月共餐至言慟由才難  
感爲情率曰也蚤夭賜獨長年

屈賈

進德修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下顧之嗟乎二賢  
逢世多疑候詹寫志感鵬獻詞

韓非

豐孤隱亢以文自殘君子失時白首抱闕巧行居災  
沒辨名患哀以韓生竟死說難

魯二儒

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若人特爲貞夫德不百年  
汙我詩書逝然不顧被褐幽居

張長公

遠哉長公蕭然何事世路多端皆爲我異欽轡竭來  
獨恙其志寢迹窮年誰知斯意

二孝贊並序

唐李華

靈武二孝曰侯知道程俱羅目不覩朝廷之容耳不聞韶夏之聲足不登齊魯之境所見戎馬旃裘參於夷狄而能生養以孝沒奉以哀穿墻起墳出於身力鄉人助之皆哭而反之廬於冢次號泣無節侯氏七年矣程氏三年矣根於天性陶我孝理其至乎哉埃垢積首草生髮間每大漠晨空連山夜寂人煙四絕虎豹爲鄰擁墳推膺聲氣咽塞下入九泉上徹九天背爛心朽皮枯節攀草木先秋而凋落景氣不時而凝閉殊爲異獸助之悲號萬物有極此哀無窮大哉二子能以孝終始乎語曰孝如曾參不忍離其親生既不忍沒忍離之哉二子之孝過於曾氏矣昔吳起忍與母盟陳湯忍遷父喪起謀復楚霸而戮死湯功梓漢恥而囚廢神道昭昭若何無報九州之衆誰非人子踐霜露者聞風永懷士有感一諾一顧猶或與之死生嘉一草一木猶或爲之歌詠而況百行之宗終天之感乎華奉使朔陲欲親往弔焉屬河凌絕渡願言不果憑軾隔川寄聲二孝同爲贊一章敢旌善

人以附傳史其文曰

歟初生人有君有親孝於親者爲子忠於君者爲臣兆自天命降成人倫皆死不義忘生不仁愚及知就爲之禮文禮文不能節其哀繫道德之元紀至哉侯氏創鉅病殷手足胼胝成此高墳蔬果爲奠茅蒲爲茵其奉也敬其生也貧大漠黃沙空山白雲柏庭既夕松路未晨冠戎接境豺狼成羣夜黑鼯動如臨鬼神哭無常聲迴徹蒼曼風雨漂搖文體鱗皴色慘我蒿聲酸棘薪宜斬三年爾獨終身邑子程生其哀也均顧後絕配瞻前無鄰冬十一月河水塞津吾將弔之其路無因寄誠斯文揮涕河濱

四皓贊

唐 李 華

時濁世危賢人 之商洛深山鶯鵲潛飛漢以霸興  
皇王道衰玉帛維至先生不歸吾非固然可動而起  
龍眉皓髮來護太子至尊動容奪嫡心已四賢暫出  
天下定矣返駕南山白雲千里

凌煙閣勲臣贊二十二首 唐 呂 溫

我二后受成命撫輿運乾坤軸撼乾拒鼓元氣而雷  
域中騰百川而雨天下雷收雨霽如再開闢蕩焉與  
太極同功貞觀十七年太宗以功成治定乘高而不  
有之道讓德於祖考推勞於羣臣念匡濟於艱難感  
風雲於時昔思所以摠之無窮乃詔有司擬其形容  
圖畫於凌煙者二十有四人蓋象乎二十四氣之位  
天昭勲德也昔者舜以五臣致理周以十亂反正高  
祖以三傑作漢光武以二十八將中興若夫錯綜勲  
賢牢籠今古雄四代而高視者其惟聖唐乎至若唐  
荅公劉渝公之倫探元符建帝國首戴神堯舉晉陽  
而活天下此則大禹之拯溺也魏鄭公以致君爲已  
任諫若不及蹇蹇左右秉心宣猷此則咎繇之勳言  
也虞永興糾合羣儒旁求百代明備王禮克諧帝樂  
使我大國煥乎其有文章此則夷夔之制作也長孫  
趙公舉大義除二兇安宗廟定社稷以振我不赫無  
疆之休此則周公之匡救也英衛受天勇智雄武佐  
聖鼓行海內度定四方此則太公之鷹揚也房杜元

機朗識並運帷幄神發響效謨成天功此則蕭何之  
指蹤也子房之決勝也尉遲秦程剛毅木訥氣鎮三  
軍力崩大敵匹馬孤劔爲王前驅此則吳漢之樸忠  
賁復之雄勇也其餘皆棟棟殊材黼黻異制傳諸古  
烈罔有慙德皇王之際於斯爲盛其始也文爲經武  
爲緯智斯作忠斯述其末也大不偏小不逼退者全  
來者達控而縱之使自用之推而引之使自盡之不  
設籠檻以觀遼廓之致不煩韁鎖以極權奇之變執  
一德而衆力展懸大信而羣情竭高祖聚之以仁太宗  
用之以道高宗終之以仁傳聖萬代享其功利此非  
盛歟昔陸機袁宏爲晉人而歌功於漢魏作者猶或  
稱之況乎遊聖代觀國光目睨凌煙而頌聲不作某  
不揣賤劣有斐然之志輒盡所蓄各爲讚一章上以  
見王業之艱難中以明聖賢之相須次以朗前哲之  
光韻末以聳後人之誠節侯君集張亮員勲跋扈自  
陷大逆敢沒其名用彰天刑使伐勞懷貳者懼春秋  
之義異姓爲後故以河間元王爲贊首云

河間元王孝恭

太極構天本由一氣大人創業資我族類堂河間  
仁勇是經適駿有聲爲唐宗英暴隋天亡羣盜猖狂  
我伐用張時爲哲王武有烈光爲爪翼肺腸經綸八  
方自南徂東晏海澄江平蕭銑輔以祐使父兄帝天下化家  
爲邦用竭爾力寵臻其極言不伐色不德以默柔嘉  
惟則佐高祖建大勳如周旦夷與太宗守大成如漢  
間平宜君宜王磐石無疆

房梁公元齡

梁公先覺龍卧待君長彗流光掃天布新義師雷興  
公躍其鱗杖策千里來謁帝開婉婉梁公實懿實聰  
實光實融羽義翼忠若鶩若鴻大風動地儒服從容  
靜運宵中袖張折衝左右太宗夷宅廓蒙定高祖功  
功告武成翊開太平我雖忘勞時靡有爭網羅遺賢  
推轂羣英玉不韜輝蘭無沈馨飛鴻出冥振鷺在廷  
濟濟多士太宗以寧公無事矣闕家有補惟仲山甫  
經營四方方叔召虎大邦鈞軸至則委汝閑居台輔  
撫默自處亦莫敢侮高朗令終嗚乎梁公

杜萊公如晦

穆穆葉公奇姿粹靈蘊元和氣為大國禎乘時恢能  
唐室大開故人相攜公與房梁公同直上太階更為  
陰陽迭作日月佐明四海贊育萬物王度是欽如玉  
如金德音情情萬有千古永稱房杜如周申甫

魏鄭公徵

堂堂魏公崇節大志喬幹直聳摩天自致遭風雲時  
得霸王器一言委質有死無二撫我則后各盡其志  
魯事李密沈浮變通龍戰既息皇建有極俾補衮職  
其繩則直諤諤寢寢危言正色保太宗德弼還替否

日月不蝕黜漢霸雜行周王道人或有言秉德不撓  
與封德禮興樂崇德合道豐保合太和昭明有融起  
四年中復三代風言出化成神哉厥功尹躬佐商有  
恥於湯公以其志匡飾聖唐為唐宗臣致唐無疆永  
式萬邦

長孫趙公無忌

趙國之先發祥朔土乃祖乃父受天之祐為天下母  
有子而賢為唐宣輔聖賢同氣千載一觀玉顯趙公  
允文允武克忠克仁實有大勲高祖受命太宗歸尊

翼翼乾乾恪居於藩羣孽亂嗣爭窺神器鴻業將隆  
公揭大義一匡天地人到於今家受其賜帝將傳聖  
爰有顧命汝忠汝誠莫與汝京與我聖子守唐太平  
公相高宗有太宗遺風刑措時豐八荒來同和氣大  
融妖星襲月禍起中宮公將正之以王帝躬武氏謀位公以力爭  
力屈羣邪誠阻天聰默非其尤令問無窮

唐荅公儉

歲寒陰凝冰雪皚皚有鳥擇木先陽春來誰歎荅公  
王佐之才閒運未開登潛龍臺代萬姓請命與天為  
媒扶龍而興振起雲雷權輿帝圖經始唐基始覆一  
簣勃焉巍巍易失者時難知惟幾知幾其神荅公元  
勲

劉渝公政會

河出崑崙來潤中夏連山合沓橫擁其派巨靈勃然  
手擘太華決流東注功並造化粵我聖唐將舉晉陽  
帝命是將往拯溺於四方亦既載旆亦既秉鉞強兇  
當路王威高拒不得發渝公慷慨義激節用奇制  
變大事立決雷奮霆越天衢八達則莫我敢遏如巨



靈破山河勢始豁赫矣渝公與神齊烈跡如仙掌炯  
炯不滅

李衛公靖

有隋之末羣盜熾燕帝怒震發五星從太白煥照參  
野將有聖人兵定天下金精下射猛毅感激李公矯  
矯從此奮跡躍於中原王者則獲壯士不死初公不

帝欲殺之壯其言而免壯士公自稱唐威載赫帝曰汝傑致天之罰手

付金鉞俾往式遏不庭則殺如颶發發如火烈烈摧  
枯爍雪應鼓如截遠若荆巫險若江湖強若匈奴莫

不率從莫不震恭車書混同氛祲蕩空衛侯之功功

則維何歲明惠和策勇駕智長驅仁義仁義曠蕩帝

王之將萬古曷瞻鐵山峽嶺築壙關家  
鐵山積石也

李英公勣

橫流莫極大亂無象英公傑出應運為將與楚楚霸

與漢漢王天時人事隨我所向長蛇縱蠶王東徙河

洛瑟瑟封豕建來濟同惡號吼連聲如雷如霆萬里

震驚時維英公諒我太宗斬豕以鉞取蛇於穴羣穢

殄滅乃定九鼎乃開明堂奄有大邦金甲同光告成

於王太宗獻捷于高祖與  
勣與拔金甲為上將皇業用昌帝命英公北伐

殄仇雷鼓殷殷旄頭幾殞掃雲黑山布唐陽春五原

草綠不見南牧島夷未庭天子親征其絳維英莫拒

莫抗是震是蕩破東海浪天下既和解鞍投戈袞服

委他華髮皓皓終始三朝無玷可磨

劉夔公宏基

夔公崢嶸金虎之精應時而生與運俱行摠帝元戎

震唐天聲瞋目張膽前無金城別建龍節中分虎旅

啓行萬里乘氣一鼓劔揮雷霆旆卷風雨先持咸陽

鎮定天府天府既定唐集大命入揚王遑出權兵柄

薄伐殄仇朔風不競徂征島夷東海如鏡義始忠卒

元勳之盛

長孫邵公順德

泰山未明雷鬱幽崖日觀赫開舒為丹霞昔我太宗

賢傑潛屯帝出於震爛其盈門邵公炳焉實耀其間

功參造物謀協先天執爰前驅捧轂南轅以勞以舊

佐命之元

虞永興公世南

英英永興華德素行以文富國以道佐命天下既定  
爲唐儒宗東觀石渠始生古風來精繹思假道書圖  
驅馳百代出入三古問義皇心聽堯舜語歸來帝則  
獻可替否帝告永興與鴻碩之倫闢六籍三墳建樂  
章禮文先師是宗於廟辟雍辟雍沉沉天子所臨或  
弦或歌講古述今其從八千纓弁森森獬豸擊或  
詠德音羽林孤兒亦垂青襟洋洋聲教無遠不洎日  
月所照皆成文字鬱開古始掃蕩流季實我羣儒成  
太宗之志英英永興宜曰文懿

尉遲鄂公敬德

僊僊鄂公百鍊龍泉沈翳未宣氣衝斗間佩非其人  
初事宋金剛躍入大川神武復焉提之上天天地之內指  
麾無前熊威虎力隱若敵國剛毅木納安劉必勅武  
德之屯毛拔禍根掃除氛昏捧出日月耀於天門功  
成名遂高謝戎事烈烈猛志化爲和氣深地高堂願  
性保命屑瓊飲露靜奏清商高爲臣勵事君鄂公之  
志之仁貞觀後公不交人事帝諒氣服食奏清商樂以自奉

蕭宋公瑀

隋氏不君忠賢莫用桐生朝陽有集惟鳳捨彼顛厦  
鬱爲新棟路車元袞開國有宋武德之暮羣孽內露  
巍巍宋公肇節高步不吐不茹不來不去屹岼中立  
爲天一柱從容而言社稷遂安持誠秉忠光輔二君  
激濁揚清欲人如身道至廣莫我敢羣境至大不容  
纖塵雪山倚空冰壑照人耿介絕倫爲唐貞臣

張郛公公謹

有倬郛公仡仡而貞僊僊而仁實太宗信臣有宗守  
藩內難未夷國之則安捨之則危帝臨安危機以懼  
以疑以著爲先知是筮是咨郛公巍然排闥折著抗  
憤正詞用人事定天意身爲元龜不知不識順義之  
則以定社稷郛公之力公之云亡帝念其勤若痛在  
身天懷發中哭不避辰君臣之間變古未聞

屈突蔣公通

五運相推土火革期隋化爲唐忠臣不知猶驅義徒  
奮拒王師指心誓天摩頸待時人歸有德四海皆叛  
春日滿川流水未泮亡家徇國方寸不亂力屈勢窮  
排空落翰東南慟哭聲盡魂斷伏忠就擒萬國瞻漢

帝曰爾通古之烈士孝於其親誰不欲子俾侯於蔣授以師紀感恩不死宣力如彼佐唐扶隋名教之美

高申公士廉

維嶽降神佐唐生申忠貞自天孝友如春德爲邦基仁厚人倫肅肅雍雍真王者臣慶因歸妹光延天配文懿皇后公婚媾之中雲龍潛會建公南海廓我無之同出也

外諒我撥亂弼文開泰過彼庸蜀荐鍾澆季文翁之化若掃於地申公攸徂有教無類父子兄弟望風相媿勃興儒雅大復禮義西南頌聲到今不墜名登元

勲理冠羣吏全材大器於錄厥懿

殷郇公開山

溫溫殷公初若儒夫銅印試吏褒衣爲儒大風驅雲忽與之俱遭逢真宰參造化謨天地既闢厥功有赫從王龔行佐帝光宅遠展驥足高揮鳳翮以永終譽垂於竹帛

秦胡公叔寶

洛汭之役龍戰未決我師與王世充陣于九曲秦公應變臨陣電拔銳氣盡來我盈彼竭成敗反掌存亡奄忽虎來風

壯鼇轉山沒遂作心膂受從討伐崩圍陷陣火迸冰裂翕如鸚聲縱若鯨突功成國定萬古壯骨

程盧公知節

盧公倬然動軼幾先轉禍爲福與秦胡公攀龍上天

縹緲鵬翼積風乃聳桓桓將軍大敵則勇雷崩山谷

貌虎頓伏颺倒溟波鯨鯢蹉跎見危而進當死不讓干城三朝身老氣壯

段襄公志元

襄公虎臣先運而臻謁帝太原許唐與身擁劍駕氣

騰風躍雲積忠累仁光有厥勲建旄北伐細柳霄屯

風謚霜迎嚴局達晨天子之使駐車軍馬軍屯蕭章乃外壁門

納制使以度不安衆秉威此真將軍伉桓桓克壯有聞

許譙公紹

羣動相食血流中原譙公夷陵射虎爲鄰列境連城火炎煙昏皎其一邦如玉不焚三光忽開萬象皆新

誰有天下平生故人引忠歸誠豹變虬伸金石之契

爲君臣奕奕煌煌爲龍爲光元戎啓行大旆央央

式遏大江奄征南方恩斯勤斯兩不可忘

中書令始興文獻公有唐鯁亮之臣也開元二十二年元宗春秋高矣謂太平自致頗易天下總覈稍怠推納寤廣若君子小人摩肩於朝直聲遂寢邪氣始勝中興之業衰焉公於是以身爲身社稷自任抗危言而無所避秉大節而不可奪小必諫大必諄攀帝檻歷天階犯雷霆之威不霽不止日月幾蝕卻爲分明虎而冠之不敢猛視羣賢倚賴天下仰望凜凜乎千載之望矣不虞天將啓幽薊之禍俾奸臣秉鑾以遠致戎詐成讒勝聖不能保護我公哀冥於侯服身雖遠而諫愈切道既塞而誠彌堅憂而不怨終老南國於戲功業見乎變而其變有二在否則通在秦則窮開元初天子新出艱難久憤荒政樂與羣下勵精致理於是乎有否極之變姚宋坐而乘之舉爲時要動中上急天光照身宇宙在手勢出丹楫相得當洪流而鼓迅風崇朝千里不足怪也開元末天子倦於勤而安其安高視穆清霽然大滿於是乎有開極之變荊州起而扶之舉爲時害動沸上欲日與讒黨

抗行於交戟之中勢若微陽戰陰衝密雲而吐丹氣欬耀而威又何難乎所痛者逢一時事一聖踐其跡執其柄而有可有不可有成有不成況乎差池草茅沈落光耀者復何言哉復何言哉曹溪沙門靈徹雖脫離世務而猶好正直攜其圖像因以示余觀而感之仍作贊曰

唐有棟臣往矣其邈世傳遺像以覺後學德容恢異天骨峻擢波澄東溟日照泰嶽具瞻崇崇起敬起忠貌與神會凜然生風氣蘊逆鱗色形匪躬當時曲直如在胷中鯢鱗初脫激海以化羊角中額摩天而下無喜無愠亦如斯畫嗚呼爲臣傲而夙夜

四皓贊

唐 梁 肅

道可佐皇而隘於帝治是以崆峒箕山之長揖於軒  
堯也德宜輔王而偶生霸世則四皓之所以晦明於  
漢火也周道絕而王澤涸秦短世而漢謀興六合披  
攘矣不暇哉則四公軒然鴻飛於冥時也天下大  
寶一人攸繫苟後嫡宗庶則亂是用衣而公隱隱然  
俯定儲后權也處則以時出則以權時以全己之道  
權以安天下之器得非知幾者歟易謂知幾其神乎  
四公體之故曰時合道合時塞道塞主非其時與道  
消息四公之謂歟贊曰

素失其鹿蒙塵並逐驚鳳何依白雲深谷英英南山  
采采紫芝漢以起吾誰與歸栖心化元濬泊無爲  
禮物雖至先生然而惟彼貞石雖不可轉儲皇不安  
我德用顯大若是驚患位是寧四公屈身天下和平  
真冥

楊文公寓真贊

宋 范仲淹

楊公以武夷之靈降於我宋在太宗朝以神童被召  
三命至著作佐郎直集賢院在真宗朝荐當清近終  
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公以文爲已任繇是東封西祀  
之儀修史修書之局皆歸大手爲皇家之盛典當時  
臺閣英游蓋多出於師門矣而命世之才其位不充  
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其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  
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跡天下謂之大雅冠業  
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  
却我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  
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  
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  
其正可知矣然端言方行回邪忌之故嘗避權臣之  
禍歸陽翟山再起會真宗不豫中外爲憂萊公將奮  
大計正前星於北辰引太陽於少海公預宏議就高  
文間弗克行既終而今上知之乃下詔追悼贈禮部  
尚書謚曰文余觀公之真而爲贊云  
嗚呼楊公兩朝清風盛乎斯文直哉厥躬端者我遊

邪者我仇霖雨不作日月其流仰止遺真雍雍哲人  
吾不知乎爲之仙爲之神

延州來季子贊

宋 蘇 軾

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  
以讓國聞於諸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令  
尹子期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  
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  
還時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將兵季子  
何其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於春秋哀公之元年吳  
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句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  
成於吳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則吳之亡形成矣季  
子觀樂於魯知列國之廢興於百年之前方其救陳  
也去吳之亡十三年耳而謂季子不知可乎闔廬之  
自立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季子聽信於吳人  
而言行於其國也且帥師救陳不戰而去之以爲救  
國名則季子之於吳蓋亦少專矣救陳之明年而子  
胥死季子知國之必亡而終無一言於夫差知言之  
無益也夫子胥以闔廬霸而夫差殺之如卑隸豈獨  
難于季子乎烏乎悲夫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於  
使季子不敢言也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

死者也江左諸人好談子房季札之賢有以也夫此  
可與知者論難與俗人言也作延州來李予贊曰  
泰伯之德鍾於先生棄國如遺委蛇而行坐閱春秋  
幾五之二古之真人有化無死

二疎圖贊

宋 蘇 軾

惟天爲健而不予時沈潛剛克以熒和之於赫漢高  
以智力王凜然君臣師友道喪孝宣中興以法馭人  
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  
不足驕士此意莫陳千載於今我觀畫圖涕下沾襟

孔北海贊并序

宋 蘇 軾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域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公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庠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爲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唧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偽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疎意廣豈不悲哉操生平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已爲喜天若昨漢公使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贊曰

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耻我書春秋與齊豹齒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王元之畫像贊

宋 蘇 軾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殉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於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昏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百千緩急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耿如秋霜夏日不可仰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筭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予始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爲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爲哀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爲之贊以附其家傳云

維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爲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



有泚其顙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王仲儀真贊

宋 蘇 軾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揮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爲能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旆精明鼓角謹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熙寧四年秋余將往錢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暮論及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既去二年而公

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贊以遺其子鞏詞曰

堂堂魏公配命召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  
百度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  
如木百圍宜宮宜堂天既厚之又富貴之如山如河  
維安有之彼寡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  
曷不觀此佩玉劔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

王定國真贊

宋 蘇軾

溫然而澤者道人之腴也凜然而清者詩人之蘊也  
雍容委蛇者貴介之公子而短小精悍者游俠之徒  
也人何足以知之此皆其膚也若人者泰不驕固不  
撓而老不枯也

秦少游真贊

宋 蘇軾

以君爲將仕也其服野其行方以君爲將隱也其言  
文其神昌置而不求君不即即而求之君不藏以爲  
將仕將隱者皆不知君者也蓋將挈所有而求所遇  
以游於世而卒反於其鄉者乎

管幼安畫贊

宋 蘇軾

余自龍川以歸居穎已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  
適稍稍取舊書閱之將來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  
得一焉曰管幼安蓋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  
十七年而歸歸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歿  
功業不加於人而余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而審  
於處已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  
志行義賢於西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  
自全者賴川荀文若以智策輔曹公方其擒呂布斃  
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九錫之議  
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  
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  
之義幾絕平原華子魚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致位  
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  
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減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  
先主將克成都文休適城出降雖卒以爲司徒而蜀  
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已者終害其  
身而枉已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而誰與

哉舊史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布屨宅後數十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行園圃歲時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薦饋跪拜成禮余欲使畫工以意髣髴畫之昔李公麟喜畫有顓陸遺思今公麟死久矣憾莫能成吾意者姑爲之贊曰

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余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已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閑不求通白帽布裙舞雩而風四時烝嘗餽莫必躬八十有四蟬蛻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

天之逸民

晉蔡君謨贊

宋王回

晉自武帝酒色無度王公貴人競以酒色相侈而王愷石崇尤甚愷使美人行酒勸客飲不盡輒殺美人崇常夜飲諸少年酒裴綽乘醉竊卧崇妾中明旦裴家遣車迎綽綽上車馳去崇聞大怒立殺數妾將訟綽於朝綽兄楷書請綽曰吾弟酒狂海內足知足下飲以狂樂而反責之禮耶崇方慕楷欲交之亦憚其詞直乃止其後渡江諸君家往往猶襲故態紀瞻爲尚書置酒請王導等親妓瞻愛

妾能歌新聲王僕射護軍周顗乘酒於衆中挑之而不得有司勅顗荒酒失度元帝特詔宥焉是時在位蓋不以淫蓄爲貶如此蔡謨獨好禮自勅嘗詣丞相導導方作伎設牀席謨不悅而去導亦不留客也謨曾孫廓廓子興宗仍以好禮自勅達於朝雖時淫暴不敢稍侵媒之人稱其家風云贊曰

古者牀第之言不踰閭而賓主燕享所以觀禮樂講仁義也烏有男女無辨晝夜荒蕪群於禽獸而反以爲樂歟此層餘所以知中山之亡夫永嘉之亂又驗

笑而渡江君臣猶不知以此相傲豈以風俗之敗非  
召亂之着者耶嗚呼迷哉而蔡氏出於其時獨能世  
學好禮達而不汙君子哉

蘇東坡贊

宋 黃庭堅

子瞻堂堂出於峨眉司馬班揚金馬石渠閣士如堵  
上前論士釋之馮唐言語以爲階而投諸雲夢之黃  
泉坡之酒赤壁之笛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解羈而歸  
紫微玉堂子瞻之德未變於初爾而名之曰元祐之  
黨貶之珠崖儋耳方其金馬石渠不自知其東坡赤  
壁也及其東坡赤壁不自意其爲紫微玉堂也及其  
紫微玉堂不自知其珠崖儋耳也九州四海知有東  
坡東坡歸矣民笑且歌一日不朝其間容戈至其一  
丘一壑則無如此道人何

魯齋先生畫像贊

元 王 磐

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翱翔或躬耕太行之麓或判事中書之堂布褐蓬茅不爲荒涼珪組軒冕不爲輝光虛舟江湖晴雲卷舒上友千古誰與爲徒管幼安王彥方元魯山陽道州蓋異世而同符者也

王允中眞贊

元 劉 因

齒未老鬢胡爲而白耶隱然含四海之憂鬢雖衰顏胡爲而壯耶凜然橫千仞之秋竹石丹心砥柱中流百折而必東寸折而不柔其履危犯險幾禍一身然視循默苟容貽害當世者不優耶

晦菴先生畫像贊

元 吳 激

理義密微蠶絲牛毛心胃恢廓海濶天高豪傑之才  
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岳

靜修劉先生畫像贊

元 歐陽元

微點之狂而有沂氣雲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  
瑟之聲於浴望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  
略而遇不能致之西生嗚呼麒麟鳳凰國宇內之不  
常有也然而一見而公與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  
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為往  
聖繼絕學為永世開太平者耶

默庵安先生畫像贊

元 歐陽元

嗚呼明善誠身之書步趨乎格物致知之學闡西  
三禮未必榮於教授之四世荀陵八龍奚以過於伯  
仲之一整豈非白茅重而忠信著元酒醇而嗜慾薄  
者乎鍾期伯牙有同世而不相遇者吾故於默庵之  
神交而益以重容城之先覺也

滕奉使贊

明 宋 濂

齊人王蠋有言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女  
之從人一與之醮當終身不改譬之白璧小有玷辱  
人將斥去而不之顧臣之事君也其理亦同故蠋特  
並言之事兩大者雖辨如虞姬智如鄧曼吾知其決  
非良婦事二君者雖功如汾陽才如西平吾知其決  
非良臣嗚呼使此義昭如白日人臣安肯懷二心而  
國安有喪亡之禍哉東陽滕茂實當宋靖康初以太  
學正與舍書路允迪奉使於金議割三鎮太原尋奉  
密詔據城不下金人怒囚之雲中欽宗北遷茂實謂  
見涕泣請從行至者不之許其後允迪南歸茂實獨  
留雁門終身不再仕臨沒令以黃幡裹屍而葬仍刻  
石識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此殆不事二君者與  
當是時有宇文虛中者亦以黃門侍即使金見留遂  
改節易行反面事虜其後雖欲奪兵伏南奔而自贖  
卒亦不逃君子之譏其視吾茂實果何如也茂實已  
矣人至今想其遺節如神龍不可得見至視虛中輩  
不啻若鬼域犬豕有識妾婦亦羞聞之此無他人心



大理終不可誣也乃作膝奉使贊用規事君而有二  
心者贊曰

漢有獲武奉使不屈膝公配之有聲烈烈黃幡覆屍  
以全臣節如璧之白弗緇帝缺其人雖亡而神不滅  
上游帝所凌厲日月降臣見之肝碎胆裂敢述贊辭  
勒在貞碣

陸秀夫像贊

明 宋 濂

自抱龍髯兮眼不見水鳳闕雖遐兮龍堂則邇玉雪  
皦如兮肯汚泥滓赤日出海兮爾心不死

溟滓生贊

明 宋 濂

溟滓生者盱江廖應淮海學也抱負奇氣好研摩運世推移及方技諸家學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大全誤國狀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生荷校行歌出都門道傍觀者嘖嘖壯之抵漢江濱遇蜀道士杜可大揖曰子非廖應淮耶生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大虛一塵爾人生其間爲塵幾何是茫茫者尚了然心目間矧吾子耶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同登玉枕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家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像數十篇余賄盜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吾侯子亦久矣乃言於上官脫其籍盡教以冢中書其教由聲音起生神鑒穎利可大指畫未到昔生已先意逆悟可大自以爲不及學既成去隱宣歙間過余安裕弋陽將教之安裕勸生業中庸生瞠目厲聲曰俗儒幾辱吾康節於地下矣復去之杭客賀外史家畫市大衍數夜沽酒痛飲飲即吐吐即飲不醉如泥弗休醉中嘗大叫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奈何語聞賈

似道遣客叩之生曰毋多言浙水西地髮白時是其祥也似道未解復召至屏人與語生曰明公宜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惡其言掩耳走生亦徑出過曾淵子家索酒轟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厦將焚燕猶呢喃未已耶復賦歌以見意都人士聞之競指以爲怪民不與接獨太學生態晞聖猶時造其廬生私執熊手謂曰吾端居層樓閑空中戎馬百萬來人鬼作哭泣聲壬申襄樊陷甲戌宮車宴駕乙亥長江飛渡似道亦殛死臨漳丙子三宮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亂走嗟嗟事耳子不去欲何爲居亡何宋事日非沿江州郡望風奔潰生大慟曰殺氣又入閭閻中吾不知死所矣遂遁去其言無一不驗後四年病死處州學中年五十二無子唯一義女從之生宗堯夫先天之學頗自謂知易每見諸易師傳疏不問淺深輒訕駁以爲樂及論後天則尊義畫爲經彖爻繫辭爲傳然文言彖象二傳爲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記爾蓋生聰明絕人未聞道而驟語數故其論經多失中然性使

酒難近又好評人陰私人面頸發赤不顧罕有從其學者惟國子簿吳浚進士彭復樂師之浚不卒業復屢受唾斥不怨生將適時召復至口發側手布籌雖平昔所靳若終身不示人者一舉授復復後又授都陽傅立云或曰生瀕死語女曰吾死後一月中朝命山姓鳥名使者來徵吾及傅立立當過余門汝可出藏書示之立當以此致大官後皆如其言所謂山姓鳥名雀鵬飛也生所著書有元元集歷髓星野指南象喻統會聲譜畫前妙用數十萬言今猶間傳於世

贊曰

龍圖成章有大從衡以濬以明以洩其藏以奠乎元黃昔我素王韋編三絕墜緒微茫誰其我綴我恭我腴九師襄之我邇我昌百氏攘之如河之渾如壺而昏如治絲以棼天未降割一髮以存維洛有士居於百原超神冲漠凝於畫先數往知來小大斯甄莫峻匪厓我陟其顛莫深匪淵我淪其泉簡材以昇非隱弗傳有冥者冢卒昭以宜或得其備載神於言炎炎宋藝維其訖矣長星蝕柳色之赤矢青祥見徵士髮

白矣朋昏以世莫之戚矣魚在在鰲尚其息矣維生之知中如沸羹彼情弗知覆謂我狂我狂如何我憂孔多我山我河我用弗磨俾淪胥以訛我酒既嘉我瑟又瑟我寧不嘯歌北風其涼旂旄央央戎車麗麗蕩蕩江流杭之如陸有腥其穢流血汙汙海氛方殷其何能目人有恒言風雨漂搖夏宇障之涉於大川燕徒楫之楫副宇禱予予焉依國武斯隊不知攸戒日隕弗升雖畫作夜鷄舞於林鬼瞰於舍孰投是艱曾莫之艾乃怒乃驚乃膽乃行乃遯死於冥眈生之爲

胡乃神以著微之古聖匪程伊度何以言之卒淪於數一曲之淹不通其故易道既派數亦不類激贊於生發我長喟月出皎子在天之心在天之心何古何今

余自幼即見長老談溟滓生事近見李淦性學及戚光子實所造文又知生爲詳以生之精藝如此而修宋史者不列之方技傳中殊可恨也故予慙之特序之又傷易道之微激而贊之惜乎予文蕪陋不能永生也然予情亦至矣漁志

宗忠簡公畫像贊

明 蘇伯衡

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攘夷而安夏  
始以一言能返北旆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  
南轅而北駕且留鑄之任方切而巧言遽入於帝聽  
度河之志未酬而大星已殞於中夜何人之於公則  
知媚嫉而之於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志之士百世  
之下所以想英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吃也

象山陸先生贊

明 趙訪

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  
以俟聖人百世

春秋諸君子贊有亭

明 方孝孺

余取友於當世而未得則於古人乎求之讀春秋左氏傳得數十人心慕焉聖賢所稱較著者不敢論少戾乎聖賢之道者不敢取自石碻以下十有五人取其事贊其美以爲法云

石碻

國之所恃在老成人以國爲家不私其親知以發謀勇以戡亂雍容談笑坐極世難侃侃石子衡之父師先事而諫微若蒼龜始不吾從弑逆果作徐發一言

元亮就縛春秋所書篡弑孔多誰能討賊不煩干戈雄才勁節英識大器仇牧晏嬰視之有媿世悅苟難滅親是稱臨危善斷卓乎難能嗟衛之微臣有石子嗚呼九州敢謂無士

季梁

賢知所居國小猶強文謨武猷此如金湯荆楚之隨可坐而取久而不忘以有君子其在朝廷敵國震驚有旅若林莫之與京及乎棄賢奸雄相賀世無人望雖強易破長孺在漢子儀在唐叱咤指麾威行萬方

彼冥弗思忽不知貴我懷生民今也誰恃

臧僖伯

戡禍弭亂世貴乎兵兵之所加治其既形心術之微禍亂所自孰能治之諫臣之事在昔魯隱矢魚於棠其事雖微其志已荒有臣僖伯憂其漸懈昌言正色以訓以戒天稔其禍聞善不爲鍾巫之難實兆於斯聖之求諫匪曰觀美羣情既宣萬事畢理自以爲智厭棄人言篡弑將行至死不聞諫之不用鮮不亡國我思古人中古遺直

公子友

魯有季子社稷大臣處人所難不失其仁莊僖之間兄弟多故叔牙慶父交泰王度親爲骨肉義存君臣縱則廢法斷傷乎恩酌事之中酬酢萬變龍驤虎踞蛇豕屏竄才優於爲齊以無私春秋嘉之志其來歸周公東征克對文武烈烈季文不忝皇祖後世之士量小才輕大故臨前驚怖失聲聖賢至公徇道忘已後國先家季子所耻

叔矜

士處衰世若行泥塗孰能超然不受其汚叔盼之賢  
高潔蓋世非義之祿笑而不視兄也有國匪君斯君  
獨深耻之安乎賤貧我拙我履可以衣食我身雖勞  
吾義已得彼爲富貴千乘萬鍾其外雖通其心則窮  
人之所趨不我能止我之所志不以易彼早早小夫  
利達是圖朝譬夕臣犬豕不如伯夷之清子臧之節  
周公之孫魯邦之傑

劉康公

道在天下莫不與聞能知其真千載一人春秋之間  
何國無士名言至論卓卓可紀有偉劉子獨得其宗  
矢辭豈多妙合大中孰養其原以定厥命必有事焉  
勤禮致敬後乎洙泗先乎唐虞聖賢有傳不謀而符  
生民夢夢飲食作息道之不明誰達其極三代君相  
治之師之逮德下衰以法縻之上曠其職下悖其紀  
孰非天民嗚呼劉子

范文子

霸國之士尚利與功納君於邪不思其忠孰若夫子  
識微慮遠以勝爲懼勇於從善鄢陵之戰楚師大崩

矢中其王蠻方沸騰衆誇威強獨有憂色外忘蓋寧  
非計之得彼昏不戒以幸爲常上肆下陵禍興蕭牆  
先事有言衆謂迂怪深謀弗從卒履其敗六國滅秦  
晉亂平吳全盛之邦多忽永圖烈烈夫子非霸者佐  
以道事君大臣之亞

子臧

恒人於利鎬銖必競亦獨何心力讓千乘仁義可樂  
名節可尊冒取瓦礫棄遺璣璫簞祗紛紛孰非臣子  
先生醜之悲其汚已高不忘世潔不亂倫大鎮社稷  
爲曹宗臣秦楚有王雄霸中國戰不足稱千載汗辱  
去彼取此疇能與偕以利益生果何人哉

臧文仲

衆人之生莫不有死死而可傳舉世無幾有美大夫  
國之典刑仁義之言煥如日星其身有終其名不沒  
後人宗之指爲口實晉鄭之盛豈乏世御貴富一時  
事無餘名大夫立言後世是式念哉勿忘尚懋厥德

祁奚

賢才之生國用所資觀其進退沿亂從之一人在朝

善類興起欲知其心尚視所舉彼也吾戚此也吾朋人以爲比吾舉其能孰爲際譬孰所怨惡吾取其才餘不暇顧心無黨私爲國得人苟利於國違恤我身古之君子自信不苟不以毀譽輟變所守嗟世之人匪矯則偏或遠之用或親之捐有徇大公舉譬與子取謗遠咎終莫能以道不勝偽治功日汙豈特夫子當世所無

### 魏絳

晉有跋夫好兵而懷以一笑故幾亡人國天鑒凶德

卒傾厥宗三節受誅假手厲公允文魏子以兵爲戒輯和我夏晉以昌大悼公之世屢合諸侯績業文襄政教具修意之所嚮靡有不服羣賢在位魏子之力士不知道以戰爲嬉孰能無爲坐制四夷

### 孟獻子

世無材智不過於削非有仁人何以爲國魯號多士桀乎有文穆穆獻子其德可專用侈國曾言利愈害宣成之間苛政橫出夫子是悼勢莫止之昌言在人後世紀之乘馬之微雞豚不畜富盡天下恒患不足

古稱盜臣或以爲才我懷夫子莫知我哀

### 季札

士之制行不必如同取舍進退惟義之從苟同其跡不度乎義尚類古人非德之至嗟季子賢且有文博達通微世鮮其倫使之有位變夷以夏桓文之績不足與伍天將喪吳器童僭攘晦德潔身效節子臧道之廢興蓋曰有命行非子先止豈子病衆人何知爲譽爲尤孰明子心其惟春秋世教日衰戰爭求位季子有知當爲流涕

### 子皮

大人無私物我同視善出於人與已無異人之勝已善者已能翼而扶之與之俱升授之國柄躬率以聽賞罰弛張必從其令此謂盛德自古難之懿哉子皮爲公卿師僑實國賴社稷是賴振經立則國勢幾大非子知人羣枉孰容爲善世之不治豈曰無賢孰起子皮吾爲執鞭

### 子家駒

魯有盜臣擅國自恣昭公寡謀蹙以失位避齊居晉

淹恤八年惟子家子奉以周旋自有可為謀猷甚遠  
拒而不從卒以喪逆使用其言動合事機豈其終身  
棄國不歸久而彌恭困而無怨義不近名忠不避難  
考德千載難乎其全夫子之節允也可傳晉文五臣  
世嘉其績彼也以才夫子以德

三賢贊有序

明 方孝孺

聖賢之道以養氣為本今之人不如古者氣不充也  
氣不充則言不章言不章則道不明予竊有意於道  
而患委靡不振思豈古豪傑而與之遊求於往昔得  
三人焉曰司馬子長曰韓退之曰歐陽永叔三人皆  
氣豪辭雄有振衰立懦之功因各為贊辭時觀之以  
自勵將由此進於聖人之道非敢以是為足也作三  
賢贊

司馬子長

三代之隆斯文顯然惟太史公震盪奮騫江河之深  
泰華之高大包宇宙小析絲毫唐虞盛德湯武峻功  
春秋之辭楚漢之雄章編竹書金匱石室千載遺亡  
公手紀述掃剔晦蒙揭茲日月上翼典謨下昭大法  
彼敗降者名將之孫公曰其事覆謂多言凡人受辱  
孰不就死所不死者建大名爾名立不磨赫赫我我  
比績立明功孰少多卓哉英賢允矣良史何人無知  
巷伯是擬公去千年斯文湮沒紛紛鄙夫敢繼公筆

韓退之



漢後七代道喪言禁不有先生孰興斯文先生之志  
志豪氣雄手扶百川注之使東刮垢去腐煥其一新  
詆排佛老扶起孟荀誰與朽骨天子是迎請投水火  
以滅禍萌喁喁鯉魚爲潮之毒帝念南氓俾往殲戮  
大海茫洋五嶺蒼蒼發爲文章震盪激昂山不足高  
海不足深斯文在茲無古無今惟鄒孟子仁義干戈  
先生在唐與之爲徒吁此何時愈下彌衰先生不生  
孰扶孰持是氣長存磅礴上下有繼微猷不在來者

歐陽永叔

宋至仁宗文治告成寔生偉人以鳴太平偉人爲誰  
曰歐陽公宗孟繼韓蔚爲文宗五季之末文辭黜昧  
公曰嘻哉非予疇繼刪煩剗華去其艱深大獲咸池  
厥音沉沉如玉之溫如波之澄不撓不驚旣暢且明  
伊周以來以文致窮千載惟公躋身顯融旣掌帝制  
亦預國政正色危言以犯以諍維蜀有蘇出公門下  
謂公斯文可比韓愈公之謂蘇托以斯文後世誦公  
哲於知人何哉鉅儒以多爲貴人也可欺天也可畏

尚友五贊 有序

明 方孝孺

有憂世之志而無經世之才有經世之才而無成物  
之德欲以有爲於天下皆古昔之所難也聖賢之跡  
不見於世也久矣慕事功者多蔽於卑近務高遠者  
每病於難行吾求士於二千載之間功業赫然可稱  
而秉心操行不倍於聖賢之道者得五人焉皆天下  
之才士今世之所未聞而余之所願學者也故贊其  
盛以識余之私因是五君子以望乎聖人之大全此  
余之志也以五君子爲足法而不以大者自望非余  
之志亦非五君子之志也

諸葛武侯

漢治任法難乎大臣惟忠武公千載一人綜覈萬變  
以義而動虎躍龍驤天下震恐極其智能亂不足平  
天寶厄之大勲無成敗紛然處之甚暇論其所存  
伊呂流亞古學不傳士氣益卑公心不亡百世之師

陸宣公

士不知義以國爲外媚悅取容自爲身計嗟吾先生  
慨然哀之君非堯舜媿見色辭諫書如雲指訐遺闕

忠邪義利不少撓折事雖多違言則長存用諸天下  
可安黎元豈若俗儒以文嬉戲先生見之當為流涕

范文正公

古之至人忘己徇民一夫顛連如疾在身此義不明  
貴我賤物以民自奉恬不加恤孰若先生惟民之憂  
飲食夢寐四海九州先事而言庸校所忌就其所成  
允足經世世之通患溺於故常聖法皇猷嘗以為狂  
誰能致遠而舍車馬敢謂先生不在天下

韓忠獻公

生民難謹天下大器必能容之而後可治大人之量  
喬嶽巨川未嘗有為萬物資焉豈若淺夫露其才智  
初如可喜卒敗大事堂堂魏公宋之宗臣元氣流行  
為初為春欲名其功公本無作視其用舍為民憂樂  
世彌遠矣孰尚嗣之我觀九州悠悠我懷

司馬文正公

儒者之澤大行於民伊周以來惟公一人始末可為  
萬鍾不受逢時多艱為世父母凡民之心惟久乃安  
欲其即從聖人猶難亦獨何脩政化甚速誠於為善

四海悅服用術相欺惟恐不深公神在天汝果何心

云敬贊有序

明方孝孺

捐其軀有益於天下君子之所樂爲也而況身不至於死而有益於世教者乎宜乎趨義者之衆也然而人寧舍其生以徇利而不肯勉其身以爲義死於利者首交於世而爲義死者歷數百年無一人豈其所重在彼而所輕在此哉知利之可以養生而不知其可以傷生知義之或至於殺身而不知殺身之可以不朽也古之仁人義士視刀鋸如飲食恬然就之而不辭者其好惡寧獨異於人哉見義明而慮道遠如是而死則安如是而生則辱如是而富貴則足耻如是而貧賤則可樂故其取舍之際斷乎其不苟也師弟子之義與君臣父子等古人蓋甚重之漢之時猶未變夏侯勝爲孝昭皇后授經勝卒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傳之恩夫以帝后而爲師傳服韋臣不以爲過則當時之俗猶可見也風化成於上雖以強臣亂賊之威指叱鼎鑊以待天下之士而士生乎其時猶有赴難蹈義正色疾趨而不顧者此漢所以爲盛也與王莽之殺吳章欲禁錮其子弟門人多更名它師而

平陵云敬初時爲大師徒祿獨自勅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歛之當時以是高之此爲樂布而敬寬以是召後世敬學術不可考後嘗仕莽爲曹郎大尹其行已未能無可議者然其事師不以死生變節誠志義之士也哉章弟子千餘人賢於敬者必衆矣畏禍惜位竟沒滅無聞而敬之名與朱雲相上下慕義之士其可不勉乎夫不以貴賤生死爲厚薄者非知道君子不能斯心也任社稷托幼孤將無所不可非若淺夫小人之不足仗也余是以贊之以爲弟子事師遭變故者之法贊曰

人之趨勢皆若可託觀於生死乃見厚薄以爲師家則肯之人寔易誰心其可嗚呼云生志剛氣烈曷以知之偉然大節垂乎在後缺躋在前所見皆義吾曷恤焉吾身可恤師其可親視更名者大賢之佐道長名散俗益懷榆面恭背遠大賢所羞不趨其難矧拘其死我獨何人嗚呼云子

楊喬贊有序

明 方孝孺

富貴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富貴，則不能處富貴。捕虎者未嘗畏其爲虎，故帖耳安尾而惟吾之擒，知其爲虎而畏之，則必爲所噬矣。人惟內有所重，故視外物也輕。天下之物，舉不足動其心，然後可以用。天下之物，一爲物所動，將爲物役之，不暇而何暇用物哉？東漢固多節士，及其衰也，貪懦者處大位而君子皆固於下，故小人得志，以至於亡。不然，當時之士皆王佐才也，得一人且可鞭笞海內之盜賊，況若是其衆乎？楊喬不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列，然吾觀其人，不出孺子下，蓋其志可尚也。人有慕富人之財而挑其女以逃者，爲利所役，視富人若王侯，將相視其家若鈞天帝宮，而不知其爲可耻也。由君子觀之，苟不以義則崇堂邃寢猶蟻穴，然珪組之貴與首胤無以異。曾何足願乎？萬乘之至天下之至貴也，妻帝之女，人臣之至榮也。喬惟恐爲所汙，饑死而不辭，此其心豈可以勢利奪哉？使喬不死，命爲大臣，屬以天下，漢猶可興也。桓帝不爲天下慮，而爲一女計，可謂不知人矣。喬

之賢豈可以女子誘哉？然桓帝雖不知喬而知愛其才，則後世之不如桓帝者多矣。獨喬難遇，耶？吾嘗喜孺子爲人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以爲孺子與林宗、猶夷與惠雖不可以優劣而孺子尤可慕。蓋漢季一人而已。及觀喬事，壯其志，喟然嘆曰：孺子不孤矣。吾求友於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世皆知重孺子而不知喬可憾也。作楊喬贊，使人之重喬者，自余始。贊曰：

人之器量，有小有大，或盜一錢，或讓天下，天下雖大一錢之積，觀其用心，大者可識。吾謂楊喬可爲三公，屈以非義，萬鍾不從，曷由知之？有大人節，帝女不娶，利豈能奪其中所重？在義與道，視卓操、輩、寧、翁之盜，伊誰可方？孺子之倫，永言尚有卓哉二人。

田疇贊有序

明 方孝孺

智勇人之所有也善用之爲難忠義人之所慕也審處之爲難天下非無豪傑之士而功不見著於世何耶豈其智勇之不及忠義之沮喪與用之失其時處之遲其機者衆也苟或不用於曹操則可以比子房董卓呂布不爲逆亂則可追韓彭廉丹王尋爲漢而死則可以與周苛等而皆不免於君子之誅其迹同而其所爲異也漢末之亂酷矣余求奇士於其時得一人焉曰田疇忠不避難勇不畏死奮然感劉虞之遇而思爲之報譬公孫瓚既亡謂可以盡力者漢室而已故應曹操之辟旣而知操非忠漢者也故辭封侯之爵介不同俗清不悖倫忠在樹功義不苟合其才良其行果蓋豪傑之士非當時奸雄所及也論者眩於成敗使操以成功見取而疇之志義不大章明於後世豈不謬哉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若疇者庸非其人耶其不成功者命也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獲施者衆矣善觀人者觀其志不觀其事觀其器不觀其位由是而言士之不幸者獨疇乎

哉吾是以悲而贊之其辭曰

古之觀人不於一舍考其所存以第高下譬諸龍駒垂首糞車豈以其賤斥之爲驚齊侯千駟如南面王仲尼之嘆夷齊有光漢季分爭得國者操吾獨何爲田疇是悼操雖據國犬鼠之雄殺后無君天下不容矣若田疇忠義蓋世委質劉虞身死靡二使受之命爲漢大臣殺操復漢必不顧身嗚呼鄙夫惟利是就誰能爲疇我與爲友

孔璋贊有序

明 方孝孺

所貴乎天下者非謂兵甲之多玉帛之富擅海內之地擁百萬之師無術以守之而至於敗亡者衆矣天下安恃乎此蓋人之羣居必有其望百人聚兵聞之不止一人叱之即愧忤謝罪而引退者此必人之所望也欲服天下之心者必先求天下之望而尊之所慕愛敬屬欲俎豆之而不可得者立於朝廷則民焉有不歸者乎故周之興也以伯夷高光之興也以得張子房卓茂而賓師之武帝有汲黯諸侯惴畏而不叛代宗相楊綰唐幾中興斯數君子者其容貌非動人才力非能與寡旗斬將者角然而聞其風烈奔走順從惟恐不得覩其輝光者德宏於中聲名著於當世有非才藝之士所及也故一才一藝治功可稱者可以有可以無而名德爲四海望者國家興替之所繫也唐天寶之亂世皆咎其不用張九齡信矣然吾觀是時有名之士如李邕泰和亦一世望也而元宗不能容之所信任者皆小人之尤聞之可爲凜凜而元宗不悟是時時足以失國而已哉殃不逮其身

則幸也當泰和之被繫張說輩皆擠構之欲致之死而布衣孔璋獨上書請以身代璋信奇士乎而唐之君臣爲可愧矣國不惜才而使布衣惜之斯世果何如也吾感璋之義讀其疏而爲之泣下曰元宗之治不足觀矣賴有孔璋耳作孔璋贊其辭曰

世有英傑生民之望國能尊之天下可王如海如河魚龍所依既據其依孰不畢來唐李泰和亦天下士胡不存之欲寘之死天將亡唐故褫其魄人望既隕唐幾不國我謂元宗不若孔彰義聲洸洸暴於四方布衣愛士而國惡之我思孔彰孰知我悲

夏忠靖公小像贊

明 李東陽

此吾鄉先哲夏忠靖公也昔聞其聲今見之容氣和  
貌恭外朴中通不驕以爲異不比以爲同其大則君  
子之不器其正則王臣之匪躬德與齒而俱尊名與  
世而無窮於戲疊州之使貞觀所遺以佐永徽者也  
而身負其托淮西之帥元和所任以破元濟者也而  
心疑其功君臣之相遇亦難乎其爲終矣然則下車  
問政如仁廟贈官賜謚如宣宗竭誠盡瘁死而後已  
如公者何啻魚水之與雲龍於戲楊文貞所謂王子  
明韓稚圭之風者固以其德量之裕亦豈非以其遭  
際之隆也耶

司馬溫公贊

明 錢 福

連茹拔茅維公在朝青苗保馬維公在野公之再入  
旋乾轉坤重親處歷公之云亡陰凝氷堅馴致靖康  
嗚乎悲哉誠竭於已命屬於天天若祚宋曷爲其然  
福爲舉人時從學於李文正文正文試以此贊因錄  
以詫於謝文肅文肅謂文正作也正所譽許謂數  
語用舍治亂該括殆盡及詢知出福大駭歎焉

青城五隱贊

明 楊慎

范公英英炎漢挺生韜華金德潛光玉恒讓王婉美  
洗耳偕清漸遠鴻羽孚陰鶴鳴

右范長生

天授韜奇入林結茂鳳兮翹翹麟之儀儀年百廿歲  
有嬰孺姿山濯澗稿奚可同之

右譙定

岷山遼老藏用隱賢執范寂袂拍薛昌育高吟美月  
長嘯揭天道蹤何在白沙瓊田

右勾台符

白雲先生六詔不起乃如蒲芝聯億敵體孟光同曜  
柳妻遺誅有婦人焉五人而已

有張俞妻曰蒲芝

子家子贊有序

明 陸榮

子家子魯公族之賢者也仕於昭公昭公庸愚無足  
與有爲者而子家子從之何久也已爲同姓之臣君  
且親之義不忍去也故寧周旋焉迨君死而已矣  
始昭公與羣小謀季氏子家子諫之不聽及意如被  
攻屢請而欲以五乘亡也豈其誠心怒私黨而驕君  
志緩公徒之攻以待變耳子家子知之故勸君許之  
許之則季氏之謀益懈意如雖不成亡而昭公亦可  
以無出一與之盟而國定矣此子家子之心也比其  
從亡在外謀事發言度禮處義無一不中節嗚呼賢  
哉公薨喪至自乾侯從公者皆自壞墮出奔畏季氏  
讐已也若子家子則意如知其賢且許以從政矣乃  
不受而逃之從君七年卒而不以利疚其志可不謂  
仁乎衛獻公失國十有二年而復子鮮子展二臣者  
有力焉然孫甯之得民未若季氏之專且甯喜有志  
於逆君矣又當時齊晉尚強國有賢者可動以義不  
如范鞅梁丘據之貪以無君也而二子乘之易矣不  
然以子家子之賢得中主輔之難以強霸可也而復



國於何有夫其力不能康君身而又不足以誅權臣  
故亦潔其去就爾矣孔子稱志士仁人者於斯人見  
之然吾惜其終不著於傳豈自壞隕之後遂長往山  
林以沒身耶又怪太史遷書所爲賢卿大夫列傳甚  
衆顧獨遺子家子曾不得與曹沫專諸者比何哉故  
重論其事爲之贊贊曰

魯多君子抑有世臣誰歟遺之自其先君周公伯禽  
尊賢親親藹藹子家既忠且仁君亡我從君沒我遜  
明王不興孰反我讐我志弗遂而終無尤豈無材賢

內恤其私從讐如忘棄君如遺我思古人愛莫起之  
嗚呼子家百世之師

開國功臣贊

明 王世貞

夫天柱折則鍊石之勲始昭地維崩而斷鰲之業  
斯偉姚姁揖遜湯武征誅厥德懋矣功亦邁焉然  
而澤有因漸用惟戡戰夫使虞不登庸僅淺放勲  
之化受早殂落或符微仲之仁宇宙自如日月未  
改然猶謚爲帝王鼎中今古而乘時輔弼佐命之  
士五臣十亂次者夔龍爰逮伊臭載在桑釜炳於  
旂常天下詩謳而書誦之迄於今不衰若乃兩儀  
混而乍闢七曜昏而復昭掃百葉之遺腥運九有  
於再造巍乎如天蕩乎難名則孰有幾我高皇帝  
者乎古稱大人雲蒸龍變股肱心膂奔走禦侮不  
亦茂乂林林哉是故聯百萬之衆摧陷廓清如六  
飛在御靡所不被此則中山氏之所以開帝統也  
批擣磔裂前無衡敵卻掃千里血流漂鹵此則開  
平氏之所以揚帝威也給漕饋餉軍行無乏創立  
章典衣被黼黻此則李韓氏之所以熙帝業也推  
測象緯籌筭帷帳群力自歸獨智潛起此則誠意  
氏之所以贊帝謨也他或入備鼎鉉之寄或出膺

干城之托或冠冕藝林或儲胥方隅靡不推郡  
陸頴絳超灌於乎盛哉余以三吳蟻矐之暖誤泰  
簪履端委熙朝慨頗牧之英聲則撫髀思奮仰晏  
子之嘉謨則執鞭願馭嘗遊雞山觀丹青之績已  
而獲駿奔太廟觀配位徘徊悵慕者久之爰序所  
懷人別爲贊庶幾揚班袁陸之旨凡三十三人曰  
太傅中書右丞相征南大將軍魏國公中山徐武  
寧王達太師中書左丞相韓國李公善長中書平  
章軍國重事征南副將軍鄂國公贈太保開平常

忠武王遇春御史中丞誠意伯贈太師劉文成公  
基大都督朱公文正征北將軍左都督曹國公岐  
陽李武靖王文忠征將軍右都督衛國公寧河  
鄧武順王愈左都督信國公東甌湯襄武王和征  
南大將軍太子太師宋國馮公勝征南大將軍太  
子太師穎國傅公友德征南將軍西平侯黔寧沐  
昭靖王英中書平章政事越國胡武莊公大海中  
書平章政事鄧國廖武閔公永安德慶侯永忠同  
知大都督府事號國俞忠烈公通海南安侯通源

越雋侯通淵同知大都督府事泗國耿武莊公再  
成長興侯炳文親軍都指揮使高陽郡侯韓公成  
同知大都督府江陰侯江國吳襄烈公良同知大  
都督府靖海侯海國吳襄烈公禎親軍副都指揮  
使濟陽郡丁公普即樞密院判東邱郡侯范公雲  
同知大都督府事肇昌侯陝國郭宣武公子興左  
都督武定侯營國郭威襄公英定達侯王公弼翰  
林學士承旨兼太子贊善大夫宋公憲公濂翰林  
侍制贈學士王忠文律御史中丞章公溢征南大  
將軍太子太傅涼國藍公玉中書左丞相忠勤  
伯汪公廣洋大都督府僉事樂浪郡漢忠襄公眞  
贊曰

九有中推北風代扇椎樞滔天腥涎北甸坤覆乾承  
州凝嶽游末教凌夷衆雄擊醜三山鰲擊大陸龍戰  
天駕高皇神武丕憲靈琬示符赤蛇棲并江介初啓  
神州攸奠紛梗削平游魂遠遣重朗日月先驅虹電  
功超五始樂成九變桓桓中山寶馬帥首黃鉞  
載麾駝金壓紐批漢無堅拉張若朽齊洛角崩秦蕪

指授元黃爭屬壺簞慚後廟無移簾室不改節永綏  
舊都啓我元后帶礪常新蟬紹世守 堂堂韓公國  
之老成托契落幕遂冠時英蕭規喬謀是殫是馮開  
物創典贊爲法程惜哉就殂上應祿冥孰是克終鑒  
厥初誠 糾糾開平有力如羅豈不懷恩真主必歸  
殲諒擒誠若俯拾遺佚矣擴廓晨軍余師一矢騰腹  
萬馬皆披蒲類北填遂奪燕支河降告殞百身冒追  
英英劉公卓識眼詣洞往千載知來百世人謀鬼  
謀生天生地力贊安懷默紆真秘揣敵陰符懸捷兵  
氣定昂卜洛仰禪天計相排雖切主恩無替返駕青  
田遺榮芝桂 行行文正受脤四門親則猶子地實  
維藩提衡弱矰抗關鯨奔真王剖符爰發后昆終言  
不令國以永存 帝乙歸妹以產岐陽有卓岐陽英  
武風章作鎮於嚴礪虎是將擒桌下雄斷臂扼吭北  
逐亡胡至止應昌名王開氏累累就降振旅敷文禮  
讓輝煌 烈烈寧河有焜其昃遇大則勇無衝不先  
始畧江淮遂平漢沔勃律收虹崑崙回靈中道奄淪八  
川流喧 懿懿東甌龍潛誼定三吳席捲七閩波靜

平蜀師還功存不競始冠徽侯終膺九命陰諧帝志  
釋兵休請幾失彭英恩賻賈鄧 矯矯宋公王立而  
武克紹哲兄牙爪心腑宣力中原揚威大酋倍珪上  
公啓茅殷土夫人之吉以忝征齒 天愛西南乃生  
穎國惟穎之雄開平是則喑鳴震盪兆衆辟易劍閣  
中夷昆池永開碧雞再鳴白雉重譯豈不榮封帝省  
其籍 於鑠黔寧咸均皇胄豪鷲神啓機權中秀玉  
闕師出葱嶺衝僕移兵佐穎樹績留後六詔稱一百  
蠻歸奏簞路羅編熊莊何陋世裔開府若若兩綬  
武莊長身頽邑立鐵橫梁雄呼濤雁山裂作鎮警邦  
襟控全洲峻猷垂念狂刃中發兆應神光靈昭殄厥  
郛公宏畧飛舫大江肯定集慶如漢關中戰深臨  
敵矢義就終遙封未享馳澤難弟鄒陽師乾日月虧  
蔽陸舟橫擣百戰彌厲迴旌西指岷蜀崩潰帝訓昭  
迴垂耀千祀 巢湖之軀咸均六師猗歟號公沈算  
先幾委力劬勞伏節驅馳南安越雋寔克繼之蟬纒  
並握戰垣差池 簡簡泗公果設能整入贊樞衡出  
莫越巔匪昧衣衾需泥在頃邇爲象賢孤城愈棄疏

勒長興敵惜曷逞爲况爲弁丹青彪炳 彭湖鏖動  
嶽圻天吽列宿徘徊神龍泥淖西賢旣厄六奇誰效  
高陽眩敵王服死告似子齊貞紀侯肩輿 良旣駭  
奔頑亦鵬翔左提右挈草昧王綱蜂屯斥埃螳列餘  
皇森森江海載啓大邦 康山之祀普卽爲烈捐脰  
敵舟橫戈握血 太平旣屠花侯就殉披襟蜩射罟  
賊震震神翁白首間閭嗣允重瞳愴瞻恩波渥潤  
簪纓駢降汾陽之里陝公旣錫營公疊起一呼隕敵  
天顏爲喜平滇鮫窟探胡虎子匪藉椒房耳膺彤矢

定遠驍蹕戎行高揭一騎衝颺雙办環月迅若流  
電搏如沒鵲南掃不毛北逾窮髮隸頽佐涼名取九  
伐 恂恂宋氏德言君子煌煌辟書東觀昉啟帝輯  
華表女其粉米鶴林波譽龍池擅美天漿御調鑒聰  
噉止 華川之彥時稱厥匹雄博川淵矢謨甲乙窮  
編奉使幽憂深室賈辭未終鄰烹永室 鴻耆章公  
鷹揚其猷虬髯戰張稜稜紫眸再集鄉旅遏懲冠仇  
出入風裁三事允修 灼灼藍公雄威蹀躞烈火騰  
鳧霜華吐萼西極龜莎南收羌竿渾邦投首旌旗絕

漢碣勒推班侯封北霍 廣洋幹敏帝曰良哉三八  
中書再長西臺拮据吏道控揣時才貴極生驕功成  
不賞崇庸懿烈實委草莽 曾如濮侯義不二君剗  
勝若飴不涅島氛陵厲秋日震雷天雲 翼翼諸賢  
眞宰所私力佑元氣汎滌妖霏惟昔禹功河洛瞻思  
嚮彼管仲左衽其歸崇闕巨壑內華外夷九原可作  
斯人庶幾

靖難功臣贊

奉天靖難諸功臣故漢王高煦榮國公河間張忠  
武王王太師英國公定興忠烈王輔太子太師征  
南大將軍淇國邱公福太子太傅征夷將軍成國  
公東平朱武烈王能太子太師贈少師榮國姚恭  
靖公廣孝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陞國陳襄敏公  
亨太保兼太子太師領宗人府兼中軍都督府事  
寧陽侯濟國武靖公懋征南將軍太傅黔國公定  
遠沐忠敬王晟都指揮崇安譚忠節侯淵都指揮  
金鄉王忠壯侯真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安平侯  
苔國李忠壯公遠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武城侯  
漳國王威毅公聰前軍都督府左都督永庸侯恭  
國徐忠烈公忠後軍都督府左都督豐威侯茂國  
李剛毅公彬征西前將軍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武  
安侯漳國鄭忠毅公亨保定侯滕國孟忠勇公善  
駙馬都尉富陽侯景國李恭敏公讓駙馬都尉廣  
平侯沂國袁忠穆公容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成  
陽侯潞國張忠毅公武泰寧侯靖國陳忠襄公珪

鎮朔大將軍太保陽武侯鄧國薛忠武公祿平江  
伯陳恭襄侯瑄少師隆平侯鄭國張襄僖公信太  
子太傅征夷將軍安遠侯融國柳襄愍公井兵部  
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贈少師金忠襄公忠太子太  
師掌戶部事贈湯陰伯郭忠襄公資少師吏部尚  
書贈太師憲忠定公毅少師兵部尚書華蓋殿大  
學士贈太師楊文貞公士奇少保戶部尚書贈太  
師夏忠靖公原吉少師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贈太師楊大敏公榮左春坊大學士翰林院學士  
解公縉凡三十三人皆文皇帝壬午將相也或策  
勲戡定或奏績毗亮或開拓荒裔或創遘強由彬  
彬一時之盛哉於湯有光視代匪易叅之中山諸  
公抑亦其亞也他若曹茹之連變奈李之先幾雖  
亦乘遠致顯則逕庭矣故不叙及贊曰  
於戲嗣皇力政爲紀絃促柱迫帝遊英藩俾奮幽朔  
甲除君側鉅野龍戰元黃其血靡撫不漬修江旣馮  
爰革大君廟貌無易改紀政教以彌天地混濊再闢  
惟我介子雄勇冠鋒所當靡敵爲彰爲憲而武不終

卒以貴溢谷彼賢豪左右翼飛如構斯植有赫河間  
 峻讓首倡以節徇堅爰詒定興崔巍如山突騎無前  
 禹跡茫茫三廓南荒紹繇蟬聯雙鏢洪公首寄元戎  
 崇封褒然桂十萬衆以騁大荒與身俱捐東平靈武  
 王畧茂昭遂開土田筆路驅馳不弔大烈有象者賢  
 懿懿恭靖勿弁其髡陰符啓兵誰哉鷹揚乃徠陳公  
 用社於涇懋克繩武受服奇膺耄而簪纓奕奕沐王  
 靖滇拓交亦屏亦楨淵冠鋒真特百夫而弗覩厥  
 成鎮遠回面入猷出鈐鬼方救寧安平武城信古名  
 將扶重堅忍受脇悍師謀弗獲選駢首狂心豐城未  
 康收勲裏劍並寄留蓋孰孰武安雲中之績牧尚是  
 準洗洗保定危身果殺易名斯允珪盟冊府城陽埒  
 恩奕葉昌允富陽肺將廣平儼之亦克戎賑憫憫陽  
 武萬雄如虹爲國儲胥優優平江萬艘如雲爲國乳  
 哺隆平內哲爲龜爲蒼皇省厥圖安遠外推爲虎爲  
 龍在交之墟忠恭惟惺資贊轉餉司馬司徒曰義士  
 奇獨諸青宮原吉禪讓榮出六奇母若縉一言屹然  
 國樞吁彼五臣愜風傾陽事取權濟林林羣彥畫策

宣力以輔皇帝雖績于家而逆是取峻命不易豐亨  
 豫訢威靡不信窮髮遠裔皇帝殿坐麟掖首耳咸充  
 琛贄顧成之廟上爲太宗群辟列配豈伊不推庸於  
 列考龍變雲會我陳雅詩比於丹青燦燦萬年

燒贊

祥瑞

老人星贊應制

明 吳希賢

按志老人星在弧星之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  
旦見于丙見則治平主壽昌某年月日實見臣某  
謹拜手稽首贊曰

孤南之壺秋分之旦候者告言明星有爛稽之占書  
曰茲明星其瑞匪他惟壽之徵厥徵伊何天子萬壽  
朝有老臣民有耆考茫茫壽域八荒一區天監在下  
而壽豈徒書曰介壽曰攸好德德焉而壽斯謂平格  
皇有顯德天命用休明星之應匪力之求

為國上瑞小臣作贊敢告有位

贊

圖畫

六馬圖贊

唐太宗

其一曰拳毛騶黃馬黑喙平劉黑闥時所乘前中六箭背三箭贊曰

月精按轡天駟橫行孤矢載戰氛埃廓清

其二曰什伐赤純赤色平世充建德時乘前中四箭背中一箭贊曰

渥涸未靜斧鉞伸威朱汗騁足青旌凱歸

其三曰白蹄烏純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果時所乘贊曰

倚天長劒追風駿足聳轡平隴回鞍定蜀

其四曰特勒驃黃白色喙微黑色平宋金剛時所乘贊曰

應策騰空承聲半漢入險摧敵乘危濟難

其五曰颯路紫紫驚駟平東都時所乘前中一箭贊曰

紫驚起躍骨騰神駿氣轡三川崦凌八陣

其六曰青驪蒼白雜色平竇建德時乘前中五箭贊曰



足輕靈影神發天機策茲飛練定戎戎衣

元學士王憚跋云物之賢否一定論其遇不過可也昭陵六馬天降毛龍授之英主俾翦隋亂及其成功琢石爲像題真以贊用傳不朽何其幸也宜其聲華氣馭上與房駟爭光故潼關之役備體流汗又何神哉如昭烈之的盧冉閔之朱龍名雖存而形何見焉

龍馬圖贊

唐 柳宗元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好事者涿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拳鬣環目肉鬣馬之靈怪有是邪居帝閑幾二十年從封禪郊藉鳴和鑾者數十事遇亂帝西幸至咸陽西入渭水化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於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觀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采至神兮保兒童鬣跡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理平和樂百禮陳兮鳴鑾在御大路遵兮

世麗道悖還吾真兮哀鳴延首渭水濱兮沛焉潛泳旋翬淪兮澗居海遊靈無鄰兮出處孔時類至仁乎孰是倫兮進昏死亂玷厥身兮匪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獾屏贊 並序

唐 白居易

獾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  
溫圖其形辟邪予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  
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不  
食他物因有所感遂爲贊曰

邈此奇獸生於南國其名曰獾非鐵不食昔在上古  
人心忠質征伐教令自天子出劒戟省用銅鐵義溢  
獾當是時飽食終日三代以降王法不一鏹鐵爲兵  
範銅爲佛佛像日益其小日滋何山不剗何谷不墜  
銖銅寸鐵固有才遺悲哉彼獾無乃饒而嗚呼匪獾  
之悲惟時之悲

畫鵬贊 並序

唐 白居易

壽安令白昊予宗兄也得丹青之妙傳寫之要毛羣  
羽族尤是所長長慶元年以畫鵬貺予予愛之因題  
贊云

驚禽之英黑鵬丁丁鉤綴八爪劒棟六翎想入心匠  
寫從筆精不邛不鷄一日而成軒然將飛憂然欲鳴  
毛動骨活神來著形始知造物不必育冥但獲天機  
則興化爭韓幹之馬籍籍知名薛稷之鶴翩翩有聲  
研工最能較真關靈豈無他人不如我兄

怪松圖贊並序

唐 陸龜蒙

有道人自天台來示余怪松圖披之甚駭人目根盤  
於巖穴之內輪囷逼側而上身大數圍而高不四五  
尺礪砢然蹙縮然榦不暇枝枝不暇葉有若龍攀虎  
跋壯士囚縛之狀道人曰是何物怪如是耶子能辨  
之乎余曰草木之生安有怪耶苟肥瘠得於中寒暑  
均於外不爲物所凌折未有不挺而茂者也矧松柏  
乎今不幸出於巖穴之內脆脆者則磳然其牙伏死  
其下矣何自奮之能爲是松也雖稚氣初折而正性  
不辱及其壯也力與石鬬乘陽之威悲已之軋拔而  
將升卒不勝其壓擁勇鬱遏全憤激訐然後大魄彰  
於形質天下指之爲怪木吁豈異人乎哉天之賦才  
之盛者豈不得用於世則伏而不舒薰薰沉酣日進  
其道權擠勢奪卒不勝其阨號呼呶擊發越起訴然  
後大奇出於文彩天下之指爲怪民嗚呼木病而後  
怪不怪不能圖其眞文病而後奇不奇不能駭於俗  
非始不幸而終幸者耶道人曰然爲我贊之贊曰  
松生陰隘巖穴械病乎不快卒以爲怪擁腫支離

神羞鬼疑道人嗟咨筆傳其奇或怪其形或奇於辭  
自爲怪魁是以贊之

郭忠恕畫贊 並序

宋 蘇軾

右張夢得所藏郭忠恕畫山水屋木一幅忠恕字恕  
先以字行洛陽人以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  
歲舉童子漢相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喬爭事謝去  
周祖召爲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  
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仕放曠岐雍陝洛間逢  
人無貴賤口稱猫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  
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氷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  
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爲之郭從義鎮  
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  
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峰而已郭氏亦實之岐有富人  
子喜畫日給淳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  
恕先爲畫小童持線車放風爲引線數丈滿之富家  
子大怒遂絕時與從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  
游皆子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於內侍省押班  
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忽畫去之神興驚問其故  
曰聊以效顰神興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於太學  
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語語開決杖配流登州至

齊州臨清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拊地爲穴度可容  
面俯窺焉而卒業塋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塋但衣  
衾存焉蓋屍解也贊曰

長松換天蒼壁水水憑欄飛觀縹緲誰子空蒙寂歷  
煙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

文與可飛白贊

宋 蘇 軾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余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爲止此矣既沒不可得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捲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絮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

呼哀哉

偃松屏贊

並引

宋 蘇 軾

余爲中山守始食北嶽松膏爲天下冠其木理堅密脊而不痺信植物之英烈也謫居羅浮山下地煖多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人生綺紈家與孤臣孽子有間矣士踐憂患安知非福幼子過從我南來盡寒松偃蓋爲護首小屏爲之贊曰

燕南趙北大茂之麓天僵雪峰地裂冰谷凜然孤清不能無生生此偉奇北方之精蒼皮玉骨硃硃鱗鱗方春不知沍寒秀發孺子介剛從我炎荒霜中之英

以洗我瘴

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

宋

蘇軾

與可之文其儔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爲善變而爲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蓋祇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惡之

石室先生畫竹贊

并叙

宋

蘇軾

與可文翁之後也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而與可自謂笑笑先生蓋可謂與道皆遊不留於物者也顧嘗好畫竹客有贊之者曰

先生閒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相物我爾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餘以竹發妙竹亦得風天然而笑

三馬圖贊

宋 蘇 軾

元祐初上方閉玉門闔謝遣諸將太師文彥博宰相呂大防范純仁建遣諸生游師雄行邊勅武備師雄至熙河蕃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戶除邊患師雄許之遂擒猾羌大首領鬼章青宜結以獻百官皆賀且遣使告永祿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顙而鳳膺虎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爲未始見也上方恭嘿思道八駿在廷未嘗一顧其後國人起居不以時馬有斃者上亦不問明年羌溫溪心有良馬不敢進請於邊吏願以餽太師潞國公詔許之蔣之奇爲熙河帥西蕃有貢駿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之奇爲請乞不以時事下禮部軾時爲宗伯判其狀云朝廷方却走馬以糞正復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於時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安軾嘗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駿馬之狀而使鬼章青宜結效之藏於家紹聖四年三月十四日軾在惠州謫

居無事閱舊書畫追思一時之事而歎三馬之神駿乃爲之贊曰

吁鬼章世悍騎奔貳師走嫫姚今在廷服虎貂效天驥立內朝八尺龍神超遠若將西燕西瑤帝念民乃下招爾歸雲遊房妖

韓幹畫馬贊

宋 蘇軾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驤首奮鬣若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尻高首下擇所由濟躊躇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爲鹿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箠策以爲野馬也則隅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則不可得矣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無營

膠西蓋公堂照壁畫贊

宋 蘇軾

陸探微畫獅子在於閬州甘露寺李衛公鎮浙西所留者筆法奇古絕不類近世予爲甘露寺詩有云破板陸生畫青倪戲盤跚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筆墨雖欲盡典刑垂不刊者也熙寧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命工摹置膠西蓋公堂中且贊之云  
高其目仰其鼻奮髯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盼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置之高堂護燕几啼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物彙

雙白鷹贊 並序

唐 蘇 頌

開元乙卯歲東夷君長白肅春扶餘而貢白鷹一雙  
其一重三觔四兩其一重三觔二兩皆浩如練色班  
若絳章積雪全映飛花碎點所謂金氣之英瑤光之  
精高髻偉臆長距秀頸奮發而銳堅剛則厲摩天絕  
海雷擊颺逝觀其行時令順秋殺指麾應捷顧眄餘  
雄當落鵬之賞蔑仇鷄之敵實稀代之尤也皇上祗  
膺聖圖欽若王道方寶賢重穀尊儒食艾後宮撤綺  
繡前殿焚珠玉與王侯卿士朝夕論思異無所貴輕  
衛公之好鶴奇無所珍同漢王之卻馬畋豈務於馳  
騁獵以存乎苞符未嘗合圍掩羣載羽澆血乃強不  
攫而猛不噬矣然以萬方八首懷其來也三年重譯  
嘉其至也故仁爲之心有仁則勇成爲之力有威則  
重況此鳥猛過於衆重倍於九禮於君則勸忠祭於  
祖則立敬壯其體則用武絳其翼則成文彼寵而服  
之鷄也能果榮而戴之蟬也能絮別乎職命司寇師  
惟尚文聞箴刺姦擇善爲吏蓋選士之是式匪從禽  
之足云此謂備於國而微在位也微臣奉制敢稱贊

曰

鷹之大者精明竦峻勁而橫絕雄則遠振錦文素絲  
珠聯玉潤往乃奮威將軍所徇鷹之次者勇銳光芒  
截海而至乘風載揚綴以紅點文其綠章下鞞必中  
惟吏之良

龍馬贊 有序

明 宋 濂

西南夷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  
鬼疑即古之鬼方其地有養龍院在兩山之中泓渟  
歲深開闢靈氣而蛟龍寶藏其下當春日始和物情  
酣鬯夷人立柳阮泮擇牝馬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  
晦冥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蓋龍云  
連天色開濟視馬傍傷之沙有龍跡者則與龍遇謹  
其芻藪而節宣之豎產必獲龍駒焉粵若洪武四年  
六月壬寅夏國主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  
一色正白乃得之於阮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  
足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  
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尾間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  
鳴萬馬爲之辟易羈勒不可近近轍作人立而吼上  
謂天既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詔有司  
以牲牢祀於馬祖然後勅典牧副使臣高敬囊沙四  
百斤壓之人跨囊上使其遊行苑中久之性漸柔馴  
迨八月癸巳上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壇上於是  
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臺帝驚皇情悅豫賜其名

爲飛越峰復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晉臣繪其眞形  
藏焉臣濂稽諸載籍漢之元鼎中有神駒出渥洼水  
中馬之生於水者尚矣秦龍之說雖相傳於夷人要  
當可徵不誣也肆惟皇上以大惠而立大寶日之所  
出日之所沒無不梯山航海獻贄奉琛通者獨角之  
犀來自九眞食火之鷄貢於三佛齊之境其他僂形  
僂狀藉藉紛紛不一而足而況此水產之龍馬乎周  
書有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遠人安皇  
上宵衣旰食日懷保於小民崇穴之士蒐羅殆盡將

國治安如黃虞時其遐荒殊裔珍毓奇產未嘗有心  
求之所以榮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充洽八表  
而龍媒之異自致於天閑十二之中揆之於書前聖  
後聖蓋同一軌轍也其視貳師之遺黠武窮兵以索  
諸大宛者果爲何如哉臣濂以文字爲職業際茲盛  
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贊辭一首以貽諸後世贊曰  
天駟焚蛟龍升靈泓澄神馬生祥馳瑞靄晝杳冥天  
一翕聚通精靈龍胡盈鳧臆輕竹披耳鏡縣晴花雪  
捲毛光照夜汗濤有血霞流韻振鬣鳴萬馬驚閃流

電逐飛星九霄彷彿從龍行但聞瀟瀟風雨聲三川  
平八極寧真龍媒獻龍廷出入天門駕龍輶太霞五  
彩滿瑤京皇風清皇道貞皇威明茫茫堪輿內孰敢  
不來遊陋彼漢將軍空圖貳師城乃知天子在樹惠  
不必連年徒用兵

靈峰寺植木贊

明 劉 基

靈峯寺有松杏與樸並植焉劉子見而感之爲作贊

曰

杏葉蔥芊有子可以實遵松之扶疎有苓可以引年  
樸狀如檇衆靈所穿擁腫液瞞不可以鐫胡並植於  
進瀾厥醜妍明堂求材般趨爾先松戕杏割樸獨宛  
然嗚呼樸乎孰女之憐孰女之全抑棄於人乃獲乎  
天耶

義鵲贊並序

明 高 啓

吳報恩寺浮屠之顛有鵲二巢焉以遊以宿出沒必  
俱一日其雄里脰輪索中奮翼目擲空懸弗脫鷗下  
首大鳴若籲於人衆憐之莫能升遂宛轉而絕鷗依  
其傍弗去羣鳥欲磔之輒引喙怒逐不使近逮毛骨  
盡化乃已余居直寺東嘗見其彷徨飛旋形貌慘悴  
風雨之夕哀唳嗷嗷若號慕然余念夫世固有伉儷  
相悅者矣一旦失所天衣未改而已他途塗膏自媒  
唯恐非艾晨咤夕噉曾無含恤世嘗以禽喻惡人寧  
不辱是鵲哉乃贊曰

嗟爾鵲乎維鳥之特倚雄死自守禦鳥之賊倚獨棲  
於標夜失其匹倚哀嘶迄顧不啄而食倚厥質始化  
豈貞之魄倚匪魯黃鵲孰配爾德倚

贊

器用

霹靂琴贊並序

唐 柳宗元

霹靂琴者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爲也始枯桐生石上說者言蛟龍伏其竅一夕暴震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磴然倒卧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起道人聞取以爲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於火爲異是琴也既良而異合爲二美天下將不可載焉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辭識其起之石以著其事又益以序而爲它傳辭曰

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既良而異爰合其美超實爲之贊者柳子

晦菴先生遺衣贊

明 許宗魯

紫陽書院藏晦菴先生遺衣布疋色青廣袖直領  
縐而補葺者凡若干處魯遊謁諸生出諸匱因得  
與觀焉歎曰此先儒之垂範也夫質以布昭儉也  
至以青尚純也廣袖示有容也直領明無曲也敝  
而不易存故也於乎脩矣魯退而作贊贊曰

煥彼遺衣敝製孔嘉敦儉尚樸不靡不華匪羅匪縠  
澤德用光匪芝匪蘭沐道以芳儼然威儀允矣法服  
肅肅瞻仰匪曰私淑嗟爾多士是傳是繼愆於爾躬

是曰自棄凡厥來學敬之敬之茲衣永存終古有師

贊

儒理

復卦贊

宋 朱 熹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爲工陰闔陽開  
一靜一動於穆無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  
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翕無餘斯開之始生意闔然  
具此全美其在於人四性之仁欽藏方寸包括無垠  
有茁其萌有惻其隱於以克之四海其準曰惟茲今  
眇綿之間是用齎戒掩身閑閑仰止義園稽經協傳  
敢贊一詞以詔無倦

贊

釋老

應夢觀音贊

宋 蘇軾

稽首觀音宴坐寶石忽忽夢中應我空寂觀音不來  
我亦不往水在盆中月在天上

猪齒白化佛贊

宋 晁補之

猪齒白化佛者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衡州衡喜縣民  
職氏殺猪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素首骨銜之信  
信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齒白中得肉如  
梅色醅醅由醉王諦視之如來像也髻有珠如粟瞋  
目跣趺瞳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補之從弟新  
鄉令載之目觀其事記於石以示補之補之聳然曰  
佛菩薩誓救苦眾生菩薩至不變頭目髓腦度人畜  
鬼出無量苦而具縛九夫以利養故殺害不已俱入  
劇苦大火坑中號呼恐怖遇又不改佛菩薩動於威  
神爲警此輩因懼生信令諸闍提墮溺度車於沸鑊  
湯蓮花踊出是佛菩薩心欲此事流布十方諸惡眾  
生有芥子許過去善根皆大恐怖戒悔殺害善作回  
向諸佛現前不覺心喜身躍復作是言從不可說劫  
民有齒牙知相食故無日不殺由大地草萬死萬生  
而佛哀愍故動於布奇如優鉢曇花時一現耳夫以  
不可說劫無日不殺萬死萬生之中而佛之威神總  
時一現而乃獨動於職氏之猪與劉氏之犬現已應



傳而若觀若不觀若信若不信至千萬人夫於千萬人中而我兄弟兩人者又獨得而記且贊之則凡職氏與所祭若神所使若屠所殺若猪與劉氏所衛若犬所析若子與記者吾弟贊者補之於過去世是一段事本末輕重皆有因緣惟有佛眼悉知悉見次第顯出終始圓成令四天下與未來世因此希奇與此文字辯意不殺決定自知如利寶刀斷多羅木意已斷故業不復萌無始怨仇俱為眷屬由是增長深般若因一切諸佛之所護念豈不勝哉豈不大哉三年

七月二十七日初夜援筆為贊頃刻而成若佛力助文不加點云

吾觀鳥獸諸食肉形鈎吻鋸牙慘劇羅刹如是一類是疆非疆業力所驅咬彼養已是遭食者死已能生及誅其償如汝咬我版築上下無有盡時此業甚深佛所不度牛馬草食口方齒平業淺易起無對復古人非牛馬齊貝豢食穀果蔬形善應爾云何不若牛馬異生無凶吻牙而作鋒刃鷹虎受報形凶則然人形佛形而慘厲虎故死受報甚於馬牛我誦此言

普勸橫目血入牙故殺生不休至人無心同仁一視視人如我視猪如人人不自知是猪何等或其前世諸眷屬因云何無明日殺眷屬刺心取血血大壑流揚湯燭毛毛須彌聚死者不捨萬猪常隨汝莫鼓刀謂猪賊畜是熱血裏有文六身南無佛陀南無僧他我不敢殺諸佛現前一切衆生若飛若走若潛若穴小大妍媸其血肉中各具一佛云何見佛而欲鼓刀汝欲殺猪應作是念罰賓國主殺尊者時未及捨刀臂已墮落白乳涌出六種震驚亦如此猪腦破不出

佛不在外佛不在中佛不在空佛不在色是猪不死彼佛儼然世分別心自說人貴謂羊豕業本以供人彼以業來我何故受受則羊豕業歸我身注有大猪生不啖穢食薄荷草度羣業猪菩薩戒神示入異類汝自肉眼何由識猪藏汝之刀莫加猪首驚齒白肉跏趺坐人稽首世尊在我齒白我不敢慢無猪無人惟願現前諸見聞者如菩薩誓念念勿疑以此勝因普薦三世父母師長若冤若親化柔軟心去毒害意捨熱血汁獲甘露漿苦海悉乾同一安隱

銘	器物	名蹟	營造	警戒	祀勅	儒理	釋老
---	----	----	----	----	----	----	----

銘	器物						
---	----	--	--	--	--	--	--

器物銘十七首

周武王

楹銘

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曰胡傷其禍將長

戶銘

夫戶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

牖銘

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機銘

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

席銘

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所監不遠視爾所代

杖銘

惡乎危於忿戇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

盥盤銘

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鑑銘

見爾前慮爾後

鏡銘

以鑑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

衣銘

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

帶銘

火滅修容慎戒必共共則壽

屨銘

慎之勞勞則富

觴豆銘

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延

觴銘

樂極則悲沈溺致非社稷為危

弓銘

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適

劍銘

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

矛銘

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

世子孫

嘉量銘

周

時文思宗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

茲器維則

鼎銘

宋 正考父

一命而倭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糊余口

原註云正考父佐戴宣武三命而益恭故其銘鼎之詞皆寓己意首三句言鼎之形如此以喻己之益恭也循牆莫侮言鼎雖置諸幽則皆知其為有用之器以喻己雖謙亦必見用也饘粥糊口亦言無它烹烹唯儉約自將而已

新漏刻銘并序

梁陸倕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羸縮之度無  
准挈壺命氏遠哉義用揆景測辰微宮戒井守以水  
火分茲日夜而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取殄滅攝提  
無紀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叙分至之差  
詳而不密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崑玉  
宏度遺篇承天垂旨布在方冊無彰器用譬彼春華  
同夫海東寧可以執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且今之  
宮漏出自會稽積水遠方導流爭則六日無辨五行

不分歲運閏茂月次姑洗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  
遷夏諱禮變商俗業類補天功均柱地河海夷晏風  
雲律呂坐朝晏罷每旦晨興屬傳漏之音聽鷄人之  
響以爲星火謬中金水違用時序啓閉前異錯銖爰  
命日官草創新器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則於地  
四參以天一建武遺靈咸和餘舛金筒方員之制飛  
流吐納之規變律改經一皆懲革天監六年太歲丁  
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  
測表候陰不謬圭撮無乖黍累又可以校運算之誤

合辨分天之邪正察四氣之盈虛謀六歷之疎密永  
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惠而彌也昔嘉量微  
物盤盂小器猶其昭德記功載在銘典况入神之制  
與造化合符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勲倍極席事百  
巾機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金字不傳銀書未  
勒者哉乃銘小臣爲其銘曰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罕代乃置挈壺  
是惟熙載氣均衡石晷正權槩世道交喪禮術銷亡  
遽還水火爭倒衣裳擊刁舛次葦木平方爰究爰度  
時惟我皇方壺外次圓流內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  
靈虬承注陰吐吐喻條往忽來鬼出神入微若抽繭  
迹如激電耳不輟音眼無留眄銅史司刻金徒抱箭  
履薄非兢臨深用戰授受靡僞登降弗爽唯精唯一  
可法可象月不知來日無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  
合昏暮卷黃英晨生尚辨天意獨測地情况我神造  
通幽洞靈配皇等極爲世作程

潼關甲銘并序

唐 孫 樵

潼戶呀東翼廡敵南有元甲數十札焉委於前楹澀塵飄風綴銜葦利樵過而誦之且曰此國之閭也是小欲遏寇偷大欲扼諸侯今者關禁弛而不幾守甲存而不完將何抑天下心而割天子憂邪關吏笑而進曰借如潼之甲可以燭目潼之旗可以絳天戰輶盡驚警柝夜鳴吾曹將礪堅荷鍛投死地之不暇又安得與客合縞而束合縞而西哉今上君臨萬邦號令所加風清日明理為大和如此則關之禁何為而申嚴關之甲何為而礪堅元宗四十二年關中之兵其也如雲西來叱而關之守甲其不完邪古之善守天下者展禮以防之關樂以和之明刑以齊之修政以固之則其守在四海之外何以關為而况完其甲乎是天下愈安而其禁愈弛天下愈平而其甲愈弊耳樵將去之且銘其甲云

潼關之甲完吾孰與安潼關之甲弊吾孰與濟甲乎甲乎理與爾謀亂與爾謀無俾工爾修

文貞公笏銘并序

唐 孫 樵

大中六年詔出文貞公笏歸其孫丞相謨孫樵請銘其笏曰

靈牙薦角比干獻骨合以憤烈在公為笏怒虎可叱笏不可挫太華可裂笏不可折柱天不仄指日不蝕標儀條臆起梗開直噫諫舌切切上磨帝缺不逆不拂笏則公笏緊拱折列諍舌不發膠榮顧鉢下偷上懷非公之節孰為公笏

二銘并序

唐 羅 衮

黃帝作巾几之法孔甲有盤盂之戒太公陳觴鏡之銘所以昭成敗而防遺闕也衮不敢追跡聖賢輒取枕杖二物而為之銘亦古之賤士不忘君臣之分也

枕銘

或枕或歌有安有危勿邪其思

杖銘

身之疲杖以扶之國之危賢以圖之

櫛銘

唐 盧 仝

人之有髮于旦旦思理有身于有心于胡不如是

几銘

宋 晏 殊

小飯防鐘跬行虞跌巾有角墊衣存衽缺惟忠與孝則罔摧折

擊蛇笏銘

宋 石 介

天地至大有邪氣干於其間為凶暴為殘賊聽其肆行如天地卵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靈或異類出於其表為妖怪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莫露也祥符年寧州天慶觀有蛇妖極怪異郡刺州日兩至於其庭朝焉人以為龍舉州人內外遠近罔不駭奔於門以覲恭莊肅祇無敢怠者今龍圖侍御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遶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以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板擊其首遂斃於前則蛇無異焉郡刺史暨州內外遠近庶民眈然若發蒙見青天靚白日故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人有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為指佞草在魯為孔子誅少正卯亦在齊在晉為董史筆在漢武帝為東方朔戟在成都朝為朱雲劔在東漢為張綱輪在唐為韓愈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為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為公擊蛇笏故佞人

去克德聰少正卯戮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  
齊刑明証董偃折張禹劾梁冀漢室又佛老微聖德  
行鱷魚徒潮風振怪蛇死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至  
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罔  
上欺民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  
賢蒙惡違法亂紀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  
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  
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姦臣朝廷之內無佞人  
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蛇公以笏為任笏得公而用  
公方為朝廷正人笏方為公之良器敢稱德於公作  
笏銘曰

至正之氣天地則有笏惟靈物笏能乃受笏之為物  
純剛正直公惟正人公乃能得笏之在公能破淫妖公  
之在朝讒人乃消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亡斯  
笏不蔽惟公寶之烈烈其光

布衾銘

宋 范純仁

藜藿之甘絺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  
享之常安錦繡之膏膏梁之珍權寵之盛利慾之繁

若難其得危辱旋臻舍難取易去危就安至愚且知  
士寧不然顏樂簞瓢萬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為獨夫  
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  
忽諸



高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為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災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為宗廟之觀靡而已及其衰也為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為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以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已也絕周之祀不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心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邱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為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萬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邱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謾進不能究其義余故作漢鼎銘以遺

後世君子其銘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鼎焉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之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拳拳於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烏乎悲矣

徐州蓮華漏銘并序

宋 蘇 軾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為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園子博士傳君楊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為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輕重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為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然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餅雖疾雷霆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為吏者如餅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為辱升不為榮則民將靡然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鼎硯銘

宋 蘇 軾

鼎無耳樂有趾鑑幽無見凡不倚賜蟲頂昇喪厥喙羽淵之化帝祝尾不周傾裂東南圯黜然而深維水委誰乎為此昔未始戲名其臂如幻詭

天硯銘

宋 蘇 軾

吾年十二時與群兒鑿池為戲得異石如魚膚筠溫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為硯甚發墨顧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硯也有研之德而不足于形耳因以賜吾曰是文字之祥也寶而用之且為銘曰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全于德或全于形均此二者顧吾安取仰脣俯足世固多有

邁硯銘

宋 蘇 軾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予以此書獄常思生

古硯銘

宋 唐 庚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隨 任用寵遇相近也  
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  
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  
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為用也筆最動  
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  
而得養生焉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或曰壽夭數也非  
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鈍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  
久遠也雖然寧為此勿為彼也銘曰不能銳因以鈍  
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

簡儀銘

元 姚 燧

舊儀毘崙六合包外經緯從橫天常表帶三辰內循  
黃赤道交其中四遊頽仰鈞簫允今改為皆折而異  
絲能詭明無窒於視四遊兩軸二極是當南軸攸皆  
下乃天常維北歌傾取軸渠應鑄以百刻及時初正  
赤道載周列經星三百六十五度奇贏地平安加  
立運所履錯勒千隅若十二子五環三旋四衡挈焉  
兩綴闕距隨揆留遷欲知出地究茲立運去極幾何  
即遊是問赤道重衡四弦末張上結北軸移景相望  
測日用一推星策二定距入宿兩候齊視巍巍其高  
莫莫其遙蕩蕩其大赫赫其昭步仞之間肆所曠攷  
明乎制器運掌有道灋簡而中用密不窮歷校古陳  
未與侔功猗與皇元發帝之蘊昇厥義和萬世其訓

仰儀銘

元 姚燧

不可形體莫天大也無競維人仰釜載也六尺為深  
廣自倍也蕪深廣倍挈釜允也振漑不洩繚以澮也  
正位辨方日子卦也橫縮度中平斜載也斜起南極  
平釜鐵也小大必用入地畫也始周浸斷浸極外也  
極入地深四十太也北九十一赤道斷也列刻五十  
六時配也衡竿加卦巽坤內也以負縮竿子午對也  
未旋機杖竅納芥也上下懸直與鐵會也視日漏光  
何度在也陽谷朝賓夕餞昧也寒暑發歛驗進退也  
薄能終起鑿生殺也以避赫曦奪目害也南北之偏  
亦可察也極淺十七林色界也深五十二鐵勒塞也  
淺赤道高人所載也夏短冬永猶少差也深故赤平  
冬晝晦也夏則不沒永短最也二天之書曰渾蓋也  
一儀即揆何不悖也以指為告無煩喙也闇資以明  
疑者沛也智者是之膠者怪也過者巧歷不億輩也  
非謀不為思不逮也將窺天朕造物愛也其有俟然  
昭聖代也泰山礪子河如帶也黃金不磨悠久賴也  
鬼神禁訶戒勿壞也

漏刻鐘銘

元 姚燧

靈臺設蘆魏以尊元問大呂非其鼎擊曠善鼓手自  
煩宮商良諧等釜盆請無以聲以功論一日之中兩  
斯昏一鳴一刻有度存九圍一圓析柳樊黔首時作  
時饗殽日月如是相告敦三辰聽命循軌垣四序不  
忒迭寒暄萬物生翕盈乾坤何獨治歷道此源凝熙  
帝績高義軒積世而運會而元吉金之舌慎莫捫輟  
響誰其代天言

渾象銘

元 楊 桓

於昭聖皇德惟天希密察乾坤動符化幾乃命太史  
考順求遠制器象天具體而微度數纂布星次珠輝  
道分黃赤擬議元規兩極低昂中主璇璣圓方象地  
極樞以維地本天函術取外圍反而觀之其趣同歸  
體雖至約用足明大象設目前人居天外觀天之裏  
合象之背日月交錯五行進退造化無窮不出戶內  
始終參求簡儀是配於昭聖皇夙夜睿思先天天合  
後天奉時先後惟天聖皇無為

玲瓏儀銘

元 楊 桓

天體圓穹三辰在中星雖紀度天實無窮天度之數  
環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因星而步推日而得  
月次十二往來盈虧五星參差進退有期判為寒暑  
分為四時太史司天咸用周知制諸法象各有攸施  
萃於用者玲瓏其儀十萬餘目經緯均布與天同體  
協規應矩偏體虛明中外宣露元象森羅莫計其數宿  
離有次去極有度人由中闚目即而喻先哲實繁茲  
制猶未逮我皇元其作始備實因於理匪鑒於智於

萬斯年

高表銘

元 楊 桓

聖人修政惟農是求農之所見時則為準過與不及  
民安究之動指由中聖人授之時在於天術何以得  
制器求之乃見天則日月周運閏餘歲成盈虛消息  
在表斯徵分至既辨氣序乃會朔晦一定望由對  
爰演斯歷用詔民時百工允治歲績用熙表中以正  
圭平以直不言而諭與時偕極天德芒芒參以明焉  
民生皞皞振以興焉惟昔八尺景促分密為用雖可  
每艱辨析聖皇御極百度惟新乃五其昔其用益神  
表高之法先哲匪憚其顯景虛取的是患表梁上陳  
景符下依符竅得梁景辰精微揆月有方闕凡是映  
几限容光圭表交應器術之密推步之精歷古於今  
斯卑其能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聖皇儀刑在其左右  
仁民育物以對天祐眉壽萬年寶茲悠久

五輪沙漏銘

明 宋 濂

沙漏之制貯細沙於地而注於斗凡運五輪焉其初  
輪軸長二尺有三寸圓寸有五分衡莫之軸端有輪  
輪圓尺有二寸八分上環十六斗斗廣八分深如之  
軸杪傳六齒沙傾斗運其齒鈎二輪旋之二輪之軸  
長尺圓如初從莫之輪之圓尺有五寸輪齒三十六  
軸杪亦傳六齒鈎三輪旋之三輪之圓軸若此與二  
輪同其如初軸杪亦傳六齒鈎四輪旋之四輪如三  
輪唯莫與二輪同輪杪亦傳六齒鈎中輪旋之中輪  
如四輪餘輪則旋中輪獨平旋軸崇尺有六寸其杪  
不設齒挺然上出貫於測景盤盤列十二時分刻區  
百劉木為日形承以雲麓於軸中五輪犬牙相入次  
第運益遲中輪日行盤一周雲脚至處則知為何時  
何刻也餘輪各有極附度中輪則否輪與沙池皆藏  
几腹盤露几面旁刻黃衣童子二一擊鼓一鳴鉦亦  
運行沙使之沙之進退則日一視焉此其大略也初  
濠陽水善水雖變鼎沃湯不能為漏新安屠君希元  
乃抽其精思以沙代之漏成人以為古未嘗聞較之

郭子敬七寶燈漏鐘鼓應時而自鳴昔殆將無妮乎

浦陽鄭君永與希元遊京師因知其詳歸而製之請

予銘銘曰

挈壺建漏測以水用沙易之自唐始水澤腹堅沙帛

止一日一周與天似鄭君繼之製益美請惜分陰視

斯尋

器物銘并序

明王禕

古之君子於九御服之物日用所接者皆著銘焉名其器而因之以自警則進德修業之功無乎弗在矣大學所載湯之盤銘大戴記及金匱陰謀所載武王器械諸銘是也余因竊取古義即九器物各為之銘非敢貽於博雅之君子蓋庶幾動作之間私致其警焉爾恰之得五十首今錄二十首

冠銘

爾形之端故居吾元吾德苟或愆曷居人之先

佩銘

動中規矩鳴中律呂庶其為予輔

履銘

義之趨信之踐毋蹈非毋臨險

枕銘

體木而圓於以警吾昏體石而方於以安吾常

席銘

我身之逸乎藉爾以為偃也我心之直乎匪爾之可

卷也

食銘

舉而施之庇乎一體苟能推之覆博乎遐邇

帳銘

起處毋溷乎而褻不可狃乎而隱顯公順乎而獨不可慎乎而

筭銘

非義勿納非禮勿發

拋銘

布帛大素其尚親附也錦繡繡繡如之何弗拒也

鼎銘

鉉有金玉享受福矣或折爾足覆公餗矣

鏡銘

貌之妍醜爾則辨其外心之淑慝爾曷鑒其內

櫛銘

髮之亂也可以理之政之勞也曷以治之

尺銘

百分之積乃成乎尺尺而後累吾不知其止學之為功固如是

印銘

質金相文玉章德之藏名乃長

觚銘

以此書文常思明以此書事常思平以此書獄常思生以此書財常思輕

琴銘

情性之正以防其淫造化之妙以鈞其深嗚呼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欲知舜文王周公孔子者微乎斯音曷以得其心

匱銘

虛其中厥有容維能容久則充

榻銘

坐如尸敬以持有弗莊者人所非

屏銘

心不可蔽可蔽者目天不可蔽可蔽者人

劍銘

永新蛟鱷陸剝象犀盡少恐之以全物軀



界方銘

明 劉 崧

爾惟正罔或不正爾惟直罔或不直式勿偏陂哉惟  
正直是力

菜窩六器銘

明 唐 肅

余子治園越城南屋其中曰菜窩渠軒先生既銘之  
唐肅復銘其器六以余子之治園也其藝菜也必以  
鉏銘其鋤曰墾而植本斯立培而屋藥斯茂衡淺深  
毋爾苟既執矣其灌之也必以甕銘其甕曰泉之容  
伊德之充泉之吐伊德之溥其緇勿藏其挈勿隳勿  
事乎桔槔之機既灌矣而草害焉焉焉之必以及銘其  
及曰忌草之滋資女以剪夷勿剪而夷則茅塞其蹊  
草去矣菜豐矣采之必以筐銘其筐曰掇其美毋以  
下體飲其實勿滿而溢虛而受之乃其德左之右之  
慎爾執采而得之芼之必以釜薦之必以盤銘其釜  
曰澆于斯烹于斯我有旨蓄甘如飴彼鼎食者殆而  
銘其盤曰脂弗我汚兮糴弗我暴兮惟味道之助兮  
銘己余子曰噫子善銘吾器切於物與於理其足為  
吾儆乎請書之菜窩以繼渠軒之作於是乎書

鐘銘

明 王 直

鐘之作官府以謹朝夕浮屠老子之宮以嚴祀而近  
世富室多置焉何居予既作祠堂以祀祖考諸子取  
嚴奉之意亦請置鐘予則某取謹朝夕之義欲以警  
昏惰故弗拒因推祖宗示教子孫之心而為銘曰  
有鐘在懸聲聞於天祠享則甚虔然惟德是先進修  
之功夙夜當惓惓若沉酣麴蘖之毒恣肆於衽席之  
安雖殷殷闐闐而聽之藐然迷天理之途溺人欲之  
淵昏惰而弗悛既不可謂孝而亦豈曰能賢則神將  
厭之而何福之有焉嗟爾子孫警惕弗愆勉而有成  
百世之傳

石磬銘

明 胡 儼

余在雲間友人王以東遺余石磬色黝而質堅形  
制曲折皆出自然非人力所為左長于右右不及  
左者寸餘云其父嘗得之泗州石磬山中叩之其  
聲冷然以管合之律中姑洗角每清夜鼓琴之餘  
時以小角椎戛擊音韵清遠儼若神明之臨燕休之  
際其亦存誠之一助也乃為之銘曰  
泗濱之山孕元璞曲折自然匪礱琢審音諧律姑洗  
角聖云遠兮哀不作遺音冷冷度寥廓

宣和殿硯銘

明 李東陽

硯長可二尺廣尺有二寸橫斲無雕飾背刻殿名三字并御書之寶

此宋之物祐陵之書也直方以大得坤之餘溫潤而  
柔維玉其如蓋竭江南之民力供內府之珍儲舍政  
機之務而為詞藝之娛者也嗚乎用有頸晦身無榮  
辱歛天上之雲烟閱人間之陵谷吾將撫宣和之往  
鑒續丁未之遺錄觀萬物之聚散寄一感于心目

銘

名蹟

劍閣銘

晉 張 載

巖巖梁山積石我我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印楚北  
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  
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  
斯順閑繇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  
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趨  
起形親之地匪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  
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  
祀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既  
滅劉氏銜壁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  
益

古函谷關銘

唐 獨孤及

王者建邦經野觀象立極於是有重門擊柝以待暴  
客故封略土宇守在關塞山川邱陵為之城池天作  
峭函俾屏京室崇山迴合連岡業倚長河屈盤萬里  
來束崖奔嶺蹙谷抱谿闔崖起重險為秦東門截函  
夏於閼闔鑠天府於戶牖外阨八州之咽喉故百二  
形焉內權六合之輿區故霸王出焉當其中原鹿駭  
戰國蠋起嬴氏建瓴山東擇肉宇內持戟百萬連衡  
此關是時也開門而九國師遁振策而二周鼎入奄  
有大寶遂吞中區洎江返秦壁天祐漢祚高皇帝提  
劍而起以過亂略斬白帝絕降王舉漢中平咸陽廓  
金城以建都活萬姓以三章取咸定功此焉是保粵  
若詢事國牒聆風仙籙則真氣靈蹤起乎其中柱史  
一去流沙萬里留玉函於舊宅傳寶圖於本枝豈上  
帝乃眷興王是感不然何錫美開國如此其大歲在  
大火余適下陽停驂塞門憑覽舊圖襟帶如故世道  
不留秦餘空山漢遺茂草恐復舟失於壑岸化為谷  
萬載之後昧者不知乃刻頌此石以示來裔其辭曰

天地雷雨英雄交爭設險守國作藩於京姓易時移  
山空塞平千秋陵谷想見精靈仙駕長往雄圖杳冥  
於以志之勒銘巖扃

虎牢關銘并序

唐賈至

天地定位山川據其極王侯設險虎牢擁其要振  
之以五嶽維嵩岸焉迫之以四瀆洪河突焉宜其  
咽喉九州閭域中夏贊經綸之攻拒却撓搶之凌  
暴若乃金火代變山河分裂脇從力爭義散約解  
時則漢祖守之以臨山東坐清三齊殪楚鄴躅而  
不進及夫隋氏失馭中原板蕩封豕荐食龍戰元  
黃時則太宗據之以拒河朔克擒醜夏偽鄭祖縛  
而請命於戲自周室微弱虎狼并吞盛衰千祀正  
閔更王而政和民安一統長久漢氏昭於前載我  
唐光于茲日其創業之王哉定功業咸在斯地意  
者天開險固為霸王之器乎聖作功業知宵冥之意  
乎不然何元期時事影響之若此也又聞諸鄭志  
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而唐漢紹興得非山靈河  
神正直是輔乃知不獨恃險而顛沛者在於涼德  
歟天寶七載至自宋都西經洛陽歇鞍登茲懷古  
欽望鑒山河之壯麗想威靈而咫尺慨然有懷敢  
獻頌曰

邀矣維嵩峻極于天磅礴崔嵬北臨洪川嶽竇會險  
慶坻封泉是開虎牢作固伊瀍維茲虎牢天設巨防  
攻在坤下拒在離旁昏恃以滅聖憑而王崢嶸豁呀  
孟門相尚伊昔漢祖戡秦統周初敵相及此焉淹留  
終夷海春遂割洪溝東疊而東奄有九州隋氏敗績  
黎人艱阻帝命太宗陳師鞠放鐵騎傳傳雲旗容與  
擒夏克鄭在此一舉日月永清昆玉得所歲在戊子  
西京登茲祇聖肅然憫亡懷其執叔反道復隍帽師  
項氏烹苻莫能守之險易同途成敗異時德不在鼎  
王孫布詞三苗不循魏武怛怛逆失順獲古今同期  
申鑒勒銘庶警將來

碯溪銘并序

唐 梁 肅

陰陽和而萬物生聖賢合而天下平和者時也合  
者運也在昔堯舜合禹抑洪水而天下平者四百  
年湯合伊尹革桀驚而天下平者六百年文武合  
太公一戎衣而天下平者八百年與夫風雨寒暑  
五行四時佐天生物一也天之數不可以不變時  
則有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之災君之運不可以不  
極時則有作威殺戮毒痛四海之變變則通時則  
有四載之庸極則反時則有放伐之功於戲惟尚  
父鍾其運而遇其主躋其機而作其合者也于後  
伯陽不顯仲尼旅人其不合者歟故曰君子得其  
時則大行不得其時則龍蟄也嘉尚父之動靜不  
失其時作碯溪銘曰

至人無心與道出處處則土木出則雷雨維殷道絕  
粵有尚父爰宅于幽盤桓草莽葦天地闔闢陰陽運行  
明極而昏昏極而明遇主水濱謨泰八絃牧野桓桓  
一麾而平惟彼日月得天而光惟彼聖賢得時而彰  
獨夫昏迷我乃豹藏文武作周戎乃鷹揚故曰大道

無體大人無方運用變通至虛而常作銘磻溪今古  
茫茫

塗山銘并序

唐 柳宗元

維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  
極咸懷九有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  
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堯期順承天歷自南  
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  
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梁大災乃錫元圭以  
承帝命位莫崇乎執大衆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  
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  
後垂子孫之丕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  
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  
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祿延於世有  
夏德配於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於三代而商周  
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於後裔當位作聖著為世  
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  
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持方岳  
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臣莫敢違寧羽旄回合衣裳  
咸會虔恭就列俯傳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  
洽申之以德刑天威振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之殿後

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室祖  
之訓不由也人亡政廢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  
君又能紹其功德修其政統早宮室惠衣服拜昌言  
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  
山之會安得獨光於後與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  
於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為之銘  
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一憲度省方宣  
教化制殊顯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  
孚乃舉明刑以弼聖謨則戢防風遺骨亭車克威克  
明疇敢以渝宣昭黎獻底定寰區傳祚後允丕承帝  
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刊  
碑貽後作則

棧道銘

唐 歐陽詹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谿窮谷萬  
仞直下奔崖峭壁千里無土亘隔呀絕巉巖冥冥  
底無谿猿猱相望三代而往蹄足莫之能越秦雖有  
心蜀雖有情五萬年間曼不相接且秦之與蜀也人  
一其性物同所宜嗜欲無餘門教化無餘源可貿遷  
可親昵壁圻地脈睽離物理豈造化之意乎天實凝  
清而成地實凝濁而形當其疑也如鎔金下鑄騰雲  
上浮空際有所不開迴翔有所不合澄結既定竅缺  
生乎其中西南有漏天天之竅缺也於斯有茲地  
之竅缺也天地也者將以上覆下燾含萬靈可通  
必使而通者也苟有可通而未通聖賢代其工而通  
之故有為舟以濟川為梯以踰山惟茲地有川不可  
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及粵有智慮以全元造立巨  
衝而舉追氏絕懸纜以下梓人猿垂絕冥鳥傍危岑  
鑿積石以全力梁半空於木棚斜根玉壘旁綴青泥  
截斷岸以虹矯繞翠屏而龍蹠堅勁膠固雲橫砥平  
揔庸蜀之通途統岐雍之康莊都邑之能步山川之



無脛若水決防如鴻嚮陽南之北之踵武湯湯躋我  
我以自若臨蒼蒼而不懼跡是贊幣以遙達人神以  
會同稽禮樂之短長量威力之汙隆可王者王可公  
者公而相吹以風或曰受琢之石長存可構之材無  
窮易剝代盡斯道也未始有終嗚呼為上懷來在乎  
德為下昭德在乎義德義之如今日則或人之言有  
乎其反之則石雖存恐不為琢材雖多恐不為構想  
夫往昔有時而有有時而無是用惕惕天下蚩蚩知  
聖賢創物之意之人寡明德義固物之道之人稀敢  
陳兩端之要銘諸斯道之左庶主德義者存今日之所  
履踵武湯湯者荷古人之攸作銘曰  
天覆地燾本亦同設大象難全或漏或缺損多益寡  
聖賢代工彼雖有缺與無缺同惟北曰秦惟南則蜀  
地缺其間坤維不續斗起斷岸屹為兩區秦人路絕  
蜀火煙孤天實不通賢斯有造鑽堅剡劬無蹊以道  
若川匪舟若陸非車緣危轉虛步驟交如構雖在功  
存亦由德項拂劉怒旋見以路隋落我營自顛而植  
地非革勢材不易林路植之致惠怨之心勿謂斯道

不恒勿謂斯道可久禮不以禮可有而無恭不以恭  
可無而有創之之意如彼固之之理若茲彼知不易  
茲而易勒銘道左其同我思

恨石銘

唐 皇甫湜

恨石蒼蒼驪山之傍鏡朴礫痕巍然四方昔秦皇帝  
謀之不臧七十萬人茲為惶惶發石此山言礎於墳  
若有憑依屹住中達滄刑感迫人力無施故老相傳  
以恨名之自昔太古不封不樹有葛於溝有薪於野  
後聖有作緣情不忍為之棺槨其在唐虞則維竅木  
噫嘻暴秦虐用其人墳而象山下銅三泉窮珍抱奇  
力瘁財殫驅逐而前如刈草菅天毒其哀神憤其凶  
譴戍一呼九州風從白挺荆棘指麾峭嶮險阻不闡  
干戈倒鉞屍露于劫燄燔于童逢顆無依不十年中  
禹葬會稽不改其行聖德洋洋厥響久長至於漢劉  
釋之而言中如可欲猶隙南山矧私其身以盡其人  
刻詞恨石炯戒千春

銘秦坑

唐 司空圖

秦術戾儒厥民斯酷秦儒既坑厥祀隨覆天復儒隲  
儒祀而家秦坑儒耶儒坑秦耶

伍子胥廟銘并序

宋 王安石

予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執耻雪名震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吳亡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華者不可勝數歎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猶在於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為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與於銘也

烈烈子胥發節窮通遂為冊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隆隆之吳殿廢不遂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顏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孰作新之民勸而趨維忠肆懷維孝肆孚我銘祠庭示後不誣

玉兔泉銘并序

明 劉基

自古有以勢軋天下箱其口使知己者鮮不由細微以及大政高之馬莽之祥瑞唯其言而莫之違然後大詐行而大欲得矣秦檜之事宋高宗也以岳武穆之忠且搆之殺其身以及其子反以為功而宋之君臣莫不從其指則亦何求而不得哉王兔之泉以清美為建業城中第一豈昔顯而今堙者檜實知之耶或有善察土脉工穿井之術者密以語檜而神之以白兔耶則皆不可知也夫檜之罔民設詐豈下于高華哉白兔之是非無關天下之大事鄙子論夫遂夸之以為佞是蓋不足辨也金華張孟兼憫泉之芳潔為姦人所污而銘以雪其冤予亦悲之作後玉兔泉銘銘曰

嗚乎泉乎夫何辜為檜所污世無吳隱之孰昭其誣嗚乎泉乎尼父大聖猶言其主瘠環與癰疽白兔之傳夫何傷于爾歟檜死為蛆泉潔自如我作銘詩衆惑斯祛嗚乎泉乎終古弗渝

居庸關銘有序

明 劉定之

余觀自古帝王建極作都君制華裔維本于大德以膺天命結人心而未嘗不據依形勝以自固而謂扼天下之吭者也彼侯國所恃若齊穆陵關楚武關小不之論而秦與西漢唐都雍周與東漢晉都洛乃宇內大都會且傳世久遠統御廣際者然雍之險在函谷關洛之險在戎臯關亦不過控臨中國而已唯我皇明定鼎冀方南向以御諸夏北眺以威戎貊其介乎戎夏之關曰居庸寔為覆載

以內莫大要地謹按地志關在昌平西北四十里元翰林學士王輝謂始皇築長城居息庸徒于此故以名焉夫講求地里實蹟而勒述其義書生事也況茲關重險鉅防若前之云可不銘乎銘曰

帝承天命朔野是都坤奠其軸乾屹其樞長城為帶自天繚繞中聳雄關洞城裏表鐵壁鎗鋒玉峽巉峽俯壓博厚仰轟層霄冠以雉堞守以虎旅屏翰中華吞掣醜虜龍旗北伐鼓行其中如雷之震以出太空呼韓南來款塞其下如蟻叩關以干天赦昔秦興役庸

徙乃居宋失其防遼金長驅蜀若皇明天所綏顧不創而因不嚴而固一夫當之萬夫莫前一世間之萬世其傳攬翠為書磨崖作碣勒此銘章以詒無極

石鐘山銘有序

明 楊守陳

彭蠡之口有山名石鐘尚矣後魏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響若洪鐘也而唐李渤非之謂如其說則瀕流巖峯皆可貫以斯名蓋潭際雙石叩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石鐘也而宋蘇軾非之謂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何獨以鐘名蓋山下皆石穴微波入之聲噌吰如鐘鼓中流大石空中多竅與風水吞吐有竅坎鏗豁之聲嘗觀察而得其實故是酈矣而周必大又謂上鐘石高四尺下鐘石濶丈餘叩之皆響若鐘磬他石則否復是李焉余謂波間衆竅其豐山之自鳴者乎潭際雙石其宋左師之每擊者乎是皆可謂鐘也然瀕流巖峯其下響若鐘者蓋巖石之高大而叩之函胡清越如兩鐘石者亦安得所在皆是且山之以物象名者若石鼓文筆之類亦豈必為天下獨然後名哉坊名山者其舟而祭諸波間耶果展而叩諸潭際耶抑若大寧之山嘗有巨石狀如大鐺而今已為波淪之九鼎火焚之崑玉耶

是皆不可知者事不目見耳聞而可臆斷其有無蘇之戒也前四人皆目見耳聞而言猶不能定於一余固不敢臆斷顧區區一山名何損益於天下亦無足深辨者聞之故老我太祖高皇帝伐偽漢陳友諒時駐師湖口嘗登是山既而大捷友諒殪焉時群敵惟友諒寔強難克肆勞六飛躬駕後戡四方皆指授將帥勢如破竹然則湖口之捷實天下之基也方登山時廟算先定聖謨孔神高涉遠覽之頃固已空七澤而奄八荒矣抑或山靈水伯變草木為甲兵驅魚龍為蹕警以張皇威助聖武耶凡山川獲一賢貴登臨以名於世皆可謂幸而是山乃蒙玉趾親臨龍顏寵顧一岑一壑至今猶有輝耀何幸尚焉古之人睹河洛則思禹功往在元季徵我高祖民其殲矣今四海內外百年之間庶職恬逸萬民乂和雖羣動庶植猶勝于亂世之蒸黎者皆高祖戡定輯寧之勞而列聖紹述煦嫗之澤也凡登是山者左顧彭蠡右瞻金陵江漢之心其可已哉兵部正郎王尚忠嘗讀書于山之佛

閣間屬余言故為之銘俾鏡諸崖石用告來者舍其細而懷其大云銘曰

楚有巨漫漫五百里曰鄱陽湖蓋古彭蠡陽鳥攸居禹貢肇紀其委之窮或扼其衝有山特起嵒嵒穹窿水經載之其名石鐘往在元季有梟橫厲江漢之間雲擾麻沸崇岡震驚汜可小惕天命聖武舟師徂征矛戟百萬馳騁霆鉤烈火西摧煌煌赤城鹵而遁拒之湖口乃躋兩鐘以望九有鸞旗前登羽衛擁後猿麋羣逐魚騰鳥將雲霞增耀木石焜煌天覽電騁

已空荆湘王輅方降捷音沸騰矢激首殪厥衆角崩或者草木奮為甲兵四方群敵茲國惟劇一鼓殲之餘何庸力席卷萬邦拯其焚溺永康兆民垂億萬世峻德穹勳惟天其主謂天蓋高易足與儔山有巨石舊銘禹功苔蝕蘚剥有光沅虹相古勳業亦銘鼎鐘於皇聖明式配神禹宜偕厥銘以耀終古屬我臣民無忘烈祖

聖井銘并序

明 歸有光

余讀金史皇統二年使劉苦以袞冕王冊冊宋康王為帝以臣宋告中外嗟乎中國於是不得為中國矣紹興君臣萬世之罪人也昔晉永嘉之亂其禍不異靖康然江左世守正朔歷五代至於陳亡以其力不足與中原抗而未嘗少屈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五代之君其功豈在管仲之下哉陳高祖平侯景之亂辛禪梁祚恭儉勤勞志度宏遠江左諸帝號為最賢余來長城遊下若里觀其故宅相傳其始生時井中沸涌出以浴帝令其井尚如故慨然而歎令人去蔽翳而出之作亭於其上銘曰帝王之生靈感幽贊感沸水泉浴帝始誕沅虹瑤月應時則滅惟不改井於今不竭我尋華渚翳桑之虞寒泉古贊如見其沸赫赫陳祖大業光燦寂寞沛卿吾茲感歎嗟後之王荒陞厥緒麗華辱井建康所記

銘

管造

石闕銘并序

梁陸倕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雖革  
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啓緯冥合天人啓基  
克明峻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在齊之季昏虐君臨  
咸侮五行怠棄三正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  
衆叛親離躋地無歸瞻烏靡託於是我皇帝極之乃  
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提萬福於是龍飛黑水虎步  
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  
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祇響附穿胸露頂之豪箕坐  
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夏首憑閭扇岷  
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  
未通凶渠泥首宏躬連軸巨艦接艦鐵馬千羣朱旗  
萬里折簡而擒虜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  
遺鏃而樊鄧威懷已黔底定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  
徒守似藩籬戰同枯朽革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  
女冠蓋相望扶老携幼一旦雲集壘塞野軍食盈  
塗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  
弔民農不遺業市無易費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微

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而尊嚴之度不  
僭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  
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決辰獨夫授首乃焚其  
綺席棄彼寶衣歸璇臺之珠反諸侯之玉指麾而四  
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  
天地明並日月於是仰協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  
玉納龍叙之圖額帝裡宗光有神器升中以祀羣望  
攝袂而朝諸夏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  
中典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劍騎穹廬之國同川共穴  
之人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鑒空萬里接地千鄣  
幕南罷郭河西無警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志茲  
鹿駭息此狼顧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置  
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閤之  
學如市興建庠序啓設郊卹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  
典咸秩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  
讓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又安方面靜息役休務  
簡歲阜民和歷代規摹前王典故莫不芟夷剪截允  
執厥中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

經禮垂布憲之文載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  
夢北荒明月西極流精海岳黃金河庭紫貝蒼龍元  
武之制銅爵鐵鳳之工或以聽窮者寃或以布治懸  
法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晉代浸弱宋歷威  
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  
闕於牛頭記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乃命  
審曲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瞻星揆地興復表  
門草創華闕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皇帝御天下  
之七載也構茲盛則興此崇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  
知法物觀幾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作範垂訓赫矣  
壯乎爰命下臣式銘磐石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渙漢啓岐梁居因業盛  
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青蓋南泊黃旗東指  
懸法無聞藏書勿紀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  
興茲雙起偉哉偃蹇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翠微  
布教方顯決日初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鬱嶺重軒  
穹隆反宇彤華飛棟勢起浮柱色法上圓制模下矩  
周堂原隰倪臨煙雨前賓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



南湊五方暑來寒往地久天長壯哉華觀永配無疆

黃樓銘

宋 陳師道

熙寧十年京東路安撫使臣某轉運使臣某判官  
臣某稽首言河決澶州南傾淮泗彭城當其衝夾  
以連山扼以呂梁沅池不時盈溢千里平地水深  
丈餘下顧城中井出脉發東薄雨隅西入通洧南  
懷水垣土患不支百有餘日而後已守臣蘇軾深  
惟流亡為天子憂夙夜不怠以勞其人興發戍兵  
固弊應卒外為長捷東高如虹以其惡內為大堤  
附城如壘以恃其潰築二防于南門之外以通南  
山以安危疑發倉庾明勸禁以惠困窮以督盜賊  
宣布恩澤巡行內外吏民向化興於事功法施四  
邑誠格百神可謂有功矣宜有褒嘉以勸群縣十  
月二日甲子奏京師明年元豐正月甲子制誥諭  
意臣軾惟念祇承謨訓人神力同敢自為功以速  
大庾而明揚褒大無以報稱乃作黃樓于東門具  
刻明詔以承天休而明德意使其客陳師道以為  
之銘臣師道伏惟呂尚南仲內撫百姓內平諸侯  
詩美文武尹甫召虎南伐淮夷北伐獯貊功歌宣

王君能使人以盡其才臣能奉功以報其上古之義也臣師道又惟感而通之者道也行而化之者德也制法明教者政也治人成功者事也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後王有作可舉而行願臣之愚何與于此誠樂君臣之盡道云臣不佞冒死上黃樓銘其詞曰

皇治惟戒脩明法度協和陰陽十有一年天災時行河失其防齊魯梁楚千里四達潰亂散亡皇仁隱憂臨遣信臣以惠東方羸老不窮安慰撫養發散積倉流人如歸居人忘危完聚靡傷天叙地平明聖成能人神效祥靈平告成百穀豐盈萬邦樂康郡縣祇畏允迪聖謨終事無荒皇功不居歸休臣民遐邇遠揚守臣拜手夸大休嘉使民不忘改作黃樓以臨泗上述修故常庶臣無佞原始念終銘之石章以告成功以揚德聲永永無疆

太史院銘

元 楊 桓

天厭下土之亂眷求聖哲以作民主太祖聖武皇帝應運挺生以神武戡除禍難遂定皇元之寶命累聖肖德增功繼烈逮今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稟資聖神自潛藩邸躬率師旅有征無戰天心人心攸屬攸係及位中國大建都邑任賢使能分設百官政教既行乃制禮作樂廟享祖宗仍遣將帥四征未臣始統一六合周臨天際端居無為飛潛動植仁惠溥露民既無事唯夫耕女織工器商貨自勞衣食聖慮周悉凡厚民生者無不為之以農事為四民衣食之本既設有司以董其勤又思為振舉之務乃立大史院以講明天道敬授民時焉至元十三年上以循用大明歷久而失當欲勅其制以太子贊善臣王恂業精算術凡日月盈縮遲疾五星進退見伏昏曉中星以應四時者悉付其推演尋遷太史令以都水監臣郭守敬穎悟天運妙於制度凡儀象表漏考日時步星躔者悉付規矩之尋授同知太史事歷成遷太史令以前中書左丞臣許衡為命世之賢凡研究

天道斟酌損益者悉付教領之輔以集賢學士臣楊恭懿其提挈綱維始終弼成者實前中書左丞轉大司農臣張文謙尋以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凡工役土木金石悉付行工部尚書兼少府監臣段貞以經度之凡儀象表漏文飾匠制之羨者悉付大司徒臣阿你哥十六年春擇美地得都邑東墉下始治役垣縱二百布武橫減四之一中起靈臺餘七丈為層三下皆因以無其下面日中室為官府以總聽院政長曰令次同知院事次僉院事以宰輔之重領

於上者無定員其屬有主事有令譯史有幹事有庫局之司左右旁室以會司屬議凡推測星歷諸生七十人蒞以三局一曰推算其官有五官正有保章正有副有掌歷分集於朝室二曰測驗其官有靈臺郎有監候有副三曰漏刻其官有挈壺正有司辰郎分集於夕室凡器用出納於陰室中層離室以列景曜選室以指水運渾天壺漏坤室以指渾天象蓋天圖震兌二室以圖南北異方渾天蓋天之隱見坎室以位太歲乾室以貯天文測驗書艮室以貯古今推算

歷法臺顛設簡仰二儀正方案旁簡儀下靈臺之左別為小臺際再周廡以華四外上指玲瓏渾儀靈臺之左立高表表前為堂表北旁石圭圭面刻度景丈尺寸分圭旁夾以連葺可圭上露天日為度景計靈臺之前東西隅置印歷工作局次南神厨算學設位如上初改歷之議既行即遣官四遠測景以相參驗若高麗瓊崖成都和林益擬羲和仲叔之命又自上都南五千哩中若東平陽城鄂吉等州各遣官測驗以求遠近之數十七年冬至以新歷進遷官賞賚有差

十八年頒行之十九年以秘書少監臣趙秉溫遷昭文館學士知太史院事明年恭皇太子旨以諭德臣李謙撰歷議二十一年以左侍儀奉御臣何利渾薩理遷集賢學士尋遷太學士並兼太史院事遂以二十三年春同進歷經屬共二十一卷仍以餘書未成者奏以臣桓與其議若歷經歷式等序若表漏儀象等銘臣桓既冒言矣又拜手稽首原立院之初序而銘曰

天鑑下民亂靡有定孰能一之聖哲受命太祖神武

始開乾坤勦業垂法以貽後昆續緒紹功剷除妖昏  
逮今聖皇天錫勇智內修法度外遣將帥伐罪弔民  
罔越殿志炎方歸命赦其後主武功告成萬國來革  
同軌同文重譯奉贄小大悉臣師旅以寧思與萬方  
永保太平黎民定居蕃息生生為衣而蠶為食而耕  
士勸其賢工勸其能閭閻夜開商旅通行民雖克勤  
罔遠天宜匡之翼之以頌聖思乃立太史法遵黎義  
欽若天道敬授民時教其動作時種時穫教其趨向  
是宜是吉五禮之舉選時為日代卜代筮不勞龜策  
期指斯民康壽之域民祝聖皇眉壽萬年民祝聖皇  
五福駢臻民祝聖皇億兆子孫七政順軌陰陽調均  
時雨時暘化育秋春蕩蕩巍巍盛德何言天覆地載  
太平無垠

石橋銘并序

唐 張 或

閏茂歲我御史大夫李公晟奉詔提禁戎三萬北定  
河朔冬十月師次趙郡郡南石橋者天下之雄勝乃  
揆厥跡度厥功皆合於自然包我造化僕散客也狀  
而銘曰

洙水伊何諸州五湊秋霖夏潦奔突延袤杼材藏制樸  
斷紛糝幹地泉開盤根玉斲缸舒電拖虎步雲構截  
險橫包象流迥透塊軋匠造琳瑯簇蓮敞作洞門呀  
為石竇賒莫莫盈一紀方就力將嵐爭勢與空闔吞

齊跨趙微夜防晝月挂虛蟠星羅伏獸謂之鈴鍵撮  
戎宇宙謂之闌梁扼戎寇郡國襟帶河山領袖經  
途者安逸軌者覆東南一尉西北一侯萬里書傳三造  
檄奏郵亭控引事物殷富夕發蒯塢朝趨禁雷質舍  
水碧文耀藻繡花影全芳苔痕半舊天落大壯神功  
罕究勒銘巨橋敢告豪右

九成臺銘

宋 蘇 軾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為之銘

曰

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一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天籟使耳聞天籟則九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

夫韶石之上舜峰之下望蒼梧之渺莽九疑之聯隰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蕭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既已粲然畢陳於前矣

井銘

漢 李 尤

井之所尚寒泉冽清法律取象不縣自平多取不損少汲不盈執憲若斯何有邪傾

井銘有序

明 李夢陽

故井崩塞汲溪焉飲春夏交溪毛茂芋蛇出毒可虞也正德八年冬至予至南康府使學生劉峻往書院視地掘井得諸亥方厥日甲申是日也南風至穿土數尺石阻集力除焉始艱而終利有泉上湧甘烈然慮溪侵也布堊其底覆石泉旁出焉甃甃而上石牀約口五日而井成余究惟易義繹孟氏譬旨乃為井銘銘曰

厥道流形水行地中導之斯湧無卑無崇維愚靡為于潦于澮為不及泉是曰中廢於井斯肇玄位虛麓源源澄列匪溢匪竭艱始終利孰曰匪力靜止用發惟義之則舍陽潤陰炎寒冬熱勿齟勿幕九五終食出時溥施視受為容吸華茹甘挹之必克濯煩滌汙費而弗勞爰薦神明以享以芼彌遠彌馨聖澤攸陶

三槐堂銘并序

宋 蘇軾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息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吾是以

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輩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魏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卿惡德庶幾倖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德威堂銘并序

宋 蘇軾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仁宗英宗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既老為辭杖而造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莫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賦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冢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既歸洛西羗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至於四裔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夷之典用皋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

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而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為河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路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崧洛有光駕言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家於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祇慄公門豈惟兩河

四方其訓之

世直堂銘有序

明 楊 榮

翰林侍讀文江周功叙名其所居之堂曰世直蓋以其六世伯祖伯寬仕宋直寶謨閣憤賈似道誤國嘗疏斥其奸曾大父鰲溪山長以立元至正中修三史上書請以宋為正統而附載遼金父職方員外岐鳳國朝永樂中為漢府紀善王有異謀作寶賢堂歲以諫三君子者皆言人所不敢言終不少沮非直道之至其能然乎矧功叙以名堂其善於繼述又未可量矣為之銘曰

天有直氣在人能全人有直節貴世其傳周之世直寶謨諤諤繼以鰲溪職方有作歷宋及元至我皇明勁辭正色蟬聯厥聲莫熾相奸臣強主弱炎錄既微孰攻其忌莫素帝統裔先華書戎勢方昌自尊其徒莫偕王謀窺覬儲位梁園納邪曷輔以義壯哉朱雲乞斬安昌麟經貶楚董相格王直道不容官矣不黜其黜復揚皇鑑如日文江之許有堂潭潭喬木如雲鬱與天參我銘先猷以迪乃後永執厥心奕世有耀



忠孝堂銘

明 王 直

國家之興必有豪傑卓越之才達乎忠孝之大節者以翼昌運續世功然後能享高爵重祿以傳於子孫而延之久遠若太師英國張公其人也公之尊府河間忠武王昔事太宗皇帝于潞城掌護衛兵其姿度雄爽智略超邁而武勇絕人最為上所親任及靖難兵起上每授以成算戰勝攻取無難者諸將皆敬讓之時公亦提兵從王王嘗語公曰吾受上恩思補成大業以報殊遇爾當戮力一心庶幾如吾志古人以事君不忠泄官不敬戰陳無勇為非孝爾能盡忠乃所以為孝也公頓首受教獎率所部摧鋒陷陣所向有功未幾王薨太宗皇帝素奇公召而慰勉之俾以其兵自效曰爾毋忘爾父之志公感上之德與先王之教益自奮勵卒成大勲凡上有所命南征北伐無不盡其心奇略偉績載之信史功名富貴無出其右者迨事四聖小心寅畏前後四十年如一日公既受顯爵位師臣王亦膺隆命配享太廟此忠孝之報也登修先朝實錄公再為監修今上皇帝緝熙聖學公

實知經筵事敬恭朝夕從容進退凜乎儒者氣象嘗謂直曰先王以忠孝為訓吾既奉以周旋不敢失墜雖幸而有立然令老矣惟列聖之大德不敢忘於心而亦敢忘先王之舊訓乎因揭以名堂將終勉之且使吾子孫登斯堂者亦思所以繼吾志日夜勉焉盡心於其職庶無負於國而亦不辱其先子宜為我銘直聞之忠孝臣子之大節天理之當然也誠能盡其道則必享福祿之榮而子孫保之者昔召穆公能嗣其祖康公之業有功於周宣王錫之圭瓚秬鬯以祀其先祖又錫之山川土田以傳其子孫詩人歌之至今誦焉公嗣先王勲烈著於國家顯榮褒大實有累朝之錫命誠無讓於穆公而尤懋懋以忠孝自勉且以勉其後之人國家有億萬年之慶張氏之福亦豈有窮哉乃為之銘曰天生斯民賦厥表為子必孝為臣忠惟師英公德兼崇卓立宛有前賢風桓桓先王才且雄捧日直上扶桑東奄然馭氣超鴻蒙祇率遺訓續武功披雲卷霧開晦蒙九霄奮躍攀飛龍宣威靈猶靡不通明明列

聖眷遇隆仁漸義洽恩豐彤紀勲旂常銘鼎鍾王亦  
顯祀非閭宮周家召虎庶其同孜孜夙夜懷謙冲揭  
以銘堂圖始終勗爾後嗣躋令蹤事君奉先益致恭  
國家萬年福無窮

唐亭銘

并序

元結

浯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十餘丈周圍四十餘步面  
在江口東望浯臺北臨大湖南枕浯溪唐亭當乎石  
上異水夾戶疎竹傍簷瀛洲言無由此可信若在亭  
上目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水聲松吹霜朝厭  
者零雨方暑厭者清風於戲厭不厭也厭猶愛也命  
曰唐亭旌獨有也銘曰

功名之位貴得節士林野之客所耽水石年將五十  
始有吾亭愜心自適與世忘情亭傍石上篆刻此銘

浯溪銘

浯溪在湘水之南北匯于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  
世無名稱者余自愛之故命之曰浯溪銘曰

湘水一曲溯洄傍山山開石門溪流潄潄山開如何  
巉巖雙石臨淵斷崖隔溪絕壁山石殊怪石又尤異  
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蕪沒已久命曰浯溪  
旌吾獨有人誰游之銘在溪口

丹崖翁宅銘并序

唐元結

零陵瀧下三十里得丹崖翁宅有唐節者曾為瀧水  
令去官家于崖下自稱丹崖翁丹崖瀧中水石之異  
者翁瀧中得道之逸者愛其水石為之作銘銘曰  
瀧水未盡瀧水猶峻忽見瀧回丹崖千仞礧礧丹崖  
其下誰家門前斷船籬上釣車不知幾峯為其四墉  
竹幽石磴飛泉戶中怪石臨瀧礧礧石巔何得石巔  
翁獨醉眠吾欲與翁東西茅宇飲啄終老翁亦悅許  
世俗常事阻人心情徘徊巖下遂刻此銘

擇勝亭銘

宋蘇軾

維古穎城因穎為隄倚舟於門美哉洋洋如淮之井  
如漢之蒼如洛之溫如浚之涼可脩我客可流我觴  
我欲卽之為館為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裹遠水而築  
邈焉相望乃作斯亭建楹梁鑿枳交設合散靡常  
赤油仰承青握回張我所欲往一夫可將與水升降  
除地布牀可使杜康洗解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  
可使逸少被袂而祥可使太白泳月而狂既齊我茶  
亦醪我漿既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  
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敞又改為  
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雖古至人不留一方  
虛白一室無何為御神馬尻輿孰為翰箱流行坎止  
雖觸不傷居之無盜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  
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瓦銅雀  
石門阿房俯仰變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砭世盲

雪浪齋銘并引

宋 蘇 軾

予於中山後園得黑石白脈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画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田陽為大盆以盛之漱水其上其室曰雪浪齋云

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四達齋銘并序

宋 蘇 軾

高郵使君趙晦之作齋東園戶牖四達因以名之眉山蘇軾過而為之銘曰

有藏於中必謀於外惟慢與謹皆盜之誨孰如此間空洞無物戶牖闔闢焉四達擊去盜易使無盜難我無可據以守則完趙侯無心得法赤谿四出其齋以達民迷

寧野軒銘

明 方孝孺

善為治者常養斯民之質於冥冥之中使之全其性而不鑿其天頤然無思頤然無為推魯敦樸而不雜以偽故其民難搖而易化失其道者則不然鎔之以智巧而眩之以機變飾之以儀節而濫之以浮華於是天下之文日勝質日媿民始紛紛狙伺乎下而禍亂因之以生太史公班固稱漢文帝之時七八十翁未嘗識市井遨遊嬉戲如小兒狀余嘗思其言而歎其盛蓋自三代以降數千年間俗莫醇於此時者賈誼輩闡於治道猶發憤病之斯豈足以知文帝哉以法術治天下固不若以德化先天下之為完也是道也惟文帝知之曾參行之而賈誼非之此實生所以不逮文帝也哉近代之政去古遠矣然其法寬事約有足取者故方其承平之際老成先進之人皆渾厚雅重口不出毀訕之言而身不履詭激之行余不及見之而聞其流風於縉紳間蓋兵革之餘故老無復存者矣今乃得陳君國大焉陳君閔習俗之流弊欲以身率之名其所居曰寧野軒其意以為寧失之於

野可尚哉其為名也昔漢興至文帝蓋三十餘年而後風俗易化安知今之異於古哉後先王之盛殆必有在而君之名室焉知其非兆與不可以無述也乃為之銘銘曰

皇始尚質責乎自然不忍以文鑿民之天文過為媿質甚為野以媿況野如鄭與雅大雅之音渟泊無華靡曼矯都乃聲之邪質直無文其樸則美以飾喪真為故為詭惟昔有國政簡而章洽於萬邦民俗阜康鉅夫碩人森列天下推其言行莫匪長者遺澤之傳今也則微不有善士孰矯循之幽幽斯軒茨戶甕牖其植果蔽其蔭榆柳豈無藻繪斥而弗施惟野之尚愧不忍為非無財智亦有儀度慙乎不文惟野之慕蕩蕩流俗機詐日繁上下胥欺莫如其籍軒有嘉名取則孔遠有來游觀尚勸為善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 并序 唐 劉 蛻

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愚為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於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於文晦冥不忘於文悲感怨憤疾病嬉遊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為懷也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為號文明代生殖明晦皆效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旂常昆蟲鳥獸文乎彝器徐方之士文於侯社夏翟之羽文於旌旄登龍於章弁玉於藻百工婦人彫礪涂凍以供宗廟祭祀之文豈獨蛻也生

知效用不及時文哉然而意常獲助於天而不獲助於人故其雖窮無憾也常勤意之時不敢噤不敢咳不敢嗤不敢跛倚者欲踈競忘之於心其祗祗畏如臨上帝故有策如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又有黯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熬燥之色則有如陽春如華川遙遙迤迤則有如海運如震怒動蕩怪異夫十為文不滿不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下聞之而必行觀之而必蹈散之茫洋以為道演之浸淫以及物然後為農文之使風雨以時兵文之使

我由以順文於野文於市使其所隱之士以出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終知者甚稀豈非不獲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二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楷者有覆背者有朱墨圈者於是以周易筮之遇復三<sub>坤上</sub>之同人三<sub>離上</sub>筮者曰鳴於地中殷殷隆隆七日而復後來而天下昭融乎他日更召龜而合將聽襲吉卜於火如秦兆惟曰不吉卜於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於木而興閼土<sub>協吉</sub>累<sub>累</sub>為冢則汲之兆乎峭峭為壁則魯之兆乎且其占曰土之文為山河為華夷將不崩不竭為滋味而傳乎結為邱陵為其設險乎融為川瀆率其朝宗乎華為百穀以絜祭祀之粢盛乎不然使其速腐為墟壤生芻蕘以食牛羊乎化塗泥為洵甄以作器乎將塊為五色而茅社分封乎泥於樂為土鼓為缶為以洩其和聲乎夷為都邑以興宮廟乎坎為洿池以澤生殖乎祀為壇竈乎竅為井墓乎吾皆不得而知也當既不為吾用唯速化為百工之用慎無朽為芝蘭以怪人自媚慎無堅為金鐵以行貨

起乎慎無滴為醴泉以味乎誦口慎無禱為城社以  
狐鼠憑妖慎無聳為良材以彫琢傷性慎無萌為蘭  
茝以佩服見藝嗚呼介而為石使之能言舒而為蟻  
使之飲泉既而他年遊魂之未返者亦命巫師而弔  
三招之號曰左几閣而來歸予掩為塵垢在耳目而  
來歸予奄視汝醜在口吻而來歸予譽不汝久噫筆  
絕之年而麟見崇文其無崇乎嗟非珠玉歛無裾襦  
後世詩禮之儒無驚吾之幽墟其冢也在莽蒼之野  
大塊之邱時有唐大中丁卯而戊辰之季秋銘曰

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

銘

警戒

金人銘

周

孔子觀周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焮焮不滅矣災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獸不徒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

座右銘

漢 嚴遵

夫疾行不能遁影大音不能掩響默然託蔭則影響無因常體卑弱則禍患無萌口舌者禍患之門滅身之斧言語者天命之屬形骸之部出失則患入言失則亡身是以聖人當言而懷發言而憂如赴水火履危臨深有不得已當而後言嗜慾者潰腹之矛貨利者喪身之仇嫉妬者亡軀之害讒佞者刎頸之兵殘酷者絕世之殃陷害者滅嗣之場淫戲者殫家之塹嗜酒者窮餒之藪忠孝者富貴之門節儉者不竭之源

源吾日三省傳告後嗣萬世勿遺



座右銘

漢 崔瑗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網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  
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藏在涅責不淄暖曖內含光  
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  
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座右銘

唐 白居易

崔子王座右銘予竊慕之雖未能盡行常書屋壁然  
其間似有未盡者因續為座右銘

勿慕貴與富勿憂賤與貧自問道何如貴賤安足云  
聞毀勿感感聞譽勿欣欣自顧行何如毀譽安足論  
無以意傲物以遠辱於人無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  
遊與邪分岐居與正為鄰於中有取捨此外無踈親  
修外以及內靜養和與真養內不遺外動率義與仁  
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塵吾道亦如此行之貴日新  
不敢規他人聊自書諸紳終身且自勗身沒贈後昆  
後昆苟反是非我之子孫

續座右銘

宋 李 至

崔子玉爲座右銘曰樂天亦爲座右銘檢身之道幾乎殫矣予嘗冥心謙退自思所謂慮向之益友以予位著不找規也因疏其所得亦命爲座右銘聊以自勉其辭曰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尤人不如尤己好圓不如好方用晦則天下莫與爭智爲謙則天下莫與汝爭強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戒妄動有悔何如靜而勿動太剛則折何如柔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足者已爲善則避君子之域爲惡則入小人之鄉吾將書紳帶以自警刻盤盂而通防豈如長存于座右庶夙夜之不忘

銘

紀勃

鼎銘

衛孔惺

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  
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即宮於宗周奔走無  
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  
舊者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懈民  
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汝銘若纂乃考服惺拜稽首  
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

封燕然山銘并序

漢班固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  
亮聖皇登翼王室納於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  
耿秉迷職巡禦治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  
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羗戾王君長之  
羣曉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驅蔽路萬有三  
千餘衆勒以八陣莊以威神元甲耀日朱旗絳天遂  
陵高閣下難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鑿鼓血尸  
逐以染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  
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  
遂踰涿邪跨安侯秉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  
龍追將上以摠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元靈下以安  
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久  
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  
曰  
鑿王師兮征荒裔勒山崖兮絕海外曼其邈兮亘地  
界封神邱兮建隆碣熙帝載兮振萬世

唐丞相太尉房公懿銘

唐 李 華

元宗季年逆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傾軋允害直事乃不行慮起幽陵連覆二京帝慈蒸人避狄西蜀是命監撫理兵北朔登賢為輔讓子以續公賁用書亦捧瑞玉聖人神聖天地咸若子孝臣忠元元踊躍命帥中軍謀殲羿浞人或有言志屈道行公曰不可屈則佞生柵不在公象昏瞋明退師備宮出守函谷入為尚書正色諤諤又刺汾澮臨彭濮何負而東何負而西公受挫抑邦人悽悽帝懷明德俾我不迷

徵拜秋官僉曰休哉堯殂閔中國梓人哀喬嶽隕蹟輔星昏霾天子涕涕迎崇上台巖巖岱宗瞻其峻極赫赫房公尊其盛德昔撫亘春列邦是式建銘江濱以慰南國

武岡銘并序

唐 柳宗元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雜擾盜弄庫兵賊脅守帥南鈞牂牁外誘西原置魁立帥殺牲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群皇帝下銅獸符發庸蜀荆漢南越東甌之帥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逃遁不即誅時惟潭部戎帥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率五百屯於武岡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帥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吟喜有攸許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為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冀母弟生壻繼來於潭咸致天廷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免渠同惡革面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為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益兵三倍為時碩臣殿于大邦文儒申申有此武功於是裔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蹈涕呼若寒去裘昔公不考首級為己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為虺蜮大不為鯨鯢恩重事特不邇而遠莫可追己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類以示我子孫彌億萬年俾我奉國如令之誠鄰之

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巘巫水之碯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戶恐合竄  
彼攘仍亂王師來誅期死以緩公明不疑公信不欺  
援師定命俾邦允正皇仁天施我反其性我塗四圍  
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既骨而完既亡而存  
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登賊由公而仁我始冠讎  
由公而親山畋澤獻輸賦于都陶穴刊木室我姻族  
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揆著以占公宜百禄皇懋公功  
陟於大邦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穴之丹有屏之顙

匪曰余固公不可賂祝隣之德恒遵公則勗余之世  
永謹邦制南夷作詩刺示來裔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并壽州刺史表

唐 柳宗元

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泣侍羸疾  
默禱隱冥引刃自嚙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  
惟時高高曾不是聽創鉅痛仍號於穹旻捧土濡涕  
頓首成墳陷膚腐毗寒暑在廬草木悴死鳥獸踟躕  
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修厥猷  
載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蒸蒸仲尼述經以教於曾  
惟昔魯侯見命夷宮亦有考叔悟莊稱純顯顯李氏  
寶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隣邦伯章奏稽首慙慙  
上動帝心旁達明神神錫秘祉三秀靈泉帝命薦嘉  
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壽州刺史臣承恩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  
部編戶毗李興父被惡疾歲月既重興自刃股肉假  
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啖啜經宿而死興號呼撫  
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霑漬涕洟遂於墳左作小廬  
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頓踊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  
為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

涌出奇形瑞狀應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  
心而克致斯事謹按興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  
字所導生與耨耨為業而能鍾彼醇孝起出古烈天  
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天  
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於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  
白宣延風美觀示後嗣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

黃氏義門銘

明 宗 濂

天地之間有大防焉孝友之謂也水之始也盪觴爾  
苟無土以障之則必至於滔天火之初也螢燭爾苟  
非水以制之則必至於燎原人心感物而動不能無  
欲其端亦甚微不有孝友之人出為表式則淪胥以  
成風而彞倫敦矣昔者先王有見於斯雖委巷刺牖  
之民能行之者必旌命之所以贊王治章人風而挽  
之於正也世之評唐史者且謂張公藝李知本劉君  
良孝行推於友睦數世不衰真豪傑之士嗚呼當是  
時金章黼黻之賢皂蓋朱轡之英布列中外未嘗無  
之顧乃以豪傑歸於閭巷之士者以其不俟教令所  
加而後奮也嗚呼南陔白華之詩蓋亦商之末世周  
之盛德也斯民以孝友著稱君子可以觀其世矣浦  
陽黃氏其先與文節公遑堅同所自出有諱度者宋  
隆興癸未進士亦諸祖也元至正中傳至諱珪君生  
三子其二曰隆曰生隆生一子曰逢原生生二子曰  
逢吉曰逢昌逢吉兄弟亦各有子至十有餘人三世  
之間孝友無間言逢吉乃殫志竭慮設為教條饗諸

樂石復遣諸子宿請漁銘之嗚呼子壯而分婦姑反  
唇相稽秦之俗已然矣況去古日遠風氣日益漓黃  
氏能不染於末習卓然不變其恒度豈非真豪傑者  
邪浦陽以義居聞者二三人唯鄭綺之家已至十葉  
黃氏知感慕而興起進修益力焉知不綺若耶雖然  
許史之稱未足為貴也綺頓之貨未足為富也惟孝  
友積諸躬令名昭於時其為貴且富也大矣所謂特  
立兩間而無媿稽諸賢詒而有微著之後世而可法  
何莫不由於斯黃氏孫曾可不思自勗哉能如漁言

揆之張公藝之流它日可副致矣詩有之風雨如晦  
鷄鳴不已漁於黃氏蓋深有望焉銘曰

浙河東疆地曰浦陽厥氏惟黃雙井同枝科名陸離  
世復詩書有儒其冠以義為藩奕葉共食視其齋庭  
左史石經踵武繩繩視其房除前絲後纒燈火與俱  
至和所形揖讓而升穆然亡聲既行而葩實而匪夸  
三代一家世道下趨子父割閨婦姑勸蹊十室九聚  
瀾倒波顙萬夫莫回蠅聲方冥忽聞怒霆孰不為驚  
植範建防翼法輔常斯德之亢造端非難延裕維艱

任重如山如為高陵世益代增非人獨能如松之青  
故頌新承所以永貞古先與謀厥行之修其道曷由  
執敬為符夙夜究圖百世如初

浦陽深溪王氏義門碑銘 有序 明 宋 漁

浦陽於婺為山邑唐天寶末始割義烏蘭溪富陽三縣地置之人生其中往往樸茂淳實力農務本耻於華言偽行而以士自命陳文毅公盛稱書傳所載古者禮義之俗殆不是過其言信不誣矣載稽其事梁貞明初縣人何千齡四代同居宋淳熙中鍾宅亦至三世何鍾二氏之間而冲素處士鄭綺奮然興起教子孫無別火而食志確見疑尤非二氏所能及故六傳至文嗣而家益昌元至大末旌其門閭而於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宋元二朝國史皆為之立傳蓋自建初迄今已歷十世踰二百五十春秋矣深溪王氏其先出於烏傷之鳳林有諱萬者字處一擢宋嘉定癸未進士第立朝騫謫凜然不可犯愴壬畏之為之歛迹終官太常少卿謚曰忠惠少卿之弟菱三傳至某生二子澄汶澄以忠厚為家州里之無告者煦之以仁人愛戴之不啻其父兄瀕終集家衆言曰汝曹能合族如同里鄭氏吾瞑目無憾矣言訖而逝澄生三子子覺子麟子偉子麒出為汶後皆善紹先志

子覺生五子應念懇慶聰子麟生一子憲子偉生二子懋思而應之伯仲又各生子踰二十人矣子覺與子麟合謀召子姓謂曰一體之分散為九族痒痾疾痛舉切吾身收族而聚居是謂悌本離宗而自矜是謂爭義古之道也今吾家相傳四葉矣和瑞之樂雖殷管攝之計未建庸非闕典况吾父有遺言欲法鄭氏鄭氏於吾有連其成規具在吾將損益而行之何如於是應念帥諸弟踊躍承命請參定家則一卷朝夕遵之唯恐有所失馭家之禮質文之兼至應物之務內外之齊飭薰蒸太和之中壹園範圍之內鄉人士莫不感厲而歆艷之子覺且謂不可無以示來者既勒家則於碑而復徵漁文以紀其事昔者成周之世九夫為井井方一里而一夫受田百畝其家衆男為餘夫亦受二十五畝賦由斯而出夫由斯而定其勢不得不分當是時未聞有同居累世者也其相親相恤之政則有大小宗法存焉大宗譬則幹也小宗譬則枝也枝雖有千萬之不齊而其幹終一而已前王持世之微權蓋不得不爾也自夫封建宗法之制壞



九族之親漫焉不相統屬儼若秦肥之視越瘠仁人  
義士乃於服盡情遷之時綴之以食而弗殊事雖有  
異於舌不猶行古之道乎哉浦江蕭爾之邑以義居  
聞者三人而子覺又不悖先訓踴然而思繼焉古者  
禮義之俗誠豈有越於此哉文毅公之言至是益可  
徵矣子覺本名閔之後金華諸族亦同出於鳳林其  
顯融者項背相望而淳熙宰相為尤著宰相勢隆望  
重尚未能合族以居而子覺一韋布之士乃斷然行  
之斯可謂之賢也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子覺  
之嗣人尚世守遺法而不墜他時將與鄭氏儼美而  
交輝聖朝以孝治天下旌異之典未必為子覺惜也  
龍光下燭行當煥燁于山川之間矣漁因不辭而記  
之又繫之以銘曰

易著同人合乾與離上參於天火之赫熹類族辨物  
君子以之况我宗族一氣之為譬猶單幹漸敷羣枝  
版雖少獨情或甚非物我相形矛盾迭馳借稊取箕  
評語絲披所幸天衷亘古無虧不有人豪務克己私  
何能大公拔其藩籬浦陽之江其流瀾瀾太樸未散

民醇俗熙以義聞者接軫聯惟有美王氏裔出紳綬  
佩履先訓如銘鼎彝大合其族嗜義若飴夙夜無僞  
竭其心思度物引類取式樹規鉅探浩渺細入密微  
日約月會有文可稽毫倪同心一唱百隨孰為範防  
徵禮與詩以匡念慮以肅威儀如水斯渚畚築以時  
涓滴弗或不超漏卮古云孝弟致家之肥匪間古今  
驗若著龜惟彼崇構肇自築基既堅既飭棟宇翬飛  
維彼跬步千里在茲行行不息其至無疑上慎旃哉  
勇毅自持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太史造銘勒之豐碑

銘

儒理

西銘

宋 張子厚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  
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  
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  
天下疲癯殘疾惻獨鰥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也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  
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者惟肖也和化則  
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  
養性為匪懈忘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  
之錫類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者  
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金  
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  
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東銘

宋 張子厚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  
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  
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  
人已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己戲失於思者  
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  
長款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克己銘

宋 呂大臨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  
私為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  
初無否驕作我蠢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於天  
誰敢侮予且戰且狝勝私室怨昔焉寇讎今則臣僕  
方其未克寔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既克之  
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  
痒疴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  
晞之則是

學古齋銘

宋 朱仲晦

相古先民學以為己今也不然為人而已為己之學  
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  
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為人之學惺然春華誦數是力  
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  
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不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  
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迓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書  
殿裔伊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下為  
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至匪徐我則銘之以警厥初

求放心齋銘

宋 朱仲晦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於司其主伊何  
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畧刻放之千里其手  
非誠曷有非敬曷有孰放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臂  
反覆惟手防微慎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敬義齋銘

宋 朱仲晦

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體之為道有常內而立心  
曰直是貴惟敬則直不偏以彼外而制事曰方是宜  
惟義則方各當其施曰敬伊何惟主乎一凜然自持  
神明在側曰義伊何惟理是循利害之私罔汨其與  
靜而存養中則有主動而酬酢莫不中矩大哉敬乎  
一心之方至哉義乎萬事之綱敬義夾持不二不忒  
表裏洞然上達天德昔有哲王師保是詢丹書有訓  
西面以陳敬與怠分義與欲對一長一消禍福斯在  
怠心之萌闢焉沉昏欲心之熾蕩乎狂奔惟此二端  
敗德之賊必杜乃猶如敬斯克怠欲既泯敬義斯存  
直方以大協德於坤一念小差眈此齋扁嚴師在前  
永詔無倦

衣帶銘

明 周是脩

在藩國欲不負藩國故嘗聞平其王切諷以孔孟之  
仁義而不已也在朝廷欲不負朝廷故常堯舜其君  
歷陳以禹臯之道德而不隱也蓋欲繼先哲之淳風  
開後來之正覺越十餘年而言皆不行志皆不遂以  
至於此非天也耶歸於聖人之門庶無罪悔

銘

釋老

泗州開元寺鐘銘并序 唐 李翱

維泗州開元寺遭罹水火漂焚之餘僧澄觀與其徒僧若干復舊室居作大鐘貞元十五年厥功成於是龍西李翱書辭以紀之

八月梓人功既休戊寅鑄大鐘成先時厥初罹於天留波沉火燭既浮為薪既盡為塵澄觀之初慨復其居革舊而新環墉如陵臺殿斯嚴乃三其門辟後勿踰其徒不諱咸服其勤有加於初屋室既同乃範乃鎔乃作大鐘乃懸於樓以鼓其時以警淮夷非雷非霆鏗號其聲淮夷來警上天下地弗震弗墜大音無數千僧戮力願昭其績乃銘於石

菩薩泉銘并序

宋 蘇 軾

陶侶為廣州刺史有漁人每夕見神光海上以白侶  
侶使逆之得金像視其款識阿育王所鑄文殊師利  
像也初送武昌寒溪寺及侶還荊州欲以像行人力  
不能動益以牛車三十乘乃能至船船復沒遂以還  
寺其後惠遠法師迎像歸廬山了無艱礙山中世以  
二僧守之會昌中詔毀天下寺二僧藏像錦繡谷此  
釋教復興求像不可得而谷中至今有光景往往發  
見如峨眉玉臺所見蓋遠師文集載廬士張文遠之  
文及山中父老所傳如此今寒溪少西數百步別為  
西山寺有泉出於巖竇間色白而甘號菩薩泉人莫  
知其本末建昌李常謂余豈昔像之所在乎且屬余  
為銘銘曰  
像在廬阜宵光燭天旦朝視之寥寥空山誰謂寒溪  
尚有斯泉盍往鑒之文殊了然

夢齋銘并叙

宋 蘇 軾

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夢佛亦夢夢不異  
覺覺不異夢夢即是覺覺即是夢此其所以為無夢  
也歟銜玠問夢於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夢  
此豈想哉對曰因也或問因之說東坡居士曰世人  
之心依塵而有未嘗獨立也塵之生滅無一念住夢  
覺之間塵塵相投數傳之後失其本矣則以為形神  
不接豈非因乎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  
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為王公夫牧  
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居士始與  
芝相識於夢中旦以所夢求而得之今二十四年矣  
而五見之每見輒相視而笑不知是處之為何方今  
日之為何日我爾之為何人也題其所寓室曰夢齋  
而予由為之銘曰  
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  
生非實中以寤為正以寐為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遭  
積執成堅如邱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  
寤寐無虧遨遊四方齋則不遷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廣東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并叙

蘇軾

自有生人以來人之所為見於世者何可勝道其鼓舞天下經緯萬世有超於造物者矣考其所從生實出於一念藐乎大哉是念也物復有烈於此者乎是以古之真人以心為法自一身是一世界自一世界至百千萬億世界於屈信臂頃作百千萬億變化如佛所言皆真實語無可疑者至於持身厲行練精養志或乘風而仙或解形而去使枯槁之餘化為金石時出光景以作佛事者則多有矣其見伏去來皆有時會非偶然者予在惠州或示予以古舍利狀若覆孟圓徑五寸高二寸重二斤二兩外密而中疎其理如芭蕉舍利生其中無數五色具備意必真人大士之遺體蓋腦之在顱中顱亡而腦存者予曰是當以施僧與衆共之藏私家非是其人難之適有東莞資福長老祖堂來惠州見而請之曰吾方建五百羅漢閣壯麗甲於南海舍利當棲我閣上則以屏帶易之有自京師至者得古玉璧試取以薦舍利若合符契

堂喜遂并壁持去曰吾當以金銀琉璃為宰堵波置閣上銘曰

真人大士何所修心精妙明含九洲此身性海一浮漚委蛇如遺不自收戒光定力相烝休結為寶珠散若旒流行四方獨此留帶屏微矣何足酬璧來萬里端相投戎非予堂堂非求共作佛事知誰由瑞光一起三千秋永照南海通羅浮



歲	官歲	私歲	規	戒	七	連珠	
---	----	----	---	---	---	----	--

歲	官歲						
---	----	--	--	--	--	--	--

敬一箴

明世宗

人有此心萬理咸具體而行之惟德是據維敬維一  
所當先務匪一弗純匪敬弗聚元后奉天長此萬夫  
發政施仁期保鴻圖敬念純雜應驗頓殊微諸天人  
如鼓答桴朕荷天眷為民之主德或不類以為兢懼  
惟敬惟一執之弗固畏天勤民不遑寧處曰敬惟何  
怠荒必除郊則恭誠廟嚴孝趨肅于明度慎于閑居  
省躬察處敬戒無虞曰一維何純乎天理弗忝以三  
弗貳以二行顧其言終如其始靜虛無欲日新不已

聖賢法言備見傳經我其究之擇善必精左右輔弼  
責于忠貞我其任之鑒別必明斯之謂一斯之謂敬  
君德既修萬邦則正天新民懷永延厥慶光前裕後  
綿衍蕃盛咨爾諸侯卿士大夫下追北宸一遵斯謨  
主敬協一罔致或渝以保祿位以完其軀古有盤銘  
日接心警湯敬日躋一德受命朕為斯箴奉奉希聖  
庶幾湯祿底於嘉靖

虞箴

周辛甲

茫茫焉迹畫於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歌有茂草  
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罔恤  
而思其麇壯武不可重用不恤於夏家獸臣司原敬  
告僕夫

大寶箴

唐 張鷟 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惟君實難主晉天之  
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察陳其所唱是故  
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非事起乎所忽禍  
生乎无妄固以聖人受命極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  
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  
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  
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  
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  
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  
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臺而後  
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冒念卸其禮  
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  
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  
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  
矜已聞之夏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幸裾不止安彼  
反側如春陽秋露藐藐蕩蕩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  
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不識不知

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衆衆  
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  
而直其狂故曰如樹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  
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  
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  
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纛塞耳而聽於無聲  
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之者應洪纖  
而致響酌之者隨深淺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  
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  
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之智力民懼其威未懷  
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  
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  
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祀援琴命詩一日  
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  
前疑

丹康箴六首并序

唐 李德裕

臣聞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爲  
於事君者也夫跡跡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  
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受君以忠則是  
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著大明賦以諷  
頗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心昔張敞  
之守遠郡梅福之在遐徼尚竭誠盡親不避尤悔况  
臣嘗學舊史頗知箴諷雖在疎遠猶思獻替謹稽首  
上升宸六箴具列於後仰慶瞻覽伏積兢惶

宵衣箴

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  
寸陰爲貴光武至仁反反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  
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游尚不懷安汲黯莊色  
能正不冠楊阜慨然亦譏縹紵四時所御各有其官  
非此勿服惟辟所難

罷獻箴

漢文罷獻詔還驂駟鑾輅徐驅焉用千里厥後今王  
亦能恭己翟裘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爲麗慈儉爲美  
不過天道斯爲至理

納誨箴

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驚沉酒  
舉白浮鐘親厭侈汰凌霄作宮忠雖不忤而善亦從  
以視爲瑱是謂塞聰

辨邪箴

居上處深在微察萌雖有讒惡不能蔽明漢之孝昭  
取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奸得情燕益既折王猷治平  
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防微箴

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獨振  
非可遽數元服莫辨觸瑟始仆栢谷微行豺豕塞路  
觀貌獻殄斯可戒懼

續丹宸箴

明王禕

官箴王闕古之誼也唐李衛公獻丹宸六箴于其君立意措詞分章指事忠愛之道藹然可觀其始有所諷刺而救君子失得箴諫之誼者矣然其言之猶乏剴切君子病焉祿不自揆因擬衛公之餘旨取夫善可為戒而人臣所難言者極言之作續丹宸六箴

天運不息昏昕有恒有恒伊何宵終則明人君體天夙興在廷宵向終矣君胡不興宵終不明天運乃愆宵終不興君斯違天珮王晏鳴荒淫用宣雞鳴而起大辟稱賢

右宵宸箴

維家與冕君服堂堂以朝以祭眎瞻所宗玉衣示侈商祚以亡佞服稱妖漢室乃傾一服之華若未過靡孰知禍殃鮮不職此皇王所戒不物不軌三服罷官著美擇史

右正服箴

為天下君職在養民匪以天下徒奉一人取民有制

壞莫式陳貢獻無藝喪亂之因淫聲冶色使君聾瞽奇物異品竟亦何補却蛤焚表為事非鉅儉德著聞齊風舜禹

右罷獻箴

臣言劇君如批逆鱗大誅小斥何益於臣臣豈求益凡以益君君弗臣聽匪愚則昏從若轉圜是謂能改一事十諫庶無後悔聖維克舜芻蕘猶採拒諫遂非不敗奚待

右納諫箴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則易知心實難見心之姦邪陰運潛變審之察之貴在能斷泰斯豈許唐杞非諛期君誤國是心殊此而弗辨家國渝胥知人則哲欽哉聖謨

右辨邪箴

春秋謹始大易知幾思患預防必防其微莽卒篡漢貂終危齊惟微弗防遂至噬臍不觀堅冰其初履霜滔天之水實起濫觴惡過無小雖小勿將積之久矣社稷宗亡

右防微箴

端拱箴

宋 王禹偁

天生烝民樹之司牧開物成務膺圖授籙為君寶難  
惟辟作福在以欲而從人不以人而從欲位既尊大  
時惟開泰漸忘焦勞或生懈怠乃有諫諍乃陳箴誠  
箴誠惟艱斥君之過諫諍惟艱救君之禍君或好諫  
臣何不忠臣或盡忠君何不從君臣之義今古攸同  
普天之下人誰不賓如父如母為妻為臣虐之則雖  
撫之則親是以王者可畏惟民率土之濱物何不足  
乃辱乃貝惟珠惟玉寒不被體餒不充腹是以聖人  
所寶惟穀無侈乘輿無奢宮宇當念貧民室無環堵  
無崇臺榭無廣陂池當念流民地無立錫御服煌煌  
有未育章一裘之費百家衣裳御膳郁郁有梁有肉  
一食之用千夫口腹勿謂豐財經費之竭須知府庫  
聚民膏血勿謂強兵征伐不息須知干戈害民稼穡  
賞罰者國之大柄喜怒者人之常刑賞雖由已勿因  
喜而行罰雖在己勿因怒而刑喜賞或濫虧損天鑒  
怒刑不正枉屈人命大臣元老經邦論道裨補聰明  
於何不照樂成尹壽所以為其師友小臣聞宣執中

沃盥千議政事於何不亂豎刀易牙所以敗其國家  
孰為君子先人後已信而用之斯為至理孰為小人  
害物謀身察而斥之斯為至仁無好人辨或有虛誕  
喋喋之言侈而多訕無惡人納或有淳質期期之口  
直而不屈浮圖之教乃戎乃蕃漢明之際始入中原  
行之既久存而勿論匈奴之種無義無仁秦皇之後  
常苦邊塵禦之以道跡而勿親計口授田兼并何有  
是謂仁政及於黔首約人署吏侵漁則少是謂能官  
惠子無告父天母地日兄月姊乃却乃裡勸其孝悌  
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舉一動戒其驕矜罔或明察  
政體用傷罔或弛紊國經不張行乎大中之道漸乎  
無何之鄉游神乎簡易之域息慮乎清淨之場斯則  
垂之無疆誰謂古道革而不還君或行之是亦  
非難誰謂淳風去而不返君或繼之是亦不遠慎始  
則多克終蓋鮮朽索當手覆車在眼前庸祇祇兢兢  
戰戰小臣司箴敢告旒冕

瑞箴

唐 孫朴

國之將興妖不足憑國之將亡瑞不足良四靈之長  
莫極於龍夏德將衰有降雌雄桑穀生朝殷道復昌  
麟出豈祝孔氏云亡周公相周越裳獻雉安漢相漢  
越裳復至白魚躍舟驚驚鳴岐殷人聚喜周人聚悲  
素靈夜哭五星聚緯秦謂之妖漢謂之瑞彼瑞此妖  
顛倒如是妖至而防瑞至而防恃物滅德未或不亡  
我作此箴敢獻哲王

兵箴

晉 梁 肅

皇道無名帝治有征故效天殺作為五兵曰王及霸  
功濟天下威實助德伐乃除禍逐鹿於原戰龍在野  
大寶競晚非兵孰可動如決河靜逾滅火蒼蒼萬姓  
懸命在我所行者師所統者德功本乎義不本乎力  
順之曰聖逆之曰賊成敗存亡鮮不是則衆不足恃  
勝不足保武王一戎奄有九有紂之百克其卒無後  
故長民者無曰我強莫予敢亢尋邑百萬覆乎昆陽  
無曰我大莫予敢制陳吳攘袂嬴氏大潰武不可玩  
玩則必窮兵不可廢廢則終凶故曰天下雖平忘兵  
則危不教民戰且謂棄之齊桓矜衆九國以離徐偃  
仁義本邦亦慕傳美止戈易稱以律古之睿智神武  
不殺治亂之機繫於杪忽壯直且順孰云我過旅臣  
斯箴敢告執鉞

獄箴

唐 張 說

官有決曹掌茲法獄匪惟議罪亦以防欲所貴仁恕  
非矜窮東吏苟吹毛人安措足古之為主是戒是勗  
茫茫率土蠢蠢羣生賢愚中雜真偽相傾若魚之駭  
如鳥之驚不能無犯宜持以平或大或小時重時輕  
無以快然期乎得情孰曰非重國之政令孰曰非輕  
人之性命虐則招咎寬則納慶宜慎宜恤可畏可敬  
為獄則固為牢則幽晨嚴管鑰夜密更籌寂寂圓土  
累累繫囚求食搖尾見吏垂頭自昔立名此為非所  
逼隘狹室欹傾漏宇冬有初寒夏多隆暑焉可失入  
焉可妄處勿謂無妨勿謂無傷匹婦含怨三年亢陽  
匹夫結憤六月飛霜可以安危可以興亡敢告司憲  
無輕國章



女史箴

晉 張 華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犧  
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而王猷有  
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孌淑慎正位居室施於結  
褵虔恭中饋肅慎爾儀式瞻清懿樊姬感莊不食鮮  
禽衛女驕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元熊  
攀檻馮援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懷班妾有辭割驩  
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  
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  
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慙禮正斧之  
藻之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  
衾以疑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勿謂幽昧靈鑒無象  
勿謂元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  
隆隆者墜鑒於小星戒彼攸遂比心僉斯則繫爾類  
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  
必損理有固然爰者自羨翩以取尤治容求好君子  
所警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  
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百官箴序

漢 楊 雄

初楊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  
後泳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駒餘增補十六篇  
胡廣後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為之解  
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

冀州收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岳陽是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  
夾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為侯伯降周之末趙魏是宅  
冀土糜沸炆汙和湯更歲更衰載從載橫陪臣擅命  
天王是替趙魏相及秦拾其弊北築長城恢夏之場  
漢興定制改封藩王仰覽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山  
後崩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遺危周宗自怙云焉有  
予六國奮驕果絕其維收臣司冀敢告在階

兗州收箴

悠悠濟河兗州之寓九河既導雷夏攸處草繇木條  
漆絲紵紵濟漂既通降邱宅土成湯五徙卒都於毫  
盤庚北渡收野是宅丁感雖難祖已伊忠爰正厥事  
遂緒高宗厥後陵遲顛覆湯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

天威命不恐不震婦言是用牝雞是晨三仁既知  
武果戎殷牧野之禽豈復能號甲子之朝豈能復笑  
有國雖久必畏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歎歔  
厥居為墟收臣司充敢告執書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怪石羣水攸歸  
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  
厥土塗泥在邛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衡  
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服復尊京師  
小白既沒周卒凌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  
喪其文武牧臣司青敢告執書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子蕃宇大野既潯  
有羽有蒙孤桐續珠泗沂攸同寶列蕃蔽侯衛東方  
民好農蠶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湎於酒  
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勦絕其緒祚降周任姜鎮於  
邛邛姜姓絕苗田氏牧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  
邛山本在萌芽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許彭蠡既潯陽鳥攸處橘柚羽貝  
瑤琨篠簜闔越北垠沅湘攸往獷矣淮夷蠢蠢荆蠻  
翩彼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躋於垤莫躋於山咸跌於  
汙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湯武聖  
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逢干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  
不親靡有孄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太伯遜位基吳  
紹顓夫差一誤太伯無祚周室不亡勾踐入霸當周  
之隆越裳重譯春秋之末侯甸叛逆元首不可不思  
股肱不可不摯亮崇屢省舜戚欽謀牧臣司楊敢告  
執書

荊州牧箴

沓沓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鴻  
荆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玉砥礪象齒元龜  
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戢戢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  
位若天有日不順廢國孰敢余奪亦有成湯果秉其  
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巢茫茫包楚與荆風慄以  
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逆

豫牧臣司荆敢告執御

豫州收箴

郁郁荆河伊雒是經榮播桑漆惟用攸成田田相挈  
廬廬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鵲墟  
四隩咸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  
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損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  
文武孔純至屬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故有天下  
者母曰我大莫敢余敗母曰我強靡克余亡夏宅九  
州至於季世放於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蔽屏  
營屏營不起施於孫子王叔為極實絕周祀牧臣司  
豫敢告柱史

益州收箴

巖巖毘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茫茫洪波  
鯨鯨降陸於時八都厥民不隩禹稷江沱岷嶓啓乾  
遠近底貢磬錯繄丹絲麻條暢有粳有稻自京徂畛  
民攸溫飽帝有桀紂沈湎頽頽遇絕苗民滅夏殷續  
爰周受命復古之常幽厲彙業破絕為荒秦作無道  
三方潰叛義兵征暴遂國於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

列為十二光義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歲來  
敢告士夫

雍州收箴

黑水西河橫截崑崙祁指閭闔畫為雍垠上侵積石  
下礙龍門自彼氐羗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匡每在  
季主帝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寓陵遲衰微秦據  
以戾興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不寧命漢作京隴山  
徂以列為西荒南排勁越北啟疆胡并連屬國一獲  
彼都蓋安不忘危威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積衣

幽州收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北阮幽都戎夏交偪伊昔唐虞  
實為平陸周末荐臻迨於獯鬻晉溺其陪周使不阻  
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穢貉義及東胡疆秦北排  
蒙公城堙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  
義兵涉漠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威不可不  
圖象不可或忘隄潰蟻穴器漏歲芒牧臣司幽敢告  
侍傍

并州收箴

雍列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畫茲朔土  
正直幽方自昔何為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周穆  
遜征犬戎不享爰賴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  
涇北宗周罔職日周典蹉既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  
作亂斃於驪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  
悴荒收臣司并敢告執綱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自開闢  
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  
越裳絕貢荆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周宗禁於季報  
遂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  
稍稍受羈遂臻黃支杭海三萬里牽其犀兕不可不  
憂隆不可不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摹志國多逸豫  
而存國多難泉竭中虛池竭瀕乾收臣司交敢告執  
憲

光祿勳箴

經兆宮室畫為中外廊殿門閭限以禁界國有周衛  
民有藩籬各有攸保守以不岐昔在夏殷桀紂淫涵

時牛之飲門戶荒亂即雖執戟謁者參差殿中成市  
或鼓或鞀忘其廊廟而聚夫遁逃四方多罪載號載  
嗽內不可不省外不可不清德人立朝議士充廷祿  
臣司光敢告執經

衛尉箴

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畫為防禦重垠累垓  
以難不律闕為城衛以待暴卒國有以固民有以內  
各保其守永脩不敗維昔庶僚僚官得其人荷戈而歌  
中外之堅齊桓怵惕宿衛不飾門非其入戶廢其職  
曹子標劍遂成其詐軻挾匕首而衛人不寤二世妄  
宿敗於望夷閭樂矯授戟者不誰尉人司衛敢告執  
維

太僕箴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鸞駕彼時龍昔在上帝  
巡狩四宅王用三驅前禽是射紂作不令武王征殷  
檀車孔夏四原孔听僕夫執絳載駢載駟我興云安  
我馬唯閑維馳維驅匪逸匪憇昔有淫畀馳騁忘  
景公千駟而淫於齊詩好壯馬收於駟野輶車就收

而詩人興魯廐焚門人仲尼厚醜孟子益惡夫廐多肥馬而野有餓殍僕臣司駕敢告執皂

### 廷尉箴

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茲平民不回不辟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於苗民夏氏不寧穆王蒼荒甫侯伊謀五刑訓天周以阜基厥後凌遲上帝不飭周輕其制秦繁其辜五刑紛紛靡遏靡止寇賊滿山刑者半道昔唐虞象刑天民是全紂作炮烙墜民於淵故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刑是剝無云何害是剝是剝惟虐惟殺人莫予奈殷以刑顓秦以酷敗獄臣司理敢告執

### 大鴻臚箴

蕩蕩唐虞經通域極陶陶百王天工人力盡為上下羅條百職人有材能察有叙差遷能授官各有攸宜主以不廢官以不隳昔在三代二季不蠲穢德慢道署非其人失其材職反其官案察荒蕘國政如漫文不可武武不可文大小上下不可奪倫鴻臣司爵敢告在隣

### 宗正箴

巍巍帝堯欽親九族經哲宗伯禮有攸訓屬有攸籍各有育子世以不錯昔在夏時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晉獻悖統宋宣亂序齊桓不允而忘其宗緒周譏戒女魯喜子同高作秦崇而扶蘇被凶宗廟荒墟冤靈靡附伯臣司宗敢告執主

### 大司農箴

時惟大農爰及金穀自京徂荒粒民是斛肇自厥初實施惟食厥條后稷有無遷易實均實贏惟都作程旁求衣食厥民攸生上稽二帝下閱三王什一而征為民作常遠近貢篚百姓不忘帝王之盛咸在農殖季周爛漫而東作不勅膏腴不獲厥物并荒府藏單虛靡積靡倉陵遷衰微拒卒以庠秦收大半二世不瘳泣血之末海無聊農臣司均敢告執繇

### 少府箴

實實少府奉養是供紀經九品臣子攸同海內幣帛初初如雲家有孝子官有忠臣共僚率舊聖則越遵民以不擾國以不煩昔在帝季癸辛之世酒池糟隄

而象箸以噬至於耽樂流酒而姐妹作崇共察不御  
不恢夏殷喪其國康而卒以陵遲嗜不可不察欲不  
可不圖未嘗失之於約常失於奢府臣司共敬告執  
酖

### 執金吾箴

溫溫唐虞重襲純孰經表九德張設武官以御寢賊  
如虎有身如鷹有爪以自固獸以自保牙爪慈慈動  
作宜時用之不理實反止災秦政暴戾播其威虐亡  
其仁義而思其殘酷猛不可重任威不可獨行亮咨

虞舜惟思是尚吾臣司收敬告執璜

### 將作大匠箴

侃侃將作經構宮室墻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  
鳥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世茅茨土階  
夏卑宮觀在彼溝洫桀作瑤臺紂為璇室人力不堪  
而帝業不卒詩詠宣王由儉改奢觀豐上六大屋小  
家春秋譏刺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或作  
長府而閔子不仁秦集驪阿龐姓以顛故人君無云  
我貴棟題是遂母云我富淫作極遊在被墻屋而亡

其國戮作臣司匠敬告執猷

### 城門校尉箴

幽幽山川徑塞九路磐石唐世襲險重固國有城溝  
家有柝柵各有攸堅民以不虞德懷其內險難其外  
王公設險而承以盤蓋昔在世世有殷有夏癸辛不  
德而設夫險阻湯武爰征而莫遏莫禦作君之危不  
可德少而城溝伊保不可德希而城溝是依唐虞長  
德而四海永懷秦恢長城而天下畔乖尉臣司城敢  
告侍階

### 上林苑令箴

茫茫大田茫茫作穀山有征陸野有林麓夷原汚蕞  
禽獸攸伏魚鱉以時芻蕘成殖國以殷富民以家給  
昔在帝舜共田徑游弧矢是尚而射夫封豕不顧於  
愆卒遇後憂是以田獲三驅不可過差麇鹿攸伏不  
如德至衛臣司虞敬告執指

### 司空箴

普彼坤靈倬天作則分制五服劃為萬國乃立地官  
空惟是職茫茫九州都鄙盈區綱以羣收綴以方侯

烈烈萬又翼翼王室臣當共官官宜其人九一之政  
七賦以均皆在季葉班祿遺賔培克充朝而象恭滔  
天匪人斯力匪改斯勅流貨市寵而苞苴是衛王路  
斯浮孰不傾覆空臣司土敢告在側

太常箴

翼翼太常實為宗伯穆穆靈祇寢廟奕奕稱秩元祀  
班於羣神我祀既祇我梁孔饒匪愆匪忒公尸攸宜  
弗祈弗求惟德之報不矯不誣庶無罪悔昔在成湯  
葛為不平桑禮慢祖蔑子不祀楚師是虜魯人躋僖  
臧文不悟文蔡太室相納却路災降二宮用告不祧  
故聖人在位無曰我貴慢行繁祭無曰我材輕身時  
亟求隣之犧牛不如西隣麥魚泰殯望夷隱龍鍾巫  
常臣司宗敢告執書

尚書箴

皇皇聖哲允勅百工命作肅慄龍為納言是機是密  
出入朕命王之喉舌獻善宣美而讒說是折我視云  
明我聽云聰載風載夜惟允惟恭故君子在室出言  
如風動於民人渙其大號而萬國平信春秋譏漏言

易稱不密則失臣允吉其和翼本其類書稱其明中  
申厥隣者秦尚權詐官非其人符璽竊發而扶蘇隕  
身一姦愆命七廟為墟歲福同門牀上為辜書臣司  
命敢告侍隅

博士箴

洋洋三代典禮是修畫為辟雍國有學校侯有泮宮  
各有攸教德用不陵昔在文王經啓其軌勗於德音  
而思皇多士多士作楨惟周以寧國人興讓虞萬賢  
成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官保其業士執其經昔  
聖人之綏俗莫美於施化故孔子觀夫大學而知為  
王之易易大舜南面無為而衽席平還師階級之間  
三苗以懷秦作無道斬決天紀漫彼王迹而坑失術  
士詩書是泯家言是殤且亘不陳而顛其社稷故仲  
尼不對問陳而胡篋是遵原伯非學而閑子知周之  
不振儒臣司典敢告在賓

太倉歲

唐 李商隱

險哉太倉險若太行彼懸車來馬為陟高岡此禍胎  
怨府起自斗量無小無大不可不防澄波萬頃不廢  
汪汪火烈人畏不廢剛腸曷若寬猛處於中央衆穀  
之地勿言容易貪夫狗財有死無二御點馬銜不得  
不利下或說我過人之聰是人甘言將欲相擊下或  
誇我秋毫必睹是人甘言將欲相瞞長如欲戰莫捨  
強弩長如獲禽莫忘縛虎衆人之言有訛有真如彼  
五味有甘有辛口自嘗取無信他人天生五色有白

有黑目自別取無為人惑而況乎九門崇崇近在墻  
東天視天聽惟明惟聰問禽合斗斛何以用銅取案  
暑暴露不改其容亦象君子介然居中終日戰慄猶  
懼或失銜用何利鍛之以清虎用何縛授之以明弩  
用何射發之以誠俾後來居上無由以生有餘不足  
無由以爭心為準槩何憂乎不直不平各敬爾職一  
乃心力倉中水外人馬勿食陶母反魚以之歎息豈  
無他泉豈無他窮意茲似珠不可不虞倉中役夫千  
逕萬途柴點為炭睦肝為鑪應事成象無有定模緣

私指使慎勿以呼賓朋姻婭或來譏話倉中酒醴慎  
勿以貫海翁無機鷗故不飛海翁易慮鷗乃飛去是  
以聖人從微至著不遺忠恕借借貸貸此門先塞須  
防蒼蠅變白作黑嗚呼孰慮孰圖昔在漢家倉令浮  
于致令少女上訴無辜陷身至是不亦悲乎敢告君  
子身可殺道不可渝



官箴三篇

明劉基

維天生民億億出有欲罔制乃豹乃螭爰立之君  
載作之師式養式教毋汨秉彝嗟爾司牧代君撫綏  
君祿我食君令我施和邦本弗固庶事咸廢受寄匪賴  
敢不肅祇治民奚先字之以慈有頑弗迪警之以威  
振惰獎勤拯艱息疲疾病顛連我扶我持禁暴戢姦  
損羸益虧如農植苗蚤夜孜孜潯疎早溉無容稗秕  
如良執與順以導之無俾旋濇彈策以馳慈匪予愛  
帝命溥持威匪予增國有恒規弱不可陵愚不可欺

剛不可畏媚不可隨無取我便寘人于危無避我謗  
見義不為天鑒孔昭民各有思患之斯懷推之乃離  
譽不可驕罷惡滿欲誇不可怒遽省吾私人有恒言  
眎民如兒無反厥好以慕予知是用作箴敢告執鸞  
其二

在昔隆古分封國都付之以民俾養勿墮上下協心  
各保乃區明廢考績昭哉範模泰廢聖制疑德以徂  
刀筆之權始歸吏胥弄法舞文弊癘替愚流波至今  
一任簿書行立公庭如雁如鳧我欲是求我利是趨

摩揣官情以逞覲覲官惟好貨我甘以直官惟好名  
我遂以諛官惟畏機我疑以汙官惟好惰我淫以娛  
我惟好猜惑以多途官惟好威道以培壚語默有為  
俯仰以須覘容察詞助忿乘愉法度盈口奸邪滿軀  
蠱智迷昧欺庸陷迂俾奸作惡以紫為珠未獲官心  
樞樞儒儒亦既獲止如登天衢傲兀名士憑陵里閭  
愚積禍來官與之俱人有恒言遇吏如奴堅防固隄  
猶恐或窺矧曰聽之百姓何幸是用作箴敢告僕夫

其三

無謂余明人莫能昧離婁善察不識其背無謂余能  
人莫敢欺校人烹魚子產弗知立事惟公燭詐惟誠  
小節勿固小慧勿行無矜我廉守所當為無沽我名  
以生衆疑何以簡訟決之使通何以弭貪慎檢乃躬  
去讒斥佞遠吏近民待人以寬律已以勤無咎人弗  
信忱至斯乎無患人不聞惟德不孤德以善進歲以  
挫奸德不可偏威不可煩無謂彼富我必極之無謂  
彼貧我必直之持心如衡以理為平無為避嫌以縱  
無情人有恒言為臣不易是用作箴敢告有位

歲

私歲

五歲并序

唐 韓愈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無勇也予生四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歲以頌其惡云

游歲

予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于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為嗚呼予予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歲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汝不懲邪而吮吮以害其生邪

行歲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人可以侮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止悔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悖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  
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譽前之所惡今見其賊  
從也為愧捨也為狂維維維比維狂維愧于身不祥  
于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顧沛  
黨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于人知沛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  
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煜煜昔者子路唯恐有聞  
赫焉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  
掩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  
欺以賈憎掩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于難小人在屏  
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  
汝如不顧辱則宜然

暗室箴

唐 歐陽詹

夫行以檢身非以為人無淫無佚其處耳一收收碩  
人冥冥暗室罔縱爾神罔輕爾質遠茲小惡念彼元  
吉勿謂傍帷上蓋天鑒無外勿謂後掩前扃神在無  
形天不長惠神實正直神怒天誅未始有極昔者趙  
盾假寐矜莊天廼厥害鋤倪已亡又有符堅竊為制  
度神敗其類蒼蠅以呼天窺神窺人無不知神念天  
念身無所隱澗松抱節幽蘭以薰歲寒不變無人亦  
芬草木猶爾人其曷亡戒慎乎其所不見恐懼乎其  
所不聞先師有言敢告夫君

動箴

唐 皮日休

動生于欲行生于為欲則不妄為則不疑吾道未喪  
于何不之勿生季世有爵必危勿居亂國有祿必尸  
住無市怨去無取唾跡無露顯名無求知聲無取猜  
譽無致疑坦道如砥履過蒺藜四海如家去劇繁維  
日慎一日念茲在茲

靜箴

冥冥默默惟道之城處不為仁居無悖德勿欺孩孺  
衣冠失則勿慢免隸語言成隙深山雖樂豺狼爾殛  
深林雖安蛇蝎爾螫居不必野惟性之寂止不必廣  
惟心之適勿傲乎名要乎聘帛勿矯乎節取乎祿食  
躬雖已安若敵鋒鏑味雖已甘若含冰蘖成吾高風  
惟靜之力

視箴

宋 程正叔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  
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  
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  
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  
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  
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心箴

宋 范浚

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  
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  
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  
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  
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敬齋箴

宋 朱仲晦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  
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  
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患意如城洞洞屬屬  
毋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  
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  
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  
不火而熱不水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  
九族亦歿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調息箴

宋 朱仲晦

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徜徉靜極而虛  
如春沼魚動已而喻如百蟲蟄氣氤開闔其妙無窮  
孰其尸之不宰之功雲卧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  
千二百歲

夜氣箴

宋 真德秀

子盍觀夫冬之為氣乎木歸其根蟄壞其封凝然寂  
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  
者闔之基貞者元之本而良所以為物之始終夫一  
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為四時之夜而夜乃  
一日之冬天壞之間羣動俱闕窈乎如未判之鴻濛  
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為宗必齋其心  
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簣之上使慢易非辟  
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  
冥易忍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為朝  
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  
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  
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然  
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美庸爰作箴以自  
砥常凜凜而瘳痼

慎獨箴

元 安 熙

可尊者德可畏者天無處不有無時不然念慮之發  
必有其幾勿隱其隱勿微其微從事於斯是曰慎獨  
自此精之萬物並育豪髮有間天理弗存利欲紛拏  
厥心則昏於戲戒哉敬作此箴書諸座隅以警其心

磨甕堅箴

明 宋 濂

昔李侍郎款立常揭磨甕堅三字于坐隅磨甕堅  
者古之慎言人也其善於自防者哉為著箴曰  
磨甕堅慎勿言口為禍門昔人之云磨甕堅人各有  
心山高水深磨甕堅高不知極深不可測磨甕堅言  
出諸口禍隨其後磨甕堅鐘鼓之聲因扣而鳴磨甕  
堅扣而鳴必駭衆聽磨甕堅惟口之則守之以默  
守之以默是曰元德磨甕堅磨甕堅慎勿言

誠敬謙謹四箴

明 貝 瓊

昔熊渠子夜行道逢伏虎引弓射之沒鏃飲羽金石之堅惟誠可通矧乎有知何遠弗從故事神則必假治人則必化嗟時益偷每設機而尚詐是知治心之要在乎不欺苟內外如一吾又何為

右誠箴

知伯五賢實禍之基藍瑩一會戲康子而侮段規卒為韓魏禽遂貽千載之譏是以古人必敬為主苟忽乎秋毫所喪奚補亦有冀缺夫婦如賓遂舉於隴畝以佐晉君得失之微榮辱之太一出入勉哉無辭

右敬箴

凌人者常為人尤下人者恒寡吾仇故善有不可爭勞有不可伐處於朝則國和處於室則家悅嘻盈心招損惟卑益尊大易之言守而勿護

右謙箴

陟彼太行羊腸九折防其啣轡遵其軌轍既及乎坦途乃騁而馳車偵馬驚吾傷亦宜嗚呼禍恒伏于至微心致謹其所事匪險之為虞無虞吾焉可恃爰作

斯箴永為人規式戒其怠長樂公是師

右謹箴



勵志箴

明 方孝孺

天賦純命赫赫皇皇肆人受之厥質匪常或柔或剛或粗或麗惟上聖永臧為民之綱天命上聖綱紀人極肖天之能克有成德發之為猷動之為則播為嘉言時靡瑕忒如陶如冶如春如秋如元氣之運如江河之流民咸仰之莫覲厥繇舉民于大中佐天洪休皆在克舜邁烈百王亦有湯武易亂以康弼其令謨惟羣哲有光翕萃駿昌道以大行周德衰止元聖以作以言為政以詔以覺其德天地其用粟帛妙乎無

方於廓景鏤相在後君子孰不是儀永言千古時克類之有扶而崇有淪而卑有閑于事而本則達惟昔炎宋天擴其節篤生俊哲旁魄先後導流于源擇苗于莠用為飲食作為師保穰穰者舒擅於中區譬彼夏屋既構既除魯是弗居困路路衢慨懷古昔慚愧交如閑于微陋夙豐顯魯父師之訓繆引先緒昭哉先子靖恭好古匪仁弗服匪禮弗處爰求懿德以淑後生秩秩嘉謨颯颯德馨何惑不祛何昧不明欽之毫芒敬之八紘子實不類聞善鮮蹈眩瞽于華罔臻

厥與指循不武過愚莫告惟怠荒之求是用不得其要惟日惟月則弗我舍聖功誕遐曾弗我屆童也植志壯也則懈內愧于心若膚叢於蔓在昔多士卓爾早成一間庶幾揚聖之庭長沙恃志諸葛挺英皆夙造乎道為世準程子企焉是望若或可及退省于中莫之能立中夜以興攬衣涕泣若鴻鵠在樹靡所止集視彼澗水其流湜湜未抵于海尚莫能息道雖云遠有志則獲心膂方強焉敢不力誠以為幹敬以為植義以為路禮以為域俾內無擾而外慕不萌統乎天君百志惟明弘勳則遠水盈則衍溝澮之溢所及則淺伯禹之績公旦之典豈伊匪人德劬于勉一體之虧愧不逮人衆德之弛覆謂宜然謂汝弗知亦既能言知而弗念云誰之愆嗟予小人矢自今始匪口之言惟足之履成巨于微涉遐于通羣哲在上用循于前軌

三歲

明 王守仁

嗚呼小子曾不知警亮詎未聖猶日兢兢既隳于淵  
猶恬履薄既折爾股猶邁奔蹶人之冥頑則疇與汝  
不見壘腫砭廼斯愈不見瘡痍剜廼斯起人之毀詬  
皆汝砭剜汝曾不知反以為怒匪怒伊色亦反其語  
汝之冥頑則疇之比嗚呼小子告汝不一既曰十有  
五而曾是不憶

嗚呼小子慎爾出話躁言維多言言維寡多言何益  
徒以取禍德然而成仁者言訥訥然而譏訥訥而病  
譽人之善過情而恥言人之非罪曷有已嗚呼多言  
亦惟汝心汝心而存將日欽欽豈遑多言上帝汝臨  
嗚呼小子詞章之習爾工何為不以鈞譽不以燕恩  
桃彼優伶爾眎孔醜覆蹈其術爾顏不厚日月蹢躅  
爾胡不恤弃爾天命昵爾讐賊昔皇多士亦胥茲溺  
爾獨不鑒自抵伊亟

自歲

明 蔡清

善愛其身者能以一身為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  
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操名器  
徒以就其一己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  
者也

規

戲規

唐 元 結

元子倚於雲邱之顛戲牧童曰爾為牧歌當不責爾  
暴牧兒歌去乃暴他田田主鞭之啼而冤元子啼不  
止召其父而止之元子友真卿聞之書過於元子曰  
嗟嗟次山苟戲小兒俾陷鞭焉而蒙冤之彼牧兒望  
次山猶僮隸不敢干其主及苟戲乃或與次山猶伏  
惟斯豈盛德也歟吾聞君子不苟戲無似非如何惑  
一兒使不知所以蒙過此非苟戲似非之非者邪惡  
不必易此元子報真卿曰於戲吾歌立於空山之上  
戲歌牧兒得過錢不可免彼行於世上有愛憎相忌  
是非相反名利相奪禍福相從至於有蒙戮辱者焉  
得不因苟戲似非世兒惑之以及者乎真卿吾當以  
戲為規

戒

戒

帝堯

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躋於山而躋於垚

水壺誠并序

唐 姚元崇

水壺者清潔之至也君子對之不忘乎清夫洞澈無瑕澄空見底當言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內懷水清外涵玉潤此君子水壺之德也

玉本無瑕水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澈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官當官以割剝為務在上以財賄為親豈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必曝其鱗故君子讓榮不憂辭滿為珍以儆其德以全其真與其濁富寧比清貧吳隱酌泉龐恭致水席皮洗犢緇袍空裏雖清畏人知而所知遠矣嗟爾在位祿厚官尊固當聳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水壺是對炯戒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執秤誠并序

唐 姚元崇

秤者衡衡天下之平也君子執之以平其心夫衡在天以齊七政在人以均萬物稱物平施為政以公毫釐不差輕重必得是執秤衡之理也

聖人為衡四方取則志守公平體兼正直用於天官銓綜斯得行于里閭紛競以息故北西以對左右以

持秤物低昂不差毫釐使錙銖不惑輕重無疑智不能矯愚不能欺存信去詐以公滅私無偏無黨君子似之法者天下公器官者廢人之師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無怨惟上之平故曰上之所仰人皆其向我之所教人皆其效心苟至公人將大同心能執一政乃無失嗟爾多士欽哉勉旃庶以觀則同夫佩弦

守戒

唐韓愈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工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陷阱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扁鐫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夫反不能焉豈材力為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為而不為耳

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邛陵江河洞達五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物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為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鷄之不期蜀鷄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覲然大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

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三戒并序

唐 柳宗元

吾恒惡世之人不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世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於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此為依勢以干非類者設

臨江之人吹得麋鹿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鹿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籍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此為本無才德而外為有才德者設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危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慙慙然莫相知它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

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嚼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危也賴有德聲之宏也賴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此為竊時以肆暴者設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犬禁僮勿擊鼠舍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梳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闔扉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它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邱壘之隱處晷數月乃已嗚呼彼以飽食無禍為可恒也哉

敵戒

唐 柳宗元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訖訖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為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祇益為瘡敵存滅禍敵去名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菴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猶子蔚造越戒

唐 劉禹錫

猶子蔚晨跪於席端曰臣幼承叔父訓始勾萌至于拔蹠前日不自意有司以名污賢能書又不自意被丞相府召為從事重統累媿懼貽叔父羞當今行乞辭以為戒予曰若知憂器乎始乎斲輪因入規矩刻中廉外朽然而有容者理膩質堅然後加密石焉風戾日晡不副不聲然後青黃之鳥獸之飾子瑤金貴在清廟其用也寡以養潔其藏也積以養光苟措非其所一有毫髮之傷偶然與破甑為伍矣汝之始成人猶器之作朴是宜力學為礪斲親賢為青黃睦僚友為瑤金忠所奉為清廟盡敬以為慕慎微以為積去怠以護傷在勤而行之耳設有人思被重霄而梏顛氣無階而升有力者揭層梯而倚泰山然而一舉足而一高非獨揭梯者所能也凡大位未嘗曠故世多責人唯天爵并者乃可偉耳夫偉人之一顧踰乎華章而一非亦慘乎黜刑行矣慎諸吾見垂天之雲在爾有腕問矣昔吾友柳儀曹嘗謂吾文雋而膏味亡窮而炙愈出也遲汝到丞相府居一二日哀吾文



入謁以取質焉丞相吾友焉汝事所從如事諸父偕  
有不如意推起敬之心以奉焉無忽

七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聞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宇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轡紛屯澹淡噓唏煩醒惕怵惻卧不得寧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

是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脆腥臊肥厚衣裳則雜選曼煖燁燁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提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脉之和且夫出與入輦命曰慶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痿隨筋骨提解血脉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齊姬捧後往來游燕縱恣於曲房隱閉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

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承問語事變度易意常無雜側以為羽翼淹沉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語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維上有千仞之峰下臨百丈之溪湍流遡彼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

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鸛黃鵠鳴焉暮則鸛雉迷鳥宿焉獨鵲晨號乎其下鵲鷄哀鳴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為琴野蘭之絲以為絃孤子之鈞以為隱九寡之珥以為約使師堂操暢伯牙為之歌歌曰來秀漸于雄朝飛向虛整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蛟螭蟻聞之柱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彊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鴝牛之腴菜以荀蒲肥狗之和胃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飢博之不鮮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蟪之膈勺藥之醬薄者之炙鮮鯉之鱠秋黃之蘓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漿秦豹之胎小飢大歡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強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壯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距虛鶴麥服處躁中煩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為之御秦缺樓季為之右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干鎡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疆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解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元綠輦道和交黃池紆曲潤章白露孔鳥鵲鳴鵲鵲靜翠鸞紫纓鳩龍德收邕邕羣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激濤蓂蓂草芳苓

女桑河柳素葉紫莖苗松豫章條上造天梧桐并閭極望成林衆芳芬鬱乳於五風從容猗靡消息陰陽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有標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微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姬傳子之徒雜裾垂臂目窕心與偷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燕服而御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疆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馴駢驥之馬駕飛軫之典乘壯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雕弓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潭掩青蘋游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材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恐虎豹習驚鳥逐馬鳴鑣魚跨鹿角履游麋兔蹈踐麋鹿汗流沫墜寃伏陵寃無創而死者固足克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疆起游乎太子曰僕未能也然陽氣見于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

客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

運旌旌旗偃蹇羽毛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微墨  
廣博望之有圻純粹矜懺獻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  
聞之

客曰未既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閭莫兕虎竝作毅武  
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磴磴矛戟交錯收獲掌功掌賜  
金帛掩蘋肆若為牧人席旨酒嘉肴羞魚膾炙以御  
賓客涌觸竝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  
之色形於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數此真太子之所  
喜也能疆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為諸大

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竝往觀  
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  
所到則却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  
揚汨者所溫汾者所滌沔者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  
縷形其所由然也恍兮惚兮聊分襟分混汨汨兮忽  
兮恍兮微子儻兮浩瀟瀟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  
海虹洞乎蒼天極慮乎崖溪流攬無窮歸神日母汨  
乘流而下降子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

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于中虛煩而益怠莫離  
敬而發曙于内存心而自持於是澡槃冑中洒練五  
臟澹澈手足頓濯髮齒揄棄恬怠輸寫渙濁分決孤  
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偃起  
蹙發瞽披聲而觀望之也况值眇小煩懣醒醴病酒  
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  
濤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  
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  
疾波湧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  
其少進也浩浩湔湔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湧  
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  
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自純馳浩颯  
前後絡繹顯顯印印裾裾彊彊莘莘將將壁壘重堅  
番雜似軍行句隱句磕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  
旁則滂渤沸鬱閭漠感突上聲下律有如勇壯之卒  
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過者厄  
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蒺藜谷分迴翔青葢街

枚檀栢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凌赤岬篳扶  
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沈沈渾渾狀如  
奔馬混混庀庀聲如雷鼓發怒屋脊清升踰跼侯波  
奮振合戟于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走紛紛翼  
翼波湧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岬覆虧卽陵平夷西  
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滯汨潺湲披揚流  
洒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沈沈湲湲蒲伏連  
延神物怪異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徊閭悽愴焉此  
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  
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  
楊朱墨翟更蜎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  
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  
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  
几而起曰渙子一聽聖人辯士之言忽然汗出霍然  
病已

志釋寄胡仲申

明 宋 濂

華容孝廉與廣平文學遇于神明之臺孝廉問曰予  
絳子交已越二紀其貌固狎其志則未之聞也子能  
為我揚權古今而釋之乎文學曰走也不敏長自崑  
穴鶴毳編襦土芝溫食動趾踉蹌發辭讓吃忽扶綱  
縲去歷都邑見者大噉指為木刻錯愕周章無地寄  
迹獨孝廉煖我以溫顏前我以重席迪我以三古之  
芳猷期我以九能之至域拜孝廉之貺厚矣孝廉有  
問敢對以臆寓形霄壤不啻蔑蒙時幻歲遷電滅烏  
空惟極所適其樂則鴻出游大澤才騫氣雄鼻尖出  
火耳後生風金張前驅許史後從牽黃臂蒼龍失羣  
弓仰落雙鵬俯楫長熊毛血旁灑塵空四封入據遂  
館庭實惟供壘尊旁午豆俎衡從肉腴含春耐暈移  
童器周八音律合六同部分坐立筵布西東綠華白  
台南威紫衝屬輔奇牙環質姣容歌喉撼塵舞袖翩  
龍其有事固日新而不足也竊有志焉孝廉能許之  
乎孝廉曰欲敗度縱敗禮古人所戒子豈宜蹈之願  
聞其他

文學曰班生投毫今名煌耀終童請纆其齒甚少不  
有焔焔孰潛其情非勒名于燕然必建標于粵微軒  
冕以之蟬聯紳笏以之誇雋衡霍擁軫樊陳執纛公  
子掃門王孫媚電霜露榮乎吹噓予奪視其愠笑其  
銳也若孟勞之出魯橈其重也如天球之鎮周廟天  
下學士揮汗如雨聯袂成帷莫不仰遺光而企末照  
其視處環堵兀然藜藿擊壺而越吟倚柱而吳嘯早  
南陽之畔落落滋泉之釣口心共語形影相弔不亦  
大有徑度乎孝廉曰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喪此衆  
人之所嗜而君子之所慎也

文學曰神封靈壤作鎮下方會稽衡華沂岱嶽常霍  
及暨閭分布九疆總三條于中區限兩界於外邦他  
若滄漲蕩浮清瀚混茫包天裹地循環相通叶其間  
怪偉靡可數詳天孫岳長水伯瀆宗叶昂宿寶符之  
貴元龜赤鯉之章金匱王策之探日月圭璧之藏或  
隱而晦或露而彰走將簡徒御戒樓航濯足於咸池  
晞髮於扶桑豁氛埃于人瑕登忠信於天光蒼水之  
使稷卨之君庶一問之勺禹湖而想遺子履河洛而

思聖勲也孝廉曰山川形勝固足以廊子耳目昌子  
文辭然非至焉子毋徒取則于太史遷也更請大之  
文學曰去聖逾遠學術紛披控名責實禮度是師上  
下有叙隆殺異宜奇察繳統弗失絲一貴儉兼愛上  
賢右鬼承祿不斲型一惟土嗇然自守典孔齊執權  
事制宜詭行遁辭移陰轉陽入神出奇變化闔闢千  
目莫窺秉要執本立為經制法無常形事無成勢洞  
究群情為萬物主儀節或愆峻刑弼之肅如晨霜犯  
者裂肌伸鞅非到挾之以馳因彼天時以施教令若  
儀若象測度以定紀綱載明是謂大順食天所寓邦  
本所資山澤平地相厭攸宜八政之首著于經彛揣  
摩國紀宣明帝治或合或兼本末畢具凡有猷為罔  
越憲制若是喧喧泣茲訊雷震撼乎四極充斥乎九  
垓風颭乎海水起立而應龍天飛也戔戔乎五兵謀  
陳而神握握機也芒芒乎曠野萬里而列井布基也  
走欲徧索其說而試之不識可乎孝廉曰夫子沒而  
微言絕諸子百氏人人殊未有能一之者也

文學曰戡定惟武亦國之程其書漫衍四類是絕陰

陽權謀伎巧勢形其目臚列緒緒續續九宮八門六  
甲五神軍執兵鈴星式雷經金鷄玉狗風角鳥情制  
器尚象動合神機胃鎧羅陳戈戟交施渠谷距堙驚  
冥扶胥象車雀舌行馬飛鳧武衛大櫓驪耳長艾雲  
火萬炬渾脫金軀策全器良其用益張營寨六形旂  
按五方天地定位風雲流行龍虎騰建鳥蛇翼驤正  
正奇奇巍巍堂堂赫赫絕絕稜稜璜璜以守則固以  
擊則揚或追北於函谷或喋血于太行或狗地於臨  
潞或陷堅於昆陽是亦英雄之壯觀也走竊樂之不

知饑渴之在已也孝廉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  
已而用之子服儒衣談儒書又焉用爾為

文學曰粵厥軒轅遊心太初上超鴻沆下入渺瀰有  
竊其餘亦神其軀文賓履生師皇馬鑒玉柱丹砂騎  
鳴龍師木羊葛由神泉鹿皮折足山圖頽衣服閭女  
丸素書赤斧碧難朱璜瘕脫元俗質虛心存冲寥跡  
入倏奇五性既絕九患亦除三階有嚴七變無虧身  
升紫宮位紀琳書陰隆伏骨目炯四規執東象之玉  
文契九赤之班符御躋虛之龍輶服太極之麟芝人

火不焚今水不濡入石不閤入木不拘雲卧天行神  
潛靈飛是蓋與天為徒不特致治無為也嘗聞我石  
室寢我世機服我貽息殺我虫尸洗伐我毛髓銷解  
我膚肌都銅狄而摩挲約令成而來歸不知能成其  
志否孝廉曰聖人不師仙使可為則周孔為之矣

文學曰荒荒遺文或偽或真學徒巧辨或正或舛先  
出者埋後出者存何先生怨尤而異師是嗔藏之名  
山編簡乃究何傳授有緒而魚魯或殘汲冢一啟燕  
書再覩何怪言放紛而弗齊于古緯候相傳內學是

尊何列國寶書而盡閱其文偕辭竊義聲俗黃世日  
新月巧動莫之制衡錯雜瑩方州部家何立言艱深  
而莫究津涯始生終通生有及資何其象不一而數  
皆九為原熒州冢名性氣體何圖指倏殊而重摹迭  
擬觸類而言何莫非此沾沾動喙徒見其鄙走將鉤  
其麗鴻掠其纖微懸空明之金鏡俾無遁于妍姪能  
若是是亦足矣孝廉曰此粗近之言端於傳註童習  
白紛若華燂死生其間亦奚益哉

文學曰孟軻氏沒世之直儒師師萌庶俟俟奚歸孰

廊我矇眊我愚群言孔多契真者誰欲操腐艦以  
泛其區欲終育象以駕轍車縱有智巧寧不殆而嗚  
呼噫噫一何寥乎九聖之神於昭于天九聖之心存  
之於文又何昭乎嗚呼噫噫寶苑盈室何有芳蓀繁  
星爛宵孰如朝暾寧不使我怊怊而惓惓乎帝降民  
表德與天一胡不自貴葩藻是溺顛倒首足清混白  
黑棄其瓚槃寶殿瓦兩射膚自傷淚血交積誓剖宿  
穢以剗末習駕春陵以為舟鼓閬洛而為楫張武夷  
以為颿期沫泗之可涉風興夜寐皇皇業業廩如上  
帝之在目睫若是何如斧廉曰此僕素昔所究心者  
也幸與子同之於是執手降臺相視而咲繼之以歌  
曰真儒不生世陰陰予櫛垣索塗愈幽深兮炯其靈  
根無古今兮起彼九元離濁氛兮攀淵追騫乘赤麟  
兮文之興喪負以身兮任重道遠何時而止兮朝斯  
夕斯期沒齒兮

文訓

明 王 禕

華川王生學文於豫章黃太史公三年而不得其要  
俵俵焉食而不知其味皇皇焉寢而不安其居望望  
焉如有求而不獲也太史公一日進生而訓之曰子  
之學文有年于茲志則勤矣吾聞天地之間有至文  
焉子豈嘗知之乎夫雲漢昭回日星宣朗烟霞卷舒  
風霆鼓蕩者天文之所以暢茂嶽錯峙江河流行鳥  
獸蕃衍草木茂榮者地文之所以成天地之文不能  
以自私誕賦於人人則受之故聖賢者出以及壞人  
峻士相繼代作莫不大肆於厥辭蓋自孔氏以來茲  
道大闡家修人厲致力于斯其間鞠明究曠疲弊歲  
月刊精竭思耗費簡札者紛趨而競馳孰不欲爭裂  
綺繡仰攀日月高視萬物之表雄峙百代之下卓然  
而有為然而踟躕而不進骯髒而不振思窮力蹙吞  
志而沒者往往而是而能登名文章之錄者其實無  
幾則所謂至文者固夫人所罕知是故文有大體文  
有要理執其理則可以折衷乎羣言據其體則可以  
割裁乎衆製然必用之心才主之以氣才以為之先



驅氣以為之內衛推而致之一本於道無雜而無蔽  
惟能有是則統宗會元出神入天惟其意之所欲言  
而言之靡不如其意斯其為文之至乎凡吾之說子  
豈嘗知之苟知之其試以語我

生曰文之為物貴適時好然相接合喜投樂有如  
正始不完文氣遂偏俗尚化遷而排偶之習興焉四  
屬六比駢諧儷聯抽黃對白詞未施鉛五采相宣八  
音相便握擣穠纖吟哢寒暄豐腴醲酣眩麗媚妍珠  
璣溢緘膾炙滿篇凡慶函與賀賸咸累幅而疊當王

公之門下逮閭閻彞儀編典往來交際率奉之以周  
旋又如大雅既遠詩歌日變玉臺西崑其流也漸支  
為詞曲爭嫩競妍字分重輕句協長短浮聲切響清  
濁和閤羽振宮潛商流徵泛笙簧觸手錦繪迷盼風  
月留連鶯花凌亂振妙韻于沉冥託葩辭於清婉性  
情因之以暢宣光景因之而呈獻好會睽離惟忻悲  
嘆莫不假是以託情固無間於貴賤也若是者其為  
文何如太史公曰古語變而四六古聲變而詞曲文  
之弊也甚矣請置勿道為言其他

生曰命卿選士之法廢而科舉乃興以文取士設為  
範程漢有射策唐有明經復有詩賦逮宋益增經術  
為養而三篇以明賦本於律而八韵以成咸各專其  
科各精其能其義則意融旨切言粹詞達枝語蔓引  
叢論英發剡聖秘而立辨幹天機而生說其賦則字  
鍊句憂音覈韻軋藻秀春擷花艷晴振較妍極於錙  
銖品抑揚於毫駿它若宏辭制舉大科別設文法靡  
不該文格罔弗列又必學稱博極才號閎傑乃能攻  
其業凡習于斯者皆賈勇詞場角雄藝閭不厲兵而

白戰爭奪孤而先拔若工若拙三年是力若勝若劣  
一日而決及其中文衡入文毅則遂闡棘聲徹榜金  
名揭上賢書於天府承洪恩於帝闕乃躋膺仕乃展  
還轍若卿若相鮮不由茲而出矣上以此而求賢士  
以此而致身文之用世信不可誣也歟太史公曰科  
舉之文趨時好以取世資特干祿營寵之具耳學古  
之君子恥言之

生曰文之古者登諸金石記誌頌銘具有成式或鐘  
鼎是勒或琬琰是刻或鐫於麗牲懸綽之碑或鐫在

封嶽唐屋之辟莫不炫耀崇勲烜燁茂德載丕丕之  
嘉猷紀赫赫之休績然皆一筆之力九鼎可扛一字  
之價千金是直尔其其宏奧之思雅健之姿瑰璋之  
辭攬捩馬班凌厲蔡陳踰柳韓王朱金聲焜焜煌  
煌鉤鉤鏘鏘衮章繡紋炳炳烺烺續續紆紆詭然而  
蛟龍翔蔚然而虎鳳昂翕然而律呂張正音諧韶護  
變態類雲霆勁氣排甲兵沈冥以之而開寥幽門以  
之而著宣述遠以之而綿延然非儒林宗匠藝營宿  
將道德為世之模楷名位為國之儀望堂堂焉章章

焉擅鴻筆攬魁柄稱文章之大家者孰當仁而不讓  
宜其媲美古昔傳信今後照四裔以無倫垂千載而  
不朽此其為文也不幾于古乎太史公曰文至於足  
謂之古宜也雖然其為用殆不止是已

生曰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誥制冊令詔篇為  
王言渙為大號而帝王之制作存焉灝灝噩噩渾渾  
洋洋稜厲蓬宇揮霍奮揚或溫潤而精粹或宏偉而  
秀雄或嚴肅而簡重或衍裕而深長經緯天地索  
陰陽黼黻萬化輳輳三光封職則氣含陰雨之潤授

官則義炳重離之明勅戒則吐星漢之華治戎則揚  
海雷之轟肆赦則垂滋於春露明罰則示烈於秋霜  
一字之褒沛涵泉於下地一言之感被扶纒於黎蒸  
朝出九重暮行四方如風動而草偃如山鳴而谷應  
奮迅乎寓外旁薄乎域中鼓舞乎夷夏陶鑄乎帝王  
文章之用蓋與造化而侔功矣若是何如太史公曰  
書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  
辭之繹矣民之莫矣文之為用誠莫盛于此矣姑舍  
是豈無復有可聞者乎

生曰文之難者莫難於史故良史之才古今或無皇  
道帝德王畧霸圖運祚興衰治道隆污將相卿士武  
烈文謨賢智忠孝克戡姦諛天文五行地理河渠禮  
樂兵刑食貨賦租選舉職官冕服車輿蠻夷戎狄遐  
方異區恍惚詭變習怪俗殊凡一代之本末皆史乎  
載故曰史者一代之成書是故事以實之辭以給之  
法以立之例以律之作史之要必備乎此然非其能  
足以通古今之體明足以周萬事之理智足以究難  
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義者魯烏得以稱良史蓋

自紀表志傳之志馬遷創始班固繼作綱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世拔出雋偉超卓後之為者世仍代襲率莫外乎其矩矱論者以謂遷固之書其與善也隱而彰其慝惡也直而寬其賤夷也簡而明其防僭也微而嚴是皆合乎聖人之意旨而非庸史之敢干及乎范曄陳壽之流則遂肆意妄纂曲筆濫箋曖昧其本旨而義駁以偏破碎其大體而辭塲以纖況乎燒壽之不若者則又畧陋而無足觀矣故史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而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後勝其任茲其所為難乎太史公曰噫史之為文誠難乎其盡美矣文而為史誠極天下之任矣抑吾聞之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載道之文史者紀事之文於道則未也

生曰聖人既沒道術為天下裂諸子者出各設戶分門立言以為文是故管夷吾氏以霸畧為文鄧析氏以兩可辯說為文老聃氏以兼要執本持謙處卑為文列禦寇氏以黃老清淨無為為文墨翟氏以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為文公孫龍氏以堅白名

實為文莊周氏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為文慎到氏以刑名之學為文申不害韓非氏復流於深刻之文尹文氏又合黃老刑名為文鬼谷氏以捭闔為文蘇氏張儀氏氏因肆為縱橫之文孫武氏吳起氏以軍形兵勢圖國料敵為文荀卿氏楊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為文淮南氏則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為文凡若此者殆不可遽數也雖其文人人殊而其於道未始不有明焉譬猶水火相滅亦以相生和敬相反亦以相成易所謂

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者言本於一揆而已文以載道其此之謂乎太史公曰諸子之文皆以明夫道固也然而各引一端各據一偏未嘗窺夫道之大全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談支離頗僻馳騁鑿穿道之大義益以乖大體益以殘矣此固學術之弊而道之所以不傳也

生曰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紀政事之實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

經世之具所以建天中奠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於是乎有徵斯益羣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度萬世之準繩猶之天焉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煙霞而鼓風霆猶之地焉則山嶽峙而江河行鳥獸蕃而草木榮故聖人者參天地以爲文而六經配天地以爲名自書契以來載籍以往悉莫與之京斯其爲文不亦可以爲載道之稱也乎太史公慨然而驚喟然而嘆曰盡之矣其蔑有加矣此固載道之器而聖人之至文矣嗟乎世之學者無志於文則已苟有志焉舍是無以謀爲矣是故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辯本如是則六經之文爲我之文而我之文一本於道矣故曰經者載道之文文之制者也後聖復作其蔑以加之矣今予知及乎此則於文也其進孰禦焉時在加之意而已矣生於是再拜謝曰謹受教敢不拳拳服膺是則是効以無忝夫子之訓告

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晉 陸 機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契契以要克諧之會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銜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邛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數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執西京有險夷之運

臣聞靈輝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盼邛園之帶洗渭之民不發傳巖之夢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眈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所思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

陵聽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黷殯非食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蘊蔽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偕威貞臣衛主修身則足是以三晉之彊屈於齊堂之組千乘之執弱於陽門之哭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  
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  
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是以  
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既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陽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  
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

是故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宏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  
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史清耳而無伶倫之察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  
淮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  
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微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  
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元晏之風恒存

動神之化已減

臣聞託閣藏形不為巧密倚臂隱情不足自匿是以  
重光發藻尋虛捕影大人貞觀探心昭戒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  
四族放而唐劬二臣誅而楚寧

臣聞音以比耳為義色以悅目為歡是以衆聽所傾  
非假比里之操萬夫婉戀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

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帝乎時者非克己所勗

是以利盡萬物不能辱童蒙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

棲遑之辱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  
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

臣聞傾耳求音眈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  
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

能共其休

臣聞遐世之士非受孤爪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夭  
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

節屬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寂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君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眊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砥砮匿曜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飭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僚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物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遠事不觀萬殊之妙

臣聞祝敬希聲以諧金石之和聲鼓疎擘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

臣聞目無常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克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何則牽乎動則靜凝係乎靜則動貞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治容之誨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授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毀其亡簪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氣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聞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通故火壯則煙微性克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事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葦淵而網沈貢鼓密而合響明笛疎而吐音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投跡之哀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元  
是以天地之贖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  
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疎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  
儀天步晷而修短可量臨淵揆水則淺深難察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景陵火  
之熱是以吞緘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櫓之威不  
能降西山之節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  
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  
是以迅風陵雨不繆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水  
之心

擬連珠十二首

庾信

蓋聞卽卽已危徒思焉服劉城去矣空用荆軻是以  
竹杖挾危不能正武擔之石蘆灰縮水不能救宣房  
之河

蓋聞謀猷是習權變須長時增齋竈或卧燕牆是以  
井陘之兵如鴻毛之過火長平之卒若秋草之中霜  
蓋聞市朝遷貿山川悠遠是以狐兔所處由來建始  
之宮荆棘參天昔日長州之苑

蓋聞天方薦瘥喪亂宏多空思說劍徒聞枕戈是以

劉琨之英略莫如自免祖述之慷慨能渡河

蓋聞穀林長遠蒼梧不從惟桐惟葛無樹無封是以  
隋珠日月無益驪山之火雀臺經管空望西陵之封  
蓋聞廉將軍之客館翟廷尉之高門盈虛倏忽貴賤  
何論是以平生故人灌夫不去門下賓客任安獨存  
蓋聞秋之為氣惆悵自憐耿恭之悲疎勒班超之念  
酒泉是以韓非客秦避讒無路信陵在趙思歸有年  
蓋聞胷中無學猶手中無錢今之學也未能見賢是  
以扶風之高鳳無故棄麥中年之甯越徒勞不眠



蓋聞十室之邑忠信在焉五步之內芬芳可錄是以  
日南枯蚌猶含明月之珠龍門死樹尚抱咸池之曲  
蓋聞豫章七年斃於豐草芳蘭九畹淪於幽谷是以  
欲求其真晉陽有自埋之蒿若賞其聲吳亭有已枯  
之竹

蓋聞菴菴不死誰必有心甘蕉自長故知無節是以  
螺蚌得路恐異驪淵雀鼠同歸應非丹穴

蓋聞虛舟不忤今德無虞忠信為琴瑟仁義為庖厨  
是以從莊生則萬物自細歸老氏則衆有皆無

擬連珠

明劉基

蓋聞觀形於聲未必見形求實於名未必得實是故  
飄風不可以調宮商巧婦不可以為家室

蓋聞物無專美用之者貴人有異欲諧之者從故冠  
纓不可以服鹿而韞鞬不可以馭龍是以合抱之松  
無肩於疎人之國若壘之繭見棄於縣體之邦

蓋聞千斤之象不喘虎而喘鼠三寸之蝎不蠹棘而  
蠹松是以刺必取其所畏防必究其所容故能不震  
而威於斧鉞不勞而固於垣墉

蓋聞春原之草拔盡復生夏厨之蠅驅去還集故時  
未至不可以彊爭勝方來不可以力戰是以善撲火  
者不迎其烟善防水者不當其急

蓋聞執駭馬者不與並逐救危舟者不與同誼是故  
止聞而平其氣則爭乎息聽訟而平其心則事不寃  
蓋聞奔馬之輪拳石礙之而格迅川之水束草投之  
則凝是以一心見變能使九服同災一脈真和能使  
百體俱病

蓋聞淵之深者流必緩聲之大者響必幽是故政以

漸成則民不駭俗以漸變則功不偷

茲聞知風莫過於老駝誠路莫逾於老馬是以家有  
老僕則故物不委諸途國有老臣則舊章不求之野

盟

誓

符

檄

露布

公移

符

盟諸侯於踐土

周 王子虎

襄王二十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襄王下勞晉作  
王宮於踐土而獻楚俘於王王命尹氏及王子虎  
內史叔與父策命文公為伯王子虎盟諸侯於王  
庭要言曰

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神明殛之俾隊其師  
無克胙國及其元孫無有老幼

晉鄭同盟於亳

撰人闕

周靈王十年晉悼公會諸侯伐鄭鄭人懼乃行成  
同盟於亳載書曰

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奸毋留惠救災患恤  
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川  
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  
失其民隊命亡氏陪其國家

誓

討祖約蕞峻誓

晉 却 鑒

賊臣祖約蕞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  
之紀陵汨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脅幽主叛本塞源殘  
害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以率土  
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伐罪以除元惡昔戎狄沃  
周齊桓糾盟董卓陵漢群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  
也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  
同盟既盟之後儻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滅義  
無偷安有渝此盟神明殛之

符

討陳寶應符

陳尚書姓名

告晉安士庶昔隴西旅拒漢不稽誅遠東叛渙親申  
宏畧若夫無諸漢之策勲有危夏之同姓至於納吳  
澤之子致橫海之師違如放之命有甘誓之討况迺  
族不繫於宗盟名無紀於庸器而顯成三叛豐深四  
罪者乎案閩寇陳寶應父子并服支孽本迷愛敬梁  
季喪亂閩隅阻絕父既豪俠扇動蠻陬椎髻箕坐自  
為渠帥無聞訓義所資奸諂爰肆蜂豺俄而解印炎  
行方謝網漏吞舟日月居諸棄之度外自東南王氣  
實表聖基斗牛聚星允符王迹梯山航海雖若款誠  
擅割瓌珍竟微職貢朝廷遵養含宏寵臨隆赫起家  
臨郡兼畫誘之榮裂地置州假藩麾之盛即封戶牖  
仍邑櫟陽采華穀者十人保敎廬而萬石又以盛漢  
君臨推恩要敬隆周朝會迺長膝侯由是紫泥青紙  
遠賁恩澤鄉亭龜組頌及嬰孩自谷遷喬孰復為凝  
而包藏鴆毒敢行狼戾連結留異表裏周迴盟敦婚  
姻自為胥齒倔彊山谷推移歲時及我穀騎防山定  
秦望之西部戈船下瀨克滙澤之南川遂敢舉斧竝

助凶孽莫不應弦摧勦盡殪配徒每以罪在箇渠憫  
茲驅迫所收俘馘竝勒於放仍遣中使爰降詔書天  
網恢宏猶許改惡既走險地又逃刑誣侮王人為  
之川蕞遂使東照請席遠歎頭行焉援觀蛙猶安井  
底至如遏絕九賦剽掠四民閭境資財盡室封奪凡  
厥蒼頭皆畧點首搔賊相扇叶契連蹤乃復踰越瀛  
漢寇擾峽口侵軼嶺嶠掩襲連城縛掠吏民焚燒官  
寺此而可縱孰不可容今遣沙州刺史俞文回明威  
將軍程文季率羽林二萬家衛益海來跨滄波掃蕩  
巢窟此皆明耻教戰陳師鞠旅累從揚僕亟走孫恩  
斬蛟中流命馮夷而鳴鼓鼉為駕輜方壺而建旗  
義安太守張紹賓忠誠欵到累使求軍南康內史裴  
忌新除輕車將軍劉峯東衡州刺史錢道戢並即遣  
人仗與紹賓同行故司空歐陽公昔有表奏請宣薄  
伐運途意合若伏波之論兵長逝遺域同于願之勿  
敢征南亮謝上策無忘周南餘恨嗣子弗忝廣州刺  
史歐陽純克符家聲聿遵廣路舟師步卒二萬分超  
水扼長鯨陸掣封豨董率衡廣之師會我六軍潼川

刺史李曙明州刺史戴晃率緹騎五千組甲二萬直  
渡即武仍頓晉安按轡揚旌夷山堙谷指期犄角以  
制飛走前宣威太守錢肅臨川太守駱牙並隨機鎮  
遏絡繹在路使持節散騎常侍鎮南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江州刺史新建縣開國侯法範戒嚴中流以為  
後殿斧鉞所臨罪惟大惡及留意父子其黨主帥雖  
有請泥函谷相背淮陰若能翻然改圖因機立效非  
止肆膏仍加賞擢其建晉士民久被驅迫者大軍明  
加撫慰各安樂業流寓失鄉即還本土其餘立功立  
事已具賞格若執迷不改同惡趙趙斧鉞一臨罔知  
所赦

檄

諭巴蜀檄

漢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暨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  
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  
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  
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閭越相誅右弔  
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楚之長常效貢職不敢  
墮怠延頸舉踵隅隅然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  
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  
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

奉幣帛銜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  
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  
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  
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  
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  
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  
非編列之民而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  
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  
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遠顯號于後世傳土地于子孫

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于無窮功烈著而  
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  
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  
無名謚為止愚耻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  
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于  
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  
亦宜乎陛下惠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  
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教之以不忠  
死亡之罪諫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

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  
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為索紹徽豫州

陳琳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曩者疆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污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

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竝作妖孽營私橫傷化虐民膏乞白搗養因賊假位與金華壁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贊閣遺配本無懿德標校鋒協奸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佞短畧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樊

賊成柄冀獲秦師一剋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剽剽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反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造於操也後會鸞駕反旆群盜寇攻時冀州

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違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貢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陷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即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

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  
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師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  
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  
發邱中即將撲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  
公之位而行禁園之態汚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  
政苛慘科防互設繒繳充蹊坑阱塞路舉手挂網羅  
動足觸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  
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慕府方  
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結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

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挽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  
為梟雄往者伐鼓征公孫瓚強寇禁逆拒圍一年操  
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  
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  
縮厥圍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  
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懼  
晨夜遁遁屯據廩倉阻河為固欲以蟄螂之斧禦隆  
車之隄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  
聲奮中黃育獲之才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

青州涉濟漯大軍泛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  
將其後雷震虎步並集圍庭若舉炎火以炳飛蓬覆  
滄海以沃漂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  
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歸流涕北顧其  
餘充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眾覆亡迫脅權時苟  
從各被創夷人為讐敵若迴旆方徂登高而擊鼓吹  
揚素揮以啟降路必土奔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  
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  
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搢翼莫所憑恃雖有忠  
義之佐脅于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  
兵七百萬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  
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  
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遠邇州郡  
過聽給典強寇弱主違眾旅叛舉以喪名為天下笑  
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遣書到荊州  
便勒見兵與建中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  
落境界舉師揚威竝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  
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

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馘之難如律令

為徐敬業討武曌檄

唐 駱賓王

偽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暈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驚呼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萊帝后識夏庭之遼東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哀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宙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巨擘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暗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

鷹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僅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君，共立勤王之圖，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檄吳將校部曲

魏 陳 琳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茂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因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濟簡墨。譬猶穀邪，始生翰毛，而使陸梁放肆，顛行吠主，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囊錢之魚，期于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庾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荊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昔夫差冰閭間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接越會稽，可謂彊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及吳王，淖驕恣屈，強猖猾始亂，自以兵彊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澤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胷。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恃逆之罪重也。且

江湖之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踞如二袁勇如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十有餘輩其餘鋒悍特起鷄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羗屬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伏尸千萬流血漂楫此皆天下所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逆賊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竝為脅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殄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羣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朴胡賓邑侯杜獲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此鋒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

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啟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獲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獲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以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之屬皆為鯨鯢超之妻孥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禍于彼降福于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夫鷙鳥之擊先高攫驚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羗樊豐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兵五萬及武都氐羗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搃掠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尅期五道竝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故每破滅彊敵未嘗下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得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勰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

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睦固薛  
洪樛尚開城就化官度之役則張郃高英舉事立功  
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  
校尉郭昭臨陣束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為內  
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  
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  
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莫敢摩旗  
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啟其心計深慮遠  
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  
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邱山之功享下誓之祿朝為  
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若夫  
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  
與燔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  
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  
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電難以冀矣夫天道  
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  
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為  
甚乃神靈之通罪下民所同雖之人謂之凶賊是故

伊擘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  
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  
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  
學好古周恭明當世俊彥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  
保乂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  
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  
析薪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  
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婚姻皆我國家良賓利器而  
竝見驅逐兩絕于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  
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逮蔚羅賢聖之德也鵲鳩  
之為巢于葦苕苕折于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  
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宏曠蕩重惜  
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  
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  
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如未能竿量  
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  
蹠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  
其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闇大雅之所

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筮之末日忘一日以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列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為濮陽公徵劉稹文

唐 李商隱

足下前以肺肝布諸簡素仰承復命猶事枝詞夫豈告者之不忠抑乃聽之而未審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一去不回者良時一失不復者機事噫嘻執事誰與為謀延首北風心焉如灼是以再陳禍福用擇危疑言不避煩理在易了丁寧懇款至于再三者誠以某與先太師相國俱沐天光竝為藩后昔云與國今則親隣而大年不登同盟未至飲具繞畢趨衣莫陳乃將後生遠奉先訓遽延朝命迷失臣職不思先設之忠將覆樂書之族此僕隸之所共惋兒女之所同悲況某擁節臨戎援旗誓衆封疆甚通音旨猶存思欲賣之以為已功間之以開戎役將祛未寤欲罷不能願思苦口之言以定束身之計昔先太尉相公常蹈亂邦不從逆命翻身歸國全宥受封居韓之西為國之屏棄代之際人情帖然太師相公以早副軍牙久從征師事君之節已著居喪之禮又彰故乃獎其象賢仍以舊服納職貢賦十三餘年于我唐為忠臣于劉氏為孝子人之不幸天亦難忱饒加壯室之

年卷有壞梁之數主上深固義烈是降優恩蓋將顯  
足下之門為列藩之式不欲劉氏有自立之師上重  
為辜恩之軍俾之還朝以聽故命其義甚著其恩莫  
偕昨者秘不發喪已踰一月安而拒詔又歷數旬秘  
喪則于孝子未聞拒詔則于忠臣已失忠于國  
考於家望此用人由茲保族是亦生新言恭巢幕云  
安智士之所寒心謀夫之所辭舌矧于僕者得不動  
心竊計足下之懷執事之論當以趙氏傳于魏氏襲  
侯欽以遠迎希恩願望謀立耳夫事殊者起異勢別  
者跡睽胡度其始而謀其終塞其華而尋其實願為  
足下一二而陳之趙魏二侯于其先也親則父子于  
其人也職則副戎賞罰得以相參恩威得以相抗故  
朝廷推而與之今足下之于太師也地則相近職非  
副戎賞罰未嘗相參恩威未嘗相抗猶喪則于義與  
拒詔則于事半比趙魏二侯信事殊而勢別矣此施  
之于太師趙魏則為繼代象賢之美施之于足下足  
下則為自立擅命之尤得失之間其理甚白又計足  
下未必不恃太師之好賢下士重義輕財吳國之錢

往往而有梁園之客比比而來將倚以為牆藩託以  
為羽翼使之謀取使以教求細而思之此又非計山  
高則猱羊自至泉深則沉玉自來已立然後人歸身  
正然後士附語有之曰政亂則勇者不為開德尊則  
賢者不為謀故吳淠有奸而鄒陽去燕惠無德而樂  
生奔晉寵大夫卒成分國之禍衛多君子孰救渡河  
之哉此之前車得不深鏡代憲四祖文明繼興當時  
燕趙中山淮陽齊魯連結者幾姓旅拒者幾侯咸逆  
天用人背惠忘德擬指掌之地謂可逃刑倚親戚之  
私謂能取信一旦地空家破首裂支分閭者不能為  
謀明者固以先去悔而莫及末如之何先太尉與李  
洧尚書齊之密戚楊太保與蘇肇給事蔡之懿親並  
據要地方州鎮精甲銳卒及其王師戾止我武惟揚  
則割地驅人以降送款輸忠以入非不顧密戚非不  
念懿親非不思恩非不懷惠直以逆順是逼死生實  
難能與其同休不能與其共戚故也況足下大未倖  
齊蔡久未及李吳將以其人動於不義僕固恐風沙  
之國縛主之卒重生彭寵之家不義之侯更出又計



足下當時太行九折之險部內數州之饒兵士尚強  
倉儲且足謂得支久謀而使安危哉此心自棄何連  
昔李抱真相國用彼州之人破朱滔于燕國困田悅  
于魏郊連兵轉戰綿歲經時而潞人夫死不敢哭子  
死不敢悲何者李相國奉討逆之命為勤王之師義  
著而誠順故也及盧從史釋喪就位賣降冀功將采  
討伐之時欲肆兇邪之性計未就而人神已怒事未  
立而兵眾已離以萬夫之長困一卒之手輒輓北關  
棄屍南荒而潞之人猶老耄者捫臂少者扼腕謂朝廷  
不即顯戮深為失刑其故何哉以從史不義不曜去  
安就危眾無其謀下不為用故也二師去就非因傳  
聞鳩杖之人鮑背之叟知其本末尚能言之則太行  
之險固不為渤者之守數州之眾固不為邪者之徒  
此又其不足恃也由此言之則何以敗名譽隳聲  
何事捨君命何道求死士何計得人心此僕者所以  
對按忘食推枕不寢為足下惜為足下危而不知其  
所以然也况太師比者養牛添足畜馬訓兵旁招武  
幹之才中舉將軍之令然而輕于遠迎頗有是非雖

朝廷推赤心宏大度然而不逞者已有平異之說橫  
義者屢興悖惡之數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誰為來者  
宜其弭之今足下背季父引逆之恩失大朝文誥之  
令則是實先太師之浮議彰昭義君之有謀為人位  
則致叔父于不忠為人孫則敗乃祖于無後亦何以  
對燕趙之士見齊魯之人耶又計足下旬日之前造  
次為慮今茲追改懼有後艱此左右者不明而咨詢  
之未盡也近者李尚書祐董常侍重質之輩竝親為  
賊將拒我官軍納質于匪人效用于戎首久乃來復  
尚蒙殊恩皆受郡符咸領旗鼓不能悉教厥徒實繁  
豈有足下藉兩代之餘資弄數萬之舊旅俛首聽命  
舉宗效誠則朝廷又豈以一日之指邊片辭之疑異  
而致足下于不測沮足下于後至故事具存可以明  
驗幸請自求多福無辱前人護龍旆以歸洛師象  
笏而朝魏闕必當勲庸繼代富貴通身無為隣道所  
資使作他人之福倘尚淹歸款未整米軒戎臣鼓勇  
以爭先天子赫斯而降怒金瓯一受牙璋四馳觀衝  
壓其東南晉趙出其西北拔距投石者數逾萬計科

頭擊手者動以千群兼驅挽虎之材官仍率射鵰之  
都督感義則日月能駐抑憤則砂石可吞使兵用火  
焚城將水灌魏趙邢郡超出洛州分二大部之閑是  
古平原之地車甲盡輸於此境魏魏反聚於他人恃  
河北而河北無儲倚山東而山東不守以兩州之殘  
殍抗百道之奇兵比累卵而未危寄孤根于何所則  
老夫不佞亦有志焉願驅散死之徒以從諸侯之末  
下飛狐之口入天井之關巨浪難防長颺易扇此際  
必當驚地底之鼓角駭樓上之梯衝喪貝躋陵飛走  
之期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自然麾下平生  
盡忘舊愛帳中親信即起他謀辱先祖之神靈為明  
時之哂笑靜言其漸良以驚魂今故再遣使車重申  
丹素惟鑒前代之成敗訪歷事之賓寮思反道敗德  
之難念順令畏威之易時以吉日蹈茲坦塗勿饒劉  
氏之魂勿汚潞人之俗封帛增欵含毫益酸延望還  
章用以上表成敗之衷慎惟圖之不宣河陽三城節  
度使王茂元頓首

檄告西楚霸王文

唐 狄仁傑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湖州西楚霸王  
項君將校等其畧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  
立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  
龍御宇橫唯諸侯任趙高以當軸素蒙恬而齒劍沙  
邱作禍于前望夷覆滅于後七廟墮地萬姓屠原烏  
思靜于飛塵魚豈安於沸水赫矣皇漢受命元亨膺  
赤帝之貞符當四靈之欽運俯張地紐彰鳳紀之祥  
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  
江鼎之雄選拔山之力莫測天符之所會不知歷數  
之有歸遂奮闕中之翼竟岳垓下之翅蓋實由于人  
事焉有屬于天亡雖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  
為駭豎豈不惜哉固當匿魄東峯收亮北極豈合虛  
承廟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草攸寄分遣焚  
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幃銷盡羽帳隨烟君宜速還  
勿為人患檄到如律令

露布

前鋒都督平寇青州露布 晉 撰人闕

尚書五兵臣元等言臣聞天下之義當混為一我伐  
用張仁人之兵所存者神無遠弗届迪上帝命付中  
國民徐方既同而來庭宣王復古齊地悉平而振旅  
世祖重光整我六師如雷霆植十二郡之旗鼓不圖  
今日載纘武功恭惟皇帝陛下體乾粹精位履中正  
凝江寧神璽之祚至於萬年間共分歲星之祥綏以  
多福有方行海表之畧無宴安江沱之心惟氏鞠凶  
至堅孔熾吞燕涼而苻食介鱗易我衣裳閼荆益以  
長驅盡賊荒我居圉敢行稱亂不戢自焚師克在和  
雖武騎無所用天助者順間風鶴皆為兵一戰成肥  
水之勲三捷取壽陽之境世馬騎輪無反乃滅而亡  
簞食壺漿以迎曰僕子後誰吟思漢震動附周臣安  
請來破竹之機分命采薇之率復舊都在此行也清  
四海可失時哉臣等以先啟行教秦其勇辟四方徹  
我土誼將天威獎三軍定中原剪此朝食推鋒而造  
渦潁抗旌而次彭城彗掃星流席卷雲徹欲快心于  
狼望庶舉秦若鴻毛虺虎濯征國獸猶聞張崇守寇

河而假息符明據青社以偷生食榘靡懷寢薪莫悟  
矧河南城堡之皆附寧山東德化之未孚乃遣劉襲  
攻鄆城崇棄甲而遠遁復俾高素向廣固明因壘而  
來降穆如清風丕冒出日齊變至魯魯變至道載載  
干戈汶達於濟濟達於河底謹財賦遂鼓行於司豫  
汜盪穢于羗髻時靡爭而心戴寧君之訓而臣何力  
斯皆帝德廣運聖武布昭歸鄆謹田用儒無敵揚文  
武烈圖功攸終於以正六龍御天之居豈止保五馬  
浮江之緒臣等共武之服賴天之靈洛邑朝諸侯望  
翠華之回軫營邱祭嘉蔬琰玉牒之修封臣等無任  
慶快激切屏營之至謹遣某官奏露布以聞

兵部奏姚州破賊設蒙儉等露布 敬省

臣聞七緯經天星墟分張翼之野八紘紀地炎州限  
建木之鄉西距大秦雜金並而孕氣南通交趾枕銅  
柱以為隣俗帶白狼人習貪殘之性河湟赤地川多  
風雨之妖水積炎氛山涵毒霧竹浮三節聲典外域  
之源木化九隆頗為中國之患年將千祀代歷百王  
鄭純之化不追孟獲之風猶扇故三年疲衆徒聞定  
旨之譏五月出師未息渡瀘之役然則大人拯物上  
聖乘期法乾坤以握樞體 桑而建極知仁義不能  
禁暴設刑網以勝殘知揖讓不可濟時用干戈而靜  
亂伏惟皇帝陛下神機載玉出地軸以登皇通契書  
繩掩天縵而踐帝元雲入戶纂靈慶於丹陵蒼籙昇  
壇薦正圖於翠渚垂衣案以朝萬國崇玉帛而禮百  
神昭儉防奢露臺階中人之產宣風布政明堂法上  
帝之宮致羣生於太和登品物於仁壽四神踐雪五  
光飛星君固祥麟 班文於先 女牀鳴鳳韻歸昌  
於帝梧四嶽同文五風異色配林萬里繞疏苑園之  
原層城九重末浚池隍之域合璧照臨之地候月歸

珍大鑪覆載之所占風納實姦茲裔猶敢亂天常橫  
赤標以疏疆背朱提而設險石林萬仞巖邑千重望  
秦阜以相傾峭陵失四塞之阻對梁山而錯峙劍門  
成一簣之萃自謂絕壤幽荒中外足以迷聲教憑深  
負固江河可以逃靈誅殊不知玉弩垂芒涵水無九  
嬰之沴瑤階舞戚洞庑有三苗之墟臣等謬以散才  
忝專分閭白招乘候順秋官以揚旌鋒節臨邊通夜  
郎而解解自營開萬穴旆轉邛山峻岐折坂之危盡  
亡衿帶滇池漏江之固曾失藩離唯逆賊設蒙儉等  
未革狼心仍懷豕突陸梁放命旅拒偷安地接祠難  
竟無心於改旦山多神鹿終未息于擇音臣以大帝  
宣威有征無戰明王杖扶先德後刑宏聖澤於中孚  
緩天誅于大造庶南薰解愠仰雲闕以翔魂東律和  
音扣棘門而啟額祝禽疎網徒開三面之恩毒虺挺  
妖愈肆九頭之暴乃鳩集餘衆蟻結兇徒僭耳推髻  
之渠千里霧合鑿齒雕題之孽一呼雲屯疊石苗以  
開營拒巖椒而峻壘崇巖切漢若登歲寶之山絕壑  
憑霄似瞰封泥之谷去前月十七日連營布陣操險

陽兵東西三十餘里馬步二十餘萬聚蚊蚋而合響  
聲若雷震縱蛇豕以為羣氣稽宇宙臣遣中郎將令  
孤智通等擁拔山超海之師當其步陣遣銀州刺史  
李大志等以曜景騰雲之騎乘其馬軍遣萬州都督  
府長史行軍司馬梁待壁等領勁卒二千絕其飛走  
之路遣臨源府果毅馬仁靜等勒精兵九百斷其潛  
伏之軍臣率行軍長史韓餘等負霜威而直指掃雲  
陣以長驅庶令新猷七擒將士挾雷公之怒伏尸百  
里蠻裔識天子之尊於是三畧訓兵五申誓衆先登  
陷敵唯標大樹之功後拒亂行必致曲梁之罰楚人  
三戶蜀郡五丁氣擁元雲精貫白日暗鳴則乾坤搖  
蕩呼吸則海岳沸騰列旗影以雲舒似長虹之東指  
橫劍鋒而電轉疑大火之西流刀接兵交洞胷達臆  
自辰踰午魚爛土崩沸殘息于層峯更切守陴之哭  
積圓顧於重阜殆成京觀之形唯賊帥号于未悟傾  
巢之兆敢懷拒轅之心猶率馬軍平川轉鬪驚塵亂  
起六合為之寢光殺氣相稽四溟為之變色副總管  
李大志忠惟徇國義則忘軀臨危而貞節愈明制敵

而機謀獨遠丹誠自守雖九死其如歸白刃交前豈  
三軍之可奪投袂則妖徒霧廓寒旗而逆黨冰摧於  
是乘利追奔因機深入困獸猶聞似化康君之魂窮  
鳥尚飛如驚杜宇之魂斬甲卒七千餘級獲蒙馬五  
千餘疋僵尸蔽野臨赤坂而非遙流血洒達視丹微  
而不遠首領和舍等並計窮力屈而縛軍門寬其萬  
死之誅宏以再生之路唯蒙儉脫身挺險委命窮山  
顧巢穴以靡休延晷漏其何幾况妖徒草而荒外非  
復他人部落離心舟中皆為敵國聽言梟首諸日可  
期凡所歸降隨事招撫與之更始復其故業首邱懷  
戀疑臨舊國之墟安堵知歸似入新豐之市然後班  
師還水振旅禹山建鴻業于武功暢元猷於文教庶  
荒陬襲中邦之禮遠疆息外寇之虞華人祝堯兆皇  
基於千載夷歌頌漢美王澤於三章宜與夫天帝前  
星廣賜泰公之冊坤元益地遠聞王母之圖蓋示有  
云曾何足紀斯竝元謀廣達妙畧遐覃一戰而荒景  
肅清再鼓而邊隅底定豈臣等提戈操甲克全百勝  
之功杖節揚麾能通九變之笑謂蔓街而獻捷大帝

成規聞杜社以勞還小臣何力不勝慶快之至謹遣  
行軍司馬朝散大夫守嵩州都督府長史上柱國梁  
侍望奉露布以聞軍資器械別簿錄上

破朱泚露布

唐 于公異

尚書兵部臣聞春司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殺伐則不能成歲功仁則順成暴則滅絕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中是故春秋序行則通元和而充氣母德刑具舉則協王道而經彙倫亂由是除兵不可去克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據削奸寇保乂生靈補雍熙之未洽佐聲教之不暨有以然皆抑實為何伏惟皇帝陛下溥博法於乾坤貞明倬於日月陶埏六合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

耿光奉肅宗代宗之丕烈自纂大前緒高居穆清率土承有截之風懷生無不遂之物邊鄙或僻于戈爰設有征無戰許蔡僕首領之誅陸梁背誕淫原生肘腋之變逆賊朱泚所以委身凶德假翻奸伎熒惑戎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為起穢之物腥彼宮闈散作旬始之妖孛於曜次先皇懷柔河朔數佑下人錄其率化之績優以登賢之禮恩澤汪濊集几庶之門名位薰灼加闢葦之質冀草萊將馴大和殊不知惡木生槎枿之英猱狗吠麥宇之主項屬鑒輿順動郊圻

駐蹕而泚乃嘯兇命醜阻兵安忍長戈指闕流矢射天穿高墻以鼠牙毒王師以蔓尾罪踰羿浞惡貫梟獍是以萬方憤怒九服驚騰思殲劍者投袂而興爭淬刃者不期而會屬賊伺間囊陰貸兇謀既緩雷霆之誅遂延晷刻之命臣是用祇承睿算恭行天討攝衣登壇明君臣之大義禡牙饗社假神祇之幽贊以今月二十五日總領司徒直趨都邑畧濡漑以揚旆瞰苑囿而下營土登雲舒木柵林植養威蓄銳直殄凶渠臥鼓偃旗猶輕小利賊初陵犯已畧芟夷謂其氣竭而來歸尚敢尸居而作固敵若可縱師多美茲至二十七日會諸將于中權召勝風于大旆未鼓而人心粗厲先庚而軍令凝嚴各懷報國之心爭淬伏仇之力臣知其可用遂北長驅五月二十八日寅時華州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尚孤本軍副元帥都知兵馬使吳詵都虞候兼御史大夫邢君牙京西行營都知兵馬使檢校刑部尚書孟涉右廂兵馬使郭審全權文成神策行營商州節度都虞候彭光俊等承命于牙旗之下分麾于

棘門之外將士等起乘賈勇免胄敢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邱陵而沒淫布獲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兵于光泰門外盡銳于神廩倉東繚垣摧以成塵滋水涸而為地左廣未離于舊壘前偏已交於賊鋒若降於天如出於地賊將姚令言張雲等志懷獐狡言尚憑陵作忠盡謀力則不及怙亂賊義氣如有餘勢同馳驅衆若彙集橫列堅陣旁連高岡猶張蹈蹬之鱗更舉螳螂之臂衙前兵馬使兼御史大夫王佖知衙兼刀斧將兼御史中丞史嵩等自相約誓又合軍聲指麾而驅兇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入合攻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旁張而雲合霜刃交光而霍耀鼙鼓騰聲而隱韓賊方土崩我乃霆擊乘其踣藉遂至於上關取彼鯨鯢直通于中禁段成誅賊之心脅既已生擒沈厚運賊之羽翼終制死命故其繫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于莽蒼之間震懾于旌麾之下臣以其雖染汙浴昔實平人推赤心以如初敷王化而如一姚令言等力扞王師退而復合惡鳥將墜高顏危巢妖狐就擒猶守舊穴自邪以及

酉來拒而復攻譟譟之聲山傾而河泄鼓聲之氣寔聞而電馳屏翳發向敵之風回祿扇燎原之焰馬逸未止士怒未舒既自北而徂南竟輿尸而折首又使決勝軍節度使工部尚書唐良臣右軍兵馬使御史大夫趙光誥義武軍兵馬使楊萬榮左步軍使孟日華馬軍將田子奇霍去傲郝觀華州左廂兵馬使馬英右先鋒兵馬使董祐神策商州節度兵馬使賈愼全左都虞侯張望都等領馬步為副勢均破浪攻葦決河雖其恃武庫之五兵憑宮垣之萬雉及玄剪滅饒欲乘凌曾乏鑄刀之鋒已失藩籬之固遂生擒偽署侍郎董奉中書侍郎平章事蔣鎮右僕射平章事張光晟兵馬使李希倩等逆賊朱泚與同惡姚令言張芝等輕騎走出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追躡計即誅夷臣竊以此賊包藏逆謀參會凶德稔氣其氣豺虎其心背先皇亭育之恩傷陛下元默之化漢之莽卓未有如此之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申儆于巨唐中興之期光啟于陛下不無何王師奮發勢無駐於建瓴醜類搶攘功有輕于折筭猶逃密網尚逞隻輪



誠當盡敵之時更發追亡之騎且稽分體未即然臍  
快億兆之歡心蕩宗社之深恥即當梟戮用申刑典  
今已肅清宮禁修謁寢園鐘簾不移廟貌如故益宸  
極之所岳象列聖之所雄都神技業業之頌天降穰  
穰之福不然豈免于毀圮之患萌刺之虞者哉此皆  
上天降鑒睿慮旁施制兵要于事先規雄圖于毅內  
再造可封之俗固橐不戰之功左武右文銷鋒鑄鏑  
滄乎華胥之夢熙熙萬天之風臣謬寄台司幸當紀  
帥之吉甫之文武缺卻轂之詩書此皆諸將協心群  
帥宣力非臣庸瑣敢自矜大不勝慶快之極謹差某  
官奉露布以聞

劍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破吐蕃  
露布

唐 韋 臯

尚書兵部臣臯等言臣聞天討有罪兵應者將義者  
王尚不亂華師直為壯曲為老多助之至四極爰轉  
正觀則同羅擊延陀開元則九姓殄然吸自商莫不  
來享犯漠雖遠必誅德風翔乎河源武節愔乎了  
率寧人之有指先元戎之啟行用信威光祖宗不以  
賊遺君父恭惟皇帝陛下宣昭義問牧宰武功繼八  
葉之鴻圖暢四征之雄畧懷梟鷄銷殺汾稟印太和  
剪鯨鯢清郊原掃除羣穢王猶允塞我武惟揚奇幹  
善芳各修貢職降支若木咸順指令邈積石之遐陬  
有吐蕃之醜類侵敗王畧倍奸齊盟乘邊將之弱兵  
瞰戎邨之虛候為蛇豕食上國盡盜河湟帥發賊搖  
我疆震驚畿甸騎猛敢於深入鑿群至於親屯倘然  
授兵敢以謀我尚納汙而含垢姑通使以結和清水  
之盟未乾好時之師已聚指涇靈而徵略閭盟夏以  
擣虛裔德無厭弗悔衽金之禍楚氛甚惡輒與象甲  
之謀蠢爾為孽瑩居匪茹維時南詔慕化中朝先

之質諸羌雖當并力康人之率百濮罔不離心頓顙  
於邊受命于吏斯匈奴之右臂焉南粵以長纓燕貉  
輸致騎之勤晉戎成犄鹿之勢彼既失鐵橋之險我  
遂克戎和之邪盡寇匿於龍虎復度劉于麟塞我  
守將墮我陣隍修戈矛與同仇靡室家不遑處臣等  
請奮其旅以殲乃獬鳳翔振武靈武之騎獵其西邨  
寧大原涇原之兵震其北率山南熊羆之校登東川  
驅虎之師烏蠻撓其腹心回鶻擣其肘腋衆素飽矣  
壹大治之請將陳洎等統五萬軍出十一道濟師西  
頭之半策熱北陸之初逼平七城斬馘萬級獲鎧械  
十五萬計燔堡壘百七十餘遂賈勇而圍昆明將乘  
勝而定青海釋朔方之衆援維州之城九攻九却之  
計窮七縱七擒之威連連執訊矯矯獻囚不然我  
薪而自焚有如破竹之立解拂盧魚潰甌脫兎奔谷  
靜山室行就焉耆之僭區殫域滅沱聞智威之降斯  
皆廟謨淵深神斷天造明見萬里運奇堂上之兵守  
在四邊制勝目中之國勒功湏池之柱植表赤嶺之  
碑一怒安民文之曹也三軍用命克何力焉臣等承

帝之明畝王所愾開遠門揭假坐收西極之舊封紫  
微殿受俘重覩昆明之茂績臣等無任慶快激切屏  
營之至謹遣某官奉露布以聞

昇州行營擒李煜露布 宋 曹彬

昇州行營馬步軍戰棹都部署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臣曹彬等上尚書兵部臣等聞天道之生成庶類不無雷電之威聖君之統制萬邦必有干戈之役所以表陰慘陽舒之義彰弔民伐罪之功我國家啟萬世之基應千年之運四海盡歸于臨照八紘皆入于提封西定巴邛復五千里升平之地南收嶺表除七十年僭偽之邦巍巍而帝道彌光赫赫而皇威遠被頃者因緣喪亂分列土疆累朝皆遇于暗君莫能開托中夏今逢于英主無不掃除惟彼江南言修臣禮外示恭勤之貌內懷姦詐之謀况李煜此是孩童固無遠畧負君親之鞠育信左右之姦邪曾無量力之心但貯欺天之意修葺城壘欲為固守之謀招納叛亡潛萌抵拒之計我皇帝度深含垢志在包荒輒青鎖之近臣降紫泥之丹詔曲示推恩之道俾修入觀之儀期誓詣于闕庭庶盡銷于疑間示信特開于生路執迷自復於危途託疾不朝堅心背順士庶咸懷于憤激君親曲為于愛容但於尊堅之愚幸慮陷

人民于塗炭累宣明旨庶俾自新畧無悛悟之心轉恣陸梁之性事不獲已至於用兵大江特勅于長橋銳旅尋圍其逆壘皇帝陛下尚垂恩宥終欲保全遣親弟從鎰歸迎降天書委曲撫喻務從庇護無所闕焉終懷蛇豕之心不體乾坤之造送蠟書則勾連逆寇肆凶徒則劫掠生民帶我大軍踰周歲既人神之共怒復飛走以無門貌貅竟效其先登蟻虱自悲於相弔臣等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齊驅戰士二取孤城姦臣無漏於網中李煜生擒于麾下千里之氛靈頓息萬家之生聚尋安其在城宮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久在偏方困于虐政喜逢盪定皆遂舒蘇望天朝而無不涕洟樂皇化而惟皆鼓舞有以見穹旻助順海嶽知歸當聖明臨御之期是文軌混同之日卷甲而兵鋒永戢垂衣而帝祚無窮臣等俱乏將才謬司戎律違累一人之睿畧幸成九伐之微勞其江南國主李煜并偽署臣僚已下若干人既就生擒合將獻捷臣等無任歌時樂聖慶快懼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公移

修禮書狀

宋 蘇 洵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僚上言以為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救意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為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妥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為執牴牾語而不可齊一旦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存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威公弒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為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邱甲用田賦丹桓宮

極刻桓宮楠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為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為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為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

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意且使洵等為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參政待却欲乞備錄聞奏

為張中丞代黃賊轉牒 唐 柳宗元

當管奉詔與諸管齊進誅討邕管草賊黃少卿漢軍馬步等若干人各具兵馬數及軍將若干前牒奉處分竊以天啟昌期大功畢集神開興運微惡盡除黃少卿等歷稔逋誅崇宗肆暴恃狡兔之穴踰伏偷安憑孽狐之印跳踉見怪以為威孤不射天網可逃使逼使臣隳犯王畧恣其毒虐逮我誅鋤敵國盡在於舟中還師已期於席上謂宜投戈頓顙面縛乞身歸郡邑於王官效恭獻於天吏而乃繕兵補卒增壘閉途正當天討之辰更積思誅之罪衆輕聞蟻勇方怒蛙纖鷁當強弩之初孤豚憤肥牛之下事同拾芥力易摧枯抄忽蜂腰虛見辱於齊斧突梯鼠首濫欲寄於旋頭勒絕有時不索何獲某拱稽致命執銳忘生車甲既備於小戎鯨鯢豈逃於誅僂竊觀上畧總制中權戰士義激於身心列校勢成於臂指厥張之技盡出於山林拔距之才徧徵於川洞賞懸香餌令布疾雷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投軀不憚於羽檄跋足惟事於牙璋今月某日奉事官朱蘭廻捧受詔命

神飛首勇足蹈心馳聲洽於萬夫勝氣橫於千里  
國容不入屨且入於寢門家事勿闕土已填於左闔  
即以月日全軍出次分道并進所期戮力敢告同心  
孔大夫貞直冠時清明格物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  
精食浮為日固久容府揚中丞以義烈為已任勳襲  
太常安南李中丞以英武為家風業傳奕器竝膺邦  
寄克達皇威南則浮海濟師共集堂堂之陣東則橫  
江誓衆用成善善之功以此鼓行坐觀盡敵刑惟勿  
喜誅有可哀微側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之戮呂嘉  
之威行五嶺終摧下瀨之師嗟此陋微自貽擒滅勉  
成良畫速致殊勲雖荒徼之地固不勞於有征而昇  
平之年將自此而何事書之竹帛實謂揚名事須移  
牒郵管以成犄角舉牒者

晚諭貧富升降榜

宋 黃震

照對本職被命此來專以救荒為第一事對越一念  
惻惻惻惻固甚欲恤貧亦甚欲安富昨到建德路上  
已作劄勸諭上戶出榜晚諭細民預行發去外繼此  
沿途探問乃聞開糶自若米價日增不知稅戶何以  
為心甚至聞金溪管下嘗有饑民羣擾富室此固小  
民之罪獨非富室閉糶之罪乎本職聞開糶者籍搶  
掠者斬此辛稼軒之所禁戒而朱晦菴之所稱述兩  
下乎斷千載不易萬一事有不獲已富職安得尚從  
姑息而已乎今來姑以富室之閉糶饑民之搔擾皆  
本職前項約束未到之先特於本職入境之初再此  
開諭併布心腹願與一州之人共集和平之福  
一今與富室約不數數不抑價不置場并不留片  
紙在官以貽將來吏胥按籍搔擾之患  
右請富室念上天之福祐而富我者果何為官  
司之委曲而勸我者果何在來此價踴躍數急  
糶種德無限得利亦多本職此來專一為百姓  
立而請命于富室富室不聽即以身歸而請

罪於朝廷無緣散一日強顏獨飽於饑民之上  
惟富室思之

一今與小民約官司既以禮勸富室富室必能以  
義救爾民爾民只得心聽候告釋

右仰爾民當知貧富不同各有天命荒年方仰  
富室為衣食父母不可苟生怨望富室之心安  
分忍耐度此難厄凶荒之後必有豐年他日尚  
要做人今日不可胡亂做事有犯到官決不輕  
恕未能救命反先得罪惟爾民戒之

一急難者富室也待釋者饑民也官司既不以文  
移滋吏奸則通此脉終於公私上下之間者鄉曲  
好誼之士也

右請貴富之賢學校之英鄉閭岩穴抱道未仕  
之彦各以天地民物為心各以父母鄉邦為念  
以義理感動鄉之富者以恩威開諭鄉之貧者  
以施行之未富事宜之未悲告為州縣之耳目  
不接者其所宏濟何可論云蓋聞天之生人惟  
有愛人人衆不能盡皆契天天定則又時加汰

治凡有饑厄之歲皆其升降之機富室在豐年  
賢否未知也及至荒年或惻怛而濟或頑忍而  
不恤富室之賢否分矣小民在豐年善惡未白  
也及至荒年或堅忍而守分或無賴而妄作小  
民之善惡見矣賢否既分善惡既見天之升降  
生人於斯乎決於是富者或自此而貴顯或自  
此而禍敗此升降也貧者或饑過而溫厚或官  
刑而滅亡此升降也天道循環轉自昔皆然但人  
生只見目前往往顛倒其中而不自知若賤之  
百年之前要之再世之後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貧富易位升降曉然可以觀天矣是當思所  
以契天矣此皆吾州賢人君子之所素知更請  
推廣其說遍諭此意人心不甚相遠必有惻然  
動心者須至曉諭

符命

封禪文

漢 司馬相如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生民歷選列辟以迄於秦率  
通音踵武述聽者風聲紛綸歲祀湮滅而不稱者不  
可勝數也繼昭夏崇號謚畧可道者七十有一君罔  
若淑而不昌時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  
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雖見可觀也書  
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  
莫賢於后稷后稷勦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  
改制爰周鄧隆大行越成而後陵遲衰微千載無聲  
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于前謹遺教于  
後耳故執迹夷易易遵也湛恩厖洪易豐也憲度普  
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  
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攷  
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  
之德委涌原泉沕滴曼羨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  
九垓下沂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愜氣橫流武節  
歲逝通阻游原迴闊泳沫首惡湮沒闇昧昭晰昆蟲  
閭澤回首面內然後圖騎虞之珍羣徵虞虞之怪獸



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觥共抵之獸獲周餘放適於  
岐招翠黃采龍於沼鬼神接靈囿賓於間館奇物謫  
詭儼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  
禪蓋周躍魚隕抗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  
介邠不亦惡乎進讓之道何其典與於是大司馬進  
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隄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  
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  
特觴見意泰山梁父設壇塲望幸蓋號以况榮上帝  
岳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挈三神之歡  
缺王道之儀羣臣愚焉或曰且天為贊閭示珍符固  
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亦各  
竝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  
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為進越也  
故聖王不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彰  
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皇皇哉此天  
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  
因禋緡紳先生之畧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以  
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被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

襲舊六為七穗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  
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允保鴻名而嘗為稱首者  
以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  
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遣思廼慮總公卿之議詢封  
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遊滋液滲漉  
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生曷嘗非惟雨之又潤澤之  
非惟偏之汜布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  
望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  
白質黑章其儀可喜政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  
今親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爾於舜虞氏以興  
濯濯之麟游彼靈峙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  
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  
采色炫曜煥炳輝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  
云受命所來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論以封  
禪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  
德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  
至尊歲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

典引并序

漢班固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毅杜矩展隆都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奏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臣等對曰此贊賈誼過秦篇言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問此論非耶將見問意閒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濟行無節但

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新義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最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蓋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益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或萬分之一猶敢發憤

憑覺悟童蒙尤揚大漢鼓聲前世然後還入清聖死而不朽臣固愚慙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與有浮而清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民主五德初起同乎草昧元混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厥有六號紹天闡繹莫不開元于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夏乎其書猶可得而修也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陶唐含允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間而恒文垂彞倫敷而舊章闕故先命元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永相祖宗贊揚廼詰備哉燦爛真神明之式也雖臯夔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禍矣是以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燦胡縊莽分尚不泄其謀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謙靡號師矢敦奮揚之容蓋以庸

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蓋孔佐  
之宏陳云爾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詰誓所不及  
已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順可探也竝聞迹於一簣  
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秉其命賜彤  
孤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宗之不恪至於參伍革夏  
京遷鎬毫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是故誼士  
華而不敦武備未盡獲有慚德不其然歟亦猶於穆  
猗那翕純緌緌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發祥流慶  
對越天地者烏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誕畧有  
常審言行于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矧夫赫赫聖漢  
巍巍唐基沂測其源乃先乎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  
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緌熙神靈日照光被六幽仁  
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憲無回而不泯微胡瑣  
而下頤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先不興鋪聞遠  
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宏厥造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  
光外運渾元內需毫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  
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  
無與亢乃始度筆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

制作至於遷正燕色賓監之事渙揚宇內而禮官儒  
林純用萬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渥無乃  
蕙歟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  
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洽  
處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洽燔瘞懸沈肅祇羣神之  
禮備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圃  
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輝米鱗于沼甘露宵零于豐  
草三足軒翥于茂樹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  
合謀窮祥極瑞者朝夕坳收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  
洋溢乎要荒昔周有素雉朱鳥元拒黃鰲之事耳君  
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我如也蓋用昭明寅  
畏承丰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履以懿鑠  
豈其為身而有顓辭也若然受之亦宜勤愆族力以  
充厥道敬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夫  
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聖乎也體行德本正性  
也達吉丁辰景命也順命以制制定性以和神答三  
靈之繁祉展敬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  
聖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初天乎伊考自遂古乃

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  
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時聖上固已垂精游  
神包舉藝文屢訪羣儒諭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  
淵源有藪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既感羣后  
之謹辭又悉五繇之碩慮矣將辭萬嗣揚洪輝奮景  
炎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  
之大律其疇能互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唐貞符解

柳宗元

負罪臣宗元惶恐言所貶州量移流人吳武陵為臣  
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  
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  
咄咄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狂亂後  
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公甚失厥  
趨臣為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于生  
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年無極之義本末閎闊會貶  
逐中報不免究備武陵即扣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  
辱故休缺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未  
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為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  
于時獨不為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代臣死無所憾  
用是自次曰孰稱古初朴蒙倥侗而無爭厥流以訛  
越乃奮擊閭怒振動專肆為淫惑曰是不知道惟人  
之初摠摠而生林林而羣霜雪風雨雷電暴其外於  
是乃知架巢穴枕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敗  
其內於是乃知噬禽獸咀果穀合隅而居交焉而爭  
際焉而鬪力大者搏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軋

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為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十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急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造其兵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劑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才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捥莫不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稍可為也而非德不樹故仲尼叙書於堯曰克明峻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祇承於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萬民於武王曰有道會稽稽揆典誓負哉維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妖淫囂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元為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為以為符斯皆說誦闕誕甚可羞也而莫知本於厥貞漢用大度克懷于有氓登能庸賢濯癘照寒以廖以熙茲其為符也而其妄臣妄乃下取他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於無知之氓增以騎虞神禹魯殿縱吏俾東之太山石間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成故

卒奮驚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昭厥德魏晉而下亂鉤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較乎無以譏為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為禹跨九垓以為鑑費以毒燎煽以霍始其人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蕩沃蒸為清氣疏為冷風人乃溲然休然相喘以生相持以成相弭以寧割屑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乎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折抵持奔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祇于元德徒奮袒呼馮迎義旅譁動六合至于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咸殄戮咸隆厥緒無劉於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踴躍謳歌灑灑和寧帝庸威懷惟人之為敬莫厥賦積歲于下是為豐國鄉為義康歛發謹勅歲丁大祀人以有年簡于厥初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夫大生而擎愷悌祇敬用底于理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不揚于後嗣用垂于常式十聖濟厥治孝仁

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  
末末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  
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未  
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高之王以桑  
穀昌以雄雉大宋之君以德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  
弱白雉亡漢黃犀死恭惡在其為符也不勝唐德之  
代光昭明濬深鴻龐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郊廟文  
之雅詩祇告于德之休帝曰謹哉乃熙休祥之泰貞  
符之與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祇于邦治

以敬于人事其詩曰

於穆敬德黎人皇皇惟貞厥符浩浩將將仁函于膚  
刃莫畢屠澤寒于費沸炎以濟珍厥凶德乃毆乃夷  
懿其休風是熙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賊微而歲  
厚我稂穰形輕以清我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  
十聖嗣于理神后之子子思孝父文亦惠已拱之戴  
之神具爾宜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宜鑒于  
仁神之曷侔宜仁之歸滌訟于北祝栗于南幅員西  
東祇一乃心祝唐之祀後天罔隆祝皇之壽與地咸

久曷徒祝之心誠萬之神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彌萬  
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末末毗之人增以崇曷不爾  
思有號于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出師表

漢 諸葛亮 文選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

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謂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

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過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駘之力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忠盡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詠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

離臨表泣涕不知所云

再出師表

漢 諸葛亮

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胃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初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

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為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王閭芝丁立白壽劉卻鄧銅等及曲長也等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實叟青羌散騎武騎千餘人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交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殺敗神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王士驥云遂并江東以下似有一轉大要以劉繇王朗自譬而以孫策譬曹丕王元美亦云此本出於張溫然記容有脫誤



諫重討高麗表

唐

房元齡

文苑英華

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暨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為中國患害無過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其後延陀鴟張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已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竄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歷代通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主虐民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日即拔遼東前後擄獲數日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宿耻掩隋陵之枯骨比功校德萬倍前王此聖主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於率土孝德彰於配天觀喬翟之將亡則指期數歲授將帥之節度則決機萬里屈指而候驛視景而望書符應若神算無遺策擢將於行伍之中取士於凡庸之末達高單使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問箭穿七札弓貫六鈞加以留情墳典屬意篇什筆邁鍾張詞窮賈馬文鋒既振則官商自諧輕翰翬飛則花葩

競發樛萬姓以慈遇羣臣以禮褒秋毫之善解吞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愬斯絕好生之德禁障塞於江湖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鳬鵠荷稻梁之惠犬馬蒙帷蓋之恩降尊吮思摩之瘡登堂臨魏徵之柩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負填道之薪則情感天地重黔黎之大命特盡心於庶獄臣心識昏憤豈足論聖功之深遠談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衆美而有之靡不備具微臣深為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寶之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幾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為陛下惜之者蓋謂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臣為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裔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理古今以魚鱉畜之宜從濶略必欲絕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況今兵土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戰陣之間委之於鋒

办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  
慈母望轉車而掩泣抱枯骨而摧心足變動陰陽感  
傷和氣實天下之冤痛也且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  
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而陛下誅之可也侵擾  
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又長能為中國患而陛下除  
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為媿今無此三  
條坐煩中國內為舊主雪怨外為新羅報仇豈非所  
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誠以  
保萬代巍巍之名發霈然之恩降寬大之詔順陽春  
以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  
然華裔慶賴遠肅邇安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所恨  
竟無塵露微增海嶽謹慶殘魂餘息豫代結草之誠  
儻蒙錄此哀鳴即臣死骨不朽也

論刑獄表

唐

朱敬則

文苑英華

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  
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捐不急之官計日受功疾耕  
急戰人繁國富遠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  
可行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  
焚也既而鋒鏑已銷石城又毀即可易之以寬大潤  
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秦則  
不經滛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  
也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禁陽成皋之間糧饋  
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効一奇惟進豪猾之材  
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尚戢金鼓之聲未息  
傷夷之痛尚聞二子顧盼雍容綽有餘態乃陳詩書  
說禮樂開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  
之安事詩書乎對曰陛下馬上得之可馬上治之乎  
高皇默然如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  
子之尊方覺帝王之貴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排  
二子而不收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  
材復道爭功張良以知其變拔劔擊柱吾屬不得無

謀即啓漏難踰何十二帝乎亡秦是續何二百年乎  
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禮經者先王之陳迹然則  
祝祠向卑芻狗須投淳精已流糟粕可棄仁義尚捨  
況輕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也蒙三叔流言四凶  
構難不設鈎鉅無以應天順人不峻刑名不能摧奸  
禁暴故置神廬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  
露神道助順無辜不除人心保能無妖不戮以茲鈔  
算窮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謀盡天人之秘術故能計  
不下席聽不出閭蒼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偉哉無  
德而稱也豈比造功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折  
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  
拯溺不規行療饑非鼎食即向時之妙筵乃當今之  
芻狗也伏願鑒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  
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毀見幾而作豈勞終日乎陛下  
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制立章程下  
恬愉之詞流曠蕩之澤去萋斐之牙角頓奸險之鋒  
銑杜告密之源絕羅織之跡使天下黎人坦然大悅  
豈不樂哉

請罷姚州也戍表

唐 張柬之 文粹

臣東之言臣伏聞姚州者古哀牢之舊國絕域荒外  
山高水深自生人以來泊於後代不與中國交通前  
漢唐蒙開夜郎滇祚而哀牢不附至光武末年始請  
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氈罽之稅  
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進貢  
歲時不缺劉備據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  
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  
選其勁卒利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征之後  
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  
深今鹽布之利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  
於軍行實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  
人受役蠻裔肝腦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漢以得利  
既多歷傳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  
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傳南越蘭津渡蘭倉為他人蓋  
言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為蠻夷之所驅役也漢復  
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諸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  
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際於千

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  
竊為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  
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置留  
兵有三不易大率以置官裔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  
運糧為患更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但粗設紀綱自  
然久定臣竊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裔之術今姚  
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葛亮且縱且  
擒之技惟知詭謀狡筭恣情剝貪叨刼略積以為  
常扇動箇渠造成朋黨析支詔笑取媚蠻裔拜跪趨

伏無復慙耻提挈子弟唱引兇愚聚會蒲博一擲累  
萬劔南遁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戶見散在此州專  
以掠奪為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  
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為羣蠻所殺前朝遣  
即將趙武貴討擊及蜀兵應時破敗焦類無遺又使  
將軍李義德等往即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州遂廢  
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其言遂驗至  
垂拱四年蠻即將王善寶昆州樊乾福又請置州奏  
言所課稅自出姚府管内更不勞擾蜀中及置州後

錄事參軍李稜為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奏請於  
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搔擾于今不  
息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不可勝數國家  
設官分職本以化俗防姦無耻無厭狼籍至此今不  
問裔夏負罪並深見道路刼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  
驚擾為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隸雋府歲時朝覲  
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悉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  
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來往增萬府兵選擇清良宰  
牧以統里之臣愚將為穩便

請抑損外戚權寵并乞佐外郎表

唐 武平一 文粹

臣平一言緣修起居注大史監每季有牒臣伏見從去歲已來屢有災異焚惑入羽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大角臣伏按舊史文志咸非休吉之感或爲咎徵之兆臣聞災不妄生變不虛設象見於上人應於下其理昭彰有如影響陛下嗣膺鴻業當畏上元故皇天不言以災青譴誠詩曰敬天之怒不敢驅馳又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臣伏

見陛下孝愛因心敦崇戚族澤濡后氏恩合外家位以慈周榮因惠假臣當宗親階越三等家有數侯既忝國姻復叨枝屬朱輪華轂金榜瑤簪過東漢之梁鄧邁西京之許史光輝焜煌古今所絕誠陛下睦於親寵降於慈貸臣未息機謀深近竊贖恩彌崇而議彌積位逾厚而疊逾擁臣又聞月滿必虧日盈則蝕春秋有交謝之禮星律有輪環之次時不再來榮難久藉昔永淳之後藩維構孽王室多難先聖考運從權時居實歷臣諸房等地惟宗子爵列杆城竊祿疏

封屢迴星紀令皇明復辟聖政惟新自合恭守園廬逢承雨露庇影椒房之末階親槐里之餘今乃再假寵靈驟貽獎渥姻從日茂爵封如初但見昇崇無聞損降高班厚位遂超涯極以此或陰氣僭陽乾文告變且項年已來河洛汎溢東都西京俱有水潦蓋以陰氣太盛所致昔王家驕貴梅福上書竇氏專權丁鴻進諫臣伏思古來后妃之始自呂霍上官閭董之氏皆以恩寵過深驕盈僭溢一朝傾覆竟無焦類易曰不遠而復又曰鼎折足覆公餗伏願思抑損之宜運長遠之策或令安車就第使剖符臨州遠之以機權錫之以閑逸上恭乾乾之惕下全親親之道則肅彰國圖殷鑒後葉臣豈招酷罰待斃苦壤聖心不棄窮微備官史冊哀緒莫申餘陰無幾精魂屢竭昭恤末流如將有補明時不矜荒急伏乞假名外郎遂禮私庭冀存識爽少訓醜冒臣瞻光視漏豈復支久既因災時誠兼宗國俯揆殘骸退深荒越

奉天論延訪朝臣表

唐陸贄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穴宮禁陛下思戀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儒尊慕行義荷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壅鬱之情宏採拔之道自獻荅奏迨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訓詰未審宸旨以為何如如

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由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悽悽血誠復願披瀝煩黷冒豈不慙惶益犬馬感恩思效之心瞢瞢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為人情者聖王之田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測於易象其列卦也乾下坤上乃為泰乾上坤下乃為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乃

為損乾為天為君坤為地為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卑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也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其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於己人必怨而叛上矣其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

舟喻人為水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居人之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與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誠不可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

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燦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耻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之德則曰稽于衆捨已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於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而輔德詢衆以成是則德益盛而慮益微功愈高而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汝魚然於中國欽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己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慎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人卒狂言自用也前史敘桀紂之惡曰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言耻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跡鑑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

不盛相應以類影響不差故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自秦漢暨於周隋其間將歷千載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為異跡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趨者必覆多同於善則功倍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同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殊臣請復為陛下粗舉近效之尤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俾日月英略施於百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怵以危亡為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進廷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待臣咨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

召宰輔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得  
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  
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  
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伏以太宗之  
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  
之於理道可一日不接乎高宗幼年亦親聽納故當  
時翕然歸美以為有貞觀之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  
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  
之業滋久倦怠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  
之耿光寢遠中宮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  
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  
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危雖亂匪自他然其  
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皆嬖  
倖亂朝忠義不達元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  
忠克己從諫專用舊老廣採羣才大臣不敢壅下情  
私懷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成謂  
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  
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

意趨利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為樂有深謀遠慮  
者謂之迂誕驚衆有謹言切議者謂之誹謗邀名至  
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諫曹以頌義為奉  
職法吏以識旨為當官司府以厚歛為公忠權門以  
多賂為聞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迴天之淫禍  
機熾然燄燄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  
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  
大盜一興至今為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  
忠鯁之佛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  
大失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  
符乎太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啓誠府推心與人  
豁披胃襟忘己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  
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  
則有親雖時經艱屯而衆不離析理尚寬大務因循  
而重改作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時亦宣諭  
德令課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含以容默性本仁恕  
事多宏讓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  
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邁絕人倫



武畧雄圖牢籠物表憤積習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自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將務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誣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丹墀之間且未相論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列對使臣別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遠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故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觀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貪諂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人萌乎安汰今陛下將欲悔禍徵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

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鑑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因則何以孚聖懷揚令聞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斯義輒以獻聞自爾以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臣惶怖死罪謹言

論佛骨表

唐 韓

愈 文苑英華

伏以佛者裔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

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渡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

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憾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嘗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街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通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狗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說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裔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

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  
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  
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  
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  
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  
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  
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  
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  
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

臣不怨悔

表

請勸

勸進表

晉 劉琨 文選

建興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匹碑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匹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宏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琨臣匹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文重光四聖武惠懷愍繼軌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自元康惠帝以來難禍繁興永嘉懷帝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愍帝建舊物克甄誕受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臣

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薦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凌弱天邑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沈鹵廷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况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琨臣匹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未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啟聖明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霸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主諸侯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元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囂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遺夷羿宗姬之離犬戎幾以過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伏大順以肅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

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咏况茂勛格於皇天清輝光於四海蒼生顙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且宣王之允惟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咏徽猷訟獄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盖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味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於枯槁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琨臣匹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竊伺國瑕隙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卹

哉陛下雖欲逡巡其告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于國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閭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睦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胸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遙覩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具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琨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主簿臣辟閭訓臣匹碑遣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宗劬輕車將軍關內侯臣郭穆奉表臣琨臣匹碑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為王僧辨勸梁元帝初表 梁 沈 炯

衆軍薄伐遂次九水即日獲臨城縣使人報稱侯景弑逆皇帝賊害太子宗室在寇庭者並罹禍酷六軍慟哭三辰改曜哀我皇極四海崩心我大梁暴虎搢緒基高啓祚太祖文皇帝狗彘作聖肇有六州高祖武皇帝聰明神武奄龕天下依日月而和四時履至尊而制六合麗正居貞大橫固社四葉相係三聖同基蠢爾凶渠遂憑天邑閭闔受白登之辱象魏致堯城之疑雲辰承筆一朝俱酷金縢玉幹莫不同冤悠悠彼蒼何其固極臣聞喪君有君春秋之茂典以德以長先王之通訓以康則牧豎撫職祀憂所以配天平王則居正東遷宗周所以卜世漢光以能捕不道故景歷重昌中宗以不違羣議故江東可立疇今考古更無二謀伏惟陛下至孝通幽英武靈斷當七九之厄而應千載之期啓殷憂之明而居百王之會取威定霸險阻艱難建社治兵載循古道家國之事一至於斯天祚大梁必將有主軒轅得姓存者二人高祖五王代實居長秉屈完而陳諸侯拜子武而服大

輅功齊九有道濟生民非奉聖明誰嗣下武臣聞日月貞明太陽不可以闕照天地貞觀乾道不可以久惕黃屋左纛本為億兆而尊鸞輅龍章蓋以郊禋而貴寶器存乎至重介石慎於易差黔首豈可以選無君宗祏豈可一日無主伏願陛下掃地井中柴天改物事迫凶危運鍾擾攘蓋不勞宗正奉詔博士擇時南面即可居尊西向無所讓德四方既有奉八百始可同期殘寇潛居器藏社處乾象既傾坤儀已覆斬莽輓車燒卓照市廓清函夏正為瑩陵開雪宮闈庶存鍾鼎彼忝離離伊何可言陛下繼明闡祚即宮舊楚左廟右社之制可以權宜五禮六樂之容歲時取備金芝九莖瓊茅三脊要衛率職尉候相望坐廟堂以朝四裔登靈臺而望雲物禪梁甫而封泰山臨東濱而禮日觀然後與三事大夫更謀都鄙左瀍右澗夾雒可以為居抗殿疏龍惟王可以在鎬何必勤勤建業也哉臣等不勝控款之至謹拜表以聞

勸進梁元帝表

梁 徐 陵

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居代維賢終慕高皇之祚無為稱於革鳥至治表於垂衣而撥亂反正非聞前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災運猶昌枝分南頓豈得掩顯聖於軒轅非才子於顓頊莫不因時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出震等於勛華鳴謨同於旦奭握靈秉鉞將在御天王勝珠衡先彰元后神祇所合非惟太室之祥圖謀斯歸何止堯門之瑞若夫犬考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以作訓生民

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萬機允文允武包羅羣藝擬茲三大賓是四門歷試諸艱咸熙庶績斯無得而稱也自元妄為象鍾禍上京梟獍虔劉宗蕩墜銅頭鐵額興暴皇年封狝修地行災中國靈心所宅下武其興望紫極而行號瞻丹陵而殞慟家寃將報天賜黃鳥之旗國害宜誅神奉元狐之錄尅李軼於河津征陶諫於海岱滕公擁樹雄氣方嚴張繡交兵風神彌勇忠誠貫於日月孝義感於冰霜如雷如霆非貌非虎前驅致命元惡斯殲既挂膽如西州方燃臍

於東市蚩尤三塚寧謂嚴誅王莽千段非云明罰青羗赤狄同界狼豺胡服裔言咸為京觀邦畿濟濟還見隆平宗祀愔愔方承多福自氛氲渾沌之世驪連栗陸之君卦起龍圖文因鳥跡雲師大帝非無戰陣之風克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星纏東井時破峭潼雷震南陽初平尋邑未有援三靈之已墜救四海之羣飛赫赫明明翼行天罰莫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卿雲似蓋晨映姚鄉甘露如珠朝垂原寢芝房感德咸出銅池萸萸伺辰無勞銀剪重以東漸元兔西踰白狼高柳生風扶桑御日莫不編名屬國歸貢鴻臚荒服來賓遐邇司慶其文昭武穆附粵也如彼天平地成功業也如此又應旁求掌故詢詔天官勘酌繁昌經營高邑宗王啓霸非勞武德之侯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揚龍旂以饗帝御鳳宸以承天歷教在躬疇咨為讓去七月二十七日兼散騎常侍柳暉等至鄴伏承聖旨諫中為而不宰或云洛陽未復亟谷無泥旋駕金陵方膺天睟愚謂大遼少昊非有定居漢祖殷宗皆無恒宅登封岱嶽且署明堂巡狩荊州

時行司隸何必西瞻虎踞乃建王宮南望牛頭方稱  
天闕抑又聞之元珪既錫蒼玉無陳乃械櫟之愆期  
非苞毛之不貢雲和之室久廢甘泉孤竹之管無聞  
方宅豈不懼與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振萬邦之命  
豈遂巡固讓方示石戶之農高謝為君徒宏箕山之  
容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率土翹翹蒼  
生何望昔蘇季張儀違鄉負俗尚復招三方以事趙  
請六國以尊秦况臣等預奉皇華親承朝命珪璋特  
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加牢貶館隨世汙  
隆瞻望鄉闕誠均休戚但輕生不造命與時乖等一  
介之行人同三危之遠擯承間內殿事絕耿弇之因  
封秦邊城私等劉琨之哭不勝區區之至謹拜表以  
聞

代翰林院勸進表

明 蘓伯衡 文衡

伏以續百王之正統莫大乎宅尊得萬國之驩心宜  
先於建極蓋惟體元而居正斯足應天而順人是  
以高帝開基甫四載而即位於汜水世祖興復僅一  
年而踐祚於鄆南雖遠略之不遑而丕禰之是講義  
有攸當道在隨時中謝欽惟 躬膺歷數之歸德合  
乾坤之大元符顓握江左首平黃鉞再麾潯陽邁定  
僭偽兼收於漢寧提封奄奠於樊襄來享來遲南交  
廣西隴蜀于壘于理左濠泗右河淮含齒食毛者咸  
懷俟載阻兵恃險者悉就誅擒惟聖人兼愛之心委  
上將專征之任義旗所指羣帥之內附肩摩仁聞所  
孚連城之款降踵至蓋師出以律而民遂其生斯不  
戰而屈人故大悅而歸已今則士誠梟首於闕下會  
稽通籍於域中弓矢永橐輿圖載闕此皆二儀協贊  
以申保佑之休百神効靈以開混一之運豐功盛烈  
之著揆諸二帝則已多大寶鴻名之膺質諸兩漢則  
已晚是雖聖明謙讓之節夫豈幽顯仰望之情臣念  
眷命不可久違謳歌難以固拒輒陳愚懇冒瀆宸嚴



伏望仰體天心俯從人欲特頒明詔俾擇良辰講其禮而正其名以其德而居其位則郊廟社稷萬靈永有所主華夏蠻貊億載得以承事

爲中書門下請追尊號表 唐 杜牧文苑英華

臣某等言伏以收復河湟廓開土宇北絕梓嶺西過榆溪壯中夏起塞之雄奪西戎理弓之地至使強酋不敢觸鋒山鎖七關地闢千理歌狸首而息射詠杜以勞旋聖德神功超今越古某月日臣某等於延英殿面奉德音陛下以克定舊疆獲成先志歸功祖考追尊鴻名臣等伏念國家之爲理也溢三皇之軌躅奮百代之上下天寶之末天下大寧恃富貴而醉飽非虞韜干戈而克逆僭作大歷貞元之際河北河南之地朝廷行姑息之政郡國皆叛亂之臣苟且之令行畫一之法廢日增月長雄唱雌和李錡宗子劉闢書生東據石頭西斷劔閣朝廷所有惟止西京伏惟憲宗皇帝順上帝之心酌列聖之法爵不踰德舉不失賢親端莊之正人去側媚之邪士然後提挈綱紀震疊雷霆誅夷群兇洒掃四海百度如律九功可歌天業益張聖統無極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伏惟元和之初實開中興之業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修先王之大

道行天下之達德廣問延諫褒直盡下首雪冤獄常  
對法官是虞舜卹刑文王慎罰無以過也開張聰明  
延納諫諍守職業者無職不舉被言責者無事不言  
皆獲甄昇豈惟假借夫仲尼以三人有我師大禹以  
愚夫能勝予是仲尼之好問大禹之拜言無以過也  
是以百姓手足皆安於錯置四海風俗益臻於和平  
尚猶子夜觀書日昃聽政下採人病上求天端帝典  
曰聖敬日躋湯銘曰日日新是誠陛下之德有以方  
之仲尼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遜仰陛下之至理知  
孔聖之可驗矣西戎強盛自古無之包有引弓之人  
盡臣跨馬之國天下獻力徼邊不克四海輸賦養兵  
不足廣川薦草盡為所有健兵倖馬不可當鋒雖李  
廣材能充國沉勇但能閉壁豈敢交綏伏惟聖敬文  
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畜睿美於雲漢之表畫聖謀  
於造化之先捕禽將軍射聲校尉羽林突陣之騎酒  
泉校尉之兵親自指蹤同時受命信星効祉靈旗呈  
祥壁壘言言而洞開渠魁疊疊以自縛解解削衽投  
戈委弓懾怛威靈懽呼冠帶破種徙域空漠爭邊指

北海而封燕然中西域而立幕府鄭吉之理烏壘班  
超之鎮他乾大庇生人一寬天下昔漢武帝之逐北  
鹵四海耗半殷高宗之伐鬼方三年乃克尚書班史  
稱德詠功今陛下用仁義為干戈以恩信為疆場所  
求必至有開必先不遺一矢不煩一刀洗八聖回首  
之恨刷百年亡地之羞小雅盡興大業無極為而不  
有歸功先帝禮曰天子有善讓善於天仲尼曰武王  
周公其達孝乎蓋以善於繼述能光祖考今者陛下  
謙讓之道符於禮經繼述之事稱於孔聖臣等待罪  
宰相目覩昇平謹具太常追尊順宗皇帝憲宗皇帝謚  
號如前伏候勅旨

表

進獻

進刑統表

宋 竇 儀 文鑑

臣聞虞帝聰明始恤刑而御物漢高豁達先約法以臨人蓋此冊書輔於皇極禮之失則刑之得作於其處又慮混雜律文本注並加釋曰二字以別之務令檢討之司曉然易達其有今昔浸異輕重難同或則禁約之科刑名未備臣等起請摠三十二條其格令宣敕削出及後來至今續降要用者凡一百六條今別編分為四卷名曰新編敕凡釐革一司一務一州一縣之類并於大例者不在此數草定之初尋送中書門下請加裁酌盡以平章今則可否之間上繫宸鑒將來若許頒下請與式令及新編敕兼行其律并疏本書所在依舊收掌所有大周刑統二十一卷今後不行臣等幸偶文明謬參憲法金科奧妙比虧洞達之能丹筆重輕徒竊討論之奇將塵睿覽惟候嚴誅

進修唐書表

宋 歐陽修 文鑑

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蹟與其典章制度之美宜其粲然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又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昧補緝缺亡熙正偽謬克傳一家之史以為萬世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伏惟陛下有虞舜之智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和平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講誦六經考覽前古以謂高周以來

為國長久惟漢與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高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嘆也乃因適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所聞於是刊修官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知制誥臣歐陽修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臣宋祁編修官禮部郎中知制誥臣范鎮刑部郎中知制誥臣王疇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臣宋敏求秘

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郎臣劉義叟等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祕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網條具載別錄臣公亮曲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典稱明詔無任慙懼戰汗屏營之至

上資治通鑑表

宋 司馬光 文鑑

臣光言先奉勅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疎凡百事為皆出人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君王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嘗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闕國家興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庶使前後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睿

睿智之性數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踴躍奉承惟懼不稱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殿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祕閣書籍賜以御府筆墨綉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為承受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進御先帝違棄羣臣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錫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身喪志未足報塞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遺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不任治

劇乞就冗官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兩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既無他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徧覽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若烟海抉擿幽隱校計毫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一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搜尋為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迄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抵牾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無所逃臣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重念臣違離闕廷十有五年雖身處於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之左右願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鈐藥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嶽臣今筋骸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陛下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閑之燕特賜省覽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

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

進大學衍義表

宋 真德秀

臣德秀言伏惟九月十五日尚書省劄子為臣具奏乞授進所撰大學衍義奉聖旨令疾速投進者伏以汗竹雖屢何補聖經之奧食芹欲獻誤承天語之溫以十年纂輯之餘欣一旦遭逢之幸臣德秀惶懼惶懼頓首頓首惟大學設八條之教為人君立萬世之程首之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以齊家治國見修己為及物之原魯子之傳獨得其宗程氏以來大明厥旨逮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晚而知趣謂淵源遠矣實東魯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粲然迺南面臨民之要道曩叨侍從論思之列適當奸諛蒙蔽之時念將開廣於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兇難進於堯朝豈魑魅能逃於禹鼎不量菲薄欲効編摩遽罹三至之譴徒結九重之戀既投閒而置散因極意以所精畎畝不忘君每憐憐于報上藩牆皆置筆幾硤硤以窮年首剏聖賢性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皆聚此書

凡諸老先生之講明粗加該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  
尤極形容載瞻海岳之崇深期効涓埃之補裨茲蓋  
恭遇皇帝陛下乾旋坤轉日就月將於緝熙單厥心  
基命適隆於成后念終始典於學遜志克邁於商宗  
方將切磋琢磨而篤於自修定靜安慮而進於能得  
事欲明於本末理期貫於精粗適粹成編冒厯清燕  
止其所止願益加止善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  
之化臣干瀆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進宋史表

元 阿魯圖 文類

竊惟周公念先業之艱難七月之詩是作孔子論前  
王之文獻二代之禮可言故觀趙氏隆替之由足見  
皇王混一之績欽惟世祖初由宗師親總大軍龍旂  
出指於離方羽葆歸登於乾御櫛風沐雨詎辭跋履  
之勞略地攻城咸遵稟授之筭揚舡而平江漢卷甲  
而克襄樊恭行弔伐之師昭受寵綏之寄及夫收圖  
書於勝國輯輔皞於神京拔宗臣而列政塗載宋史  
而歸祕府然後告成郊廟錫慶臣民推大賚以維均  
示一統之無外樞筵偃武既編戡定之勲翰苑摘文  
尋奉纂修之旨事機有待歲月易遷累朝每切於繼  
承多務未遑於制作 恢宏至道紹述丕謨往論前  
言樂討論於古訓祖功宗德思揚厲於耿光唯我朝  
大啓基圖彼吳會後歸版籍視金源其未遠紉石室  
以具存及茲累洽之時成此彌文之典編劇分局彙  
粹為書起自東都迄於南渡紀載餘三百載始終終  
一再尋考夫建隆淳化之經營景德咸平之潤色慶  
歷皇祐以忠原美風化元豐熙寧以聰明恭憲章訓

致紹聖紛紜崇寧荒亂治忽昭陳於方冊操存實本  
於宮庭其乃建炎紹興之圖回乾道淳熙之保乂正  
直用則人存政舉和佞進則臣辱主憂光寧之朝僅  
守社稷理度之世日蹙封疆顧乃拘信使以渝盟納  
叛臣而侵境由姦權之擅命啓事興以召兵厥後瀛  
國歸朝吉王航海齊亡而訪王蠋乃存秉節之臣楚  
滅而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載惟貞元之會合屬當  
泰道之熙明衆言淆亂於當時大誼宣昭於今日矧  
先儒性命之說資聖代表章之功先理致而後文辭

崇道德而黜功利書法以之而矜式彛倫類是而匡  
扶雖微董狐直筆之可稱庶逃馬遷寡識而輕信至  
若論其有弊亦惟斷以至公大暨聲容盛而武備衰  
論建多而成效少且辭之繁簡以事而文之今古以  
時舊史之傳述既多雜記之蒐羅又廣於是參是非  
而去取權量約以損增事嚴既計於疾徐日積亦虞  
於怵惕臣等忝司當揆實預提綱周詢在局之言靡  
不究心乃職第述作之才有限而報效之志無窮倘  
垂清燕之規尚助緝熙之益曰若帝堯曰若帝舜惟

聖心稽古之功監於有夏監於有殷乃臣子告君之  
道



進授時歷經歷議表

元 楊 桓 文類

協時正日國政之大端章往考來歷書之明驗一或失應衆所共瞻豈天運之靡常殆人為之未密昔稱作者初匪一家其始也莫不精微未幾則旋聞踈濶盖由年拘積筭日括周分不知闕測以考真率多傳會以求合必欲行於永久詎容失之毫釐幸當累洽之辰共仰同文之治事加詳覈法貴變通欽惟皇帝陛下政順陰陽德齊穹壤燭消息盈虛之理得裁成輔相之宜爰命文臣若稽乾象晝則考求實晷夜則揆度中星察氣朔之後先定躔離之朏朒精思密索討本窮原革前人苟簡之規成盛代不刊之典其爲要旨具載成書所有授時歷經三卷立成二卷轉神注式一十三卷歷議三卷已繕寫成二十一冊隨表上進干冒天威不勝惶懼震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進大明律表

明 宋 濂 文衡

臣聞天生烝民不能無欲欲動情勝詒僞日滋強暴縱其侵陵柔懦無以自立故聖人者出因時制治設刑憲以為之防欲使惡者知懼而善者獲寧傳所謂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群生者也譬諸禾黍必刈狼莠而後苗始茂方於白聚必去砂礫而後食可食苟梗化敗俗之徒不有以誅之雖堯舜不能以為治夫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漸著其詳并可復知逮魏文侯師於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又衍漢律為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為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為十二篇大槩皆以九章為宗歷代之律至於唐可謂集厥大成矣洪惟皇帝陛下受億兆君師之命登大寶位保乂臣民尊尊弗怠其訓迪羣臣諄復數千言惟恐其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每見於言外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愚民無知陷於罪戾法司奏讞惻然弗寧多所寬宥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唯貪墨

之吏承踵元弊不異白繁中之硃礫永泰中之狼藉也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以臨御以來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今又特敕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為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親御翰墨為之裁定由是仰見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與虞夏帝王同一哀矜也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不可不謹也書曰刑期於無刑言辟以止辟而民

自不敢犯也陛下聖慮淵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準繩實有易書之奧旨行見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血氣者莫不上承神化改德遷善而悉臻雍熙之治矣何其盛哉臣惟謙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明年日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廩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鬪訟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擬唐律以

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為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輕重之宜云謹俯伏闕庭投進奉表以聞臣等誠惶誠懼稽首頓首謹言洪武七年 月 日具官臣 等上表

進元史表

明 宋 濂 文衡

伏以紀一代以為書史法相沿於遷固考前王之成  
憲周家有監於夏殷蓋因已往之廢興堪作將來之  
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朔漠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強  
并部落者十世逐水草以為食擅雄長於一隅逮至  
成吉思之時大會幹難河之上始尊位號漸定教條  
既近取於乃蠻復遠攻於回紀渡黃河以蹴西夏踰  
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為墟世祖承之而  
宋錄遂訖立經陳紀用夏變裔肆宏遠之規模成混  
一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見稱願治之君唯祖訓之  
遵思孫謀之是遺自茲以降聿號隆平豐亨豫大之  
言鼓倡於天歷之世離析渙奔之禍馴致於至正之  
朝孽幸蟲惑於中權姦蒙蔽於外漢網祇因於疏闊  
周網遽至於陵遲風憲皆為不捕之猶將士盡成反  
噬之犬由是群雄角逐九域爪分風流徒沸於重溟  
海嶽竟歸於真主中謝欽惟皇帝陛下奉天承運濟  
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大明出而燭  
火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衆響微鴻音斯播載念盛

衰之故即推忠厚之仁僉言實既亡而名亦隨亡獨  
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求議論之  
公文辭勿至於艱深事迹務令於明白苟善惡瞭然  
在目庶勸懲有益於人此皆天語之丁寧愈見聖心  
之廣大於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禕儒士  
臣汪克寬臣胡翰臣宋禧臣陶凱臣陳基臣趙璘臣  
曾魯臣趙汭臣張文海臣徐尊生臣黃麓臣傅恕臣  
王鈞臣傳著臣謝徽臣高啓分科修纂故上自太祖  
下迄寧宗靡不網羅嚴加搜采恐翫時而愒日每繼  
晷以焚膏故於五六月之間成此十三朝之史況往  
牒舛訛之已甚而他書參考之無憑雖竭忠勤難逃  
疎漏若自元統已後則其載籍無存已遣使而旁求  
俟續編而上進愧其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  
述之未周殊無寸進臣瀛祇司鈞軸幸覩成書信傳  
信而疑傳疑僅克編摩於歲月筆則筆而削則削敢  
言褒貶於春秋仰塵乙夜之觀期作千秋之鑑所撰  
元史紀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二卷  
目錄二卷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五百餘字謹繕寫

成百二十冊隨表上進以聞

進千家姓表

明 吳 沉

臣沉等言臣聞古者天子建德因生賜姓胙土命氏此姓氏所由興也三代以前有姓以別婚姻氏以辨貴賤所由來尚矣三代以後姓氏寢廣推原其始有以帝王名號為氏者有以王父字為氏者有以所生之土為氏者有以官有以爵及謚為氏者有以所封之國若邑若鄉若亭為氏者有以技以物為氏者故往往姓同而氏則分年代既遠族類益繁於是以氏為姓而索之族矣歷漢唐宋元生齒之盛華裔之混又有以部落為姓者有因功賜姓者有因過因事因刑改姓者有避諱避仇避難避嫌改姓者有慕前賢名字冒姓者有音訛及音同文異或文同音異轉姓者有省文省言轉姓者其區分類別不可勝紀前代雖有氏族志等書流行於世類皆蒐羅未盡互有詳畧識者病之恭惟皇帝陛下誕膺天命混一區宇車書萬里溥海內外遐馭僻壤咸沾沐聖化安土樂生黎庶阜蕃又非前代之比臣等謹稽諸史牒質之圖籍旁搜博採類萃成篇約為韻語凡為姓一千九百

六十有八名曰千家姓繕寫呈上極慚膚淺未能悉  
備萬幾之暇得賜覽觀刊布四方以便初學習讀天  
下之人有以知聖朝土地廣大人民衆盛恩德深厚  
而思各保其族於悠久以同躋仁壽之鄉也

進實錄表太祖

明解縉文衡

癸未六月翰林學士臣解縉頓首上言伏以聖人受  
命啓萬世之鴻基史氏纂書示百王之大法是故堯  
舜之事載於典謨文武之道布在方策昭明日月炳  
耀丹青俾文獻之足徵實古今之通議矧創業垂統  
皆在於詒謀而繼志述事敢忘於紀載鼎彝有勒聖  
哲相承鋪張極盛之闕休揚屬無窮之偉績歷選前  
聞之作允為達孝之規欽惟太祖高皇帝應千年之  
景運集群聖之大成天命眷顧之隆起徒步不陞於  
尺土人心悅服之固未三年已定於京都龍飛雲從  
而華夏蠻貊罔不率服日臨月照而山川鬼神莫不  
攸寧有過化存神之妙有綏來動和之應英傑不期  
而會遐邇不令而從盡收當世之賢才大拯生民於  
水火群雄歸命不戮一夫元主遁荒禮遣其嗣四方  
幅員之廣亘古所無中國先王之典悉復其舊傳聖  
賢道學之統守帝王心法之言罷黜百氏彌綸六經  
範圍化工曲成萬物天休滋至而兢業貫乎始終諸  
福畢臻而謙抑純乎表裏在位之久三十餘年升遐

之日萬方哀悼比於近古邈焉罕傳漢高年不登於中壽光武運僅紹於中興唐高祖因隋之資宋太祖秉周之業元世祖席累世之威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欽惟高皇后天生聖善克相肇基側微德邁於嬪虞開創功超於胥宇永協坤元之吉夙開文定之祥鳴鳩均衆子之恩螽斯有百男之應保合承天之慶簡能造化之仁歷考古之后妃蓋莫盛於周室然摯任誕聖而無輔運之迹邑姜輔運而無誕聖之祥列皆起於邦君或克成其世緒降及近世皆非等倫若

夫同起布衣化家為國調元翊運參機贊謀正位中宮十有五年家邦承式天下歸仁誕育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欽惟皇帝陛下體合乾坤重華日月上天申命卓然中興煥帝堯之文章續武王之繼述孝事太祖有見而知之之實廣詢當世得聞而知之之祥發蘭臺記注之書而徵以藩邸之副抽金縢石室之秘又考於世家之藏爰當嗣位之初首頒脩史之詔臣縉總裁臣王景臣李至剛臣胡靖臣黃淮臣魯日章臣胡儼臣鄒緝臣楊士奇臣金幼孜

等纂修慎選多士宴錫便蕃即開館於禁中屢繙閱於機暇以百人之衆歷期年之久惟務校讐之事實無黼黻之能巍巍道冠於百王蕩蕩功超於千古是知禮樂征伐自出必有訓誥之文雲霞花卉之生何勞繪畫之力仰青天而瞻象緯尚奚罄於名言開玉府而見璫璣惟自慶其希遇因文序次莫抽一辭之贊揚據事直書永示萬年之大訓謹撰述太祖實錄一百八十三卷繕寫成一百二十五冊謹伏闕上進臣縉等無任瞻天仰聖慚懼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

進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表 明 胡 廣 文衡

伏以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經緯乎天地貫徹乎古今  
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用之於身而身修  
行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而  
天下平蓋世必窮經而後道明未有舍經而能治理  
者也是以聖王垂憲必資道以開人賢哲肇基必稽  
古以作範故伏羲則河圖而演畫大禹因洛書而錫  
疇孔子刪詩書修春秋寓一王之法周公陳王業制  
禮樂宏百世之規况乎精一執中之傳尤重丁寧告  
戒之旨如斯顯跡昭然可觀自王道既衰異說蠭起  
燔烈秦火之餘穿鑿漢儒之樊其間存者不絕如絲  
莫能究其指歸一切趨於苟且黃綠故習鮮知正之  
於乎聖人之道不行而百世無善治聖人之學不傳  
而千載無真儒遂令往轍之難尋益發前修之永歎  
夫否必有泰晦必有明繇夫濂洛關閩之學興而後  
堯舜禹湯之道著悉掃蕪蕪之蔽大開正學之宗不  
幸屢阨狂言既揚復抑又因循數百年之間卒莫能  
會其說於一蓋必有待於今日者矣天啓聖明誕膺

景運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聖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  
興太平首建學校頒賜書籍作養人材茂隆政治四  
海內外翕然同風欽惟皇帝陛下文武聖神聰明睿  
知續承大統紹述鴻勳成功盛德雖三皇而無以加  
事業文章與二儀而同其大治已至而猶以為未至  
功已成而猶以為未成體道謙冲遊心高遠乃者渙  
起宸斷修輯六經恢拓道統之源流大振斯文之委  
靡發舒幽賸鉤纂精元博采先儒之格言以為前聖  
之輔翼合衆途於一軌會萬里於一原地負海涵天  
晴日瞰以是而興教化以是而正人心使夫已斷不  
續之墜緒復屬而復聯已晦不明之蘊微復彰而復  
著肇建自古所無之制作續述自古所無之事功非  
惟備覽於經筵實欲頒布於天下俾人皆由於正路  
而學不惑於他岐家孔孟而戶程朱必獲真儒之用  
佩道德而服仁義咸趨聖域之歸頓回太古之淳風  
一洗相沿之陋習煥然極備猗與盛哉竊嘗觀之周  
衰道微汲汲皇皇以斯道維持世教者惟師儒君子  
而已未有大有為之君能倡明六經之道紹承先聖

之統如今日者此皇帝陛下所以卓冠百王超越千古者也臣廣等一介書生粗知章句大學賢闕渾未造其闢與圓冠句屢固慚列於章縫幸逢熙洽之時謬忝校劇之任每受成於指教亦何假於施為樂觀就編豈勝歡慶與天下而同惠於萬古而有光尊所聞行所知求不負於教育正其誼明其道期補報於昇平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隨進以聞

重進大明會典表

明 李東陽文徵

伏以有謨訓以貽子孫垂萬世之燕翼觀會通以行典禮昭百代之鴻規蓋非天子則不考文然惟孝者為善繼志孝自結繩政代契託書傳象魏法陳理同家制備於周官之後經傳於秦火之餘漢模略定乎三章唐式僅頒乎六典大典垂於宋而光祿弗完經世紀於元而彞倫攸敷當天心之厭亂屬聖主之開基峻德神功彌綸宇宙宏綱大法敷賁臣民文皇紹統於昌期列聖承休於奕葉政繇俗革道與治同中間或斟酌以隨時大抵皆後先而合節顧夫簡編穰浩條貫繁多彼宿儒老吏亦不暇詳豈僻壤遐隅之所能徧故博學貴乎知要必會極然後乃歸欲圖文獻之足徵湏及典刑之尚有昔我孝皇之志實惟英廟之遺上邇累朝仰稽列祖謂一代開基之制在諸司職掌之書或更定於暮齡或增修於繼世終石室金匱之秘徵兩京百府之藏儀文每據乎舊章義例特施乎宸斷命官分局開六典以編摩類事歸曹傳百年之損益蓋自洪武戊申之歲迄於宏治壬戌



之秋既挈領以提綱亦刪繁而就簡體之重者雖微必錄令之善者雖寢亦書庶幾愛禮以存羊非敢按圖而索駁文取達而不勝乎質信可傳而寧闕其疑制異典墳宜於今而不泥於古法殊紀傳叙其事而不錄其名標題帶華衮之褒序簡煥雲章之錫告成雖文刊布未遑恭惟皇帝陛下煥有堯文緝熙湯學兵民利病以次罷行禮樂章程悉加釐革特令臣等重訂是編當卷帙之粗成荷奎文之載賜猷諸天府副在有司期言之必可行俾習矣無不察譬則麗空之宿一舉首而在目中合轍之車不出戶而知天下臣等才輕機緣識小甕天功不厭詳實惟仍舊拂塵掃葉深知校閱之難測海鏡天詎免遺忘之失伏願上念宗祧之重大下知稼穡之艱難主善為師任賢立政惟一心之克協罔庶獄之攸兼不愆不忘率祖考憲章於有法可久可大配乾坤德業於無疆謹以校大明會典一百八十卷合凡例目錄共一百冊隨表上進以聞

進明倫大典表

明 張孚敬 文徵

具官臣楊一清等恭奉勅旨纂修明倫大典伏蒙皇上親製序文今纂修已完謹奉表上進者臣等誠惟誠忤稽首頓首上言伏以聖人在天子之位作禮樂以化民惟皇建民極之表本綱常以為治蓋道莫大乎崇本而政必始於正名自有天地以來凡為日月所照父父子子而名實斯稱尊尊親親而禮樂可興況夫歷數在躬之君又非大夫以下之比大人世及而不易君子會通而能行自夏歷殷歷周統緒正而彛倫明繇漢至唐至宋議論多而道德隱魏詔起於偏安之際議鼓於聚訟之餘事拂經常言非定論究其流弊之滋蔓皆緣析禮之弗精人可違天不可違理既順執亦自順不圖今日之盛獲覩大道為公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晉明出地離照中天商湯肇修人紀以至於有萬邦虞舜察於人倫而為法於天下操三重以撫世議禮制度考文秉一德以宅尊敬天勤民法祖當六龍時乘之運正五星聚室之期恭惟瑤符光臨瘡極遵太祖兄終弟及之訓承憲廟子燕

孫貽之謀天與之人歸之四方不應而後志遠有望  
近無數萬姓蹈舞以謳歌念嚴慈垂罔極之恩詔臣  
下議尊崇之典慨羣公之迷復執為後之彌文一傳  
衆咻牢不可破以非為是紛然同辭賴天理之未亡  
幸忠言之屢入人紀將墮而復振廟謨獨斷而告成  
詔定於三頒直洗末世之陋習禮求夫一是幸修昭  
代之嘉謨本諸身徵諸庶民而皆從考於前侯諸後  
聖而無惑紹武宗十有六年之統而兄弟之誼盡復  
獻帝十有五年之嗣而父子之恩完人倫於是乎大

明民德翕然其歸厚都宮有奕太廟與世廟相輝祀  
事孔明大禮與大樂並作既而聖心中啓睿思遠圖  
以人道之大經雖明於今日而人心之迷惑恐誤夫  
後來襲舛承訛或昧於總統繼嗣之議貴耳賤目猶  
徇夫師丹司馬之名席書有纂要之編而其終未究  
臣恐有要畧之述而其事未詳爰修大禮之全書昭  
示明倫之大典綸音兩降編摩用言禮之臣御札時  
頒筆削求至當之論蓋事必稽其實而文必稱其情  
日繫月月繫年綱有條而不紊史載經經載道理無

微而不宣五典惇叙出於天本天道以明人事衆言  
淆亂折諸聖執聖經以破羣疑約文教義而旨趣自  
明據事直書而正邪莫掩凡係綱常之要領隨加論  
斷以判評一展卷而數百人之得失昭然不逾年而  
千百載之典刑具矣仰藉神謨之廣運兼承睿添以  
綏揮有血氣莫不尊親懷仁義以利君父昔唐禮創  
于房元齡之革祇云開元暨宋禮成于劉溫叟之儔  
亦曰開寶率沿綿絕之舊未免亥豕之訛豈若揭大  
典以叙大倫用以伸正氣而明正道屬致中致和之  
應昭大順大化之符天地山川綏祥諸福畢至歲月  
日時無易百穀用成臣等謬以職業之闕濫叨纂述  
之任粵自丁亥 正之月訖於戊子夏正之辰才華  
有愧於三長意見粗勤於一得仰徹重瞳之覽俯垂  
率土之觀伏願皇上宏包含徧覆之仁取其善不追  
其過擴歲垢匿瑕之量舍其舊俾圖其新老老長長  
而卹孤推絜矩以平天下親親仁民而愛物廣至德  
以綏萬方日重華月重輪並耀前星之慶猷重輝海  
重潤丕承上帝之休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

之至

進郊禮通典表

明 夏言 文徵

伏以經天緯地文章垂萬世之聖謨酌古準今禮樂  
定八朝之帝典實歷屬熙朝之運袞旒操制作之權  
神功丕顯於乾坤至德重華於日月茲蓋伏遇皇帝  
陛下聰明神授仁孝性成立極承天大定郊邱之制  
紹祖稽聖達觀典禮之原慨自經殘秦火之餘而王  
者之跡熄禮失漢儒之陋而聖人之志荒同牢邪說  
首倡於元始之間而陰陽混小大之義合祀繆禮相  
沿於唐宋之際而尊卑昧上下之宜由是二義罔辨  
化育之氣垂三靈弗昭消長之道變天人之際感應  
不誣所以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小人恒亨而君子  
恒困蠻裔或至於徇夏寒暑每為之反常洪惟聖祖  
挺生作天地神人之主宰英儒輩出成國家造創之  
典章膺祚肇禋園邱祭天而方澤祭地報功崇祀朝  
日以東而夕月以西卓卓乎冠絕古今昭昭乎布在  
方冊後乃因時而少異蓋亦隨勢而尚同固知禮樂  
必百年而興必有聖人在天子之位復觀皇上之大  
智聿成今日之中興言議禮言制度言考文百世以

俟而不惑若天神若地祇若人鬼一誠有感而必通  
敬天濬發於淵衷法祖聿追乎來孝渙頒明詔博訪  
在廷嗟流俗之溺人至謂古禮之不必復托危言以  
駭衆乃云舊章之未可更甚者甘心於王莽之叛經  
亂正大率藉口於蘇軾之伐異黨同蓋羣喙之爭鳴  
者起於一時而滿堂之聚訟者積至三月賴聖心之  
確有定見知王道之必為可行稽訂折衷鉅細率由  
於天鑒裁成曲當信從允協於人心坐令三代之典  
燦然而復明遂使百代之下昭然其可述展矣無前  
之偉績懋哉不世之鴻庥雖堯舜大聖何以加諸即  
文武復生未必過此臣言才非經濟學本迂疎壯歲  
登朝初備使令之乏窮年竊祿益知稱塞之難奔走  
下風自慶遭逢之盛預忝未議過蒙獎錄其愚式觀  
大業之告成爰荷渥恩之薦及十年諫闥改兼學士  
之清銜三載嗣垣歷拜秩宗之重任力每限於駑鈍  
志莫効於涓埃久懷區區欲獻之忱恒抱碌碌無聞  
之懼過不自量妄有作為每於春曹視事之餘或就  
夜漏篝燈之暇旁蒐六籍博究羣編權衡異代之儀

文反覆聖朝之建置僭加評騭時有發揮歷觀往昔  
之令猷無如今日之定制竊用忘其因陋纂而著之  
簡編未敢定名暫題郊禮惟是作書之大意實緣報  
主之微衷尊欽定儀注為經文附愚臣考議為傳注  
其綱則曰禮儀曰規制曰神御曰祭物曰禮辭曰祭  
服曰禮器曰鹵簿以至事服之類於以著我朝郊禮  
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其目則曰祀期曰視牲曰誓戒  
曰告廟曰陳設曰迎神曰進俎曰三獻曰讀祝曰飲  
福曰送神曰撤饌以至望燎之屬于以著我朝郊禮  
有以盡其品式之詳舉其要則一禮之首尾有倫而  
式和式序會其全則百聖之嘉美咸萃而建極建中  
既序其體要以冠之篇端復考其是非以斷於事後  
無非丕揚聖朝之大烈於以懋述皇祖之初心雖陞  
下格天之休德要為不繫於斯而愚臣平生之學力  
庶亦有見於此所冀天下後世能仰知皇上制作之  
精俾曲學陋儒不復為先王典禮之病古今瞭然而  
開卷可得是非畫一而據事有徵致廣大而盡精微  
炳炳然帝王之聖學參天地而贊化育巍巍乎宇宙

之極功庶幾一代郊祀之全書實為千古禮官之鉅  
典仰讀九重之聽願塵乙夜之觀

進諸葛亮集表

晉 陳 壽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  
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  
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耻  
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  
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  
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  
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元避難荊州躬  
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  
顧亮於草茅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  
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  
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  
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器亮奇雅甚敬  
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  
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  
既定以亮為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錄尚  
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  
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

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  
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疆不侵弱風化  
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  
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  
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  
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  
將畧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  
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  
子城父皆付己之長未有兼能也亮之器能政理抑  
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功業  
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  
龍二年春亮率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其  
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  
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足以  
達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  
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恠亮文彩不艷而過於丁  
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  
書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

舜禹共譽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  
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聞言皆經事  
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  
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  
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  
也

進王維集表代宗

唐王

縉文苑  
英華

臣縉言中使王丞奉宣進旨應是王維文賦並仰  
錄寫進上者恩命忽臨以驚以喜退因編錄又竊感  
傷臣兄文詞立身行之餘力常持堅正秉操孤貞縱  
居要劇不忘清淨實見昔輩許以高流至於晚年彌  
加進道端坐虛室念茲無生秉興為文未嘗廢筆或  
散朋友之上或留篋笥之中臣近搜求尚慮零落詩  
筆共成十卷今且隨表進上曲承天鑒下訪遺文寬  
而有知荷寵光於幽窅沒而不朽成大名於聖朝臣  
不勝感戴悲歡之至

進張巡中丞傳表

李

翰文粹

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育死事之孤或親推轎車或  
追建封邑厚死有以慰生撫存有以答亡然後君臣  
之義貫以生死激勸之道著於存亡君所以不遺於  
臣臣所以不背其君君恩臣節於是乎立伏見故御  
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生於昌時少習儒訓屬  
逆胡構亂凶虐滔天挺身下位忠勇奮發率烏合之  
衆當漁陽之鋒賊時竊據洛陽控引幽朔驅其猛銳  
吞噬河南巡前守雍邱潰其心腹反魯吳十萬之師  
棄甲於宛葉哥舒以天下之衆敗績於潼關兩宮出  
居萬國波蕩賊遂僭盜神器鸛峙兩京南臨漢江西  
逼岐雍羣師遽延而不進列郡望風而出奔而巡獨  
守孤城不為之却賊乃繞出巡後議圖江淮巡退軍  
睢陽扼其咽喉領前後拒守自春徂冬大戰數十小戰  
數百以少擊衆以弱制強出奇無窮制勝如神殺其  
兇醜凡九十餘萬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江  
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  
羸起病摧鋒陷堅俾三軍之士散膚而食知死不叛

及城陷見執終無撓詞顧叱凶徒精貫白日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伏以陛下聰明文思睿哲神武提一旅之衆復配天之業賞功褒節大賚羣臣遂贈楊州官及其子此誠陛下發德音之美也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切痛之今臣敢取十倫以議巡過以塞衆口惟聖聰鑒焉臣聞人稟教以立身刑原情而定罪故事有虧教則人道不列刑有非罪則王法不加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今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折骸而爇非本情也春秋之義以功覆過

咎繇之典宥過宥刑故大易之戒過惡揚善為一之體錄用棄瑕今衆議巡罪是廢君臣之教絕忠義之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過惡揚錄瑕棄用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逆胡背德人鬼所讎朝廷衣冠沐恩累代大臣將相從逆比肩而巡朝廷不登坐宴不與不階一伍之衆不假一節之權感肅義旅奮身死節此巡之忠大矣賊勢憑凌連兵百萬巡以數千之衆橫而制之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賊若因江淮之資兵彌廣財彌積根結盤據西

向以拒王師雖終於殲夷而曠日持久國家以六師震其西巡以堅壘扼其東故陝郛一戰而犬羊北走王師因之而勢勝聲勝勝纔接而城陷此不意巡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也此巡之功大矣古者列國諸侯或相侵伐猶有分災救患之義况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代罪乎巡所以固守者非惟懷獨克之志亦以待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垂其本圖非其素志則巡之情可求矣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教育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乎在周典之三宥其一曰宥過失故語巡之忠則可以敦世教議巡之功則可以繫中興原巡之情則可以宥過失昔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將封禪畧而不書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蓋以匡戴之功大可以掩僭禪之過也今巡蒼黃之罪輕於僭禪興復之功重於匡戴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聖人之訓昭然可徵臣故謂巡者是可以為訓矣臣又聞罰不及詞賞延於世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今巡子垂夫雖受一官不免饑寒之患江淮既



巡所保戶口充完臣謂宜封以百戶俾食其子臣又聞強死為厲遊魂為變有所歸往則不為災巡既司守支離將士等骸骼不掩臣謂宜於睢陽城北擇一高原招魂奠送巡并將士大作一墓而奠使九泉之魂猶思郊命三軍之衆有以輕生既感幽明且無冤厲亦國家忘過旌善垂誠百世之議也臣少與巡遊巡之平生臣所知悉今巡死大難不覩休明惟期令名是其榮祿若不時紀錄日月寢悠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而巡生死不過誠可悲焉臣敢採所聞得其親覩撰傳一卷昧死獻上伏惟陛下大明在上廣運臨下仁遐之德洽於艱難有善必紀無微不錄儻以臣所撰編列史官雖退死邱壑骨而不朽臣翰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進撰平蔡州碑文表

憲宗 唐 韓愈文苑英華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勅牒已收復淮西羣臣請刻石紀功明示天下為將來法式陛下推勞臣下允其志煩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聞命震駭心識顛倒是非其所任為愧為恐經旬涉月不敢措手中謝竊惟自古聖神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越之跡亦有奇能博辯之士為昔而生持簡操筆從而寫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於詩則元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謂辭事相稱善并美具號以為經列之學宮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教指斥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可輕以屬人伏以堯至陛下再登太平刻剗羣奸灑掃疆土天之所覆莫不順然而淮西之功尤為俊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詞學之英所在成列儒宗文師磊落相望外之則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內之則翰林

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一遽數召而使之無有  
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爲淺陋顧貪恩侍趨以就事  
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  
繪畫強顏爲之以塞詔旨尋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  
成隨表謹錄封進無任

進道德經傳表

元封元年

宋

呂惠卿

臣聞庖丁奏刀得養生於文惠輪扁釋鑿議讀書於  
齊桓志之不分道或有在臣竊以爲大制散於智慧  
之偽含生失其性情之初爰有真人起明至教獨推  
原於道德蓋祖述於典墳是以鷄犬相聞莊周指謂  
神農而上谷神不死列子稱爲黃帝之書究其微言  
中有妙物惟恍惟惚視聽莫得以見聞不古不今迎  
隨孰知其首尾失之其出彌遠至寶秘於荆山而莫  
知悟之不召自來元珠索之象罔而可得軒轅筆胥  
之國唐堯姑射之山皆極至遊遂臻泰定此書之指  
其詣不殊曹叅師於蓋公而相齊國孝文傳之河上  
而爲漢宗僅得淺膚猶幾康阜夫惟俗學不識道真  
徒見其文有異詩書之跡莫知其指乃是皇王之宗  
故聞不尚賢則謂遺之野而不收不貴貨則謂棄諸  
地而不用謂純學則無憂等於禽犢謂純聖則無法  
等於鴻荒不知靈府之間有若清眸之上雖留金屑  
亦翳神光故令善惡之兩遺而極冲虛之一致茲難  
情度宜使智迷遂以允聖之信言列於百家之珍說

發茲微學宜屬至神伏惟陛下以高真之質而出應  
君師以妙本之餘而形為事業蠱飭而庶政交舉革  
當而四方已孚方將齊心服形而捐治物養己之累  
深根固蒂以趣長生久視之門同天下於華胥見神  
人於姑射深造其極適丁斯時臣性惟顓蒙生足憂  
患每思朝徹以解天殄汎觀以考其散殊又捐而期  
於脗合維日不足歷年於茲晚於斯文忽若有得即  
動而靜物芸芸而歸根由濁而清中冥冥而見曉遂  
以其意達之於辭雖云自安未知其可竊謂至人之

靜鑑實為學者之元龜敢用冒聞以占中否龍隨章  
散固難知其上天馬以智專因可取於辨道倘有一  
言之補敢辭萬死之誅

進四明尊堯集表

宋 陳 瓘

臣竊以眎畝愛君精誠雖至芻蕘議政迂濶難行葵  
向不習而常傾芹陋敢期於得獻獨因詹詹許貢愚  
衷中謝伏念臣奮上下材太馬賤質數罪固多於擢  
髮舍生無意於兼魚初欲糜捐終難緘默因續前言  
之緒聊輸垂絕之忠非敢有善善惡惡之辭但欲明  
尊尊卑卑之義此螻蟻所能知也在縉紳安可貌然  
八十卷之私書奪此與彼十九年之懿績可從而違  
陛下於繼述之初首辨明於茲事微臣特將順之志  
在流竄而靡忘鋪張痛詆之言編類厚誣之語初謂  
熙寧之輔不媿有商之臣於成湯敢肆厥欺疑安石  
有所弗忍及究觀於懋筆始粗見其游辭因思大典  
之久誣益願忘軀而往訴合浦十論申舊疏之餘言  
四明八門撮其要於一序實欲彰火德之盛不敢畏  
王氏之強寧碎首於邦誅忍謾心於國是彼效尤於  
往轍亦苟逞於陳編難以縷闕略舉綱要謂藝祖濫  
誅無罪謂真宗矯誣上天訕薄裕陵攘奪先美以託  
訓為箝口之術以歸過為自譽之媒但矜詆訾之極

工罔顧威靈之如在幾乎罵矣豈不痛哉讀其書寧忍終篇稽其文可為流涕代言之筆盡目其徒為儒宗首善之宮肇塑其形為坐像禮官舞禮而行誦吏書獻佞而請觀光乎仲尼乃予雋聖父之贊比諸孔子實亦等輕君之情彼衰周之僻王棄真儒之將聖當時不得配太廟之饗後世所以廣上下之祠今比安石為欽王之臣則方神考為何代之主又况一人幸學列辟班隨至尊拜伏於爐前故臣驕居而坐視百官氣鬱多士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比悖倒之禮

神考之再相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屏迹金陵棄置不召者十載八字威加於節綰萬機獨運於元豐豈可於善述之時忽崇此不遜之像因壞先朝三舍之法遂費今日千倍之財人材之可擢不殊國用之添費徒廣浚吾民之膏血增彼像之精神美成其私怨集於國陸贄設枝顛之喻承業以財盡為憂忠哉古人愛君之情異乎今日養士之意又况臨川之所學不以春秋為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迭賓之禮禮儀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

之非豈是先王訪道之法贛川舊學記刊於四紀之前辟水新雕像成於一壻之手唱如聲召應若響隨使王氏浸至於強梁乃元祐助發其氣焰昔宣仁權同之際謂介甫節行甚高宜贈崇官仍加美諡司馬光書之於簡呂公著行之於朝不以稽弊為心徒發鎮浮之議負安石者重加黜責欺神考者略不誰何遂至於枝蔓而難圖豈非由偏助之太過雖當時未至誣史而先朝自有聖批恬不奉行養成乖悖蒙蔽裕陵之衆美眩耀鍾山之一書四輔之行謀畫本生於日錄三衛之設規模初定於新經密密乎節蹇之安排草草乎京摠之傳授考其音聲則簾唱而壘和譬諸手足則左弱而右強凝於冰山烈若原火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眈然未捨填波之願歿而後已志不可渝望雖隔於戴盆夢不忘於馳闕丹誠上格天語遙詢要觀尊主之恭緩議奸時之罪淵冰在念梟磔寧逃恭惟皇帝陛下天大普容日明徧照覽熙豐記動之史倣虞夏採詩之官容與議於多方證私書之百毀舜纂堯緒孜孜乎善繼之勤武廣文

聲斤斤乎丕承之美茲所謂一人之慶可以得萬國之歡凡有識知孰不將順天尊地卑之己定首足上下之宜分孔志在乎春秋漢律嚴於名分戴上者皆知此義尊堯者豈獨臣書然馬以市骨為先驚驥者必將來矣鄭校決防川之壅有舌者其忍默乎臣命可危衆口難遏伏望皇帝陛下念臣歿志於享上憫臣積禍於敢恭以尺朽之廢材貢一得之愚慮言多妄發事則有稽宣宗當紹憲之時寧容德裕之奪語武帝以述景為事忍視馬遷之短辭父子至情古今一揆不懲謗史之罪則何以謝過於宗廟不毀坐像之悖則何以示順於華夷國是方強勢難遽改大器至重要在深思庶乎苗莠之分始於冠屨之辨至美成於剛健大患生乎因循儒宗數人自是一家之說聖主獨斷乃為我宋之休天心篤愛之甚明人情企想而有待解神考在天之怒成聖主奉先之仁克果斷於蔡方人將大覺善光揚於堯績上可無為於顰一笑之中成允文允武之業臣將獻駿惠太平之頌豈特進狂簡不裁之書胸臆無奇但盡恭於文字

筋骸已憊當致命於君親仰酬再造之恩退聽一成之議闔門待盡殞首知歸

為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

周 庾

信文苑  
英華

臣聞三才既立君臣之道已陳六位時成禮樂之功  
斯正故以叶和日月測度陰陽悅豫兆人儀刑萬國  
者也伏惟皇帝應錄馭天披圖受命據太陽而縣象  
履文昌而建極白環表讓德之符元珪告成功之瑞  
太階既平井中可習必當水建千年山稱萬歲伏見  
勅旨刊正音律平章歷象奏黃鍾而歌大呂變孤竹  
而舞雲門莫不遠取疎通聲從安樂四分既明三微

且定是以聞鐘於洛浦即辨聲華聽鐸於邯鄲先知  
響韵二分二至行於司歷之官九變九成被於中和  
之職足以動天地感鬼神被風俗平寒暑豈直吟嘯  
谿谷回翔鸞鳳而已哉是知零陵廟前徒尋舜管始  
平城下空論周尺臣聞上制其禮下習其儀君定其  
法臣行其事謹造玉律一具并玉秤尺斗升合等始  
得成功至於分粟累黍量絲數籥實以仰稟聖規參  
詳神思所冀節移陰管無勞河內之灰氣動陽鍾不  
待金門之竹而琬琰事輕般倭慮淺不足展乎成均

增輝度量賁器奉表以聞

進渾儀表

唐 張 說 文粹

臣聞近日授時莫先於歷象先天成務必歸於制作  
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建中立極緯武經文至德  
難名神功莫測於是定歷成歲立象考天統唐堯欽  
若之典遵虞舜璿璣之義上皇能事於斯備矣臣書  
院先奉勅造游義以測上曜盈去年六月造畢進奏  
又奉恩旨更立渾儀臣等准敕令左衛率府長史梁  
令瓚檢校創造於是博考傳記舊有張衡陸績王番  
錢樂之等並造斯器雖渾體有象而不能運行事非  
經久旋亦毀廢臣今按據典故鑄銅為儀圓以象天  
使得俯察上具列宿赤道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  
自運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立二周輪絡在天外  
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轉一匝日行一度月行十  
二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  
百六十五轉而行匝仍置木櫃以為地平令儀半在  
地上半在地下晦明朔望不差毫髮又立二木人於  
地平之上前置鍾鼓以候辰刻每一刻則自然擊鼓  
每一辰則自然撞鐘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鈎鍵交錯

關鎖相持轉運雖周而遲速各異周而復始循環不  
息陰陽不能逃其數度分不能隱其時究天地之幹  
運極乾坤之變化斯皆上稟聖謨旁獲神助臣等愚  
思皆所不能及望錄付史館宣示百寮使知告成之  
功迥超前古無任勤懇之至謹隨表上進以聞

齊王進赤雀表

周 庾

信文苑  
英華

臣聞南陽雉飛尚論秦霸建章鵠下猶明漢德當今天不愛寶地必呈祥自應長樂觀符文昌啓瑞伏惟皇帝欽明文思惟以劬勞成務歷象日月允釐百工海水無波天星不動去四月怕陽縣文谷林在家連獲一赤雀光同朱鳳色類丹鳥降火飛精似入公車之府流金成製若上凌雲之臺謹按赤雀銜書止於鄴戶周之受命興乎此祥即事所觀同符合契實可圖形瑞譜書頌儒林事足成臺名堪紀號豈直雲中太守見赤心之奉主蓬萊童子知白環之報恩臣等預觀休徵情迫恒慶不任鳬藻之至

代佛郎國進天馬表

明 王

禕文翰  
大成

乾龍在御適觀至治之期天馬來廷謹效遐方之貢敢殫舟車之重譯恭伸臣妾之微誠中謝竊以榮水負圖曾見羲皇之世渥洼毓秀載聞漢帝之時必有聖明庶膺嘉貺矧值重熙之運宜昭上瑞之符伏念臣化外窮邦海濱僻壤種分夷裔遐居西域之西心慕華風引領北辰之北豈登天之無路每就日以瞻暉幸此名駒可充方物雖匪望雲之質亦稱絕地之姿歷無草之流沙驅馳萬里備六飛之法駕警蹕九重前鸞旗而後屬車觀玉臺而遊閭闔儻沐至尊之寵馭實增之榮先輶遣陪臣冒干典屬此蓋伏遇恩加九有道合三無舞干羽於兩階誕敷文德執王帛者萬國共為帝臣異休應嘗符於朱鳳周邦來賀盡歸覆燾之中岐道有夷執在要荒之後臣禮慚輸畫意切戴盆大一統於輿圖永固無為之化協六律於樂府寧聞太乙之歌



代初進白牝鹿表

明 徐渭奇

臣謹按圖牒再記道詮乃知麋鹿之羣別有神仙之  
品歷一千歲始化而蒼又五百年乃更為白自茲以  
往其壽無疆至於鍊神伏氣之徵應德協期之兆莫  
能罄述誠亦希逢必有明聖之君躬修元默之道保  
和性命契合始初然後斯祥可得而致恭惟皇上凝  
神沕穆抱性清真不信而時以行無為而民自化德  
邁羲皇之上齡齊天地之長乃致仙麋遙呈海嶠奇  
毛灑雪島中銀浪增輝妙體搏水天上瑤星應瑞是  
蓋神靈之所召夫豈虞羅之可羈且地當寧波定海  
之間况時值陽長陰消之候允著晏清之效兼昭晉  
盛之占顧臣叨握兵符式遵成筭蠢茲裔裔尚爾跳  
梁日與偏裨相為犄角偶值捷音之會嗣登和氣之  
祥為宜付之史官以光簡冊內諸文囿俾樂沿臺覓  
草通靈益感百神之集啣芝候輦長迎萬歲之遊

表二

推薦

慶賀

辭解

薦禰衡表

漢孔融

文選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

宗孝武繼統將宏祖業時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膺聖

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久離巖降神異人並出

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

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觀奧目所一見輒誦之口耳

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宏羊潛計安

世默識上行孝河東亡書三篇惟安世識之具作書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

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

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

觀飛辯騁辭溢氣全涌解疑釋結臨教有餘昔賈誼

求試屬國官也繫單于於軍欲以長纓牽致助越

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

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

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

天廣樂樂也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

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清辭也陽阿曲名也至妙之容掌伎

者司樂也之所貪飛走騁騁也絕足奔故良樂之所急也

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敦試乞令  
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薦譙元彥表 平蜀後上 晉 桓 溫 文選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元逸之風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從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光蹇神州立墟三方圯裂鬼豈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嘆息若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鮪既懲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武羅伯夏賢人

于羿泥之墟想玉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泣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於時皇極遼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相逼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王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下面偽庭進免不食羹勝四晷亡身之禍退無薛方對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于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節殊節聖哲之上務方合六合未康封豕嘗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

孟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遷之教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頽風軌訓實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為蕭揚州作薦士表

齊建武初作

梁

任

昉 文選

臣聞求賢督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  
陛下道隱旒纁信允符璽六飛同塵五讓高世白駒  
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闕下  
周令尹委裘河上用賢非取製于一孤諒求味於兼采而五  
聲倦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聽輿阜臣位任隆重  
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微倖路絕勢門上品猶  
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秘書丞  
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

七葉謂自王覽  
下至暕皆傳德

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謝理遣之談彥輔

樂名教之樂故以暕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  
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元遠室過人曠物疎道親養  
素立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望豈徒荀令荀令  
可想李公醇不亡而已哉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  
僧孺年三十五字僧孺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  
為養亦傭書成學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  
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鄭畫地成圖抵掌  
可述豈直繼鼠有必對之辯得鼠如豹實攸實攸之竹書無落簡

之謬嵩山科斗書疎坐鎮雅俗宏益已多僧孺訪對  
不休質疑斯在並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誠言以  
人廢而才實世資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

薦鮑幾表

梁元帝

臣某言臣聞思皇多士側陋所以明敬時咨熙載髦俊所以並作斯固報殿初基拾龍淵之寶虞祠始構獻鳳管之王旌蒲出魯貢帛歸齊頌聲既興盛業斯在伏惟陛下則天緯地秉正馭才泐汰八風澄明六合叶龜登夢之客日貢於丘園韋穀投釣之臣相望於魏闕固以物無遺寶矣振鷺有充庭之謳白駒罕空谷之詠洋洋濟濟無得而稱者焉臣識婉知才職非選舉竊以進賢上賞蔽賢顯戮敢緣斯義用舉所知伏見臣府中錄事參軍東海鮑幾門庭雍睦立身貞退博涉文史頗閑刀筆忠公抗直出宰廉平雅志宏深安貧專靜解巾入仕二十餘年自遊臣府一紀於茲前宰東邑實有二魯之風近處南臺欲尊兩鮑之則伏揆天嚴已當簡在脫蒙顯居良局登以清賞將齊毛珩古人之服實同吳隱酌水之廉昔丁隱牧牧州陳顧翟之好禮徐靖為郡薦袁與之篤學桓範驅傳先舉管寧未則剖符亦稱董直臣才非往哲識境前修輕塵聽覽伏待斧鉞

表

慶賀

賀新樂表

周 庾 信

後周明帝命長孫紹遠等定樂惟黃鍾不調偶經  
佛寺浮圖上有鳴鐸音合宮音取而配奏方始克  
諧

臣聞天地順動則雷出為豫聖人功成則風行有節  
故六德在成池之官山谷可調八風入承雲之奏人  
神不雜我太祖文皇帝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變魏作  
周移風正雅衣裳而朝萬國珪璧而會諸侯至如經  
綸圖籍校讐烟燼樂正無缺章秩宗無廢典豈但商

頌十篇得諸太師之室虞書五禮取於恭王之宮伏  
惟皇帝以下武嗣興中陽繼業運日月之明動淵泉  
之慮律歷著微無煩於太史陰陽晷度躬定於天官  
故得參考八音研精六代封晉魏為二王序殷周為  
三恪雖復朱千王咸尚識典刑素較纁裳猶因雄據  
未若山雲特起八卦成形鳳凰於飛九州覲德改金  
奏於八列合天元於六舞聲含擊石更入登歌調起  
初鐘還參玉管足以感天地而通神明康帝德而光  
玄象昔者齋居玄扈為曲在於雲門師渡盟津習舞

歸於山立遂乃包括三名克諧一代作者之謂聖天  
之所啓乎豈惟路鼓靈鼓空桑孤竹廣矣大夫輪焉  
與焉是知零陵孝廉空傳玉管始平太守虛稱銅尺  
臣等並預鈞天同觀張樂軒墀宏敞欄檻眺聽崇牙  
業業猛簾越越翠鳳揚旌靈龜樹鼓者冥雲霧蕩薄  
丘陵醴泉與甘露同飛赤雁與班麟俱下聘魯請觀  
理當見其盛德遠齊忘味定是知其盡美昔淵魚聽  
曲尚得聳鱗握馬聞絃猶能仰秣臣等誠愧知音敢  
忘悅豫若使詳其音律是所逸然但能記其鏗鏘於  
茲為幸不勝慶悅之誠謹詣朝堂奉表以聞

賀平鄴部表

周 庾 信

臣某言臣聞太山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至於文雖武落到水強孤席卷天下之心包含八荒之志其揆一矣伏惟皇帝陛下握天樞秉地軸駕馭風雲驅馳龍虎沉雄內斷不勞謀於力收天策勇決無待問於容成是以威風所振烈火之過鴻毛旗鼓所臨樹風之捲秋葉竊聞伊洛戎夷幽并僭偽抱國載籍已歸丞相之府叩玉繫投並詣中軍之營百年通

誅遂窮巢窟三代故怨俄然掃蕩昔周王涓水之師尚勞再駕軒轅上谷之戰猶須九伐未有一朝指麾獨決神武平定寓內光宅天下二十八宿止餘吳越一星千二百國截漏麟洲小水若夫咸康之年四方始定建武之代諸侯並朝不得同年而語矣雖復八風並唱未足領其英聲六律俱陳無以歌其神武坐釣臺而誓衆似啓繼夏禹之功入商郊而闕辜姬發成周文之志無改之道大孝也與當今鹿臺已散頃宮已遠兵藏武庫馬入華山立明堂之制奏大武之

樂盛矣哉上天降休未之有也政須東南一尉立於比景之南西北一候置於交河之北然後命東后詔蒼冥闢壇琬碑銀蠅瓊檢告厥成功差無慙德臣忝竊榮幸蒞政東藩不獲躬到闕庭預觀大廈不勝鳬藻踴躍之至

代家奉御賀明堂成表

唐

崔

融

文苑英華

臣聞昭昭上天五座列降神之府赫赫中國九筵開  
布政之宮自軒后肇制帝克嗣作歷虞夏而惟新在  
殷周而克壯斯在尊祖配帝從時統天節寒暑而吹  
律順陰陽以班令降及有漢頗採前章雖年惟屢豐  
而日不暇給過此以往寂寥無聲伏惟天冊金輪聖  
神皇帝陛下興復舊邦光啓新邑萬物覩而聖人作  
百寶用而神靈滋遠肅遇安功成道洽泥金刻玉紀  
修中祇之儀乘鸞駕龍更葺正陽之禮乾策坤策具

稟宸聰左个右个親承厥式朴略淹中莫能言其制  
度崎嶇汶上疇克効其規模土事不文木事不鏤九  
柱自立豈藉瑯琊之飛二石潛開寧煩穀城之採板  
築星奔而化造斧斤風動而神助聖有通於上帝產  
無費於中人由是日抱紅輝雲叢紫霧霜毛下翥電  
翼羣飛夕見神光似對莊嚴之國晝聞仙響疑過數  
樂之天暉日而成樹霄時起仰浮圖笠俯鎮方輿金  
鷲驚而將飛玉驪龍而若動三辰引曜相望於複道  
之間六氣氤氳旁裊於重檐之半可以發大教陳盛

容會万神朝萬國比二儀而永固齊四序而偕行允  
所謂穆穆皇皇巍巍蕩蕩著矣微臣攀光日用荷陰  
天休接五尚之隆班霑九清之下列方圓罕任叨重  
寄之程材輪綸無施濫殊私於構厦仰之下逮雖謝  
於鵬翔成輒相歡竊同於燕賀手舞足蹈倍不恒情  
無任悚懼之至



為百官賀雨請復膳表

唐 崔

融 文苑英華

太平之代天地合而流津至德之時陰陽和而布澤所以三農滋植百物阜安伏惟天冊今輪聖神皇帝陛下實命細溫元期昭靈包混元而建極宅造化而開階德教布濩仁聲洋溢增高益厚已修中嶽之儀順時班令更緝正陽之禮近以少愆甘澍親發至誠懷宗景之一言採成湯之六事德音絕降靈心允協捧瑤緘而風起迎寶宇而星流雲不崇朝復三千之藥草雨必以夜通百億之江河遍高下而同霑在公私而並及陳留雨穀譬此非多樂陽雨金方斯未重邦國延有年之慶恭元罷望歲之憂臣等中賀伏願陛下凝神保和順情養壽復蠱包之舊膳進鶴鼎之常羞使芝英有駐液之期蒲知送涼之地則光元之下幸土之濱孰不欣戴孰不幸甚微臣等幸逢休運預沐恩波混虞獸而同歡比齊禽而累抃無任悚荷之至謹詣朝堂奉表稱賀

為皇太子賀甘露表

唐 崔

融 文苑英華

臣聞五材並用天地合而凝津四序遞來陰陽和而灑潤望之成雲若墜崑崙之山嘗之則甘似降軒邛之國伏惟天皇部元氣平太階正圭表於都畿考銅樓於宮室薦河圖而升洛範日載祥編過竹苑而懋芝臺宵零瑞液爾其塗塗被物滴滴流膏承以玉杯交漢宮而擅羹獻之瓊爵掩魏殿而稱珍可以致靈仙之寄可以延帝王之壽孝經援神契未足序其和平春秋運斗樞不能議其清濁臣濫膺國本多慙人望仰宸遊而不及倍戀恒情聞帝澤而先驚慶深常位無任喜抃之至

皇太子賀芝草表

唐 崔

融 文苑英華

臣某言伏承某月日芝草生於乾元殿瑞命天來符  
祥日至煌煌三秀分芰井而櫟柯煥煥九光開梅梁  
而吐葉晉都宮閣何必靈芝之臺洛邑山川居然密  
芝之地中賀伏惟天皇天臨海內帝有域中兼漢制  
而宅兩京用充心而加百姓精神下降洽至道於邱  
陵靈液旁霑被深仁於草木觀其如蓋如閣如日如  
星得五方之氣象合四時之景色仙人在上則車馬  
疑飛神龍居下則風雲不去謂蓬瀛之海列即崑閬  
之山開魏皇之雙幹莫傳漢室之九莖為芳可以薦  
郊廟可以觴公卿臣謬踐儲闈祇膺守國不獲親承  
左右目覽休徵雖玉脰逆齡在神仙而可致而刀圭  
入膳視朝夕而猶賒是用心馳仁壽之前慶集肅成  
之下無任并躍之至

烏百寮賀雪表

唐 李

嶠 文苑英華

臣聞至道充被而冲和感應元化沉潛而祥物昭應  
伏惟皇帝陛下合德天地齊光日月陶正氣之氤氲  
降元符之彤璽用能經緯六合驅馭百靈垂旒法宮  
而品物清寧揆景中土而風雨休若三元肇筆九陽  
初動撞黃鍾而布氣順元昊而率職層陰候律豐澤  
順時蒼蔚方興起太山之膚寸參差薦委自平地而  
盈尺銅街冶其如素金隄紛其遂滿縈樓樓檻疑壁  
臺之九重落絮飄花似芳林之二月豈惟洛神呈象  
來舞帝宮故亦海騎相趨下朝仙闕東臯欣而望歲  
南史慶而書祥萬寶登秋居然可詠雙銅叶唱即事  
非遙自非膚感通微乾心輔德何以降神靈之滋液  
發兆庶之歡慶臣等恭承元造沐浴太和欣聖澤之  
滂沛對天休而踴躍無任鳧藻之至

李林訪賀叔西京表

唐 常

哀文苑  
英華

安史之亂兩京淪陷至德二載廣平王叔與郭子儀叔復兩京林訪使李承式也

臣聞夏曆其昌羿何逃罪漢離既振莽亦伏誅伏惟皇帝陛下恢正皇綱光膺帝業日月照其明略雷霆發其英斷極橫流而方割撲燎火之已焚頃者胡羯亂常峭函失守暴殄天物憑陵帝京上皇興避敵之仁陛下有蒙塵之難賴宸衷果決睿算昭宣憤陵寢之撫蘇悲黎元之塗炭必將嘗膽誓使然臍下有殷

憂何以啓中興之盛業不有患難何以彰撥亂之英哲安自卽卽至於朔漠撫邇城邑招致甲兵誥命俯臨三讓而登九五師徒走集一呼而喻百萬設壇拜將虛左迎師臨朝有休惕之容率土下哀痛之詔六軍之號令既肅萬人之賞罰且明湯火不辭矢石何懼及清秋戒節太白方高爰整軍容順予殺氣恭行天罰掃彼妖氛千里貔武之營百里龍蛇之陣沸若雲海聚如雪山壘揭終峯整迴渭水闕軍聲而叩陵巖盪場兵氣而天地晦冥蠢茲兇徒猶敢族拒鼓譟

白刃來聚犬羊之羣旗靡黃塵旋就鯨鯢之戮渠魁不漏庶類無遺枝梧者面縛中軍顛背者頭懸後殿敗符融於肥水自可慙功破王邑於崑陽未云快意遂封尸於京觀旋振旅於王城啓闢千門掃除九陌拔羶腥於宮闕洗毒螫於閭閻耆父迎歡父思周德衣冠雨泣還觀漢儀謳吟變噢咻之聲氣象迴嚴凝之祿廓丹青以瞻羽衛肅黃道而復鑾輿正寶位於北辰道光主宅迎上皇於西蜀歡展奉親永惟宗社之靈實荷乾坤之慶臣忝陪宗室喜萬恒情無任踴躍歡忭之至

爲桂府王珙中丞賀南郊表

唐令狐楚文粹

臣某言伏奉十一月十日制書南郊大禮畢大赦天下者湛恩鴻龐大號渙汗際天接地孰不慶幸中賀臣聞禘嘗之禮所以仁祖禘也郊祀之儀所以尊天地也五帝之前菁桴土鼓致其敬敬有餘矣而禮不足三王以降金鼐玉犂備其禮禮有餘矣而敬不聞秦之增封也覲望神仙漢之郊祀也禘除災害雖無文而威秩終有廢而莫舉猶可以編在方冊垂其鴻名豈若國家參文質於六經之中陛下酌損益於百代之後既昊天之成命得黎人之歡心九穀有年四方無事然後因吉土迎長日咸池屢舞太簇登歌萬靈識周旋之位百神知饗獻之節雲歛而紫燎高達風清而蕭韶遠聞信大報之無私亦元鑒之下昧臣當時集軍州官吏僧道百姓等丁寧宣示訖惟天之意莫違於細微如日之輝下隔於幽遠頑鈍知感恩神懷柔何則刑莫大於成獄陛下捨之罪無輕重恩莫深於延賞陛下推之澤及存歿行道求志敢於直言者既許以親覽觸淪星網屏於遠方者又移之近

如減來歲之新稅昭其儉也棄七歲之逋債宏諸仁也念勲臣而樹勲者益勸尊有德而不德者知慙賜羸老有衆帛之優禮神祇無牲幣之愛此所謂幽室晝曉枯條過春雷雨作而蟄蟲昭蘇疾風行而窮鳥飛舞率土臣下不勝大慶况臣蒙被恩澤獲齒生類會守遠郡阻窺盛禮徘徊天外目與心斷無任忭躍戀結之心謹遣突將王清朝等奉表陳賀以聞

馬汝南公華州賀赦表

唐

李商隱

文苑英華

奉如種以定天位新歷象以授人時乾健離明震動  
兌悅歧行喙息罔不慶幸臣某中賀臣聞裡昊天而  
旅上帝者聖人之重事畢殊休而發大號者哲后之  
洪猷故必致四圭以達誠制六器而申敬將崇嚴配  
必在元旬先之以蒼璧駢牲重之以雲門大呂然後  
玉猶有關於薦敬矣彼告虔周官三代之文絕而不  
續漢氏萬靈之位失而莫尋豈若皇帝陛下以大道  
遂羣生以至公臨寶祚上苞元象下愍皇祗黜幽陟  
明興廢繼絕靈芝甘露鄒之而不告史官赤鳳白麟  
陋之而不編瑞牒然後因孟春擇上辛率於國南式  
是歲首且天以陛下為子故必饗明誠人以陛下為  
天故必流膺澤踰千越萬邁五登三何則取直言之  
科則聽輿論者不足算設宥過之令則除卿議者未  
可倚延賞推恩用以勸禦災捍患之士減租退責將  
以矜水耕火耨之人養庶老頌渚廩煖帛之資走羣  
望潔剝牲瘞弊之禮古不覩者復覩古不聞者復聞  
萬蟄蘇而六幽盡開五刑藏而九土咸闢臣當時集

軍州官吏等丁寧告示訖况臣嘗備論思獲叨侍從  
當時仙禁慙視草以無能此日恭壇望給薪而靡及  
徘徊旬服跼蹐闕城雖有慶於文明竟無階於奔走  
司馬談闕陪盛禮沒齒難忘蕭望之願立本朝馳魂  
莫極無任忤舞結戀之至

賀老人星見表

唐

李商隱

文苑英華

春秋元命苞曰嘉置弧北指一大星為老人星治平則見見則王者壽常以秋分候之南郊

臣某言聖惟合德神寶効祥必垂有爛之文以表無疆之祚臣某中賀臣聞元象示人昊穹凝命曜為經而宿為紀則日常名斗挹酒而牛服箱或標虛獨未若候時而出有道則彰居五福之先在三星之列伏惟皇帝陛下昭明老契游泳莊寰戒是中秋呈茲上瑞况見於午位又屬寅時仰考元符乃有深意自南耀彩將空解溫之風近曉流光欲助無私之日皇心載裕靈鑑孔昭九居率土之濱皆慶后天之壽臣謹蒙重寄寶遠清光送元燕於梁間傷時自切望白榆於天上厥路無由賀聖戀思無任蹈舞屏營之至

馬榮陽公賀幽州破吳寇表

唐

李商隱

文苑英華

臣某言臣得本道進奏官某狀報某日月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奏破奚北部落及諸山奚除舊奚王匿即所管外殺戮首領丁壯老幼并殺獲牛羊焚燒車帳器械等計二十萬刺史已下面皮一百具耳二百隻吳車五百乘羊一萬口牛一千五百頭者天聲遠疊廟略遐宣白虜獲於寧臺赤夷俘於燕路臣某中賀臣竊窺舊史巡聽前朝有天子憂邊清霄輟寐將軍出塞白首言歸至乃或勝或奔一彼一此竟因塞却之柝即停絕漢之烽猶欲叙烈旂常告功祧廟用其勳勝謂曰難能况幽朔巨郡全燕重地薦臻奚寇猶亂華人田讓之護鮮早莫能深入祭彤之軍遼水唯遣相攻近歲以來為患滋甚是單于偵還之路懷駒支漏泄之奸張仲武重威國恩習知邊事同三師而隸楚作五餌以開戎乘其羈隋之肯俄得剪除之便燕犀密掛冀馬潛羈超距投石者動過千羣戟手科頭者略踰萬計坎三鼓而河流自却聲六校而屋瓦皆飛自使鴟懼喪林危杜迷穴無舟掬指有地僵尸

未驚紫陌之烏前軍已蹙不啖淮山之鶴後隊仍窮  
遂分袁尚之頭顱仍裂蚩尤之肩骨穹廬落燼同甲  
揚灰山集雲屯大收其車乘角羸耳濕盡獲其牛羊  
柳水載澄桑河無事爰施言語入解皇威此皆皇帝  
陛下功格上元運膺下武授茲成算於彼當仁震肅  
九圍歡呼萬國音報難云始胡塵首起於盧龍今開  
大有期而漢將先清於涿鹿人謀允若靈貺昭然固  
已上慶祖宗下光編策錄圖洪範競三古之殊猷王  
檢金泥有百神之靈符臣雖當防遏不介邊陲空增  
氣於懦夫實叨榮於下將日圓千里天益九重奉一  
月之捷書唯知拊舞獻萬年之壽酒尚隔班行念風  
水於遐藩寄夢寐於宣室無任望闕結戀之至

賀平黨項表 宣宗

唐 杜牧 文苑英華

臣某言伏奉二月二十七日勅黨項剪除北邊寧靜  
華夏同慶道路歡呼臣某誠慶誠抃頓首頓首伏以  
上天有震耀殺戮王者有攻討誅夷是以不暫費者  
不久寧不一勞者不永逸伏以自古處 於中華  
未有不為患者春秋時長狄攻魯北戎病齊破衛陵  
燕侵秦抗晉西漢趙充國納先零於內地東朝馬文  
泉置當煎於三輔自後熾大侵亂關中戰爭十年騷  
擾四海凌逼京邑發掘園陵段頊不生終不能滅後  
至曹公因匈奴衰弱分為五部處在汾晉散而居之  
元海傑然者亂華夏中原喪沒九數百年國朝貞觀  
之初突厥破滅太宗惑彥博之利口忽文貞之成策  
處其降衆置於河南不數十年果殘燕趙興師命將  
輸穀饋財天下騷然始能殄滅是知古今 處在  
中土未有不為亂者伏以党羗雜種本在河外生西  
北之助俗稟天地之戾氣為西戎所變舉種來降國  
家納之置於內地爰受冠帶兼伏征徭角駱既成觝  
觸是務天寶至德之際北燕偏重中原一撤大厯建

中之昔逆胡余波巨盜再起党羌因此亦恣猖狂免  
伏鳥飛為戎虜之耳目狼心梟響作却敵之殘賊比  
以回鶻未殄吐蕃正強且須羈縻未可重振於是邊  
疆日駭種類威繁每至勁弓折膠重馬免乳以魁健  
之質張忿驚之兇劫饋谷以焚舟殺輅車而閑道衆  
虺盤結羣犬呌牙依據深山出沒險逕近在宇下游  
於穀中艱難已來不能剗削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  
孝皇帝皇天縱聖赫日資明威極風霆謀先造化潛  
運睿算獨決神機算宿禍牙狼星斂角戊日禱馬太

白楊眉按鎖而邊事無遺聚米而兵形盡見披其要  
地禱以奇兵默窮搏人鹿急走險囊封赤白雜香繼  
來雄走檄書遠近同至蘇辛李蔡傳鄭甘陳十萬齊  
呼四面同行軍猶枕席之上敗虜於阻險之中或  
以利戈森喉或以長矛挾脅僵尸積疊千山之草木  
盡腥霆電轟喧萬里之威靈大震詩曰不吊昊天亂  
靡有定此言中國不振蠻夷入伐下人號天以告亂  
也復曰宣王薄伐小雅中興是知武功不成文德不  
洽阜陶無遺之戒史佚非類之言若不殄除何為家

國自此兵為農器幸作軒車泥紫金於常山沈殘戎  
於青海天覆盡得禹畫無遺統華夏為一家用  
為四守萬物由道百度皆貞遠起三代之風使無一  
人之虐臣僻左小郡撲檄散材空通流年徒生聖代  
尚能為詩見志作歌極情上詠神功庶垂後代不獲  
稱慶闕庭無任踴躍屏營之志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河清表

宋 缺名

真宗祥符三年十一月陝州言寶縣河清羣官稱賀十一月再清晏殊上河清頌夏竦上賦是時方議祀汾陰故表首聯有后祇秩祀適陳母氏之儀

語

后祇秩祀遠從母氏之儀坎德開先時薦清河之瑞表非常之景貺昭至感之精通九在見聞孰不欣忭伏惟

誕揚基命欽率元謨得虞帝之執中體成湯之秉哲

人文煥而永稱聖風行而普和名山既升集四靈而為畜萬物咸賴顧行葦而不傷恬淡宅中雍容垂拱天鑒王德啓真籙以今符民戴上庥奄坤區而望幸講求茂實俯詢衆同增修節之宮於發襄城之駕威儀浸盛兼尚輅以齊駟福應駢臻豈漢鼎而專美惟域中四大地一以攸寧天生五材水潤下而為利稽九河之既導冠四瀆以稱尊抱雕壤以榮迴合汾源而奔注舟師振楫幾泊於涇泥川后靜波俄澄於江練連銀漢而共色侔浪井以成文三門緩激箭之

流百丈見纖鱗之戲蕩邪却穢挹之無遜于甘泉薦潔明馨用之可資於元酒實千年之慶會同萬世以延鴻臣等將事嚴祠獲觀王應顧綽紳之士已拜於封章止洵決之間又窺於列奏願樂在道之著位式昭希代之殊祥

賀南郊禮畢表

宋 王安石 文鑑

精明條達神睠顧而依懷膏澤川流人歡呼而踊厲  
臣聞語孝之至莫大於配天議禮而輕不足以享帝  
能舉釐事實歸聖時恭惟皇帝陛下鴻化已昭康年  
屢應奔走邁豆有釐正之治官潔醴粢盛有底慎之  
財賦禮成穀旦思決黼區雖洛誦之休明尚難譬稱  
豈兒寬之淺訥能盡揄揚臣荷慈憐方櫻哀瘵望九  
賓之神笏獨遠句傳狎百獸於山林猶知率舞

賀赦表

宋 王安石 文鑑

精意上昭神靈底豫茂恩旁暢夷夏接和臣聞道以  
饗帝為難禮以配天為至有秩斯祐唯四表之歡心  
胡臬重時匪九州之美味自古在昔若聖與仁厥遭  
昌辰乃觀熙事恭惟陛下邁種三德敷奏九功率顯  
奉璋之衆髦肇稱奠璧之新禮廟邁致孝如血告幽  
誠既格於蒼昊福遂均於品庶振憂矜寡原有青裁  
第五王以褒封善人是富發三錢而慶賜賤者不虛  
天其居故人以呼舞臣夙叨寵獎覩值休成雖無預  
於駿奔實不勝於竊忭

徐州賀河平表

宋 蘇 軾 文鑑

聖謨獨運天眷莫違庶邦子來民罔告病萬杵雷動  
役不逾時遂消東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  
人亡後患喜若再生伏以大河爲災歷世所病禹治  
兗州之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房之宮二十餘年  
而定未有叔狂瀾於既潰復故道於將堙俛仰而成  
神速若此恭惟皇帝陛下至仁博施神智亡方達四  
聰以來衆言廣大孝以安宗廟水當潤下河不溢流  
屬歲久之無虞故惠生於所忽方其決也水吏失其  
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功有德而非人功振古  
所亡溥天同慶雖豐沛之大澤實汴泗之所鍾伊昔  
橫流凜孤城之若塊迨茲平定蔚秋稼以如雲害既  
廣則利多憂獨深而喜倍雖官守有限不獲趨外庭  
以稱觴而民意所同亦能抒下情而作頌

賀駕幸太學表

宋 蘇 軾 文鑑

輦回原廟既崇廣孝之風偃次儒宮復示右文之化  
禮行一日風動四方臣聞五學之臨三代所共蓋天  
子不敢自聖而盛德必有達尊在漢永平始舉是禮  
雖臨雍拜老有先王之規而正坐自講非人主之事  
豈如允哲退託不能奠爵復興意默通於先聖橫經  
問難言各盡於諸儒恭惟皇帝陛下文武憲邦聰明  
齊聖大度同符於藝祖至仁追配於昭陵故舉舊章  
以興盛節臣早塵法從久侍經緯永矣馳誠想聞合  
語於東序斐然作頌行觀獻賦於西戎

立皇后賀表

宋 蘇 軾 文 鑑

續文維幸倪天之味事闕廟社喜溢人神臣聞三代之興皆有內助二南之化資本人倫維闕維正始之風具既醉太平之福民有所恃邦其永昌恭惟皇帝陛下自誠而明惟睿而聖輯寧華夏德既茂於治朝輔順陰陽政兼修於內職既膺大慶益廣至仁下逮海隅夫婦無有愁嘆上符天造日月為之光明受祿無疆與民同樂

尚書禮部元會奏天下祥瑞表

宋 林 希 文 鑑

臣等言尚書禮部得元豐五年天下所上祥瑞宣徽南院使判北京臣拱辰承議即提舉河北常平等事臣宜之通議大夫知秦州臣公孺龍圖閣侍制知青州臣綰正議大夫知安州臣甫朝議大夫知興元府臣景華朝奉大夫知榮州臣震西上閣門使知雄州臣舜卿禮賓使知安肅軍臣孝綽文思使知憲州臣說朝散郎知鼎州臣伋知歙州臣堯封朝奉郎知蜀州臣少連承議郎知安德軍臣從諒知利州臣山等言所部有芝生於州宅寺觀殿閣柱有七莖者一苗生尺餘者六牛生二犢者二嘉禾合穗者三五本合為一考一麥一莖三穗者四四穗者五穗者百餘穗者各一白鳥白鵲生於巢者各一臣聞聖人出而四海清帝命昭而萬靈集必致諸福之物以表太平之符伏惟皇帝陛下體堯之仁躬舜之孝力行勤儉而本以化物誠意惻怛而出於愛民是以指麾之間功業成就覆載之內陰陽協和蒙被羣生決肌膚而淪骨髓涵濡異類需動植而洽飛翔仰而觀者景星

慶雲俯而視者醴泉甘露扶疎煒煜發為朱草三秀  
之英游泳服馴則有白麟一角之異嘉範連理之木  
異畝同類之禾巢鵲可附而窺池龍可奉而擾謂宜  
作為聲詩而奏於郊廟深詔太史而著之簡編以永  
無疆之休以昭特起之蹟考諸已往固可謂絕世之  
殊祥抑而弗宣猶以爲盛德之餘事自時所紀殆不  
絕書今者駕鸞輅以文明道撞黃鍾而御太極典禮  
大傳官儀一新殊方駸奔重驛輻湊自昔辨髮弁裳  
窮瘼之所未至踰沙軼漠言語之所未通咸奉玉帛  
而介九賓襲衣冠而獻萬壽烜赫威德冠古超今魏  
魏煌煌傳示無極鋪張王惠之衆美褒對皇家之盛  
容臣等恭率有司伏尋故事稽承圖謀宜先象齒之  
珍敷道句臚敢上龍輝之奏歡呼抃蹈倍萬常情

賀明堂禮成肆赦表

元祐四年

宋 曾

肇 文鑑

侑帝饗親既金聲而玉振赦過宥罪遂雷動以風行  
歡聲達於幅員協氣充乎上下竊以躬事天之禮莫  
如王者之堂極嚴父之心是謂聖人之孝講茲鉅典  
屬在熙朝即路寢以親祠兆於仁祖黜五精之並祭  
斷自神宗光昭前聞啓迪後嗣恭惟陛下紹膺寶命  
祇適先猷平成百度而不有其功覆載羣生而不尸  
其德謂時和歲豐之效乃高穹顧諟而然謂刑清武  
偃之祥乃七廟威神之致矧屬承祧之始永懷濡露  
之恩將伸報本之誠且展事生之道以祭恐數而瀆  
故遵三歲之期以郊則遠而疏故度九筵之位季秋  
令月吉日上辛備法駕之儀協雅聲之奏牲牷博碩  
遵豆靖嘉元龜大輅之旅陳篆較錯衡之輻輳并柯  
共抵按圖謀而充進璧首貫冑衽衣冠而就列以引  
以翼有壬有林奠珪幣以充虔舞羽旄而象德靈心  
合答精意感通嘉得四海之歡增授萬年之策尚念  
有司之庶獄豈無弗獲之一夫乃御端闈亟敷大號  
潞瑕盜穢已責連鰥空狴犴而縱縲囚開御府以賜

軍士布慶施德昭天漏泉彼泣辜弛網之仁推食解衣之惠方之於此不其狹與臣忝綴從班適分州寄莫與奉璋之列徒懷拱極之心

賀赤烏白鵲表

宋 汪藻

治格時雍祥昭羽屬生皆異稟凝丹素以成形出若相符信圖書之上瑞必有召此夫非偶然中賀伏以烏本陽精鵲知歲事方聖作紹隆於大德適天時應在於金襴宜爾珍禽呈茲瑞質孝能致哺煌煌儀則之新喜必傳音翬翬羽毛之潔用明諸福之畢至孰謂二虫之無知恭惟皇帝陛下保合太和輝熙純嘏踐行喙息皆安性命之情岳貢川珍盡發乾坤之蘊是生神物來相昌期將合來以成章乃同時而薦祉徂翔有煒協周家王屋之符粹美而真異莊子彫陵之見既九重之有托寧三匝以求安臣等幸列近司喜逢休應有生咸遂宜多可俯之巢同類相求將致來儀之鳳

賀北郊禮成肆赦表

宋 孫 觀

肇禋吉土消日至之休成昭格柔祗報坤元之博厚  
允膺並貺玉顯顧懷竊以求象類於陰陽致明察於  
天地三代受命式嚴肆祀之常兩漢卜郊乃有合祭  
之禮洪惟永命駿發德音遘上帝之勃興準六經而  
制作交靈心於祗順允答資生伸母事之至誠聿崇  
親饗舞咸池以合成樂飭齊輅以建太常琬陞再成  
合于揭數尊靈異制寵厥含章褒對百神曰崇仰於  
方澤作為六品奠嘉王於黃琮用能風雨弗迷星緯  
咸叙充嘉氣於重宇燭榮光於嚮辰神人以和祖考  
成格薦祭如在罪主幣庶理之儀彤璽來臨致却陵  
羸介之物恭惟陛下欽承駿命祇翼貽謀億萬千載  
之闕遺折衷諸儒之稽攷斷自睿意發揮稷卨臣等  
預覩齊明叨陪陟降率時昭考輯曠世之彌文於赫  
湯孫繼自今而作古

賀太上皇七十表

高宗紹興末傳位太子自稱太上皇

宋 宋 養晦

皇圖授聖綿寶歷於萬年帝夢與齡開壽編於七袞  
修熙朝之盛事溢萬宇之歡聲臣聞有永降年自天  
祈命大德必壽從古而然千二百歲而不衰蓋修身  
之有道百二十刻而成度徒增漏以為期於皇上聖  
之臨度越前王之懿授神器於雍熙之日心懷脫屣  
之高傳至養於康強之時年及從心之造非祠禱而  
徑躋於上壽不導引而自籍於長生 誠參化育  
道映希夷為天下得人畫付謳歌之啓與造物為侶  
咸歸富壽於堯在天心眷顧以方隆致壽算增崇而  
未已衍二首六身之數仰符基命之辰會三稅九章  
之元將衍後天之算恩給新主孝治有光臣持節南  
州馳神北闕稱觴漢殿身雖遠於鵷行祝壽堯封心  
豈忘於虎拜

賀冊后表

宋 趙惠莊

天心作配是開倪妹之祥坤德無疆武正象星之序  
吉符龜筮望協人神竊以陰陽迭運則四時成日月  
並照而萬物麗奎山啓而興夏姜嫄降而生周故當  
唐智有臨之時必有恭儉節用之助禮斯為重教所  
由興 再造丕基系隆景命敬修以遠聲色克勤  
以御家邦清廟精禋謹春秋之明薦東朝至養承朝  
夕之慈顏王惟輔佐之求宜遠柔良之選載稽故事  
爰講禮儀上遵母訓之嚴下徇官師之請章璽綬以  
備物儼禕褕以展容芳懿揚於椒房高明儼乎宸極  
人倫既正風既始於闕雅王化攸基時自臻於麟趾  
臣等又蒙樂育獲際盛明不顯其光知四方之賴慶  
乃占我夢則百世之垂休竊同遐邁之心式極驩愉  
之詠

賀誅吳曦表

宋 名 闕

河山有誓敢爾負恩天地不容竟茲投首人神憤雪  
海宇權同恭惟 詔開中興布宣聖武三軍叶力  
事方急於規恢一夫當關志乃謀於竊據公連異類  
欲悖太陽以所守匪親而化為豺狼謂無天道見無  
禮於君而誅如鳥雀爭變人心不勞尺兵遂膏齊斧  
平剗闢於蜀本元和聖德之明除子璋於綿豈成都  
猛將之力臣叨聯近屬假守神臬自聞露布之馳不  
知展齒之拊大開明堂之朝賀深慰清廟之宣揚



代宰臣以下賀車駕幸秘書省表 呂祖謙

東觀書林久俟漢儀之親西崑策府載瞻周馭之臨  
嗣三紀之閏纂軼百王之盛節切以斯文崇替與世  
降并自我祖宗嚴載藉萃藏之地於時典冊踵乘與  
游幸之書從容歲誨之求廣大俊良之聚交圖再造  
華省一新爰親御於右文用仰繩於前武重明善繼  
太乙丕承乙夜曠陳念初載網羅之不易斯朝班入  
思中興儲養之有源乃臨三館髦彥之躋爰展列聖  
圖書之與帝暉下臨光榮河溫洛之藏天藻昭垂跨  
過沛橫汾之詠湛露示醇醲之惠承雲宣紀繹之音  
一日萬幾會靡齊居之暇九流七略獨煩清蹕之留  
益以恢稽古尚德之風夫豈為歸治樂成之舉聲名  
布濩慶澤汪洋恭惟 秩叙元經裁成王度多聞  
將來建事既惠顧於簡編大烹所以養賢復均盼於  
醕醴士心興起雅道流行臣等服在具僚身逢昌會  
獻從臣之頌敢揚屬於鴻休近天子之光清具宣於  
德意

代宰臣以下賀雪表 宋 呂祖謙

皇極之主疇既叙於時寒豐年之冬兆先占於積雪  
續紛六幕賁冒九圍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接靜嘉師  
財成元化嚴凝西北歛元氣以方并疆理南東瞻同  
雲之已合瑞呈禹甸喜溢堯衢臣等幸際昌辰欣逢  
休應授簡而居客右雖慙梁苑之辭為樂而與民同  
請上齊宮之對

加太后尊號賀表

李廷忠

雲閣重侍夙承貽燕之謀天號煥揚虔奉歸尊之冊  
騷孚有截福介無疆臣聞漢立女宮莫隆於長信周  
稱三母實始於太姜蓋孝之大者顯其親必等而上  
之至於祖先朝資輔贊之力再世蒙擁祐之功信非  
常名可盡至美恭惟皇帝陛下大猷稽叅高行冠倫  
五日東朝本列聖相傳之誌一星南極正老人出見  
之時壽齡將七袞之崇寶牒不一書而足對揚景耀  
正闕上儀彤受敬於四方奉怡愉於億載臣康身淮  
許矯首日邊赫赫巍巍而起古今豈增華於帝典蟄  
蟄繩繩而宜孫子願播美於王風

皇太后加尊號賀皇帝表

宋

文天祥

重明以繼大人瑤圖垂慶介福而於王母王冊有光  
瑞溢簾帷重闕宗栢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敬仁成性  
歷數在躬惟后綏猷蹈堯舜之孝弟因親教愛奉任  
似之肅雍宜申慈極之尊式表聖倫之至臣叨兼兵  
輅諭企陞簾贊長信之徽稱已光漢制頌塗山之丕  
訓益大禹功

皇子賜名賴州賀皇帝表 宋 文天祥

家有嚴君托中興之昌歷天以聖子作大國之宗藩  
喜溢宮闈慶闕宗社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懋昭聖德  
厚正人倫保天命以宜君四方無侮貽孫謀而翼子  
百世可知爰錫嘉名載敷大號敬哉有土肇基二水  
之邦格於皇天式應三星之耀俾耆而父長發其祥  
臣廩述侯方傾心魏闕監王成憲願垂謨烈之休啓  
我後人益狀本支之盛

皇子進封左衛上將軍嘉國公賀皇太后表

宋 文天祥

東朝保父方隆堯母之仁西國分茅式薦文孫之慶  
兩宮色喜萬宇歡聲中賀恭惟壽和聖福皇太后陛  
下德厚慈元神怡長樂尊之至也上承視膳之勤宜  
爾純子下適含飴之趣瑤池日永玉葉春濃臣遠被  
繡衣踰瞻綠仗于其王母知介壽之來崇佑我後人  
願王國之有衍

賀親祀南郊表

元 謝 端 文類

四方於理事天致恭已之誠三年而郊卜月叶用辛  
之吉功成治定禮備樂和瑞拱無為純一不二肇舉  
明禋之典載嚴升配之文大呂黃鍾音協雲門之奏  
鎮圭纁籍琿璚蒼璧之華祥風和氣之與游景星慶  
雲之疊見穹示集貺宗社蒙休臣等叨佐清朝欣觀  
熙事列圓壇之八陛幸陪漢時以侍祠陳太階之六  
符願舉兕觥而上壽

賀親祀太廟表

元 盧 亘 文類

九重御極太平瑞拱於中天萬舞奏庭盛禮告成於  
清廟羣方胥贊百辟交孚剛健日新聰明時憲祖有  
功宗有德衍歷服之無疆車同軌書同文底蒸民之  
作又家晃昭華於日月笙鏞和協於神人崇億載之  
洪基舉累朝之曠典臣等忝司政府肅侍齊宮遵豆  
駸奔仰宣室受釐之慶衣冠稱賀效華封祝聖之誠

國子學賀登極表

明 蘇伯衡 文衡

寶歷在躬應千齡之上聖瑤圖啓運得百姓之懽心  
臨御云初誕歌為盛欽惟皇帝陛下聰明天縱剛健  
日新伏尺劍以定群雄道符漢祖歷一統而成大業  
功邁唐宗陶範前果以歲祀而上帝時歌詩書禮樂  
以造士而下民祇若風行雷動敷治象於多方春宥  
海涵播仁聲於庶類仰正統之誕紹知景命之永延  
允在生成罔不慶賴臣等獲覲鉅典幸際昌期車同  
軌書同文行同倫政治恭陳於善頌黨有庠衍有序  
國有學敷言願贊於成能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  
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代中書省賀平杭州秀越表

明 蘇伯衡 文衡

伏以近悅遠來率土歸聖人之德南征北伐無敵為  
王者之師遠瞻齊斧之特班遙見捷書之洊至羣情  
胥慶一統惟期中賀臣聞高帝開基載興齊楚之侵  
太宗啓運復加充實之誅夫欲和衆而安民則必兼  
弱而攻昧事非得已兵不留行茲益伏遇皇帝陛下  
智勇自天聰明冠世廓清區宇普禹衣被乎恩光循  
撫遐荒焚道上供其方物顧茲浙右尚阻華風爰致  
斯赫之威用副懷蘇之望收海陽以還其樹要定秦  
郵以搏其腹心濠梁泗水舉若摧枯臨淮壽春取如  
拾芥計益窮而負固地逾蹙而偷生宸慮彌切於解  
懸戎車遂勤於再駕勢成犄角人効智能引領義旗  
親黨之投戈恐後允懷仁聞謀臣之稽顙爭先雪  
首平吳松繼下齒錢塘于即縣登會稽于版圖崑山  
傳檄而從距牙斯拔檣李據誠而附藩屏悉空叛將  
就殲於藁街禁旅環攻其外郭茲雖天眷實出廟謨  
鐵厥渠魁佇看虞之不臘維其士女幸觀堯之授時  
臣等叨列星垣獲覲露布烟火萬里式歌神武之功

千羽兩階永底文明之治

建儲賀皇太后表

明 董 越

厚載同坤夙仰徽音之有繼重明出震實由合德之無疆前星拱帝座以流輝下土望慈宮而稽首恭惟皇太后陛下仁慈恭儉光大含宏作配先皇咏好逮於伊昔尊居宸極隆大孝於當時螽斯成摯木之仁麟趾應闕維之化天維立子有報斯勿替其歷年帝實造周后稷乃誕彌於厥月矧出軒龍之正位允符襟燕之休徵喜溢重闈豈但含飴有日慶流九廟實維主鬯得人是皆聖母垂休昌後之嘉符皇上純仁至孝之玉應而非偶然者也臣等躬逢盛事叨列清班當誕告於多方已下勝其驚忭遑渙汗乎大號敢獨後於蟻誠伏願薦祉百靈發祥萬世咏思齊於周雅地與久而天與長歌歛福於箕嘒星重輝而日重

耀

賀皇太子生表

明 陳 東

前星照采誕膺朱芾之祥幼海澄瀾載叶青宮之慶  
元良出震萬邦為之作貞繼體承乾百世所以彌懋  
故封人之祝聖三曰多男周士之願君再言錫胤赫  
惟皇帝陛下纂圖則大凝命令和禮樂逮百年之期  
仁聖接千歲之統克禋克祀盡制盡倫精錫竭於四  
郊孝享隆乎九廟是以神開熊夢吉兆燕蓀月軌青  
維適應祈年之候虹流華渚駿發長世之靈蘭殿維  
新桂宮攸啟山源毓秀龍標早協於瑤山璿極降芬  
鳳響乍迴於伊水瑤璋在耀七卷有輝於以仰副宗  
祔用是永安民社躬逢寶慶喜迎龜筮之長心舜瑤  
池莫比鳳儀之列自中竹帛有百恒情

聖駕大閱表

明 申時行

五名時戢幸途極辨之朝萬乘雲從肆舉大蒐之禮  
光生介冑歡動宸區恭惟皇帝陛下勇智兼資威權  
獨運無為恭已舞干羽於兩階不戰屈人來梯航於  
九譯然且戒衣袂而惕厲徹桑土以綢繆謂營制更  
新太祖之貽謀具在而鑒輿親閱列宗之保業尤勤  
自非宣屯於威靈何以觀揚乎光烈特移神蹕大簡  
戎行振旅中春修夏官之遺法攻車吉日紹周室之  
成規旌旗蔽天戈鋌耀日魚麗驚鶴陳分奇正之形  
狸首騶虞射中馳驅之節習威儀而數軍實明賞罰  
以動人心旣巽命之重申且晉錫之蕃庶非時需賜  
皇恩詎止於投醪無事飽歌士氣頓增於起距允矣  
盛王之偉略卓哉曠大之洪猷臣等濫典元戎叨承  
殊渥武夫赳赳愧干城腹心之賢喜色欣欣誦車馬  
羽旄之美當勦躬而從事用稽首以揚休伏望永懷  
根本之圖並用久長之術北暢南洽鼓神氣於八方  
內順外寧軼治功於千古

表

辭解

讓開府表

晉 羊 祜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造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常以智力不可疆造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造功未為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起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收盛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後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收祿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造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于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且臣祊竊雖又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光祿



大夫魯芝絮身寡敬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泣政  
宏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始終雖歷內外之  
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  
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  
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化不爾  
留連必於外虞有關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  
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

讓中書令表 明帝時上 晉 庾 亮

臣亮言臣九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  
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容逃難求食而已不悟  
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畝異常之顧既春  
同國士又申之婚姻元帝聘亮妹為皇太子妃遂階親寵累承非  
服弱冠濯纓沐浴元風頻繁省闈出總六軍十餘年  
間位起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  
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譏  
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情竟  
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  
哉之歌實在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  
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  
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  
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  
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  
族危向使西京七族呂霍上官東京六姓二竇及鄧  
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  
更相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

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圍之內矣此皆徃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名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王敦明其愚款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忠責邪實仰覽殷鑒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慙慙屢陳丹款而微情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

年矣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梁時作

梁任昉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青  
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願無措臣雲頓  
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進謝中庸  
退慙狂狷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為文而  
三冬靡就負書燕魏空彈菽粟躡齊楚徒知貧賤  
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黜見嗤持斧作牧以意茨<sub>機</sub>  
興諒<sub>補</sub>衣為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為民知升日之遠

百年上壽既曰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  
欲以安歸閉門荒郊再離寒暑兼以東臯數畝控帶  
朝夕關外一區悵望鍾阜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  
祿微賜金而歡同娛老折芟燔枯此馬自足陛下應  
期萬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臣蒙等離心  
功慙同德泥首在顏與棺未毀締構草昧敢叨天功  
獄訟謳歌示同民志而隆器大名一朝摠集顧已及  
躬何以臻此政當以接開白水<sub>疑</sub>列宅舊豐<sub>鑑</sub>忘捨  
講之尤殊存諸公之費俯拾青紫豈待明經臣雲頓

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闕諸隆替遠惟則哲  
在市猶難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sub>碑</sub>  
郭<sub>林</sub>拔十得五尚曰比肩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  
天機暫發顧無足算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  
識量以臣況之一何遼落齊季陵遲官方淆亂鴻都  
不綱西園成市金章有盈筭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  
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  
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  
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sub>儲</sub>或成軍河

內<sub>恣</sub>或制勝帷幄<sub>野</sub>或門人加親<sub>鄒</sub>或與時抑揚<sub>叔</sub>  
或隱若敵國<sub>誤</sub>或策定禁中<sub>鄒</sub>或功成野戰<sub>續</sub>或盛  
德如卓茂或節道如桓榮或四姓侍祀<sub>漢明帝時外戚有樊郭陰馬</sub>  
已無足紀五侯外戚<sub>成帝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時王商</sub>且非舊章而  
臣之所附惟在恩澤既義異時庸實榮幸儒者雖小  
人貪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諱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  
易農而仕乃祖元平<sub>范</sub>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  
士位裁元凱任止牧伯高祖少連夙秉高尚所富者  
義所乏者時薄官東朝謝病下邑先志不忘愚臣是

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並冢  
司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  
未為連達臣雖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  
為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管削愛同絲麻  
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矜臣所  
乞特迴寵命則彛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  
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

讓兵部尚書平章事表 唐 張說

臣說言伏奉九月十九日制書到并州授臣兵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王人在門驛騎臨路奉恩循分  
以慙以惕臣說中謝臣早以書生射策載筆聖朝晚  
以軍諮典兵秉旄乘塞祿非授進寵是宸衷久待王  
階四掌綸誥一心好直三黜其宜今復用之猶夫人  
也何足以舉明邦政光輝帝猷更笑疲駮來塵法駕  
又臣已受命司藉專意簡書所希散冗因聞就業忽  
叨劇職責大憂深人心有限事難兩濟國史無成臣  
執其臯上思薦賢以自代下願分守以全節竊見開  
府宋璟清介獨立倚法不回詹事陸象先清明向道  
臨事能斷其高明有素歷朝之所伏委其積行無疵  
衆人之所體信揆停往任未盡宿誠乞迴此恩以納  
來効必能補舊政之缺漏廣前途之軌轍雖探心角  
力臣頗與二子齊驅然校德考年彼皆有一日之長  
天下若累聖之公器宰相者萬方之具瞻臣所以廷  
讓彰言不陳密啓伏願聖恩聽輿論而舉俾諸舍賜  
儻朝任得人實海內幸甚無任力微任重惶懼之至

謹奉表陳讓

讓右丞相表

唐 張 說

臣說言伏奉今月十日制書除臣尚書右丞相恩命自天戰戰無地臣說中謝臣少長儒門懇鑿墳史才非高格官不因人徒以命偶龍興位階鴻漸五入西掖七踐南宮中間拙延謫放直招玷缺傷矢之鳥聞弦虛墜賜環之客聽歌先泣此則兔為危感氣由懼奪安可重叔廢器再辱端揆何以師長禮闈正持憲府當今典章革故風教開新野無四隱朝有三傑具瞻之地願擇時髦臣幸沐遺簪墜履之恩好生養老之德朝遊簡牘暮對圖書受賜無涯循榮過分豈更干處士之橫議招徇奴之遙哂父濕自瘡負乘致寇雖則愚情懷戀覲冒求寵亦望聖慈限恕令度餘年願停今授長守舊史罄陳肝膽非敢飾讓謹詣朝堂奉表自乞臣說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告

辭起復表

宋 富弼 文鑑

喪次銜哀甫終卒哭使華傳命繼至樊廬心積驚憂  
情深屠裂雖屢傾於丹慙尚未錫於俞音天遠莫量  
物微難動不避懇頌之咎更陳隕絕之詞必冀神聰  
俯從哀請伏念臣早罹家難偏奉母慈猥以蠢愚最  
鍾愛育享祿未幾遽經風樹之悲報德永遠徒懷霜  
露之感寢苦枕塊而遠抱至痛食稻衣錦則若為自  
安實非人情尤紊邦治况今中外無事左右得賢共  
輔聖明之期安有驟曠之務曲蒙下詔更起孤臣在  
陛下馭國之方蓋欲不遺於舊物於朝廷敦化之道  
必恐有誤於蒼生何須稽故事以遂前事之非正可  
存禮經以圖今日之善行之即是義不為難豈惟於  
陛下有復古之風抑亦俾愚臣得事親之道一為匪  
戾兩得其宜兼臣悲傷之餘衰病交至精力已耗神  
觀未還假使充員豈堪應務苟令終畢於祥禱庶幾  
稍復於幹魂得此從容可備驅策伏望 日月照  
臨天地包容盡母氏平生之思憐人子罔極之苦曲  
矜末志得 鉅憂生意凋零或尚未捐於清壑清光

咫尺終期伏望於雲天悲感增深懇願兼劇

辭免領開封府事表

宋 李綱

靖康時方議和以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落職責  
建昌軍安置再謫寧江金兵再至帝悟和議之非  
除綱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

臣綱言伏奉閏十一月三日聖旨蒙恩復原官除資  
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者負罪黜幽方期濱於死  
所有過用舊乃幸許於生還叨祕殿之華資膺天府  
之重寄恩光併集圖稱爲難敢冒貢於旋辭以仰干  
於鴻造中謝伏念臣迂愚有素結約亡奇顧造道之

弗優乃逢辰之過幸秉史筆於政和天臨之日與國  
政於靖康龍飛之初直道以行孤忠自許但知愛君  
而憂國豈復計家而謀身初被中傷若沙蟲之射影  
終遭巧詆類貝錦以成文致慈母投杼而下機緣蒼  
蠅變白而爲黑必欲擠之死地豈徒竄之蠻方類仁  
明之燭幽俾孤危而假息飄零去國寧悲骨肉之生  
離寤寐懷君恐墮胡之姦計果聞鐵騎再犯金城  
號令阻隔者半年煙火斷絕者千里雖心馳魏闕之  
下常夢清都而身滯江湖之濱若陪義旅痛心疾首

泣血忘生忽承召命之頒倏若沉疴之去雖韓安國  
起徒歎以爲內史而張子高由亡命以刺冀州方之  
所蒙詎足爲比顧以才綿力薄無能之質而當賢智  
馳驚不足之秋已試罔功力辭乃可然念宗社危急  
國家艱難二聖拘甚危之城四方駭不存之地乃君  
父憂辱之日豈臣子辭難之時率勵軍聲誓清國步  
抽釭掣尾破巨浪於長江旌旗改容觸畏景於隆暑  
碎身何有隕首以之伏遇 應天順人纂圖繼統  
英武震於 孝弟通於神明攬用賢材駕馭豪傑

勵枕戈嘗膽之志有濟世安民之心而臣憂患侵尋  
志氣凋落抑強扶弱詎堪收養於細民修政撫戎庶  
可圖上於方略伏望收還成命以穆師言則臣失東  
隅而叔桑榆捐軀未晚先朝露而填溝壑結草烏期



表三

陳謝

謝賜香藥面脂表

唐 張九齡

臣某言某至宣和旨賜臣襲衣香面脂及小通中散  
等藥捧日月之光寒移雪海沐雲雨之澤春入花門  
雕奩忽開珠囊暫解蘭薰異氣玉潤凝脂藥自天來  
不假淮王之術香宜風度如傳荀令之衣臣才謝中  
人位參上將疆場効淺山嶽恩深惟因受遇之多轉  
覺輕生之速臣無任

謝授右拾遺表

呂溫

臣某言澤瀉窮鱗雷起幽藝應泰近侍冠軼常倫震  
驚失國兢跼固提臣某中謝臣嘗學舊史承訓先臣  
皆以奉上自致焉禁附下苟進焉恥臣所以既孤之  
後義不因依責洛中之薄田歸闕下之舊宅退藏其  
跡私誓於心不邀利於權門不求名於衆口星霜苦  
節夙夜精誠惟願投軀盛時自結明主愚誠神感人  
欲天從米蒙陛下自記姓名猥憐孤直振零丁於絕  
望拔曖昧於無階獨斷皇明起至清列俯降中貴內  
賜官告特違恒例光寵賤臣俾其不出戶庭坐生羽  
翼萬乘知已一鳴驚人公朝得盡節之方私室無謝  
恩之處顧惟凡陋叨此殊尤纏激血誠銘鏤膚骨採  
採恩重沉塗感深畢性命以爲期裂肝膽而何述惟  
當竭誠盡力効節明忠使丹心有孚白首無玷然後  
敢望披雲捧日一誠天顏則盡門之仄粉知歸百生  
之志願斯畢臣家雖在城多遠田野久廢簪笏皆須  
營備不復當時隨例拜謝闕庭

代百寮謝許饗宴表

唐 呂溫

臣某等言今月二十三日宰臣奏宣進旨如開百寮  
士庶等親友追遊公私宴集及晝日出城餞送每處  
奏報自今已後各暢所懷者志存必信義切同休令  
行如春神報若響寒木暉潤嚴氣變和推已感於人  
心發生先於天意臣某中謝臣聞與人同其樂者不  
必盡致於韶夏之庭在夫不奪其歡而已與物致於  
誠者不必日効於丹青之信在夫不察其細而已況  
乎縉紳之樂名教聚會以類臣子之事君父遊必有  
方宜足輕輦物情遠塵天聽伏惟 光纂十聖咸  
臨萬方神武功就人文化成窮溟無波豈哉將宴樂  
奏穆清感深乎共樂之道駕言遊幸思所以造人之  
方爰詔輔臣式將明命優諭卿士達於庶人琴筑追  
遊無憚京華輜輶送遠勿限嚴城某吏司之苛察盡  
朝野之歡泰始覺飛沉之樂宇宙之寬物不自疑人  
知所措在宗載考夜飲承湛露之恩求友相鳴時宴  
奉祥雲之慶浹休聲於夷夏蒸喜氣於山川千載之  
昌運允符百王之遺美斯舉臣等謬膺寄任親奉休

明方感生成之德更蒙優貸之詔恭承睿旨務竭微  
心飽思屬厭醉念溫克戒竹林之虛誕去金谷之浮  
華君雖不察於泉魚臣敢有愧於屋漏承歡且懼居  
寵彌驚稽首知慚殺身何報

爲安平公范州謝上表

唐 李商隱

臣某言臣自承明詔移鎮東藩望闕而血涕以辭戒  
除而星奔不息即以今月五日到任上訖當昔集軍  
州官吏等宣布皇風聞揚元造歡聲雷動嘉氣雲高  
臣某中謝臣本由儒業獲廁榮朝粵自烏臺至於青  
瑣累更近地皆奉休期用盡心以書紳長憂福過取  
知足而銘座敢微時來旋屬皇帝陛下垂意闕城推  
心旬服俾之防遏兼使緝經橫被天波未移星瑄豈  
期非次忽致殊遷察俗雄藩分榮大憲地濱河濟山  
奄龜蒙本孔里周封有堯祠舜澤九州之名數甚古  
三代之禮樂舊傳退省何人合安茲地撫躬而決背  
汗下仰思而溢面淚流況所部驍雄素秉節制爲於  
當代便屬文臣畫武聚螢昔惟久事筆硯佩韃帶鵝  
令寧能執干戈幸臣前在葦州日度奉詔條充宣戎  
律檢下而羊無九牧馭點而犬用左牽用令去任之  
時大有遮留之請盡三屬縣至萬餘人不放即速皆  
來卧轍竟稽朝發遂致宵奔請於茲時亦因前政冀  
新令蘇息長使謚寧然後遠訪雲亭高尋日觀備萬

乘登封之所設諸侯朝宿之儀盛禮獲覩微願斯畢  
過此已往不知所圖無任戴恩頌越之至謹奉表陳  
謝以聞

爲濮陽公陳許謝上表

唐 李商隱

濮陽公王茂元也

臣某言臣伏奉去月八日制書授臣前件官臣即以  
某月日到任上訖當時集軍州官吏僧道耆老等論  
揚皇化宣布齊慈連營成鼓於異風闔境均霑於充  
澤臣其中謝臣材謝漢飛義慙燕使獻書求試學劍  
邀勲大軻千艘早竊棲船之任勝兵萬數晚兼車騎  
之名雖任在啟行而昔當乘遠殊崖銅柱祇務廉平  
麻壘艾亭莫能恢復旋屬皇帝陛下荆枝叶慶棟藁  
傳輝臣得先中墨車入拜丹陛蘭臺假號棘署參榮  
奉漢后之園陵獲申送往掌周王之廩庾方切事居  
不謂遠董戎旃還持武節賜國既高於七命承家又  
慶於重辰維彼壁田寶聯鼎邑古之近甸今也雄藩  
想像汝南星聚而先賢未遠經過頓上水濁而強族  
皆除況在昔年常憐多壘載瞻軍顏深見士心貴孝  
忠之兩全則忠可移孝正文武之二道則武可輔文  
將謀將領之能必重英豪之選豈虞拔擢乃出羈微  
謹當阜俗而必致人和貞師而不爲兒戲使流庸自

占曉悍知方任崇水薤之規臣當可服黃霸米鹽之  
政臣亦不遠粗勤報効之資用贖食饗之責奉違軒  
鏡幾落堯窋比園葵以自傾畫唯向日羨海槎之不  
繫秋則經天感激而淚血霑衣兢憂而汗雨浹背無  
任感恩戀闕兢惕屏營之至

爲榮陽公桂州謝上表

唐 李商隱

榮陽公鄭亞也

臣某言臣奉違禁掖祇役遐取雖懸就日之誠懼曠  
宣風之寄乘轡載揚於永路輕船利濟於大川即以  
今月九日到任上訖臣某中謝臣係承儒訓生屬昌  
期初掛弁髦即親篋篋嘉樹無忘於封殖青禮不落  
於冠倫再擢詞科一登冊府祖遷歲律浮泛軍裝忽  
彰華英咸列通籍極望卽於南省備給事於左曹中  
間帖掌臺綱分修國史旋植尊童拒詔狂鹵亂華副  
中憲以急宣佐威城而逆護督晉氏遷延之後絕戎  
人值邇之奸敢伐善以攘瑜固盡誠於養棟伏惟皇  
帝陛下武推時夏文號欽明方將虔奉紫泥恭拜青  
環皇慈遽分專席叨賜再麾首南服以稱藩控西原  
而過冠秦惟廉部猶恐墜於斯文橫梁八軍資致憂  
於不武雖期竭力終懼敗官况俗雜華夷地兼縣道  
文身椎髻漸尉侏南起之餘叩鼓鳴鐘傳士樊州交  
之態網疎則魚漏緇急則鷹驚欲經緯以合宜顧章  
弦而匪易伏願陛下務修儉德廣廟廣風拾翠採珠

不勤異物驅屏逐象用示深仁始於閭俗之苛便獲  
稱君之美臣亦當求規水礪取戒脂膏冀少息於羣  
黎庶免拘於司敗三梁路阻九嶠山遙浮江過楚澤  
之萍望國隔番禺之桂遐思白鳥鎮聽音於周圍之  
中遠羨仙箕永固本於堯陞之上無任感恩望闕結  
懋屏營之至

黃州謝上表

宋 王元之 文鑑

乍離近侍猶承專城所有尤遠彌深感泣伏以黃州  
地連雲夢城倚大江唐時版籍二萬家稅錢三萬貫  
今人口不滿一萬稅錢止及六千雖久樂昇平尚未  
臻富庶永言養活亦藉循良如臣庸愚曷副憂寄謹  
當勤求人瘼遵奉詔條窒塞囂訟之民束縛儉嗇之  
吏敢言課最庶免曠遺况當求理之朝必爲無害之  
政伏念臣叨司帝誥又歷周星既不曾上殿求見天  
顏又不曾拜章論列時事入直則閉閣待制退朝則  
杜門讀書雖每日起居實經年抱疾不敢求假恐煩  
醫官自後承預史臣同修實錄晝夜不捨寢食殆忘  
己晝建隆四年見成一十七卷雖然未經進御自謂  
小有可觀忽坐流言不容絕筆夫讒譖之口聖賢難  
逃周公爲鴟鴞之詩仲尼有桓魋之嘆蓋行高於人  
則人所忌名出於衆則衆所排自古及今鮮不如此  
伏望皇帝陛下雷霆震怒日月迴光鑒曾參之殺人  
稍寬投杼察顏回之盜飯或出如簣未令君子之道  
消惟賴聖人之在上况臣孤平無援文雅修身不省

附離權臣祇是遭逢先帝但以心無苟合性昧隨時  
出一言不愧於神明謀一事必歸於正直愷於羣小  
誠有諤詞謀及卿士豈無公論以至兩朝掌誥四任  
詞臣紫垣最忝於舊人白首不離於郎署以微臣之  
行已遇陛下之至公久當辯明未敢伸理今則上國  
千里長淮一隅雖云守土之榮未免謫居之歎霜摧  
風敗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葵藿之心未死仰望  
旒宸不勝涕洟

汝州謝上表

楊億文經

祥符初楊億為兵部戶部郎五年以疾在告優詔  
權免朝直億有別墅在陽翟億母往視之因得疾  
請歸省不待報而行有劾億不俟命授太常少卿  
分司西京許就所居養療七年病愈起知汝州  
沉痾初釋寵寄薦臻祇命惟寅飾裝靡暇初臨郎閣  
獲見吏民端已若驚戴恩罔措伏念臣本由單弱特  
蒙方恩以重刻之微能際帝國之亨會驟參綸掖獲  
草芝函屬以堯德彌文漢辭兩雅雲章有爛諒黼黻  
以何施天津惟精亦哇咬之罔棄居常摩勵徒益空  
跡低蹤內庭預司密命值皇闈之有慶扈清蹕以多  
歡窺雲瑞於封中聽棹歌於汾曲四巡第頌誠辨麗  
之絕聞二堅興妖致冥煩之坐遣偶嬰沉痾遂劇支  
離因請急以歸寧遽迷魂而不復率由蹇否自抵困  
窮矧以葦爾之軀荒然去職羈孤至甚毀族居多噴  
有煩言實盈庭之可畏豁然大度終如地以見容比  
及痊平果蒙齒叙此蓋尊號皇帝陛下仁深慘怛德  
茂欽明軫舊故以興懷俾肖翹之遂性特加采錄令

獲便安伏况臨汝舊邦陪京近輔姬文之化所及首  
載聲詩地官之籍攸分寶繁兵賦士多嚴險民或情  
游置使勸農抑惟令典分條案俗蓋有新書臣亦夙  
侍疑嚴階履律度敢忘盡瘁以奉化成然念臣早以  
斷斷之薄材獲齒振振之近列典司訓誥就望威顏  
讀銘字於湯盤時瞻景式載史言於董筆獲次舊聞  
糾命遵屯崇階絕跡酒泉素願敢望於生歸鹿正殘  
編幾成於死恨今者星徽接吟竹使長人預方國之  
頌書稟天臺之布憲水深土厚足養於稿駭畫訪夕  
修冀無於祀政親末光而彌阻感再造以難勝

謝直集賢院表

宋 夏 竦 文鑑

北門禁省給青簡以試言東觀直廬降紫泥而命職  
莫追假人之刺彌彰過主之崇竊以承明設待詔之  
官實漢朝之芳潤嚴正啟修書之院乃唐氏之英華  
濟圖書之淵故龍鳳之字自非弓裘繼世章句名家  
通授義卑如之靈篇開書笏珥彤之故事則何以繼  
成康之美頌攷宣武之懿文陪法從於甘泉奉宸遊  
於屬玉况當聖日允屬簡求如臣者學不傳經文非  
近史青青子珮雖見刺於勞心翹翹錯薪亦濫期於  
刈楚望仕勝衣之歲薦名象日之期方傳帶以觀光  
遽星表而沿牒尋過國家誕敷又詔增廣六科方樓  
枹以徒勞遂上封而自薦始較文於藝苑旋試可於  
鼎司亟趨文石之揮遂忝延英之問擊棘庭曲敢望  
於九成禁帶分墉絃登於百雉陞象河之屬吏佐分  
虎之方州爰受代於瓜時遂歸朝於幄生典陳陳之  
粟閱山委之邱區從九九之車總絲芬之案賸暨還  
衡雁壤舍爵太宮既諧引籍於金閭將佐于藩之熊  
軾又慮沈迷簿領廢墜簡編員公朝振舉之科幸聖



主詳延之意遂殺青而奏技果出時以推恩葉林俾  
試於雕蟲書殿遂令於抱樂閣上帝之冊府目眩星  
辰登道家之蓬山足踐雲氣奉長青之餘論與先生  
而並行分直石渠地接嚴更之守縱觀金匱門連著  
作之廷載惟踈蹠之軀莫報乾坤之賜恭惟皇帝陞  
下事寢廟以至孝奉靈祇而克誠沆鴻藻於絕垠錄  
景炎於往號以文明而行健體柔克以居高縱觀唐  
漢之大猷備舉黃虞之故實睿恭和而六同韵天章  
麗而五佐飛恢崇務廣於斯文將擢不遺於小道遂  
使至孤之士獲座非次之恩東陵遠擬於西山羔裘  
遂登於孤懷歌衛風而合雅鸞齊紫而雜良誠當潔  
節於素綵敢不盟心於白水益三緘而出話彌九復  
以窮經求水淵惕厲之心奉日月照臨之鑒庶追素  
餐之謬仰酬明主之知愧懼所深兢惶不已

謝轉禮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表

宋 范仲淹文鑑

渙渥自天震惶無地改中臺之華序進內閣之清班  
盡出高明殊登秘近竊念臣發白顏卷賓於舜門一  
第爲榮四方無效爰自書林預選閣籍升華恥汨沒  
以懷安或感激而論事惟慕古人之節詎希英主之  
知伏惟皇帝陛下稟帝堯之聰明加漢高之豁達  
聖懷而虛受期鴻化以咸孚念三聖之艱難而成丕  
業求七人之蹇諤以補大猷臣獨愧非才首當清問  
危言多犯孤立自持斧鉞居前雷霆在上敢避樞機  
之禍終乘棄石之良陛下日月垂光江海敷量起其  
萬死假之一座望已絕於青雲咎未更於鴻濛誠易  
瀟宣之寄寧分肝曩之憂忽降綸章薦加寵數而况  
闕圖書之府叨處於深嚴踐雲龍之庭當備於顧問  
非名儒而不稱豈曲士之能堪矧適清曹仍居舊治  
輝榮大集士願何求敢不內守謨忠外修景行進退  
惟道遵聖賢視履之方始終一心副君父育材之造

謝除使相判相州表

宋 韓琦文鑑

宰職崇功莫副宵衣之治卿印得請重叨畫錦之行  
被恩典之特優顧人言而甚愧伏念臣早繇科第遂  
玷寵榮不圖翰墨之進身自竭涓塵而報國備員諫  
諍幾不免於竄投奮身疆陲實薦罹於艱阻獨恃聖  
神之眷誰謂援助之言仁宗皇帝知其守以孤忠謂  
可屬之大事慶歷之始已擢貳於樞機嘉祐之中乃  
進登於宰輔俄膺冢任深荷殊知當英廟之承祧逮  
聖人之嗣服稠重遭會罄竭愚庸惟知社稷之安豈  
顧家宗之末然而萬微多務一紀妨賢爲國持平敢  
自私於輕重裁人所欲固難免於愛憎加疾疹之嬰  
纏苦形神之耗弊勉訖因山之禮懇陳上印之宜伏  
蒙皇帝陛下念犬馬之力易衰廓日月之明爲照不  
罪再三之請至垂開可之音進秩地官剖符紛社建  
高牙之重既疏淮海之封增故里之光仍獎貂蟬之  
舊叨塵之甚今古疇偕敢不思盡瘁於寢興汎寢懷  
於内外在邊在庭之貴惟驅策以當前益堅益壯之  
心至縻捐而後已

謝宣召入翰林表

宋 歐陽修文鑑

使車八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豈識朝廷之故事緡  
紳疎數以爲儒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堪此竊以  
文章之任自古非輕待過寵榮至有私人之目詢謀  
獻納因加內相之名恩既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  
伏念臣器非宏遠識匪該明學不通古今之宜材不  
造方員之用久叨塵於侍從曾莫著於勞能而自出  
守外藩近遭家禍苟存餘喘復齒周行風波沆落青  
十年天日再瞻於雙闕進退之際已蕭瑟於霜毛慰  
勞有加賜憫憐於玉色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已分  
於早衰心敢萌於希進加以羈危之跡仇嫉交攻進  
退動繫於羣言議論多煩於睿聽雖覆載之造每賜  
保全而孤寒偷安常思引去伏蒙皇帝陛下俯憐舊  
物曲賜宸慈因內署之闕員俾講官而承乏臣敢不  
勉尋舊學益勵前修感遺等未棄之仁竭駑馬已疲  
之力無伸薄效少答鴻恩

南京留守謝上表

宋 歐陽修文鑑

守宮鑰之謹嚴敢忘夙夜而政條之纖悉上副憂勤  
寄任非堪經營並集伏念臣賦材庸薄稟數奇屯毀  
警交與兩嘗過實寵榮踰分動輒格尤念報效之未  
伸敢不竭忠而盡瘁因風波之可畏則思遠去以深  
藏迨此六年外更三守學偷安而杜口負素志以魏  
心朽質易衰已凋零於齒髮良時難得尚希冀於功  
名豈謂皇慈未捐舊物擢從支郎委以名都惟此別  
京舊當孔道簿領少勤於職事厨傳取悅於路人苟  
循俗吏之所爲雖能免過非有古人之大節未足報  
君

亳州謝上表

宋 歐陽修文鑑

貳政非才雖獲奉身而退分符善地猶懷竊祿之慙  
祇荷寵靈惟知戰懼伏念臣章句腐儒之學豈足經  
邦斗筭小器之量寧堪大用而叨塵二府首尾八年  
荷三朝之誤知罄一心而盡瘁若乃樞機宜慎而見  
事輒言陷穽當前而橫身不避竊尋前載未有能全  
怨出仇家構爲死禍造謗於下音初若含沙之射影  
但期陰以中人宣言於廷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  
聞而掩耳賴聖人之在上廓日月之至明悉覓罔誣  
遂投讒賊再念臣性實甚愚而踈於接物事多輕信  
而待以至誠如彼匪人失於泛愛平居握手惟期道  
義之交延譽當朝常丐齒牙之論而未乾薦禍之墨  
已彎射羿之弓知士其難世必以臣爲戒常情共惡  
人將不食其餘而臣與遊既昧於擇賢左端不思於  
將覆自貽禍孽幾至顛躋上煩睿聖之保全得完名  
節於終始泊懇辭於重任尤深惻於皇慈雖避寵辭  
隆僅能去位而清資顯秩愈更叨榮莫逃微倖之譏  
竇負心願之覩斯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大度堯舜

至仁察臣自取於怨仇本由孤直憫臣力難於勉強  
蓋臣衰殘既獲免於非辜仍曲從於私欲遂同萬物  
俾無失所之嗟未盡餘生敢忘必報之効

漳州通判謝上表

宋 唐 介 文 鑑

始竄嶺南人皆謂之心死及還湖外恩實出於再生  
仍復前官俾聞邸政仰叨成命增激微衷竊念臣寒  
素立身孤直無援歷官再紀才貳郎曹入朝踰年幸  
兼風憲臣自以逢聖明之治當言責之司祇知忠義  
以事君不顧患禍之及已凡所上奏必盡至公流輩  
爲臣寒心姦邪見臣切齒臣本欲爲耳目於陛下勉  
副東求不能效鷹犬於他人以希進用心雖無媿迹  
已甚孤屬權臣之擅朝肆已私而害政輒輸忠款冀  
補涓塵陞對之間未能悉意天威之下卒莫自明得  
罪一時竄身萬里流離遠道殆及期年積棄遐荒分  
甘散秩豈謂皇帝陛下存國大體察臣愚衷欲招諫  
者之言免爲後來之誡三推皇澤特與一官以邕廣  
之冠擢擇湖湘之守倅俾從征筦得佐即符然臣粗  
識義方薄知臣節紉忠獲罪頗百請以誠甘盡瘁報  
君雖九死而不悔謹當益勤官守以効軍興夙夜以  
思冀免於敗事毫分有補少荅於大恩

手詔令視事謝表

宋 王安石

謫議升聞已賴聖聰之密達懇誠上訴更煩周諮之  
丁寧竊以作威者主之權待察者臣之禮蓋雖蒙非  
常之厚遇亦將避可畏之煩言臣志尚非高才能無  
異舊惟所學之迂濶難以趨時因欲自屏於寬閒庶  
幾求志維聖人之時不可失而君子之義必有行故  
當陛下即政之初輒慕昔賢際可之仕越從鄉郡歸  
直禁林或因勸講而賜留或以論思而請對愚忠偶  
合即知素願之獲申庸聖日躋更懼淺聞之難副重  
叨殊獎承秉洪鈞所宜引分以固辭乃敢冒恩而輕  
就實恃明主知臣之有素故以孤身許國而無疑人  
習玩於久安吏循緣於積弊數言不忌設行無慙論  
善俗之方始欲徐徐而變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  
於施焉以物役已則神志有交戰之勞以道徇人則  
事功無必成之望恐上辜於眷屬誠竊幸於退藏猶  
貪仰附於末光亦冀相成於薄効比聞獨斷謂合食  
言但輸承命之忠遂觸招權之變因請避衆賢之路  
庶以厭異議之人伏蒙皇帝陛下敦大兼容清明旁

燭賜之神翰諭以至懷君臣之時常千載而難值天  
地之造豈一身之可酬敢不自忘形迹之嫌庶協神  
明之運

衡州鹽倉謝上表

宋 劉 執 文 鑑

弊書新法之害安石欲遠竄之上不聽但請監鹽倉核視鹽弊父老目為學士監

議令獻言知典刑之無赦原心觀過荷仁聖之有容貸其餘生處以善地伏念臣稟生數拙遭世聖明學不能窮理而知機材不足趨時而達變晦名遂以旋進濫文館之末游和鉛何功索米逾歲聞承人之偶攝篆於中堂旋誤聖知使備員於憲府仍職書林之舊就行御史之中始自愚臣前無故事方陛下繼承

於五聖而國朝治平者百年力勤肯穫之田大解不調之惡蒐拔羣材而審以器使變化百度而曠然日新臣於此時職在言路誓殫忠義敢避事權寧以孤賤訐切弗衆而危身不忍從容唱和負恩而速進狂愚自信裨益無方故宿官之日幾何而替言之罪非一至如均民而弛後回之率戶而出泉雖慮始樂成者愚人之不知然損下益上者先王之大戒報條十害冀補萬分議臣見識以為敗謀而亂化清衷獨見知其有責而盡言不詢以誅止容其去稅臺閣之二

職置滿湘之一涯有祿食使之存全有職事可以報效銜恩載幸揣分增憂此蓋伏遇  案臣孤忠全國大體不惜軀一夫之法庶幾留衆正之門謹當上體恩仁期於心報下堅節義死而不渝

謝禮部尚書表

宋 蘇 軾 文 鑑

備員西學已愧空疎易職東班尤驚忝冒遂領宗卿之任并爲儒者之榮始臣之學也以適用爲本而恥空言故其任也以及民爲心而慙尸祿乃者屢請治郡兼乞守邊欲及殘年少施實効而有志莫遂愧負何言今乃以文字爲官常語言爲職業下無所見其能否上無所考其幽明循省切心有覲面日故於拜恩之日少陳有孟之言孔子曰一言可以興邦而孟子亦曰一正君而國定昔漢文悅張釋之長者之言則以德化民輔成刑措之功而孝景入昩錯數術之語則以智馭物馴致七國之禍乃知爲國安危之本只在得失聽言之間恭惟陛下即位以來學如不及問道八年寒暑不解講讀之官談王而不及霸言義而不及利八年之間指陳至理何啻千萬雖所論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誠六曰明慈者謂好生惡殺不虐兵刑儉者謂約己省費不傷民財勤者謂躬親庶政不近女色慎者謂畏天法祖不輕人言誠者謂推心待下不用智

數明者謂專信君子不雜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陳迹先生之常談言無新奇人所易忽譬之欽膳則爲穀米羊豕雖非異味而有益於人譬之藥石則爲膏木參苓雖無近効而有益於命若陛下信受此言如御欽膳如服藥石則天人自應福祿難量而臣等所學先王之道亦不爲無補於世若陛下聽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聞春禽之聲秋蟲之鳴過耳而已則臣等雖以三尺之喙日誦五車之書反不如醫卜執技之流導書奔走之吏其爲尸素死有餘誅伏願陛下下一覽臣言少留聖意天下幸甚

謝宣召入院表

宋 蘇 軾 文 鑑

詔語春溫再命而僕使華天降一節以趨在故事以  
嘗聞豈平生之敢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草  
之官自唐為盛雖樞密事私號為北門學士之榮而  
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  
非徒好爵之縻兼享大亨之養玉堂賜篆仰淳化之  
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  
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  
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躡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生資文武天祚聖神雖亮陰不言尚隱高宗  
之德而訪落求勛已啟成王之心首擇輔臣次求法  
從知人材之難得承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力  
圖後効才不遠古雖懸兩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  
人之請

謝侍讀表

宋 蘇 軾 文 鑑

北門視草已叨儒者之極榮西學上賢復玷侍臣之  
高選省循非稱愧汗交懷竊惟講讀之臣止以言語  
為職考功課吏無殿最之可書陳善閉邪有膏澤之  
潛潤豈臣愚陋亦所克堪此蓋伏遇 憂思深長  
德業久大受先帝提難之託為神孫經遠之謀故選  
左右前後之人固非吉士使知興亡治亂之效莫若  
多聞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  
故使朝夕與之討論奉承日之清閑未知所報畢微  
生於畫墁終致此心



謝兼侍讀表

宋 蘇 軾

伏念臣志大而才短論迂而性剛以自用不回之心處衆人必爭之地不早退縮安能保全是以前年翰墨之林屢遭飛語再歲江湖之上粗免煩言豈比身愚智之殊蓋所居閑劇之致臣之自處何者爲宜况講讀之司惟懼最近分章摘句則何以報非常之知因事獻言又必貽前日之患雖仰恃天日之照實常負冰淵之虞奈惟皇帝陛下大德庇民小心順帝雖天覆地載以聖不可知爲神而日就月將以學而不厭爲智曲收舊物以廣多聞臣敢不職思其憂本無分於中外欲報之德誓不易於死生

湖州謝上表

宋 蘇 軾

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爲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迹堙微議論濶疎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真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川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却更許借資而顯受顧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羣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遠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

杭州謝上表

宋 蘇 軾

入奉禁嚴出膺方面皆人臣之殊選在儒者以尤禁  
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受寵逾涯積憂成  
疾既思退就於安養又欲外逃於滿盈仰荷至仁曲  
從繼賴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知  
朝廷輒近侍爲太守蓋聖主視天下如一家鞭朴未  
施爭訟幾絕臣之厚幸豈易名言此蓋伏遇太皇太  
后陛下天地之仁賢愚兼取日月之照和正自分每  
色函其慈廷欲保全其終始兄弟孤立嘗親侍於德  
音死生不移更誓名於晚節

謝賜歷日表

宋 蘇 軾 文鑑

歲頒正朔蓋春秋統始之經即賜璽書亦漢家寬大  
之詔實爲令典豈是空文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伏以望歲者生民之至情畏天者人君之大戒所以  
常言報應而不言時數每奏水旱而不奏嘉祥上有  
消復之心下有變調之道固資共理同底純熙恭惟  
皇帝陛下祇敬三靈憂勤萬宇爲仁一日自然天下  
之歸教民七年豈無善人之效臣敢不仰遵堯典寅  
奉夏時謹隄防溝洫之修行勞來安定之政庶殆繇  
力少助至仁

謝復官提舉玉局觀表

宋 蘇軾 文鑑

七年遠謫不意自全萬里生還實有天幸驟從縲紲復舊綬紳伏念臣才不逮人性多忤物剛褊自用可謂小忠獨狂妄行乃蹈大難皆臣自取不敢怨尤會真人之勃興與萬物而更始而臣獨在幽遠最爲冥頑迨茲起廢之初倍費生成之力終蒙記錄不遂棄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正位龍飛對時虎變神武不殺孰非受命之符清淨亡爲坐獲銷兵之福聰明不作邪正自分使臣得同草木之微共霑雨露之澤臣敢不益堅素守深念徂愆沒齒何求不厭飯蔬之陋蓋棺未已猶懷結草之忠

謝除中書舍人表

宋 蘇軾 文鑑

越從左史擢領西垣口出命書身參法從念山林之迹本無富貴之心聞命若驚固辭不獲伏念臣生本西蜀家世寒儒學以父兄爲師貧無公卿之助私有志於祿養輒自力於文詞慨然東遊無以上達際會仁祖訪求直言策語猖狂恃聖人之不諱考官怪起惡倖直之非宜孰知樞俗之言特被愛君之詔感激恩遇遂忘死生莫酬國士之知造有私門之禍未填溝壑重迫饑寒時於道途望見神考一封朝奏夕聞召對之音衆口交攻終致南邊之患生雖不遇嘗辱顧於二宗時不見容勢殆瀕於九死厄窮自致詎他何言敢云衰病之餘復被寵光之幸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母慈均覆坤德無私欲以任似之明躬行堯舜之道肆求多士以遺成王耆老畢會於朝廷耕築不遺於林莽遂令板擢猥及空疎馮唐已衰猶願雲中之徂貢禹雖老未忘封事之勤譬如木之在山生則荷恩而死無所怨水之於地行則潤下而止不敢辭臣之事君義亦如此故報之意非言所殫

尚書省謝車駕臨幸表

宋 林 希文 鑑

尚書省古大麓之職也漢謂之尚書臺亦謂之中臺南宋稱內臺唐改爲中臺又改爲文昌臺又改爲都臺宋仍爲尚書省

天臺肇建具崇喉舌之司帝車下臨增重陞簾之寄非常之舉視古無倫恭惟陛下天縱多能日新盛德剷除衆弊裁制萬微考先王以董治官立尚書以爲政本紀綱條理見微旨於新書勅作規模別牧司於著位蓋慮之積年而成於茲日開諸前世而驗於方

今忽紆清蹕之傳罕聳鴻都之觀且北辰居極外環象斗之宮而黃道所經旁及積星之位瞻威顧於咫尺被法語之丁寧初以王公退而交微分曹帥屬燦然周典之文臺肇拜恩陋彼漢郎之嘆矧復宗藩旅進禁從相趨凡獲待於宸遊皆預窺於聖作歡聲載溢慶榮過於一時信史傳書流美談於萬世臣等叨膺重任久負明恩願懷傳位之慚第劇逢辰之幸敢忘策勵期稱寵臨

謝諫議大夫表

張舜民 文鑑

方安謫籍忽對鋒車入瞻八彩之秀毫進與七人之上列竊聞明主臨政而願治先王爲官而擇人號曰梓材取其器使若夫諫爭之任政惟侍從之臣地密而還清秩卑而望重其所以起居言動則與史官相表裏其所以彈訶風察則與臺憲同戚休始則尊弼人主之違今乃汎論天下之事乃者藥石不進鳬鴈僅存伏馬一鳴茅茹不已豈謂大明之東出廓然硯雪之日消鼓之以惠風潤之以膏澤南窮海嶠北浹江湘脫禁錮者何啻二千人計水陸則不止一萬里死者傷嗟之不及生者扶匄以來歸昔居輔弼之崇謀謨帝所終作蠻夷之鬼棄之道傍古先未之或聞畢竟不知其罪敢望桑榆之晚景獲依日月之末光招魂於漢水之涯拭目於雲臺之表手遮西日口誦離騷髮摧頤謾索太倉之粟衣裳顛倒驚聞長樂之鐘此乃伏遇 上當天心下厭人望見機不俟終日從諫甚於轉圜變通得之神宗寬大類乎仁祖豈止窮義之被賞將令泉壤以銜恩率是以行爲國

何有敢不激昂尊氣輝理空文乘白馬而伏青蒲試  
圖來效餓西山而蹈東海期免後艱

謝史成受朝奉郎表

宋 魯 肇 文 鑑

哉成二帝之書仰資聖訓褒錄諸儒之效俯逮孤生  
繆進官榮併叨恩眷省循非稱冒昧爲慙竊以簡冊  
之傳固多帝王之書爲重文章之用非一述作之體  
爲難在昔有邦若時稽古自周而上具載百篇之言  
縣漢以還各成一代之史典謨之辭略而雅春秋之  
法謹而嚴子長雖繆於是非見稱事核孟堅頗推於  
詳瞻或造文繁降及後人益艱是任或紀事支離而  
失實或設辭駢散而不工或疎略抵牾之相形或取  
舍抑揚之未當歷觀前載茲謂材難矧兩朝功之  
業高而五世聲明之富有以至俊傑瑰奇之士擢机  
巍瑣之森載在信書傳之後裔宜得貫享馳騁之學  
溫純深潤之辭追二帝之光華垂百王之軌範如臣  
之鄙拙分無堪切聞道於父兄粗知好古長論文於  
師友切慕著書然而植性昏冥受材淺落有沒見寡  
聞之累無屬辭比事之長遭世盛明脫身冗散天祿  
石渠之典蚤預校讐金匱玉板之文得參論次茲儒  
林之盛選實仕路之殊榮特遠甄收莫非帝力周旋

長育咸出上恩自視 宜固難報稱雖勤劬於風夜  
澆淪歷於歲時聞發大猷豈敢希於作者整齊故事  
或可繼於前人甫臨汗簡之終適遇員新之疾奏書  
天陛阻親望於清光拜賜宸衷莫與聞於褒詔豈期  
推賞并及同功養拙藏愚久已逃於常憲因人成事  
茲復玷於異恩趨辭弗容驚惶失措比蓋伏遇  
務尊先烈祇紹永圖謂祖考之功非形容之可既而  
子孫之孝在潤色之焉能深詔有司共成大典蓋兼  
資於衆智不求備於一人苟矜載筆之勤靡聞吹竽  
之濫致茲瑣實均被鴻私螻蟻雖微素積愛君之志  
涓塵有補敢忘許國之忠

明州謝到任表

宋 蔡 肇 文鑑

肇字天啓初事王安石又從蘇子瞻遊第進士歷  
明州司戶參軍張商英當國引爲禮部員外進起  
居即拜中書舍人踰月以忤御史責詞不稱罷爲  
顯謨閣待制知明州

失職之誅尚容自効非常之寵更以曲加弗獲固辭  
具嚴名訓叨塵特甚感激難勝臣聞人有能有不能  
聖主量材而受職仕或去或不去人臣秉義以事君  
倘已試而可知敢懷安而自止雖君父保全之恩厚

不汝瑕疵顧國人可否之論公有覲面目伏念臣始  
由省戶擢置詞壇盡出聖神獨斷之明本無左右游  
譚之助然自過其實者殆用非所習則窮况逢聖治  
之日新竊仰睿文之天縱咸池張洞庭之莖海鳥炫  
驚秋水灌涯涘之間波臣自蕩莫知攸濟宜厚厥愆  
敢期全度之恩更滋褒嘉之典既聯法從仍再名域  
恭惟 如天覆臨以生以遂薄海內外悉主悉臣  
眷疏粵之偏淑控東南之美浸錫蛟霧濕之所蟠鬱  
夷隸舸舶之所往來方旋反於使輶將嗣修於貢職

謂宜推擇以重爵而臣結約無奇聞闕少與徒谿  
潭之醜類素之雄文竊賈客之購金初無佳句矧今  
郡國守令之政具存典謨訓誥之書奉以周旋雖不  
能識其大旨求之度數庶幾或推而行之有以及民  
是爲報國

謝復官表

宋 鄒浩文鑑

紹聖三年廢孟后浩切諫章惇詆其妄削官羈管  
新州徽宗即位召還遷司諫累遷兵吏二部侍郎  
問諫后事獎數詢諫草安在曰焚之矣陳瓘曰禍  
在此乎蔡京忌之使人作僞疏遂竄昭州五年得  
歸復直龍圖閣

萬里投荒豈生還之敢望九重獨斷誠意外以蒙恩  
感激哀憐縱橫涕淚伏念臣最爲固陋全昧幾微有  
言輒至於妄陳雖死不足以塞責上賴聖人之救物

特寬司寇之嚴刑但復竄於遐方姑使省其往咎惟  
昭潭之可畏與新州而不殊形影自隨朝夕難保昏  
昏瘴霧信爲提耳之師兀兀愁居因得致身之道惟  
忠惟孝無古無今命雖甚於吾絛心已期於結草不  
謂僅存之瘦骨忽還將絕之驚魂既獲免於拘繫遂  
亟詣於定省名錫罪籍品復文階在杖拭之非常皆  
覲觀之莫及此蓋伏遇 道彌天履德盛春生千  
齡光御於玉圖萬物率由於和氣紹隆先業坐撫太  
平曲回晉日之明旁燭戴盆之下謂裕陵長育賜之

第而除教官謂哲宗保全矜其愚而屈常法召從五  
指之表端遇六龍之飛擢於不次之中曾是維新之  
數肆令甄收遂及孤危臣敢不因險阻艱難之備嘗  
念身體髮膚之再造益堅夙志遙瞻北斗之尊長與  
老親共祝南山之壽精誠所貫高厚心知

謝除尚書右僕射表

宋 李綱

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臣綱言危誠仰控冀蒙聽允之私溫詔俯頒深示眷  
懷之厚力辭弗獲竊勉以承雖寵命之自天益凌兢  
而無地中謝伏念臣少雖力學擅坎井而每見笑於  
大方壯欲有為局轅駒而徒有志於千里因循仕宦  
荏苒歲時適當國家艱難之秋願效節義自奮之效  
道君嘗嘉其愚直淵聖亦許以樸忠諫疾既多艱零  
何有遇陛下龍翔於大火之次偶微臣環召於重湖  
之南惟擢用之不疑蓋照知之有素矢石交下雖機  
弈之甚深日月方中宜雲霧之皆廓願臣何者被遇  
若茲蟠木輪囷無左右先容之助循牆偃僂懷顛危  
非據之慙流涕陳辭披肝納計敢效唐臣邀說之十  
事庶幾商相咸有於一心伏蒙 矚以先天採其  
芻說進言若石之投水從善如阪之轉丸周室中微  
宣王有興衰撥亂之志漢祚嘗絕光武有戡亂配天  
之功方之英明蓋亦么麼有君如此隕首異難臣敢  
不效微力而驅馳忘其不足以勝任盡愚衷以籌慮



或冀有補於將來丕變士風一新軍律修武事而攘  
戎狄誓不與金齒以俱生廣孝友以格天人期可致  
鑒典之過返辭之弔矣天實臨之

謝授新安郡侯表

宋 汪藻

臣某言准告命伏蒙聖恩以宗祀赦文授臣新安郡  
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者禮洽中天慶覃外服猥奉  
十行之詔就加五等之封中謝伏念積冒私恩浸踰  
分願昨授開於異縣蒙起廢於偏城久客還家方慙  
南飛之鵲通侯授印忽成左顧之龜雖滲漉以惟均  
何遭逢之獨異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調輒萬物藩飾  
羣工屬宣室之受釐罄寰區而蒙福臣適臨本郡仍  
昨卿州來人泝泝以得封望胡及此漢將銀黃而夸  
里榮乃過之寵既逮於子孫忠敢移於生死

謝泉州到任表

宋 汪 藻

恭承休命就易名藩去父母之邦接浙敢同於他國  
問蠻夷之俗褰帷如在於中州責重捫心思深預涕  
中謝伏念臣昨從詞館叨領守符素號迂踈無閒馬  
及羊之知乃蒙安便得維桑與梓之州二年而勞力  
勞心一身而畏首畏尾力祈罷免反冒遷除雖責劍  
買牛老猶堪於渤海然舉頭見日身益遠於長安茲  
益伏遇皇帝陛下總覈百工照臨萬國眷方隅之瀕  
海須師帥之得人故遣近臣往經選俗况今閩徵莫  
盛泉山既旁接書文之同當尤懲獄市之擾臣敢不  
仰遵寬大俯屬殘殘講求百粵之宜參諸禹貢奉上  
三年之計對以春秋

謝除學士表

名 缺

視相如之草既趨侍於鼂鼎讀倚相之書復進陪於  
虎觀寵光特異慚懼交深伏念臣猥以鯁生奮於下  
土少而掌制曾莫施潤色之功老矣談經冀有補緝  
熙之學人或譏其迂濶上獨察其樸忠跡似牧之方  
一麾於江海才非應氏仍三入於承明當九重新政  
令之初而兩漢極文章之選鴻筆固資於擣扶鯁言  
尤賴於論思歷考名臣具存故實陸贄於詔書之重  
每上奏編歐陽雖帖子之微不忘規諫臣何為有心  
切慕之伏遇 湯德又新堯文有煥震雷劃地蟄  
蟲各動於真機果日中天螢燭莫施於末照顧容孤  
士濫長禁林臣敢不圖報隆知勉殫薄技念官為學  
士豈無時政之可言儻號曰私人則非微臣之素志

謝講和赦表

宋 岳 飛

臣岳飛上表言今月十二日准進奏院遞到赦書一道臣已即恭奉統制領將佐官屬等望闕宣讀訖觀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妙算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辱澤誕敷與情胥悅臣飛誠歡誠忭稽首頓首竊以婁敬獻言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公皆盟墨未乾顏口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蓋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克踰壑之求圖楚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顧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蓋惟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之權務和衆以安民廼講信而修睦已漸還於境土想喜見於成儀臣幸遇明時獲覩盛事身居將閫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於軍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而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臣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顙以稱萬

謝侍講兼修國史表

洪 邁

邁高宗末年爲起居舍人使金故有禁路持荷句後侍御張震以邁使辱命論罷明年起知泉州改吉州故有大州剖竹句孝宗乾道二年入對遂除起居舍人三年拜中書舍人兼侍讀叅史事也聞去朝久隔釣天之夢一朝得覲重趨丹地之班仰戴鴻私俯慚駑鈍伏念臣本無能績鮮有事功禁路持荷蚤占榮於清貫大州剖竹旋待罪於輔藩蔑報毫分悵違顏咫尺敢謂璽封之收召趨前宣聖之對揚祿以真祠還其故步歎漢殿光祿之講安用腐儒纂同官石室之文復爲太史拜訓辭之甚厚知符任之益專自顧蠢愚將何答塞蓋蓋伏遇陛下道齊堯舜仁奉祖宗下逮武之詔書正兩恢張於治具敷正元之朝士獨憐沈落之孤蹤肆垂齒錄之恩俾卒汗青之業臣敢不旁搜遠紹廣記備言竊聞聖學之光明謹次舊聞之放失抱遺經而究終始詎彈咕嚕之勤歲名山而副京師實爲遭逢之幸

代高麗王謝賜燕樂表 宋 孫 觀

十行賜札誕彌遼海之和萬里同文普聽鈞天之樂  
俯愍虛受中積愧懷伏念臣錫壤三韓襲封四郡環  
居島服習聞夷貊之聲仰睇雲門寶睦咸池之奏方  
重華之上治躋累洽之閔休監二代之敷文命一變  
而制樂登歌下管天地同流鼓瑟吹笙君臣相說如  
賁康革之饗輔成魚藻之歡有懷疏迯之臣亦與分  
敬之數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簫韶九成肉味  
遂忘於三月仰止祝將之賜鬱然食脩之光驟此叨  
居殆無前比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躬持慈寶丕冒仁  
恩通道八蠻坐致遠人之悅同符五帝肇聞古樂之  
興出大晟之珍藏作朝鮮之榮觀樂離一變慈惠均  
敦蕩蕩乎無能名雖莫見宮牆之美欣欣然有喜色  
咸與聞笙籥之音稽首拜嘉同和來賀臣敢不服膺  
睿獎謹虔選方仰九門之句傳徒起戴盆之望與百  
獸而率舞但深傾藎之心

池州到任謝上表

王十朋

十朋論史浩十罪併浩黨劾去之會邵淵異與李  
顯忠不和王師失律張浚自劾待罪主和者乘此  
倡異議十朋言浚既待罪臣不可居憲職乞貶竄  
改吏部侍郎力辭出知饒州移鑾府湖州泉州而  
史不書池州想亦誤耳

失職中司黜官小郡尚分符竹初見吏民咎大罰輕  
感深涕隕伏念臣起身寒苦淑學淺疎自甘窮老於  
布衣孰謂冒榮於軒冕越從兄散親被簡知璧水道  
山提携羣彥論垣瑱國按武近班皆席上待問之珍  
非柱後惠文之用忽蒙宸筆俾總臺綱義不苟辭輒  
奮好辯之力志慚無勇亟聞鷹隼之呼矧惟聖主之  
難遭亦恃孤忠之可察封章上達遂忘白簡之猜嫌  
負罪左遷猶得朱璫之賁歸涵容厚矣報稱缺然伏  
遇 湛恩麗洪岳聽寬裕執用賞用罰之要權使  
遇使功之宜是致屏庸未從遠斥臣敢不宣布德意  
撫養編氓影落江湖踴躍自憐於去國夢追鷓鴣區  
區常念於愛君必誓糜捐仰酬覆幬

謝吏部尚書兼翰林承旨表 宋 周必大

淳熙中除翰林學士尋進此官

頻年入侍特塵清近之班兩職並陞復冒殊尤之寵  
責章服於朽質被舊策於名駒異渥鼎來危表震惕  
臣聞漢以尚書為喉舌唐以翰林為腹心明光畫省  
之嚴夔龍接武浴殿金鑒之遠頗牧在中凡預遷掄  
已為要劇矧疊膺於珪組足增耀於簪纓如臣者天  
分弗高人才甚下自惟始領不踰州縣之間誰意晚  
塗寢躋賢豪之上擢分數祈於罷免疏榮更誤於褒  
遷冠秩序於南宮進班聯於東閣胡瞻鶚特久慙受  
祿之無功兼取熊魚彌媿含生而取義二儀施大一  
介命輕此蓋伏遇 文武生知聖神廣運使人也  
器隨良窳以無遺與物為春舉根莖而畢遂是容賤  
士仍點高門唯聖朝法令之具存初不勞於裁鑒而  
明主功德之俱懸亦何待於論思第當守三尺以不  
欺且復盡一心而無隱庶持孤節仰報鴻私

潭州謝上表

宋 周必大

光宗受禪轉少保封益公時何澹為司業憾必大  
至是為諫長遂首劾公詔以觀文學士判潭州  
除音中出兼內朝外間之榮詔旨下頌起新組舊封  
之拜戴洪私之浩蕩即便道以馳驅倣見吏民敬宣  
德意伏念臣初微一善獲事三朝高廟疑其有小才  
儲之臺閣壽皇察其無大過試以鈞衡會宸極之天  
臨念宮僚之歲久弼予新政咨汝舊人而力不逮於  
初心望不孚於衆聽懇辭鼎軸隨因風波蒙全度之  
深憐竊優閒之厚祿桑榆景逼唯甘嬰疾於清漳葵  
藿心傾未忍掛冠於神武詎期軫記頻下恩章姓名  
復齒於殿帷委寄仍還於湘部謂昔之銷印重違白  
筆之公言故今者剖符明示清表之本意踦類雁門  
之復夢成鹿野之真載揆衰殘莫為稱塞茲蓋伏遇  
用人由己篤舊唯仁先莫異命之中晝日康侯  
之錫餅雲雖溢猶施挹注之功牛馬已疲尚備服乘  
之數臣敢不思酬辱獎勉布寬條豈能待三年而有  
成或庶幾一日之心算在前智略悵往謬之難追治

即功名期後圖之九懸

謝除權吏部尚書表

樓 鑰

佗胄常副鑰為館伴以鑰不附已深嘆之佗胄誅  
詔鑰為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

充員項聞自顧固功最長銓曹忽蒙誤寵仰皇慈之  
至渥揣微分以何堪竊以選部持衡夙號六卿之長  
文昌聽履責為八座之聯非素推公方不足以規吏  
奸非竒有德望不足以厭輿論雖黃散之下無參異  
同而縉紳之沅鮮不關繫宜求精敏之彥以當要劇  
之司伏念臣才不逮人學徒泥古一為支郡三入修

門久侍上皇親恩表之無補親逢嗣聖荷褒擢之有  
加代言非陸贄之工批教謝李藩之器俯詢窮苑之  
論屢寬斧鉞之誅去省眼者五年遂躋登於眾率離  
班心者一載適首列於從臣某林藁內制之文史館  
涉信書之筆端益已甚控避莫回頌御府之襲衣益  
之筆帶駕天閑之良馬覆以雕鞍但喜悅親之私敢  
云稽古之效茲蓋伏遇 多能天縱盛德日新苑  
舉異才踵登持橐之選優容棄物獨員改竿之懸宜  
點而遷以崇為懼敢不深心僥冒勉竭疲庸為公山

啟事之書知非所及守崔亮停年之格何足言勞尚  
幾典選之平少助官人之道

南康軍到任謝表

宋 朱 熹

乾道初陳俊卿等薦公爲樞密院編修官旋丁內  
艱屢召辭免喪復召又以祿不及養辭帝以公安  
貧守道特改主管台州崇道觀又辭帝欲獎用廉  
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薦公除秘書郎辭因手書  
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羣小譖之從其辭請乾道五  
年乃除知南康軍

迂愚無用久陪香火之班臨照不遺驟假兵民之寄  
懇辭弗獲宣布云初感極涕零魂深汙汰中謝伏念

臣受材凡近賦性顛蒙徒能讀古人之書夫豈識當  
時之務頃蒙登進復奉清閑繼遠跡於卽楚遂閱歲  
華之久顧馳心於魏闕敢忘葵藿之誠中而奉於除  
書亦屢祇於召節衞哀抱病既莫放於馳驅假寵疏  
榮反謬膺於眷獎方誓堅於素守庶少荅於殊知豈  
意因仍復階任使論資校考既已極於超踰揣分量  
能懼猶難於稱塞矧自乖於夙志又仰負於前恩雖  
膏桂澀而莫回終坐愧庸之無守遂扶衰朽暫別故  
山已見吏民具宣德意豈曰昨非而今是實由義重

而身輕此蓋伏遇 性得堯仁道高舜哲念安民  
之不易故慮尤軫於遠方謂知人爲甚難故用或收  
於棄物致茲孱瑣亦僞使令臣敢不仰奉詔條俯詢  
民瘼倘粗聞於疾疚詎辭撫字之勞冀少假於旬時  
卒上退藏之請尚全末路克對寵光

謝除禮部侍郎表

宋 真德秀

理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

龍飛九五幸遭真主之興驛召再三俾適適臣之列  
職親地遠恩鉅人微切惟國勢之重輕率視人才之  
聚散王多吉士則苦鳴鳳之集梧桐朝有直臣則若  
猛虎之衝藜藿和聲聞而妖聲自息正氣勝而邪氣  
罔干是以元祐首年盡起諸老隆興初政悉萃羣賢  
治象既開中興可卜於赫盛旦適追先儒宜得白首  
耆父之英以重清時獻納之綴伏念臣學雖志道材  
弗逾人忝一第於慶元臨軒之初綴三館於嘉定改  
弦之始繫瘁久直曾微華國之恩螭陛屢前徒抱愛  
君之志越從予節游易守藩尚期宣室之席前忽痛  
鼎湖之弓墮義輪東出方薄海之仰瞻漢札西來先  
時髦而收召身未登於詞掖班已列於儀曹金華玉  
堂假儒臣之榮寵蘭臺石室窺太史之秘藏自惟何  
人叨此殊渥恭惟陛下德全純懿學務緝熙念皇天  
后土之鑒臨居懷兢畏察君子小人之消長實兆興  
衰謂臣雖無適用之大材知臣粗有勿欺之小節擢



躋通服許貢微忠臣敢不戒在苟容期於美報惟禮  
可以爲國願廣晏嬰之言非道不敢陳前切效孟軻  
之敬

謝宣召入院表

宋 真德秀

理宗初立彌遠勸褒表老儒以公爲禮部侍郎直  
學士院公先爲漕江東知泉州又爲湖南安撫知  
潭州

伏以從來南服未宣民版之勞召真北扉猥被宸綸  
之寵先生里巷榮動簪纓竊觀列聖之用人惟待詞  
臣而加禮蓋於言語文章之外責其論思獻納之忠  
雖或忤旨而暫聞終不棄遐而復用修除輪院在環  
滁出守之餘載侍禁庭亦赤壁歸來之後豈非加歲  
月則其文老涉憂患則其慮長乃登邃嚴以備顧問  
如臣者才華弗競慙拙自將掌先皇內制者六年每  
題越俎迨知陛下元之再命竟許循墻以馳驅州縣  
之頻且廢棄山林之久見聞寢少藝業益荒結茅屋  
於雲邊已甘終老瞻玉堂於天上或隔前生敢云白  
首之重來誤辱清表之妙簡獲玷久虛之選幾成三  
入之禁茲蓋伏遇 肆筆成文解絃更化志孚羣  
聽欲下山東之書念在邊陲或訪河西之事必有端  
良之彥以充供奉之班奚取臣愚俾承人乏臣敢不

益堅晚節思荅隆知錫宮錦而嘉華詔之能雖非敢  
望錄金鏡而任進賢之要實所自期

江東漕到任謝表

宋 真德秀

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士德秀曰吾急引去使廟  
堂知士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以起居  
舍人出爲和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時江東旱蝗  
廣德太平爲甚秀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  
教授林庠振給竣事還百姓送至郊指道旁累泣  
曰此皆往歲饑殍微公我輩已入此矣

兩鵠夾侍久點近班四牡載馳叨令劇郡假中秘隆  
儒之寵爲外臺將指之先望過所期感深以惕伏念  
臣才非適用幸有逢辰屬漢廷更化之初首唐室登  
瀛之選金鑒夜直承密命者六朞玉墜晨趨對清光  
於再稔凡叱墨濡毫之士皆振纓峨弁其間吏責既  
稀所願優游於邇列主恩未報寧忘眷戀於本朝其  
如親聞喜懼之年當謹人子清溫之職輒援公輔辭  
翰林之請庶幾滿岳奉板輿之懽分太守之符日需  
成命出少府之節遽冒殊恩懷章而過里門閤宿而  
臨封部敬卜中和之節重宣寬大之書詔傳初馳旋  
倪爭覩謂朝廷所以輟柱下之史蓋聖主將以惠江

左之民因博采於風謠頗究知其疾苦以垂鑒之家  
而困追需之民以屢救之歲而多流徙之人官無定  
證之簿書里有難平之徭役文移星大不勝胥吏之  
誅求煤訐印山半屬賦租之煩重與言及此勿救可  
乎輒彈朝夕之咨諏兼可公私之緩急賦難盡省益  
漸除賦外之征民未易蘇當先去民間之蠹切自量  
其縣簿恐終負於選掄伏遇 洪造曲成大明溥  
熙念臣志存將母俾獲便於旨甘知臣學本愛人欲  
稍觀其政事肆加遽職仍再重權臣敢不以阜俗爲  
阜財之方以悅民爲悅親之本灌輸所仰規無鞭策  
之能樽節是先敬佩玉音之訓

門謝表

宋 文天祥

理宗開慶元年公狀元及第宋例狀元賜宴進詩  
一月後然後率同榜士詣闕謝恩謂之門謝謝後  
授初階狀元授承事郎某軍節度判官至後科放  
榜則前狀元召入爲秘書省正字名曰對花召  
臣某言伏準省劄文天祥添差簽書寧海軍節度判  
官廳公事仍釐務臣以賜第之初未經門謝未敢祇  
拜劄命申乞指揮臣謹遵奉旨揮詣闕遞朝謝者御  
大庭而發策式廣旁招奉清問以摠忠謨承親擢尚  
阻紫宸之謝遽叨黃紙之除曠世遭逢瞻天感激臣  
叨以賓興下詔同天地宗祀之彞科舉取人代造化  
爵賢之柄豈曰利人才之進取其間實天道之流行  
肆萬乘之臨軒受諸侯之貢士占小善者率以錄或  
造在廷取一人焉拔其尤必有名世豈應庸瑣可在  
菟羅臣稟質既凡聞道猶淺才非洛陽之年少偶玷  
薦書學非廣川之大儒遠塵舉首自叨異數亦既三  
年四思墮唱之蒙恩莫與鳬趨而奉表有懷就日無  
路瞻天方傍徨於印園乃寵綏其祿秩輒請展爲臣

之禮幸許修詰闕之恭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體乾  
行道荷常久世更三紀遠追成周式化之風歲啟後  
庚近接藝祖開基之運

經筵官進職謝恩表

元虞集文類

聖作稽古知崇效天開建肆講於當宇屢煩於  
明詔垂憲萬世一新經緯之文有臣十人並拜便蕃  
之賜獨與齊斷創始名時伏惟昔者明王不以天縱  
而自聖本之先哲式資道揆以開人故伏義則畫於  
河圖神禹錫疇於洪範凡將圖治慎在求聞蓋帝王  
傳授之精布乎方冊而古今治亂之迹可以鑑觀爰  
咨博洽之材用廣聰明之識然守職業者特見諸政  
事之著惟事啟沃者先端其心術之微故茲曠典之  
行實重真儒之寄心經業可以發聖賢之蘊心器能  
可以相禮樂之成心養德之全素蒙孚信必至誠之  
積可致感通苟非其人不稱茲選而臣等性本固陋  
學尤迂踈守其師說之遺僅不忘其章句反轉國人  
之譌粗可達其性情所謂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  
而口不逮猶重昔人之歎况乎臣等之愚是故設體  
上尊敷禮廣廈既極詢諸於累歲幾聞補報之微功  
敢謂能自得師坐而進道更錫官聳之重俾專誦說  
之司雖竊思榮愈增憂責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以乾

坤之德爲德以克舜之心爲心無一念不在於民生  
無一事不遵於祖憲遐方畢服猶虞水旱之爲災羣  
賢在朝尚恐俊良之攸伏必合二帝三王之至盛以  
登四方萬國之太平下收瓊末於芻蕘俾益涓埃於  
山海臣等敢不力循古訓各盡微衷非先王之法不  
敢言冀心由於正路雖末世之事不敢避庶有成於  
前車尚勸九歌用福萬壽

謝恩表

明 劉基

伏以出草萊而遇真主受榮寵而歸故鄉此人人之  
所願欲而不可得者也中謝欽惟皇帝陛下以聖神  
文武之姿提一旅之衆龍興淮甸掃除羣雄不數年  
間遂定中原奄有四海神謨廟斷悉出聖衷舜禹以  
來未之有也臣基一介愚庸生長南裔踈拙無似其  
能識主於未發之先者亦猶巢鷁之知太歲園葵之  
企太陽以管窺天偶見於此非臣之知有過於人也  
至於仰觀乾象或有驗者是乃天以大命授之陛下  
若有鬼神陰誘臣衷開導使言非臣念慮所能及也  
聖德廣大不遺葑菲遠法唐虞功疑惟重之典錫臣  
以封爵錫臣以食祿俾臣四還故鄉受榮寵以終其  
天年臣竊自揆何修而膺此犬馬微忱惟增愧懼已  
於洪武四年二月初四日到家謹遣長男臣璉捧表  
詣闕拜謝聖恩臣基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聞

代董學士表

方孝孺

嘉議大夫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董倫伏以七月十三日手詔賜臣御書怡老堂三大字及綵漆几玉鳴杖各一奇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言聖慈軫念特降殊恩閭里傳觀欣逢盛典誠千齡之奇遇豈一己之私榮伏念臣素無閭閻功勞兼乏智能才藝徒知篤信於古道自分無用於當時幸蒙高皇帝之知忝拜左春坊之命任臣以兩宮輔導之職稱臣爲三葉帝王之師自愧學匪經綸功虧啟渥切覩聖道之淵懿皆由睿性之高明豈有涓塵可裨海岳恭遇皇帝陛下傳大舜精一執中之語以武王崇德報功爲心能自得師與人爲善念臣久陪於硯席憐臣遠寓於夷蠻踐祚之初馳書以召蒼顏白髮越萬里而來歸金馬玉堂想十年之如昨入承顧問喜動聖顏出侍班行驚非昔侶陛下存求舊之義推養老之心既俾正席於詞林復令伴食於宗伯錫以田土欲使之富碩之第宅又遺以安旨酒時出于大官華衣每裁于天府寵榮兼至慚懼已深豈意宸眷益加禮文

彌甚竊几玉杖法古制之多像奎畫雲章錫嘉名以怡老朝署謫其榮幸縉紳嘆此遭逢惟漢顯宗稱寵養老迨宋仁廟亦克尊賢然桓榮設几杖于太常而不聞有宸翰之賜吳殊題舊學於神道而不見有几杖之頒在於昔賢猶難兼乎具美愧茲老朽乃得荷手鴻私此於聖德之增光豈獨臣門之多幸自今持杖以戒噫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餒之民凭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所之嘆至於瞻心畫之優禮永普教子孫以謹忠嘉謨嘉猷敢不以時而入告聖明聖壽願祝與天而長存臣無任瞻天仰聖荷德感恩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洪武某年某月某日

駕幸太學謝恩表

明 胡儼

伏以昭德用中，立百王之大法，崇儒重道，開千載之空規。綸音渙發，乎九重士氣聿增；於六館，惟均朝野慶洽。天人恭惟，皇帝陛下，潛哲溫恭，剛健中正，仁義同於堯舜，智勇邁於禹湯。闕里詩書，仰先師之如在；蒙區聲教，啟後學於無窮。爰遵太祖之舊章，肇稱昭代之殷禮。鑒興幸於璧水，縉紳圍於橋門。惟君惟師，以教以食，衣冠之美，邊豆之序，秩秩乎有容，鼓鐘之音，絃誦之聲，洋洋乎盈耳。自唐虞三代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臣儼等忝職成均，叨承寵遇，教言是訓，永依日月之光華，造士登崇，願效涓塵之補報。

初開經筵謝宴奏表

明 李東陽

如經筵事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公臣張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臣劉健，同知經筵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臣李東陽，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謝遷，兼經筵禮部右侍郎臣王華，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臣劉幾，臣江淵，臣楊廷和，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楊時，楊國子監祭酒臣張濂，翰林院侍讀臣費宏，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臣毛澄，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毛紀，傅珪，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蔣冕，侍讀臣羅紀，修撰臣石琚等，茲遇經筵肇啟，聖學維新，講讀侍臣咸蒙宴賚，謹上表稱謝。者臣懋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上言伏以聖道在六經，為政必先於論道，君心理萬事，講學乃所以正心，蓋自虞廷闡精一之傳，而宗承遜敏之戒，辟雍拜先，禮重於漢家，崇政說書官專於宋代，願治者用臻至化，好文者亦致小康，肆我皇明，益隆盛典，英廟九齡而伊始，憲皇二紀而成章。

迨先帝十八載之間。貽聖子億萬年之訓。恭惟皇帝  
陛下天資首出。聖德躬行。能自得師守一祖六宗之  
法。取人爲善。合九州四海之公家傳心學於儲宮。日  
御講帷。於便殿。奉當元祀。誕啟經筵。信明君之大有  
爲。在今日。乃急先務。登延儒碩列。待公卿臣等。非仁  
義不陳。夙秉孟軻之教。無慢遊是好。敢爲帝舜之箴。  
天本高而聽則卑。雲方上而澤已降。白金綵幣式頒。  
九府之藏。鴈鷺鷩鷩。蓋兼賜八珍之品。竊念班叨振鷺  
跡。幸從龍。唯憂憊以助義。姑心如無補。輸涓塵以裨  
海嶽。分。難辭伏願。聲入心通。言以道接。不爲聲色  
貨利。侈其志。不以寒暑風夜。間其功。占奎聚於五星  
共譏。文明之有象。敬萬呼於三祝。永祈聖壽。以無疆。

表四

陳乞



求自試表 明帝太和二年上魏曹植文選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授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夷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於今矣正直陛下并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

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其之譏是以上慙元冕仰愧朱綬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遠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戎有苞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絕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

方叔召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

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鈎射之

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

遺于君父也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齊威王出獵車之左轂鳴車右死之

雍門刎首於齊境越伐齊至齊境雍門偽伏劍而死若此二子豈患

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凌君也夫君之寵臣欲

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

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

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者

豈好為夸主而曜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

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

臣無以家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

臣居外非不厚也而餐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以二方

未克為念伏見先帝武帝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

矣雖賢不之世宿將舊卒猶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

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

世之詔敕臣雖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曹真當一校

之隊若東屬大司馬曹統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躡險騁

舟奮躍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擒權截亮庶將  
虜其雄率殲其醜額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  
使名挂史筆者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  
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  
生無損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  
烏視終於首首此徒園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  
聞東軍朱儵師徒小衄輟食忘食奮袂攘袵撫劍東  
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  
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元塞伏見所以行師用兵

之勢可謂神妙也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  
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  
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滅而功  
名著於景鐘名獨垂於竹帛未嘗不撫心而歎息也  
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而秦  
孟魯以成其功絕纓楚盜馬秦之臣赦而楚趙以  
濟其難臣竊感先帝委崩威王曹棄世臣獨何人以  
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  
臣聞騏驎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人齊知其

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  
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徇馬之微功竊自惟度於  
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  
而企踈聞樂而竊忤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  
趙之陪隸猶假雄囊之喻以悟主立功何况巍巍大  
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  
士女之既行也于時求進者道之明忌也而臣敢陳  
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  
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  
其阨而獻其忠知必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  
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

太和五年上

魏

曹

植文選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宏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莫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教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臣百寮蕃休通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修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遠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越今臣以一

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閣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載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患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復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敝駟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虎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杞城前城杞梁隕霜鄒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爾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

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懷懷之誠竊有所獨守實懷鵠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陳情表

晉 李

密 文選

臣密言臣以險霧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祿薄晚有兒息外亡奉功彊近之親內亡應門五尺之童孺孺獨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亡主解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解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九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即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亡祖母亡以至今日

祖母亡臣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儻倖保卒餘年臣生當殞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塚人表

元康中上

晉張俊文選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祀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修虞祀燕祭齊廟夫一國爲一人與先賢爲後惡廢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重伐叛之義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九諸絕祚一時並祀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將以位嘗俾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與疾顛禮之若舊殘戮之尸乃以公葬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隳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誼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於百世雖三五宏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鵲鴉恤功愛子及室故天猶回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追惟吳僞武烈皇帝孫堅遣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彊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

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威震羣狡名顯往朝桓王

孫才

武弱冠承業招百越之士奪鷹揚之勢西赴許都將  
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夫家積義勇之基  
世傳扶危之業進為狗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  
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新米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  
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故  
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  
寇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  
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曰不宜二君私奴  
多在基側今為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  
護頽毀掃除瑩瑩永以為常

為閭大將軍乞致仕表

周 庾 信

臣聞禮云大夫七十致仕於朝傳家於子膳則貳珍  
衣猶時制臣自出身奉國四十餘年遭遇風雲從微  
至著太祖文皇帝扶危濟難奄有關河臣實無堪中  
涓從事自洛食風塵河梁旗鼓華陰有白馬之兵河  
曲有黃沙之陣臣雖用命不能奇策功薄賞厚因人  
成事恩澤年表常以愧心仰逢周朝以揖讓登庸詎  
歌受命主責臣還頻煩榮寵三槐以鑄賜象物知其  
神杆五等以桓珪飾瑞守其宮室臣以何德兼而有  
之况復水土之賦王梁以應誠受徵兵戈之王韓信  
以登壇獨拜語其連類臣又何人當今四海未寧三  
方鼎峙陛下勞心之日羣公展効之秋而臣甲子既  
多老年又及無忝賓客之事謬達諸侯之班尸祿素  
餐久素桑典員乘致寇徒煩有司加以寒暑乖違節  
宣失序風水交侵菁華已竭雖復康強飯馬援據  
鞍求欲報恩何能為役榮啓期之樂適足自怡燭之  
武之言亡能為也特乞解所居官言從初服事符儼  
骨之請非謀几杖之賜若臣北陵移病東臯歸老山

河茅社一反司勛公侯珪璧還封典瑞則朝無冒位  
之人臣免妨賢之責虞氏養老敢希東序之榮周朝  
如茶豈望西郊之禮但瞻仰天威方違咫尺徘徊城  
闕私增悽戀不任知止之情

乞罷政事表

宋 歐陽修 文鑑

臣聞士之行己所重者始終之不渝臣之事君所難  
者進退而合禮苟亡大過善退其身昔之爲臣全此  
者少臣頃侍先帝屢陳斯言今之懇誠蓋迫於此伏  
念臣識不足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語經綸幸逢盛際  
之休明早自諸生而拔擢方其與儒學文章之選居  
言語侍從之流每蒙過獎於羣公常愧虛名之浮實  
豈不樂得天下之譽而動皆臣忌毀必臣歸人之愛  
憎不應遽異臣之本末亦豈頃殊蓋以處非所宜用  
過其量惟是要權之地不勝指目之多周防所以履  
危而簡疎自任委曲所以從衆而拙直難移宜其舉  
足則蹈禍之機以身爲歛怨之府復盤桓而不去遂  
謗議以交興讒說震驚輿情共憤皇明洞照聖斷不  
疑孤臣獲雪於至寃四海共忻於新政至於賴天地  
保全之力脫風波險陷之危使臣散髮林岵幅巾衡  
巷以此沒地猶爲幸民況乎擁蓋垂旒其榮可喜撫  
民求瘼所寄非輕苟可效於勤勞亦寧分於內外伏

惟皇帝陛下曲回天造俯察愚衷許解劇繁處之閑  
僻物還其分庶獲遂於安全心匪亡知豈敢忘於報  
效

蔡州乞致仕第二表

宋 歐陽修 文鑑

睿訓丁寧曲加慰諭愚衷慙迫尚敢瀆煩將再干於  
冕旒宜先伏於砮鎖伏念臣世惟寒陋少苦奇屯識  
不達於古今學僅知於章句名浮於實用之始見於  
亡能器小易盈過則不勝於幾覆徒以早際千齡之  
亨會誤蒙三聖之獎知寵榮既溢其涯憂患亦隨而  
至稟生素弱顧身未老而先衰大道甚夷嗟力不前  
而難強每念恩私之莫報兼之疾病以交攻爰於守  
毫之初遂決寬漳之計逮此三遷於歲律又更兩易  
於州府而犬馬已疲理亡復壯田廬甚逼今也其時  
是敢更殫螻蟻之誠仰冀乾坤之造況今時不乏士  
物咸遂生鳬雁去來固不爲於多少鳶魚上下皆自  
適於飛潛苟遂乞於殘骸庶少償其夙志伏望皇帝  
陛下哀憐舊物隱惻至仁察其有素非僞之誠成其  
識分知止之節曲從其欲賜報曰俞俾其解組官連  
還車故里披裘散髮逍遙垂盡之年鑿井耕田詠詠  
太平之樂其爲榮幸曷可勝陳



乞罷政事第二表

宋 王安石 文鑑

私懷懇至已具布聞聖訓丁寧未蒙開納敢冒崇高之聽再輸悃幅之情臣聞任賢之方要其有用陳力之義止於不能苟弗集於事功且重罹於疹疾豈容叨剌以累明揚伏念臣猥以孤生親聞盛世昧於量已志欲補於休明失在信書事浸成於迂濶每煩衆論上恩聖聽久知素願之難諧繼以積疴而自困辭而去位庶逃竊食之誅勉以就功重荷包荒之德雖貪順命終懼妨功伏惟皇帝陛下開度并容大明俯燭特垂矜允俾遂退藏如此則孤進之身獲全生於末路具瞻之地得改命於時材

奉乞致仕表

宋 呂 誨 文鑑

神宗用王安石初舉朝以爲得人獨誨言其不可大用三居言責皆以彈奏大臣而黜誨既斥安石益橫人始服其先見是表蓋自知鄧州改知河南府時上也表中蓋以身疾諭朝政忠愛益可想云臣輒罄愚誠上千宸慈伏况微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藥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祇憚炙盤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不足卹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顧惟素志幾負明時力既不足誠豈得已况特睿監夙謀孤忠進非左右之容退知榮辱之分與之全節示以曲成臣不避再煩天聽欲乞致仕仍不願改官早賜開可

乞常州居住表

宋 蘇 軾

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熏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憾刻骨

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賢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爲歎更生僥覲之心但以祿康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費用罄竭去汝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饑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耻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

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叙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勅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果令購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羈囚得從所便重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橫生羣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

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已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歎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鳬雁飛集何足計於江湖而犬馬蓋帷猶有求於君父敢祈仁聖少賜矜憐

表

訟理

理劉司空表

晉 盧 諶

愍帝時劉琨爲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與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結婚約爲兄弟期討石勒後與匹磾有隙王敦密使匹磾殺琨子姪四人皆被害朝廷以匹磾尚強當爲國討石勒不舉琨哀琨故從事郎中盧諶崔悅等上表理琨

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關塞況方岳之臣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奸邪哉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琨在惠帝擾攘之際值羣后舅沸之難謬力皇家義誠彌厲躬親華夷親受矢石石超授首呂朗面縛杜微克寧鑒興反駕奉迎之勲琨實爲隆此琨効忠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刺史東嬴公騰以晉川荒匱移鎮臨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屬承其弊到官之日遺戶無幾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土鳩集傷痍撫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都失守羣逆縱逸遘萌頓仆苟懷宴安咸以爲并州之地四塞爲固且可閉關守險畜資養徒抗辭厲聲忠亮奮發以爲天子沈辱而不隕

身死節情非所安遂已跋履山川東西征討屠各乘  
虛晉陽沮潰琨父母罹屠僇之殃門族受殲夷之禍  
向使琨從州人之心爲自守之計則聖朝未必加誅  
而族黨可以不喪及猗盧敗亂晉人歸奔琨於平城  
納其初附將軍箕澹又以爲此雖晉人久在荒裔難  
以法整不可便用琨又讓之義形於色假從澹議偷  
於苟存則晏然於并土必不亡身於燕薊也琨自以  
備位方巖綱維不舉無緣虛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  
陛下登祚便引愆告遜前後章表具陳誠款尋令從  
事中即臣續澹以章綬節傳奉還本朝與匹磾使榮  
邵期一時俱發又匹磾以琨王室大臣懼奪已成重  
忌琨之形漸彰於外琨知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  
息大小盡詣京城以其門室一委陛下有征舉之會  
則身充一卒若匹磾縱凶惡則妻息可免具令臣澹  
密宣此旨求詔勅路次令相迎衛會王威從平陽逃  
來說南陽王保獮號隴右士衆甚盛當移關中匹磾  
聞此私懷顧望留停榮即欲遣前萊鴻臚遣使奉使  
詣保懼澹獨南言其此事遂不許引路丹誠赤心卒

不上達匹磾兄眷喪亡嗣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  
國又自以欺國凌家懷邪樂禍恐父母宗黨不容其  
罪是以卷甲棄弓陰圖作亂欲害其從叔驎從弟末  
波等以取其國匹磾親信密告驎波驎波乃遣人距  
之匹磾僅以身免百姓謂匹磾已沒皆憑向琨若琨  
於時有害匹磾之情則居然可擒不復勞於人力自  
此之後上下並離匹磾遂欲盡勒晉徙居上谷琨  
深不然之勸移厥次南憑朝廷匹磾不能納反禍害  
父息四人從兄二息同時并命琨未遇害知匹磾必  
有禍心語臣等云受國厚恩不能克報雖才略不及  
亦由過此厄運人誰不死死生命也惟恨下不能効  
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辭旨慷慨動於左右  
匹磾既害琨橫加誣謗言琨欲窺神武謀圖不軌琨  
免述冀頑凶之思又無信布懼誅之情踣蹙亂亡之  
際夾肩異類之間而有如此之心哉雖滅獲之愚廝  
養之智猶不爲之況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  
磾之害琨獨陛下密詔琨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  
諸市朝與衆棄之不令殊俗之豎僂白輔之臣亦已

明矣然則擅詔有罪雖小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論  
正以興替之根成在於此開塞之由不可不閉故也  
而匹碑無所顧忌怙亂專殺虛假王命虐害愚臣辱  
諸夏之望敗王室之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  
猶加隱忍未明大體則不逞之人襲匹碑之迹殺生  
自由好惡任意陛下將何以誅之哉折衝厭難惟存  
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智略之臣故古語云山有  
猛獸藋藋爲之不抹非虛言矣自河以北幽并以南  
醜類有所顧憚者惟琨而已琨受害之後羣凶欣欣  
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無纖介此又華夷小大所以  
長嘆者也伏惟陛下敷聖之隆中興之緒方將平章  
典刑以經序萬國而琨受害非所究痛已甚未聞朝  
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二老訟衛太子之罪谷永劾向  
辯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聖主之  
懷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遇入侍翠幄出簪彤管弗  
克負荷播越遐荒與琨周旋接事終始是以仰慕三  
臣在昔之義謹陳本末冒昧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  
察

請替李邕死表

唐 孔 璋

山東布衣臣某言臣聞明主御宇捨過取能舉材棄  
行烈士抗節勇不避死見危致命晉用林父豈念過  
乎漢用陳平豈念行乎禽息殞身豈惜生乎北郭碎  
首豈愛死乎向若林父死陳平棄百里不用晏嬰見  
逐是晉無赤狄之利漢無皇極之尊秦不兼西戎齊  
不霸東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  
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張易之弄權人畏其  
口而邕折其角韋氏恃勢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雖  
身受謫屈終姦謀中損然則邕有大造於我邦家也  
前朱璟每厚遇者豈以才重抑嘉其忠於國矣今聞  
坐賊醜敗厥行且斯人所能者極孤恤窮救乏賙患  
積而能散家無私聚陛下下吏訊之聞諸道路執法  
者將極加之以刑噫天之將喪斯文先在朝夕永辭  
聖代臣聞生無益於國不如殺身以明賢臣顧朽材  
輪輅無取徒獸視禽息雖生何爲况賢爲國家之寶  
社稷之衛若喪國家之寶失社稷之衛哲人云亡國  
將若之何是臣痛惜深矣臣願以六尺之軀并受膏

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照千  
 里然臣與邕生平不款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是臣  
 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患義也臣獲  
 二善而死死亦不朽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賤不  
 足以贖邕庭門縫掖有足効矣伏惟陛下寬邕之生  
 速臣之死令邕率德改行全林父之功使臣得明目  
 黃泉附北郭之跡臣之大願畢矣陛下若以陽和之  
 始難於用斧鉞俟天成命敢忘伏劒豈煩大刑然後  
 歸死皇天后土實鑒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叛周亞夫  
 得劇孟以爲冠不足憂矣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  
 衆伏惟陛下數含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  
 取李邕豈惟成愷悌之澤實亦歸天地之望臣先君  
 孔子曰鄉人皆惡之未可也況大禮之後天地更新  
 捨之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深思之臣聞士爲知己  
 者死且臣不爲死者所知而甘於死者豈獨爲惜邕  
 之賢亦成陛下矜能之德惟明主圖之臣瑋死罪死  
 罪

表

彈劾

論請不用奸臣表

穆宗

唐 裴 度

臣度言臣聞主聖臣直今既遇聖主輒爲直臣上答殊死下塞羣望誓除國蠹無以家爲苟獻替之可行何性命之足惜臣某中謝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下纂承丕業光啓雄圖方殄頑人之風以立太平之事而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奸臣作朋撓亂國政陛下欲掃蕩凶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只亂山東禁閑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閑患大小者臣等與諸道戎臣必能剪

滅大者非陛下制斷非陛下覺悟無計驅除今文武百寮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威權方重獎用方深有所畏避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爲國計且爲身計者耳臣比猶懷隱忍不願發明一則以辜恩如山怨謗如雷伏料聖君必自誅殛一則以四方無事萬樞且過紀綱潛壞賄賂公行待其貫盈必自顛覆今屬克徒擾攘宸衷憂軫九有制命繫於安危痛此奸臣恣其欺罔干亂聖略非止一途又與翰苑近臣結爲朋黨陛下聽其

所說則必訪於近臣不知近臣已先計會更唱迭和蔽惑聰明所以臣自兵興已來所陳章疏皆是至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寄之意不輕被奸臣抑損之事不少臣所與佞倖亦無警懼祇是昨者臣請乘傳詣闕而陳戎事奸臣之黨最所畏懼知臣若到御座之前必能悉數其辜以此百計止臣此行臣又請領兵齊衆逐便討賊奸臣之黨尤所阻礙恐臣統率諸道或有成功進退皆受羈牽意見卷遺杜塞復恐三人險狡同辭合力或令兩道招撫逗留旬肯

或遣蔚州行營拖拽日月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爲臣事君一至於此且陛下前後左右忠良至多亦有熟會典章亦有飽諳師旅足得任使何獨斯人以臣愚見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北逆賊不討而自平若朝中奸臣盡在則可朔逆賊雖平益熾臣伏讀國史知代宗之朝蕃戎侵軼直至畿甸代宗不知蓋被程元振壅蔽幾危社稷當時柳伋乃太常一博士耳猶抗表歸辜爲國除害今臣所任兼摠將相豈可坐觀克和有曠日月

臣不勝感恩嫉惡之至謹附中使趙奉國奉表以聞  
儻陛下未甚信臣猶惑奸黨伏乞出臣此表令三事  
大夫與百寮集議彼不受責臣合伏辜天鑒孔明照  
臣肝血但得天下之人知臣不負陛下則臣雖死之  
日猶生之年

表

遺表



遺表

漢 諸葛亮

成都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  
至於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  
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  
財以負陛下

遺表

宋 范純仁 文鑑

臣聞生也有涯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畢餘忠輒留  
番盡之期仰瀆蓋高之聽伏念臣賦性拙直稟生艱  
危忠義雖得之家傳利害率同於人欲未始苟作以  
干譽不敢患失以營私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  
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粵自治  
平擢為御史繼逢神考進列諫垣荏苒五十二年首  
尾四十六任分符撻節持橐守邊晚叨宥密之求再  
席鈞衡之寄遇事輒發曾不顧身因時有為止欲及  
物固知滿盈之當戒弗思禍亂之陰乘萬里風波僅  
脫江魚之災四年瘴癘幾從山鬼之遊忽遭廢聖之  
臨朝首圖藏介之舊物復官易地遣使宣恩而臣目  
已不明無復仰瞻於舜日身猶可勉或能親奉於堯  
年豈事理之能諧果神明之見書未獲九重之入覲  
乎然四體之不隨空慙田畝之還上負乾坤之造猶  
且強親藥石貪戀歲時儻粗釋於沈迷或少紓於報  
效今則膏肓已迫氣息僅存泉路非遙聖時永隔恐  
叩聞之靡近雖結草以何為是以假漏偷生剗心瀝

懇庶皇慈之俯鑒亮愚意以無它臣若不言死有餘  
憾伏望皇帝陛下清心寡欲約己便民達孝道於精  
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絕朋黨之論審察邪正之歸搜  
拔幽隱以盡人材屏斥奇巧以厚風俗愛惜生靈而  
無輕議邊事包容狂直而無易逐言官若宣仁之毀  
謗未明致保祐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  
泰陵實謂之當然以致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聖恩  
而特赦尚使存沒獨汙瑕疵又復未解疆場之嚴幾  
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此數端願留聖  
念無令後患常軫淵衷臣所重者陛下上聖之資臣  
所惜者宗社無疆之業苟斯言之可采則雖死而猶  
生漢盡辭窮形留神遊

遺表 建炎二年七月

宋 宗 澤

心期許國每輸扶厦之忠死不忘君猶積戀軒之意  
魂魄將離於形體精忱願達於冕旒中謝伏念臣猥  
以撲忠受知淵聖擢自困蹟羈窮之際付以寇國往  
來之衝適遇陛下出總元戎察臣粗著勞效生籌密  
計俾臣得預屬僚逮夫踐祚之初首錄孤危之迹冠  
攘未泯暫爲淮南之巡宗廟斯存委守留司之鑄力  
小任重志大心勞誓戒 再安王室但知懷主并  
委命於鴻毛無復偷生期裏尸於馬革夙宵以繼寢  
食靡寧斯民獲奠枕之安 馬無飲河之意事爲紛  
至題勉惟多回視額齡已迫桑榆之晚景蓋堅素節  
每期松栢之後彫豈謂餘生忽先朝露尚扶病而治  
事敢受己以顧私陰陽之寇海深樂石之功莫效少  
延殘喘庶畢願言昨有招安到楊進等約其衆多無  
慮百萬昔嘗爲寇頗聚衆以震師今已革心欲爲國  
而戡難足踵道路雲集都城已涓吉而戒塗擬成功  
於指日干戈未舉舟楫忽移神爽飛揚長抱九泉之  
恨功名卑劣尚貽千古之羞仰憑睿眷之深必無生

死之異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回鑾亟還金闕上  
念社稷之重下慰黎民之心命將出師大震雷霆之  
怒赦焚拯溺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願  
昂法座無由再望於清光枯朽微生從此永辭於宸  
宸

表

雜表

通通天臺奏漢武帝表

梁 沈 炯

臣聞橋山雖掩鬲湖之寃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迹  
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  
可望射之罍于海浦禮日觀而彌功橫中流於汾河  
指柏梁而高晏何其樂也豈不然與旣而運屬上仙  
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盤宛出人間  
陵雲故基共原田而臨臨扶風餘趾對陵阜而茫茫  
羈旅緣臣能不落淚昔承明旣厭嚴嚴助東歸駟馬可  
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心忝稊非馨敢忘微  
福但雀臺之帛空愴魏君雍邱之祠未光夏后瞻仰  
烟霞伏增悽戀

狀

凡屬論事者並入奏疏類中

進田宏正碑文狀

唐 元 稹

臣伏以陛下所以令臣與宏正立碑蓋欲遺魏博及鎮州將吏等並知宏正首懷忠義以致功勲臣若苟務文章廣徵經典非惟將吏不會亦恐宏正未詳雖臨四達之衢難掩萬人之口臣所以效馬遷史體叙事直書約李斯碑文勒銘稱制使宏正見銘而戒逸將吏觀叔而愛心不隱實功不為溢美文雖樸野事頗彰明伏乞天慈特留宸鑒其碑文謹隨狀封進

薦李晏韋楚狀

太和六年

唐 白居易

右前件官比任海州刺史被本道節度使配諸州稅推一例加估徵斂晏頻申論恐損百姓本使稱用軍事切不得已而從之及被人論朝廷勸覆責不聞奏除削官階雖在法則誠合舉行於晏則為獨屈況晏累為宰牧皆著良能清白公勤頗聞於眾自經停罷已涉三年退居洛陽窮至甚身典三郡家無一金據此清廉別堪優獎又建中初李正己與納連及汴河阻絕轉輸不通晏先父洧即正己堂弟為徐州刺史當叛亂之時洧以一郡七城歸國效順棄一家百口任賊誅夷開運路於咽喉斷兗渠於右臂遂使逆謀大挫妖寇竟消從此徐州埭橋至今永為內地如洧之子實可念之臣伏以洧之忠功不可忘晏之吏材不可棄伏希聖念量授一官庶使廉吏忠臣聞之有以激勵

中和日謝恩賜尺狀

唐白居易

右今日奉宣賜臣等紅牙銀寸尺各一者狀以中和  
屆節慶賜新恩當晝夜平分之時頒度量合同之令  
況以紅牙爲尺白銀爲寸美而有度煥以相宣逮下  
明付度之心爲上表裁成之德慶澤所及歡心畢同  
臣等塵忝日深寵賜載至雖恩光下濟咫尺之顏不  
違而尸素內慙分寸之功未効捧受愧畏倍萬恒情  
謹具奏聞謹狀

進兩制三館牡丹歌詩狀 宋晏殊文鑑

臣准傳宣劄子奉聖旨令兩制三館賦後苑諸殿亭  
牡丹歌詩者化合天人祥開卉木協風靈兩散爲膏  
壤之滋共蒂并柯布在密青之固畫品難形於卓異  
瑞圖不盡於芳妍乃詔儒臣各摘華藻匪太平之特  
盛豈榮遇之及茲昔者虞舜膺期有皋陶之賡載周  
宣繼業聞吉甫之誦章蓋默助於謨猷不專工於辭  
翰迨於漢室尤好藝文別館離宮多命從臣之制作  
倡優鄭衛已無前古之歲規中葉以還其風未泯永  
平神雀之頌孝明彌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  
考第於三等並垂編簡式著熙隆洪惟聖運之會昌  
可繼重華之輝耀然於衆製未復前修思諷諭者隱  
其情而靡宣局聲律者艷其言而罕實不足以上裨  
睿覽下達民情效明良喜起之音續雅頌清微之範  
姑用登高而能賦庶幾愕爽之猶賢罔叶精求豈任  
多愧臣首當庸盥寶珎恩華輿寤以思覲惶無極其  
兩制并侍講學士龍圖閣待制自章得象已下十三  
人三館秘閣自康孝基已下二十七人歌詩共一百

四十首謹隨狀進以聞

辭免撰趙瞻神道碑狀 宋 蘇 軾

奏准勅差撰改中散大夫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  
并書者右臣平生不為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  
所共知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為光曾為亡母程氏  
撰埋銘又為范鎮撰墓誌蓋為鎮與先臣洵平生交  
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  
敢固辭然終非本意況臣危病廢學文辭鄙陋不稱  
人子所以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  
許辭免

杭州召還乞郡狀

宋 燕 軾

竊慮區區之誠未能遽回天意須至盡露本心重干聖聽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獎激許臣職外言事自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

天員心欲具論安石所為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枝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即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即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䟽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會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稍工篙手

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臣即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勸教改獄吏不敢別加非橫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黃州每有表䟽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獎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爲不可臣雖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沉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即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論衙前差顧利害與



孫永傳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臣逆探光意遂與臣爲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奸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奸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爲之地特未敢發耳小臣周程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饗以嘗試朝廷臣竊料程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奸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於經筵及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補外竊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內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爲謗訕本無疑似白加誣執其聞曖昧謬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膈則臣爲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剝配顏章顏益二人蓋攻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故論奏不已其意豈爲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

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爲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磨厲以湏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福爲災即日上章辭免乞即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爲臺諫所攻般出解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褊衆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爲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危嶮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抑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俯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羣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

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耻復與羣小計較短長曲直爲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檢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遣即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中也干犯天威謹俟斧鑕臣不任祈天請命戰恐頂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除竇謨閣學士狀 宋 崔與之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新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增城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崔與之狀奏伏准省劄奉聖旨除竇謨閣學士依所乞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使居住臣均佚琳宮忽被予祠之寵陞華奎閣更叨進職之榮異數便蕃危衷震惕伏念臣受材庸下遭昔盛明通籍九門入蓮清廟之選分符萬里出臨巨屏之雄計治罔功黜幽有典荷公朝用其長而護其短至末路憐其病而全其歸陟之文昌六聯之峻班繼以元戎十乘之重寄恩加項踵感至涕洟屬初政之方新撫孤蹤而欲躍驥雖老而伏櫪尚欲加鞭鶴已病而乘軒何堪受甲自嘆桑榆之景但傾葵藿之心未酬大恩徒抱遺恨輒布投間之悃深虞方命之誅忱辭既孚淵聽甚通簪履不遺於舊物絲綸更侈於新除祠官得請以爲榮銘心知幸學士爲真而非劇踣踏難勝倘辭受之或乖則顛隤之立見上件宮祠指揮臣除已恭稟遙謝祇受訖所有竇謨閣學士恩命未敢祇拜欲望聖慈收回

誤思庶安愚分實出天地始終大賜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唐韓退之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舍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又未嘗不拊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遭遇其人自有家事迺還坎輒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此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胷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嘗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爵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過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過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曰

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  
士為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既已知侯  
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為侯生謀也感知  
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  
獻於左右焉謹狀

啟

答魏太子牋

魏 吳 質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悲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與可終始相保並聘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謂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踴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傳也其惟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于謀國即以敗亡臣竊耻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嚴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事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摘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魯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生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貽

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游宴之歡難可更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戴猶欲觸冒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悽悽以來命情恣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魏 吳 質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華燈雖  
虞卿造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  
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即以五日  
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  
山連岡平代北隣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泝水  
漸漬疆宇喟然嘆息思淮陰之奇請亮成安之失策  
南望邯鄲想蕪蘭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都人  
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聞  
弱無以蒞之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  
于強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至於奉遵  
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賦事  
行賞資於故實抑亦懷懷有底幾之心往者嚴助釋  
承明之權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  
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  
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彼豈虛談  
夸論誑曜世俗哉斯實薄即守之榮願左右之勤也  
古今一揆先後不貿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觀

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爲鄭冲勸晉王牋

晉 阮 籍

魏元帝咸熙元年進晉公司馬炎爲王炎讓不受  
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冲時爲太傅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周公固讓冲等眷眷  
實有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  
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膳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  
之號周公藉已成之執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  
龜蒙呂尚磻溪之漁者也一朝指揮乃封營邱自是  
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爲

美談况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天  
下朝無闕政人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  
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回首內向東誅叛  
逆全軍獨剋禽閭閻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  
加南海名震三越宇內康寧苛慝不作是以殊俗畏  
威東裔獻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制開國光  
宅顯赫太原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元  
公盛勲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  
讐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西塞江

源望祀岷山迴戈弭節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令大魏  
之德光於唐虞明公盛勲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洲而  
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至公至平誰與  
爲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冲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古人耻其君不為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究其所事  
比隆往代况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  
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  
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今外不寧內憂以深古之宏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  
國以濟一時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  
以邁衆蹙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  
擬議乎夫廟筭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

就之日便當回其衆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  
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為難况今轉運供  
總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卜  
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  
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  
獎不已此封內所痛心嘆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  
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  
苟美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  
淮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孰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

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  
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  
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  
間閭行陣之間尚或於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為譏况  
廁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  
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  
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  
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為殿下  
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康鹿  
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陛下覽廢虛遠之懷以急  
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為存轉禍為福則宗廟之慶四  
海有賴矣



與廬陵王義真牋

晉 謝靈運

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並多居之但李世慕榮出棲者寡或復才為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宏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既萬齡辭事就閒纂戎先業浙河之外棲遯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殿下受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遺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

啟

論事

陳謝

慶賀

投知

往來

啟

論事

求爲劉瓛立館啓

梁任昉

昔在魏中爰及晉始書貴虛元人悅陶縱瑚璉廢泗  
上之容樽俎忍林下之遒春千秋羽委曠而弗陳西  
序東膠寂寥而誰仰所以金鷄忘曉玉羊失馭神器  
毀於僊戍寶歷遷於千越豈不悲歟劉瓛澡身浴德  
修行明經賤珪璧於光陰竟松筠於歲晚貧不墮獲  
其心窮不二三其操而固無居止浮寓親遊垣棟傾  
鑽室側整側有朋自遠無用栖憑皆負笈捨登柳風  
沐露瓛之器學無謝前修輒欲與之周旋開館招屈  
臣第西偏官有閑地北拒青山南望通邑雖曰人境  
實少浮喧廣輪裁盈數畝布以施立費整薄藝桑麻  
粗創茨宇

上東宮請講學啓元宗爲太子時 張說

臣聞安國家定社稷者武功也經天地緯禮俗者文教也社稷足矣同寧輯於人和禮俗興焉在刊正於儒範順考古道率由舊章故周文王之爲太子也崇禮不倦魏文帝之在春宮也好古無怠博覽史籍激揚令聞取高前代垂名不朽伏惟皇太子殿下英睿天縱聖敬日躋神算發推成立斷廓清氛祲用寧國家北人由是歸德六合所以推功主堯青宮固本也分務紫極觀政也副羣生之望作累聖之儲殿下之於天下可謂不輕矣監國理人可謂至重矣莫不拭目而視冀聞異政以裨聖道臣愚伏願崇太學簡明師重道尊儒以養天下之士今禮經殘缺學校陵遲歷代經史率多紕繆實殿下闡揚之日刊定之秋伏願博採文士旌求碩學表正九經刊考三史則聖賢遺範粲然而觀况殿下至聖神聰留情國體幸以問安之暇應務之餘引進文儒詳觀文典商畧前載討論得失降溫顏開譙議則政途理體日以增益繼業承祧永垂德美臣等行業素輕藝能寡薄願慙端士

叨侍宮闈日夜祗懼無以匡輔區區微誠願効塵露輕進芻蕘望垂採擇臨啓如失伏用兢惶謹啓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唐 杜牧

某啓伏以聖主垂衣太尉當軸威德上顯和澤下流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星辰順靜日月光明天業益昌聖統無極既功成而理定實道尊而名垂今則未聞縱東山之遊樂後園之醉暢暢若不足兢兢而如無豈不以邊障尚驚殊虜未殄防其入寇猶須徵兵伏以迴鶻種落人素非多狡於突厥絕爲小弱今者國破衆叛逃來漢南爲羈旅之龜食草萊之實白髮驪駢之騎凋耗已無連酪皮裘之資饑寒皆盡哥命雜種藏跡陰山取之及時可以一戰今者度虜之不出者有二時去時來徊翔不決必有所在西戎已得要約伺其氣勢同爲侵擾此其一也心膽破壞馬畜殘少且於美水豐草暖日廣川牧馬養習以俟強大此其二也今者徵中國之兵與之首尾久戍則有師老費財之憂深入則有大寒瘕墮之苦示戎狄之弱生嘉傑之心今者不取恐貽後患敢以管見上干尊重自兩漢伐虜皆是秋冬不過百日驅中國之人入苦寒之地此時匈奴勤于折膠童馬免乳畜肥草

壯力全氣盛與之相校勝少敗多故匈奴云漢實大國也但其人不能辛苦爾此所謂避虛而擊實逃短而攻長至於後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強盛屢犯北邊浩請討之曰蠕蠕恃其地遠自寬已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牧秋乃背寒向暄南來寇抄今出其意表擒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駭星分向塵奔走壯馬護牧牝馬戀車駢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斃可一舉而滅矣武帝從之及全軍入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撲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彌漫山澤高車因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千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汰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慮深入恐有伏兵勸帝停止不追浩先勸窮追之不從後聞涼州賈胡言若更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以某所見今若以幽并突陣之騎酒泉教射之兵整飭試普仲夏潛發計陰山與涿邪之遠近十不一二校蠕蠕迴鶻之弱強猶如虎鼠五月節氣在中夏則寒到陰山尚寒國中之兵足以施展行軍於枕席之上翫寇

於掌股之中執輻懸餅湯沃睨雪一舉無類必然之  
策今冰合防秋冰銷解戍行之已久虜為長然出其  
意外實為上策議者或云北取黠戛令討迴鶻伏以  
黠戛起於別種起為可汗必是英傑天時必助賢材  
必用法令必明滅迴鶻之後便是勅教況示之以弱  
必為所輕今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諸侯用命年穀豐  
熟可以瘞元王於常山子遺人於河壠顧茲疲虜豈  
遺子孫伏惟太尉相公文德素昭武功復著畫地而  
兵刑盡見按璽而邊事無遺唯一指蹤即可掃迹昔

漢武帝求賢也有上書不足採者輒報罷去未嘗罪  
之故能羈越臣胡大興禮樂今太尉與仁聖天同德  
有志之士無不願死伏惟特寬狂狷不賜誅責生死  
榮幸無任感恩

啟

陳謝

謝勝王集序啓

周 庚 信

某啓伏覽制垂賜集序紫微縣映如傳闕里之書青  
鳥遙飛似送曾城之壁若夫甘泉宮裏玉樹一叢元  
武闕前明珠六寸不得譬此光芒方茲照燭有節有  
度即是能平八風愈昌愈高殆欲去夫三尺殿下惟  
才蓋代逸氣橫雲濟北顏淵開西孔子譬其毫翰則  
風雨爭飛論其文采則魚龍百變蒲挑繞館新開碣  
石之宮修竹夫池始作睢陽之花琉璃泛酒鸚鵡承  
杯鳳穴歌聲鸞林舞曲况復行雲逐雨迴雪隨風湖  
陽之尉既成爲喜之因春陵之侯便是銷憂之地某  
本乏才用亡多述作加以連鄴陽九考免儒硯江陵  
百六幾從士隴至如殘編落簡並入塵埃赤軸青箱  
多從灰燼比年疴恙彌留光陰視息桑榆已逼蒲柳  
方衰不亡秋氣之悲實有窮途之憾是以精采贅乳  
頗同宋王言辭蹇吃更甚楊雄一吟一咏其可知矣  
好事者不求知音者不用非有班超之志遂已素筆  
未見陸機之文久同燒硯至於凋零之後殘缺所餘  
又已雜用補袍隨時覆醬聖慈憐愍遂垂存錄始知

揄揚過差君子失辭比擬從橫小人迷惑荆玉抵鵲  
正恐輕用重寶龍淵剖玉豈不徒勞神慮匠石迴顧  
朽材變於雕梁孫陽一言奔蹄成於駿馬故知假人  
廷譽重於連城惜人羽毛榮於尺玉溟池九萬里亡  
踰此澤之深華岳五千仞終愧斯恩之重即日金門  
細管未動春灰石壁輕雷尚藏冬壑伏願聖躬與時  
納豫南陽寶雉幸足觀瞻鄴縣菊泉差能延壽伏遲  
至鄴可期從梁有日同杞子之盟會必欲瞻仰風塵  
其辭候而來朝謹當逢迎冠蓋魚腸尺素鳳足數行  
書此謝辭終知不盡謹啓

謝趙王示新詩啓

周庾信

某啓鄭啟至奉手教累紙并示新詩八體六文足驚  
毫翰四始六義實動性靈落落詞高飄飄意遠文異  
水而湧泉筆非秋而垂露藏之山岳可使雲霧鬱起  
濟之江浦必當蛟龍繞船首夏清和聖躬怡裕琉璃  
瑯管鵲顧鸞迴婉轉綠沈猿驚雁落下風傾首以日  
爲年捷爲舍人實有誠願碧鷄主簿亡由遂心寂寞  
荆扉疎蕪蘭徑驂駕未梁未期卜日遣騎到鄴希垂  
枉道

謝趙王賡爭帶等啓

周庾信

某啓奉教垂賡羣粧帶錢十貫魏君賢帶特賜劉禎  
趙王國祖偏資裴楷貫藏文馬如燒安息之銀帶揮  
通犀似攆雲南之獸北郭騷之長貧是所甘慨南宮  
敬之載寶殊非念望花開四照唯見其榮薨戴三山  
深知其重昔沈羲將盡逢司命而還生士燮行埋值  
仙人而更活今日慈矜斯之謂矣馬前駟而導路或  
似識恩雞未曉而開關客能報主謹啓

謝湖南于常侍啓

唐 羅 隱

某啓某今月十九日已至界首迴望旌榮涕泗不任  
某莊樸粗疎吏膏昏鈍不能量力嘗欲干名隨貢部  
以恓惶將隣十上看時人之顏色豈止一朝進則刺  
減許都退則歌終漢壘地雖至公人莫用容憑執爨  
以無由假隣光而不得常侍獨於此際降以深仁奏  
仇覽之官資近陳遵之尺牘福由無妄榮亦何酌近  
者以江表歲饑具中力困旨甘既闕晨夕繫懷常侍  
不顧人言將逾事例給使府留州之物代衡陽計歲  
之資俾以東歸救其恓旅蔡澤北遊之日餅飢不存  
陸生南返之年橐裝皆滿聊將自衛粗可諱窮但以  
感切違梁情深去魯辭盡戟而心猶侶醉上孤舟而  
淚始如流蓋以非故舊之由緣無強近之慰驚祇因  
獎善便與致身如某之孤賤者則多似某之遭逢者  
則少以茲自誓安可慙忘今則尚有迴期猶覓旅思  
石尤風足橋口浪裏展片石以高飛指重湖而直過  
地名北渚長牽楚客之心水到東吳敢忘湘波之色  
謹啓

謝制科啓

宋 蘇 軾 文選

右軾啓今月某日蒙恩授前件官者臨軒策士方搜  
絕異之材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  
評判內自顧於無堪凜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之要  
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舍其平生  
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才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  
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  
試而掩之於倉卒所以爲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  
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爲無失  
也然而請蜀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  
爲有獎魏晉中正之所以爲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  
科其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  
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  
惠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  
已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  
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  
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爲天下之選人而  
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



策以效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議輒為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執才不迫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為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饑寒之憂出求升斗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而並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氣力之微論事迂濶而不能動人讀書疎略而無以應教取之甚愧得而益慚此蓋伏遇某官德為世之望人位為時之顯聲稱所被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加多士以為進退致茲庸未亦與甄收然而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為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為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南省主文與歐陽內翰啓 宋 蘇軾 文 鑑

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為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望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樸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綺采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鑄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模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賦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又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畜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羣嘲而聚罵者動滿百千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眾士君子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為有司之所

排使得揖笏跪起謝恩於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  
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  
不能有所爲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未使區區之  
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

謝中書舍人啓

宋 蘇軾 文鑑

右某啓蒙恩授前件官者起於股所未及期年擢置  
周行遽參法從省躬無有被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  
之間實爲風俗隆替之漸必欲致治在於積賢雖一  
薛居州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  
崔琰進而廣儉成風楊綰用而滯侈改度誠國是之  
先定雖民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而征附者棧者  
必先其直用舍既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趨勢有必至  
今朝是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定法令  
足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寬弛賦役足以安民而未  
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耆老搜求雋良將使士知向方  
民亦有耻如某者山林下士軒冕棄材少而學文本  
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狷嬰鱗之愚溝中不  
顧於青黃變下無心於宮徵誤蒙收拾已出優恩薦  
履禁嚴殊非素望此蓋伏遇某官德配前哲望隆本  
朝名重圭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爲菁莪下同卿士之  
謀餘論所加虛名增重知丹心之尚在情白首之無  
歸特借寵光以寬衰病任隆才下恩重報輕直道而

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分免位而已又不足以解  
御大夫之憂蚤夜以思進退維谷恐懼戰越不知所  
裁

謝賈朝奉啓

宋 蘇軾

文鑑

右軾啓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携孥去國蓋二十年側  
聞松楸已中梁柱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酌以隻  
鷄誰副橋公之約宦游歲晚生念涕流未報不貲之  
恩敢懷盍歸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  
露既濡空引太行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  
萬友明首隆學校之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嗟耄  
暮不聞拔薤之規尚意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  
歎桑梓光華深衣練冠莫克垂洟於墓道昔孺今僇  
尚能鼓舞於民謠仰佩之深力占難盡

永興提刑謝到任啓

宋 李昭玘 文鑑

委轡下車勤吏民之趨走據案涉筆擁文墨之紛紜  
將何補於事功徒有慙於面目伏念昭玘迂疎末學  
鄙野孤生賦才不長聞道最晚棲遲日月僅成九轉  
之功蹭蹬風塵未蒙一顧之價再預充廷之貢謾爲  
入格之遊敢意斐文偶塵精覽初乏青錢之作宜置  
下陳誤經黃絹之評遽超數等叨從祿仕擢備儒官  
詎能搔管以窺天良愧奔蜂之化燭屬大明之繼照  
延舊德以亮功博收人才盛集策府開閣之始豈乏

異能備員者誰乃出下客入共榮於入穀時皆謂之  
登瀛正始諸賢濫陪武步石渠秘集頓發見聞惟知  
反已以自求敢覬因人而幸進謂有昭昭之明者必  
有冥冥之志無赫赫之熱者亦無凜凜之寒欲寡過  
而未能恐修名之不立以愚自信曷嘗稱博而毀丹  
與世何尤不暇去嬰而歸紛安有本同而未異奚嘗  
先病而後瘳處冲季孟之間僅知所立甘陵南北之  
部適幸兩忘能不能各自其人得不得必尸諸命洋  
然迎餌詎爲安氏之魚元若畏人反類羊公之鶴嘆

源泉之有本驚蒲柳之先衰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  
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旁但摩礪粟以偷安何罪  
書魚之成蠹火玷外寔之列聊從別乘之行迨及更  
書復還舊直意無他異莫追終賈之才名不有可觀  
竊預趙張之政事含丹鉛之點勘視鞭朴之喧囂精  
神僅及於日前智慮或遺於意表蛩紛訴謀駭即復  
來雁集吏行守之不置間開畏罪黜勉赴功入水必  
濡每憂揭厲遇風知退冀免摧顏雖殫才駕之勞蔑  
有尺寸之補間以私門艱窘多事侵陵祿未逮於孤

窮歲已驚於遲暮田無附郭久附陶潛之歸盜不過  
門素多張禹之愛屢申愚懇願守方州猥霑造物之  
私特假祥刑之任地占河關之勝道連雍陝之雄小  
民尚氣而喜爭巨猾瀕山而爲盜素稱劇郡尤藉長  
才自非氷鏡無疵摧衡不撓則何以吏知守法人不  
稱冤顧煩閣之無堪遙選掄之誤及此蓋某官元功  
播物一德亮天見遠業於有爲期太平之可致論事  
必同於善使人樂盡其才引愷倖以升高徒煩假手  
削輪因而成器幾誤揮斤敢不慎守官箴勉思民事

不迹名而邀福無倚法以作威概以中平得之安靜  
以國裨報上副陶成美蔭方林曾未虞於巨臂不才  
自養終願託於長年過此以還未知所指

謝館職啓

宋 秦 觀 文 繼

法同博士閱五載而遷官例比編書通三年而改秩  
寵靈既逮愧懼實深伏念觀族系單微器能淺陋以  
時好賦僅成童子之雕蟲中歲窮經未究古人之糟  
粕始榮名於進士俄充賦於直言濫居方物之前叨  
被傳車之召文章末技固非道義之尊箕斗虛名祇  
取謗傷之速亟從引避幾至顛濟褒未就於華衮惡  
已成於瘡痍三朞之內王尊乍倭而乍賢七年之中  
魯田一與而一奪但以偏親垂老生計屢空聊復覲  
顏以居未能投刻而去日期沙汰分絕進升豈期積  
日以累勞輒亦逢年而遇合束縕還婦雖蒙假借之  
私慙美吹簫尚應譴訶之及竊觀前史具見鄙悖西  
蜀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釣客建封任以校書雖  
爲將相之品題實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遠有遭  
逢此蓋伏遇某官道欲濟時仁能錫類始憐貧女稍  
分秦壁之光終念波臣爲激越江之水矧茲奇蹇亦  
與甄收敢不以古人行己之方爲國士報君之義千  
金獎帛聊依翰墨以自娛一割鉉刀或冀事功之可

## 謝江樞密古心啓

宋 文天祥

頌祠宮之香火敢望彈冠掌冊之丹鉛誤蒙推轂  
 爲非由於識面事直可以語人頃踵銜恩額首奉記  
 切以觀遠臣以所主孟子以言進退之間遇大賢而  
 相知韓公以爲遭逢之盛蓋受恩非天下所少而知  
 已得君子爲難乃若初無左右之先容獨受門牆之  
 隆遇此古道之相與尤人生之至榮伏念某執經而  
 後思以來念景行在四海之達尊而科第非終身之  
 能事願欲自拔於常人之類庶幾無負於上帝之衷  
 頃起闕下之時適際江干之警主憂臣辱念我生之  
 不辰外阻內訌緊禍至之無日因拊躬而思奮遂投  
 匭而獻言當時破膽而剗心何啻焦頭而爛額有倉  
 卒等死之慮無毫髮進名之心六大息之陳豈曰賈  
 生少年之過三千字之獻幸寬卹謨東市之誅逮時  
 事之既平滋人言之無劇小體者戒其失措好事者  
 高其門名痛痒亡知者以文采爲賢操挾不正者以  
 譁競爲誕匪躬之故俱莫諒於初心尚口乃窮嗟難  
 行於直道既奉祠而竊祿尚開門而讀書未可與俗

人言姑盡我分內事不謂見知於長者遂勤延譽於  
諸公承明之廬著作之近未嘗夢想寂寞之濱寬間  
之楚遠沐寵光非華衮有一字之褒何敢帛增千金  
之重雖深慙於員秉然幸出於鈞陶求堅乃心欲報  
之德茲蓋伏過某官清朝碩望昭代真儒胸中括石  
渠東觀之藏海內天球河圖之瑞騰惟世道深屬  
我公整頓乾坤共屹江流之柱獻納日月入旋斗極  
之樞非徒耀不老之功名將有意太平之禮樂凡今  
小往大來之會皆前推後挽之功遂使疎庸例叨拔  
擢某敢不力持素節勉企前修彌彥博於都堂幸借  
卿公之譽為仲淹於館職敢忘元勳之知

謝李鄴伯建三元坊啓 明 商 輅

三元及第今為隔世之虛名刺史表閭又作他時之  
故事未嘗忘我何以報公昔高魯為鄭康成建通德  
門穎陰為荀朗陵改高陽里皆邑令崇一鄉之虛譽  
與時流為千載之美談孰若掄魁之坊出自相公之  
筆如生會同館而張永蒙如遊法華寺而觀邕碑波  
戈峙金鳳而欲飛閣巷疑著龜而再轉雖進士之科  
未復然化民之意已多某因念平生真堪一笑家龍  
殿上嘗誇獨對之三千朱雀橋邊今作尋常之百姓  
進不得陳箕子之洪範退而發揮郭氏之中庸開山  
學劬嘉眉之規惜時文明孔孟之意松間倡道豈無  
考德問業之人花外小車亦有事親從兄之樂然或  
預司徒之役則又如舉子之時代樹削迹之仇吾知  
免矣毀瓦畫墁之咎誰能興之不徒三十年金榜之  
名增重二千石銀鈞之字成前北部使欲為之志動  
昔年鄉人助喜之心十字街頭如浮屠之起廢一千  
年後與華表以俱存何榮如焉可慙多矣茲蓋伏過  
某官坤維間氣河右俊人泉府培風善計江西之財

賦翰林借選飽看天上之圖書青爲朱幡早蓋而來  
大是碧潭清江之福論振文誅奸之政季弟元兄用  
留耕揀荒之心召父杜母使七八月遂零壇之望使  
三百川無滌消之憂一日而有廢具舉三年而四境  
皆治遂令迂闊亦翦作新某雖奉几筵敢忘榮戟武  
陵太子屢許訪於桃花黎象小童竟空吹於蔥葉未  
由胥賂曷盡多言某敢不佩此寸衷銘之百世薛少  
保三大字長如甘棠蔽芾之春楊文貞一瓣香願祝  
仙李蟠根之盛其爲旼嚮無任敷榮

啟

慶賀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唐 柳宗元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雜然相顧繼以歎息知爲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聞執直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爲時聞人才位未曾盤桓固又中間因緣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而爲見忌嫉者橫致唇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辨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九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聯壤接而惑於騰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曰則皆開口垂臂悵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衆皆快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下流多訕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瞻望清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贖陳賀不勝戰越不宣

賀韓魏公啓

宋 王安石 文鑑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麾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充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某官受天間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命摠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舍一時爲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爲大耻以國本不建爲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疾荒迷慈聖以譏冲退託內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爲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救寧四方屹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爲特美某久於庇賴實預甄收職在近仁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自絕於高閣非敢忘於舊德逖聞新命竊仰遐風瞻望

門闌不任鄉往之至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宋蘇軾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  
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九在屯床共增慶慰伏以  
懷安天下之公惠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  
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爲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  
妻子之計推荷之于後主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  
垂老而况廟堂之舊欲使解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  
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救古今一塗是以用  
舍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  
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  
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履  
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  
全德難名巨材不器市朝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  
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  
爲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  
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  
仁下導引而考較其所得孰與昔多某受知最深聞  
道有自爲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

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以伏暑爲時自重少慰輿情

賀楊龍圖啓

宋 蘇

軾 文鑑

右某啓伏審新改直職擢司諫垣傳聞通選疎勅觀聽咸謂國家之鉅福乃用諫諍之真才心能深言以補大化方今朝廷之上號爲無諱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諫之列歲不乏人而衆弊之原猶或未去豈聽之者徒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爲名而不爲功歷觀古人之效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右尹子華因墳典而道祈招之詩左師觸龍語體粥而及長安之質徒盡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及物之休功忠臣愛君之至分伏自頃歲所更幾人帝未煖而輒遷踵相躡而繼去一身之譏固足以免矣而積歲之病當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爲常遂因循而不振雖在僻陋顧常隱憂以爲必得朴忠憂國之人而又加以辨智得君之術言苟獲用國其幾幾伏惟諫院龍圖才雄於世而常若不勝節過於人而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驕頃持銓衡實識官冗必將舉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效而不爲虛名軾最蒙深知愧無少補方傾耳以聽願續書諫苑之

篇若有侍而言或能著諍臣之論但以外無由至  
門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呂副樞啓

宋 蘇軾 文鑑

伏審近膺告命入總樞機中外聳觀朝廷增重伏惟  
慶慰竊以古之爲國權在用人德厚者輔其才而名  
益隆望重者無所爲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國先止  
謀於長孺汾陽元老尚改觀於公權樽俎可以折衝  
幕藋爲之不殊哀此風流之集繼父矣寂寥而無聞  
天亦厭於九才上復思於舊德恭惟樞密侍郎性資  
仁義世濟忠嘉豈惟清節以鎮浮固已直言而中病  
出領數郡若將終身小人謂之失時君子意其復用  
迨茲顯拜夫豈偶然而荷三朝兩世之恩當春秋  
賢者之責推之不去凜乎其難進伯玉而退子瑕人  
皆望於門下烹臯羊而斬樊噲公無愧於古人莫若  
盡行疇昔之言庶幾大慰天下之望某登門最舊稱  
慶無緣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范端明啓

宋 蘇 軾 文鑑

恭承明詔追錄舊勲名陞秘殿之嚴實遂安車之養  
仍推餘澤以及後昆聞命以還有識相愛竊謂死生  
之事聖賢有不能了父子之際古今以爲難言方其  
犯雷霆於一時豈意收功名於今日惟天知我絕口  
不言偉事發之相重非人謀之所及恭惟致政端明  
學士至誠格物隱德在人弼亮四世如畢公壽考百  
年如衛武獨立不懼舍之則藏惟有青蒲之言尚在  
金縢之匱白日一照浮雲自開坐使遺民復觀盛世  
子孫歸休下萬石之里門君相乞言授三老之几杖  
更延翁壽永作元龜

賀中書韓相公啓

宋 晁補之

伏自頃者初膺眷任入預政機屬時三館之虛已在  
諸生之選間因造請以辱收憐然閣門之外已踈而  
朝廷之間甚密絕編志墮越俎義慙言不獲伸事無  
所試上辜期待分絕激昂既流落於州麾旋顛危於  
笏庫伏遇左右卷舒以道從違在公雖均佚於得居  
尚倚平於世論慮以罪戾仰玷生成故門墻之間莫  
修而魚鳥之情遂闊側聞枚卜峻陟鼎司遐徵同音  
歡呼共慶即日伏惟國國有道自天降休恭以某官  
剛大直溫柔嘉寬衆山嶽不動江海有容蹈君子之  
中庸知古人之出處皇天祚聖治世立賢煒仁祖之  
規模有魏公之風烈大數已得未流易防一昨初聞  
命行繼觀章下忠合上慮義激士心豈惟以千秋一  
言而取封蓋將試元宗十事而後入以謂可否分年  
而異處忠邪指類而並驅未斗至於千錢民室幾於  
九去此方今公患之至急與當宁軫憂之最深迺大  
臣先已究知則天下夫復何慮然可否但繫於審訪  
而忠邪正懼於難分虞氏豈非用大中成周可謂建

皇極既憂譏說之震亦病叨憤之欽寄聞去歲以陪  
隄未有留蠹而蕃木母疾之已甚則固可姑存而勿  
論則實難彰瘝不消勸沮迺立理有萬慮行非一歧  
同何必親疎豈皆異魏舒始似無取鄭朋初若可通  
安得遽知要固久見必使左右皆正直內外無欺誣  
則可否自陳於前是非不覆而定成周虞氏乃得庶  
幾皇極大中於焉攸叙憂羅卹享尚何足言休兵務  
農便可無患然補之處疎處而謀近懷淺淺而計深  
亦恃十年嘗承一盼重念補之稟資頑鄙賦命奇窮  
勤苦幼能手違壯日憂危晚即推絕盛時不別不白  
以得嫌無拳無勇以蒙垢遭譴遠徙重罹閭巷亡僅  
存再被竄逐遭回五六年內往返九千里餘未省踐  
田亦遇奪牛之罰何嘗盜肉猥逢關犬之還不死濟  
淵稍佐民社世當至德之運人望太平之功拾穗行  
歌問百年而如此飢蔬沒齒甘一介之當然豈敢謀  
身尚懷報主耿耿自信昭昭實臨更願尊所聞之高  
明躋斯民以仁壽造次啓沃終始持猶然後朝廷  
海蒙遠猶大夫庶士無遺患國是永建家聲益隆以

副上之倚毗以慰人之頌望旅瑣方圉闕高莫親

賀龔參政啓

宋 陸 游

恭審光膺明詔進貳政機爲治不難其道顧何如耳  
用人若此吾國其庶幾乎傳聞四境驩喜一意某聞  
公論未必盡廢嘗恐不在於朝廷小人豈必無材惟  
患與聞於國事誠使元老大臣守紀綱而不紊近習  
外戚保富貴而有終政一出於廟堂權弗移於貴倖  
豈獨坐消於外侮固將馴致於太平孰成伊尹格天  
之功其在孟子敬王之學恭惟某官材負超軼器局  
振閑造道深故能泛應而不窮進身正故敢盡言而  
無諱建允安之勢成長治之業已收効於立談開衆  
正之路塞羣枉之門曾不勞於變色薦紳相賀史冊  
有光然而仁人先天下而憂重矣自任賢者傳春秋  
之責艱哉克終某十年獨荷於異知萬里敢虛於忠  
告輒因尺牘登寫寸誠未死殊方或見在天之偉績  
猶期末路終爲盛世之幸民

賀吳丞相革啓

宋 文天祥

今吾路之不通最爲天下之大契縉紳以開口爲  
事城闕以游談爲危機如人一家情睽離而衆侮  
至如人四體氣壅底而百病生多故之由一類諸此  
枻更子改抱轉舟移惟從衆謀可以合天心惟廣忠  
益可以布公道盡解羣疑衆難之會克有榮名成功  
之休其惟我公望在今日某瞻依有素慕戀惟深邇  
造闕以喊嚴聳揚遠而增忤以書上光範先伸賀厦  
之私於人見歐陽行展樞衣之敬其爲懇切罔既敷

宣

賀趙侍郎月山啓

宋 文天祥

選表揚綸歸中持橐來石洲之明月光照海山通明  
殿之紅雲影搖河漢介圭觀只會弁驩如恭惟某官  
玉粹金剛水縣雪跨清廟生民之作膾炙諸公干將  
莫邪之鋒指麾餘子自倚天而行斗牛之渚便援地  
而起湖海之樓出入兵間月杵燈檣之耿耿驅馳江  
上參旂并鉞之堂堂儒臣知兵從古所少天子謀帥  
必在其中方建纛而前千軍遠帳而不動及還笏而  
去二童隨馬而有餘悠悠回顧於山河落落一麾於

江海嘯吟水石醇謫仙捉月之魂上下風樯訪舍人  
麾軍之迹慨然有神州陸沉之歎發而為中流擊楫  
之歌蜀傳風景於峴山忽驚波濤於天塹長江為備  
不數處可共險於敵人朝廷養兵三十年當成功於  
儒者乃疇庸於東掖乃趣貳於西曹大乙靈旗出陪  
貂尾鈞陳玉鑑進逼鰲頭青天白日鳳皇之聲名高  
山深林龍虎之氣勢前行為兵部小紓帷幄之謀大  
本在中書亟正鈎樞之拜某濫巾劄部望履修門班  
漢從於甘泉宮喜稱知己勒唐功於浯溪石已成有

司



南都八生賀元馭相公啓 明 王世貞

通者巽書海至渙汗頻頒當九重特達之知親書上  
考覃八命穹崇之寄晉領孤卿馬鬣榮施曾祖承華  
之峻秩魚軒駢集姑婦長樂之崇班茲日之李贊皇  
屈從齒胃他時之韋都尉無忝象賢縉紳已倍恒欣  
鄉國尤傳盛事伏惟某官閣下中吳孕秀東海涵靈  
智崇禮卑勳由成性言規行矩妙合自然左氏之業  
孰素臣仍公好惡董生之書成繁露始對天人國士  
無雙褒然南宮之選首廷魁第二允矣太史之呈祥

再領成均多士皆其陶冶兩裁帝紀一時賴以權衡  
自魯連拂萊海之衣而嚴陵系桐江之鼎南陽隱士  
獨彌為卧龍洛下兒童皆知有司馬傳巖特召無藉  
金張之援漢殿同升共推兩魏之嫩清標著於平日  
故中夜無可卻之金白麻播於內庭而外朝減徵聲  
之宴上不枉道以求合下毋養交而惜名人皆望之  
植同己排異已公不謂兩渙小羣成大羣為國則舉  
不避讐遠嫌則思無歸已若水若旱必與聖人同其  
憂一話一言務安社稷以為悅當慈顏之底豫或少

展其愁眉若容聽之轉圜庶幾緩其歸念此蓋一人  
之有慶以致三后之協心雖臨軒之眷命有隆而猶  
墻之讓德彌著諸青宮一品已堅辭於達書之宸彼  
素絲五絕實遠逾於章甫之貴匪故奪公之守殆將  
仲國之經某等素切儀刑遙深踴躍惟詔功詔德自  
古則然而有君有臣於斯為盛皇天之產名世已過  
五百餘年賢者之在中書何妨二十四考

啟

投和

上兗州啓

唐

駱賓王

側聞未遇孫歌鹽車無絕輪之迹時逢和氏荆山有  
連城之珍豈若聽清音於夔餘則枯桐發響收夜光  
於元璧則怪石騰輝在物猶然况於含識者矣伏惟  
明使君鳳穴振儀龍門標峻瓊彫岳立表秀千雲霞  
煥霜霏澄虛鑒物既而代工天府忠簡帝心擁熊軾  
而撫百城建隼旗而臨千里生棠敷惠恩經去思剖  
竹垂仁式歌未暮清凝夜獨化警晨鳥外勗九農內  
宏五教導之以禮樂齊之以刑書約法遵寬設蒲鞭之  
耻立言惟信控竹馬之期甘雨隨車雲低輕重之蓋  
珠還合浦波合遠近之星至如卧理稱難坐嘯匪易  
披裳問疾秉爰景以字人褰帷廣聽穆薰風而翕物  
嚴霜秋降叶隼擊而防小人零露春濡節羔旌而禮  
君子於是仁心有勇義不忍欺美譽爵於三齊芳猷  
騰於千古若乃清窺遠鏡皎月色於靈臺元鑒虛凝  
穆風聲於智府研機千匠探頤九流縟翠萼於詞林  
絳鮮花於筆苑文江翻浪織王猷以韜霞學海驚濤  
綴珠鱗於濯錦加以懸榻待士擁篲禮賢汲引忘疲

獎題不倦懷級味道之客望範圍之駿奔兼包流略  
之夫窺義園以遐集求小善於毫芥顧正禮於二龍  
振幽滯於沙泥許明公於一鶚賈王淹中故俗體朴  
厚之宏規積下遺砥陶禮義之餘化頗遊簡素少閱  
纖細每蟋蟀淒吟映素雪於書帳蕤雞振羽截碧蒲  
於翰林既而學異懷蛟才非夢鳥價不齊於南漢方  
不重於東山幸屬日月光華雲霞紛郁方結羨魚之  
網將誰叩角之詞奮短翮於槍榆希高標之餘拂濯  
纖鱗於涓滴望鴻浪之微露所 顧盼曲流剪拂增  
價則鉛刀有一割之用跋鱉致千里之行是知竊混  
吹於齊竿濫飛聲於郢路拘山鷄而自愚顧遠承而  
多慙輕觸或顧不遑流汗謹啓

上令狐相公詩啓

唐 元 稹

某啓某初不好文章徒以士無他技強由科試及有  
罪遣棄之後自以爲廢滯潦倒不復以文字有聞於  
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挾摘句蕪臺黜尊重竊承相公  
直於窮朝間道某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  
汗悚踴慙忝無地某始自御史府謫官於外今十餘  
年矣間誕無事遂用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何千  
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傳滕瞽之諷達者有之詞直  
氣麤罪戾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唯杯酒光景間零  
爲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爲律體卑庠格力不揚  
苟無恣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  
對無差而風情自遠然而病未能也江湘間多有新  
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倣倣而又從而失  
之遂至於支離褊淺之詞皆自謂爲元和詩體某又  
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爲詩就中愛驅駕  
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  
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  
詞名爲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湘間爲詩者

復相効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自謂為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某嘗以為彫蟲小事不足自明聞相公訛憶果句已來實懼真土之墻庇以大憂便不復推壞實為版築者之誤輒敢撰寫古體歌詩一百首百韻至兩韻律詩又一百首合為五卷奉啟跪陳或希攝憂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樂極揅桶之材盡曾量度則十餘年之逕迴不為無用矣詞旨瑣劣冒瀆尊嚴俯伏刑書不敢逃讓死罪死罪

上知己文章啓

唐杜牧

某啓某少小好為文章伏以侍郎文師也是敬敬貢七篇以為視聽之汗伏以元和功德凡人盡當詠歌紀叙之故作燕將錄往年弔伐之道未甚得所故作罪言自艱難來始卒伍傭役輩多據兵為天子諸侯故作原六十衛諸侯或恃功不識古道以至為反側叛亂故作與劉司徒書處士之名即古之巢由伊呂輩近者往往自名之故作送薛處士序寶歷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宮賦有廬終南山下常有耕田著書志故作望故園賦雖未能盡窺古人得與揖讓笑言亦或的的分其狀貌矣自四年來在大君子門下恭承指顧約束於政理簿書間永不執卷上都有舊第唯書萬卷終南山下有舊廬頗有水樹當以耒耜筆硯歸其間及髮齒甚壯冀有成立他日捧持一遊門下為拜謁之先或希一獎今者所獻但有輕瀆尊嚴之罪亦何所取伏乞少假誅責生死幸甚謹啓

上宰相求湖州啓

唐杜牧

某啓人有愛某者言於某曰吏部員外卽例不爲郡守不可求假使已求慎勿墜墜至於再三答曰某雖不學按六典令式及諸故事全無此例國史復無賢相名卿懸之以爲格言此乃急於趨進之徒自爲其說若以例言貞元初故相國公盧公適由吏部員外卽出爲滁州近者澶王傳李凝爲鹽鐵使江淮留後豈曰無例人曰盧事太遠李爲擢用此不足徵某曰不知今者視之古事在書取爲今證遠自二代兩漢近至隋氏國初尚可援引況前十五年名相故事反不足爲例乎況盧公適止以骨肉寒餓而守滁陽非如某以親弟廢癘寒餓仍之是盧公有一某有二與盧公所切復爲不同仲尼曰雍也可使南面今刺史古之南面諸侯行天子教化刑罰者江淮鹽鐵留後求利小臣校量重輕與刺史相懸求利小臣乃可吏部員外卽爲之十萬戶州天下根本之地曰吏部員外卽不可爲其刺史卽是本末重輕顛倒幸矣莫過於此某弟顏世曹子孫二十一峯進士及第嘗爲上

裴相公書道壯溫潤詞理傑逸賈生司馬遷能爲之非班固劉向輩臺臺之詞流於後輩人皆藏之朱崖李太尉進以世舊取爲浙江西團練使巡官李太尉貴驕多過凡有毫髮覲必跪而言之後謫袁州於蒼黃中言於親曹官居賈曰如杜巡官愛我之言若門下人盡能出之吾無今日李太尉在袁州顏客居淮南牛公欲尉爲史覲謝曰苟美爲李膺御以此顯名今受命爲幕府下執事御李膺矣然相公因謫遠地未願仕宦牛公歎美之聰明爲傑非常人也某自省事已未未聞有後進名士表明廢棄窮居海上如顏比者今有一兄仰以爲命復不得一郡以飽其衣食盡其醫藥非今日海內無也言於所傳聞亦未有也自古言喜莫若親國太子以其死而復生言懇莫若申包胥求救於秦七日七夜哭聲不絕某今懇如包胥但未哭耳若蒙恩憫特遂血懇其喜也不下魏太子詞語煩碎類於尊重足及軒闥神驚汗流不勝憂恐懇憫之至謹啓

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啓 唐 杜牧

某啓某幼孤貧安仁舊第置於開元未有屋三十間而已去元和未耐償息錢爲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九十徙其居奴婢寒餓衰老死少壯者當面逃去不能呵制止有一豎戀戀憫歎挈百卷書隨而養之奔走困苦無所容庇歸死於延福私廟支柱歌壤而處之長兄以一驢游弓於親舊某與弟顏食野蒿藿寒無夜燭默念所記者九三週歲遭遇知己各及第得官文宗皇帝改號初年某爲御史分察東都親爲鎮海幕府吏至二年間顏病眼暗無所覩故殿中侍御史韋楚老曰同州有眼醫石公集劔南少尹姜汧表明親見石生針之不一刻而愈其神醫也某迎石生至洛告滿百日與石生俱東下見病弟於揚州禪智寺石曰是狀也腦積毒熱脂融流下蓋塞瞳子名曰內障法以金針旁入白睛穴上斜撥去之如蠟塞管蠟去管明然今未可也後一周歲脂當老硬如白玉也始可攻之某世攻此疾自祖及父某所愈者不下二百人可不足憂其年秋末其載病弟與石生自揚

州南渡入宣州幕至三年冬其除補闕石生自曰明年春眼可針矣視瞳子中脂色玉白果符初言堂兄造守潯陽汭流不達刺史之力復可以飽石生所欲令其盡心此即家也京中無一畝田豈可同歸遂如潯陽四年二月某於潯陽北度赴官與弟顏決執手哭曰我家世德汝復無罪斯疾也豈遂痼乎既有石生慎無自撓其年四月石生施針九月再施針俱不効五年冬某爲膳部員外郎乞假往潯陽取顏西歸顏固曰歸不可議俟兄造所之而隨之會昌元年四月兄造自江守新某與親同舟至新某其年七月却歸京師明年正月出守黃州在京時詣今黃州使君問使眼狀使云同州有二眼醫石公集是一也復有周師達者即石之姑子所得當同周老石少其術深妙似石不及某常病內障愈於周手豈少老間工極有異某至黃州以重幣早詞致周至新周見弟眼白嗟乎眼有赤脈九內障脂凝有赤脈殺之者針撥不能去赤脈赤脈不除針不可施除赤脈必有良藥某未之知是石生業淺不達此理妄再施針周不針

而去時西川相國兄始鎮揚州弟兒謀曰揚州大都  
爲天下通衢世稱異人術士多遊其間今去值有勢  
力可爲久安之計冀有所遇其年秋顓果東下因家  
揚州與顓一相見別八年矣坐一室中不復有再生  
意住三十日而西臨歧與決曰此行也必祈大郡東  
來謀彼醫藥衣食庶幾如志近聞九疑山南有隱士  
綦毋宏者人言異人能愈斯疾忠州鄆都縣有仙都  
觀後漢時仙人陰長生於此白日昇天今聞道士龔  
法義年逾八十精嚴其法人之所謂有前世員累今  
世還以痼疾者奏章於上帝能爲解之刺史之力一  
人或可致是以去歲閏十一月十四日輒獻長啓乞  
守錢吾蓋以私懇有素非敢率然言念病弟喪明坐  
廢十五年矣但能識其聲音不復知某髮已半白顏  
貌衰改是某今生可以見顓而顓不復能見某矣此  
天也無可奈何某能見顓而不得去此豈天乎而懸  
在相公若小人微懇終不能上動相公相公思憫終  
不下及小人是日月下親兄弟終無相見期況去歲  
淮南小旱衣食益困目無親後困於衣食即海內言

窮苦人無如顓者今敢以情事再書懇迫上千尊重  
伏料仁者必爲憫惻然某蚤衰多病今春耳聾積四  
十日復落一牙耳聾牙落兼年如七八十人將謝之  
侯也今未五十而有七八十人將謝之侯蓋人生受  
氣堅強脆弱品第各異也堅強者七八十而衰脆弱  
者四五十而衰其不同也亦與草木中蒲柳松柏同  
也某今生四十八年矣自今來非惟耳聾牙落兼以  
意氣錯寞在羣衆喧笑之中常如登高回望但見蒼  
蒼大野荒墟廢壠悵望寂然不能自解此無他也氣  
衰而志散真老人態也自省人事已來見親舊交遊年  
未五十尚壯健而死者衆矣況某早衰敢望至六七  
十而後死乎願未死前一見病弟異人術士求其所  
未求以甘其心厚其衣食之地某若先死使病弟無  
所不足然死而有知不恨死早湖州三歲可遂此心  
伏惟仁憫念病弟望其東來之心察其欲見病弟之  
志一如襄陽時遂血懇搜剝肝膽重此告訴當盛暑  
時敢以私事及政事堂啓於丞相治其臯可也伏紙  
流涕俯俟嚴命不勝憂惶激切之至謹啓

獻河東公啓

唐 李商隱

商隱啓伏奉手筆猥賜奏署某少而孱懦長則艱屯有志爲文無資就學雖雜賦八首或樂於馬遷而讀書五車遠慙於惠子契濶湖嶺淒涼路岐罕遇心知多逢皮相昔魯人以仲尼爲佞淮陰以韓信爲怯聖哲且猶如此尋常安能免矣是以良背却行求心自處羅合蘭菊仲蔚蓬蒿見芳草則怨王孫之不歸撫高松則歎大夫之虛位不可終百屬於高明伏惟尚書春日同和秋霜共列叔子則九代清德維春則七葉素儒君子立言永爲周禮正人得位長作歲星今者初涉將壇始敷賓帝射江澳壤潼水名都俗擅繁華地多材萬指已西則民皆譙秀訪臨邛則客有相如舉纖纖以下冥鴻執定鏡而來西子唯所指命便爲丹青若某者又安可炫露短材叨塵記室鹽車款段徒逢伯樂而鳴土鼓迂疎恐致文侯之卧承命知泰撫懷自篤終無踰蜀之能但哲依劉之願未獲謁謝下情無任感激攀戀之至謹啓

上尚書范陽公

唐 李商隱

某啓仰蒙仁恩俯賜手筆將盃石帝以召下材承命恐惶不知所措某幸承舊族早預儒林鄴下詞人夙蒙推與洛陽才子溫稷交遊而時亨命也道泰身否成名踰於一紀旅官過於十年思舊凋零路岐棲惶薦稱衡之表空出入問朝楊子之書僅盈天下去年遠從桂海來返王京無文通半頃之田乏元亮數間之屋隘傭傭舍危託鶯巢春曉將遊則蕙蘭絕迹秋遠欲掃則霜露沾衣勉調天官獲弄句壤歸惟却掃出則早趨仰燕路以長懷望梁園而結慮尚書道光士範德冠民宗愷悌之化既流鎮靖之功方懋竊思上國投技東都及門唯交抵掌之談遂辱知心之契載惟浮泛頻陟光陰豈期咫尺之書終訪蓬蒿之宅感義增氣懷仁義歸便當焚遊趙之登毀入秦之僞陳書投筆仰副嘉招謁謝未聞下情無任



投禮部鄭員外啓

唐 羅 隱

某啓某前月十八日輒以所薦愚文上千嚴重尋嬰疾劣遂曠門牆伏以皎鏡無私雅容辱照醫門多病應俸施功恐隨翔鳥之姿更望不龜之術某滄州捨釣紫陌迷塵徒欲信書不能知命道薄而魚腮易曝計疎而鳬脰難加所以竄戎叩歌不惟長夜魏舒對策近至中年丹青無獨上之期雙鬢有相輕之色而員外芝田養秀桂苑摘華口裏雌黃旋成典故座中薤白早避風流敢因誘善之初仰冀嚔枯之便僕一

擗華陰之土聊拭蘇文則數升涇水之泥永依清濟謹啓

投鹽鐵裴郎中啓

唐 羅 隱

某啓某聞大道五千所制者莫先於躁浮生七十所傷者莫甚於情某所以反袂興嗟支順浩歎顧兩端而若是持萬緒以奚歸爰念韶年即偕時輩胥中馬駸掘內地靈入公孫龍之閑不惟逞辨叱東方朔之御且欲獻書其後獲落單門蹉跎薄命路窮鬼謁天奪人謀營生則飽火於饑求試則落多於上東經海嶠受下館於諸侯西出劔門泣危途於丞相光景但銷於杯杓貨財不入於橐裝傳書而黃耳增勞又客而黑貂羞敝問者即中丹青滴潤吟嘯成音薦光逸之材以地寒烏累舉仲宣之賦以體弱見遺既興奔北之懷因指在東之念江夏則鋪名池口毗陵則堰號銅墩皆有主張以生鹽未即中倘或言泉晚決未亡洵灑之功譚柄時迴別借牙齒之助俾得內資柔滑外救困窮然後驅淮陽入趙之師更謀背水整秦將渡河之卒重議焚舟目禱心祈言狂意迫其餘畢矣不敢遁逃謹啓

啟

往來

王陽明平西啓

明 費 案

伏審儒者知兵相臣出將殲渠魁以昭王度除羣醜以奏膏功九域同惟一象尤幸微君子則何能國在丈夫乃克帥師方叔顯允而制荆蠻仲尼文武而盟夾谷恭惟大中丞陽明老先生執事天昇宏猷世基碩德行高而心獨古才大而用不窮爰直道以事人肆忤奸而去位孤忠自許百折不回繼承前席之求至拜賜環之命歷敬中外所至皆赫赫有聲繁視商賈無入不怡怡自得盛名允副重荷攸歸未控三陟獨當一面下車平賊境內晏然退食受徒吾道南矣快若鸞鳳瑞世隱然虎豹在山乃值寧藩忍干天紀其所賢者五而智伯不仁不足畏者三而楚武心蕩構言可醜蓋穢德之彰聞國事日非惟奸回之崇信無罪而殺民殺士非辟而作福作威何患無詞能入端人之罪惟知有利輒傾厚殖之家神人共憤者數年道路以司者千里覬覦天奪怒激主知悞隱忍之彌彰恣逆謀之大露驅囚徒而出戰殲命吏以張聲罪浮于淮南之謀刺將軍律可同吳王之招納亡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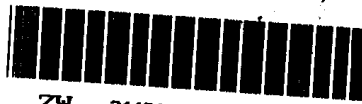
矯誣惑衆僭擬稱尊計竊出于南都大揚帆而東下  
雖亂臣賊子人知不共戴天而後顧前瞻疇肯率先  
報國况長安之日遠兼蜀道之時難守臣盡入網羅  
疆圉誰其犄角人心騷動事勢幾危幸天不廢其所  
與而公可托之大事身名兩得智勇萬全一駟河北  
之文盡下山東之漢章僚響應壯士先登况志久奮  
于祖鞭而力莫勞于侃覓悅安社稷誠動鬼神宜茲  
先發後聞脩爾一月三捷長江天塹既回魏鹵之戈  
赤壁火攻悉燼曹瞞之艦室豈胥慶海宇一新事可  
方之古人功實蓋于天下西人膽破魏公之勲望預  
隆下蔡功成晉國之經營先定似茲雋舉亦豈倖成  
雖公匡國以興六月之師是天賜公以活一方之命  
某依憑幸賴舊忝登龍名震亂邦素傷談虎托二天  
而幸免頻九死以更生喜隕自天恩酬無地慚請纓  
之已後忍擊壤之莫前恐門高而言則難幸惟俯納  
然室遠而心則通可遽遐遺伏惟君子龍光茂德音  
於不夷大人虎變守謨吉以有終未遂參承益深企  
荷

葉堂山相公啓

明 蔡復一

靈樞元感三辰協兩北之階化瑟希聲八風調相說  
之樂皇嘉咸德世瞻升猷某官名世應時訂謀定命  
道閑四氣體造物之中和文似六經還邃初之灝噩  
清濁無間於澄撓燥濕不形於險高當五色補鰲極  
之天獨一手脩蛾池之月陰陽微而難象則以信為  
璣衡穀洛聞而易波則以虛為江海經遠無競客陪  
謝傳之暮用默止謹人醉平陽之酒少年口雖未韜  
而已遜於心天子先有深知而益孚于後故能出直  
臣于園棘雖無罹樊決罷王之昨茅鴻有成翼八紘  
競勦九廟如尊至怒數之風惟自鳴而自息然砥濤  
之柱終不倚而不流蓋土炭低昂時至者匪瑄設之  
所設水火炎潤勢爭者類鉉鼎以善調但云韋澳之  
無權誰知富弼之仰屋束舟而平輕重事戒少偏運  
斗而成暑寒談何容易噴室浮疑其畏首元穹默相  
其苦心者也不然何以顯君陳之良屢昭入告作召  
公之考兩對王休哉願國論幾裂于輿瓢而邊形漸  
然于晉火牛李蜀洛宜畏其終盜賊瑩商盍弭其隙

協心三后方登伊傳之堂昌運萬年可尋唐宋之轍  
 即功成引退簡若爲谷聖人之知若相亦惟終請勿  
 忘受賢者之責某挈瓶智短入竊地窮沅並澧蘭喜  
 卜儔于屈子武漢石室思舞羽于苗民瞻冥司愧其  
 揚標在山敢言乎擇木初聆尚槐之命絕帝白僚旋  
 歌釐祀之詩撞鐘四海雖草榮之不謝亦葵向之有  
 懷故躬忠哉司馬自故人之子表絲誤矣絳侯真社  
 稷之臣薄矢吟秋以當賀夏伏惟曦彤一正姬煦羣  
 萌鬱影極光掃浮雲以開久照天眉地乳奠磐石而  
 同四維彌華漢室之黑幡永刻螭皇之青玉



ZW 21101000575239